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初稿)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一至六月份——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初稿)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前言

中國近代歷史之急劇演變，起於西方列強勢力之入侵，其著者：首為清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之鴉片戰爭，清廷被迫與英人簽訂南京條約（一八四二），開不平等條約之端。繼而為咸豐八年（一八五八）英法聯軍之役，京師淪陷，清廷復與英法締結北京條約（一八六〇），喪權辱國，日益加深。再而為光緒十年（一八八四）中法之役，藩籬安南因之斷送。

其尤著者：光緒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發生第一次中日戰爭，由於中國之戰敗，造成日本之興起，其影響之重大，實為中國近代史上最顯著之分水嶺。蓋在此以前，中國所蒙受之創痛雖鉅，然尚不足以制中國於死命，迄日本以廣被中國文化之薰陶，突起於亞洲之近鄰，竟為西方帝國主義者張其勢碁以凌中國。於是，國勢乃益以不振而日危矣！

就國內情勢言：自甲午我國戰敗之後，國勢固日益岌岌，然在民族自覺與自救運動方面，反因而日益蓬勃壯大，滙成為救亡圖存奮發自強之洪流。當此之際，憂時之士，無分朝野，競起而尋求救亡圖存之道，初由摸索追求，進而立說號召。舉其大者：其一、仍寄望於清廷之振作有為，欲以緩進改良手段，引導其走上自強維新之途徑。其二、認定清廷之腐敗已不可救藥，斷然採取急進革命路線，欲使根本改造，以達成推翻專制、建立民國之偉業。戊戌政變（一八九八）與庚子義和團事件（一九〇〇）相繼發生後，清廷之顛覆無能，盡暴露於世界，改良派勢力乃因之衰頹，而希望幾絕；國父孫先生文所創立以救中國、救世界為中心之三民主義及其所領導之國民革命運動，乃隨時勢之演進，而成為中華民族自立自強、救人救世之主要力量。推翻專制，建立

中華民國之偉業，終於辛亥八月十九日（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義獲得成功。國父有言：「中國之革命發軔於甲午，盛於庚子以後，而成於辛亥。」蓋指此一史實也。

當甲午中日戰爭中國節節失敗之時，國父領導之第一個革命團體——興中會，於同年十月二十七日（十一月二十四日）成立於檀香山。此一革命團體成立之主因與宗旨：一為外患之杜絕，二為內政之改造；故在興中會宣言中，乃揭示此兩要義以為革命之標的。首謂：「中國積弱非一日矣！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近之辱國喪師，強藩壓境，堂堂華夏，不齒於鄰邦；文物冠裳，被輕於異族。有志之士，能無撫膺？」在入會誓詞中復標明：「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衆政府」三大綱，是興中會於成立之始，即已明揭中國近代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民族之自由獨立與民主共和政體之創建矣。

翌年乙未、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九月九日，第一次革命起義於廣州，距離興中會成立未及一載，距離中國因戰敗簽訂馬關條約而割讓臺、澎，為時僅逾五月，其時日之相連與吻合，證明中國革命之加速進行，不僅與甲午之戰息息相關，而臺、澎之割讓於日本，實為促成廣州第一次革命起義之重要因素。此役雖然失敗，實開革命黨人壯烈犧牲之先驅，促進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之加速發展。乙未首義後三年，即清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春，興中會第二個支會繼日本橫濱支會之後成立於臺北；又過二年，即清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庚子，國父親自來臺策畫第二次革命起義——惠州之役。其時臺灣雖為日本所據，而臺胞嚮往革命，希冀祖國之復興，進而謀臺灣光復之志節，實已昭昭在人耳目。蓋臺灣之命運實與革命之前途連為一體。惟國民革命之成功，而後乃有臺灣光復之可期。是故臺灣志士自庚子以後，或參與革命組織，返回祖國獻身

於革命行列；或發動武裝抗日，與祖國革命作桴鼓之相應；或從事社會及民權運動，以發揚民族自救之精神。雖努力之方式不同，而奮鬥之目標則一，是臺灣與國民革命關係之密切，有如血肉之相連，首腦之不可分，固史實昭然矣。

就對外關係言：由於甲午戰爭中國之失敗，馬關條約之簽訂，臺、澎因以喪失，繼之以列強在華港灣之租借，與勢力範圍之劃分，以及不平等條約束縛之加深，瓜分亡國之禍更迫於眉睫。在此時期，中國所賴以苟延殘喘者，乃因列強之角逐競爭，矛盾衝突，利害各異，危機四伏，遂以門戶開放，利益均霑，作一時之調和，形成列強在華之均勢，始得到短暫維持之局，固非清廷之能警惕自強，有以禦之也。至民國三年（一九一四）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西方列強無暇東顧，日本乃得乘時以逞，一躍而成為獨霸中國之局面。

日本於取得獨霸中國地位之後，一面利用我國內軍閥之割據，以助長戰亂，而達其「分而治之」之陰謀；一面復阻撓我國民革命勢力之興起，以達成其：欲稱霸世界，必先侵佔亞洲；欲侵佔亞洲，必先吞滅中國之企圖。卒致演變成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九一八」事變，與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七」事變以後之第二次日本侵華戰爭。由於我全國軍民在總統蔣先生中正卓越領導之下，堅苦奮鬥，不屈不撓，以及民族精神與文化潛力之高度發揮，中日兩國局部之戰，卒擴大而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相結合。歷時八年，犧牲慘重，終於達成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之最後勝利。日本因戰敗而無條件投降，中國於五十年前甲午戰敗所割讓於日本之臺灣、澎湖，乃重歸於祖國之版圖。不幸我國於抗戰勝利之後，為國際共黨所乘，大陸因以沉淪，七億以上之同胞被陷於鐵幕之內，慘遭迫害屠殺，如水益深，如火益烈，呻吟待救，舉世同憤，而歷史文化

之備受摧殘，實為數千年來民族未有之浩劫！所幸臺、澎與大陸邊緣之金門、馬祖，於歷史厄運與挑戰困境之中，屹然矗立，成為今日光芒萬丈、保衛自由之燈塔，莫立中華民族復興重建之基石。

溯自甲午以還，此一近八十年歷史演變，國民革命運動奮鬥之歷程，舉其要者：在辛亥以前為民主共和與專制政體之鬭爭，辛亥以後初為對帝制餘孽、軍閥割據，危害國民之鬭爭；繼而為對國內軍閥與帝國主義者相勾結以危害國家之獨立與生存之鬭爭。歷經民國二年二次革命之役，民國四年討伐袁世凱背叛民國、帝制自為之役，民國六年以至民國十二年護法之役，民國十五年至民國十七年北伐、統一之役，民國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對日抗戰之役，以及抗戰勝利後，共黨禍國，大陸同胞急待解救，政府反共戡亂之役等。其間雖歷經盛衰起伏，艱苦挫敗，然艱苦與挫敗乃一時之現象，固未能阻止革命建國運動之邁進與蓬勃發展也。綜其關鍵所在，其為思潮之衝擊，或為世變之循環，而未可測量歟？！自古以來，每一民族之興衰，必有所由：其衰也，往往失之於可興可為之時；其興也，往往成之於多難困厄之中。瞻望今後我國歷史之發展，中華民族其亦於大挫大痛之後，由磨礱而愈進於光明，由精益而更趨於完美乎？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之編纂，其目的在提供史料，便利研究，並先刊行初稿，廣徵意見，期能逐步增訂，成為一部完整之中華民國編年史。自興中會成立之年至辛亥革命為前篇，民國元年以後為正篇，分年編訂，次第發行，昔人有言：「欲亡其國者，必先亡其史。」故「歷史不滅，民族永生。」爰刊斯編，以期發揚中華文化大國之光輝，莫立中華民國國基於永固。

本編特以甲午年為前篇之始。

凡例

- 一、「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纂之目的，要在提供史料，便利研究。並先刊行初稿，廣徵意見，期能逐步增訂，成為一部完整之中華民國編年史。
- 二、本書記事以革命建國為緒統。中華民國乃由國民革命而創立，而民國之根本在開國時臨時參議院制定之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故凡違反國民革命之目標及臨時約法之政權，則以事實政府視之，冠以地方名稱，如北伐統一前之「北京政府」是。至破壞民國政府正統之偽政權與叛亂組織，則冠以偽或逆字，以重法統。
- 三、本書記事，始自甲午（清光緒二十年，西元一八九四年）國父初創興中會於檀香山，迄於今茲；而以中華民國之建立為分際，分「前篇」、「正篇」兩部分：自興中會成立至辛亥革命爆發（一九一一年）為前篇，民國元年以後為正篇。分年編次，以次發行。舉凡有關政治、法制、經濟、外交、國防、邊事、社會、文化、教育、科學、藝術、體育等各方面之重要建置、活動、成就與變革，無不廣事蒐羅，審慎考釋，以永其備，而存其真。
- 四、本書紀年以中華民國正朔為標準。中華民國建元以前稱「中華民國紀元前」，並註以清代年號及西曆；其月日則先列當時之陰曆，再附註西曆。至中華民國建元後，則於民國紀元以下，繫以西曆。但如外交事件涉及俄、日等國曆法時，當附以該國年曆。
- 五、本書採綱目體裁，以綱統目。綱文標題宜重精當，目文敘事力求完整。融紀事本末於編年之中，冀能執簡馭繁，綱舉目張。
- 六、引用原始文件及他人著述時，均加引號，以資識別，並附註釋，志其來源。惟原文過長，須加節略，無法使用直接引號時，採綜合敘述方式，仍附小註。如記事有作補充說明之必要時，得於正文後附加編者按語。
- 七、本書記事，力求完備。本兼容並蓄之原則，遇有不同文件或著述，所記事實有歧異時，酌予

並存，或列入附註，以備考訂，惟文獻及著述文字與正式公布之官文書有別者，悉以官書文字為準。必要時，採錄有關文獻或專著，列為附錄，以資參證。

八、同一日內記事順序，除具有特殊重大意義之事件列為首條外，一般事件採先中央而後地方之次序。國父孫中山先生為中華民國之創立者，光被四表，功垂萬世，報本追遠，自應表示尊崇，故首列其生平重大事蹟。次為國家元首、副元首，次為中央政府政令，次為全國性政團、社團及社會文化動態，次為各省市政令及特殊舉措。

九、所舉人名，以稱其本名為原則，儘量避免稱號或字。惟引文內之人名，宜悉依其舊。如有雖具本名而後以字行者（如朱大符，字執信，後以字行），則於其初次出現時提及本名，後均記其字。如係外國人名、地名之譯名，宜力求統一，並於譯名下加註原文，以資查證。其見於引文中者，則以保持其原譯為原則。

十、敘及某人職稱時，依其當時所居之職稱為準。如辛亥革命爆發，黃興督師漢陽時，稱民軍總司令，民元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則稱陸軍總長。如同為一人於同一年月內居數種不同職務時，則取其與敘事有直接關係之職稱。如總統蔣公在抗戰初期同時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及行政院院長兩職，如記事與軍事委員會有直接關係者，宜稱蔣委員長；與行政院有直接關係者，宜稱蔣院長。

十一、本書所用史料，以國史館及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度藏之原始檔案、文件、公報及其他公文書為主，間採當時之報章、雜誌及專家著述。凡政治用語及黨派系列之名稱，皆依照原件，不加更改，以存史實。

十二、本書內容廣泛，卷帙亦夥，自難於短時間內所能完成。且因大陸淪陷，檔案文獻遺失尚多，亟待增補。倉卒成編，闕誤必多。務請專家學者，各方賢達，惠予指正，提供卓見，俾得據以修正。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

一月

一日 國民政府舉行中華民國開國二十四週年紀念典禮。

國民政府本日上午十時，在首都南京舉行中華民國開國二十四週年紀念典禮，參加典禮者有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長汪兆銘等五院及各部首長約六百餘人。林主席即席致詞，並向全國作播音演講，對於過去一年之內政、外交等措施提出檢討，勉勵國人團結自強，以鞏固邦基。

其廣播詞如下：（註一）

「今天爲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元旦，亦爲二十三年前中華民國成立之紀念日。中國國民黨總理、民國第一任總統孫中山先生以三民主義創建共和國，挽救我中國民族，艱難奮鬥，樹立宏規。國民政府繼述遺志，統一華夏，自十四年迄今，將及十載。此十年經過環境無日不在艱苦之中，亦無日敢弛重大之責。就過去一年之工作，加以檢討，確可告慰我國人者，約有數端：關於剿匪軍事，賴蔣委員長籌策精詳，各將領之忠勇用命，贛閩積匪巢穴崩潰，滌蕩廓清，拔出災區人民於水火；西竄之匪，已督飭各軍跟蹤追剿，於最短期間一律肅清。關於外交方面，以吾國國際地位言之，困難情形非一朝一夕之故。政府宗旨惟有力持信義，以博世界之同情，預備國力以求正常之防衛，實行和平統一，以壯列強之視聽，大局確安，胥由於此。至於交通方面，年來進步甚銳，隴海鐵路最近已達西安，粵漢鐵路各段工程均有進展，各省公路或用僱役，或用民役，或用軍隊經營，效率日異月新。此外各項行政及立法、司法、監察、考試，以主管長官之得人，所屬之努力，均有特著之成績。而瞻念前途，尤應繼續努力，自不

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一日

一

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一日

二

待言。今年爲一千九百三十五年，世界列強對於國民之訓練異常緊張，此種情形最足爲吾國之借鏡。凡一國家之興盛，一方面恃有強有力之政府，一方面恃有能自助與互助之國民。詩曰：自求多福；自助之謂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互助之謂也。自本年元旦起，政府自必繼續勵精圖治，以鞏固邦基。我國人亦應自本年元旦起，矯除舊日偷惰散漫之習慣，培養勤奮團結之精神，復興民族在此時矣。更有爲列邦人士告者，世界進化，人類酷望和平，而化學戰爭實爲人類之大厄。近世仁人君子，知強權之說足危及世界之和平，故仍以維持公理爲歸的。吾國孫先生有見於此，所倡三民主義，以道德和平爲基礎，由自強而濟弱扶傾，以進世界於大同之域，此匪惟吾國人所當策勉，而亦當爲世人所樂與贊同者也。」

國民政府公布「中華民國刑法」及「中華民國刑事訴訟法」。

國民政府於本日公布「中華民國刑法」，計三百五十七條；及「中華民國刑事訴訟法」，計五百十六條。按國民政府成立後，於民國十七年三月十六日公布「中華民國刑法」，九月一日實施，其前身乃是民國元年三月十日公布之「暫行新刑律」。「刑法」施行未久，發現許多缺點，不但條文欠詳細縝密，疏漏很多，且缺少活動運用的性質，不能適應犯罪的種類。因此，國民政府又先後頒行許多刑事特別法令，如「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懲治土豪劣紳條例」、「懲治綁匪條例」和「禁煙法」等。另一方面，立法院則着手修改「刑法」，以期完善。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二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刑法草案」，同月二十九日，又通過「刑事訴訟法」，送呈國民政府公布施行。（註二）

其內容見「國民政府公報」，第一六三〇號（民國廿四年一月四日，頁二——一二一）

蔣委員長在杭州演講，宣布本年為新生活運動年。

軍委會蔣委員長本日在杭州演講，略謂：

浙江省府各委員元旦宣誓就職，又爲二十四年之元旦，有極重大之意義。蓋國猶人民，民國二十四年猶一二十

四歲之青年，正奮發有爲努力自強之時。省府各委員今日就職，即表示從二十四歲開頭之日，即決心奮發努力，此爲浙省大家工作同志成功之極好紀念。繼謂自本人倡導新生活運動，一年於茲，已有相當成效。惟去年猶爲試驗時期，從二十四年起，大家務要立志革故鼎新，無論個人國家之毛病，均應盡量革除，並從各人之行動、習慣、思想做起，使一切造成新氣象，以確立革命之基礎。今與大家定一約，二十四年應爲新生活運動年，今後不但要求外表刷新，並應努力精神上之刷新，本禮義廉恥爲立國做人之基礎。更望黃主席能領導全省，切實推行新運。又謂浙江雖在災旱之後，人民極度困苦，惟果能一本總理無事不可做、無人不可教、無物不可用之旨做去，亦未嘗無效。又今後務革除我國人苟且偷安，虛與委蛇，凡事不肯實事求是等最不良之劣根性。如此種劣性不除，即中國永無進步。此點極望今日在場全體同志，除自身從此要決心覺悟外，並應爲全省人民表率，羣起努力。今後一切不尙空談，惟實事求是，腳踏實地，埋頭苦幹，俾浙江成爲各省之模範。末謂今後浙省行政要能集中力量，復須通力合作；全省人民亦望一致擁護省府與黃主席，努力建設。吾人努力之時機已到，本人今在民國二十四年之開端祝望大家，以二十四分之力，得到二十四分之成功。最後並祝大家同志新年康健進步！（註三）

行政院長汪兆銘發表「救亡圖存之方針」一文。

行政院長汪兆銘本日本在「東方雜誌」發表「救亡圖存之方針」一文，說明國民革命之目的與國難之由來，勉國人應承繼前期國民革命覆滿、討袁、北伐的精神，準備長期奮鬥，掃除障礙，充實國力，以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此外，他並分析當前的中日關係，駁斥部分人士的和戰理論，強調能戰才能求和，而只要尚有一絲救亡圖存的機會，即必須善加運用，以儲蓄國力，達成革命的目的。

茲誌其全文如下：（註四）

日前的國難是很嚴重的，我們要解除國難，必須知道國難之由來。

國難之由來，總理在三民主義裏說得痛切明白，而概括在遺囑內說道：「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

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一日

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一日

四

求中國之自由平等」，說是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可見得中國是不自由平等的了。一個國家在世界裏而不由平等，那還算得國家麼？那還不是國難麼？中國的不自由、不平等是幾時起的呢？是從締結不平等條約起的，所以遺囑上跟著說，「要廢除不平等條約」。不平等條約是幾時起的呢？是從鴉片戰爭以來起的，以後就日趨日下了。

總理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可知國民革命之目的是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國民革命之使命也是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然則總理為什麼先而主張運動推倒滿清呢？繼而主張推倒袁世凱及推倒南北大小一切軍閥呢？因為這些都是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的障礙物。如果不掃除這些障礙物，絕不能引導中國人民走上去求中國自由平等之路。所以，這些掃除障礙物的工作，是國民革命第一步的工作，也可以說是前半期的工作。

總理曾說：「余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懷顛覆清廷之志。」這句說話，是因為看見乙酉戰敗斷送安南，而清廷頑固如故，總理不忍看見中國從此沉淪下去，所以下了決心要顛覆清廷以改造中國。從乙酉到乙未足足十年，這十年當中是總理醞釀革命的時期；至乙未年而第一次革命發起於廣州了。乙未的前一年是甲午，那一年中國對日本戰敗，割讓臺灣、澎湖列島及遼東半島。後因俄、德、法三國干涉日本交還遼東，卻又賠款二萬萬兩以爲抵償。這一回的戰敗，比起乙酉之役更是悲慘。總理看視清廷腐敗至此，其顛覆清廷改造民國之心益以加切，所以發起第一次革命。從這一次之後，到了乙巳足足又是十年；這十年中，可以算是中國最危險的時期了。俄國自以干涉遼東，對於中國有莫大之恩惠，非得到相當之報酬不可；所以唆使德國佔領膠州灣，自己便佔領旅順、大連灣，法國也佔領廣州灣，英國因此就佔領威海衛及九龍，跟著各國更將中國各省劃爲若干勢力範圍。瓜分之禍可謂迫於眉睫，因此激出義和團的事變來，而各國聯軍也就於庚子那一年打入北京，索取四萬萬的賠款了。總理看見清廷愈鬧愈不成樣子，因此便在惠州發起了第二次革命。及至辛丑和約告成，俄國藉口佔領東三省，不肯撤兵，因此發生甲辰、乙未日俄之戰，中國在這時候宣佈中立。我們要知道兩國交戰，第三國守中立是平常的事，但是這回日俄交戰卻是在中國領土之內，以東三省作爲戰場，中國任日俄兩國在領土以內交戰，而卻宣佈中立，真是奇聞。我們不能不沉痛的說中國在乙酉中法之戰及甲午中日之戰雖然是戰敗國，卻還不失爲一個交戰國；及至甲辰日俄之戰，中國則連交戰國的資格也失去了。什麼叫做宣佈中立，其實只是等死，只是聽候宰割。換句話說，東三省是一定失去的了，誰

是戰勝者誰便得著；猶如一個人已注定做奴隸的了，誰有錢誰就買了去一般，又如運動會的獎品，誰得勝誰領獎一般。這些說話，真是痛心。庚子以後，東三省原是俄國以兵力佔領著的，如今日俄交戰，俄國勝，俄國便永遠佔領著了；日本勝，便由俄國之手移於日本將其佔領了。中國雖然是東三省領土主人，卻沒有過問之權。這些說話，真是痛心。總理在乙未、庚子兩役發起革命，當時人心未醒，應者寥寥；至於乙巳便不同了。中國同盟會本部於那一年成立，加盟者有十六省之眾了。從乙巳至乙卯足足又十年，這十年當中，雖然辛亥之役顛覆清廷，創建民國，但是不久便發生歐洲大戰，日本因此進兵膠州灣，與德國開戰。中國又是宣佈中立，其情形與日俄戰時是一樣的，因此日本於佔領膠州灣之後，更進一步而作二十一條之請求。總理於癸丑以後，為袁世凱所排斥，亡命海外，看見這樣，毅然以復興中華民國自任，所以有中華革命黨之組織。從乙卯到乙丑足足又是十年，這十年當中，總理在國內和南北大小軍閥不斷的奮鬥，艱苦卓絕。當那年三月十二日逝世之頃，所留以示國人及示同志者，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是「廢除不平等條約」。

綜觀總理一生由乙酉至乙未，慳懃革命足足十年，由乙未至乙巳發起革命足足十年；由乙巳到乙卯進行革命足足十年；由乙卯至乙丑復興革命足足十年；連前帶後足足四十年，所以遺囑上說是「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這四十年當中就行事上說，是推倒滿清，推倒袁世凱，推倒南北大小軍閥；而就目的上說，是要解救中國，使之脫離不自由、不平等之苦。因為要達到這目的，所以對於那些進行間之障礙物，不得不予以掃除。所以遺囑上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

以上所說，國民革命之目的及國民革命之使命可以瞭然。簡單一句話，中國不自由、不平等便是國難，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便是要解除國難。

頗聞有些人議論，各國革命多注重在求人民之自由平等，例如法國革命便是平民不甘受君主及貴族不平等、不自由之待遇而起，俄國革命便是無產階級不受資產階級不自由、不平等之待遇而起，何以中國革命不說求人民之自由平等，而說求國家之自由平等呢？這種疑問，如果留心法國、俄國革命的歷史及其當時環境，自然明白。法國在革命以前，本是歐洲一個強國，在歐洲國際間並沒有不平等、不自由之束縛。路易十四雖然專橫無道，國內人民備

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一日

六

受苦痛，但是當時法國的國力卻威震歐洲，路易十五、十六的時候，國威仍然未墜。所以當時法國人民不感受到國家不自由、不平等之苦，而只感覺到對於君主及貴族不自由、不平等之苦，所以法國革命的人權宣言，以人民的自由平等爲其骨幹。雖因此受歐洲各國維持君主及貴族政體者之反對，甚至於共同干涉，亦毅然無所懼，出兵與之對抗。至拿破崙時代，且進而征服歐洲各國，將人權宣言的精神傳於歐洲各國了。這種的歷史及當時環境，與中國全然不同。中國的地位，照方才所說，自鴉片戰爭以來，即已成爲不自由、不平等的國家。總理在三民主義裏很沉痛的說，中國是一個次殖民地的地位，所以中國的革命雖然爲掃除障礙起見，要打倒滿清帝制，爲團結人民起見，要建立中華民國，但這些只能說是準備工作，其基本工作卻是要求得中國之自由平等。換句話說，中華民國雖然建立起來了，但是在國際上的地位仍然是不自由、不平等的，必須要求得國際上之自由平等，然後革命之目的方纔算得達到。所以中國之國民革命求國家之自由平等，先於求人民之自由平等。因爲如果國家不能自由平等，則人民實際上不過成爲各國之共同奴隸，又何自由平等之可言？必須國家得到自由平等，然後人民乃能得到自由平等。

法國革命情形與中國不同，已如上述。俄國革命情形，也是與中國全然不同的。俄國在歐戰以前，其黑暗專制，可稱爲世界第一，而其國力之強，也是世界第一等的國家，絕沒有所謂國際的不自由、不平等。及至歐戰既起，俄國革命黨人在俄國屢戰屢敗之際，趁勢起來，實行革命，推倒帝制。更進一步，對德要求停戰講和，俾得專力於對內。這在德國固然樂於接受，因爲這樣便可以專心致志對付西歐；而在西歐各國，聞此消息，雖然憤恨，但也再沒有力量去干涉俄國，所以俄國革命得以從容進行。這和中國今日的情況，沒有一些相同。所以俄國革命，可以注重於人民之自由平等，而中國革命則必須注意於國家之自由平等。環境不同，則致力的方向，自然也是不同了。

中國革命的環境和法國革命、俄國革命的環境全然不同，已如上述。求其約略相同的環境，則土耳其革命當時，卻有可資參考的地方。從前世界稱中國做遠東病夫，土耳其做近東病夫，這兩個國家，外受列強的壓迫，內受政府的鉗制，約略相同。土耳其青年黨看破了不推倒腐敗政府，不能挽回國命，重張國勢，所以在一九〇八年六月廿四日舉行革命，逼迫土皇，復舉憲法；再於一九〇九年四月二十五日逼迫土皇讓位。但是土耳其青年黨方才露些頭角，欲有所展，早已引起奧國的疑忌；一九〇八年十月七日突然宣言合併波、赫兩州。可憐土耳其青年黨剛剛做

了一些改革事業，國內反動尚未平靜，對外發展更說不到，有何力量與奧國相抗？跟著一九一一年九月廿六日意大利又對土國宣戰了。一九一二年十月十五日土國戰敗講和，割讓艾利波利。而一九一二年十月十三日希臘、布加利亞、塞爾比亞、門德內哥羅聯合又對土耳其宣戰。一九一三年三月土耳其又戰敗講和，簽字於極悽慘的割地條約了。土耳其經此幾回的創鉅痛深，一面發奮自強，整練陸軍，一面與德、奧深相結納，遂於歐洲大戰爆發之際，加入德奧同盟方面，與協約方面作戰。希臘在此一戰，以鉅大的犧牲，爭回國家的自由獨立。誰知大戰結果，同盟方面不幸慘敗，土耳其在綏佛爾條約蹂躪之下，幾乎亡國。雖然賴有今總統凱末爾統率國民黨艱難奮鬥，建立安哥拉政府，重興土耳其，爭回國際上自由平等的地位；但是土耳其的人口比起戰前已少了三分之一，領土也已少了一半了。

我們由此可知，國民革命對於列強壓迫，而要求國家的自由平等，恰恰和人民革命對於君主壓迫，而要求人民的自由平等，一樣是要經過無數犧牲的。君主對於人民之要求自由平等視為不安分，大逆不道，加以革命的罪名，要殺要剮；列強對於弱國之要求自由平等，也視為不安分，大逆不道，重則發兵征討，勒令賠款割地，輕亦加以種種束縛壓迫。一則挫折革命勢力的萌芽，使之不能發榮滋長；一則毀壞革命對於其本國人民之信仰，使之在國內不能安定，不能得到人民之擁護，不能得有成績以安慰國人，及安慰革命黨人犧牲勞苦後之良心。噫！這種手段真是毒辣，但這是國民革命所必經之階段，無可避免的。

況且中國革命在歷史上絕非短期所能結束的。各國革命多在首都，政權變更之後，全國各地隨以轉移。而各國革命，多是人民與軍隊結合起來顛覆被革命之政府，重新建立革命之政府，沒有什麼內戰。中國則不然，歷史上除了權臣篡竊之外，革命多是起於各地，勢力既大，始進而傾覆首都。因此中國的革命，比起各國之首都革命費力至多，費時亦久。而且歷史上中國革命的中間及其前後，往往發生多次的戰爭。這種戰爭恍如兩國交戰一樣，因此費力更多，需時更久了。辛亥以來，中國革命也逃不了歷史上的先例。雖然辛亥之役，戰爭時間不算延長，便已推倒清廷，建立民國；然而元年以後，戰亂相尋，迄無寧日，直至今日國內還沒有完全統一。加以共匪為患，還沒有完全肅清。國民革命之目的本來是對外的，是要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我們知道，平等是不容易得到的。我們要得到平

等的地位、平等的待遇，必先要有平等的力量。所謂平等的力量，便是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樣樣都能與世界最強國有同等的力量。沒有同等的力量以前，要求得到平等的待遇、平等的地位是不可能的。而這所謂平等的力量，又決非一朝一夕所能養成。即使國內革命之後，立刻有了真正統一的政府，集合全國人民的心力，極力從事建設，也需要相當的時間。何況中國自從辛亥革命之後，國內接二連三還有許多磨難呢！一方面國民革命之本來目的已為列強所認識，而加以注視；一方面革命後之真正統一遲遲未成，諸般建設無從著手。這便是國難嚴重之由來，也便是應付國難極感困難之由來了。

現在的國難，其鬱積醞釀至少已有四十年。甲午中日戰敗，日本不止要求中國割讓臺灣和澎湖列島，並且要求割讓遼東半島，卒因俄德法三國之干涉，將遼東半島還付中國。日本卻從此臥薪嘗膽，發奮報仇，一面成立英日同盟，以與俄法同盟對抗；一面以俄國為標準敵國，積極的從事戰備。甲辰之役，一戰勝俄，遂承繼了俄國在東三省所得的地位。及至歐戰開始，更將德國勢力驅逐出膠州灣以外，因以取得二十一條。及至歐戰告終，在華府會議裏，受英、美、法之共同抑制，將膠州灣還於中國，二十一條的內容也削減多少。日本一時吞聲忍氣，又從事於積極的擴張戰備，直至二十年九月十八日看見世界各國因經濟恐慌自顧不暇，遂乘機一躍而奪收東三省。

以上所述，國民革命之目的與國難之由來，已經大槪明白。我們於此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國民革命之使命是在打破過去的重重國難，克服現在的國難，以求得將來的中國之自由平等。我們明白了這種使命的意義，並且努力的擔任起來，則我們必須具有以下的幾個觀念：

第一、我們必須知道，現在的國難是意中事，不是意外，是鬱積了幾十年而爆發於一旦，不是忽然而來。我們必須下了決心，準備長期的奮鬥。

第二、我們必須知道，以前的推倒滿清，以及推倒袁世凱，以及掃除國內南北大小軍閥種種工作，不是徒勞的。這是國民革命前半期的必要工作，經過了這些工作，方才能够掃除障礙，使國內歸於統一；得以集合國內的心力、物力以從事於後半期的國民革命工作。

第三、我們必須知道，後半期國民革命工作便是直接用力以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所謂用力，便是政治、軍事、

經濟、文化種種力量；所謂直接，便是與世界最強國較短長。我們必須具有與世界最強國同等的力量，方才能够享受世界最強國平等的待遇。這是需要真實的力量，不是可以僥倖得來的。

以上三個觀念，是我們同志安心立命的所在。聞得有些同志將勦匪與禦侮看做兩件事，以為勦匪為輕，禦侮為重，這是很錯誤的。須知道勦匪即是禦侮，猶如要向前方去打仗，必須肅清後方。國內的匪患，如果不能勦除，那麼，我們步步受著牽制，有何方法去抵禦外侮呢？換一句話說，抵禦外侮，譬如向前方打仗，勦除匪患，譬如肅清後方。向前打仗與肅清後方不能看做兩件事，所以勦匪與禦侮也不能看做兩件事。我們若要達到禦侮的目的，必須同心併力先去肅清匪患。

又聞得有些同志將軍事與外交看做兩件事，以為軍事方面，固當審勢量力，不可輕動；外交方面，則不妨利用國際形勢，活潑進行；這是很錯誤的。拿商業來做譬喻，軍事方面的力量猶如本錢，外交的手段猶如經紀。如果一個做經紀的不顧著本錢的多少，買空賣空，去做投機生意，則其商業必然虧敗。現在的世界是以國力來賭生存的，在充實國力上，固然各種建設俱當分途並進，不可不以國防為中心；各種政策之運用亦然。在軍事的力量尚未相當準備以前，想在外交上突飛猛進，其危險是會將國家陷於滅亡之命運的。我們試看，普法戰爭之後，法國戰敗了，守著那句「心裏常常想著，口裏不要說著」之格言，埋頭努力，使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方面漸漸充實，方才締結俄法同盟，進而締結英俄法的協約，纔能於歐洲大戰中解除數十年來的國難。又看看歐洲大戰以後，德國的忍辱負重也是如此。現代如此，古代何莫不然？我們讀過吳越春秋，知道越王勾踐「臥薪嘗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但是同時還不可忘了勾踐的「男為人臣，女為人妾」。須知道沒有發奮為雄的志氣，而低首下心，便是偷生苟活；有了發奮為雄的志氣，而急於自見，也是輕率寡謀。這都不是救亡圖存所應有的決心與態度。

有許多人因為不明此理，所以懷著一種幻想，以為中國今日可於外交上求得出路，於是責備政府既不能戰又不能和；我們試將他們的理論檢舉一下：

他們責備政府不能和的理由，以為今日政府既然自顧力量不能收復失地，那麼何不採取「毒蛇螫手，壯士斷腕」的辦法，忍痛言和，打開僵局，徐為後圖。例如蘇俄當革命之際，不惜與德國停戰講和，接受極屈辱的條件。

當時蘇俄革命黨人未嘗不期以爲不可，而列寧獨毅然行之，卒之俄國革命的基礎因以奠定。中國國民黨既然以革命自任，應該有此決心與勇氣，既不能戰，即當言和，不應如此顧慮多端，優柔寡斷。這種責備，似乎甚是。但他卻忘記了中國今日的環境，與蘇俄當日完全不同。蘇俄當日雖然對於德國屢戰屢敗，但是當時德國一面在東歐與蘇俄作戰，一面在西歐與英、法、意聯軍作戰，已經極其吃力。如果蘇俄與德國講和，德國自然放下東歐一面，用全力去對付西歐，所以當時蘇俄之停戰講和是必然有效的。至於屈辱條件呢？列寧已經打算明白。如果德國一戰而勝，則倒楣者不只蘇俄，英、法、美、意一同倒楣，德國終不會出其全力單獨去鉗制蘇俄的；如果德國一戰而敗，則他的本身已經不能維持，有何餘力去執行這些屈辱條件？列寧對於以上各點打算明白，所以敢毅然與德國講和，接受屈辱條件而不辭，明知這種屈辱條件不過白紙上寫些黑字，不能發生效力的。中國今日的環境與蘇俄當日有一點相同麼？自從九一八以來，中國與日本也曾以兵力衝突過幾次，如淞滬之役、長城各口之役，除了中國以兵力抵抗以外，有其他各國動了一兵一卒麼？日本絕不是當時兩面受敵的德國，中國如何做當時的蘇俄？有誰人能擔保說日本要了東北之後，如果得到中國一紙和約，便從此罷手，不再侵略呢？以爲一和便可了事，未免太樂觀了。

至於他們責備政府不能戰的理由，以爲既不能和，則只有出於一戰。試看歐洲大戰時候，比利時以一小國尚敢與德國抗，何況中國有這麼大的土地，這麼多的人民，怎的連做比利時的勇氣也鼓不起，這決不是以革命自任的中國國民黨政府所應出。這種責備更無根據了。須知比利時與德國抗戰之時，俄國已經對德宣戰了，法國已經對德國宣戰了。比利時之對德抗戰，是參戰，不是單獨應戰。何況當時已經知道英國也要對德宣戰呢！一方面是同盟德與，一方面協約的英俄法，比利時加入了協約一方面，就勝利沒有絕對的把握，但是決不能預先決斷爲絕對失敗。那麼比利時之參戰，決不是意氣用事，而是經過一番老謀深算的。中國今日的環境與當時的比利時如何相同呢？方才已經說過，自九一八以來，武力衝突只有中日兩國，所以拿比國當時的情形來判斷今日中國的趨向，也是有些驢唇不對馬嘴。

以上所說，是證明每一個國家都有他一個特殊的環境，決不能印板相同，因此應付這個環境的方法也就不能印板相同。固然中國到了最低限度的時候，也只有寧爲玉碎，不爲瓦全。拚之處處流血，人人流血，眼前雖蒙著亡國

的悲運，卻也下了將來復興的種子。這種決心，我們人人時時刻刻都應該有的。但是如果還有一絲有救亡圖存的機會，則斷斷不可將這一絲的機會錯過了去，必須專心致志的埋頭苦幹，國力多儲蓄得一分是一分。儲蓄起來而善於運用，那麼救亡圖存的目的定然可以達到；不只救亡圖存而已，中國之自由平等也由此可以達到。這在乎我們之決心與努力而已。

新任訓練總監唐生智、軍事參議院院長陳調元、司法部長王用賓、考選委員會委員長陳大齊宣誓就職。

本日國民政府開國紀念典禮。宣誓就職典禮在其間舉行，由中央委員張繼及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監誓。（註五）

追勦中共殘部之國軍收復黃平。

追勦中共殘部之國軍吳奇偉部，會同貴州勦匪軍杜肇華旅，本日拂曉克復黃平，中共殘餘部隊由舊州方面向餘慶、甕瓦潰退。（註六）

全國國語教育促進會定本年為「全國國語建設年」。

全國國語教育促進會為慶祝全國國語運動十週年紀念，及該會成立十週年紀念，定本年為「全國國語建設年」，專事建設，以期早日達於普及之目的。（註七）

註一：上海「申報」，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二日。

註二：立齋：「刑法與刑事特別法令」，載「申報月刊」，第四卷第一號（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十五日），「評壇」，頁三十四。

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一日

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一日

一一

註三：國聞週報十二卷二期大事述要頁二。

註四：「東方雜誌」，第三十二卷第一號（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一日），頁（東）五一—二。

註五：上海「申報」，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二日。

註六：上海「申報」，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三日及五日。

註七：上海「申報」，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五日。

二 日 中央候補執行委員張葦村遇刺殉難。

中國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山東省黨部常務委員兼山東省政府委員張葦村，本日在濟南遇刺死亡。

附錄：張葦村在魯避難詳記。（註）

中央候補執委、兼山東省黨部常務委員、及省政府委員張葦村，今日（二日）晚間在指導新生活運動提燈大會之後，突在進德會被狙擊，身中五彈，當場斃命，其隨從楊金鑑頸部亦受傷，入院就醫。兇手三人均逃匿無踪，事後檢查遊人，獲嫌疑犯數十名，正在嚴訊中。一般推測，張此次慘禍，多半出於反動份子之暗算。茲將情形分述於下：

今日（二日）為山東新生活運動提燈大會之二日，事前規定，由省黨委張葦村負責指導，集合地點在城內皇亭體育場，時間為下午六點。張乃於下午四點在斜馬路私寓用飯，五點到城內省黨部視察，並催黨部人員速往集合，六時到皇亭體育場，當對參加提燈人員訓話，並謂即赴進德會，約定在進德會大家相見。旋偕省府顧問馬千里、參議趙允協，同乘汽車赴商埠進德會。入會後，馬、趙均赴京劇院觀劇，張因欲為提燈會人員覓一地點，故帶隨從楊金鑑沿會內辦公室前，由北南行。該地較為偏僻，故遊人甚少，不料行至宴會廳後之孔雀亭迤西之地時，約在晚六點五十分，有三人預伏該地，一高者穿灰色棉袍，另有兩人較穿灰衣者為矮，當出槍先向張之隨從楊金鑑施放，楊受傷，應聲倒地，兇手等連續向張放多槍，張遂中五槍，當場畢命。張、楊均帶有槍枝，因事出倉促皆未及

開放。兇手行兇後，即分別四散逃走，及會內軍警聞聲趕到，兇手早已逃無踪影。當見張頭南腳北，臥血泊中，隨從楊金鑑亦在其旁。楊係中頸部，未傷食管，尚無生命危險，即令人抬往濟南醫院醫治。而張則血肉模糊，後腦外溢，流血滿地，氣絕身死，不可復救矣。

肇事之後，民政廳長李樹春、公安局長王士琦、軍法處長史景洲、警備司令吳化文等均聞訊趕到，當立令軍警臨時戒嚴，一方面將進德會附近禁止行人往來；一方面分別搜覓會內。當在肇事地點覓得子彈皮三個，可以鑒定係勃郎寧手槍所用，但未發現兇器。斯時進德會京劇園及大鼓書場等處均正在開戲，乃暫行派人守門，禁止外出，一方面即在門首檢查遊人，當先令園內婦孺外出，次令各國遊人分次外出，均一一由軍警搜查，除正當商民准其一律外出外，其形跡可疑者，均另閉一室內，以便訊問。至深夜十二時，遊人盡出，由李樹春等將嫌疑人犯數十人分別略訊之後，即分交執法隊公安局拘押。

張章村被擊時，其夫人劉錦文女士正在京劇院觀劇，固不料其丈夫突遭慘禍也。回家後聞耗，立即趕回進德會，睹乃夫慘死，痛哭失聲。未幾，省黨部監委張竹溪（張章村之叔）、執委李子虔等亦均趕到。當即覓人將張屍用床抬回經六路小緯六路北張宅，預備明日（三日）入殮，當晚十時張宅先請醫生至寓為張屍洗傷處。未幾，地方法院首席檢察官周文賓親至張宅驗屍，計張共受傷五處，一彈由右腮入左腮出，一彈由鬢角入左鬢角出，另有兩彈，由小腹兩旁穿過後身透出，一彈由左臂穿過，只傷外皮。

張章村為魯人，除辦理黨務外，並從事學校、醫院、慈善等社會事業，故當晚省黨部各委員及各界人員，紛往弔唁。省府主席韓復榘聞知張章村死後，甚為痛悼，除致電中央黨部及蔣委員長、汪院長報告並為張請恤外，並令軍警嚴緝兇手，務獲究辦。

張今年三十八歲，尚有祖父名文彬，現年已八十五歲；張父敬亭，現年五十九歲；母冷氏，六十二歲，均健在。胞弟一人，名福聚，年十四歲，子名民生，亦十四歲，在本市東魯中學讀書。張夫人劉錦文女士，現年三十五歲。

註：上海「申報」，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四日及五日。

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二日

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三、四日

一四

三日 軍委會委員長行營參謀團離漢口啟程入川。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參謀團，由賀國光主任率領，本日離漢口啟程入川，負責指揮監督川省剿共。

註：國聞週報，十二卷，二期，大事述要，頁三。

四日 四川紳民電請中央派兵入川。

本日，四川重慶紳民胡景伊等電呈中央，請速派大軍入川，防剿黔匪。電云：

國民政府林主席，汪院長，蔣委員長鈞鑒：徐匪擾川，時逾兩載，盤據川北，伺隙而動，贛匪復有潰圍西上，據黔圖川之詭計。兩匪交侵，吾川不絕如縷。川民日擊危機，曾推代表謁鈞座，歷陳川禍迫切，不早挽救，勢必全省淪為匪區，內則障礙運兵入川之交通，外則打通國際聯絡之路線，匪患不可收拾，國本必致動搖，此皆一定趨勢，決非危詞聳聽也。乃贛境雖已肅清，殘匪仍潰圍西竄，近已歷湘趨黔，深入黃平、施秉、餘慶以北，壓迫川境，國軍徒事尾追，匪勢終於蔓延，吾川將陷於內外交迫之險境。而赤匪預定之計畫，逐步實現。若猶審慎徘徊，疏於應付，禍川危國，貽害無窮。惟有迫懇中央迅派大軍，兼程西上，由川轉黔，迎頭痛擊。並電令雲南出兵，合力兜剿，免匪禍之擴大，謀最後之肅清。雖時間已迫，而補牢未晚，不特全川民命所關，實舉國安危所繫，情急勢迫，立盼實施，無任屏營待命之至。四川紳民胡景伊，邵從恩，趙成壁，王汝梅，魏國平，何耀光，李伯愷，曾鼎勛，唐鳴皋，申家鴻，文光漢，黃介，溫嗣康，李奎安叩克印。（註一）

中共蕭克與賀龍兩股部隊全竄大庸。

國軍追剿共軍部隊收復慈利縣城，原據當地之蕭克、賀龍兩股全竄大庸。（註二）

北平農村人員養成所舉行開學典禮。

北平農村人員養成所本日上午舉行開學典禮，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黃郛出席，並致訓詞，勉各在學者以所學用於復興農村。該所共有學生一百六十人。此次典禮由副所長陳覺生主持。（註三）

日本關東軍幕僚及駐華武官在大連會議，討論對華政策。

日本關東軍幕僚及駐華武官本日在大連會議，要求中國充分履行塘沽協定，調整華北中日關係，實行中日提携。（註四）

註一：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四川文獻社，民國六十三年十二月，頁五六一。

註二：上海「申報」，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五日。

註三：上海「申報」，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五日。

註四：「國聞週報」，十二卷，三期，大事述要，頁四。

又：梁敬錫：「日本侵略華北史述」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初版，頁五六：

「關東軍召集會議於大連，坂垣、土肥原、磯谷廉介（南京副武官）、高橋坦（北平副武官）、影佐禎昭（上海副武官）、花谷正（濟南副武官）、和知白田（廣州副武官）、雨宮巽（南京武官）皆曾參加。會議詳情如何？當時傳說紛紛，今知即以倒蔣為目的，而以分離華北，暗助西南，為倒蔣之手段。會議散後，關東軍即遣土肥原來華，視察南北情勢，並赴香港游說胡漢民，為胡所拒。」

五日 蔣委員長再促蘇浙等十省，嚴禁種植鴉片。

南昌行營五日發表蔣委員長電令蘇、浙、閩、皖、贛、湘、鄂、豫、陝、甘十省府，具報禁種鴉片

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四、五日

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五、七日

一六

情形。原電云：（註一）

「鎮江陳主席、杭州黃主席、福州陳主席、安慶劉主席、南昌熊主席、長沙何主席、武昌張主席、開封劉主席、西安楊主席、蘭州朱主席：查禁止播種鴉片，業經十月歌（五日）電飭於廿三年內嚴厲執行，隨時報核在案。該省自奉電後辦理情形如何？各鄉區已否完全具有永不種煙切結及各縣長加具禁種印結？該省府曾否派員履勘？均應依照電切實辦理。茲限於電到後迅即催辦，並派員履勘，務須詳細具報，以便考核。俟據報後，再察酌情形，於必要時，派員施行總檢舉。如檢舉時發現煙苗，各該管縣縣長應負全責，並將各級查禁人員一律依軍法分別從嚴懲處。除分電外，合電該省府遵照辦理爲要。」

外交部為驅逐華僑案，第三次向日本提出抗議。

日本無理驅逐華僑，外交部於去年九月十四日及二十六日兩次照會日本駐華使館，提出抗議，日方覆照大都搪塞敷衍之詞。外交部遂於本日送出第三次照會，促其早日答覆。（註二）

註一：上海「申報」，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六日。

註二：同前註。

七日 滙通轉遞局與河北郵局間簽字締結「承辦東北通郵合同」。

本日，河北郵務長曹建亭與滙通轉遞局簽字締結「承辦東北通郵合同」。（註一）

附錄：難賓——「東北通郵問題解決」（註二）

一、往事之追溯 東北郵政自九一八事變發生即行停辦，關內外郵件固無從往還遞寄，即經由西伯利亞寄往歐洲郵件，亦避開東省路線，而由蘇聯土運河或太平洋送達。當時，我國一方面實行封鎖東北郵政，他方面並由國府於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依據萬國郵政公約第二十七條規定，向國聯特別大會請求「萬國郵政聯合會」通告各會

員國：一、一切滿洲郵政暫行停辦。二、一切寄往歐美之郵件，嗣後將分經蘇彝士運河及太平洋送達；中國政府請各會員國之郵政局，對於寄往中國之郵件，亦採用同樣辦法。三、偽組織所發行之郵票一律無效，凡貼有此項郵票之郵件、包裹，當即視為欠資。因我政府有此請求，一九三三年六月七日國聯特別大會顧問委員會所通過之關於不承認「滿洲國」辦法之通告中，其第二項，關於郵政事項內稱：「除此項中國政府之公文（即指前述建議書）外，本顧問委員會以為應請國際聯合會各會員國於發生『滿洲國』加入萬國郵政公約之時，注意二事，此二事維何？即『滿洲國』原非萬國郵政聯合會會員國及中國政府曾有上項建議是也。」及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七日國聯顧問委員會因英政府提出郵件經過偽境問題，遂又討論中國東北通郵問題，當時決議，東北通郵應於不承認偽組織之原則下，以技術的政治的解決。

二、日本對我東北通郵交涉之經過 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一日中日簽訂塘沽停戰協定，日方口頭提出附帶要求三項，即（一）通車，（二）通郵，（三）設關。當時此項要求，雙方均未曾宣佈。及後，日方要求履行，並用武力迫脅，遂成為華北戰區之三大問題。及去年七月一日通車實行，設關問題旋因長城各口設卡，亦大致解決。其尚未解決者為通郵問題，故日方屢次向我提出交涉，後經華北政委會呈轉中央，決在不承認偽組織之原則下進行。乃派亞洲司幫辦高宗武，山西郵務局長余翔麟及李擇一、殷同等為代表，與日方代表山海關特務機關長儀我、偽郵政督辦藤原等於去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平開始交涉。至十二月二十四日始正式決定通郵協定大綱七條：

- （一）在海關及古北口各設郵件轉遞局一所，所有出入關各郵件，均限在該兩處轉遞。
- （二）進關郵件均貼用特製之郵票。
- （三）郵件上不得蓋用有偽國字樣之印記。
- （四）包裹匯兌之一切單據，不得印有偽國字樣。
- （五）普通郵件定二十四年一月十日開始，匯兌定二月一日開始。
- （六）山海關、古北口兩轉遞局隸屬於冀平兩總局管轄。
- （七）關內外交換郵件清算及接洽，統由兩轉遞局負責辦理。

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七日

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七、八日

一八

此大綱係根據不承認偽組織之原則所擬定，中央對此因亦表示贊同，遂責郵政總局實行辦理。

三、匯通轉遞局之組織 承辦東北通郵之機關曰匯通轉遞局，負責人黃子固係退休郵員，其呈郵政總局文後節云：「子固……欲於我政府大計及民眾利益之間，勉為兩全之策，在山海關及古北口兩處，以商人資格，自行組織匯通轉遞局，對於進出信件包裹，及往來匯款，代為承轉，酌取佣金，以資開支……並具備保證書，訂立合同，以昭信守。」黃氏於一月七日以轉遞局經理名義，與冀郵務管理局郵務長曹建亭訂立合同十一條，交萬元鋪保，以私人資格，成立匯通轉遞局，其一切開支則由郵務匯兌中取百分之二之佣金充用。合同簽定後，即由黃氏派員赴山海關、古北口兩處著手籌備，於一月十日正式辦公。

四、開始通郵及遞寄辦法 匯通轉遞局於十日成立，即開始辦公，並正式收發信件。至包裹匯兌二項，自二月一日起實行。我國出關郵件仍用我國郵票，郵件上之地址須用遼吉等省地名，倘有涉及偽組織字樣者，一律拒絕轉遞。入關郵件則用特種印就之郵票，其有貼用偽郵票者，則由轉遞局賠繳，不再作欠資論。通郵郵資較我國郵資為低，平信四分，明信片二分，掛號與快信均為八分。出關郵件其有經由西伯利亞送往歐洲者，同日亦告恢復。

第三國際與中共試行航空聯絡與支援。

第三國際與中共首次試行航空聯絡，早晨從西伯利亞出發，經買賣城，傍晚到達巴山；有轟炸、戰鬪機各六架，對其軍徐向前部空運支援。（註三）

註一：上海「申報」，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八日。

註二：東方雜誌，三十二卷三號（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一日。頁一〇七—九）。

註三：中共禍國史實年表（一），中國大陸研究出版社。民國七十一年六月初版，頁八三。

八日 國民政府公布「空軍軍官佐任官暫行條例施行細則」。

國民政府本日明令公布「空軍軍官佐任官暫行條例施行細則」，計二十四條。全文如次：（註一）

空軍軍官佐任官暫行條例施行細則

第一條 本細則依空軍軍官佐任官暫行條例（以下簡稱條例）規定之，凡空軍軍官佐任官實施事項，悉依本細則施行。

第二條 任官時期除特令外，均於每年三、九兩月定期舉行，平戰時皆同。

第三條 凡軍官佐之任官，由軍事委員會按其年資及本官階內之考績，審核決定，交軍政部呈行行政院，轉呈國民政府任命之。

第四條 軍法官、軍用文官、軍用技術人員、政治訓練人員，非出身於兵科、業科者，於定期任官時，由軍事委員會核其資歷考績，予以註冊，並分別送銓敘部登記。其任用辦法另定之。

第五條 軍官佐任初任之規定如左：

（一）軍官之初任者，依條例第三條第一款之規定辦理。

（二）機械軍佐之初任者，依條例第三條第二款之規定辦理。

（三）軍需軍佐、軍醫軍佐之初任者，依條例第三條第三款之規定辦理。

（四）准尉晉任少尉，准佐晉任三等佐，依條例第三條第四款之規定辦理。

第六條 條例第三條（四）款，准尉升少尉之定額，係以每一少尉官組為標準計算之，即一少尉官組，每次任少尉，學校出身者，占三分之二，准尉出身不得超過三分之一。所稱準備教育，係指條例第三條各學校之特定教育而言，准佐之升任，同此原則。

第七條 依據條例第四條之規定，應敘任之軍官佐如左：

（一）出身合於條例第三條各款之一者，分別任以空軍軍官佐。

（二）出身於各種飛行學校，未補受軍事訓練，現服空軍軍官職務滿二年以上者，任以空軍軍官。

（三）出身於各大學或各專門學校，未補受軍事訓練，現服空軍軍佐職務，滿三年以上，任以空軍軍佐。

(四) 出身於機械士及准佐，遞升而至三等佐以上之軍佐，服務滿三年以上者，任以相當軍佐。

(五) 陸海軍軍官佐，調在空軍服務者，仍按陸海軍軍官佐任官條例任官。

(六) 軍法人員，以軍用法官註冊，各兵科、業科出身，而現任空軍軍法職務者，以出身之科任官。

(七) 秘書、書記、司書、譯電員、打字員等，均以軍用文官註冊，各兵科、業科出身而現任空軍軍用文官職務者，以出身之科任官。

(八) 技術人員，以軍用技術人員註冊，各兵科、業科出身而現任空軍技術職務者，以出身之科任官。

(九) 測候、攝影、通信等人員，出身於各兵科、業科者，以出身之科任官，其在各科以外者，以軍用技術人員註冊。

(十) 政治訓練人員出身於各兵科、業科者，以出身之科任官，在各科以外者，以軍用文官註冊。

(十一) 各軍事學校教官、教員、助教及各軍事機關學校之譯述人員等其為各兵科、業科出身者，依其出身之科任官，其非各兵科、業科出身者，分別以軍用文官、軍用法官、軍用技術人員註冊。

(十二) 出身有二科以上者，依其經歷，以其出身之一科任官。

(十三) 各科軍官，因教育上之必要，而受使他科之教育者，仍以其原出身之科任官。

(十四) 出身之科，與現在職務所屬之科不一致者，依其原出身之科任官。

前項敘任，適用於開始第一次之任官，爾後以自初任起為常。

第八條 條例第四條(二)款所稱相當航空專科定限教育之教育機關(其機關之種類另定之)，須依照原定期限畢業，得有證明書者。

第九條 敘任軍官佐之出身，其在條例第四條各款規定之外者，均不任官，而以現在職務所屬之科存記。

第十條 軍官佐之年資計算，依空軍軍官佐資序規則之所定。

第十一條 軍官佐晉任，依上官階之缺員，在合條例第五條所定之軍官佐中遴選之。其範圍及方法，依後第十二

條至第十五條之所定。

第十二條

前條所稱上官階之缺員及選補，以官組爲範圍。

關於官組事項，依空軍軍官佐官組規則之所定。

第十三條

官組中之缺員，係指左列之各款：

- (一) 依服役條例之所定，而停役、退役、除役者。
 - (二) 依任官條例之所定，而經晉任、轉任或免官者。
 - (三) 依編制之所定，而增設員額者。
 - (四) 因其他原因而發生缺員或增額者。
- 任官時，以官組中所有前項各款員額，除由其他同階官組或組外官佐調補者外，其餘爲該官組之缺員。

第十四條

前條所稱上官階之缺員，以次階官組之官佐升補之，其規定如左：

- (一) 一上階官組之下，以一次階官組相承接，而該次階官組中之官佐，其年資考績及格者，足以升補時，則依缺升補。

- (二) 一上階官組之下，以數個次階官組相承接者，以各次階官組年資考績及格者之人數多寡爲準，適當分配而升補之。

- (三) 因次階官組官佐之年資考績，不足升補上階官組之缺員時，則以他上階官組缺員較少而次階官組之及格官佐較多者，調升補充之。

- (四) 前款之調補，爲使各官組官佐素質等齊起見，除前款所列原因外，並宜通常行之。

第十五條

軍官佐在前條官組範圍內，其資績遴選方法之規定如左：

- (一) 論資 停年屆滿，考績及格，以資序居先者先晉。
- (二) 論績 停年屆滿，考績及格，以績序居先者先晉。

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八日



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八日

一二一

(三) 各官階之晉任，其論資論績之運用如左。

少尉晉中尉 論資。

中尉晉上尉 資一績一。

上尉晉少校 論績。

少校晉中校 資一績一。

中校晉上校 論績。

上校晉少將 論績。

少將晉中將 停年屆滿並有特別勞績者。

中將晉上將 停年屆滿並於國家建有殊勳者。

軍佐之晉任，與右列對於軍官所定者同。

資序、績序，依定期任官之前考績之所定。

第十六條 戰時軍官佐之晉任，除停年必須屆滿外，一概論績，不受第十一至第十五各條之限制。為補充之必要，對於所要官階之停年，亦得特令減縮之。

第十七條 軍官佐於軍事上，有特殊建樹，可為軍人表率者，得特令晉任，除停年依照規定外，其他不受條例及本細則之所限。

第十八條 對於國家著有助績之軍官佐，其身後有須特令追晉官階者，不受條例及本細則之所限。

第十九條 軍官佐依條例第六條之轉任，必以原階轉任為原則，其轉任前後之實職年資，得合併計算，若轉任而兼晉任者，則必依照對於晉任之規定。

第二十條 備役軍官佐，歷次依期應召，成績優良，得以補充上之需要，擇尤晉任。

第二十一條 軍官佐任官，其出身與經歷有疑義時，則調驗其文憑委狀，如文憑委狀不能提出時，其出身應以同學二人出具證明書及同學錄證明之，經歷部分以所隸長官二人出具證明書，及職員錄證明之。



第二十二條 軍官佐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免官：

- (一) 因罪處刑並受褫奪公權之宣告者。
- (二) 觸犯刑法，核其情節必須予以免官者。
- (三) 消失國籍者。

第二十三條 因第二十二條各款而免官者，其免官之原因終止後，得核予復官，但須由本人呈遞悔省書於原官組所隸機關，經層轉核奪。

復官時應以原官階復任，其命令之程序，與任官同。

第二十四條 本細則自公佈之日施行。

立法院長孫科訪軍委會委員馮玉祥。

立法院長孫科新年到北平旅行，與北方軍政界聯絡感情，七日南下回京。本日過泰山，下車訪蠶居該處軍委會委員馮玉祥，會商精誠團結，一致對外。(註二)

參謀本部參謀次長楊杰，自南京轉報日本軍部對華態度及其前方幹部情況。

參謀本部參謀次長楊杰，自南京轉呈我駐日武官蕭叔宣來電，報告日本軍方最近之對華態度。其電

文謂：(註三)

「據駐日武官蕭叔宣電稱：月來情勢緊張，聯利用新年與日軍部當局聯歡，確知日本中央部雖主張強硬，尚未十分急迫，惟前方幹部，極欲發動，詳情須面陳，函電不妥，可否准其回國乞示。」

蔣委員長復電謂：

蔣委員長復電：「齊御電悉。可回國報告。中正。灰機溪印。」

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八日

中共於西竄途中在遵義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進行改組，由毛澤東接替周恩來擔任軍委主席職務。

中共紅一方面軍遭國軍五次圍剿，無法繼續盤據贛南，自上年十月開始向西流竄，經湘南，入桂，黔。本月五日攻陷貴州遵義。因在黔北擔任堵剿的國軍兵力薄弱，共軍乃得利用機會休息整補。中共中央並自六日起至本日止，在遵義舊城召開了為期三天的政治擴大會議。參加會議者二十餘人，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秦邦憲、張聞天、周恩來、陳雲、朱德、何克全（王稼祥因傷重未出席），中央委員毛澤東、劉少奇、羅邁、彭德懷，候補中委及指定參加會議人員李富春、楊尚昆、王首道、劉伯承、林彪、聶榮臻、鄧發等人，以及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

會議由秦邦憲主持。在三天的會議中，對於軍事領導指揮的錯誤、白區工作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以及中共中央總路線是否正確等問題，曾進行激烈的爭辯。爭辯的結果，本日，會中通過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議」，決議的副題是「檢討博古、周恩來、李德同志軍事路線的錯誤」。此項決議要點中指出：

一、由於軍事路線犯了嚴重的錯誤，無法粉碎敵人的圍剿，故不能不撤離中央蘇區，作戰略上的大轉移，喪失了中央蘇區。

二、單純防禦路線的錯誤，結果兵力分散，防禦薄弱，止便利敵人分進合擊，使蘇區日益縮小，最後不能不作戰略上的大轉移。

三、以「短促突擊」和敵人拼消耗的結果，不僅無法打破圍剿，而且使紅軍受到嚴重的損傷。

四、在撤離中央蘇區突圍西進過程中，以保守軍事秘密為藉口，取消了政治動員，壓抑了紅軍的士氣。同時策

重的輜重和龐大的後方機關，拖累了軍事行動，使紅軍成爲拖護部隊，沿途挨打，損傷慘重。這種消極的搬家式的轉移，實際是逃跑主義，爲單純防禦錯誤路線發展的必然結果。

本日會議除通過上項決議外，同時改組了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作成下列決定：

- 一、免除秦邦憲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改由張聞天繼任。
- 二、撤除周恩來的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職務，改由毛澤東接任。
- 三、補選毛澤東爲政治局委員及政治局常委（接替項英之政治局常委缺額）。
- 四、調秦邦憲爲總政治部主任，羅邁爲總政治部組織部長，何克全爲總政治部宣傳部長。
- 五、派陳雲赴俄，向共產國際報告撤離中央蘇區與西進情況，以及此次會議決定與改組中央情形，並請求批准。

六、派潘漢年赴白區，以香港、上海爲中心，聯絡與整頓白區黨的組織和工作。

七、準備向北發展，相機在川南北渡長江，與紅四方面軍會合，電知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配合行動。

八、立即就地擴大紅軍，整編隊伍，撤消師級單位，加強團級指揮能力，充實連隊戰鬥力。

九、傳達會議決議，進行政治動員，提高士氣，肅清悲觀情緒。（註四）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第一六三四號（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九日），頁一一五。

註二：國聞週報，十二卷，三期，大事述要，頁一一三。

註三：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一）」，（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民國七十年九月初版），頁六六三。

註四：爲中共紅一方面軍第三軍團中央地方工作團主任郭潛（後來改名陳然），脫離中共後所提供之資料：載郭華倫編著之「中共史論」第三冊，頁一三一—一九。

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八日

二五

九日 日軍侵擾察省東部，並設飛機場。

察哈爾省政府主席宋哲元本日自張家口報告，日軍侵擾察東境，並建飛機場情形。蔣委員長命積極增加兵力，並撥補助費五萬元。（註一）

宋哲元電：

「齊參電計邀鈞覽，頃復據報魚日開到大灘之日軍，其司令爲松田，並日兵七十餘人，裝甲汽車五輛，揚言尙有步兵一團，正用汽車輸送中，並於南園子置飛機場，又在黑河大灘間架設電話等情。此舉似有計畫，除令駐軍切實戒備外。謹聞。」

蔣委員長復電：

「急，張家口宋主席：佳參電悉。今春敵必向我察東或華北高壓威脅，望對於察東應積極增加兵力，鞏固防務，以戢其擾亂野心，請勿必過慮。派何部與增防何地何時可達？盼詳復。中正。灰未機溪。」

蔣委員長致軍需署周署長電：

「南京軍需署周署長：請即發宋明軒主席察省補助費五萬元。中正。灰未機溪。」

胡適在香港演講，反對讀經，廣州當局拒其前來。

北大文學院長胡適到香港，接受香港大學名譽博士學位。六日應華僑教育會之請在港僑中學演講，反對學校中讀經，引起粵人反感。他於九日晨抵粵，原定在嶺南大學及青年會演講，均因此中止。中山大學校長鄒魯並於九日發出布告，指摘胡在港發表之言論，謂應停止其在中山大學演講。胡氏過廣州遂未多作停留，即飛往廣西。（註二）

附錄：胡適在港演說「新文化運動與教育問題」（註三）

各位朋友，十幾年來我想來廣東一遊，都沒有機會。十七年前我由外國回來，便想到粵，有一次廣州中山大學當局請我去講學，想來了，又因共亂一阻，便不果行。後來有一次買了鐵行郵船公司的船票，也因為別事阻擋，把船票都取銷。直到現在才有機會來到香港與各位會面，覺得非常高興，現在聽聞各位能够懂得我的話（國語），尤為歡喜。

但是剛才陳先生說我是教育界的導師，是完全錯的，我對於教育還是一個門外漢，並沒有專門的研究。不過，我們講文學革命，提倡用語體文，這些問題，時常與教育問題發生了關係，也往往我們可以看到的問題，而在教育專門家反會看不到的。故此說我是喜歡和教育界談教育問題的則可，謂為導師便不對。我對於香港教育還不太清楚，實不配談香港教育，但是我可以說香港是一個辦學的地方，像北平中小學教育經費欠到二十一個月，就是廣州小學教員也欠薪幾個月，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誰也辦不好的。

但是香港教育界這種情形絕少，因為他是商業發達、經濟充裕的地方。這幾年來無論怎麼的蕭條，總比較北平欠二十一月薪、廣州欠幾個月薪的好得多。這樣若不能辦得好的教育，香港就對不起香港了。

再其次，辦教育，治安問題很要緊，比方在北方日本的飛機天天在校頂飛過，叫誰也不能安心辦學，就是你不走，學生也走了，怎麼辦呢？但是香港便沒有這種危險，在這樣好的環境下，香港的教育是應該發達的。

我說東亞大陸有一個地方可以辦強迫教育、普及教育的，便是香港，因為香港這地方有錢，治安也好，可接近外人，可借鏡的地方很多。中國辦新教育已經有三十多年了，卻沒有一個地方能够做得到辦普及義務、強迫教育，我以為香港是有這資格的，故此我說他是東亞大陸上的一個辦義務教育的地方。近據報載，中央政府擬在南京辦義務普及教育，我想香港可以和他爭光的，希望諸位教育界領袖，向著這個目標邁進。

我此次南來，不單純來接受港大的學位，實在很想乘這機會，對南方的教育文化考察一下。現在廣東很多人反對用語體文，主張用古文，不但古文，而且還提倡讀經書。我負不懂，因為廣州是革命策源地，為甚麼別的地方已經風起雲湧了，而革命策源地的廣東而且守舊如次。

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九日

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九日

二八

我這回來香港，逗留了幾天，細加考察，便有所悟，我覺得一個地方的文化傳到他的殖民地或邊境，本地方已經變了，而邊境或殖民地仍是保留著他祖宗的遺物。廣東自古是中國的殖民地，中原的文化許多都變了，而在廣東尚留著，像現在的廣東音是最古的，我現在說的才是新的。又比方我們的祖宗是席地而坐的，但後來我們坐椅子了，這種席地而坐的習慣，傳到日本至今仍是一樣。又比方英語傳到美國，現在本來的英語都變音了，而美國卻能保留著，如Clerk書記，英語現讀Clark音，不知美音才是對的。又如翰林或狀元，在廣東覺得很了不得，民間要題幾個字，不惜費許多金錢來找一個狀元或翰林來題，在北方並不如是重要，因為在廣東翰林是很難得的緣故。在邊境或殖民地的人，對於娘處來的東西，都想設法去保持他，說是祖宗的遺物。但是，我們應該曉得，祖宗之所以遺給我們是在乎應用的，比方「燈」是祖宗遺下來的，然而我們現用電燈了，這是祖宗的嗎？從前我們用人力車，現在則用電車或汽車，難道「車」「燈」可以變化。思想文化便不可以嗎？所以，我第一希望香港能實現為第一個義務教育的地方，新的領袖尤其要接受新的文化，做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以和平的手段轉移守舊勢力，使香港成為南方新文化中心。

聽說香港教育很發達，單是教員已經有三千多，不能謂不發達。但我們要知道教育的基礎是很重要的，前兩月汪院長無線電報告廿三年教育成績，據說廿三年度小學教育比前增四倍，中學增十倍，大學增一百倍，在量看來很發達了，但試想這樣的進步是沒有基礎的，因為大學、中學要學費，許多人沒有資格升學不該升學的，都憑藉他的金錢或面子進去了，有天才的學生許多還沒入學的機會。照理大學教育增一百倍，小學該增至二萬倍，這樣才有教育的基础，有天才的人才才有抬頭的機會，所以非做到義務教育、強迫教育不行。現在我國的教育是辦不好的，一個小孩在小學念了六年書，畢了業回到家中，穿起一件長衫，便不屑助哥哥做木工，幫爸爸種田了，他說自己是學生了，特殊階級了，假使阿貓的兒子或阿狗的兒子，都給他念書，由小學畢業出來，人人都是特殊階級，那就沒有特殊了。教育的藥沒有什麼，就是多給他教育，不能因為有毛病就不教育，有毛病更應該多教育，然而，我覺得中國現在還談不到教育毛病問題，教育有兩種方法，一是普及，一是提高。把他普及了，又要把他提高，這樣的教育才有穩固的基礎。

香港是一個商業的地方，做商人的或許沒有顧及教育或文化的問題，老一輩的也想保守著舊有的，統治階級也不一定對新文化表同情。然而現在不同了，香港最高級教育當局也想改進中國的文化，香港大學文學院從前是沒有人注意的，最近他們叫我計劃發展，但是我不懂的，已經介紹兩位教育家給他了，這是很好的象徵。諸位新領袖，應該把著這新的轉機推動這新的運動。我希望下次來港各位有新的成績報告。這地方美極了，各位應該把他做成南方的文化中心。

我沒有什麼話說，將來各位有問題，想和我研究的，請寄北京大學，我可以答的則答，我不懂的則請專家代答。

豫、鄂、皖、贛四省農村合作討論會開幕。

豫、鄂、皖、贛等省匪禍蔓延，前後七八年，破產農村，蕩燬無餘。南昌行營及三省剿匪總部，對於劫後災農之救濟，除舉行農賑及移民屯墾外，其唯一恢復農村經濟之方法，即是推行合作。蔣委員長督勸三省赤匪時，即頒布農村合作預備社章程，在豫、鄂、皖、贛各收復區試辦，辦理信用、利用、運銷各種合作，為災民購買耕牛、種子及農具等項。現四省合作會以殘匪即將肅清，農村建設開始，為加緊工作以求普遍計，特在南昌舉行四省農村合作工作討論會，會場設在南昌市東湖邊全贛農村合作會會議廳。本日上午九時討論會開幕，出席者有四省代表等十餘人。行營合作組主任兼贛合委會委員長文羣主席並致詞，略謂：「農村合作為復興農村發展生產之主要工作，四省均已開辦。關於各項法規方案工作實施，四省工作同仁應根據實際經驗，相互探討攻錯。」次山豫、鄂、皖、贛代表依次報告各該省工作情形，推定各組審查委員，將提案交付審查，會期約為三、四天。（註四）

註一：三項軍事電文均載：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頁六六三。

註二：上海「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十日、十六日。

註三：同前註，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十六日。

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九日

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九、十日

註四：上海「申報」，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十四日。

三〇

十日 蔣委員長電令追剿匪軍各將領，務在川黔邊境消滅共軍。

本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以遵義、桐梓相繼不守，即電令四川勦匪總司令劉湘以有力部隊推進川南，相機進出黔北堵截中共匪軍北竄；令追剿總司令何鍵以有力兵團向黔東追剿；又令廣州綏靖主任陳濟棠、桂林勦匪軍總司令白崇禧，各以有力部隊向黔桂邊境推進；同時電令貴州薛岳總指揮及王家烈軍長即向北追剿，務在川黔邊境消滅匪軍。

川、黔、湘、桂、粵各省受命追剿各將領，遵令各以有力部隊向黔省推進，川省湘匪總司令劉湘組設川南勦匪指揮部，以郭勳祺爲指揮官，轄三個步兵旅，向松坎方面推進。何鍵總司令以第二十三師李雲杰部、第五十三師李輶珩部、第六十三師陳光中部向鎮遠、銅仁方面推進中。白崇禧總司令以第十五軍廖磊部向黔南推進。陳濟棠綏靖主任以第二軍張達部向桂省推進中。

黔省王家烈軍長以所部主力分兩路向黔北進展，一路新編第八師蔣在珍部經甕安、餘慶，向湄潭、綏陽方面進展，第一零二師柏輝章部及第一零三師何知重部經息烽北渡烏江向遵義、桐梓方面進攻，並令仁懷、赤水方面侯之擔部嚴密戒備，相機向遵、桐方面推進。

追剿軍第二兵團之第二路軍吳奇偉部，則已於一月八日進抵貴陽附近，該兵團薛岳總指揮亦於是日率領第九十九師進抵貴陽城，第三路軍周渾元部亦已進抵馬場坪、貴定、鎮山地區。薛岳總指揮爲便於爾後進出烏江北岸截擊匪軍起見，特將所屬作如次之部署：

一、吳（奇偉）縱隊自一月九日起，以第五十九、第九十兩師循狗場、清鎮之線西進，限十日到達清鎮、鎮西街各地築碉警備，並派一部進至鴨池河及其北岸築碉，徵集渡河材料，確實保持渡點之安全，與黔西黔軍取得連絡，第九十二、第九十三兩師仍在貴陽及其附近警備，縱隊指揮部應進至清鎮。

二、周（渾元）縱隊第五、第九十六兩師於一月九日起，循龍里、貴陽之線，於十一日前到達扎佐、修文各地築礮警備，並派出一部進至六廣、黃沙渡各地築礮，徵集渡河材料，確實保持渡河點之安全，並與黔西黃沙渡黔軍確取連絡，縱隊指揮部及第九十九師於十日起，循第五、第九十六兩師行軍路線推進至貴陽北部警備，第十三師於十日起以主力控置貴定，以一部進至龍里警備。（註一）

軍政部長何應欽自鄭州呈蔣委員長，報告朱毛共軍勢欲由黔北入川，圖與川匪合流，並陳對時局意見。

茲誌何部長原報告如次：（註二）

「朱毛深入黔北，勢將入川，一旦與川匪合股，滋蔓可慮。根本肅清，恐非短時所能奏效。而外交復處於日俄兩強之間，最近各方情報，俄對新疆經營甚急；日本藉口應付其所謂一九三六年危機，有不再與我敷衍延宕之勢，內外夾攻，危險尤甚。鈞座回京時，將於此點，請與中樞同志縝密商討，確立具體有效之外交政策，俾能應付適宜，如何？乞裁。」

駐閩綏靖公署主任蔣鼎文在廈門召開閩省綏靖會議。

駐閩綏靖公署主任蔣鼎文本日在廈門召開福建全省綏靖會議，討論有關保安、剿匪、民眾自衛，以及建設等問題。（註三）

何炳松等十位教授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

何炳松、王新命、武培幹、孫寒冰、黃文山、陶希聖、章益、陳高備、樊仲雲、薩孟武等十位教授，於本日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對當前中國文化在傳統與西方文化激盪下，喪失本土特

色引發危機，提出自省。他們認為今後的文化建設，應是「不守舊、不盲從」和「根據中國本位，採取批評態度，應用科學方法，來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宣言的全文如後。其所引起胡適和余景陶兩人的批評，如附錄一、二。

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註四）

一、沒有了中國

在文化的領域中，我們看不見現在的中國了！中國在對面不見人形的濃霧中，在萬象蟄伏的嚴寒中，沒有光，也沒有熱。為著尋覓光與熱，中國人正在苦悶，正在摸索，正在掙扎。有的雖拚命鑽進古人的墳墓，想向骷髏分一點餘光，乞一點餘熱；有的抱著歐美傳教師的腳，希望傳教師放下一根超度眾生的繩，把他們吊上光明溫暖的天堂。但骷髏是把他們從黑暗的邊緣帶到黑暗的深淵，從蕭瑟的晚秋導入凜烈的寒冬；傳教師是把他們懸在半空中，使他們在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虛無境界中漂泊流浪，惶惶摸索，結果是同一的失望。

中國在文化的領域中是消失了，中國政治的形態、社會的組織和思想的內容與形式，已經失去它的特徵。由這沒有特徵的政治、社會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漸漸的不能算得中國人。所以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從文化的領域去展望，現代世界裏面固然已經沒有了中國，中國的領土裏面也幾乎已經沒有了中國人。

要使中國能在文化的領域中抬頭，要使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思想都具有中國的特徵，必須從事於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日本的畫家常常說：「西洋人雖嫌日本畫的色彩過於強烈，但若日本畫沒有那種刺目的強烈色彩，那裏還成為日本畫！」我們在文化建設上，也需要有這樣的認識。

要從事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必須用批評的態度、科學的方法，檢閱過去的中國，把握現在的中國，建設將來的中國，我們應在這三方面盡其最大的努力！

二、一個總清算

中國在文化的領域中，曾佔過很重要的位置。從太古直到秦漢之際，都在上進的過程中。春秋、戰國形成了我

們的希臘、羅馬時代。那真是中國文化大放異彩的隆盛期。但漢代以後，中國文化就停頓了。宋、明雖然還有一個新的發展，綜合了固有的儒、道和外來的佛學，然而並未超出過去文化的範圍，究竟是因襲的東西。直到鴉片戰爭纔發生了很大的質的變動。巨艦大砲帶來了西方文化的信息，帶來了威脅中國步入新時代的警告，於是古老的文化起了動搖，我們乃從因襲的睡夢中醒覺了。

隨著這種醒覺而發生的，便是曾國藩、李鴻章的「洋務」運務，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運務，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運動。

曾、李的洋務運動祇知道「堅甲利兵」和「聲光化電」的重要，完全是技藝的模仿。康、梁的維新運動在於變法自強，不過是政治的抄襲。這都可說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見解，雖在當時也自有其除舊布新之歷史的使命，然畢竟是皮毛的和改良的辦法，不能滿足當時的要求，於是有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辛亥革命。他以把中國固有的「從根救起來」，把人家現有的「迎頭趕上去」當前提，主張對中國的社會、政治、經濟作徹底的改造。

民國四、五年之交，整個的中國陷在革命頓挫、內部危機四伏、外患侵入不已的苦悶中，一般人以為政治不足以救國，需要文化的手段，於是就發生了以解放思想束縛為中心的五四文化運動。經過這個運動，中國人的思想遂為之一變。

新的覺醒要求新的活動，引導辛亥革命的中華革命黨遂應時改組，政治運動大為展開。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聲浪遍於全國。由此形成了一個偉大的國民革命。其間雖有種種波折，但經過了這幾年的努力，中國的政治改造終於達到了相當的成功。

這時的當前問題在建設國家。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建設既已開始，文化建設工作亦當着手，而且更為迫切。但將如何建設中國的文化？卻是一個急待討論的問題。有人以為中國該復古；但古代的中國已成歷史；歷史不能重演，也不需要重演。有人以為中國應完全模仿英美，英美固有英美的特長，但地非英美的中國應有其獨特的意識形態；並且中國現在是在農業的封建的社會和工業的社會交嬗的時期，和已完全進到工業時代的英美，自有其不同的情形；所以我們決不能贊成完全模仿英美。除卻主張模仿英美的以外，還有兩派：一派主張模仿蘇俄；一派主張模

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十日

三四

仿意、德，但其錯誤和主張模仿英美的人完全相同，都是輕視了中國空間時間的特殊性。

目前各種不同的主張正在競走，中國已成了各種不同主張的血戰之場；而透過各種不同主張的各種國際文化侵略的魔手，也正在暗中活躍，各欲爭取最後的勝利。我們難道能讓他們去混戰麼？

三、我們怎麼辦

不，我們不能任其自然推移，我們要求有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

在建設的進程中，我們應有這樣的認識：

一、中國是中國，不是任何一個地域，因而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同時，中國是現在的中國，不是過去的中國。自有其一定的時代性。所以我們特別注意於此時此地的需要。此時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國本位的基礎。

二、徒然贊美古代的中國制度、思想是無用的；徒然詛咒古代的中國制度、思想也一樣無用；必需把過去的一切，加以檢討，存其所當存，去其所當去；其可贊美的良好制度、偉大思想，當竭力爲之發揚光大，以貢獻於全世界；而可詛咒不良制度、卑劣思想，則當淘汰務盡，無所吝惜。

三、吸收歐美的文化是必要而且應該的，但須吸收其所當吸收。而不應以全盤承受的態度，連渣滓都吸收過來。吸收的標準，當決定於現代中國的需要。

四、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是創造，是迎頭趕上去的創造；其創造目的是使在文化領域中因失去特徵而沒落的中國和中國人，不僅能與別國和別國人並駕齊驅於文化的領域，並且對於世界的文化能有最珍貴的貢獻。

五、我們在文化上建設中國，並不是拋棄大同的理想，是先建設中國成爲一個個健全的單位，在促進世界大同上能有充分的力。

要而言之：中國是既要有自我的認識，也要有世界的眼光；既要有不閉關自守的度量，也要有不盲目模仿的決心。這認識纔算得深切的認識。

循著這認識前進，那我們的文化建設就應是：不守舊、不言從。

根據中國本位，採取批評態度，應用科學方法來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

不守舊，是淘汰舊文化，去其渣滓，存其精英，努力開拓出新的道路。不言從，是取長捨短，擇善而從，在從善如流之中，仍不昧其自我的認識。根據中國本位，採取批判態度，應用科學方法來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是要清算從前的錯誤，供給目前的需要，確定將來的方針，用文化的手段產生有光有熱的中國，使中國在文化的領域中能恢復過去的光榮，重新佔著重要的位置，成為促進世界大同的一枝最勁最強的生力軍。

王新命 何炳松 武培幹 孫寒冰 黃文山 陶希聖 章 益 陳高備 樊仲雲 薩孟武

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十日

附錄一：胡 適：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註五）

新年裏，薩孟武、何炳松先生等十位教授發表的一個「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在這兩三個月裏，很引起了國內人士的注意。我細讀這篇宣言，頗感覺失望，現在把我的一點愚見寫出來，請薩、何諸先生指教，並請國內留意這問題的朋友們指教。

十教授在他們的宣言裏，曾表示他們不滿意於「洋務」「維新」時期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見解。這是很可驚異的！因為他們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正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最新式的化裝出現。說話是全變了，精神還是那位勸學篇的作者的精神。「根據中國本位」，不正是「中學為體」嗎？「採取批評態度，吸收其所當吸收」，不正是「西學為用」嗎？

我們在今日必須明白「維新」時代的領袖人物也不完全是盲目的抄襲，他們也正是要一種「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他們很不遲疑的「檢討過去」，指出八股、小腳、鴉片等等為「可詛咒的不良制度」；同時他們也指出孔教、三綱、五常等等為「可贊美的良好制度，偉大思想」。他們苦心苦口的提倡「維新」，也正如薩、何諸先生們的理想，要「存其所當存，去其所當去」。

他們的失敗是薩、何諸先生們在今日所應該引為鑒戒的。他們的失敗只是因為他們的主張裏含的保守的成分多過於破壞的成分，只是因為他們太捨不得那個他們心所欲而口所不能言的「中國本位」。他們捨不得那個「中國本位」，所以他們的維新政綱到後來失敗了。到了辛亥革命成功之後，帝制推翻了，當年維新家所夢想的改革自然在

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十日

三六

那大變動的潮流裏成功了。辛亥的革命是戊戌維新家所不敢要求的，因為推翻帝制，建立民主，豈不要毀了那個「中國本位」了嗎？然而在辛亥大革命之後，「中國本位」依然存在，於是不久大家又都安之若固有之了！

辛亥以來，二十多年了，中國經過五四時代的大震動，經過民國十五、六年國共合作的國民革命的大震動。每一次大震動，老成持重的人們都疾首蹙額，悲歎那個「中國本位」有隕滅的危險。尤其是民十五、六年的革命，其中含有世界最激烈的社會革命思潮，所以社會政治制度受震撼也最厲害。那激烈震盪在一剎那間過去了，雖然到處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創痕，始終沒有打破那個「中國本位」。然而老成持重的人們卻至今日還不曾擱下他們悲天憫人的遠慮。何鍵、陳濟棠、戴傳賢諸公的復古心腸當然是要維持那個「中國本位」，薩孟武、何炳松諸公的文化建設宣言也只是要護持那個「中國本位」。何鍵、陳濟棠諸公也不是盲目的全盤復古：他們購買飛機槍砲，當然也會挑選一九三五的最新模特兒；不過他們要用二千五百年前的聖經賢傳來教人做人罷了。這種精神，也正是薩、何十教授所提倡的「存其所當存，吸收其所當吸收」。

我們不能不指出，十教授口口聲聲捨不得那個「中國本位」，他們筆下儘管宣言「不守舊」，其實這是他們的保守心理在那裏作怪。他們的宣言也正是今日一般反動空氣的一種最時髦的表現。時髦的人當然不肯老老實實的主張復古，所以他們的保守心理都托庇于折衷調和的烟幕彈之下。對於固有文化，他們主張「去其渣滓，存其精英」，對於世界新文化，他們主張「取長捨短，擇善而從」；這都是最時髦的折衷論調。陳濟棠、何鍵諸公又何嘗不可以全盤採用十教授的宣言來做他們的烟幕彈？他們並不主張八股、小腳，他們也不反對工業建設，所以他們的新政建設也正是「取長捨短，擇善而從」；而他們的讀經祀孔也正可以掛起「去其渣滓，存其精英」的金字招牌——十教授的宣言，無一句不可以用來替何鍵、陳濟棠諸公作有力的辯護的。何也？何、陳諸公的中心的理論也正是要應付「中國此時此地的需要」，建立一個中國本位的文化。

薩、何十教授的根本錯誤在於不認識文化變動的性質。文化變動有這些最普遍的現象：第一、文化本身是保守的。凡一種文化既成爲一個民族的文化，自然有他的絕大保守性，對內能抵抗新奇風氣的起來，對外能抵抗新奇方式的侵入。這是一切文化所公有的惰性，是不用人力去培養保護的。

第二、凡兩種不同文化接觸時，比較觀摩的力量可以摧陷某種文化的某方面的保守性與抵抗力的一部分。其被摧陷的多少，其抵抗力的強弱，都和那一個方面的自身適用價值成比例：最不適用的，抵抗力最弱，被淘汰也最快，被摧陷的成分也最多。如鐘表的替代銅壺、滴漏，如槍砲的替代弓、箭、刀、矛，是最明顯的例。如泰西曆法之替代中國與回曆法，是經過一個時期的抵抗爭鬭而終於實現的。如飲食、衣服在材料方面雖不無變化，而基本方式則因本國所有也可以適用，所以至今沒有重大的變化；吃飯的，決不能都改吃「番菜」；用筷子的，決不能全改用刀叉。

第三、在這個優勝劣敗的文化變動的歷程之中，沒有一種完全可靠的標準，可以用來指導整個文化的各方面的選擇去取。十教授所夢想的「科學方法」，在這種鉅大的文化變動上，完全無所施其技。至多不過是某一部分的主觀成見，而美其名爲「科學方法」而已。例如婦女放腳剪髮，大家在今口應該公認爲合理的事。但我們不能濫用權力，武斷的提出標準來說：婦女解放，只許到放腳、剪髮爲止，更不得燙髮，不得短袖，不得穿絲襪，不得跳舞，不得塗脂抹粉。政府當然可以用稅則禁止外國奢侈品和化妝品的大量輸入，但政府無論如何聖明，終是不配做文化的裁判官的，因爲文化的淘汰、選擇是沒有「科學方法」能做標準的。

第四、文化各方面的激烈變動，終有一個大限度，就是終不能根本掃滅那固有文化的根本保守性。這就是古今來無數老成持重的人們所恐怕要隕滅的「本國本位」。這個本國本位就是在某種固有環境與歷史之下所造成的生活習慣；簡單說來，就是那無數無數的人，那才是文化的「本位」，那個本位是沒有毀滅的危險的。物質生活無論如何驟變，思想學術無論如何改觀，政治制度無論如何翻造，日本人還只是日本人，中國人還只是中國人。試看今日的中國女子，腳是放了，髮是剪了，體格充分發育了，曲線美顯露了，但她無論如何摩登化，總還是一個中國女人，和世界任何國的女人都絕不相同。一個澈底摩登化的都市女人尚且如此，何況那無數無數僅僅感受文化變動的些微震盪的整個民族呢！所以「中國本位」是不必勞十教授們的焦慮的。戊戌的維新、辛亥的革命、五四時期的潮流、民十五六的革命，都不曾動搖那個禁不倒的中國本位。在今日有先見遠識的領袖們，不應該焦慮那個中國本位的動搖，而應該焦慮那固有文化的情性之太大。今日的大患並不在十教授們所痛心的「中國政治的形態，社會的組

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十日

三八

織，如思想的內容與形式，已經失去它的特徵」。我們的觀察，恰恰和他們相反。中國今日最可令人焦慮的，是政治的形態、社會的組織和思想的內容與形式，處處都保持中國舊有種種罪孽的特徵，太多了，太深了，所以無論什麼良法美意，到了中國都成了贗淮之橘，失去了原有的良法美意。政治的形態，從娘子關到五羊城，從東海之濱到峨嵋山腳，何處不是中國舊有的把戲？社會的組織，從破敗的農村，到簇新的政黨組織，何處不具有「中國的特徵」？思想的內容與形式，從讀經祀孔，國術國醫，到滿街的性史，滿牆的春藥，滿紙的洋八股，何處不是「中國的特徵」？

我的愚見是這樣的：中國的舊文化的惰性實在大的可怕，我們正可以不必替「中國本位」擔憂。我們肯往前看的人們，應該虛心接受這個科學工藝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後的精神文明，讓那個世界文化充分和我們的老文化自由接觸，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氣銳氣來打掉一點我們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氣。將來文化變動的結晶品，當然是一個中國本位的文化，那是毫無可疑的。如果我們的老文化裏真有無價之寶，禁得起外來勢力的洗滌衝擊的，那一部分不可磨滅的文化，將來自然會因這一番科學文化的淘洗而格外發輝光大。

總之，在這個我們還只僅僅接受了這個世界文化的一點皮毛的時候，侈談「創造」固是大言不慚，而妄談折衷也是適足為頑固勢力添一種時髦的烟幕彈。

（轉載三月三十一日大公報星期論文）

二：余景陶：談中國本位文化（註六）

這般人的一個題目，祇用很短的文字隨便一談，本來是一種不應當的事情。然而現有的意興尚支持不住長文的草寫，祇得告罪了！

何謂中國本位？何謂文化？何謂中國本位文化？——這是三個基本概念必須明白確定之後，才能開步走的。在中國本位文化的倡導人們，已否提出精確的界說，我不暇博考詳稽，迄今尚未了然。試就個人所認識的拉雜一談。

何謂中國本位？似有兩種意義之可能：第一種是要創造一種中國式的文化，西洋文化可做參考的資料，舊有的

文化可做建設的基點。第二種是要提倡一種適合中國需要的文化，大概係鑒於英美式的文化和蘇俄式的文化都不適合中國的需要而發生的。這兩種意義正面的價值何如？尙有待於下回分解，而側面的價值則頗值得一談。

中國人的自尊心已經覺醒了！不甘學人言語，隨人腳跟，而要求文化之獨立了，要求文化之創造了。小孩子欲摘天上的月，無論你覺得他如何幼稚，畢竟很可令人驚賞。中國式的文化，或者融合東西獨成一格的文化，何年可以成功？乃至根本是否可以成功？當然是很大的問題。然而即此要求獨創之心，便可證明中國人自尊本能之尚未消滅。自「學散四夷」之說，到「中學爲體」之說，到「東西文化」之談，迄至現今的新文化創成說，我認爲都是不甘暴棄的自尊本能的表現。本能之說，雖然有的心理學者否認他，但是，我曾觀察蠶的生活，自蠶卵，而幼蠶，而吃葉，而吐絲作繭，而化蛾交尾，以至交付其生命於其所產之卵而死亡，澈始澈終都是本能的生活，未曾有所學習於任何情況之下。這種觀察，實在使我驚歎本能的巧妙，驚歎本能的智慧，驚歎定命的勢力之偉大，驚歎定命下意志之自由，並使我否認了唯物史觀，懷疑了唯智主義。中國人在今日，恐怕理智上已經完全被人克服了，而且也是當然被人克服的；在這個時機，上天所賦給我們的本能便出來反抗，要求文化的自主，要求理智的獨立；正如從理智上去看，誰能證明中國不會滅亡，然而我們的本能則至少使我們有不曾滅亡的樸素感覺。這種感覺，是活動力的源泉，是自力更生的機軸。我們的理智應當盡其最大的可能去完成本能的這種詔命。

從本能的觀點看去，這種運動未可厚非。現在再從理智上一加考究。如果中國本位的文化是指中國所需要的文化而言，那末，中國所需要的文化又是什麼？判定需要的標準又安在？供給需要的方式又當如何？如果中國本位的文化是指融合東西獨成一格的文化而言，那末，中國的文化是怎樣的？西洋的文化又是怎樣的？代表中國文化的是孔子呢？是班禪呢？是土地廟呢？是祠堂呢？是杭州西湖呢？是北平頤和園呢？是鴉片煙呢？還是共餐合食呢？代表西洋文化的？是賓先生呢？是德先生呢？是恐怖主義呢？是利潤主義呢？是羅馬法呢？是基督教呢？是跳舞呢？是分餐各食呢？我們對於兩方面，究竟已有幾分的正確了解，究竟還須多大的努力，是很值得考慮的問題。要了解中國所已有的種種，必須先有一種正確的歷史哲學，依據著去探究歷史所遺留於現今之影響；其次須有一種精密的價值哲學，依據著去甄別現存的文化——從一種意義言之，歷史都存於現在。有了正確的歷史哲學和價值哲學，再

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十日

四〇

從一部門、一時代、或一人物去著手探討，或者能對於中國文化的真相獲得一點一滴的正確認識。要了解西洋的文化，也須得各就一部門、一人物、或一國別精密的探索去。探究西洋的文化有兩個很大的困難：第一，是因為我們到底是中國人，對於西方人的生活裏層，我們很難獲得親切的參加，真實的認識。皮相的了解，是我們最易陷入的危險。我國英、美、德、法的留學生總算不少，試問有幾個英國通？美國通？法國通？德國通？更說不上有多少意大利通？西班牙通？蘇俄通……希臘通了。就是各部門的學問，也還說不上在各方面都有相當數目的專家，即如康德專家、馬克思專家、羅素專家等等，也不見得已經足够了。所以在翻譯介紹方面的成功，迄今還是很有限制的。

第二個困難，是因為中國的邏輯素養太不夠，分析工夫太粗疏，要追蹤西方大學者的思索每每追蹤不上，在他入學術的了解上和自身學術的成就上都留下絕大的制限。中國人的素養，毋寧說是偏於修詞的。有許多議論絢爛的文字，主張遠大的著作，稍稍加以邏輯的推敲，每每空洞百出，粗疏得令人哭笑不得。此一缺點，恐怕不能不說是先民遺傳下來的。欲彌補此憾，從樂觀方面估計，或者也得說非五十年的長期訓練不可。

有此兩大困難，我們要談西洋文化，也須謹慎才好。我們對於西方文化，依我的看法，還沒有到施以評判的階段，了解尚未成功，學人仍須努力。至於融合創新之說，我們一方面承認是一個可敬的本能的企圖，一方面也得坦然承認現今尚非其時，我們還得做些預備工夫！

文化的評判根本有關於價值的認識。所以即就供應中國的需說說，去取之間，要得適當的依據，也非常易事。近年在政府領導下的兩種活動，一種是文化建設運動，一種是新生活運動。兩者都可說是文化運動，而且都有幾分中國本位的色彩。前者是關於生活概念的，後者是關於生活程式的。可惜兩種運動似乎是隔離了。新生活運動的理論工作似嫌不夠，而文化建設的力量又覺未能達到一般人的生活上面。離開了生活程式，是沒有文化可言的。而生活程式又於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家庭生活等等無所不包。真欲談論文化，於實際生活是不可不談的。例如當前的對口問題，國民是應當有一個在概念上可以自安的態度的。我們採取了一種態度，便是採取了一種性質的文化。奮鬥呢？妥協呢？得過且過呢？報九世之仇呢？都不失為一種文化的表現。我們想離開實際談文化，那不過是以幻想自娛而已。為建設策略計，似不如先為各種生活，如家庭生活，政治生活等等各求得一種具體的軌範，為多數識者

所贊同，再用各種力量使它實現在國民的生活程式上。現在國際情勢緊急萬分，爲國家的不亡著想，造成健全的國民生活程式，恐怕是唯一可取的途徑了。知識份子所應當努力的，便在各種生活軌範之探求和樹立。約莫十五年以前，適之先生教人「多談問題」，至今想來，仍然饒有意義。今師其意，綴成一語，以終吾篇：

少談公式，多談問題。

為收寄東北郵件成立轉遞機關。

東北通郵之機關——匯通轉遞局，由負責人黃子固於本月七日，以轉遞局經理名義，與冀省郵務管理局郵務長曹建亭訂立合同十一條，交萬元鋪保，匯通轉遞局乃告成立，黃氏隨即派員赴山海關、古北口兩處著手籌備，本日正式辦公。（註七）

註一：國防部史政局編：剿匪戰史（），民國五一年九月，頁八七二。

註二：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論（），頁四〇八。

註三：上海「中報」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十一日。

東方雜誌，時事日誌，三三卷，三號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一日出版，頁一一七。

註四：「本國教育文化的新頁」，「教育雜誌」，第二十五卷第二號，（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十日），頁一四一—二。

註五：「獨立評論」週刊，第一四五號（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七日），頁四一七。

註六：同前註，第一四九號（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五日），頁一四一六。

註七：難賓：「東北通郵問題解決」，載「東方雜誌」第三十二卷三號（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一日），頁一〇八。

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十日

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十一日

四二

十一日 國民政府任命蔣中正兼陸軍大學校長。

國民政府本日任命蔣中正兼陸軍大學校長；原校長楊杰改兼教育長。（註一）

行政院長汪兆銘等，在上海商量京粵團結問題。

行政院長汪兆銘、立法院長孫科、國際法庭法官王寵惠、國府委員宋子文、財政部長孔祥熙等人在上海會商京、粵團結問題。會後，汪兆銘發表書面談話：「中央同人對胡漢民（國府委員）態度，三年來始終未變，即一、盼望胡先生能來南京，共同負責。二、胡先生在港之批評可以接受，如有誤會則予以解釋；若激於意氣遠於事實，亦不予計較。三、如胡先生有出洋之意，中央同人必樂於贊助，但此屬於胡先生之自動。以上三點乃三年以來中央同人對於胡先生之態度，歷歷可證，至今未嘗少變也。」

胡漢民在港亦發表談話，謂外傳本人入京、出洋說，毫無根據，全非事實；本人對中央確無誤會可言，並祈禱全國民眾一致應援剿赤。（註二）

故都文物整理委員會成立。

故都文物整理委員會在本日舉行成立大會。以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簡稱政整會）委員長黃郛總其成；北平市政府擔任工作之職權分配。出席人員計有黃郛委員長，及山有關機構首長所擔任之當然委員；其中除教育部尚未派出代表而外，有北平市長袁良、河北省主席于學忠、察哈爾省主席宋哲元、內政部代表羅耀樞、財政部代表丁春膏、鐵道部代表殷同、交通部代表沈兼士、古物保管委員會及故宮博物院代表馬衡，均如時出席。該會另有之聘任委員亦曾出席，計朱啟鈴、朱涿、程克、翁文灝、袁同禮、陳仲恕、周作民等七位專家學者及名流。聘任委員之方覺慧，此次未能出席。

會中並通過三個議案：(一)舊都文物整理委員會議事規則案，(二)整理文化之執行手續案，(三)組設保管款項委員會案，當推定黃郛、周作民、丁春膏、殷同、袁良等五人為委員。

該會進行整理文物方法，將秉承中央決定。其經費，除中央允撥二百零九萬元外，北平市尚須自籌一百萬元，合計三百零九萬元為事業費。(註三)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十二日，第一六三七號。

註二：國聞週報，十二卷，四期，大事述要，頁一。

註三：上海「申報」，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十二日及十六日。

十二日 國民政府任命焦易堂等八十六人為立法委員。

國民政府本日發布命令：

任命焦易堂、陳墜英、陳璧君、李任仁、關素人、梁寒操、連聲海、劉盟訓、彭養光、呂志伊、盧仲琳、劉積學、朱和中、戴任、王秉謙、鄭洪年、凌鉞、黃一歐、傅秉常、吳尚鷹、馬寅初、陳長衡、衛挺生、王徵、劉振東、黃右昌、戴修駿、樓桐孫、羅鼎、蔡瑄、郝朝俊、林彬、劉克雋、吳經熊、陳茹玄、趙琛、盛振為、瞿曾澤、周緯、趙迺傳、楊公達、陶履謙、夏晉麟、楊幼炯、陳顧遠、梅汝璈、徐元誥、鄧公玄、陳劍如、王崑崙、何遂、鍾天心、周一志、蕭淑宇、羅運炎、姚傳法、胡宣明、簡又文、趙懋華、劉通、史尙寬、史維煥、程中行、董其政、林柏生、張國元、吳開先、張志韓、王漱芳、李仲公、狄膺、鄧哲熙、鄧鴻業、祁志厚、戈定遠、彭醇士、梅恕曾、孫維棟、吳煥章、張維翰、王曾善、趙文炳、杭錦壽、補英達賴、貢覺仲尼、羅桑堅贊為立法院立法委員。(註一)

國民政府決送國際記者赴贛探訪中共禍亂真相。

中共盤據江西為時甚久，一切原有建設及農產村舍均被破壞無遺，為我國政治推進上一大障礙。現

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十一、十二日

四三

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十二、十三日

四四

經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督率大軍，分路進剿，先後克復被中共蹂躪之地區，已於上年十月直搗中共在贛南之基地，並將全贛殘共肅清。政府當局爲使各國明瞭中共以往種種破壞情形，及收復後之建設工作，由軍事及外交當局發起組織國際記者視察團，赴贛視察中共禍贛真相，該團往來一切舟車膳宿均由政府招待。現在參加前往者共有二十人，爲駐華英、法、美、德、日各國記者，一部份在京，一部份在滬。在滬各國記者，定十五日由滬到京，與在京該團記者會齊。京新聞界定十五日午設宴招待，十六日晨全體由京乘江順輪出發，外部派情報司科長黃朝琴陪同前往。（註二）

軍委會委員長行營參謀團抵達重慶。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爲剿滅流竄四川之中共殘部起見，特令組參謀團赴川，指揮各軍進剿。此參謀團係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所設之特種機關，分設第一、第二、總務、政訓等四處，以賀國光爲主任，楊吉輝爲副主任。關於剿共作戰之各項命令，由參謀團擬定，以委員長名義發布，山四川剿共軍總司令劉湘副署。

行營參謀團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自南昌出發，於本日抵達重慶。（註三）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第一六三八號。

註二：上海「申報」，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十三日。

註三：上海「申報」，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一日，一月十四日。

十三日 二路追剿軍總指揮薛岳呈將委員長貢獻追剿計劃。

追剿朱毛殘股之追剿軍第二兵團總指揮薛岳判斷朱毛殘股竄集黔北後，似有西竄赤水，進入四川與川北徐向前股匪合股之企圖，乃於本日以元已貴機電，呈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貢獻追剿計畫如左：

(註一)

第一、匪情判斷

入黔之朱、毛股匪，以前迫於追剿軍威力，未許喘息，今已北越烏江，似將就其以北地區略事整頓後，轉趨瀘州、敘州沃野地區，攫取川軍餉源，遂求其物資上之滿足，期與川北徐匪向前股，湘西蕭、賀股勢成鼎足，造成外線作戰方式，以制我川中追剿軍，期於擊破追剿軍之一部後，再越金沙江下游循岷江西岸以撲嘉定、成都側背。至徐向前股將於朱、毛股向川西南地區急竄之時，拚力追犯資中、大足中間地區，牽制成都、重慶間追剿軍之轉移。蕭、賀股則積極向鄂、湘邊區活動，並威脅川、鄂交通。果若達其企圖時，即以成都為中心，其軍事轉向川東謀開拓，以政治向川西求發展，妄冀掌握川局，樹立毒我國家民族之基礎。

第二、會剿方針

一、以川境為內線作戰地，確實保持夔州、重慶、瀘州、敘州、雷波之線，江津及閬中、順慶、重慶、桐梓、遵義、息烽間十字線之交通及附近物資，並鞏固內線作戰之利益區，限匪之流竄或合股。

二、以湘、黔、滇、鄂、陝省區為外線作戰地，適應利用關隘江河，封鎖造成會戰態勢。

三、內外線作戰地，以碉樓區及碉樓羣之配置補足之，以顯著其效用。

四、先以全力殲滅朱、毛股於瀘、敘以南地區，再以各個會剿殲滅徐向前股，蕭、賀股於川北、湘西各地區，以完成剿匪目的。

是時，我四川剿匪部隊已陸續進抵川南，廖海藩旅長率兵三團及機砲營，穆肅中旅長率兵三團附迫砲十二門，均於本日推進松坎、正安以北扼守；陳師自黔江、彭水移駐江津；郭旅、范旅、潘旅均山江津、合江、瀘縣一帶，推進赤水、古藺一帶佈防。

桂省第十五軍廖磊部已推進至都勻。

粵省第二軍軍長張達率領三個師由粵北向桂省前進，約兩日後可以到達柳州。

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十三日

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十三、十四日

四六

追剿第一路軍之第二十三師正向銅仁、江口前進，第五十三、第六十三兩師由通道向鎮遠北進中，劉建緒總指揮率領補充團經天柱、玉屏向銅仁推進中。

而中共流竄各殘部，斯時蕭、賀股正肆擾於湘省西北地區。朱、毛殘股則自進陷遵義、桐梓後分兩部竄犯，其第五軍團經湄潭向正安北竄；第三、第八、第九各軍團及匪中央機關則向赤水西竄；第一軍團守備遵義。至本日，西竄之匪已越過鴨溪，我向北追擊之黔軍新編第八師、第一零二、第一零三各師，正分途向北挺進中。（註二）

註一：「勦匪戰史」(同)，頁八七三—四。

註二：同前書，頁八七四—七。

十四日 國民政府委員馬超俊暨第四屆立法委員宣誓就職。

國民政府委員鄧澤如於去年十二月十九日在廣州病故，遺缺經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五二次常會議決選任馬超俊補充。（註一）

本日，新任國民政府委員馬超俊，及第四屆立法委員焦易堂等八十餘人，在國民政府舉行宣誓就職典禮，由中央監誓員葉楚傖監誓。（註二）

國聯行政院通過我國禁毒計劃報告。

國際聯盟行政院本日會議通過第十九次鴉片顧問委員會關於中國六年禁毒計畫之報告。其決議案中稱：行政院對中國代表關於中國政府進一步禁毒計畫之宣言，其深切注意當不亞於顧問委員會。中國政府所採取方法雖種種不同，並異於從前所採取者，而其目的之在禁絕毒物則一。現在行政院對新方法之價值，尙未能即加判斷，但其望其有效之結果如中國政府所期望者。中國代表宣言中希望各國能通力

合作以獲全效，行政院於此自可保證各國必能如中國之望。（註三）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第一六三八號。

註二：上海「申報」，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十五日。

註三：同前註。

十五日 中央軍陸續自湖北入四川剿共。

朱、毛共軍已竄入川南。中央所派軍委會委員長行營駐川參謀團十二日到重慶。我國交通不便，對軍運影響甚大。參謀團主任賀國光對記者稱：「中央軍數萬正山漢口向宜昌輸送中，必要時可大量增加兵力。川北共軍宜圍剿，亦不足畏。」

四川省主席劉湘十三日歡宴參謀團時曾致詞歡迎，賀國光答以：「願將江西剿共經驗移入四川，以除大患。」參謀團發言人說：「本團對四川各軍過去之功過，一律不論，今後一視同仁，與人以自新之路。本團同人與川軍各方面全屬友誼關係，然公事公辦，只知秉中央之命而行。為諮詢各軍狀況及便於軍事上聯絡計，決令各軍各派一高級參謀到行營辦公。」

賀國光本日在各軍將領歡宴席上演說，要點為：（一）今後須穩紮猛打，以期消滅共軍主力；（二）賞罰嚴明，各軍協調動作；（三）民心乃軍心前提，剿共軍須愛護人民，斯得民心，得民眾擁護，軍心則固。（註一）

駐義大使劉文島晉謁義王，呈遞國書。

首任駐義大使劉文島，本日晉謁義王，呈遞到任國書。

劉文島（西元一八九三年四月三日—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一日），字塵蘇，湖北省廣濟縣人。出生農

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十四、十五日

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十五日

四八

家，敦實聰穎。早年留學日本和法國，分獲日本早稻田大學學士學位和法國巴黎大學博士學位。民國十四年夏回國，歷任吳佩孚部參議、國民革命軍第八軍黨代表兼前敵總指揮部政治部主任、漢口市市長等職。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六日奉派為駐德全權公使，二十二年九月十三日調任駐義大利公使。呈遞國書時，義王以國書上寫「義大利」三字，乃詢其意。劉乃藉述孟子義大於利之旨，義王大悅，深感中國文化之高尙。劉旋邀請義國首相墨索里尼（B. Mussolini）於使館宴會。宴會中劉氏以義語演說，墨氏深佩劉之才學，傾談甚歡。

在任期間，劉文島致力於中義使館之升格。民國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兩國即在南京互換同意升格之照會；同年十月十七日，劉文島奉派為駐義全權大使，斯為中華民國派駐西方第一位首任大使。在中義使館升格前後，劉奉命積極增強兩國關係，中義間財政及軍事方面之合作乃達於鼎盛。（註二）

附錄：吳相湘：「首任駐義大使劉文島」（註三）

劉文島，字庠蘇。

一八九三年四月三日生於湖北省廣濟縣，民國五十六（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一日在臺灣省臺北市逝世。

劉文島出生於農村家庭，這一農村屬長江沿岸一要鎮武穴。上下客商甚多，故能得風氣之先。劉在私塾讀書即有從軍救國壯志。十歲報名入伍，但身高不及槍長被婉拒了。十三歲時用友人胡榮楨證件報考湖北陸軍小學，得中。入學後有指認其為劉某者，劉慷慨陳詞，與學堂監督熊祥生辯難，謂各科考試均可通過，即為有實學之明證，何再斤斤於文件姓名？熊為所動，不僅不加追究，且為恢復原姓名，又鼓勵其努力向學。因陸軍小學例定三年畢業，但湖北開辦較遲，所有課程必須於八個月授畢，以便與其他各地陸軍中學同時辦理升學。屆時，劉成績優良，遂升入武昌陸軍第三中學。一九〇九年按規定入保定軍校入伍生隊，一年後升第一期步科。大革命爆發時，劉等南下至上海見滬軍都督陳其美，被任為連長。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各軍校復學。民國元年七月劉等仍回保定。同學中多曾參加革命任軍職，對於軍校之暮氣極為不滿，乃推派代表向政府要求革新。步科代表唐生智、炮科代表陳銘

樞，劉則被推為總代表，領袖羣倫。是年十二月蔣方震（百里）接任校長，努力改革，不幸為舊派所嫉，若干計畫仍無法推行。民國二（一九一三）年六月十八日蔣自殺以明志，劉深受感動，毅然棄學隨蔣離校。同學輩以只三月即可畢業勸其忍耐，不聽，眾乃聚款送其東渡日本，因無法獲得北京政府保送日本陸軍大學之文件，改入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

劉在日本三年用功甚勤，感於國人對立憲政治尤其政黨組織之缺乏認識，乃搜集中外羣書撰成「政黨政治論」一稿。民國五（一九一六）年秋畢業回國將原稿送陳梁啟超，極蒙賞識，並贈予銀洋三百元以示鼓勵。劉因此乃拜梁為師。民國七（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梁與蔣方震遊歐洲，特携劉隨行。遂以早稻田大學法學士文憑入巴黎大學。賴梁、蔣回國時將西服等件贈予售賣以維持各項費用。民國九（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劉與其夫人廖世勸女士將法國社會黨領袖 M. Jaurès: *L'armée Nouvelle* 譯成中文「新軍論」，送由梁、蔣主持之共學社交商務印書館刊行，當時中國人競言社會主義，故劉在卷首譯述旨趣指出是書以社會主義立言，而以國民防禦與國際和平相連鎖。其大同不忘國，其博愛不忘親，其多智巧不忘中庸，其廢戰不忘兵，對於競言社會主義及廢兵的中國人是最好參考。同時劉更提示：中國人思想當根諸中國民族歷史、地理之特性，應以內外周圍之形勢而為中國立論，不可人云亦云漫事無謂之介紹鼓吹。在此書排印時，劉又曾擬要特撰「國民防禦與國際和平」、「中國軍備與世界和平」諸文送到蔣方震主編之「改造雜誌」。呼籲其服務軍中之保定師友亟本互助之義，精神上、良心上溶為一片蔚為一無形力量，以瀑布自高而下之勢，驅逐彼強盜長官，打破現狀，與國民共從事於能禦侮同時產生之國民軍之組織。民國十（一九二二）年夏，劉在法費用無法維持，乃購甲板船票乘法輪回國。途中以僅餘之五法郎向船員購得一盤、一刀、一叉，即利用之向廚房乞食，雖飽受侮辱，然眾人以其有巴黎大學學生證件亦有同情的。到上海後得前隨梁啟超遊歐之銀行家徐新六助以數十銀元，北上謁梁。再至湖南訪其服務軍中之同學，歷述乞食歸國籌學費之意，獲得廣大同情，不半月間各方捐集達二萬銀元，湖北督軍蕭耀南聞悉此情亦助以銀元一萬元。這兩筆錢相當三萬美元，劉乃携以仍回巴黎安心攻讀。民國十四（一九二五）年他與夫人均獲得博士學位。

是年夏劉回國至武昌受聘為中華大學教授，嗣見吳佩孚，應聘為吳之參議。滿懷抱負無法展佈，旋應舊日保定同

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十五日

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十五日

五〇

學陳銘樞之邀南遊廣東，得見蔣介石校長，蔣指書架上有劉譯「新軍論」諸書，極表欽慕，留其在粵工作。蔣、陳並介紹劉加入國民黨。但劉以爲不如至湖南遊說湖南軍中同學參加革命。是年冬至長沙，趙恒惕請其演講，劉乃乘機利用「新軍論」所謂軍隊克敵制勝，必賴有一信德貫徹其間之言，引伸而強調三民主義之重要，勸湘軍與之爲友，勿與爲仇，將校多爲動容。唐生智又將其演詞刊佈，作爲唐驅趙的前奏。迨吳佩孚派兵支持趙，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一月，劉又南下廣州，不稱唐之代表，而自命前線軍官向主帥求援，這不僅是作成了革命軍與湘軍之間的橋梁，更重要的是將湖南南部叢山峻嶺的險要門戶，完全爲革命軍而敞開。這是過去若干次北伐所沒有的優勢，而今卻由於劉的人事關係而造成了。蔣因決定派遣陳銘樞、白崇禧先行入湘了解實況。五月，國民革命軍一部北上支援唐。六月一日，唐就國民革命軍第八軍軍長職，劉奉派爲第八軍黨代表兼前敵總指揮部政治部主任。時共產份子氣燄囂張，對於政治工作操縱尤力，更造成左派右派等名目以分化國民黨。劉於就職之日，當眾宣誓表示其堅定立場：「余之雙目，不左右盼，惟前視敵人；雙耳不聽左右派之挑撥離間，惟前聽敵人槍炮聲；雙手不爲左右派拉攏，惟挽推兩派皆向前殺敵；雙足不左右搖，惟一往直前殺敵。此爲黨代表及政工人員應守的紀律，余若犯之，槍斃余；同志若犯之，軍法從事。」因之爲共黨份子所嫉。

民國十六（一九二七）年三月，寧漢對立之勢已成，唐生智視劉及陳銘樞爲眼中釘。蔣總司令亦深恐劉被彼輩殺害，乃令劉相機東下，脫出虎口。五月，劉與陳銘樞同奉派爲總司令部總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吳敬恆未就職，由劉代理。八月，蔣總司令下野。劉義同進退，亦卸職居上海。

由於劉與湖南軍人多屬保定同學關係，故始終鼓勵彼等爲維持國家統一強盛而努力。是年秋，勸說何鍵等不肯從唐生智。民國十七（一九二八）年冬劉保證唐東山再起，藉免李宗仁、白崇禧所部之湖南部隊爲李、白用作反抗中央之工具。民國十八（一九二九）年冬唐再叛，劉力促何鍵迅速表明擁護中央態度。均可說明不論情勢如何變化，劉總是運用其影響力，以減少變亂加速邁向國家統一的目標。在這一點上，劉的努力是可大書而特書的。

民國十六年北伐軍平定武漢，劉奉派兼任漢口市市長。十七年春，西征討伐桂系軍事結束，劉復任漢口特別市長，吳國楨即在這時隨劉同爲桑梓服務。劉在任兩年，奔走國內各方調和意見，同時對於這一中國「芝加哥」的

建設也更努力不懈。

民國二十(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六日，劉奉派中華民國駐德全權公使。蒞任以後，繼續於聘請德國軍事顧問一事以外，又奉命與德國密商如何利用德國技術，短期內在中國建設能供應六十師用之兵工廠之計畫。談商已有具體進展，德國且願先以生產過剩之火車機車五千輛，各式客貨車二萬輛，廉價售予中國，且採中國負擔運費先取貨，三年以後開始償款，十年償清方式。不幸因實業部部長陳公博等索取回佣，致以擱置，未成事實。

劉在德國兩年，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三日奉調為駐義大利公使。在其前，國民政府曾於民國十八年派郭泰祺使義，郭未赴任。旋改任孔祥熙，將資以整頓館務，改善中義關係，孔亦迄未克赴任。劉深感此行責任重大，必須一新耳目，乃先囑其夫人先往羅馬租一廣廈為駐節之所，又自國內購運各種裝飾物品，使其富麗堂皇為中國駐各國使館之冠，並在柏林表示希望到達 Rome 時義國外交部次長(墨索尼里時兼任外長)親來迎接，十月三十一日劉蒞任時果如願以償。劉呈遞國書時，義王英瑪努埃三世邀與坐談良久。義王見國書上寫「義大利」中文，乃詢其意。劉乃藉孟子義大於利之旨，王乃大悅中國文化之高尚。劉旋邀請墨索里尼於使館宴會，在邀請時，義外部初以墨例只赴各國大使館之宴而未會赴公使館宴會為言，而墨卒應邀而來，宴時劉以義語作頗長之演說。墨知劉通法語而未料及其到任甫一月即能用義語作官式演說，既喜其尊重義大利，復佩其才學，因與傾談，次日又遣外部次長來致意。

自民國十三(一九二四)年蘇聯故意派遣大使來華後，各國與中國仍只互換公使，國民政府亟欲中義能先行昇格，使其他各國勢必追隨。民國二十三(一九三四)年四月八日，南京外交部致函齊諾伯爵中言中義使館升格，對於世界政治關係甚大。八月三十一日，外交部次長徐謨與義使樸斯噠萊黎在部密談，再度提議，立即促其實現。劉旋奉命與墨索里尼直接交涉，墨爽直答復：「代表亞洲文化者貴中華民國，代表歐洲文化者吾羅馬，貴我使館升格，是為當然，請即轉陳，迅辦速決。」同年九月二十六日，中義兩國即在南京互換同意使館升格之照會，十月十七日，劉被任為駐義特命全權大使，是中華民國特派至西方世界的第一位大使，而且是中國主動提出交涉的結果，與蘇聯特派大使至中國，內涵國際陰謀是大不相同的。從此其他各國也隨著與中國互換大使。

在中義使館昇格前後，劉奉命積極增強兩國關係，主要工作尤在針對日本侵華步驟加緊及英、美、法消極態

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十五日

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十五日

五二

度。而義大利則採積極行動以援助中國，例如海軍顧問、財政顧問東來以外，空軍顧問來華，並以工廠設備貸助中國，在四川南川海空洞建立中國第一飛機製造廠，中國派赴義大利之陸空海軍官與警察共數百人，航空機械員飛行員在義學習所耗之汽油器材及毀傷飛機均未索償。窮苦華僑百數十人亦得義國許可無簽證入境居留。俞飛鵬、楊杰等率領考察團到羅馬，墨索里尼輒與劉相與把臂親切而言：「大使閣下：義大利之對貴國，毫無秘密之須保守！請儘量看，儘量批評，其食住行，皆吾政府優為招待。」又其時義國教育部長泰第為當代一大黑格爾派哲學家，曾邀劉講演孔孟哲學，聽眾包括駐義各國使節。其講詞則被刊於其「哲學雜誌」之首篇，義人對中國之尊重，這時實可說是最盛。

中義關係的蜜月至民國二十四（一九三五）年十月，國際聯盟對義大利侵略阿比西亞而採取制裁時始告逆轉，義大利不諒中國之困難處境：如不接受國際聯盟之制裁決議，將喪失其對日本之立場，故墨索里尼聞中國亦參加此一制裁行動時，即約劉往談，憤然對劉曰：「自閣下來義，義國精神上支持貴國使館升格；物資上即就貸建飛機製造廠與招待費而言，盡力亦鉅，奈何也用經濟制裁我？」劉應之曰：「閣下：吾國如不遵國際聯盟之決議而制裁貴國，則在道德上、法律上、成例上將不能要求國際聯盟制裁日本之侵華矣。」墨聞劉答語，立即站起大聲咆哮：「我坦白地告閣下：『國聯已出賣中國』！」（墨原語為：S. D. N. a traitre la China），國聯為什麼制裁義大利而不制裁日本？『國聯已出賣中國』！我再說一遍。」翌日，墨更遣其外交部長齊亞諾（Galeazzo Ciano）來使館，正式口頭提出：「貴國若取消對義制裁，義國願即行對貴國取消不平等條約，並即退還天津義大利租界，而且此舉之行，將促進列強對貴國皆取消不平等條約及退還租界，也將如從前之促進列強皆繼義大利之後而與貴國交換大使一樣。」齊且密告劉：「英國行將提議取消對義制裁，貴國若取消在英之後，就不能取得取消不平等條約及退還租界的交換條件。我為貴國之友，故特來先行密告閣下。」劉答以：「職權所在，只能將尊意轉呈我國政府」。國民政府熟商後，訓令劉答復墨，其大意曰：「中國立場只是實行國聯決議案，且中日問題為中國生死關頭；利害權其輕重。提議其婉卻之。」日本駐義大使杉村乃乘機活動要求義承認「滿洲國」。中義關係遂趨低潮。民國二十六（一九三七）年七月蘆溝橋事變發生。九月，蔣方震奉命至義，德說明中國立場，未能有所挽回。十一月八日義承認「滿洲

國」。面對此一形勢，劉只有回國一途了。

劉在重慶任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並出席國民黨中央常委會，以其在歐洲經驗提供當局決策參考。公餘努力撰述，五年間先後刊行三書：①「行業組合論」（民三〇，重慶正中書局），②「行業組合與近代思潮」（民三二，重慶商務印書館），③「意大利史地」（民三三，重慶商務印書館）。各書出版均在義德勢絳方張之際，劉根據實地經驗指陳希特勒之過在誤用黑格爾哲學，而欲德國為絕對精神（*L'esprit absolu*）的化身而妄自誇大。墨索里尼之過在誤用 Machiavelli 之 *Le Prince* 而只問目的不擇手段（*La fin justifie les Moyens*）。

抗戰勝利後，劉任華中宣慰大員，分赴湘、鄂、贛各省，慰問遭受戰禍之人民。

民國三十六（一九四七）年任閩臺清查團團長，奉有代表蔣主席個人權力之身分蒞臺灣，對於陳儀及其部屬種種不法行為親加調查，立即採取行動。深得臺灣居民擁護，因有「劉青天」之稱。

民國三十七年當選為立法委員。大陸形勢逆轉後，隨立法院來臺。時本其對中國與歐洲文化之認識，撰為文章發表。民國四十三（一九五四）年前往美國檢查身體，不久即返臺。

民國五十六年六月十一日病逝於臺北。

新疆省主席李溶、邊防督辦盛世才通電否認通外賣國。

新疆省主席李溶、邊防督辦盛世才近以內地報紙或未明瞭新疆情形，記載不符，特於本日通電，詳述新疆現狀，否認通外賣國，謂新疆並無外兵，僅有外國顧問，對蘇俄關係亦限於商務。其電文略錄於下：（註四）

「自東北淪亡，邊地風雲險惡，世才等受命中央，堅苦奮鬥，始將叛徒肅清，領土保全，此可告知國人而無愧者。乃近內地各報，對於新省謠言繁興，橫加污蔑，無中生有，淆惑聽聞，世才等中夜徬徨，萬難索解。查謠言之興，固屬無的放矢，影響個人極微，妨害邊局至大，使效忠黨國之人廢然失望，良可浩歎。再新省以交通梗阻，真相容有未明，而事實俱在，可復按也。自四一二政變，於茲三載，一切措施均照中央政令辦理。世才懲諸往者，軍閥

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十五日

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十五日

五四

裂土自私，居恒懷然自惕。當金氏去職之際，正匪禍猖獗之時，帝國主義者播弄其間，以致民族構釁，相互仇殺，糾紛之多，環境之危，當爲國人所想見。世才等負保護安民之責，固不敢貪天之功，但亦負疆土之託，而造謠者反謂勾結外人，形同賣國，此而可忍！孰不可忍？茲爲使國人明瞭真相計，敢絕對聲明，無論任何國家無一兵駐在新疆，無寸土爲外人侵佔，更無一機關不遵照中央法令者。所謂賣國通外，敢以人格作抵，自矢靡他。惟當破壞之後，建設方殷，因人材缺乏，誠有聘爲顧問之舉，但政令出自省府，此項人員僅能資助計畫，斷無指揮各機關之情事。至新蘇關係僅限於商務，世才審時知機，認爲與蘇聯通商恢復，打破發展經濟，兩有裨益。抑尤當聲明者，最近新省與蘇擬定之純粹商業性質之墊借款項合同，以分用於各種生產事業，如農工商及交通等項，將來由新省土產陸續歸還。查上項事業，中央亦極力興辦，並利用外資以作張本，如最近之棉麥借款，名目雖殊，用途則一，既與主權無損，更爲輿論所歸，何以外部多方疑慮，不予同情，以致延擱，不無遺憾。總之，世才等天良所在，職責攸關，祇知集合民族，以全力保疆守土，咸由碎破而建設，由凋敝而繁榮，所有一切措施，與中央法令無不符合，爲求目前艱危，亦惟有貫徹初衷，以濟有成。然內地謠言不發生於全疆糜爛之時，而發生於勵精圖治、慘淡經營之際，適足阻碍地方發展，更可爲敵人製造機會，此世才等所切盼於國人了解者也。以上所述，矢諸天日，將來願大使赴俄過新，一切誤會，不難一目瞭然，迎刃而解。諸公對新省情況知之甚詳，敢請予以解釋，俾免誤會，並祈向當局諸公代爲陳明。遙企蔣、汪二公以復興自任，洞見萬里，得九鼎一言，必能渙然冰釋，則新省幸甚，國家幸甚。」

註一：國聞週報，十二卷四期，大事述要，頁二。

註二：吳相湘：首任駐義大使劉文島。見傳記文學，十一卷，二期，民國五十六年八月，頁十四—十七。

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六十七年五月，冊一，頁二三。

註三：同註二。

註四：「中報」，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二六日。

十六日 國際記者赴贛考察團自京出發。

國際記者赴贛考察團一行二十六人本日搭乘江順輪自京出發，由外交部情報司科長黃朝琴陪同，先赴九江，再轉各地考察遭受赤禍情形。（註一）

註：上海，申報，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十六，十八日。

十七日 蔣委員長通令禁各軍擾民。

軍委會蔣委員長通令各軍：嚴禁向民間滋擾，或藉口匪區任意需索。各剿匪部隊行軍給養，應隨身攜帶，不得向民間需索，因不擾民為消滅土共有效辦法。（註二）

入侵熱河日軍威脅進攻察省國軍。

華北中日兩軍有復開戰之虞。據今日瀋陽消息：入侵熱河日軍宣布，決計以相當計畫對付察哈爾主席宋哲元部下之軍隊。日軍集中於熱河西境者，正在出發中。（註二）

黔軍第二十五軍副軍長侯之擔被行營參謀團扣留。

共軍流竄入黔，於本月十日佔桐梓。黔軍第二十五軍副軍長兼師長侯之擔棄地逃走。本月十六日，侯之擔到重慶，向川省剿匪總司令劉湘報告前方狀況及請撥械彈，以截擊流竄共軍（註三）。重慶行營參謀團以其屢失要隘，予以扣留，將以擅棄防地、剿共不力之罪交軍法審判。該部隊善後則由劉湘處理。

（註四）

註一：上海「申報」，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十八日。

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十六、十七日

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十七、十八日

五六

註二：同前註。

註三：南京「中央日報」，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十八日。

註四：「勦匪戰史」，第十冊，頁八七七。

十八日 國民政府明定至聖等奉祀官選任標準及官階。

國民政府明令：以孔子嫡系裔孫爲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以特任官待遇；以顏子嫡系裔孫爲復聖奉祀官；曾子嫡系裔孫爲宗聖奉祀官，子思子嫡系裔孫爲述聖奉祀官，孟子嫡系裔孫爲亞聖奉祀官，均以簡任官待遇。（註一）

蔣委員長自奉化回到南京。

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自年前回奉化故居休息，已有半個月。十五日晨由奉化到上海，接見上海市長吳鐵城等。十六日與財政部長孔祥熙往訪段祺瑞，問候起居。十七日接見吳市長及市府各局長。本日回到南京，處理公務，接見中央黨政軍各要人。（註二）

教育部聘定國語統一委員，籌編訂簡體字譜普及社教。

教育部鑒於我國字體繁複，缺乏注音字模，爲謀義務教育及民眾教育普及起見，決定編訂簡體字譜，及鑄注音漢字銅模，以爲推進義教、民教之工具。已於今日函聘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委員黎劭西、汪一庵兩氏草擬此項方案，於寒假期內完成，再行送部，並詳商進行的辦法。（註三）

日本關東軍聲稱將對付熱河境內之宋哲元軍，察東形勢突趨緊張。

本日午後八時，日本關東軍發表聲明書，聲稱將進攻熱河省內之我軍宋哲元部，措詞乖張。同時，日駐平武官高橋亦向我方勾留北平之宋哲元提出警告：認獨石口至沽源一帶之華軍所駐地帶，係屬於熱河豐寧縣境，要求迅速撤退。連日熱境日偽駐軍陸續向察省沽源縣所屬之長梁、烏泯河方面活動。承德日軍主力已集結於熱境豐甯縣，最前線部隊配置在大灘一帶，主力軍已向沽源前進。大關鎮之日軍亦開始向獨石口移動。察東形勢因之突趨緊張。（註四）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令，第一六四三號。

註二：「國聞週報」，十二卷四期，大事述要，頁一。

「國聞週報」，十二卷五期，大事述要，頁一。

註三：南京「中央日報」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十八日。

註四：「申報月刊」，四卷二號，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十五日，頁二二六。

十九日 行政院公布「臨時特許外國航空器飛航國境暫行辦法」。

行政院本日以院令第二號公布「臨時特許外國航空器飛航國境暫行辦法」。（註一）其條文如次：
臨時特許外國航空器飛航國境暫行辦法

- 一、凡外國航空器飛行來華，均依本辦法之規定施行。
- 二、凡外國航空器飛行來華，無論經過領空，或停留國內地點，應由該管公使館於一個月前，填具航空器入境申請書，正式報由外交部經主管機關特許後，方得飛航入境。
- 三、凡入境之航空器，應由該管公使館聲明不為軍事演習試驗，及危害國防上之行動，且須服從中國政府空地之指

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十八、十九日

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十九日

五八

揮，在升降各地點，尤須受中國政府派員之檢查。

四、航空器入境申請書式樣，如附表第一。

五、入境航空器之航線，中國政府於必要時，得變更其一部或全部，並指定其降落之場站。

六、入境航空器須依照指定航線飛行，不得越出左右二十公里，並不得於指定地點以外自由升降。但遇有與第十五條情形相同被迫降落者，經中國政府派員驗明後，得予放行。

七、入境航空器一經降落指定場站，須受當地稅關及軍警之檢驗。

八、凡入境航空器，不得於禁航區域或要塞地帶周圍二十公里內之上空飛行，其地點於核准入境時規定之。

九、入境航空器不得攜帶違禁物品，包括軍火、武器、郵件、貨物，及照相器具，並不得由航空器撤下物品。

十、入境航空器飛航員及同乘員，須攜帶各種飛航必備之證書暨日記，以便檢查，並須遵守中國政府關於航空所頒布之各項法規。

十一、入境日期及地點，一經核准後，不得變更，如因特別事故或天氣變化而延期者，須立即通知外交部轉報主管機關。

十二、入境之航空器誤入禁航區域時，如駕駛者一經覺察，應照附表第二（1）誤入禁航區域之規定，急發遇險信號，並趕速降落於最近之飛行場，靜候地面公務員之處置。

十四、遇有入境之航空器駛近禁航區域時，如欲警告其改變方向，應照附表第二（2）改變方向之規定。

十四、凡欲令一航空器降落，應照附表第二（3）降落信號之規定。

十五、入境之航空器因天候障礙與機件損壞，強迫降落，或人員病傷不能繼續飛行時，當地各機關須加以維護，並立即電報航空最高機關。

十六、以上規定，係臨時特別允許之辦法，與中國尚未批准之國際航空條約無關。

十七、本辦法遇有必要，得隨時修改之。

十八、本辦法自公布日施行。（附表略）

追剿中共殘部之國軍收復綏陽、涇潭與遵義。

本月四日，中共西竄殘部進陷黔北之綏陽、涇潭，嗣陷遵義，再陷桐梓。是時，中共殘部除留部份守備遵義外，再分成兩股，各向西與北兩個方向流竄。

本月十六日，北竄的一股山董振堂率領，曾竄陷松坎，嗣遭川軍廖海濤旅阻擊，未能北進。其後則遭黔軍新編第八師蔣在珍部、第一零二師柏輝章部、第一零三師何知重部尾隨追擊。

十七日，追剿軍第一零二師向刀靶水進攻，擊斃盤據該地之共軍約三百餘，殘餘部份向懶板橙方面潰退。是時，新編第八師已近迫涇潭城郊。

十八日拂曉，追剿軍第一零二、第一零三兩師繼續向懶板橙進攻，新編第八師同時向涇潭進攻，各該地共軍與追剿軍發生激烈戰鬥。追剿軍先藉地面砲火及空軍之轟擊，將共軍陣地澈底摧毀，隨以地面部隊猛衝，至十二時許，懶板橙之共軍傷亡五百餘向遵義潰退。涇潭方面，因城垣工事較為堅固，經空軍數度由貴陽起飛轟炸，至是日黃昏，始將共軍擊退佔領，涇潭殘共向綏陽逃竄。

本日，我第一零二、第一零三兩師繼續向遵義進攻，新編第八師續向綏陽進攻，各該地共軍仍依城固守，經我陸、空之協力進攻，激戰至十一時許，綏陽之共軍主力向桐梓方面潰退。追剿軍收復綏陽縣城時，據遵義之共軍仍頑強抗拒。至十三時許，空軍將南門城垣轟倒一部份，追剿軍衝入，與共軍發生巷戰，擊斃共軍四百餘。殘共亦向桐梓方面流竄，國軍乃收復遵義縣城，並乘勝追至遵義城西北三十里之牛蹄塘。（註二）

國際記者團在南昌參觀，願祝同簡報剿共經過。

國際記者團本口在南昌參觀藻塘服務區、特種教育處、土地局、瓷業展覽等，並參加南昌行營之茶

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十九日

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十九日

六〇

會，由顧祝同主任略述剿共經過。其講詞如下：（註三）

「國際記者團諸君：此次在這隆冬天氣，不辭辛苦，遠道前來江西，作長途旅行，到新收復區內，實地考察江西方面過去赤匪破壞的狀況，和現在建設善後的情形，將來介紹到國際方面，使世界人士可以明瞭，這是鄙人很歡迎，很榮幸的。我們回想赤匪為禍江西，從民國十六年八月一日南昌暴動起，至二十三年十一月克復偽蘇維埃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老巢止，凡歷七年之久，江西全省八十一縣，有五十一縣先後淪陷匪區，統計人民直接遭其屠殺，數近百萬，國民經濟之損失，達十五萬萬元以上，此種慘禍，實為江西近世紀以來空前的浩劫。赤匪與中國古代歷史上所稱流寇不同，受第三國際之指揮，有國際的背景，有嚴密的組織，其陰謀在以江西省為根據，來赤化全中國；第二步就要以中國為根據，來赤化全世界。其份子很複雜，多半為落伍失職軍人，和地痞流氓，表面上假藉共產謬說，欺騙民眾，麻醉青年，鼓動階級鬭爭，威脅利誘，無所不至，實際上完全是燒殺淫掠之土匪集團，不獨為中國國家之禍患，且為世界人類之蠱賊。我們中央為求中華民族之獨立生存，與維持東亞和平及保障全世界安寧起見，對於剿滅赤匪，早具最大決心，不惜任何犧牲，集全力以從事。在過去數年間，迭次進剿，行將撲滅，均以他種牽制，致未能迅奏膚功。直至二十二年秋季，開始五次圍剿，軍事最高領袖蔣委員長坐鎮江西，軍事政治並進。軍事方面，如訓練幹部，改變戰術，建築碉堡，修築公路，使匪軍過去飄忽突擊，技無可施。政治方面，如澄清吏治，辦理保甲，訓練民眾，獎勵自新，招撫流亡，實行經濟封鎖。自此種策略實施以後，匪方物質缺乏，內部漸形崩潰，國軍遂以最大犧牲與努力，將其大部消滅，並將偽都瑞金老巢克復，殘匪狼狽西竄。中央現已定有整個計畫，不久當可根本殲滅。現在江西全省已經收復，當前急務，在肅清散匪，辦理善後，積極建設，以謀恢復繁榮。一面厲行蔣委員長所提倡的新生活運動，以謀精神上的建設。因為新生活運動，是注重禮義廉恥，恢復中國固有道德，對於被匪赤化多年之江西省的忘卻祖國之一般羣眾及青年，尤為針對。故推行以來，成效大著，從此精神物質，兩方同時並進，以拯救江西，為復興中華民族之基礎。希望同情於我們的友邦人士，共加贊助。諸君此次考察，路線所經，如撫州、南城、黎川、寧都各地，交通方面雖有公路汽車可通，但因過去淪陷匪區，收復未久，一切物質均感缺乏，沿途招待不周，食宿方面恐難舒適，尚望原諒。此外關於善後建設諸端，各位觀察所及，並希詳

加指導爲幸。」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第一六四四號。

註二：「剿匪戰史」(三)，頁八七七—八；「申報」，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二十三、二十四日。

註三：上海「申報」，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

二十日 「偽」軍向察東沽源移動，強指該縣長梁等一帶應為「滿洲國」領土。

塘沽協定簽訂後，日本之侵華行動並未稍停，更進而以熱河爲基地，再向華北擴張，察、綏遂成爲其攫奪之次一日標。最顯著之跡象，是在察東多倫、沽源一帶，時有日偽軍出沒，我察省駐長城外沽源地區防軍爲數無多，且雜有地方民團。日本強指沽源以東、長城以外之地域屬諸熱河，駐紮當地之民團亦日爲察省軍隊所改充；因猜忌而時有爭執，最後不免於衝突。山於塘沽協定中規定，中國軍隊自長城撤退，是西北起自延慶，向東南方經昌平、高麗營、順義、通縣、香河、寶坻、林亭口、寧河、蘆台以南以西之線，就法理言，日人所奪佔者只能以熱河省轄區爲限，而日本則片面認定以長城爲界。考我國之長城有若干部分，係數層重疊，並非單一之邊牆，且古代築城者，爲順應地形環境，任令蜿蜒曲折，並非一條直線，因此，我冀、察、熱三省壤地相接之區，犬牙交錯，在所難免，且部分行政區域更係跨越長城，例如察省之若干縣分，與冀北部分縣屬地區，實際是位於長城以外，日寇則得寸進尺，竟對此等地域實行強佔。

偽滿地圖擅將長城外冀、察轄境，劃入偽國境內者，初時尙祇限獨石口東南地區，後來新印之地圖，又將獨石口、沽源以西至張北縣之長城外土地，全劃入偽滿境內。

本年一月十六日，古北口辦事處主任霍寶，向薊密區行政督察專員殷汝耕報告：關東軍要求二十九軍宋哲元部從小廠撤退，否則將進攻察省，殷汝耕即電北平軍分會。原電如下：

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十九、二十日

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二十日

六二

北平，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鈞鑒：頃據古北口辦事處主任霍寶電稱：頃由駐古日軍第二十五聯隊長永見派宮本少佐，以好意來處通知稱：上旬關東軍曾令駐張家口之松井中佐與宋主席商定限即撤退駐小廠之宋部騎兵一中隊，又駐東柵子步兵一中隊。惟截至現在，該宋部尚未如約撤退，遂致關東軍異常憤慨，現已調集承德部隊出動進至大灘、南園子，準備以武力解決。如果宋部不即行撤退，即關東軍不獨驅出小廠及東柵子以西，且必攻入察省，則事態擴大，更難收拾。聞宋主席現已在平，故請貴主任火速電請貴專員面陳黃委員長，飭令宋主席剋日將部隊撤至石頭城子南，石柱子東柵子以西，庶免衝突，則中日幸甚。云云。用特電請鈞座，轉陳黃委員長核辦，以免惹起糾紛。等情。據此，理合電請鑒核，伏乞示遵。肅密區行政督察專員殷汝耕叩。銑印。」（註一）

一月十九日，日使館武官高橋坦致電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稱關東軍將「徹底肅清屬於滿洲國之地」。原電如下：

「宋主席方面，前對松井中佐要約於十二月三十日為止，將開進大灘西南方地區之騎兵隊，及其他機關一律撤退，是以關東軍認為中國方面已明知該地域確係滿洲國領土，盼望其實行撤兵。但宋主席方面不惟不履行前約，反於一月中旬，將類似騎兵之隊伍開入長梁，迫擊砲隊開入北寨溝，並於各地增加配置保衛團，且在十五日於烏泥河襲擊滿洲國人之自衛團，復將約四十餘名帶到小廠。如此暴舉，關東軍不能坐視，故近口決以所要兵團徹底肅清屬於滿洲國之該地方。特此通知。」（註二）

日人強指察省沽源縣屬之長梁、烏泥河、南北石柱子、永安堡、四道溝一帶地方，為熱河豐甯縣轄境，應為偽滿洲國境。日偽軍遂向察省沽源移動，並提出兩點要求：

一、將沽源縣屬第一區地方長梁等村劃歸熱河。

二、要求我軍撤至長城縣以西。（註三）

本日，察邊豐甯縣大灘方面，開到偽熱河軍張俊哲旅及彭金生旅各一部，騎步兵約三千餘，該軍係自圍場、灤平兩縣調來，內有日籍教練官、旅附等指揮，在該方待命中。沽源三四區境內已集結偽熱河

警備旅李守信部千餘名，其大部正由多倫向前輸送，但雙方軍隊前哨距離尚有四十里，並未接觸。駐張家口日關東軍武官松井中佐十九日搭飛機自長春飛返張垣，齎其上峯命令，向我察當局傳達一切。宋哲元因察局緊張，即派秦德純返察應付。宋氏本人則暫留平與何應欽氏會議一切。察東外交特派員岳開先亦於本日訪晤日駐張領署武官松井，對察東事件有所商洽。中日雙方均認爲此係地方事件，當就地談判解決，預料不致擴大。至日方所提請求我方撤退軍隊，因該地本未駐軍，無商討必要，日方強指察東沽源縣境長梁、北石柱、南石柱及烏泥河爲熱西豐甯地，因有中外地圖可按，置諸不理。日方見我方現已讓步，駐張垣之日軍官復親赴沽源附近視察，未見華兵踪跡，日僞軍集中於大灘一帶者亦將準備撤退，雙方劍拔弩張之察東形勢，因此又暫時趨於緩和。

日方屢次向我作無理之要求，其原因有五：（一）爲溝通多倫至沽源二、四兩區之交通；（二）爲鞏固其多倫至二四區長城線之整個防線；（三）爲鞏固熱西防線，因大灘與長梁各村莊之間，有一高壩，一上一下，共爲二三十里，一片荒涼，向無人烟，日軍不能在壩上設防，一旦有事，我軍一過此壩，大灘即不能守，故日方在軍事上言，必將壩西我方之村莊全部佔去；（四）以此等村莊爲根據，招收察東土匪，以備擾亂察省，並作熱西屏障；（五）爲由多倫向察東販運毒品，日方擬每年向綏、察兩省運販白面二百萬元。（註四）

軍政部長何應欽上電行政院長汪兆銘及蔣委員長，請速定對日外交根本政策。

軍政部長何應欽本日電呈行政院長汪兆銘、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請中央速定對日根本政策，並直接與日本中央部門恢復外交常態。原電如下：

「南京，院長汪、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並請轉黃委員長膺白兄：密，極秘。關於對日外交，應請中央從速決

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二十、二十一日

六四

定根本政策，否則實屬無法應付。尤其目前華北情況之下，關東軍、駐屯軍均可隨時以一紙聲明書，即發生直接行動，絕不循國際外交之常軌。若中央對日外交政策，有一根本決定，則宜直接與日本中央部門恢復外交常態，遇事乃有對手方可尋，即使其結果我仍不免吃虧，但較目前之臨時應付，顧慮多端，有時至對手方亦尋不著者，總覺稍為值得也。如何？乞鈞裁！職應欽號（二十日）已行秘印。」（註五）

註一：中華民國外交問題研究會編印：《中日外交史料叢編》（三），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頁二四四。

註二：同註一。

註三：《國聞週報》，十二卷五期，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頁四。

註四：「中報月刊」第四卷第二號（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十五日），頁一二六—七。

註五：沈雲龍：「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下冊，頁八四二。

二十一日 中央舉行陳少白追悼會。

革命先進陳少白上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卒於北平。中央除明令褒揚外，特於本日舉行追悼大會，以資紀念。（註一）

附錄：鍾榮光撰：陳少白先生（註二）

陳先生少白，廣東新會縣屬外海鄉人，幼名聞韶，號變石。居鄉習舉子業，聰穎能文。先生之季叔夢南公，奉基督教，由廣州携歸西學譯本多種，以貽先生。自是先生始知世界大勢，發生國家觀念。先生常語人謂：「革命思想，多得於季父」云。

自是棄帖括，習有用之學。會美國教會哈巴牧師，募得巨金來粵，擬辦一高等學校；以上海較廣州為適宜，先生之父子橋公聞之，因糾合粵中縉紳多人，聯函教會執事，請仍在粵設立，於是乃有廣州格致書院，仍以哈巴牧師長之，僦屋於城之西南，一八八八年開校招生。先生以子橋公之督促，為投考之第一人。民六，先生由香港以該函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副本並記其事之前後，寄返嶺南大學（格致書院）。

當先生學於廣州時，有區鳳墀者為廣州傳教士，最喜獎勵新青年，為中山所師事。先生一日赴香港，區為書介紹往見中山，時中山學於雅麗氏醫院，見先生大喜，留與同學，朝夕提倡革命。兩人之外，同志只有楊鶴齡、尤少純、陸皓東三人。

中山先生畢業醫學後，一面掛牌行醫，一面運動革命。先生急不及待，輟學隨先生奔走，即於此時改名少白。及中山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挾資返國，乙未（光緒廿一）起義廣州，先生參與機要，是為第一次革命。朱、丘、陸、程四君死焉，先生隨中山亡命日本。

丁酉（光緒廿三）先生渡臺灣，設立興中分會。己亥（光緒廿五）奉中山命返港，組織中國日報，是為中文報紙提倡革命之最早者。其後排滿潮流日益發展，保皇會亦設商報於香港，先生與該報為主義而筆戰至數十續稿。是年湘人畢永年、日人平山周偕長江哥長會龍頭楊鴻鈞、張秀卿等來港會合三合會首領，與先生會議組織一興漢會，舉中山為總會長，先生實主持之。

庚子（光緒廿六）中山秘密回香港，命鄭弼臣舉義於惠州，史堅如在廣州響應，而委先生在港接濟一切。事敗後，史、鄭先後殉國，先生既於報章攻擊清廷，復繼「優天影」而組織振天聲劇社，提倡民族主義，首次排演之熊飛將軍，為宋遺民東莞熊飛起兵抗元戰於榴花橋故事，先生所主編也。

癸卯（光緒廿九）中山應安南總督賴美之召，過往河內，召先生至贊襄大計。

乙巳（光緒卅一）香港中國同盟會成立，舉先生為會長。

辛亥（宣統三）吾粵光復，胡公漢民任都督，以先生為外交司長。數月即辭謝政治任務，組織粵航公司，為收回航權之第一步。

民十年曾一度任總統府顧問，多所贊助。先生性不喜作官。晚年以吟詩作字為排遣，字法李北海，娟秀可人。而注全力主辦外海鄉新事業，如開闢馬路，禁絕烟賭，建築市場及鄉公所，捐建鄉校為族人倡。先生於此時積勞成病，易地北平調養，卒至不起，年六十五。（一八六九——一九三四）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二十一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二十一、二十二日

六六

當與中會時代，中山每有計畫，多函商先生，積書盈篋，皆革命信史。民十二滇軍踞粵，先生避地香港旅次失去，聞者惜之。

庚子間，先生與同志史堅如之妹史憬然三姑訂婚，方定期合卺，而三姑死，其家人葬之於東郊外三望崗教會墳場。先生痛三姑歷助革命，壯志未償而死，爲之撰銘勒碑，以表彰之，至今讀之，使人有兒女英雄之感。

鍾榮光記於港滬舟中，時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註一：上海「中報」，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註二：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會編：「革命先烈先進傳」（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頁四九五—六。

二十二日 行政院會決定鹽政改革委員會人選。

行政院本日召開第一九六次會議，議定以陳公博、陳立夫、王正廷、張嘉璈、胡筠、鄒琳、錢雋逵等七人爲鹽政改革委員會委員，並以鄒琳兼總務處長，錢雋逵兼設計處長。

此一委員會雖由最近的五中全會所決議，實則倡議已久。民國十七年全國財政會議中，曾決議以「就場征稅」、「自由貿易」爲原則；民國二十年更由立法院通過新鹽法，詳細規定辦法，其中第三十七條規定限一個月內成立鹽政改革委員會。去年五月財政會議時，復通過改革鹽務案數起。最要者爲一請求早日設立改革鹽政委員會，以便推行新鹽法，俾維民食而裕稅收案」。至十二月五中全會時，舊案重提，遂通過「請尅日成立鹽政改革委員會，一年內實行鹽法案」；經延擱三年之久的鹽政改革委員會，始有今日之具體組織。（註一）

附錄：葉秋撰：「鹽政改革與新鹽法」（註二）

最近報載鹽政改革委員會即將成立，以行政院長、財長、實長爲當然委員，此外各委員人選，其原則規定現任鹽政長官或精粗鹽商均不能參加，大致已確定者約四、五人。此種委員會的產生最近雖由於五中全會的決議，實則

倡議已久，民十七全國財政會議中即決議以就場征稅、自由貿易為原則，而民二十更由立法院通過新鹽法，詳為規定辦法，其第三十七條即規定限一個月內成立鹽政改革委員會。去年五月財政會議時，復通過改革鹽務案數起，其最要者為「請求早日設立改革鹽政委員會，以便推行新鹽法，俾維民食而裕稅收案。」至十二月五中全會時，舊案重提，又有「請尅日成立鹽政改革委員會，一年內實行鹽法案」的通過，於是延擱至三年之久的鹽政改革委員會始有今日之具體化。此委員會為推行新鹽法之第一步。我們雖覺姍姍其來遲，然於國計民生關係至大，畢竟還是一個好消息。

鹽稅在各種課稅方法之中本是最簡單的一種。但在我國，數千年來盤根錯節，迄今猶未成立一種明確的稅制。而最近數年來，鹽稅問題更形嚴重了。即如去年一年而論：冀魯兩省沿海鹽民及住民，聚眾搶鹽之事，接踵而起，其在魯省，凡產鹽之處幾皆不免，釀成流血慘案時有所聞。又如兩浙鹽區，食鹽本非成為若何重大問題。但因鹽價高昂，春季芥菜與冬季白菜均無力購鹽來漬，至無錫、宜興一帶的白菜價格慘跌，每元竟售一百斤至二百斤，亦無人過問。他如首都重地，竟致發現毒鹽。凡此種種均因鹽價高昂所誘致，而鹽價之所以高昂，則由於專商引岸制度與稅捐繁重所形成。專商引岸制度，數百年來積弊已深。所謂專商，即以鉅資獲得引權（即專賣許可權），向民眾恣意剝削的人；而所謂引岸者即專商引受鹽斤後所專賣的區域，彼此之間，越境即以私鹽論，不能越雷池一步，於是人民連食鹽購買自由權也被剝奪了。稅捐的繁重，除正稅的加重外，附加稅竟有超過正稅數倍者，如兩淮之鹽，場價每擔不過四角，因附加稅過重，運至湘岸售價竟高至十二元以上。鹽之成本本來低廉，但是中經專商的壟斷與稅捐的重壓，遂至價格奇昂，不但使民眾痛苦不堪，且足影響社會治安。故改革鹽政實為目下急不容緩之舉，而新鹽法的實施實為民眾迫切的要求。

新鹽法的基本原則，一為就場征稅，一為自由販賣，即如第一條所規定：「鹽就場征稅，任人民自由買賣，無論何人不得壟斷。」這種辦法誠為整頓弊政的良法。在此制度之下，專商的剝削當然可以免除，且人民均可自由販賣，則從來糾紛迭起，流血無數的所謂私鹽問題便不存在。引岸制度破除，運銷無阻，則人民食鹽自由，可以恢復。再者在自由競爭的原則之下，鹽質自趨優良，土硝劣鹽必歸淘汰。新鹽法對於食鹽稅，一律規定每百公斤征五

元，雖不無可討論之處，但較之現狀已勝多多。現在鹽政改革委員會的成立爲期不遠，卽行釐訂各項規程，積極整頓場產，是推行此種新鹽法的第一步，已經開始，並據五中全會的決議，本年年底新鹽法應完全實施，我們自然樂觀厥成。

日本廣田外相演說外交方針，對我提出睦鄰論調。

日本廣田外相本日在貴族院會議席上演說外交方針，其中關於中日問題者，首謂：「中國政局，近來稍形平靜，除該政府軍與共產軍行使局部戰鬥外，尙無特殊動亂。以目下之狀態而言，非僅爲中國賀，實爲帝國所深念之東亞和平上至爲可喜之現象也。」繼述贛匪西竄，引以爲憂，並謂：「中國之排日風潮，尙有若干地方，尙未達到充分鎮靜之域，此種情形實係帝國政府深爲遺憾者也。」次謂：「帝國政府對於東亞各國，決以和睦親善視爲極其重要，故願與東亞各國分負維持東亞和平秩序之重責。是以帝國政府甚望中國及早恢復安定，對於東方大局有所覺醒，而與帝國之真誠相符合。」末謂：「且我國（日本）爲其善鄰，復鑑於東亞安定力之地位，爲實現計非盡量努力不爲功，抱有此項方針者久矣。今幸將兩國間歷年之懸案，及其各種問題得以漸次解決，中國民眾亦漸有諒解帝國真意之傾向，帝國政府對此情形，亦不惜認爲屬實。吾人今後益當促進該項傾向以期無誤，更望中國對於該項趣旨，再行努力。」（註二）

蘇俄以中東鐵路售與日本，價一億四千萬日元。

中東鐵路原爲中俄共同經營之事業，其主權屬於中國。自「九一八」後，日本組織滿洲偽國，謀攫取中東路，俄方將車輛開入滿境，日方唆使「偽國」送向俄抗議。俄因緩和對日關係，不顧我主權，竟於一九三三年五月二日提議出售中東路，日本乃使「偽國」出面收買，而自處居中斡旋地位。是年六月

二十六日，此一幕售路交涉在日本東京開始，七月三日，俄方要價二億五千萬盧布，約合日幣六億二千五百萬元。「偽國」還價日金五千萬元，相差懸殊，交涉不成。日方計不得逞，乃又使「偽國」逮捕中東路俄籍要員。十月八日，俄方發表日方攫奪該路之秘密文件，一時風雲緊張，交涉遂形擱置。去年初復在東京談判此案，蘇俄讓價，減為二億日元，並允半額以貨物償抵，迭經商議，毫無結果。七月二十三日，由日外相廣田提出折衷辦法，增買價為一億二千萬日元，遣散員工津貼歸買方負擔。俄方允將賣價減為一億六千萬日元，以貨物償價三分之二，遣散員工津貼另外，交涉又中止，但日方仍以居中斡旋自任。九月二十日，偽國外次日人大橋赴日，再開談判，雙方讓步，售價一億四千萬，另以三千萬遣散員工，繼因俄方令日本擔保路價，日不允，交涉又停。本年初以來，俄、日、偽三方在日重行接談此案，本日談判成立，此一幕售路交涉，為時一年七個月，會談四十次，日人始得如願以償也。

日本代表東鄉與蘇俄代表柯質洛夫斯基於本月二十一日午後七時，在日本外務省歐亞局長室開始談判，至本日午前一時半，商議妥協，蓋蘇俄放棄其主張，而完全讓步也。其讓步者：①支付保證——蘇聯原要求日本銀行團之保證，現已撤回，而滿意日本政府保證「滿洲國」之支付履行；②支付物價價格裁定——意見如不一致時，蘇聯原要求使第三國參加而解決之，或要求國際仲裁裁判條項之插入，現已撤回；③蘇聯領事館之建築地皮——蘇聯原主張非依中東路之資金而成立者，乃係蘇聯出資而購置者，故主張其所有權。但日本則不承認。現蘇聯已讓步，承認此後繼續純充領事館之用，可無償分期貸與之；④蘇聯職員之退職津貼——因恩給年金之支付計算方法尚未解決，現兩者意見完全一致。除公積金一時支付之部分，其後支付之部分已承認分三年六期支付之。

至於協定正文則提交起草委員會，從事草擬，委員為日本外務省歐亞局第一課長西春彥、「偽國」外交部次長日人大橋忠一、蘇聯遠東部長柯質洛夫斯基。妥協內容如下：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二十二日

七〇

一、出售客體——中東鐵道及附屬一切財產，各種工場，各發電所，森林權利，各種企業，並包括其他鐵道一切建築，設施，並財產。

二、出讓價格——一億四千萬元。

三、蘇聯職員退職津貼——由「滿洲國」負擔之。

四、出讓條件——上記一億四千萬元之支付，以現金及物資爲之。面出讓價格三分之一爲現金，三分之二爲物資，支付期限，分三年六期支付。

五、現金支付方法——現金支付之半額，簽字同時即行支付，殘額分三年六期支付，並付以三厘利息。支付單位之日本紙幣圓，爲考慮匯兌行市之變動，設定標金。

六、物資支付方法——支付期限爲三年六期，以日「滿」物資。而物價則由蘇聯商務官與日「滿」商人間裁定之。又關於決定價格時，如發生爭執，則由以蘇聯委員二名、「滿洲國」委員一名，日本委員一名，所組之裁定委員會協議解決之。

七、支付保證——關於現金並物質支付，由日本政府交付公文於蘇聯政府，保證蘇聯政府於期限內收受現金，「滿洲國」完全支付，均不得遲延。

八、蘇聯職員之解雇並退職金支付方法——設三個月之預告期間，予二個月之猶豫期，以便使之歸國。

九、交代時期，簽字同時即移交一切權利。（註四）

註一：上海「申報」，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註二：申報月刊，四卷，一期，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十五日，頁二。

註三：東方雜誌，三十二卷，六號，民國二十四年三月

註四：國聞週報，十二卷，五期，大事述要，頁四。

二十三日 國民黨中央常會決議：各報得自由刊佈善意言論，但不得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

去年十二月十日，天津大公報、益世報、北平晨報、世界日報等電請中國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第五次全體會議保障言論自由。五中全會交中央常務會議，經中常會交行政院及軍事委員會研究，並簽註意見。軍委會已呈覆中央：（一）檢查新聞應照中央所定標準，無異議；（二）對新聞記者及新聞事業之處分，應依照法令，勿訴諸非常手段，可照辦；（三）對開復已被處分的新聞機關，如係受出版法及普通刑法制裁的，有上訴機關可以救濟。

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會議本日晨開常會，常務委員建議對新聞檢查決定原則，以資準據。故決議：凡對黨政之設施有事實之根據，而為善意之言論者，除涉及軍事或外交秘密或妨害黨國大計者外，均得自由刊布之，但不得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註一）

蔣委員長與行政院長汪兆銘電示新疆省主席李溶與邊防督辦盛世才，指示聘用外籍顧問及借用外款須依中央規定辦理。

中央當局接閱新疆省主席李溶、邊防督辦盛世才十五日通電後，本日由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行政院長汪兆銘去電撫慰，並指示聘用外籍顧問及借用外款，須依中央規定辦理。電文內容如下：

（註二）

「迪化李主席、盛督辦鑒：頃由北平何督辦、黃委員長及各省綏靖主任先後轉到一月十五日電，情辭摯切，感喟良深。溯自新省變亂相尋，內外交煎，兩兄慘淡撐持，安輯地方，其苦心固為弟等所深諒，亦為國人所共睹。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二十三日

祇以道路爲遠，交通斷絕，輾轉傳聞，遂致失實。報紙有聞必錄，間或有一二不檢之紀載，非出有心，已嚴屬主管機關通飭各報館，審慎登載，免淆是非。一俟交通恢復，往來頻仍，則真相自明，流飛自息，所謂事實勝於雄辯。所望兩兄放觀大局，弗以細故攪心，是所切盼。顧問及借款兩事，中央對此夙極鄭重，均以法文規定，凡聘用外籍顧問，必須經由外交部，並將聘約副本，送呈行政院備案，例如軍事委員會、經濟委員會所聘顧問，均依照法定手續辦理。至借用外款，亦必須經過行政及中央政治會議之議決、立法院之審議，方爲有效，前年棉麥借款均經過此程序纔得成立。中央政府尙復如此，地方政府更無事例可援，此實爲法規所限，決非對於新省故爲束溼。新省地位特殊，情形迥異，容有借材外國之必要，中央在所諒解，惟對於事實內容，毫無所知，卽欲贊助，亦無從著手。如借款一事，前經尊處電知外交部，外部卽據詢借款合同內容，俾資審核，嗣後尊處卽無隻字道及，詢之此間蘇俄使館則又含糊其詞，是借款之有無？尙不可必，遑論准否？凡此經過，諒荷憶及，今兩兄卽以此爲言，弟等亦當注意，懇卽將顧問姓名、籍貫、年齡、職務、薪俸、期限各項開列名單，及借款合同全文，一併送達中央，以完手續。總之，中央地方本爲一體，山川雖阻，情感則通，尙祈力體時艱，共撐危局，不勝厚望。蔣中正、汪兆銘敬。」

前項事實產生的背景，主要是因盛世才親蘇政策而來。去（一九三四）年，他曾宣布包括親蘇在內的「六大政策」，與蘇俄勾結日深而與中央距離日遠，形同叛國。郭廷以有一段記述如次：（註三）

「盛世才統有新疆後，一九三四年四月，宣布反帝、親蘇、民主（民族平等）等六大政策。七月，蘇俄派秘密警察來迪化，成立全省政治總管理局。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盛世才與蘇新貿易公司訂立借款合同，總額五百萬盧布，新疆軍事、政治、財政、經濟、交通、教育，悉歸俄人控制，有同蘇俄的殖民地。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盛世才又以『新疆政府』名義與蘇俄訂立另一協定，蘇俄負責維持新疆秩序、安全，不令任何外國勢力侵入；新疆如遭受外來攻擊，蘇俄卽給以援助，新疆如決定獨立，蘇俄亦予援助。此一協定，一如日本與滿洲國『議定書』的翻版。」

一九三七年五月，馬仲英的舊部馬虎山起於南疆，進攻喀什噶爾。十一月，爲蘇俄紅軍擊敗。一九三八年，紅

軍第八團移駐哈密，扼新疆東道門戶，隔阻其與國民政府的往來。是年九月，盛世才到莫斯科，加入『聯共』，並請在新疆施行蘇維埃制度，未獲同意。」

偽「滿」與外蒙軍隊在貝爾湖附近發生衝突。

本日，偽「滿」軍隊在貝爾湖北方哈爾哈廟附近與外蒙古軍發生衝突。（註四）

註一：「國聞週報」，十二卷五期，大事述要，頁二。

註二：上海「申報」，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二十六。

註三：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一九八二年一月二版，下冊，順六三九。

註四：上海「申報」，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二十五日 義大利第一任駐華大使羅亞谷諾親見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遞到任國書。

義大利駐華大使羅亞谷諾於本日上午十一時半，在國民政府呈遞國書。事先由國府派毛參軍暨典禮局劉科長乘坐正副禮車，赴大使寓所迎接。沿途加派崗位，大使禮車經過時，軍警一體行禮致敬。是日國府大門內派衛隊兩排，由高級官長指揮，於大使禮車經過時吹號敬禮，官長行撤刀禮。典禮局科長、外交部交際科長在大堂門下車處迎接。大堂門內軍樂一隊，於大使經過時奏義國國樂。參軍長在會客室階下迎接，導入會客室招待。典禮局長於大使到府後，入啟主席出臨禮堂，立於正中；文官長率領全體秘書，參軍長率領全體參軍，文東、武西分列兩旁；外交部長及外交部翻譯人員立於主席右側。佈置既定，由典禮局局長引導，大使入禮堂，向主席一鞠躬，至堂中再鞠躬，至主席前又鞠躬，主席一一答禮。大使立定，開始致頌詞既畢，譯員走出行列，向主席譯漢文。譯畢，大使進前呈遞國書，主席收受，轉交外交部長後，即朗誦答詞，由外交部譯員出列翻譯。既畢，主席與大使握手交談，翻譯員傳

話。主席最先詢問義大利國大君主健康，寒暄片刻，大使即引見隨來之館員，主席一一與之握手。主席再與大使握手，大使立正向主席一鞠躬，步步後退，再鞠躬，至堂中又鞠躬，主席一一答禮。大使偕館員退出禮堂入接待室，外交部長、文官長、參軍長同時入，與大使歡談。參軍長俟與宴各員到齊時，入啟主席蒞臨會客室，邀大使並行至宴會室，與宴各員隨同依次入座。宴畢，由典禮局局長請主席與大使暨與宴各員至廊前攝影，復至會客室用茶煙，主席首先與大使握手告別，退回辦公室。大使告辭時，外交部長送至會客室門首，文官長、參軍長送至階下，典禮局科長及外交部交際科長送至大堂門上車，其派赴使館之迎送員，仍分乘禮車陪送至大使行館。

大使回館後，主席曾派參軍長持主席名片，代表前往答拜。

呈遞國書典禮中，主席答詞及義大使頌詞如下：

「主席閣下：本使奉本國君主欽命爲駐紮中華民國特命全權大使，以繼漢斯嘎萊黎公使之任。茲親貴國書，恭呈貴大主席之前，無任榮幸。古時其他人類，草莽未闢，我東西兩大文化已燦然照耀寰宇，圖兩洲之溝通，今日由黑海越崇山之歐亞通路，吾人稱爲『幾乃亞人之大道』者，在世界史上，堪爲義人致力聯絡東西之明證，本使今日以義國第一任駐華大使資格履新，亦卽以此，殊足自豪。此項使命與義大利國政府一切設施同一旨趣，鑒於既往，規劃未來者也。義國在一偉大首領指導之下，經過精神改革而復興，適值貴國諸英彥有同樣運動及同樣印象，集中致力於新中國之建設，故貴我兩國之合作，在史蹟中漸有共同相關之發展，本使深信大中華民國政府，必能重視義國對華政策之友善，蓋其政策，既非偏私，亦別無作用也。本使行使職務，深盼能邀貴大主席之優遇及其協助，並願當今領導中國以向光榮前途之賢哲諸公，共予匡襄，是所企盼。」

主席答詞：「大使閣下：本日貴大使奉貴國大君主之命，親遞到任國書，及前任漢斯嘎萊黎公使辭任國書，本主席接受之餘，無任愉快。頃承表示貴國政府對華友善政策，尤爲欣慰。國民政府對於義國，亦必具同樣之睦誼。貴國人民以勇敢堅毅之精神，溝通東西兩大文化，數百年前，已使兩國人民彼此有景仰之意，當今貴國在英明領袖

指導之下，經過精神改革而復興，吾人對於新中國之建設，適有同樣之努力，中義兩國之合作，定將共濟於光明昌盛之途。閣下以義國第一任大使駐節是邦，本主席特表歡迎，並當負其協助，俾閣下偉大使命得以完成。」

下午四時，行政院汪院長、僑外交部交際科科长林桐實，及翻譯員王遂徵，乘汽車赴石鼓路鐵管巷羅亞谷諾大使寓所回拜。羅使率隨員親出迎接，延入會客室內略談，汪院長即辭出，四時半，國民政府參軍長呂超偕典禮局科长劉迺蕃持主席名片，代表前往大使寓所答拜，羅使等亦親出迎入客室，相坐稍談，呂參軍長等即辭出返府。

晚八時，行政院汪院長在外交部大禮堂設筵，歡宴義大使夫婦及其隨員，到羅亞谷諾大使夫婦，及一等秘書噶巴仙、秘書齊大廷侯爵、航空武官德來谷、海軍武官斯谷納，暨各院部會長官、外交部各司長、參事、秘書等，席間盍觥交錯，極爲歡洽，至十時許始盡歡而散。（註一）

日本廣田外相稱日本不致於發動戰爭。

日本外相廣田弘毅二十五日在日本眾議院答覆蘆田均氏之外交質問時謂：各國均費莫大之費用，努力擴張軍備，勿論日本在國際關係之大局上，採取和平方針，而其根本問題仍應充實軍備。並謂「在余在職期中，戰爭一事斷無發生之理。」（註二）

福建省各縣分區設署，長樂等十縣先行完成。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之「剿匪省份各縣分區設署辦法大綱」，行政院於本月十五日曾予通過，並分行各主管部知照。本日閩省各縣分區設署經省府擬定三期完成，先擇財政較裕、交通較便之長樂、閩侯、建甌等十縣，經由省府分電各該縣及各該區專員，飭將各該縣轄境、面積地形、戶口交通、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二十五、二十六日

七六

經濟狀況、人民習慣、地方公款數目等繪製圖表，詳覆彙核。（註三）

註一：南京「中央日報」，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註二：上海「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註三：南京「中央日報」，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二十六日 中央古物保管會將設機關保管西北古物。

中央古物保管會決在西安設一辦事處，統轄陝、甘、青、寧、新五省。謂豫陝各地盜墓掘物之風甚熾，如再不嚴予制裁，我國地下古物勢將喪失無餘。並謂對此類案件應從嚴辦理，以保護珍貴文化遺產。（註一）

蔣委員長電令川中剿共將領，必須身臨行間，以免坐失戎機。

自黔軍第二十五軍副軍長侯之擔因剿共不力，被蔣委員長電令行營參謀團撤職看管以後，剿匪將士精神爲之一振。川省主席劉湘前曾電呈，請將已被免職之羅澤洲准其帶罪立功，以觀後效，刻已照准。羅得令之後，當由資中趕赴儀隴鳳儀場，整頓所部，以備出擊；又南岸剿匪軍第一路指揮廖澤，原係二十一軍模範師三旅旅長兼副師長職，此次奉命援黔，在松坎九龍山溝一帶作戰不力，損失不小，劉湘大爲震怒，已將其第一路指揮及副師長職撤去，准其以旅長職戴罪圖功。因劉氏賞罰嚴明，故軍事上之進展頗爲有力。在此同時，蔣委員長亦電令川剿匪將領，必須身臨行間，以免坐失戎機。原文云：

（銜略）查赤匪行動飄忽異常，我軍剿匪作戰，處置貴在神速。各帶兵長官必須身臨行間，方能應付機宜。近人常謂剿匪戰略，前方反指揮後方，確係洞見癥結之論。乃查川中各將領，每每安處後方，前方責任委諸部屬，而所屬將校亦相習成風，層層委託。以致平時則廢弛軍紀，有事則坐失戎機，興言及此，良堪浩歎。嗣後各軍事長官

務須恪遵上級命令，常駐指定地點，非經長官核准不得擅離；倘有仍前玩忽，或因之失地喪師者，定按抗命辱職各罪，分別嚴懲，決不姑寬。希轉飭所屬，一體凜遵。蔣中正啓（二十六）。（註二）

劉湘電令各軍追剿中共軍朱毛殘部。

四川剿匪軍總司令劉湘本日電令南岸援黔剿匪部隊指揮官郭勳祺等，跟踪窮追中共軍朱、毛殘部，期將共軍消滅於黔北一隅。朱毛殘部刻在習水仁懷境內，圖向土城方面逃竄。（註三）

胡適北返抵滬。

北京大學文學院長胡適本日返滬。據稱在桂省共停留了十餘日，演講十二次，所到各地甚為愉快。對於粵省則表示不多談；但說粵省當局雖有誤會，青年則沒有誤會。（註四）

註一：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註二：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七日。

註三：上海「申報」，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註四：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二十七日 蔣委員長通令各省，中共殘部尚未肅清地區，禁止外人及商旅往來。

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本日通令剿共各省，嗣後凡各境內尚有殘共未全肅清之地區，任何外國游歷人士或本國商旅，均一概禁止往來，以保安全。

國際記者團由贛返京。

國際記者訪問團前赴江西剿共收復區各縣訪問後，於本日返抵南京。（註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二十六、二十七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二十七、二十八日

七八

註一：上海「申報」，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註二：同前註。

二十八日 國民政府派李駿為議訂中秘友好通商航海條約全權代表。

國民政府本日令派駐秘魯公使李駿，擔任議訂中秘友好通商航海條約之全權代表。（註一）

財政部報告已廢除苛捐雜稅二千六百餘種。

財政部賦稅司長高秉坊本日本在該部總理紀念週上報告稱：據各省呈報廢除苛捐雜稅之種類已達二千六百餘種，計二千八百餘萬元。（註二）

蘇俄人民會議主席莫洛托夫演說國際關係，謂對華無侵略新疆之事。

蘇俄人民會議主席莫洛托夫本日本在蘇維埃聯邦第七屆代表大會演說國際關係時，評論蘇俄與中國之邦交云：

「予於新疆『蘇維埃化』之惡意造謠，願再稍稍論及。此項反蘇聯謠言，顯由日本造出，而日本對華政策固已夫人皆知，決非傳播流言所能掩蓋者。予以蘇聯對華之實際政策必須鄭重指明：奪取外國領土之政策，與蘇聯絕不適合。蘇聯對於中國各部（新疆在內）之獨立與不可侵犯，為無條件的擁護者。」（註三）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令第一六五一號）。

註二：上海「申報」，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九日。

註三：同註二，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三十日。



二十九日 蔣委員長對日本發表「敵乎？友乎？」一文，檢討中日關係。

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爲忠告日本，命軍委會侍從室第二處主任陳布雷撰「敵乎？友乎？」一文，檢討中日關係；以徐道鄰之名義發表於南京「外交評論」第三卷第十一、二期合刊上。（註一）

此文之作，蓋欲暗示日本以中國決不可屈服，日本決不可不認識東亞安危之至計。爲日本徬徨無主之國論闢一新視野，而痛斥其野心軍閥之無知，即或未能打消其侵略之妄念，亦冀稍緩其凌厲之氣勢也。既發表後，各報競相轉載，日本之報紙雜誌，亦均紛紛轉譯，頗引起一時之注意。事後日本方面亦漸有疑此文爲當局所授意者，然皆將信將疑，但至少與彼邦主張急進之少壯軍閥以一打擊。（註二）

「敵乎？友乎？」

——中日關係的檢討

一、引言——中日間的僵局

世上論述中日問題論文已經很多，就是中日兩國政治家及學者所發表的意見，不論專門的或一般的也已經不少。但我敢斷言一句，兩國公私各方對於中日問題的見解，真能從國家終極的利害上打算，不爲感情或意氣所驅使，或一時錯誤所蒙蔽的，實在太少；我們至少可以說，對於問題正面的認識實在太不夠。國際間許多悲劇，都是起因於一時毫厘之差，致釀成萬劫不復之禍。爲打開中日兩國徬徨的僵局，免使愈走愈趨絕路，也爲確保東亞和平，消弭世界戰機起見，對於中日問題實在有作一番忠實的檢討，無避忌、無隱諱的下一番坦白的批判之必要。

我不是一個研究國際政治的專家，本文之作完全在根據常識和事實，而作一種純客觀的真實事理的指陳，以供中日雙方的反省。凡是一般政治學者所已經論到的，我無須贅言，但一般所忽略或有所避忌而不言的，此文將傾量盡述而無所隱飾，知我！罪我！聽諸讀者。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二十九日

首先我敢說，一般有理解的中國人，都知道日本人終究不能作我們的敵人，我們中國亦究竟須有與日本攜手之必要。這是就世界大勢和中日兩國的過去、現在與將來（如果不是同歸於盡的話）澈底打算的結論，我想日本人士中間懷抱同樣的見解的，當亦不在少數。但至今為止，不但沒有打開僵局，以更新兩國關係的徵象，而且也找不到一點曙光，只是苟且遷延，得過且過，任其自然變化。人類已進步到了二十世紀，還不能直認事實，而卻是遮遮掩掩的缺乏勇氣與真誠，真令人大惑不解。

二、就中國立場說明僵局延長之利害

就中國方面說，現在支配中國政治的是中國國民黨。國民黨應該崇信中山先生的遺教，是沒有疑義的。中山先生曾經說：「如果東亞沒有日本，中國早已被人瓜分或共管了。」他又說：「從日本動員之日起，開到中國攻擊之日為止，最多不過十天，中國假若和日本絕交，日本在十天以內，便可以亡中國。」（民族主義第五講）其他證明中日兩國輔車相依，合則兩利、敵則兩敗的話，散見於各種講演文件的還很多。本來從世界大勢來看，如果中國從遠大的將來著想，中日兩國便應該相互提携，而沒有交惡到底的理由。現在雖然有許多國民，激於當前的仇恨，頗有願與日本偕亡的氣概，但中國國民黨的當局，既然自任以全國安危之重，便應該從大處著想，堂堂正正的有忠於國家利害的打算。我們固然知道中日問題，主動完全在日本，當日本無意緩和時，中國無法單獨緩和。但依目前所標榜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實在只足以表示當局的無辦法。現在更有一類人，懸想到俄日或美日開戰時，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時，中國將何以自處？因而有主張中國應絕對不參加戰爭，且實行嚴守中立的。殊不知戰端一啟，中國決沒有守住中立到底的可能，最可能的立場，大約將不積極的站在那一方面，而是反對那一方面，或者可以說有那一面強迫我們或被壞我們中立的時候，我們便不恤犧牲的反抗他。但這樣仍然是與加入戰團無異，這樣不能保持中立而處於被逼參加的被動地位，於中國並沒有何種的利益，而且必陷於最悲慘的絕境。所以我說與其說嚴守中立的話，還不如說是準備犧牲參加戰爭，若要說是站在那一方來參戰，毋寧說是反抗那一方而之為當。因此可知中國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守住中立，或希望從中取巧，得到什麼利益，就無異於癡人說夢。我以為目前中國，只有盡力消弭戰機，纔是唯一可採之路。而欲消弭戰機，至少須將足為引起戰機原因之一的中日問題，求得

一個解決。中日問題解決了，世界局勢將爲之一變，俄美與日本間之戰爭或者可以不發生。即使還有俄日或美日戰爭，在中國也可以有清清楚楚的立場，自由應付，而不受絲毫的牽掣。所以無論由中山先生的遺教及國家永久利害上著想，或是因應現在國際間局勢著想，中國方面斷乎不應聽任中日僵局無期延長下去，而不謀解決之道。

三、爲日本打算說明僵局延長之利害

再從日本方面說，自九一八以至於現在，自內田以至於廣田，自從侵佔東北四省，其後退出聯盟，乃至去年四月十七日強硬的聲明，以迄於最近，雖然中間一再有「增進及維持東亞和平」之口頭的標榜，但所作所爲，無不是增重東亞和平的危機，而且積極遂行其對華強硬之政策，始終沒有改變的跡象。我們固然知道日本既然在三年以前向中國向世界投下如此驚人的一顆炸彈，現在已欲罷不能的在某種理想之下，逕行直遂的走去，彼國的政治及軍部，自有其對世界、對中國的打算，或者其自身的計畫已很周詳。但我們局外靜觀，至少就日本對中國所取策略而言，可以直言，日本的打算並不是算無遺策。論到日本對中國關係，我們必須將其對俄、對美（與對英）之錯綜關係連帶並論。蓋在一方面，因爲日本欲遂行其大陸政策，與獨霸太平洋的理想，打倒勁敵，混一東亞，所以引起俄、美的嫉視；在另一方面，日本當局所持以欺騙其國民者，謂如不取得滿蒙，無以解除日本國防安全上威脅，換言之，就是日本爲對俄、對美備戰，所以必須經略滿蒙。我們現在也以純客觀的態度替日本打算一下，國際上無論在戰略政略上說，正面以外，當然應該算到側面和背面，側背方面如其有了對敵，這對敵的兵力如果運用得法，就可以當得過正面二倍、三倍甚至十倍以上之效力，這是世上無論任何政略家或戰略家所了然無疑的。現在日本如欲東向美國啟釁，中國即在其背面，如欲北向蘇俄開戰，中國即在其側面。所以日本如欲對美、對俄備戰，如不消弭側背方面的顧慮，豈但沒有制勝的把握，直無開戰的可能。但消弭側背方面顧慮的方法，本來也有兩途：一種是以力量絕對控制住這個鄰國，使無能爲患；一種是與這個處在側背方面的鄰國結成協調關係。現在日本人既不從協調方面與中國提携，則日本的打算，顯然是採取以強力控制中國的辦法。然日本能否絕對達到控制中國的目的呢？而且以我們所見，中日兩國既已交惡到這般田地，只控制中國也還不是辦法，而必須在對美或對俄開戰以前澈底滅亡了中國。若日本不能如孫中山先生所說，十天以內滅亡了中國，則日本地位甚爲危險，因日本滅亡中國的時間，如要用三

個月、十個月或半年的期間，則美或俄必不能坐待日本之從容對付中國，而將迫日本以速戰。然而我們就事實觀察，日本佔領東北已有三年之久，不但東北義勇軍尚不能消滅，而瀋陽一縣的民間槍械，何嘗能如期繳清？由此事實推斷，日本畢竟能否在最短期間，如十天以內，澈底的控制中國甚至滅亡中國呢？至於中山先生何以明言日本在十天內可以亡中國？要知中山先生之言，是看破日本早具有十天內佔領中國要地之野心與其可能，故特加重其詞，以警惕國人，彼亦何嘗不明知日本只能於十天之內佔領中國重要交通地區，而不能消滅中國四千五百萬方里之土地，與四億八千萬之人民！吾人既明此意，則可就種種之事實與情勢上觀察，日本有無澈底控制中國或滅亡中國之可能？

(一) 就控制中國來說——日本當然要先以海軍力量封鎖中國的海岸，但中國現在尚處於殖民地地位，歐美各國對中國有錯綜的政治、經濟的關係，尤其是英國的關係為更切，豈止關涉一二國的利害而已。日本如欲如此做去，將不止與中國為敵，不止與俄美為敵，而且強迫英國以及全世界作敵人。控制中國海岸本來為對俄或對美作戰之便利，但在主戰沒有開始以前，便擴大敵對範圍到全世界，是否為有利之戰略？這是對海上說。

(二) 在陸上方面——我們可信日本所積極打算中者，即為造成第二、第三的「滿洲國」，亦即一般所傳，將擴大侵佔範圍，以造成所謂「華北國」或「蒙古國」，但此是否為日本力量所容許呢？先就經濟方面來說，日本自出兵滿洲以至造成「偽國」以來，所支出的軍費有多少的數額？這是世人所共知的；其國內財政上赤字數額的繼續增高，也是世人所共知的。現在如擴大侵佔範圍，須知經略華北決不如強佔東三省時可以垂手而得，一則當時事起無備，二則華北之民氣、民力與人民知識程度，又與東三省久處日本勢力之下，精神上早受影響者不同。日本如真欲在華北或蒙古造成其意想中之第二、第三的傀儡組織，所消耗的兵力與支出的費用，視前必以倍計。而如內蒙一帶，遍野荒涼，既鮮生產毫無收入可言，強欲經略，倍多耗費，此就其直接經濟影響而言。在間接影響說，日本如必須欲更進一步擴大侵略範圍，中國國民的抵貨運動，將非任何力量所能抑制，彼時日本在華是否尚有商業或其他產業可以立足，也就不難想像。再就軍事及所需兵力而言，先以「滿洲國」為例，日本駐在「滿洲國」的軍隊，表面上說是五個師團，實際我們知道在十萬人以上。有十萬以上軍隊，至今尚不能確保所謂「滿洲國」境內的治安，而時時要受義勇軍的威脅，然則日本如再欲造成與「滿洲國」同樣的第二、第三偽組織，至少也須派出二十萬陸軍，

纔能對付得過。日本常備兵額總計十七個師團，全數調來尚且不敷，國內與朝鮮治安的維持鎮懾，也還需相當的兵力，至此勢必徵調及於預備役及後備役，如此則日本就是與中國正式作戰。與中國正式作戰就不是我上面說過，僅僅控制中國北部的範圍以內的事，這樣他就要以支戰場作爲主戰場，就要完全拋棄他的主目的敵。日本如出此下策，就不啻自取敗亡。此種有意義的犧牲，將非中國之所畏，且無寧爲中國之所樂受而不辭。

(三) 日本如以任何理由對中國正式用兵，中國的武力比不上日本，必將大受犧牲，這是中國人所不容諱言。但日本的困難，亦即在於此，中國正唯因爲沒有力量，即是其不可輕侮的力量所在。戰爭開始，在勢力相等的國家，以決戰爲戰事的終結，但在兵力絕對不相等的國家，如日本同中國作戰，即無所謂正式的決戰，非至日本能佔盡中國每一方里之土地，澈底消滅中國之時，不能作爲戰事的終結。兩國開戰之際，本以佔領政治中心爲要著，但在對中國作戰，如以武力佔領了首都，制不了中國的死命（因中國尚在革命未成時期，俟下面再詳論之）。日本至多也不過能佔領到中國若干交通便利的都市與重要的海港，決不能佔盡四千五百萬平方里中國全土。中國重要都市與海港全被佔領時，在中國誠然將陷於極度的困苦與犧牲，然日本亦何嘗能澈底消滅中國之存在？即就東北四省被佔爲例，在中國國家喪失此重要之領土，當然爲一極嚴重之損失，但以革命期內的國民政府的性質視之，一時的得喪幾無關係，且無寧謂塞翁失馬。蓋吾人曾聽到中國國民黨當局說：「收復東北，革命黨當然應負其責任，但失去東北，革命黨不負其責任。」作者不是國民黨黨員，對於此話，不欲斷言其是否爲國民黨自圓其說。事實上東北在九一八以前，僅名義上歸屬於國民政府，而軍權、政權、財權儼然獨立，至少可說非革命勢力範圍以內之地。不過從前是有名無實，而今則並喪其名，但表面雖屬淪亡，實際自東北被佔以來，東北軍隊反得因此而完全統一於中央，東北人心亦澈底認識民族主義的意義，精神上更密切歸屬於統一的中國之下。就此一段的證明，可以知道日本若以繼續侵略蹙削中國疆土爲得計，其結果不過使中國踵行放棄歐洲、退保亞陸時的土耳其的先例，縮短戰線，出死力以爭生存。彼時兩個人民的生命犧牲，慘烈不堪預想，但兵連禍結，日本畢竟能否達到澈底消滅中國的目的呢？由於上面幾點，可見日本無論爲對俄、對美備戰，或爲遂行其五十年前傳統的大陸政策，而出於武力壓迫中國或侵略中國之計，在日本立場上，決然爲犧牲極大而毫無把握的企圖。換言之，不論掣制中國，或消滅中國，皆爲

不可能。至於國際上側面而視，以及日本內在的危機，我此文已不用贅說。日本國內現在也有不少有識之士，十分憂慮日本之將來的。但以我所見，日本實在沒有非孤行到底不可的理由，如果撇開成見，認清事實要改弦更張，那就回頭是岸。

國際上大錯的鑄成，有主因也有副因，往往不止一方有錯誤，而必是雙方均有其錯誤。我們綜觀自九一八前後以迄於今，不論中國方面，或日本方面，均有其對大勢及對彼我認識之錯誤，以及措置上的錯誤。這些錯誤有已成過去的，有繼續仍循著錯誤而還不斷製造新錯誤的。本文既欲忠實的檢討中日關係，當然應將兩方所有的錯誤，一一指出，而後可定應採取的解決途徑。

四、中國方面之錯誤與失計

中國方面對於造成此巨大事變，雖然不能與日本負同樣的責任，但回溯九一八前後以至今日，造成如此難解的僵局，中國實不能說一無認識上或舉措上的錯誤。這種錯誤有屬於政府的，有屬於民眾的，有政府與民間所應共認錯誤的。現在概要如下：

(一) 失卻時機的錯誤——當民國十九年以前，我們也曾聽得國民政府有解決商租權問題的傾向。彼時日本還沒有簽認關約，一切懸案尚在待決的時期，後來聽說因為國民政府內部意見的不一致，把商租權問題擱起。本來日本對國民革命，疑阻百端，中國國民黨引不起對日的好感，是無怪其然的。但國際之間，友敵何嘗有一定刻板的標準，苟利於國，應屏絕嫌怨而為之。可惜當局無此勇氣，坐失良機，否則彼時日本軍人派尚未抬頭，政黨威望也未減低，兩國關係或可藉此好轉，九一八事件的誘因，亦或可不致發生。及至九一八事變既起，彼時中國輿情昂奮異常，但也有一部分人燭及危機，主張相機及早解決。例如胡適之先生等即有不惜依據日本所提五項原則，毅然直接交涉的主張。當局終於遲迴卻顧，堅持不撤兵、不交涉之原則，致使日本緩和派不能抬頭，軍人氣勢日張，問題愈陷僵化。就是瀋陽陷落尚未侵入關內的時候，也還有使日本止於錦州以徐圖轉換局勢的可能，可惜步步錯過，以造成此後不可收拾的局面。這不能不說當局沒有決心及不負責任之所致。

(二) 不徹底實行革命方略的錯誤——上面這一段話，或者有人以為事後論人，失之太苛，中國對日仇恨，造

因既遠，深刻普遍；再加以如此突然的重大刺激，當局縱欲委屈謀國，何能抑制人民的反感，而免內部之不安？殊不知我們所言，乃以責望於革命救國自任的中國國民黨。所謂革命外交之不同於通常外交者，即在不被動而能自動，不固執而能因應，應剛則剛，應柔則柔，能伸則伸，當屈則屈，完全以變動不居的方略，來實現不可變易的目的。史例具在，豈不聞列寧力排眾意，與德國言和的往事。乃左支右絀，陷於既不能強，又不能弱的地位。我們反顧九一八以來的經過，縱不言當局無挽回危局之意，要不能不認為缺少當機立斷的勇氣。於此吾人愈益追思國家當艱危之際，尤需有偉大之政治家，今中國國民黨當局既缺真誠，復乏智勇，結果自陷於進退不能的僵局，雖不謂為負國負民，亦何可得！

（三）判斷對方的錯誤——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中國國民對於日本情形之判斷，謬誤不止一端。當時一般見解，以為中國兵力雖不如人，而抵貨運動，即可為代用之武器，所以對日萬不能妥協，只要抵貨運動支持一年半載，日本國內必大起經濟及政治上的騷擾，雖欲不放棄東北而不可得。殊不知中國欲自固抵貨運動的陣線，已將費甚大之力量，受很深的痛苦，而同時又沒有看清楚日本支持能力的久暫，以及其軍國主義支配下的國民心理，這是一種很大的錯誤。再則中國在九一八以後，還以為日本雖肇此巨禍，畢竟不能不顧慮國際的反感，也不能完全拋卻對國際條約的責任。而豈知日本這一個國家，為獨霸太平洋，混一東亞的野心所驅使，處心積慮，早已視國際條約為具文，而且認各種條約為束縛其野心發展的鎖鍊，本不能以守約、守信義的通常國家相看待。中國當時並且有一部分人以為侵佔東北祇是日本軍閥的主張，民間開明的輿論，必能抑制軍人猖狂。所以當時中國輿論，還紛紛揣度民政、政友兩黨勢力消長，以為因應之標準。豈知日本並非通常政黨國家或立憲國家，而為一種由特殊階級軍閥，把持一切的特殊國家。這種錯誤到後來日本脫退國際聯盟，及五一五大義白晝被刺以後，亦已完全證明，但在當時確甚流行。

（四）審察自力的錯誤——中國當時不但不知彼，實亦不知己，對於自身力量，不是誇張太過，就是信賴過甚，只判方敵人的缺點，無暇反省，亦無意承認自己的弱點。一般人民激於義憤，甚至自信短刀可以制飛機，單靠無近代配備的陸軍，可以參加現代的戰爭，高呼立戰，力促出兵，使當時政府解釋無從，因應不易。這種虛矯的呼

喊，暴露自身外強中乾的弱點，適以張日本軍人的氣勢，固可嘆惜。其實也不僅民間觀察錯誤，就是政府判斷彼我情形，也有矛盾錯誤的所在。當時軍事方面，在日本發動侵入熱河之時，過信東北軍隊爲有利用險要、相當抵禦的力量，以爲日本如不從他國內再運六師以上的兵力，決不敢侵入熱河。初不知東北駐守熱河之軍隊，精神實力，頹敗至此，這是審察自力的錯誤。

(五) 觀察第三者的錯誤——中國當時不但對彼我兩方缺乏真切的認識，即觀察第三者的實情，亦不能盡得其真相。當時中國自政府以至人民，總以爲國聯盟約具在，日本爲聯盟之一，如其悍然不顧，聯盟必能依照約章，實施經濟的制裁。同時又以爲英美或其他國家，如友誼的斡旋無效，亦必能爲保障盟約尊嚴，或保障世界和平，起而作有力之干涉。不知英美諸國各方有本身之困難，蘇俄亦正埋頭作外交、內政之準備，顯然不能有積極的行動。世界經濟凋敝之秋，各國愈惴惴於和平之破裂，日本愈無顧忌。其後英美諸國之干涉固然不見事實，而國聯除幾次決議以外無表示，除所謂道義同情以外，亦更無力量。當時這種判斷的錯誤，三年後的今日，也已證明。

(六) 內部凌亂的錯誤——中國方面彼時一方面既以虛矯不能自掩其弱點，同時復不能固守外交之秘密，往往政府尚未決策，民間已自喧騰，一舉一動，世界咸得窺見其隱微。實力上頃刻之間不能強，而體面上又種種牽制不能弱，中國愈表示其虛矯，日本軍閥氣勢愈盛。中國對於日本之著著逼進，既恥辱又憤恨，自祇有訴於世界的公道，而日本的當局，遂以中國信賴聯盟及期望英美的事實，向日本國民高呼「中國襲用以夷制夷的政策」，以刺激日本國民的感情，使開明派的主張愈見沒落，而事變擴大更無止境。其時中國內部，當局與人民不一致，人民各派間不能一致，中國國民黨與黨外不能一致，甚而至於中國國民黨內部，更於此時因外交主張而顯現分裂，因之內亂與外患益見嚴重，吾人回溯往事，真覺不忍畢言。

(七) 感情用事的錯誤——以上所舉認識上及判斷上、措施上種種錯誤，有許多已成過去，也還有一部份沿襲未改。關於造成過去局勢的諸種錯誤，已無須追求，所重祇在自今以後能否不再沿襲從前觀事不審、決謀不勇的錯誤。吾人默察國內，此事亦祇能作爲一種期望，而目前尚難爲肯定。作者上文已明言中日僵局必須打開，吾人明知中日問題主動完全在日本，打開僵局的第一步，必先日本有覺悟之誠意與放棄侵佔的表示，但日本如果表示欲開始

交涉時，中國方面恐尚有不能贊成直接談判者。中國受此空前的屈辱與侵侮，感情之激張自是意中之事，但我人認為「同歸於盡」的辦法，決不是辦法。日本如橫行到底，中國自然應該出死力以謀掙扎，凡在國民誰不同感？但「死中求生」畢竟是最後無其他辦法時的辦法，如果能從「生裏求生」，總應該抑感情以重理智，為國家民族計及於久遠。此一觀念如不解放，恐中日僵局亦尙留多少障礙不能澈底打開。長此以往，一味的因循僵持，終非國家民族之福。

五、日本方面的錯誤 直接的對中國認識之錯誤

論到造成事變以迄今日不能打開僵局的原因，日本方面的錯誤較之中國方面的錯誤當然更多。日本方面首先對中國的認識陷於根本上的錯誤。基於此種根本錯誤的認識，而下判斷作打算，於是有種種計慮上的錯誤。現在且先說日本對中國認識之錯誤：

(一) 對中國日前國情認識的錯誤……我前文曾說日本沒有方法消滅中國的存在，其最重要的理由，即中國現在方在革命期間，在革命未成期間的國家，與通常已有強固而確定的組織的國家完全不同。日本人以通常國家視方在革命中的中國，與中國人以通常國家視軍權支配下特殊的日本，其錯誤正復相等。在通常已有固定組織的國家，誰都知道其要素為「土地、人民與主權『或政府』」，但近世革命的史例，已昭示我們在革命期中的國家與通常國家完全不同，其要素則為「主義、領袖與羣眾」。這三個要素：論羣眾則中國有廣大的人口，而因外侮的緊迫造成了許多民族意識堅強的愛國之士；論主義，則中國近七、八年來，三民主義畢竟已成爲舉國一致的國是，中國人容有不滿意於國民黨當局之措施，但絕少有反對三民主義者，中國的智識階級現在已公認唯有鞭策國民黨努力自愛，中國始可以對外，而自九一八以來，在事實上中國已造成了一個可以提挈全國國民的黨及其事實上的領袖。所以只要主義普遍深入，領袖健全存在，羣眾一致擁護，一時政府的成敗或土地的得失，轉成爲次要問題。中國國民政府現在本自命爲臨時革命政府，而非革命完成後的政府，所以我上文說，佔領了中國首都不能制中國的死命，如果不能消滅他的領袖之所在，即中國政府與國力中心之所在。日本人以爲軍事行動繼續進行，國土日蹙，中國便不能生存，豈知革命期中之國家，不可以尋常國家相視。中國國民黨當鼓勵國民：「已失之東北四省應該爲一九二〇年以

前俄國之西北利亞」，我不是黨員，對此語不願下判斷，但中國尚為革命期中之國家，則為不爭之事實。由此以言，如領袖依然存在的時候，日本人決沒有澈底消滅中國的把握。只可惜日本的中國通，對於中國事情，平時一切調查觀察異常精密周到，而獨忽略此重要之一著。

(二) 對中國歷史時代認識的錯誤！

日本人自命能通中國的歷史，以為漢族為主的中國，在六百餘年前可亡於蒙古人，在三百餘年前亡於滿洲人，何嘗不可於今日亡於日本人之統治，此又為一種觀察之錯誤。因在宋或明末時代，中國人民除少數儒者外，幾直不知有更易朝代，或少數民族入主中國的一回事。但在二十餘年前推翻滿清的時候，則不僅革命先覺起而奔走，也有多數民眾參加其間。滿清統治的推翻，是同盟會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四句口號所號召，辛亥革命在中國歷史上顯一顯明的時期，與從前易姓改代截然不同。自此以後，至少人民已了解民族主義的意義，至於今日全國在學的大、中、小學生一千二百萬是具有深固的民族意識的，加以前清以來，凡是識字的成年國民，以總人口百分之十計算，也有四千八百萬人皆知道亡國是怎麼一回事。就以日本吞併臺灣、朝鮮為例，在三四十年前，或者中國多數國民尚不知臺灣、朝鮮與中國有怎樣關係，因而不感痛癢的。在今日有許多地方，即在田夫野老，也知道東北四省被佔的事實，這不是任何力量，這是時代變遷的結果。即使以六千萬人來說，其數量也已與日本總人口數相近，日本的武力雖強，終不能除盡此六千萬具有充分民族意識的國民，而使全中國帖然服從日本作順民。所以拿宋、明亡國史例來推斷今日之中國，實又是一種錯誤。再則日本人觀察中國歷史，往往祇從廢的方面去找中國的缺點，而不從好的方面去研究中國民族的特性。中國歷代以來所以能屢蹶屢興，不受制於外族，就因為中國有見危授命的民族精神和累世相傳的所謂天地間之正氣。這種精神和正氣，在危亡末運之際，常藉忠臣志士可歌可泣的行為來表現，而歷代師儒遺民著書倡導，播之歌謠戲劇，成為中國主要的社會教育。這一種遞相傳授的教育，根基異常深厚，幾乎中國人的血液中先天就多少帶些這種教育影響的。即如近代中國的主要人物中，也還有常常引用諸葛武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觀。」以及「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等說法，作為砥礪志節的格言。所以日本人不應該祇看見宋、明亡國時的情形，而不看見元末、清末中國民族再起時的情形。不應該祇看見宋朝的秦檜、張邦昌，而不看見岳武穆與文文山。不應該祇看見明末

的洪承疇、吳三桂，而不看見史可法、鄭成功。到了近二十年民國時代，日本一般後起的中國通，更不應祇看見袁世凱等帝制自私的軍閥行徑，而忽視了孫中山先生等革命救國的犧牲精神。要知道這種精神和正氣，向來瀰漫於中國民族之間，更加以近代民族主義的灌輸，使這種精神更有所寄託而為更大的發揮。所以觀察中國民族，決不能以少數無恥軍閥官僚作代表，而以爲一概可以威脅利誘的這一層意義。在日本新進的「中國通」實在太不瞭解，但日本現存的老師宿儒中間，還不少通曉東洋史實，瞭解中國民族的老輩，倘以此義和實，一定許作者之言爲不謬。

(三) 對中國國民黨觀察的錯誤——日本方面還有兩種錯誤的見解：其一以爲中國國民黨是發動排日勢力的中心，其二以爲非打倒中國國民黨則中日問題無法解決，日本不能安枕。這又是根本的錯誤。我在本文開始時已說明：在中國講明中日兩國唇齒相依的道理，要算國民黨總理 孫中山先生爲最徹底。依理而論，日本在中國國民黨革命發展之時機，正是清算兩國過去不快之關係，而澈底更新國交的絕好機會。在民國十六年以後的國民黨，明白放棄容共政策，尤其沒有使日本害怕的理由。吾人從國民黨歷史及其人物之分析而觀，實在看不出有排日成分之存在。平心而論，一個擁有百萬以上黨員的黨，其黨內各個份子行動之不能絕對一致，恐怕在世界各國皆然，作於中日感情之惡化，國民黨員與一般國民懷抱同樣對日怨望之心理，當然不免。但國民黨的幹部人員自 孫中山先生以下，與日本公私各方有友誼交往與智識交換的不乏少數，所以在中國言能理解東亞存亡關鍵，能理解日本並能理解中日應平等提携而不該交惡以兩敗的，國民黨向來的理論是比較清楚的。即以近事而論，日本試一翻閱一九三一年以前的對華輸出貿易額，並檢取一九三二年以後各年的對華貿易額，而視其消長之數，即可見日本對華貿易數量顯出逐漸恢復的趨勢（日貨輸華的數目，僅從海關統計，不能完全表現），即爲國民黨當局不願兩國關係更趨緊張的政策之反映。中國現在正有一部分國民對國民黨此種緩和政策，深致其不滿。余敢言國民政府如放任人民排日，兩國關係益見緊張，固不待言，而日本在經濟上之損失，必將不可以計數。所以日本如認國民黨爲策動排日中心，斷然爲一種錯誤。因此中國國民對日感情之惡化，一步一步都是日本自己所造成，決非國民黨宣傳鼓勵之所能致。若謂日本不自動改善對中國之政策，而祇以排除國民黨爲消弭反日氣勢之手段，則我敢代表非中國國民黨員之一般國民，直認日本此種觀察爲謬誤。日本近來的用意，不知真如其表面所云爲消除排日而要打倒國民黨呢？抑或認定國

民黨爲使日本不能絕對支配中國之障礙而要打倒國民黨呢？無論由何種方面說中，國民黨在此十年以內，是沒有一種力量所能推翻的。試看在九一八以前，中國國內還不少有反對國民黨與蔣氏的呼聲，而自日本侵佔東北以後，外侮日深，國民黨之根基反愈見鞏固，至今反對國民黨與蔣氏之言論行動轉見其減少；國民黨內部之支離破裂雖依然深刻，而國民則因日本傾力欲打擊國民黨，反從而表示其同情與愛護。這豈不是一個極顯明的例證！且中國國民黨之能存在於中國，自有其必然的理由，換言之，其存在的根據不全在於其本身，而無寧謂寄於客觀之形勢。國民黨內部之一盤散沙，無可爲諱，其組織與精神違反近代式的地方也很多，甚至於各爭意氣，自相殘害，即其內在的矛盾，實屬不勝枚舉。但外人欲以皮相之觀察而斷定其命運，則爲不切於事理。試觀民國二年以來，北方軍閥迭次假助外國最強的力量以謀消滅國民黨者，無所不至，而每次壓迫的結果，轉使國民黨的勢力益見擴張。雖以最陰險的第三國際共產黨，亦不能達到消滅國民黨的目的。民國十五年三月以後，蘇俄鮑羅廷且自謂沒有看清楚國民黨內有如此堅強的人格，至於今日，則更非任何外力所得而推翻。因國民黨今日所以能屹然存在，是依於三種的因素：一爲歷史的使命，有中國如此之歷史，即必然有中國國民黨。二爲時代的使命，在今日的世界與時代，就必然在中國有擔負時代使命的國民黨。三爲民眾的心理，因中國處於如此情況之下，民族意識就自然要求有一個領導中心的力量和組織。所以無論國民黨決不能推翻，即使推翻以後，中國也還必然的有領導民族對外的一種組織。無論國民黨的領袖不能消滅，即使消滅以後，也還必有第二、第三的或者更爲堅強有力的領袖繼之而興。由此推論，如日本尙有此種誤解，以爲祇須推倒中國國民黨或打擊其領袖而使之沒落，則中國即無對外之中心勢力，此實倒果爲因之論。即如日本人之意，中國國民黨的統治將不勝外力之壓迫而崩倒，然國民黨目前之困境，爲以一種革命的組織而正面當國家之難關，受了政治責任上的牽制與束縛，遂到處表露其竭蹶矛盾之態。一旦不居於政府地位，顧忌一空，行動自如，則其對外的力量必較居於政府地位時爲尤大。日本必能明悉窺伺於中國國民黨之後者爲何種勢力？此種勢力之抬頭與東亞將生如何之影響？且國民黨既居在野地位以後，其百餘萬黨員及所能支配之軍事力量，被迫而取不顧一切的手段，日本亦不難想像其結果爲如何？所以日本如真爲其本國利害著想，此種謬誤，應當要根本糾正。

(四) 對中國當代人物認識之錯誤——對於人物的觀察和分析能力之強，這是日本人所向西方人自豪的。但對於中國主要人物，吾人殊未見日本人能認識正確。即以日本外交時報等刊物屢次對於蔣氏之論評為例，在日本人的評論中，常以與中國過去人物如袁世凱、李鴻章等相提並論，這真是擬於不倫。袁世凱及李鴻章在中國歷史上有其各自的地位，此處不必加以討論，但蔣氏與袁、李所處的時代，至少相隔一世（在中國以三十年為一世），無論其出身不同，教育不同，環境不同，即其所處之時代尤絕對不同。袁、李兩氏是帝制時代或科舉時代出身的，蔣氏自幼年時代即已參加革命組織，以後三十餘年間，在人生可塑性最豐富的期間，始終不曾離開革命的事業。其教育、其思想可說一手由孫中山先生所陶鑄，其生涯始終沒有脫離過革命的環境。吾人不認世界有所謂超人，每個人都受時代環境的影響。蔣氏之為蔣氏，完全是在革命環境中成長出來，可說其血液、其腦筋中沒有一點前期帝制時代的意識習性之遺留。蔣氏與袁、李之間的距離，可說是一個近代民國與幾百年前專制國家間的距離一樣，是屬於完全不同之兩個時代、兩種型式的。今以蔣氏與袁、李兩氏並論，以袁、李的習性與識解來推斷蔣氏，真如中國古語所稱「老子與韓非同傳」一樣的滑稽。我所以斷言日本人對蔣氏實在沒有認識清楚，因為沒有認清時代與人物，遂欲以從前所施於帝制時代遺留人物的方法，施之於現在，而希望得到同樣的效果，這是不言而知其不可能的。我在此處且舉一例，我非中國國民黨黨員，當然不知國民黨的對外方略的內容與底蘊，但知國民黨之所謂對外的革命方略，是有其特殊一貫的策略的。當濟南事件以後，曾聞國民政府主席譚延闓責問當時的軍事統帥蔣介石：「既要死守濟南，何以撤退北伐主力之兵？若要放棄濟南，何以又留一團兵力來死守濟南城，而最後又命其退出？」蔣氏答稱：「這就是我們革命軍的戰略，第一當然要表示不屈服的革命精神，並且表示濟南是日本兵力強佔的，而不是中國自己放棄的。第二是要顧到革命的全局，不能牽制北伐的進行。第三是要保全中國軍隊不作無意義的犧牲，只要濟南抵抗三天之後，日本強佔行為已暴露全世界，則目的已達，所以到後來仍命死守的一團冒險撤出。且使外間知我們要以一國人的力量，來對抗福田整個的一師團的兵力。」吾人觀察蔣氏對日本用兵，自上海、長城戰役，以至最後退出密雲之抗戰，可說都是濟南事件以來之一貫精神，這至少可以表示革命軍力量所在之地，不能無代價的放棄。日本欲以垂手而得瀋陽的先例，應用到全中國，到底為不可能。我們一再研究蔣氏對日本外交方針，回到他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間所發表的意見書，就可以看出他的主張對日本外交是「不絕交，不宣戰，不講和，不訂約。」他這個外交政策是與他對日戰略之所謂節節抵抗的消極戰術，與堅強不屈、變動不居的革命戰略是完全相應一貫，始終不變的。然而這種政策並不是澈底的，國內當時亦曾有人極端反對，但由今追昔，不能不說這個政策比較是無法之法，因為國力、兵力絕不相等的國家，只可用這個政策和戰略與之相周旋。日本如明白這個道理，應知日本若再欲以武力威脅中國而得到屈服的結果，可說是不能達到目的。此並非革命當局有如何突過前人的本領，就因為時代不同，從前帝制時代或軍閥時代，遇到危險時期，就因為當局者有保全自身利益、名位的觀念，不能不畏怯而屈服。現在中國革命期內民族意識的高漲，已經不容當局有一毫之自私，既然抱定「與國同殉」與「死而後已」的觀念，還有什麼畏怯顧慮的地方！中國方面採取這種「時時可死，步步求生」的革命戰略與方針，到底相持不下的結果，也必使日本同歸於盡。

(五) 忽略中國國民心理的錯誤 由日本近來對中國所取的種種步驟而言，不能說「相煎太急，而相知太疏」。日本人一面造成中國國民黨絕不能與日本妥協的錯誤的前提，因而認為唯有消滅中國民族，日本纔可以安枕；而且認為消滅中國，非出以極毒辣之手段，使萬劫不能翻身不可。關於第一點，我敢斷言中日之間並沒有絕對不能轉圜的情形，此不必遠徵其他，即就中國對於英國來說，中國國民對於帝國主義的侵略，當然要竭力掙扎以求得真正之獨立平等的。英國為帝國主義領袖的國家，對中國一切不平等條約，又是由對英鴉片戰爭而起，英國其始以殺人的毒物害我，其繼以不能擺脫的鎖鍊囚我，這是中國國民深入骨髓的仇恨。若說中國國民自二十一條以來對日交惡有十餘年的歷史，那麼對英交惡就有八十餘年的歷史。但是在今日中國，可以說反英的感情並不如何濃厚，這固然因為英國近來已改變鴉片政策，最大原因則由於英國近幾十年來對中國沒有土地野心，所經營的祇在商業經濟方面，所以祇要許多不平等條約得以更正，中國是願與英國為經濟的互利而與之友好的。日本人祇要認識這一點，便知中國沒有百世不可解的仇恨觀念，而好惡友敵完全可以事實相轉移。日本如真能放棄土地侵略的行爲，中國對西方各國尚且願引為朋友，何況同洲同種之日本！但日本為東方民族應明瞭東方心理、東方人的特性，尤其是中國人就是重感情、重氣節、禮貌與道義。今日日本以佔領中國土地極端傷損中國感情與尊嚴，復為制中國復仇而施

以違反道義的行爲，中國即欲與日本提携，亦何能忍受此種屈辱形態下之提携！日本人唯其對中日關係看得大觀，以爲絕無挽回希望，所以日本爲預防中國，要置之死地而後快。在這個方針之下，日本人一方面則用種種方法使中國疲於奔命，不但使用兵力，而且直接放任義民擾亂中國各地的法律秩序，破壞中國的善良風俗，以制中國目前之死命；在另一方面，又不惜用極殘忍方法，企圖殘害並斷絕中國民族將來之生命，中國各地海洛英的販賣，多由日本商民經營，至少日本官憲是放任的。中國受鴉片之害，民族健康已受斷喪，至今對英國雖恢復感情，但此一仇恨，百世亦難磨滅其痕跡。日本現在進行其事，毒害愈烈，將使中國世世子孫永難忘卻。日本爲消滅中國復興力量，現在並且假手於各地無知漢奸或軍閥官僚，來仇視並加害於中國知識份子。不知中國知識份子永難除盡，而日本此日利用最下等的漢奸，此等漢奸將來亦即爲日本之大患，出爾反爾，其道正復相同。且日本所深惡者爲共產黨之方法，所標榜者爲東方民族之特性，現在日本常常想利用中國過去的無聊軍閥官僚，在各地造成日本式的政治，或成爲日本傀儡的政權，此事正令中國人民回到從前第三國際，想在武漢、廣州造成俄國式政治的情形。畢竟廣州或武漢至今尚存有這類外力強造的政治痕跡沒有？還不是因爲民眾共憤，起而驅除，歸於曇花一現！吾人敢正告日本，凡是有特性、有國家意識的國民，最難忍受的行爲，即爲欲消滅其民族性與歷史文化。東方民族爲講道義的民族，東方人應尊重東方的習慣思想。凡是違反道義，出以暴力強制而近於虛偽殘酷的辦法，都不是東方人所能容忍的辦法，日本如不欲在中國種下世代的深仇，我以爲應平心自反。

總之，日本的錯誤在乎以通常國家視革命期中的中國，在乎誤認二十世紀爲十八九世紀而依然採用前世紀的手段或傳統政策，在誤認革命勢力而視同帝制時代之遺留，在以對待官僚政治的手段而對付革命策略，而不悟日本之武力壓迫只能脅制無知識之官僚軍閥，而不能屈服民族主義正在發達之國民。在另一方面，對於兩國關係的惡劣又認爲太悲觀，而不悟迷途未遠，只要拋棄武力與土地侵略，兩國國家間與人民間關係之好轉，實大有可能。

六、日本方面的錯誤——間接的國際間舉措上之錯誤

以上已備論日本對於中國認識的錯誤，現在願進一步指出日本在對付國際所取舉措的謬誤。因本文爲討論中日關係而作，故祇以由對中國問題而引起者爲限。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二十九日

(一) 脫退聯盟而孤立的錯誤——日本對中國既造成一發難收的形勢，於是一方面則拒絕友邦的勸告，一方面則排斥國聯的決議，甚至不惜脫退聯盟，出以驚人的舉動，在日本所以自己說明者，即爲日本有獨自之立場。但吾人局外觀察，日本口頭上以獨立標榜而實際則得到孤立的結果，實在就日本以言，獨立則可，孤立則不可。現在世界的趨勢爲國際合作的趨勢，幾乎沒有一個國家願意孤立於國際集團以外，譬如對於國際聯盟，蘇俄以主義不同的國家尚且斷然加入，美國也放棄其傳統不合作政策而傾向於加入國聯，今日日本乃適在這個時期退出國際集團以外，而願意孤立起來，溯其原因，由於欲貫徹佔領滿蒙、混一東亞，與獨霸太平洋的政策所致，而不知完全陷於違反時代趨勢的錯誤。世界上祇有一般革命未成的弱國，不得不主張獨立立場，而願意孤立於國際集團或條約以外，因國力不等，加入以後不能取得均等的地位和利益，只有義務而沒有權利，寧以不加入爲得計；若在已有基礎的國家，斷沒有自願孤立於國際以外的。日本在脫退聯盟以前，謀及重臣，咨及學者，可知也認爲問題嚴重，但欲罷不能，最後終出於毅然之一決。自從廣田登臺以來，雖然自命以各別折衝代替國聯的束縛，但日本既不惜投一重大之暗影於世界和平之上，在此國際關係日益密切之時，自己造成舉世側目的地位，終不是日本國家的福利罷！

(二) 亞洲門羅主義的錯誤——吾人仔細觀察三年來日本的舉動，便知道日本人要以對外雄飛獨霸的企圖，渡過國內的難關，而第一步則要做到亞洲絕對支配者的地位，從而對內對外，時時發露其東亞門羅主義的抱負。但吾人終認爲一九三五年的今日，與一九二六年美國高唱門羅主義時代不同，不但時代不同，而情形也絕不相同。因爲英國與法國彼等在美洲還沒有如何了不得的深切利害關係，加以地方上遼隔重洋，彼時交通工具與技術沒有像今日這樣進步，所以，令美國人高唱美洲之美洲，而實際以一國支配兩大洲的政治與經濟，但事實上美國在現在也不得不放棄當時門羅主義的政策。現在日本如果爲便利控制中國而高唱亞洲門羅主義，則在中國尚未脫離次殖民地的地位以前，歐美諸國對中國是錯綜複雜而且極深厚的政治和經濟利害關係，甚至在軍事上也有深切的影響的。日本此時欲排斥列國，以東亞人之東亞的口號而置中國於絕對支配之下，如此不僅美、俄已敵視日本，歐洲諸國都要敵視日本；尤與英國利害極端相衝突。美國控制全美洲是與英國獨立戰爭以後，而取得支配者的地位，日本的強大則是受英國保育的結果，這是日本人，亦是英國人所不能忘的。今日日本若悍然不顧，而以東亞主人自居，其結果非造成

世界之上全是日本的敵人而不止。

(三) 自造錯覺的錯誤——日本爲鼓勵鞭策其國民，統一其國內的輿情，從前既以種種誇張不實的理由，指滿洲爲日本生命線，九一八以後，更以日本生存受到威脅爲詞，辯解其侵略中國爲不得已；一面向日本國民狂呼其空前國難。不思此種國難即或有之，亦爲日本所自己製造的，如欲解除，易如反掌，只在日本心理一轉移之間。日本常指中國施行排日教育，實際中國除敍國恥歷史以外，並沒有如何深刻的排日教育，而日本自造錯覺，對其國民普及深刻排華的心理，幾乎要每個日本少年與兒童的思想中注入「有中國即沒有日本」的心理，這樣爲達到一時國策之方便而製造普遍深入的幻覺，必有極嚴重的後果。吾人就事實而論，日本如果真正顧到其生存發展，照現在的做法，可說適得其反的，因日本如果不能整個消滅中國，使無一人之存留，則今日的悍然不顧，決不能如從前之滅亡朝鮮時代，朝鮮亡後至今三十年，然朝鮮人民今日猶不能說真正歸屬於日本。現在對於中國，如其侵略到底，永久有滿洲，或再擴大範圍，一方面再以零星宰割辦法，置中國於死地，則中國國民豈但三十年即三百年，亦不會忘卻。如此在緊接近鄰的中國，種下百世不解的深仇，這才是日本百年存亡大計的威脅。反之，日本如果真有自動更新國交的誠意，則日本國民生存上之困難問題，正可在解決中日懸案，確立中日關係及保持東洋和平上謀取合理的解決。中日兩國地理民族相接近，風俗習性亦略相似，祇看兩國國民通婚者家庭關係的美滿，以及中日普通商民間相與來往之親切融洽，可見本爲兄弟，無不可合作之理。日本維新時代自強自立的好例，給與中國覺醒的國民以不少的鼓勵，日本在學術、文化、產業、經濟各方面優越的成就，中國方面並不否認日本爲先進。中國今在復興建國時期，需要經濟文化之提携正感迫切，而日本刻苦勤儉的習性，又適爲中國所易與合作，日本之所缺乏，在中國或見爲過剩。反之，日本之所能供給，或適爲中國之所需要，所以在經濟上言，兩國如真能以平等互利相提携，兩國民族生存發展上之問題，便可以完全解決，平心以思，實在沒有相阨相制以同趨絕滅的必要。

七、中日兩國所應認識之要點及應採之途徑

明白了我上文所說的中日兩國的諸般錯誤，便知道事變演化，以至造成僵局的原因，而僵局的不可再令延長，不待贅言。錯誤的反面即爲真理，只要由上文所舉的幾點在反面上推尋，便可以發見中國與日本應認識之點，及其

應取之途徑。上文所論已極詳明，所以祇須概括的舉出如下：

(一) 中國所應認識及應取之途徑

打開中日僵局的主動，當然在日本；但假定日本誠意表示時，中國方面應該怎樣？我以為中國所應認識者，虛矯不是辦法，拖延不是辦法，僵化不是辦法，期望或倚賴他人不是辦法，為感情而犧牲理智也不是辦法。過去的事就誤於虛矯，所以今後舉國上下應認清事實，自己的將來應有自信，自己的弱點不可忽視。再則國家民族的生命是千年萬年的，一時的榮辱得失，只要不礙及根本，在歷史上也是常見的。所以只要日本有誠意謀解決，中國只須要求放棄土地侵略歸還東北四省，其他方式，不必拘泥。過去懸案，應以誠意謀互利的解決，一掃國交上的障礙，人民應洞明大義，不作苛求。當局應忍辱負重，掬示忠誠。至於期望國際間發生波瀾，以為中國可乘此以求收復，則須知日本戰勝非中國之福，日本戰敗以至於滅亡，也非中國及東亞之福。目前日本自倫敦海縮談判破裂以後，四面楚歌，已成眾矢之的，完全陷於孤立的層圍中。因此也有一部份人，以為多行不義，終必自斃，中國亦何惜一時痛苦，寧為瓦礫之場的比利時，亦使日本蹈歐戰時德國之覆轍，而遭更大之慘禍。故為中國計，處此形勢更須堅持，且當長其矜矜，以觀其敝。作者之意，則以為人類意義不在相距，而在共存於世界進步，應視正道重於意氣。日本今日之冥行不顧，有類于狂夫之趨井，吾人視之孰不洞如觀火？然中國本其固有之道德觀念，唯有以自力掙扎圖生存，無取乎因人之利以就便。應知日本所為，雖不惜以害人害己，而中國則堂堂正正，秉持正義，救人兼以救己，如其形勢可能，且當為日本開覺悟之路，不必存投石下井之心。如果不是日本逼迫中國回歸於盡，中國應從生路中求生存，不宜隨狂瀾以俱倒，相牽率以共趨於錯誤。若說留得強敵壓迫的事實，可以鞭撻國民之志氣，依我看來，祇要國民以昨死今生之決心，自作振作，再不像從前散漫萎靡，自亂步伐，雖無外患亦可復興。至於飽受教訓以後，還不脫觀望國際形勢，或存倚賴他人的心理，則非但不智，亦適以表示中國之無志氣、無覺悟。譬如現在仍有一部份人上，注意日本對九國公約及華盛頓條約之態度如何而隨之為欣戚，其實須知所謂領土完整之保全及門戶開放等等，如須保障於國際協定，這已是中國的危險所在。列國之所以為此協定，豈在為中國打算，表面上無非是維持均勢，保護商業，實際上就是帝國主義所以處置次殖民地的唯一方法。如果中國不能以自力復興，還一味依賴

此等條約，則時勢推移，即可爲瓜分或共管的先兆。須知日本目前的悍然不顧，是要夷中國爲保護國，其要求爲獨霸；而歐美對於不能自強自立的中國，則其意想中之結局爲瓜分或共管，其口號則爲利益均沾；由中國立場言，無論爲獨佔，爲均沾，都是國家民族不能忍受之危害。中國所能自爲計者，唯有依於自力，艱苦圖存。對於當前障礙，尤其與日本之間的葛藤，應該當斷則斷，速圖解除，而對於自強自存之至計，則不可絲毫懈怠。須知唯自己站得起來，才是安全之保障，至若激於悲憤，動於意氣，襲用亡清末年的口號，以爲寧亡於歐美，不亡於日本，則須知中國爲獨立國家，寸地尺土，不能滅亡於任何國籍之種族。所以一切都似爲次要，唯一要求即爲保持國家獨立與完整。

(二) 日本所應認識及應取的途徑。

日本所應首先認識者，第一應知有獨立的中國，始有東亞人的東亞可言，故第一要義，應澈底扶持中國真正的獨立，才爲日本百年不敝的國策。有獨立的中國以平等地位與先進的日本相提携，而後日本爲能善用其在東亞之特殊地位與利益（廣田之言），中國亦可發揮其對東亞的使命。第二，應知時代變遷，明治當年的政策不復適用，爲徹底更新中日關係，應拋棄武力而注重文化的合作，應捨棄土地侵略而代以互利的經濟提携，應唾棄政治控制的企圖，而以道義感情與中國相結合。第三，應知過去中日關係的緊張，中國方面如有十分之四的責任，日本方面至少也應有十分之六的責任，而九一八事件以來，日本爲貫徹主張，更由中日間緊張關係而造成與國際間的緊張關係，此種原因，實由日本對遼遠而未實現的企圖太樂觀，而對於切近可能的解決又大悲觀之故。吾人相信國際間動盪的風雲，實起於中口問題，而中口問題的解決，只須日本一念之轉移。日本如真能覺悟長此僵化以共趨危亡之非計，勿再以浮詞掩飾，勿再製造種種不實的理由，強作自慰自解之詞，即應切實表示其「保全中國統一」且「對於中國之獨立或利益，絕不予阻礙且無加害意思」（日外務省聲明及廣田談話中語）兩語的誠意，斷然歸還東北四省，使歸屬於中國的版圖，一面解決中日兩國之間的懸案。這種交涉，當然應由日本率先提議，但無妨由兩國直接談判，定議以後，即由中國報告國聯，國聯爲維持和平必樂於接受。同時退出國聯的原因既已消滅，則應重新加入國聯，以消除因退出聯盟而引起諸般困難問題存在。如此則中日兩國間的惡感必可煙消，而世界上戰機緊迫的慘霧愁雲也可立

見澄清，世界人類皆將受日本之賜。此於日本尊嚴及原來立場毫無損傷，而一面可免除後來無窮的荆棘，為日本計，唯此始為最妥善的國策。

八、結論——解鈴還須繫鈴人

本文之作，既不是策士式縱橫的辯言，也不是專門家謹嚴的著述，在作者自信，並不夾雜有絲毫的偏見或成見，更沒有什麼忌諱，只是平平實實的就兩國真正利害，也為東亞局勢與世界和平作打算。所指陳的沒有如何精奧的理論，實是一種平凡的庸言，但世界上真理之所寄，往往就在這些平庸道理上面。兩國政治家如果有博遠的胸襟和深切的識見，即應不顧一切的排除障礙，起而實現上段所說的途徑，以打開今日的僵局。但是這個責任，幾乎完全在日本方面，因為問題的前半段姑且不論，後來一切解決途徑的阻塞，是日本拒絕一切勸告的結果。自此以後，第三國或其他機關，固然大家只好束手，而中國方面既在國土被佔的屈辱狀態之下，也更無打開僵局的可能。我以為口人應知前路荆棘，皆由日本所自造，及此回頭，坦途立現於俄頃。中國古語說：「解鈴還須繫鈴人」，所以打開難關的責任，畢竟還須日本來承當。

總而言之，中日兩國在歷史上、地理上、民族的關係上，無論那一方面說起來，其關係應在唇齒輔車以上，實在是生則俱生，死則同死，共存共亡。究竟是相互為敵，以同歸於絕滅呢？還是恢復友好，以共負時代的使命呢？這就要看兩國，尤其日本國民黨局有沒有直認事實、懸崖勒馬的勇氣，與廓清障礙謀及久遠的和平。

蔣委員長接見日本武官鈴木美通中將。

日本武官鈴木美通中將本日下午進謁軍委會蔣委員長於南京中央軍校，駐北平政整會委員長黃郛在座。由外交部次長唐有壬翻譯。鈴木告辭後告日本新聯社記者稱：「今日會見，日方陳述中日關係調整之唯一手段，在於即時澈底取消排日。次又談及廣田在議會之演說，日本政府希望中日關係調整，且已表明日本毫無侵略之意圖，結局雙方均主張應由彼此互讓。」（註三）

行政院長汪兆銘接見日使有吉明；有吉指我國仍有排日運動。

日本駐華公使有吉明於本日下午四時半，赴南京鐵道部官舍謁行政院汪院長，外交部亞洲司幫辦高宗武在座，約談一小時，至五時五十分，有吉等辭出。汪院長於晚間八時設宴款待有吉，唐有壬等作陪。有吉下午謁汪院長時，曾提及我國各地目前仍有排日行動，希望我政府注意。最後談及察東事件，他認為不致擴大，大約可作地方事件解決。（註四）

註一：「敵乎？友乎？」一文見南京「外交評論」第三卷第十一、十二期合刊。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國民黨黨史會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一編中國政府之決策與抗日準備頁六三七：

「民國二十三年秋，中日局勢更趨危急，正進入最後關頭，極思設法打開僵局，乃在病榻分章口述，而屬布雷同志筆錄其詳。以此為中日兩國朝野作最後之忠告，期其警覺，克免同歸於盡之浩劫。惟以當時政治關係，不便以布雷名義出之，乃託徐道鄰君印行。近閱是編，撫今思昔，不禁感慨萬千。特付重刊，以備自反，或仍有助於將來東亞民族之前途乎！ 中正 三十九年九月」

然證諸本文「六之（）亞洲門羅主義的錯誤」中有「但吾人終認為一九三五年的今日」一句，顯示本文之作，當在民國二十四年。

又陳布雷在其回憶錄中有：「民國二十四年乙亥……一月，去奉化溪口任旬日，撰『敵乎？友乎？』一長文携至上海，以徐道鄰君之名義發表於『外交評論』雜誌。」見陳布雷回憶錄頁九七。

而天津大公報則自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九日至二月三日，轉載「敵乎？友乎？」全文。故本紀要採該文於本日發布之記載。

註二：陳布雷：「陳布雷回憶錄」，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五十六年一月一日初版，頁九七。

註三：「國聞週報」，十二卷六期，大事述要，頁一。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二十九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二十九、三十日

註四：上海「申報」，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三十日。

一〇〇

三十日 蔣委員長約見日本駐華公使有吉明。

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本日在南京中央軍校約見日本駐華公使有吉明。有吉辭出後對日本新聯社記者說：「在此機會余對中日兩國間之全盤問題，作披誠佈公之意見交換。本日會見之結果，大體尙稱滿足。」（註一）

追剿軍光復貴州西北之土城，共軍朱毛殘部向川滇邊境西竄。

本月十九日，追剿軍收復遵義時，原據該處之共軍向桐壩、松坎方向北竄，嗣遭國軍追剿軍川、黔兩軍的夾擊；追剿軍於二十二日與二十三日，先後收復桐梓和松坎。

由遵義與桐梓方面向西逃竄之朱毛共軍主力，於攻陷仁懷、茅臺後，繼續向赤水方面北進，其第三、第八兩軍團約三萬餘人，由彭德懷率領，二十二日竄至二郎灘、悅來場、興隆場一帶，於二十三日向國軍川軍潘旅駐守之土城、悅來場，及章旅駐守之東皇殿一帶陣地進攻，戰鬪異常激烈，共軍數度以密集隊形猛衝，均被國軍擊退。至二十四日，共軍以一部牽制國軍東皇殿守軍，主力向土城猛攻，迨是日黃昏，扼守土城之國軍潘旅傷亡過重，退至土城西北地區，土城即被共軍佔領。共軍佔領土城後，以一部向古藺方面南進，於二十七日佔領古藺以東之洛用，控制二郎灘渡口。

二十七、二十八兩日，朱、毛主力分由土城、二郎灘西渡，循古藺、敘永、古宋、興文道路向西急竄，國軍川南剿匪指揮官郭勳祺調集預備隊郭旅，協同原守土城之潘旅及東皇殿方面之章旅向共軍反攻，並截擊西竄共軍。土城當面之共軍，由偽第二軍團彭德懷，親自指揮偽第四師師長龍超進援。二十

八日經國軍追剿軍與共軍數十次肉搏，並集中機槍同時猛轟，是夜復數次夜襲，卒將該城共軍擊潰。本日追剿軍郭旅克復土城，共軍向川滇邊古蘭西竄。

是時，追剿軍第二兵團司令薛岳所部向赤水、仁懷、習水兼程前進。（註二）

日軍進攻外蒙古哈爾哈廟。

偽「滿」與外蒙古自本月二十四日在哈爾哈廟衝突以來，已三度要求外蒙軍撤退，但遭拒絕。本日，日軍和田部隊長驅直入蒙古平原，開始攻擊哈爾哈廟。（註三）

註一：國聞週報，十二卷，六期，大事述要，頁一。

註二：上海中報，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三十一日及二月二日。

剿匪戰史（四），頁八七八。

註三：上海中報，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一日。

三十一日 國軍肅清贛東共軍方志敏股；國民黨中常會特電獎勵。

民國二十三年十月，江西中共中央因國軍五次圍剿，率眾突圍西竄。留殘部約三萬人於贛南、閩南，以項英統之。

本年一月，國民政府以顧祝同爲江西綏靖主任，蔣鼎文爲福建綏靖主任主任，陳誠任總指揮，清剿殘餘共軍。贛東共軍在方志敏（偽贛東省主席兼東南軍事委員會主席）率領下竄向皖南，以游擊流竄戰術，建立皖南蘇區。

國軍浙皖贛邊區剿共軍指揮官俞濟時，負責清剿該區殘餘共軍。本月二十一日，於浙贛邊境的金剛峯擊潰方志敏股。二十四日，生擒方志敏、劉疇西（共軍偽第十軍團長）、王如癡（共軍偽第十軍軍長）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三十、三十一日

於贛東懷玉山。贛東共軍遂告肅清。

中國國民黨中央常會於本日開常會，特電獎勵。原電如下：（註二）

「南京蔣委員長轉浙皖贛邊區剿匪將士勛鑒：自贛匪肅清，餘寇遠颺，地方粗安。而匪首方志敏糾集餘部流竄浙贛邊區，利用地形，肆行滋擾。頃據捷報，已將該部全部包剿，方匪就擒，殘逆肅清，地方稱慶，足徵我剿匪將士忠勇將事，奏功迅捷。經常會決議致電嘉勉，以勵有功，特此電達。即希轉知所屬，重申中央嘉獎之至意，是所盼切。中央執行委員會世（三十一日）印。」

附錄：胡國康：贛東地區剿匪回憶錄（節錄方志敏個人部分）（註三）

匪首方志敏，是弋陽縣人。父親是鄉村的忠厚農民。方匪小時家貧，天資卻很聰明，學業成績優異，深得師長嘉許，同學羨慕和鄉鄰的讚美，他的父母想將他培養成器，但因家貧無力負擔學費，事被其師李調琴先生知悉。李先生平素樂善好施，有口皆碑，他認為方志敏將來必成大器，因此便倍加關愛，於是供衣供食，並且悉心的親授方匪國文課程，後來李先生更不惜巨資，供給方匪完成學業。李先生這樣培養方匪，本想使他成為國家棟樑，為民族盡忠盡孝，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也可以代師揚名的了。但是方匪學業完成後，就傾愛了共產主義，他不愛民族，更不念父母的生育之恩，及李先生的培植之德，……民國十六年九月，他潛伏在鄉，與另一同鄉邵式平，於弋陽縣境之磨盤山落草為寇。方邵二人利用鄉土關係，製造地方派系，進而挑撥離間，製造矛盾，使各派別相互仇恨，地方力量逐漸分裂，社會秩序已成混亂；方邵匪徒就在這種狀態下，首先奪取漆公鎮公安分局步槍三支，這三支槍即是方邵股匪僅有的起家武器，因這三支步槍中，有一支還是不堪使用的，故稱「二支半步槍起事」。方邵得此二支半槍，……利用國軍進剿的空隙，打家劫舍，並秘密購買軍火，擴大勢力，同時勾結地方紳耆，公然向政府反抗；由於歷任縣長腕力不強，或是智勇不够，處此環境，均被包圍，以致隱惡不揭，敷衍塞責。到民國十七年該縣縣長張抱芝因不堪威脅乃被迫棄職潛逃。地方公舉公安局長張國威代理縣長，張國威在代理期間，名為縣長，其政權卻在不知不覺的當中，間接被方邵控制，並加以利用，方邵得此有利環境，就以弋陽為基地，擴大蔓延，至人

數、槍枝號稱三萬有餘，於是贛東北十七縣，都飽嘗方邵股匪的茶毒之苦。

方匪志敏天資聰明，有過目不忘之稱，野心極大，領袖慾強，所以方匪對毛効忠的心也就大打折扣，毛匪雖早有所聞，不過他們之間都抱著互相利用的心理，表面上仍然維持合作，其實心中卻相互懷疑，暗裏仇恨，自從黃沙港一役，方匪被我虎師擊潰後，……發動所屬，將毛匪指示竄閩北的命令詳加檢討，大肆向匪「中央」批評。毛匪得悉後，深知方匪仍有利用價值，所以對方匪的檢討不加辯駁，反而假意馳電安慰說：「黃沙港失敗，死傷人員事小！而在閩北掠獲了無線電臺，現能與『中央』取得密切的連絡；功勛至大。」後來又令方匪將贛西南路線打通，以便與偽中央切取連絡。方匪就派了赤色警衛師師長顏文清，率領全部由貴溪石灰渡渡河南竄，在匪軍行動前，我接到了蔡遠明的情報，火速電告貴溪縣長姚彥文轉周師長派兵堵擊，於是匪在偷渡時，復遭遇國軍周師的截擊，匪在傷亡慘重之下，向北潰退，赤色警衛師師長顏匪文清左腿中彈受傷，這是方匪的第二次的慘敗，方匪得悉慘敗消息後，對毛匪澤東越加痛恨入骨。方匪曾公開向邵屬檢討說：「我們在贛東北，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力量日見增強，地區漸見擴大，自從按毛澤東這兩個命令行動，使我們受到空前的慘敗，毛澤東只是師範出身，無能領導我們，更使我們懷疑他是故意利用國軍，企圖消滅我們。」方匪不但這樣向邵屬公開宣佈，還向毛澤東的「中央」大發牢騷。於是毛匪對方、邵股匪特別嚴加控制，就派聶匪鴻鈞為匪的「中央黨務代表」；曾匪洪易為「中央政治代表」；唐匪在剛為「中央軍事代表」、「兼軍區司令」；監視方、邵兩匪的行為，嗣後又將能跑善戰的周匪建平，率領匪龍海一團，調赴毛匪中央服務；毛匪另派親信王匪如癡率新兵一團，接充周匪建平的遺缺。至於經濟方面也更加強了控制，如黨政軍人事經費及重要事項，不經中央代表簽字，就不能生效。方匪深知不妙，就秘密召集老幹部研究，擬訂對策，聶、曾、唐、王等匪，更趁火打劫的秘密拉攏方、邵內部的失意份子，這時他們就造成了三人一組，五人一會，各立門戶的：方邵派，中央派，國際路線，立三路線，A B團，第三黨等等派別，相互攻擊鬭爭，他們兵與兵鬭，官與官鬭，真是烏煙瘴氣，方匪志敏受毛匪的精神威脅，兼之殺人太多，而致神經失常，有時夜半也大聲狂喊，疑神見鬼，……方匪是一個自驕而狂傲的人，他認為以往在軍事方面，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政治方面也是突飛猛進，自從毛澤東派來「中央代表」後，他的軍隊卻屢戰屢敗，黨務也派別紛歧，政治紊亂，匪幹

叛離，反正的行動日有所聞，因此方匪對毛匪痛恨已極，他爲了自身的安全，於是就一面暗中拉攏軍事代表、兼軍區司令唐匪在剛，及匪紅軍第十軍軍長王匪如癡，一面公開反對曾匪洪易、聶匪鴻鈞。曾、聶兩匪，更是處心積慮的破壞方匪，每日都用無線電向毛匪澤東的「中央」反應，指說方匪的一切措施，都不按上級的指示辦理，造成了省縣鄉村層級的派別紛立，方、邵兩匪膽小如鼠，日夜疑神疑鬼，得不到幹部的信賴，紛紛離黨的日有增加，毛匪澤東對於方匪與「中央代表」之間的相互攻擊，都置之不理，以任其自生自滅。我與匪政治保衛局的「大腳肚」取得連絡後，就叫他乘機設法擾亂匪的軍心，「大腳肚」雖是匪的政治保衛局局長，更是我的忠實情報人員。他見方匪時常神經失常，呼神喚鬼，……尤其是對於殺了一手培植他的恩師李調琴後，更常常夢見恩師前來索命，……「大腳肚」就在這時密派了忠實人員，偽裝鬼神，一面大呼大叫，……中央代表派認爲是「方邵派」的故意搗亂，「方邵派」卻認爲是「中央代表派」中有人搗動，於是雙方都裝鬼搗亂，一時弄得哨兵人人心中不安，各村報警的號砲無人敢單獨看守，我便利用這個機會，不斷的協同國軍向匪突擊。我的力量雖小，但因地形熟悉，所擔負的任務，就是對匪擾亂。我每次午夜出發，計算拂曉到達目的地，發動民眾（即自衛隊，自衛隊所帶的武器爲梭鏢、松樹砲、挨絲砲、過山龍，即最大的松樹砲），以扛車運輸（按扛車，係前扶手像黃包車，可以拉，後如土車的單輪車，過山坡或半踢小道時，可以推拉；過缺，可以扛行，裝載重量，達三百公斤，使用極爲方便；尤其是到達匪區時，秘密放置燃香，香距離土砲引哨處八公分，俟我離開十公里，土砲自然爆炸，可以擾亂匪軍，造成匪區亂混，恐懼懷疑，且砲在甲地爆炸，我在乙地突擊，使匪首尾不能兼顧，最爲有效。）

方匪見我國軍五十五師、第五師、第四師、二十一師等十師左右的兵力，由趙總指揮觀濤將軍指揮，通力圍剿，就乘機擴大宣傳，極盡挑撥的能事說：「四、五兩師是老虎，五十五師是外公（外公，是說極其無用的部隊。）」以企圖離間我國軍間的情感，國軍這次奉令實施碉堡、公路的封鎖政策，實施三保的政策（保中、保學、保堡），由清鄉善後委員會在難民收容所中調選幹部，組成清鄉善後組，訓練一星期，隨軍出發，到了一村，即辦理自新，其方法仍與我的「村落編城」相同，內容是辦理清查戶口，組訓民眾，修公路，築碉堡，於是先後收復了方家墩、邵家坂、姚家坂，建築了碉堡五十餘座。初建碉堡時，槍口外寬內小，尤以機槍口，狀如獅子大開口，

因常被匪攻下，後經研究改造，將槍口改為內寬而外小，碉堡內的槍口，仍可以擺動自如，匪雖想進攻碉堡，再不易瞄準碉堡的射口了。匪又恐怕國軍左右支援，所以對攻擊某一碉堡，在時間上，不敢滯留過長，因此我軍的包圍圈，也就一天天的縮小了。至於公路初修時，常被匪游擊隊破壞，後又組織了護路隊，使匪的游擊隊無法得手，關於對匪區物資的封鎖，尤以食鹽的封鎖為最有效，匪受我物資封鎖，難以生存，匪到這時，已呈黔驢技窮之象，便紛紛逃出自新，方匪見情勢危急，因就商於唐匪在剛、王匪如癡，準備設法逃出巢穴，再想辦法，但匪首方、唐、王三匪逃至懷玉山時，就都被國軍截獲生擒了。匪首方志敏在被擒時，還狡黠多端，不但堅不承認自己是方志敏，還謊言指說：「前面穿灰色軍服的，就是方志敏！」我國軍戰士又在方匪的身上，搜出了「方志敏」的名章一顆，方匪還一再偽稱：「我是方志敏的勤務兵。」正在爭辯的時候，忽然有一匪俘指著方匪說：「噢！方主席也被俘了。」國軍戰士這時更特別注意監視，一面因為厭恨方匪的狡猾，於是便緊緊地綑綁，方匪這時才流著淚說：「算了吧！我就是方志敏。」方匪被俘後，除了這次流淚外，以後很少流淚。我聽說匪首方、唐、王等三人被生擒監禁在上饒軍事監獄的消息，便和玉山縣長王鎮寰商得國軍剿匪總指揮趙觀濤將軍的許可，前往看一看匪首們的眞面目，王縣長和方匪早在民國十五年就認識，當王縣長見了方匪時說：「我今天是以前民國十五年前的朋友身份來看你的。」方匪卻仍用諷刺的語調對他說：「老朋友呀！好久不見你，你現在該已升官發財了罷！」王說：「我是以前朋友的身份來看你，爲什麼初見面就說這些諷刺的話，我是爲中國國民黨的革命而工作，是以服務爲目的，並不是想升官發財的呀！」方匪說：「你以往在江西辦黨，現在做官，面團團如富家翁，豈不是既升官又發了財嗎？」王縣長聽了，非常厭惡方匪的頑劣的態度，就指著我說：「這就是弋陽縣以前的縣長，現在的公安局長胡國康，你認識他嗎？」方匪注視了我好久，才說：「你就是胡國康嗎？」又說：「我這次的失敗，是失敗於毛的中央代表，我本人是絕不承認失敗的，我現在沒有話向你們說，你回去把我說過的話，可以公佈；我沒有說的話，卻要求你們不要隨便增減才好。」我說：「你忘記你的妻子嗎？」方匪淚眼盈眶的望著我，默然不答。王縣長認爲沒有再和方匪長談的必要，便同我離開了。自方、唐、王等匪首被俘後，我方就對匪區宣傳，這時方妻女匪首繆敏，深恐內部混亂，強作安祥，堅不公佈方匪被俘的消息，並下令誰再流傳謠言，就槍斃誰。因之連我方的民眾，也半信半疑。於

是我便建議張縣長，呈准了趙指揮官（觀壽），將方、唐、王三匪首用汽車押解到了弋陽，並召開民眾大會，使民眾一看匪的獐獍面目，方匪等在上饒起押時，態度還頗自然；但一來弋陽，臉色卻突變為驚懼，一如死囚的臨刑之狀。

這樣看來，方匪等還是怕死的，弋陽的民眾見了方匪，都咬牙切齒，紛紛要求就地槍決，我當時在民眾大會說：「因為我怕大家誤信了匪幹的宣傳，不相信匪首被擒，所以爲了使大家知道清楚，經上峯許可，特准將匪首解來讓大家圍觀，至於匪首怎樣懲處？上峯絕對會尊重民意，依照國法制裁的。」後來並請由總指揮部替匪首方、唐、王等三人攝了照片，印成傳單，散發匪區，方匪被擒的事實，才使女匪首繆敏再也無法隱瞞了。

匪首方志敏被俘以後，其妻繆敏初則秘而不宣，我繼因將他們解送到弋陽的照片飛送匪區，才使她欲蓋彌彰，但她卻仍頑抗到底，後來流竄於弋（陽）、橫（峯）之間，我即抓住她的心理弱點，寫信勸其自新。

它的內容是：「繆敏：你才貌雙全，不應爲妾（註：方匪本有原配），既然爲妾，還要守寡，真是命運太苦，共黨現已瓦解，人心也離散，你槍不滿千枝，何能單獨頑抗？我勸妳早日自新，早日脫離苦海，獲求幸福，否則我將來燒山進剿，那時妳死無葬身之地，後悔就來不及了。」繆匪接函以後，即允以自新，剛自湖塘出來自新時，便被保衛團副團長姚少華捕獲，堅決把她當作俘虜，準備解往省府請獎。事經二十一師的趙旅長聞悉，立即派兵截回，解至旅部，繆匪善於詞令，就拿出我寫給她的信，證明是出來自新的，這時零匪才算是完全肅清了。

註一：「國聞週報」，十二卷六期，頁七〇。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下冊，頁六四七。

註二：同註一，頁八。

註三：胡國康：「贛東地區剿匪回憶錄」，見江西文獻，第二十三、三十九至四十四號。臺北，江西文獻社，民國五十七年二月—五十八年十一月。

二月

一日 蔣委員長就對外交方針與中日關係現狀發表重要談話。

一月底，日本駐華公使有吉明與日本武官鈴木中將先後謁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說明日本廣田外相一月二十二日在議會演詞之真義與日本對華之真實態度，並對各地排日情形有所陳述，希望設法改善。本日，蔣委員長發表談話謂：（註一）

「中國素以信義和平爲外交標準，冀與任何友邦增進其合作之連繫，消弭其仇視之惡因。我政府無時不以至誠示人，俾人自求其深切之認識。此次日本廣田外相在其議會所發表對我中國之演辭，吾人認爲亦具誠意，吾國朝野對此，當有深切之諒解。中國人民因迭受刺激，發生一部分反日運動，政府曾不斷予以合理的弭止；蓋處此國際間形勢黯淡之境，惟有以平等之原則，開誠相見，乃得打開疑團，以進於光明坦蕩之途。中國過去反日之情感，與日本對華激越之應度，皆應共同改正，方爲敦友睦鄰之道。我全國同胞亦當以堂堂正正之態度，與理智道義之指示，裁制一時衝動及反日行動，以示信誼，余信日本亦能以信義相應也。」

事實上，有吉明公使見蔣委員長，乃携有「中日經濟提携」案來華，此爲日本外相廣田所擬之對華新政策草案，目的在使中國放棄傳統的「遠交近攻」策略。其內容如次：（註二）

- 一、互捨過去兩國間齟齬的感情，在國民政府實行親日政策時，日政府予以精神上的援助。
- 二、對屬於原料供給國的中國，予以其所必要之人的或物的援助。
- 三、日本力求仰給原料品於中國，而於中國及其他外國購置精製品時，即按照比率制度，訂立通商協定。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二月一日

日本以我國負責當局既已有明確表示，乃藉兩國「經濟提携」之口號驟形活躍。稍後，日外務省橫濱商務官於本月十一日自上海歸國時，亦向其政府提出關於中日經濟提携之報告。日本政府於是根據此項報告，進行討論調整中日經濟關係方案。其方針大體如下：（註三）

- 一、「中日經濟提携」的基本問題，最先應在斷絕中國排日運動。
- 二、待排日思想完全消滅後，實行提携的第一步驟，採取巴達制（Barter system），日本購買中國棉花、農產物、鐵、羊毛；而中國則購買日本的工業品、機器、棉布、雜貨等，而完成互相交換的組織。
- 三、對於中國農業積極加以技術的及經濟的援助，而在中國購買力充實時期，設立對華信用制度（Credit system），以期中日貿易的發達。
- 四、關於中國白銀流出，財政不安，產業界窮乏，應予以借款，外務省擬請有關係的農工商等省提示具體方案。

附錄：白革：「論中日經濟提携」（註四）

一、「中日經濟提携」的經過及其內容

「中日經濟提携」的發生，係由日外相廣田擬就的對華新政策草案，其目的在使中國放棄傳統的「遠交近攻」的政策。一月底日本當局即令駐華公使有吉提「中日經濟提携」案來華入京會汪、蔣等，面商「中日經濟提携」的具體辦法。二月初日關東軍駐滿特務機關長土肥原復為此事而來華，我國則王寵惠赴歐，使道在日與該國要人交換意見。據外電訊，談話結果圓滿。

「中日經濟提携」內容，最先發見日外相廣田對華政策。其內容如次：（一）互捨過去兩國齟齬的感情；在國民政府實行親日政策時，日政府予以精神上的援助。（二）對屬於原料供給國的中國，予以其所必要之人的或物的援助。（三）日本力求仰給原料品於中國，而於中國及其他外國購置精製品時，即按照比率制度，訂立通商協定。

及至十一日日本駐滬商務官橫竹歸國後，日外務省自十二日至十五日嘗開幾次會議，討論調整中日經濟關係方針。其結果大概是這樣：

(一)「中日經濟提携」的基本問題，最先應在斷絕中國排日運動。

(二)待排日思想完全消滅後，實行提携的第一步驟，採取巴達制(Barter system)，日本購買中國棉花、農產物、鐵、羊毛；而中國則購買日本的工業品、機器、棉布、雜貨等，而完成互相交換的組織。

(三)對於中國農業積極加以技術的及經濟的援助，而在中國購買力充實時期，設立對華信用制度(Credit system)，以期中日貿易的發達。

(四)關於中國白銀流出，財政不安，產業界窮乏，應予以借款，外務省擬請有關係的農工商等省提示具體方案。

第四項依橫竹十五日晚訪外務省所進方案，須視前各項都能圓滿進行後方可正式考慮。但依十三日外電，日本有以借款等形式在上海設立二萬萬元信用制度說，是否屬實尙待證明。(以上各項見二月十二日至二月十七日各報)要之，所謂「中日經濟提携」根本先解決條件，是在斷絕排日或排日貨運動，可使日貨盡量傾銷中國市場；次則日本知道中國是農業國，有多量的原料品的供給，但日本自明治維新後卻變為工業國，致有多量的製品須待傾銷，於是利用以有易無的物物交換的比率制。再則日本為鞏固在華的經濟地位，不惜予以技術的、經濟的援助，尤其予以借款的援助。

因為有上面那些關係在，我們不得不對日本所傳的「中日經濟提携」，予以相當注目；且當此第二次世界大戰將爆發的前夜，遠東情勢日趨緊張的時際，日帝國主義者企圖在華發展經濟勢力的野心更形急切，我們那能聳若無聞漠然旁觀呢？

二、日本進行「中日經濟提携」的動因

日本此次進行「中日經濟提携」，絕非憑空而來的。日人中山優氏有說：「誰能支配中國經濟，即誰能支配中國的命運。」可見得中國在諸帝國主義者的心眼中是如何的重要。所以，「中日經濟提携」的產生是包含著許多的

動因。現在僅從日本經濟的動向、中國經濟的情況，及世界列強在華的經濟戰的現勢上來觀察「中日經濟提携」的動因吧。

(一) 「九一八」後日本在華的經濟力

中國是世界上最龐大的市場，列強的商品都需要靠著它傾銷。在列強裏面，日本商品對於中國的輸出，「九一八」以前算爲首位的國家。

但是，日本自「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激起中國民眾的憤怒，而有抵制日貨的行動，於是日本在華的經濟力便被美國奪去，而降爲第二位，英國則仍爲第三位。一九三二年元旦日本進取錦州，更演出「一二八」上海事件，三月底復佔領熱河，中日貿易因之復起大變化，一九三二年二月間日貨輸入最巨的商埠如上海等處，貿易幾致全部停頓，雖日貨因口金禁關係，得以低廉的匯價在華競爭推銷，然因中國抵制日貨的愛國熱忱正當狂烈之際，終未能盡量暢銷各地。及至一九三二年底抵制日貨的空氣弛緩，然日貨在華中、華南仍無銷路；不過在英、日、美三國對華貨物進口比率上，日本還繼著「九一八」後的情況，維持第二位的經濟勢力。到了一九三三年，因五月十二日我國關稅率提高，及「滿洲國」成立的關係，各國對華進口貿易都顯著地減少，而日本卻比他國減少得利害，降至第三位。其原因多由於一九三二年六月以後，日在東北貿易數字被剔去；另一方面是抵制日貨的影響。「九一八」後，日貨在華的實力的消長，若依海關中外貿易統計年刊上所載中國輸入國別百分比如次：

	一九二九	一九三〇	一九三一	一九三二	一九三三	一九三四(一月至十月)
日	二五・二二	二四・六三	二〇・〇四	一九・九五	九・七一	一一・六四
美	一八・〇二	一七・五〇	二二・一九	二五・四三	二一・八六	二六・四七
英	九・三〇	八・一五	八・二九	一一・二〇	一一・三三	一一・六三

從上表看來，各國對華進口貿易的地位變遷，在「九一八」後算爲最大關鍵。日本在一九三〇年對我國進口貿易爲百分之二四・六三，至一九三四年竟降爲一一・六四。美國在「九一八」前的一九三〇年，對我國進口貿易爲一七・五〇，至一九三四卻增至二六・四七。英國對我國進口貿易增加有限，但在一九三三年已激增到第二位，就

一九三四年英國對我國貿易額比日本只差百分之〇一。「九一八」事變後，從各國進口貿易的比率上，我們已可看出日本在華的經濟勢力的消退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日本爲要恢復「九一八」事變前的對華貿易獨佔地位的迷夢，於是，「中日經濟提携」的悅耳的聲音，便在日本外務省的播音臺上放散出來了。

(一) 各國對日的經濟戰

近年來，世界經濟恐慌的特徵是世界貿易的減少，隨著的是世界市場的狹隘化，各國的經濟戰由是產生了。一九三三年開國際通貨經濟會議的專門家準備委員會報告書，有這樣寫道：「……這些方法從防禦的企圖上，還有多多的場合，是被通貨和金融的難免的緊急事態強制著，事實上就是展開了經濟鬭爭的狀態。三二年來，世界經濟的不均衡，以致正常的經濟形成廣汎的限制，在國際貿易的領域上更普遍地採用二、三種類似的統制形態——禁止，比率制，互濟協定，匯兌限制——扼殺了企業和私人的創意。無疑地世界各國都準備著經濟戰的攻擊和防禦。」

日本是後進國，它的生產量大有舉世無敵之概，歐戰後，日本產業格外發達，日貨竟遍世界各國，甚至駕凌他國的輸出。列強受它這樣威脅，不免心顫膽寒，於是，各國對它的經濟戰的吶號震蕩空際了。現在把各國對日的經濟戰情勢略述如次：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英國商和倫西孟 (Walter Runciman) 對駐英日使松平發出如次通牒：「日本商品尤其棉製品，以比標準價格的低廉價格出售，實與英國經濟狀態相對抗。爲鑑別世界市場輸出，英本國和日本工業雙方利益，及爲當業者間在英國及外國領域的市場之關係，有公平分配的協定的必要，故希望兩國當業者間在倫敦舉行會商。」這英口會商的通牒已十足表現英日的經濟勢力的矛盾。因爲日本商品輸入英國的殖民地及自治領地的結果，英國的商品受其排擠，英國爲自己工業發展起見，不得不在其殖民地及自治領地上建築高率關稅和輸入比率制 (Quota system) 而應戰。馬來半島 (Malay Peninsula)、東亞非利加等在一九三三年六月都實施比率制；自治領地澳大利亞在一九三三年五月七日也實施匯兌關稅，最近又課以高率關稅。南非聯邦則徵收傾銷稅 (Dumping tax)，現又把它提高起來。到七月底爲止，可以說，除加拿大、澳洲、南非、紐西蘭及印度外，其他殖民地幾幾乎都實行

輸入比率制了。簡言之，英日會商的根本意義，是以英帝國的集團經濟為背景，其目的不外防衛英國市場的藩籬，鞏固英國的工業吧了。

與英日會商同時發生的是日印會商，一九三三年四月八日，印度政府在立法會議上通過商務長鑾爾（Sir Joseph Bhore）的提議，發表廢棄日印通商條約。廢棄條約的目的，為要保護印度產業的保障法案，而進行排擊口貨。其實是因印度輸入總額中，日本輸入貿易一九二九年不外百分之十弱，但到一九三三年則增為百分之十五以上；可是英國卻從百分之四十三降去百分之三十七，於是，英國乃竭力慫恿印度政府排擊口貨。日印會商因利益衝突過甚，日方終不易接受，待至一九三四年一月五日會商結果，才決定了會商的内容：印度方面以從價百分之五徵收日本棉布輸入稅，並設立輸入印度的日本棉布的輸入量與日本購買印度棉花數量之間，有一定的比例。即實行棉布與棉花的巴達制。

一九三三年六月八日，英本國對日本的絲製品也決定施行比率制。

日荷會商的動因，是日本在荷屬印度的貿易關係，已直接排斥了荷蘭及英國等的商品。一九三三年日本對荷屬印度的出超額已達一億二百萬元之多，荷國為保護工業及商業起見，於是一九三三年九月荷屬印度政府乃將關稅改正，並頒行非常時限制令，以壓制日貨的輸入。其關稅改正的範圍，大略是這樣：對一般商品提高關稅，對米及大豆等則禁止輸入，對水門汀、棉布等則實行輸入比率制。

美國本來是日本海外最大市場，一九二九年日貨輸出美國總額為廿一億四千九百萬圓，百分率為四十二。但因世界恐慌的影響，及美國提高關稅並對日貨徵收傾銷稅，美國商人還請求政府禁止日貨：鉛筆、熱水袋、酒、啤酒等的輸入。所以到一九三四年竟減至百分之二十弱。

中南美也是日貨傾銷的大市場，一九三三年輸入額比一九三二年增加非常，中美增至三倍，南美增至四倍。但中南美本是美、英、德的經濟勢力的範圍，日本貨物侵入，暢銷，使德國資本家及英、美等國都與之對立起來，那是當然的事。首先實行匯兌管理法及阻止輸入的是阿根廷、巴西等國，而後厄瓜多爾、智利、烏拉圭等國乃至一切國家也都跟著實行了。

法國在一九三三年九月間也確立輸入比率制的新原則，不過各國輸入貨物無全部的比率，只百分之二十五爲比率制，百分之七十五則由商議而決定的，但須在兩國間的利益均衡上。這個新原則到十月一日已能適合一部分，直到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法國爲要全部適用起見，乃特與德國、意大利、荷蘭等國磋商。無疑地法國的所謂輸入比率制，不外爲著調節外國貨物輸入而增加本國貨物輸出而已，但這對於日本進口貿易有什麼影響呢？法國實行輸入比率制，使日本的木材、磁石、水產品等不能隨便輸入法國境內銷售。而且法國除實行輸入比率制外，還施行高稅率，徵收匯兌稅，諸如此類都使日本商人無利可圖。

他如德國、意大利、比利時、瑞士、西班牙、埃及、奧地利亞、匈牙利、捷克斯拉夫、波蘭、希臘、土耳其等等無不實行輸入比率制，或提高關稅，實行匯兌管理法，以制止外來貨物的輸入，自然，最受打擊的是以對外貿易而發展的國家日本。

日本正當此經濟孤立的情況下，對於我國提議「中日經濟提携」，用不著說，爲的是使日貨得以自由傾銷，原料得以盡量使用，即進一步壟佔中國的市場及原料地吧了。

(三) 日本經濟的危機

日本經濟的發展，三年來都被稱爲景氣年，對外貿易和工業生產指數都有驚人的增加。各國的工業生產指數雖也跟著增加，但對外貿易卻仍無起色。那末日本真的達到景氣的領域了嗎？請看下表給我們的指示吧：

	工業生產指數一		輸出價額單		全製品輸出價額指數大	
	九二七	一一〇〇	位百萬圓		正一〇	一一四
一九三三年第一四半期	一三〇	九	三七一	二	一三五	
一九三四年第一四半期	一四三	四	四六二	七	一七一	
後者比前者的增減率	(十) 九	二	(十) 二四	六	(十) 二六	六

由是，我們可看出一九三四年工業生產指數及輸出價額，比一九三三年的已顯現特有的景氣。若把牠與各國的相比較，日本越顯現特有的景氣。各主要國工業生產指數雖是正，而輸出價額則爲負；惟有日本的工業生產指數及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二月一日

一一四

輸出價額都是正，全製品輸出尤其可觀。從這背馳的形勢，我們可得如次的結論：一方面表現「世界的他部分」國內景氣恢復政策的無力化；另一方面表現日本竟成爲景氣的孤島。

但是我們若把日本景氣的基本原因考察一下，日本的所謂景氣，不外基於匯兌低廉和工資便宜的結果而形成。不錯，日本對外貿易是依此二者而得低廉價格而暢銷國外市場，但冷靜分析起來，其中卻有許多毛病；工資便宜必致勞動者的生活費降低；匯兌低廉對於本國的農產物價並沒有提高。

再則，工業生產是依軍事工業而有活氣的。現在把日本近五年來軍事費，列表如左：（單位日金百萬圓）

總歲出	一九三〇	一九三一	一九三二	一九三三	一九三四
	一、四三〇	一、三三四	一、八五〇	二、一二九	二、一四三
陸軍費	二一〇	一四九	三九〇	四四七	四四九
海軍費	二六三	二二二	三〇六	四〇三	四八九

上表已證明日本軍事費每年都有增加，除一九三一年外。一九三〇年軍事費佔歲出總額百分之三三・一，一九三二年軍事費佔歲出總額百分之三七・七，一九三三年軍事費佔歲出總額百分之三九・九，一九三四年軍事費佔歲出總額百分之四四・八。照石濱知行的軍國日本底經濟的容貌（日本經濟昭和九年八月號）裏面的計算，去年日本的軍事費中百分之三十五至四十是被投到軍需工業裏面去的，因此可看出工業生產依靠著軍事工業而活動的情況了。

據本年度的日本總預算額實達二十三億八百餘萬圓，較去年的總預算二十一億四千二百餘萬圓，實增加一億六千餘萬圓，軍事費預算卻佔十億二千餘萬圓，佔總預算額百分之四十七，幾達總預算額的半數；比去年、前年的海陸軍預算額已增加八千三百餘萬圓。由去年軍事費中，百分之三十至四十被投到軍需工業裏面去的程度，那末，我們便約量可知今年的軍需工業的盛況了。

無疑地日本的景氣不外犧牲國內大眾的購買力，使傾銷海外市場的貿易有特色性的發展，和使軍需工業的戰時經濟繁榮的生產增加，所以「改造」（昭和九年四月）日本資本主義的新動向有這樣寫道：「一般的危機的症狀益烈，恐慌連年發生，但生產每次都進展著。其後生產的增大，資本的更生，自然帶來許多新的需要。可是生產與市

場的矛盾，本質上的解決，不是以大眾的購買力為基礎，而是基於（一）所謂不生產的軍需工業與（二）匯兌低廉和工資便宜而傾銷而貿易發展，這二種重要的新動向，包含著現階段的日本戰時經濟。在以新的動向為車軸而發展的途上，日本戰時經濟和國家結合的獨占資本之支配更形強化。」

日本這種凸凹景氣，反映出種種的破綻是這樣的：

日本棉布的輸出，本算為最景氣的製品，但在去年秋季生產期之前，已現出供求不均的現象，以後希望像從前那麼好況，實在困難，印度、荷屬印度，及英國殖民地等國，都實行輸入比率制，乃至限制輸入。鋼管、水門汀等也有生產過剩的危險。反之，機械工業的輸入卻漸減退。雖然工業生產指數（一九二八年標準一〇〇）一九三四年第二期與一九三三年第二期對比已增加到一三・二。

從日本的新投資情形，也可推測其生產的設備日益減少，以去年六月日本的新設和增設的計劃資本來說，已比一九三三年減少七六、一六七千元了。

日本國際貿易年來日日增加，這是周知的事實，一九三四年上半年與一九三三年上半年較實增加一七四百萬元，但日本輸出仍抵不過輸入，一九三四年入超有一萬萬一千萬元。

工業生產的中心，為軍需工業和輸出品工業，因之，生產力非常活躍，一九三四年第二期與一九三三年第二期對比則增加一三・二。但是物價卻反而停頓低落，一九三三年五月物價指數為一三一・〇，但一九三四年五月物價指數則為一三〇・〇。

就國民的生活情況來說，大體上比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一年增加；但一九三四年的生活指數（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四年為基準）的一四八，比一九三三年的生活指數，已減少〇〇一了。

工資指數（一九二九年為基準）已從一九三一年八四・七，降到去年四月的八一・五。因工資減少，勞動者的生活便趨惡化，購買力也隨之降低。

本年度日本財政預算不足數額約有七億五千萬圓，因此，日當局不得不用公債補償，當然的，赤字公債也就增加起來。雖然此七億五千萬圓公債比去年度減少一億三千萬圓，但實際上則本年度的公債額比去年度增加，因為日

本所預定公債發行額七億五千萬圓，僅係一般會計中的預定發行額。此外尚有特別會計的公債發行額約八千萬圓，此次臨時會議通過一九三四年度一般會計追加災害預算的公債發行額七千萬圓，共計本年度當發行之公債額實達九億餘萬圓。（申報月刊第四卷第一號一九三五年日本軍事預算及其財政前途）

日本經濟界因無正常景氣，以致供給資金者不敢貸出的遊資增加；遊資增加，銀行對於資金的運用便不大靈活，於無法中便把遊資都投作有價證券，特別是國債的購入。一九一三年日本發行的有價證券額為四二六百萬圓，但到一九三三年十月已增加為一、一〇一百萬圓，到一九三四年十月更增加為一、一二四百萬元。表面看來，日本經濟雖呈現景氣，但資金卻不能流到生產界方面去。

最後，我們還要談到日本農業破產的狀況，據去年農林省的第一次預想收穫量為五千七百零二萬六千七百八十石，減去颱風損失量四百六十七萬二千石，實為五千二百三十五萬四千七百八十石，若比前年則減收一千八百四十七萬三千二百三十七石（即二成六分），第二次預想收穫量雖未正式宣佈，但農林省當局已經聲明要減到五千萬石了。其次蠶絲業也佔日本農業經濟最重要地位，但在收穫量上比去年減少一千六百二十二萬貫，在價值上減少三億一千零十一萬圓，雖然收穫量不住的減低，但價格卻未有增加，反而越來越低了。因此，日本的有產農民對於自己的蠶繭都在生產費以下來賣的。（東方雜誌第三十二卷第二號，總崩潰過程中的日本農村經濟）

上面的簡要敘述，已描出日本經濟的慘淡的陰影了，所謂「景氣的孤島」畢竟如是。所以，一月十七日大公報社評有這樣說：「（一）工業生產指數增高，而大部分新生產價值，一時卻不能實現（軍需品的價值大抵祇能在戰爭時才實現）；（二）一部分輸出工業價值雖能實現，而其價值大部分卻依廉價的社會傾銷（Social Dumping）之結果，白白送與異國之購買者；（三）國內資本之利潤之增加，大抵出於農民經濟及一般消費者之犧牲，使多數國民生活日益困苦。總之，皆足以證明所謂孤島的好況之中含有絕大的矛盾，單從內部經濟本身說，亦決不能長久繼續下去。」

無疑地日本為要解決不能貸出的多量游資，過剩的貨物增加國際收入和補償財政上的赤字公債等，不得不藉「中日經濟提携」為口實，而飽得實在的利益，以拯救日本國內不調和的景氣。

（四）原料資源在中國

要把握日本怎樣需要中國的原料資源，那就應該知道日本的原料資源的概況。

日本的土地很狹仄，但土地上的人口卻很多，若就其領土以內的資源與外國比較，則更顯貧乏。除殖民地外，內地和北海道的耕地總面積，昭和四年僅佔全國總面積百分之十五有零。森林面積，昭和二年占土地總面積的百分之五十九零四。日本漁船活動的區域，北自北極圈，南越赤道，至澳洲附近，以及東太平洋，在這活動區域以內就是日本水產的資源。鑛產方面金銀頗多，煤比較更多，約占全鑛產總價值的三分之二，但鐵及煤油最缺乏，不敷國內工業生產的應用。發電力很是豐富，昭和三年已有三百八十萬二千瓩，蠶業與棉業是日本輸出中心，日本全國養蠶戶數占全國農業戶口百分之三九，為日本農村的第二重要資源；第一重要資源是日常消費的米。棉業是占日本輸出品的大宗，為對外貿易的資源，但棉花不是日本的資源，除一小部分由朝鮮輸入之外，其餘的都靠自外國輸入的（趙蘭坪編譯的日本經濟概況）。

觀察日本近三年來經濟發展的趨勢，已從輕工業轉向化學工業和重工業了。因此，對於鑛產特別需要。充實這種需要的，不消說，非靠著我國的鑛產不可。

我國產煤居世界各國的產煤量第三位（美國第一位，加拿大第二位），據最近估計，其儲量約有二四八、二八七兆噸（一兆噸約合一、六九〇、〇〇〇、〇〇〇斤），其中山西一省居半，陝西居三分之一，四川居百分之四，河南、甘肅、新疆各佔百分之二以上，河北、湖南各佔百分之一以上，其他各省都在全額百分之一以下。就其各省的煤礦來說，則如次：山西有平孟、壽晉、大懷左、晉陵等煤礦。河北有宛平、開灤、臨城、磁縣、井陘、臨榆、開頭等煤礦。山東有嶧縣、淄川、博山等煤礦。河南有六河溝、焦作等煤礦。湖南有耒陽、狗牙洞等煤礦。湖北有香溪、巴東等煤礦。江西有萍鄉、吉安等煤礦。安徽有涇宜、懷遠、繁昌、烈山等煤礦。江蘇有賈汪煤礦。浙江有長興煤礦。他如黑龍江的鶴崗、熱河的北票、南票，遼寧的撫順、本溪等地，都是山產煤礦最多的地方。但現在都操日人手裏了，日人對我國內部所注視的是山西、陝西、河北、山東、河南一帶的煤礦，尤其是山西、陝西的煤礦。柏因在遠東的礦產業上有說：「……日本更企圖染指山西、陝西的煤田，因為這些煤田不僅在中國為最豐富的區

域之一，而且在全世界產煤量也是最豐富之一。不待說，這些煤礦是演成支那及遠東將來產業發展的主要地位。」

但是，日本所注重所需要的是石油和鐵，那末，我們再看看中國的石油和鐵礦的生產量吧。

我國產油量若以美國的油量爲單位，我國只有油量〇·四七，表面看來，中國出油的地方實在不多，但是事實上不是這樣，因爲我國所有富藏，許多還未開採，例如：四川中部的盆地，陝西北部，甘肅、祁連山北坡及新疆塔里木一帶，都是產石油的區域，其中尤以陝西的延長一帶，爲石油礦產的中心。

鐵礦在我國金屬礦產中，最爲豐富，其最有名者有湖北的大冶、鄂城、靈鄉山、象鼻山等鐵礦，安徽的銅陵、繁昌、當塗、桃沖等鐵礦，江蘇的利國驛、秣陵關、鳳凰山等鐵礦，江西的城門山、瑞昌、萍鄉、永新等鐵礦，山東的金嶺鎮等鐵礦，察哈爾的宣龍鐵礦，其次還有現已被人所統轄的遼寧、弓長嶺、鞍山站、廟兒溝等鐵礦。以各省鐵礦的儲量計算：（以千噸爲單位）湖北四九、六四〇，遼寧七五二、〇〇〇，安徽一九、八一八，山東一三、七〇〇，河北三二、四二四，察哈爾九一、六四五，熱河一一、三四〇，其他各省都在五萬噸以下，全國共有鐵約一、〇〇〇、一九四、二九二噸。另一方面，中國自己因不能把生鐵鍊成鋼，故多輸出外國，尤以輸出日本爲最多。

其他礦產物如銻、錳、鎳等；在今日工業應用上也很有需要，而在中國金屬裏面也算很富有的。錳礦共出七〇、七二二噸，其中兩廣佔一半以上，銷出外洋的共五三、九六六噸，鎢礦共出六、七三三噸，幾佔世界全產額（一五、七六〇噸）之半，銻多產於湖南，其每年產量佔世界全額百分之七十左右。而且有許多礦產尚未開採和發見的，這是因爲中國工業未發達的原故。

再則，日本仰給我國的農產物最重要的要算棉花。中國棉花各省都有出產，尤以江蘇、浙江、河南、河北、湖北、陝西、山西、安徽、江西、山東等省爲最豐，總計全棉田約有三千一百萬畝，平均每年產額有七、九九三、〇三三擔，在世界產棉最大的國家裏面，我國則佔第三位（美國第一位，印度第二位，埃及第四位），被稱爲世界四大產棉國之一。而日本是紡織業最發達的國家，當然的，它是思思（念念）不忘地籌劃統制我國棉業。近年來，日本在華北一帶進行所謂集團經濟的方案，已顯露它的野心了。

中國既有這樣豐富而良好的原料資源，日本怎願忍心讓英美等國霸佔了去？因此，日本一方面與其他帝國主義

者對抗著，企圖削減他們在華的經濟力；一方面藉「中日經濟提携」的美名，而實得中國一切原料資源。不待說，日本之所謂技術上、經濟上的援助，不外爲鞏固在華經濟地位，乃至增長經濟地位。關於這，我們在日本過去對華投資的情況上，已可得著相當的啟示了。（況且日本現在遊資過剩，正希望把這些遊資輸出國外。）若就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三一年日本對華投資額相比，則一九三一年比一九一四年已增加五倍之多；若再與其他各國相比，則更顯出日本對華投資的驚人的發展，雖然一九三一年，英國對華投資額仍然佔第一位。（但就各國在華的政治借款來說，卻以日本爲最多，約佔借款額百分之三十一強，英國則次之，約佔百分之二十二強。）

(h) 列強在華進出的新陣勢

自一九二九年到現在，世界經濟恐慌不但未能擺脫，而且擴大了深度和廣度。諸資本主義國家都拼命掙扎，希望走出恐慌的圈套，於是對內：加緊施行生產合理化，發展工業生產，與辦各種公共事業，採用通貨膨脹政策，復興農業以期自給自足政策。對外：提高關稅，採用輸入比率制，禁止輸入，實行匯兌管理，亦即施行封鎖政策，並在其殖民地及勢力圈內施行集團經濟的組織，這樣一來，世界市場的狹隘化是必然的狹隘化的結果，大家便注視我們這消費多而生產少的半殖民的國家。在上面我們多少總可看列強對華的投資及貿易的狀況，現在再進一步看列強在華經濟力矛盾所發生出來的新陣勢。

深刻在我們的心葉上的是「九一八」事變，日本以武力強佔東三省，越年又演出「一二八」事件，更佔我熱河，現在又向蒙古西進，還和英國一樣窺視著蘊藏無限寶藏的新疆。但新疆的勢力範圍都在蘇聯，日本勢必節制發展力量，英國也不得不轉移鋒芒侵奪西藏。當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福建事變英國便乘我政府無暇顧及邊疆之際，竟侵入雲南洪洪。法國眼見英國侵入雲南，乃調兵侵入與安南接壤地方，開始略取我國南邊，並在一九三三年佔我瓊島。這不是明顯地暴露諸帝國主義者明日張膽地實行瓜分中國？

但是在這瓜分中國的新陣勢的發展期間，最焦急的要算美國，美國經濟力都在長江以南，對邊境方面略取困難，於是反對瓜分中國，宣揚保持九國公約，提倡「門戶開放」、「利益均等」，竭力援助中國統一，但另一方面卻利用雄厚的資本向中國投資或盡量貸款中國，以求獲得中國所有資源。最近美國在福建省的經濟建設，我們可看出

它的經濟侵略的前階段，據云美國在銅山島也獲得海軍根據地建築的權利。

諸帝國主義者在華的經濟勢力愈趨強化，日本的外交上、政治上的行動愈顯得兇獷。「九一八」後，美英在華經濟力都有驚人發展，法、德、意等國也向中國這肥美的「處女地」進攻，日本眼見情勢緊急，在東亞勢力日趨動搖，於是，為確定自己地位計，乃大擡起大亞細亞主義（或「東亞門羅主義」）的旗幟，並自居為「太平洋和平的保護者」。一九三三年二月廿一日，日本出席國聯代表竟在國聯大會上說：「日本須負起保持遠東之和平與秩序的責任。」最咄咄迫人的是「四一七」（一九三四年）日外務省情報長天羽發表的聲明，大膽宣稱：「關於東亞和平秩序之維持，由日負責，單獨為之，日本有完成此種使命之決心。各國如個別的為經濟上或貿易上之交涉，而對華援助，在不阻礙東亞秩序之維持的限度內，日本認為無庸過問，但若因此而具有紊亂東亞秩序之性質，則不得不反對之。」無疑地日本此次進行「中日經濟提携」，為的得藉口而排擠列強對華經濟侵略的擴大，另方面借「東亞門羅主義」以統治半殖民地的中國。

最後，日本的眼中釘是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因為蘇聯的赤色勢力的發展，不僅使中國大眾同化，以至更有力與日帝國主義對立；而且使日本的「東亞門羅主義」的寶座毀滅。因此日本進行「中日經濟提携」，與其說是援助中國經濟的發展，不如說是對俄、對美以及其他列強的政策。

三、「中日經濟提携」的內容之批判

「中日經濟提携」的內容很複雜也很含糊，報章所載也大多不一致，要得到正確的把握實感困難，尤其對於它的批判。無疑地我對於他的批判，算是大膽的嘗試，正確與否？讓讀者觀察吧。我的批判範圍為省麻煩起見，僅擇其要者，如：中國排口運動的檢討，巴達制可能成立的問題，借款的性質之研究等。至於其他的如派遣調查團來華，對我國農業的技術的及經濟的援助諸問題，我認為是次要的，因之從略了。

(一) 中國排口運動的檢討

「九一八」事變以後，嘗影響中國民眾有排日的心理，這是無庸否認的事實，但是這種排日心理的發生是必然的。請問那一國有那麼寬宏大量讓自己的領土給人家侵佔，讓自己的國民受人家蹂躪呢？因此，排日心理的發生是

日本無理侵佔我國領土的結果。就事實上說，這不外弱者抵抗手腕，像「阿Q」那般無力，祇能做到抵制日貨這一步。然而，不幸中國是半殖民地國家，既無力收回失地，也不能抵禦日本種種的威脅，終於與日本作「城下之盟」，訂立塘沽協定。塘沽協定以後，排日空氣便由是消沈，日貨照常華自由傾銷，中國當局並無加以阻撓，中國民眾也無排日行動，這是周知的事實。書籍報章也沒有鼓吹反日言論，多是站在光明正大的立場上，宣揚和平親善的意旨，最大的不外反對日本對華無理政策及行動，但這不能與反日同論，而是中國反侵略的應有態度。

我們還可找出我國對日妥協的地方，以證明我國對日的態度。接受華北通車、通郵、設關辦法，實行去年七月一日海關新稅則，以及中日無線電聯絡辦法的議決，中日借款的談判，南京、漢口兩案賠款的交付等等，這不是表現中國對日都抱著「委曲求全」的態度麼？

何況中國幾年來，受天災人禍的遭殃，人民都寄生在水深火熱之中。國民心理惟有希望急登衽席之上，實在說，安內的力量尚嫌不夠，那有抗日的餘力呢？

日本一向抹煞事實捏造謠言，動輒毀謗中國當局對日無親善的意思，更疑心中國當局宣傳反日工作。這種無賴的行動，已很好的告訴我們中國是老大無力的半殖民國家，橫豎沒有抗爭力量，侮蔑不但無妨，還可使聽眾抓不住事實的底蘊，更可藉口實以征服。

現在我們看看日本自塘沽協定以後，對我國的賜與吧。除開侮蔑及曲解事實的宣傳外，便是抱著得寸進尺的野心，塘沽協定成立至今，已有一年多，我國所編的戰區保安隊還不許開入戰區，最近日本更無理要求宋哲元撤退察東，據三月六日大公報所載，日仍圖侵沽源，又往蒙古西進，這不是日本少壯派不願捨掉屠刀的表現麼？這不是廣田水島外交轉到啄木鳥外交的表現麼？侵佔東三省主動者土肥原近竟向我國要求取消各種國貨運動(MChina Weekly Review)簡直要強制我國拋棄自主權而接受日方的支配。難道這是日方對華的誠懇態度麼？難道「中日關係正常化」該如此麼？

所以，中日關係惡化都是由日方當局永無真誠坦白的態度而形成的，就是說，中日的協調，主要的是日方當局一念的轉移而已。在真誠、公正、和平的條件下，我國無論如何都能接受的。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二月一日

一一一

其實，日本之所謂我國排日，爲的是中國年來提倡國貨運動。日本恐怕以後影響口貨在華傾銷，因此，便假借抗日、排日的名義，而作非分的要求。但關於國貨運動是獨立國家具有的主權，任何國家都無力交涉，日本對於這點諒明白的吧？

(二) 巴達制可能實現的問題

巴達制 (Barter system) 是物物交換的輸入比率制 (Quota system)，近年來，各國對外貿易都採用這種制度。這種制度的產生，是工業國因相互間工業品過剩，陷入恐慌狀態；農業國也勢必失去其銷路，而致生產過剩，於是各國農業品、工業品便在本國內以至政治勢力內企圖實地提供銷路，於是巴達制便產生了。但巴達制的成立多是工業發展的國家爲主動，農業發達的國家則常爲被動者。例如：英國對芬蘭、丹麥、瑞士、挪威等的經濟協定，日本對「滿洲國」的經濟協定，這種經濟協定，經濟學上稱爲集團經濟。其動向：一是工業國爲代替海外不安市場，保障工業品的銷路；一是使農業國的原料品、農業品向工業國傾銷。嚴格地說，集團經濟是帝國主義者爲著自己的利益，而企圖獨占市場、原料地、投資地；另一方面排擠他帝國主義在其政治勢力內的經濟力。故日本三田同學會著的國際經濟戰略上有說「現在集團經濟的運動，與從來的獨占資本主義之殖民地政策完全相同。乃殖民地政策的延長，乃殖民政策的強化。」

不待說，日本此次對華進行「中日經濟提携」，是企圖造成中日集團經濟，擴大點說，是造成中日「滿」的集團經濟。二月二十五日日本預算總會中，深尾隆太郎已向大會提出組織中日「滿」經濟集團，其實，日本當局用不著裝璜，另議方策，「中日經濟提携」的內容已決定中日「滿」集團經濟的性質了。

從上面的話看來，「中日經濟提携」中的巴達制，對我國的利益的成分必定少，對日本的利益的成分必定多。

現在，就從日本與我國的貿易的大勢上來觀察中日經濟的關係，以及巴達制對於我國是否有存在的可能性。

一九三二年日本對主要市場的貿易（單位一、〇〇〇、〇〇〇金圓）

圓 金圓

滿洲國

一四一

八〇

關東州	一二一	六八
中國	一四一	八〇
荷領印度	一〇〇	五六
英領印度	一九二	一〇八
美國	四四五	二五一

(依據改造昭和十年號附錄的世界政治經濟圖表)

這表是一九三三年統計的，那年正當中日關係惡化期間，但日本對華貿易仍作第二位；在日本對各國貿易的地位上，則我國佔為第三位，中國實在是日本主要市場。據日本每年銷售中國境內的，約佔其輸出總額百分之三十左右。雖然美國是日本少不得的市場，但是日本對美輸出的多半是生絲，對印度輸出的多半是棉布，因此，日倘使失去中國這市場，則日本的其他產業必定發生恐慌。

那末，日本對華主要商品的輸出是什麼呢？我國對日輸出的又是什麼呢？現在把中日貿易進出的情況列下：

一九三四年一月至十月日本來華主要商品及其價值（單位日幣十萬圓）

棉織品	一二二
其他棉製品	五〇
機器及其他零件	八〇
紙類	五四
鐵	四三
木材	二四
鐵製品	一八
煤	一八
車胎	一六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二月一日

一二三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二月一日

一二四

電線

一五

陶磁器

一二

學術品

一一

玻璃及其製品

一〇

一九三四年同期中國往日主要商品及其價值（單位口幣十萬圓）

棉色

一四一

纖維及其他絲縷類

九九

苧麻

八四

鐵礦

五八

煤

五七

菜種子等

五一

皮貨

四九

牛肉

四六

獸毛

四三

錫

二三

豆類

二三

鹽

二〇

藥材等

一四

從上二表看來，日本輸入我國的商品多是工業製品，而我國輸入日本的多是原料品。莫怪日本當局看得準，主張中日貿易實行巴達制，更規定日本購買中國棉花、農產物、鐵、羊毛；而中國則購買日本的工業品、機器、棉花、雜貨等。所以，我們可以推斷巴達制是日本為本國利益，為獨佔中國市場和原料品而成立的。這裏，我們還該



注目的，日人之所謂巴達制，不僅爲著當前中國供給日本的少量原料品和當前的市場。主要的是要剝奪他列強在華的經濟勢力，企圖獨占中國所有市場和原料資源；再而發掘中國的寶藏（即日人之所謂援助中國產業的發展，其實就是扼殺了中國民族工業的拾頭），統制中國棉業（如大阪興業公司在河北各地組織棉分會，以及山東棉花改良協定等）。就是說，日本的目的在完成中日「滿」的集團經濟，建立「東亞門羅主義」。

其次，我們從我國所需要方面和日本對於我國的供給方面，來推斷巴達制裏面所規定的條件是否有實現的可能性。

一九三三年中國輸入主要商品及其價值表

米	一五〇、二七二	一一、二
煤油柴油滑動油	一一五、四三五	八、六
棉花	九八、一五二	七、三
金屬及礦物	九七、〇六七	七、二
小麥	八七、七二五	六、五
棉製品	七一、二五五	五、三
化學品	五一、二八三	三、八
紙類	四三、八二六	三、三
糖類	四三、〇二六	三、一
顏料及染料	四〇、一二七	三、〇
機器	三九、一八一	二、九
木材	三七、三一四	二、八
毛及棉製品	三一、七二四	二、四
麵粉	二九、六九九	二、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二月一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二月一日

煙草 二九、六四四

其他 三八〇、七三七

總計 一、三四五、五六七

一九三三年日本輸出主要商品及其價值表

生絲 三九〇、九〇一

棉製品 三八三、二一五

絲製品 一四〇、九二六

罐頭食品 四六、九八四

針織品 四二、〇四七

車輛 二八、三四二

鐵製品 二六、八九七

玩具 二六、三七五

機器及零件 二五、八五七

木材 一八、六三八

陶磁器 三五、六三四

麵粉 三四、九五五

鐵 三四、六六六

靴鞋 二九、六三〇

紙類 一七、六八〇

棉紗 一五、七一二

其他 五三三、八四九

總計 一、八三二、三一五

二・二
二八・〇
一〇〇・〇

三・三
二〇・九
七・七

二・六
二・三
二・五

一・五
一・四
一・四

一・五
一・四
一・四

一・〇
一・〇
一・〇

一・九
一・九
一・九

一・六
一・六
一・六

一・〇
一・〇
一・〇

二九・二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中國輸入主要商品的情形，已給我們指出中國所需要的是米、煤油、金屬、棉花、棉製品、化學品等，而日本對於這些商品，自己還嫌不夠，那能供給中國的應用呢？一九三三年日本輸入商品棉花佔百分之三一·六，鐵及鐵砂佔百分之五·七，機器佔百分之三·八，小麥佔百分之二·三，煤佔百分之一·九；但日本棉製品卻能供給中國的需要。另一方面，日本所輸出的以生絲為大宗，但恰與我國相同，棉製品也與我國棉紗相對立，至於其他的絲製品、罐頭食品、針織品等，對我國卻無大需要。總之，日本除掉供給我棉製品之外，其他的在巴達維亞的原則上都不相適應的，既不相適應，要維持其存在也就困難起來。不然，那便像上面所說，一切都以日本為依歸，而完成中日「滿」的集團經濟，建立所謂「東亞門羅主義」吧了。

(二) 借款的性質

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輸出，大凡分為二個形態：一個是生利息的銀行資本；一個是生利潤的產業資本。前的形態，包含有國債、公債或依於貨幣信用的放款等的例子；後的形態，包含有股票及社債的收買，對於某種企業的直接投資等的例子。此次日方所提的予中國以借款並設立信用制度等問題，當屬於生利息的銀行資本的形態。

依據「中日經濟提携」的內容，日本最終目的是借款予中國，這是日本有意援助中國發展產業的麼？不是的，借款不外是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輸出的一種作用。因為資本主義國家已有一定的剩餘資本的存在。這種資本的存在，是具有下列的條件：（一）各國為保護本國產業的發展，便都實行保護關稅制度，可使各企業都結合一起，並且使能獲得特別利潤，使輸出利益越加增大，即促成各企業家對外貿易的熱心。但是也有這種保護關稅存在，因之，本國對外輸出品不免受其阻礙，或致不能輸出，因之，乃限制本國的生產力；生產力既受限制，則利潤自然低落。為要克服這種障礙，便實行資本的輸出，去代替那採取商品形態的輸出。（二）資本在本國內已無活動的餘地，不得不向外輸出。

那末，資本主義國家的剩餘資本往那裏輸出？無疑地，便是後進國，因為在那國家可得著更高利潤，伊里奇在帝國主義論有說：「資本主義只要一天是資本主義，那過剩的資本便一天不會用來提高本國民眾底生活水準（因為這樣辦時，就要減低資本家底利潤），只能用來向外國輸出，即向後進國家輸出，藉以增加利潤。在後進國家，

通常利潤是非常之高的。因為在這裏，資本很少，土地較廉，工錢便宜，原料低賤。而資本輸出底可能性，則由下述的情形所促成：一般後進國家，已捲入世界資本主義底圈內；鐵路底主要交通線已經從事敷設或在開始敷設中；產業發展底本質的諸條件已在確立著。」實際，不僅獲得由資本的輸出所產生的許多利潤，而且要受資本輸出所伴來的許多利益，即債務國須購買債權國的商品。

不錯，被資本輸入的國家，它本身必有毛病在，但並非無可救藥的了。有些國家正因為利用外資而興國的，例如日本等國也常向外國借款，蘇聯歡迎各國投資，那是什麼道理？就是因為牠們不是後進國，牠們已達到「祇能限於外「資」的利用，而不能牽動到了外「權」的擴張。同時利用外資是要利用者主動的利用外資，而決不是被利用於外資。要主動的利用，自己就不能不先有一統盤的籌算。然而統盤的籌算，其前提就必須先有鞏固的政治基礎與良好的經濟環境。」（申報月刊第四卷第一號中國利用外資之研究）

但是，我國是後進國，處於半殖民地的地位，一切權益多操諸外人手裏，所以利用外資結果，形成這樣可憐的局面：「利用外資愈多，國勢愈益陷危，民族產業（如礦產業）愈益不能發達，政治經濟愈益殖民地化，不平等條約愈益不能取消，帝國主義愈益不能打倒，軍閥官僚愈益逍遙跋扈，國防愈益不固。」（前揭書）

最值得我們注目的是「中日經濟提携」的消息發生後，竟影響三月二日駐美英大使與美國務次長談話中，都表示願意援助中國財政。三日，英政府竟正式邀請美、日、法三國討論關於予以財政、金融上的援助問題。彷彿看來，大家都很熱心援助中國的財政上、經濟上的發展，實在我們應該感謝列強的盛意。但在現實上已使我們狐疑：「中日經濟提携」的消息未發生以前，日本還未予中國以借款的時候，英美等國為何沒有援助中國財政金融的口氣？這不是暴露列強在華的經濟勢力的矛盾尖銳化？無疑地各國此次競爭援助中國，不外為保障自己在華的經濟地位，壟斷中國市場及原料地，進一步說，便是藉援助中國財政金融的借款為口實，得以實行重新瓜分中國的機會。

所以，在今日情勢之下，我國要利用外資發展實業，惟有遵照孫中山在建國方略裏面的教示做去，即先要爭回「發展之權」，而後再圖實業的發展。

其次，我還要說的，是徵諸中國過去利用外資的情形，都係政治的借款或是彌補財政上不敷的借款；對於建設

事業向無具體方策，所實現的更是渺然。因之，中國今日利用外資；不僅要擺脫列強的支配，自己得有選擇的自由；而且當局也要具有真正決心，為中國經濟的前途而建設而發展。

四、我國應有的態度

然而，中國和日本同是東亞主要國家，經濟上、地理上都有密切關係。因此，「中日經濟提携」似有實現的可能性，但我國應有下列的立場：

第一，日本須放棄侵佔滿洲的野心，使之恢復「九一八」前的常態，這樣才能進行「中日經濟提携」的談判。

第二，「中日經濟提携」的本質，就是彼此應有互助互惠的誠意，勿含有其他作用在裏面。

第三，我國提倡國貨運動是獨立國家所有的主權，日本不能強指為排日或排日貨的行動而干涉。

第四，巴達制，應考慮對方的需要與否，絕對不能純為本國利益，而含有強制性的集團經濟的存在。

第五，借款是我國對外資本的利用，但不能藉借款的名義而牽制我國的主權。

第六，以經濟上、技術上援助我國農業的發展，則應以互利性為目的，而不應以排擠歐美各國在華經濟方面霸佔我國原料地和市場為目的。

要之，「中日經濟提携」的首先解決條件是滿洲問題，其次便是應該站在互相諒解共同利益的立場上去談判。否則，我們不需要什麼「中日經濟提携」了。

國民政府公布「中華民國民事訴訟法」。

民事訴訟法為國家保護人民私權之程序法規，所定程序，貴在迅速解決兩造間之爭執，俾有正當權利之人得受充分保護現行。民事訴訟法自施行以來，徵諸法院之經驗、民間之批評，其關於訴訟程序各規定有過於繁雜者，亦有尙嫌疏漏者，於訴訟人既多不便，而法院結案亦不免因之延滯。司法行政部認為有改訂之必要，擬訂修正案呈請行政院核定後，提出立法院審議通過。本日，國民政府明令公布「中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二月一日

一三〇

華民國民事訴訟法」，計六百三十六條。（註五）

國民政府明令將蒙藏委員劉樸忱生平事蹟存備宣付史館。

留駐拉薩的蒙藏委員會委員劉樸忱，於本年一月六日逝世。國民政府本日特令從優議卹，並將生平事蹟存備宣付史館。令文曰：

「前蒙藏委員會委員劉樸忱，效忠邊務，夙著勳勤。此次隨同致祭達賴大師專使前赴拉薩，萬里馳驅，不辭勞瘁。茲聞在藏溘逝，殊深軫惜。劉樸忱著交考試院轉飭銓敘部從優議卹，並交行政院轉飭財政部撥給治喪費五千元，生平事蹟，存備宣付史館，以示政府篤念勳勞之至意。此令。」（註六）

東北郵遞今起續辦包裹。

東北郵政自一月十日起，由滙通轉遞局經手，實行收寄，本日續行收遞包裹郵件。（註七）

註一：上海「申報」，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三日。

註二：白韋：「論中日經濟提携」，「東方雜誌」第三十二卷八號，（臺北：東方雜誌社，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十六日），頁二十九。

註三：同前註，頁二十九—三十。

註四：同前註，頁二十九—四十四。

註五：全文見「國民政府公報」第一六五五號，頁一—八一。

註六：國民政府令，第一六五五號，頁八二。

註七：上海「申報」，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二日。

二日 蔣委員長懸賞通緝共軍首領朱德、毛澤東等人，並調整追剿共軍部署。

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本日通電懸賞通緝共軍首領朱德、毛澤東、徐向前、彭德懷、林彪、董振堂、周恩來、張國燾等。原電如下：

「查匪首朱德、毛澤東、徐向前等率匪竄擾各省，於茲數載。最近該匪迭經我軍痛剿，狼狽已極，不難聚殲。茲爲早日肅清起見，特懸賞格，無論軍民人等，凡拿獲匪首者一律均有重賞。特將賞格列後：生擒朱、毛、徐三匪首之一者，賞洋十萬元，生擒彭德懷、林彪、董振堂、周恩來、張國燾等匪首之一者，賞洋五萬元。希即分飭所屬軍民人等一體知照。」（註一）

同日，蔣委員長重新調整湘、黔、滇追剿中共之各軍部署。

先是，一月初中共殘部流竄黔北渡過烏江時，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重慶行營已電令雲南省主席兼剿匪總指揮龍雲，以有力部隊推進至川、黔、滇邊境，擇要構築堅固工事，防共軍西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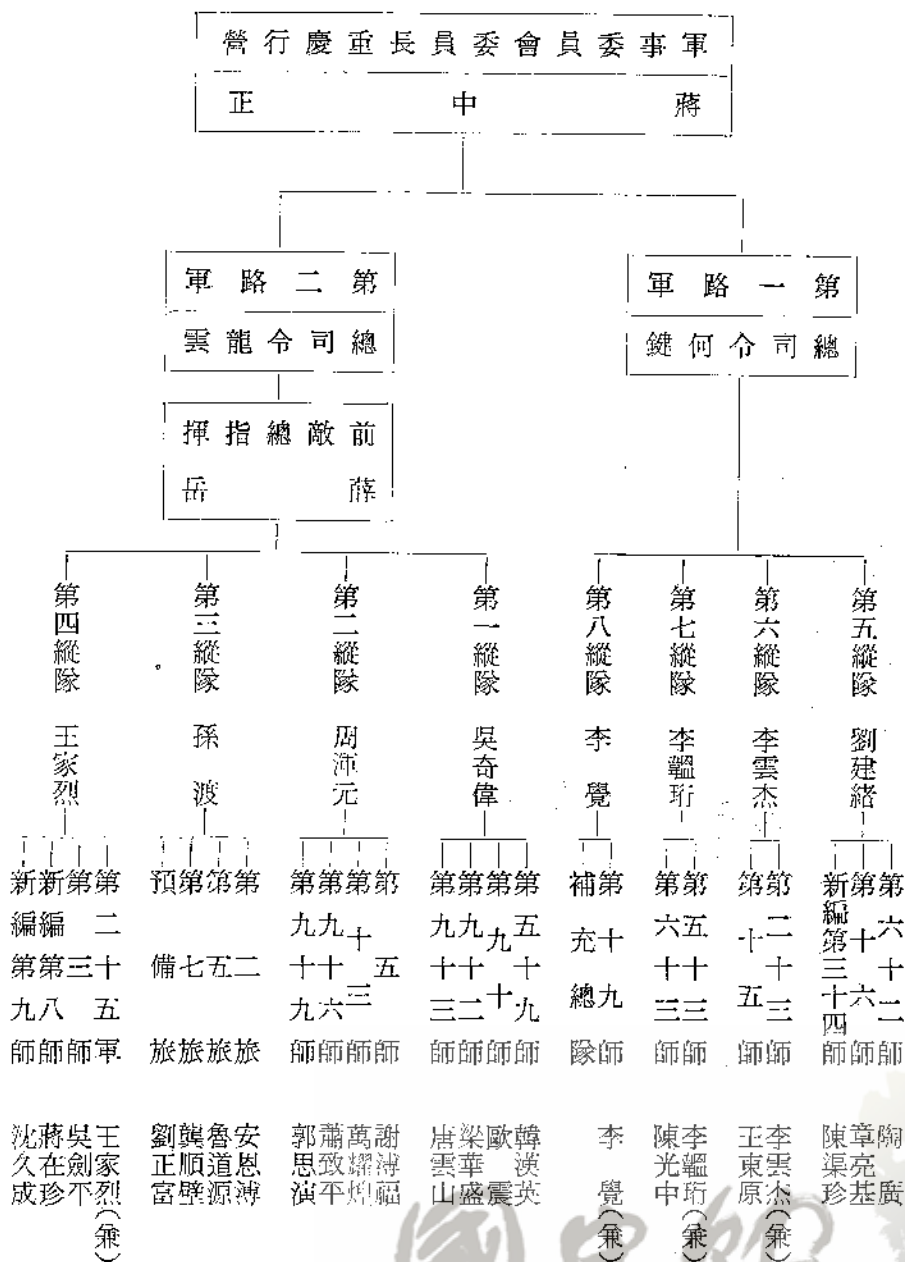
龍總指揮奉令後，即以訓練精悍戰力較強之第二、第五、第七等三個旅，於一月二十日前推進至川、黔、滇三省交界之威信、鎮雄一帶，構築工事，嚴密戒備，並發動民眾構築碉堡封鎖線，整頓團務，防共軍西竄，同時令大理一帶部隊，整修公路以利軍運。

本月一日，共軍先頭約五六千人竄至滇北之威信、鎮雄中間地區，與國軍滇軍第五旅魯道源部接觸，經該旅猛烈阻擊，共軍因長途跋涉，飢疲不堪，稍事抵抗即向威、鎮間大山中逃逸，同時後續共軍，在川南之敘永、古宋、興文一帶，遭受國軍川軍沿途阻擊，損失甚鉅。

本日，蔣委員長鑒於共軍已竄滇邊，乃將湘、黔、滇各勦匪軍重新調整部署，編爲第一、第二兩路軍，各轄四個縱隊：何鍵爲第一路軍總司令，圍勦蕭、賀兩股殘共，並封鎖黔東；以龍雲爲第二路軍總司令，薛岳爲第二路軍前敵總指揮，以主力圍殲朱毛共軍主力。（註二）其指揮系統表如下：

表統系揮指軍我剿追北滇

(日二月三年四十二國民)



國民政府公布「西康建省委員會組織條例」。

國民政府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曾令派劉文輝、諾那呼圖克圖、向傳義、冷融、祿國藩爲西康建省委員會委員，並以劉文輝爲委員長。本日頒布「西康建省委員會組織條例」。全文如次：（註三）

西康建省委員會組織條例

- 第一條 西康在省政府成立前，設西康建省委員會，籌備建省事宜，並執行政務。
 - 第二條 西康建省委員會直隸於行政院，並受中央主管部會之指揮監督。
 - 第三條 西康建省委員會於不抵觸中央法令範圍內，得發布命令，並制定單行規程。但關於限制人民自由，增加人民負擔者，非經國民政府核准，不得執行。
 - 第四條 西康建省委員會設委員五人至七人，由國民政府簡派，並於委員中指定一人爲委員長。
 - 第五條 左列各款事項，應由委員會議決之。
 - 一、關於建省計畫及發展地方經濟、文化事項。
 - 二、關於地方行政區域之劃定及變更事項。
 - 三、關於本省預算、決算事項。
 - 四、關於地方官吏呈請中央任免事項。
 - 五、關於增加人民負擔事項。
 - 六、關於處分省公產或籌劃省公營事業事項。
 - 七、關於地方綏靖事項。
 - 八、其他建省委員會認爲應議決事項。
- 委員會會議時，以委員長爲主席。



委員會之議決案，由委員長執行之。

- 第六條 委員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委員互推一人暫行代理其職務，期間以二個月為限，並呈報行政院備案。

- 第七條 西康建省委員會設左列各處、科。

一、秘書處 掌理機要、文牘、庶務、會計及不屬於其他各科事項。

二、民政科 掌理全省官吏之任免、宗教、禮俗及其他民政事項。

三、建設科 掌理全省實業、交通、水利及其他經濟建設事項。

四、財政科 掌理全省財政事項。

五、教育科 掌理全省教育、文化事項。

六、保安科 掌理全省警衛、治安事項。

前項所列各處科如有減併之必要時，得由委員會呈請行政院核准減併之。

- 第八條 西康建省委員會設秘書長一人，簡任。秘書二人，薦任。科長五人，薦任。科員十二人至三十人，委任。

- 第九條 西康建省委員會因事務之需要，得酌用專門技術人員，並得酌用僱員。

- 第十條 西康建省委員會因事務之必要，呈經行政院核准，得設立附屬機關。

- 第十一條 西康建省委員會之行政經費，應編製概算書，呈行政院轉請依法核定之。

- 第十二條 西康建省委員會會議規則及各處、科辦事細則，由該委員會定之，呈報行政院備案。

- 第十三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國民政府明令褒揚魯滌平。

軍事參議院副院長，前湖南、江西及浙江省省政府主席魯滌平，上月三十一日因腦溢血症逝世。本



日，國民政府明令予以褒揚，令文如下：（註四）

「軍事參議院副院長魯滌平，器識淵毅，志慮忠純。自民國初年服職湘軍，參加革命，追隨譚故院長出師嶺表，屢建奇功。北伐後肅領軍符，歷任湖南、江西省政府主席，治軍理民，聲施允洽。適歲主持浙江省政，興革利弊，績效昭宣，中樞尤為嘉賴。茲因宿疾未痊，調任京職，俾便調理，遽聞溘逝，軫悼良深。魯滌平著追贈陸軍上將，交行政院轉飭軍政部照上將例從優議卹，並給治喪費五千元，生平事蹟存備宣付史館，用示國家篤念忠勳之至意。此令。」

附錄：魯滌平事略：（註五）

浙江省主席魯滌平字詠安，湖南寧鄉人。清末由湖南兵日學堂畢業，先後任四十九標隊官管帶各職，頗有志於革命。會武昌舉義，魯受清命隨軍援鄂，軍次湘鄂邊境之蒲圻，以時不可失，激眾響應；湘省乃以獨立聞。光復後改編為營長。民國四年，經林德軒等之介紹，正式加入國民黨，更思努力以自見。五年茶陵譚公組安督湘，任為第六團團長駐常德，悉心練兵。六年驅傅良佐一役後，任第三旅旅長。九年驅張之役，指揮各部，循祁陽、寶慶、湘鄉、湘潭、長沙，直下岳州，遂被任為第二師師長，戍守岳州。十年，鄂人以不堪王占元之荼毒，來湘請援，當局乃任魯為第二軍軍長，趣令率部出征，迭克要隘。正圖以主力由汀泗橋直搗武漢，而敵以重兵突其前，復以兵艦潛襲岳州。時趙恒惕主和，魯抗議無效，隱忍數年。十二年，趙冀削各舊將領兵權，激成湘西駐軍之變。會大元帥任譚公為討賊軍湘軍總司令，入湘討逆，魯乃與第一師師長宋鶴庚、寶慶鎮守使吳劍學、衡陽鎮守使謝國光、湘邊鎮守使蔡鉅猷等，商決擁護大元帥，悉聽指揮。旋奉大元帥委為討賊軍湘軍第二軍軍長，兼湘軍總指揮，匆遽就職。其時所部之第四旅駐津澧，第三旅之第五團駐南華，均不及調集，隨同出發者，僅砲兵團、騎兵團各一團及六團一部而已。先是，陳逆炯明由東江進攻贛省，蔡逆成勳由北江進攻廣州，勢甚急。大元帥乃急電譚公，令改棄湘南，引兵援粵。遂星夜率部直趨粵北，喘息未定，一鼓破敵，盡復滇軍所失地，局勢乃安。十三年調赴東江，迭經血戰，是年舉行北伐，充建國湘軍第二軍軍長。十四年充建國湘軍整理處副總監。曾、楊、劉叛變，奉命討伐，任為北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二月二日

一三六

路總指揮，率部由韶南下，將敵殲滅，以改編任爲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副軍長，兼前敵總指揮。迨連陽熊部肅清，粵境安堵，而十五年又大舉北伐，魯時代理第二軍軍長兼右翼指揮，率部由韶入湘，轉戰贛、閩、浙、蘇、皖諸省，旋入武昌，肅清鄂西，任本軍軍長。十六年再入鄂西，進而肅清湘西之逆。十七年任武漢政治分會委員，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十八年一月以縮軍兼任爲第十八師師長，仍兼任湘省主席。桂省事變，任討逆軍第五軍軍長，旋被選爲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事平任武漢衛戍司令，兼湖北編遣特派員辦公處委員。九月任江西省政府主席，是年五月兼討逆軍第九路總指揮，後乃改任浙主席，新近改任軍參院副院長，享年四十有八歲。

察東事件解決——中日舉行大灘會議。

一月十九日，日、僞軍向察東沽源移動，強指該縣之長梁、烏泥河、五道溝、永安堡一帶屬於熱河省，應爲「滿洲國」領土，並向我提出要求。

一月二十日，何代委員長恐宋部在小廠、東柵子、長梁、烏泥河等地與日軍發生衝突，日本遂得乘機佔領沽源、獨石口兩要地，則察省、張北及平綏路均將受其威脅，爲所控制。再三權衡利害，趁宋主席在平，當以下列四項辦法面告宋氏：（一）在小廠之騎兵連即日撤至長城以內；（二）東柵子步兵連可撤至獨石口附近，東柵子之警戒，可以警察（即保安隊）擔任；（三）長梁、烏泥河及其他處所之民團機關等，可暫行撤至後方；（四）在長城以外竭力避免衝突，以免日軍藉口。以上除飭宋遵辦外，並以卽午行秘電呈報中央鑒核。（註六）

「特急。南京院長汪、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並請轉黃委員長膺白兄：密。極密。昨戌由日本駐平武官高橋坦非正式交來通知一紙文曰：『宋主席方面，前對松井中佐要約於十二月三十一日爲止，將開進大灘西南方地區之騎兵隊，及其他機關，一律撤退，是以關東軍認爲中國方面已明知該地域確係滿洲國領土，盼望其實行撤兵。但宋主席方面不惟不履行前約，反於一月中旬將類似騎兵之隊伍開入長梁，迫緊砲隊開入北寨溝，並於各地增加配置保衛

團，且在十五日於烏泥河襲擊滿洲國人之自衛團，復將約四十餘名帶到小廠。如此暴舉，關東軍不能坐視，故近日決以所要兵團澈底肅清屬於滿洲國之該地方，特此通知。」等語，恐宋部在小廠、東柵子、長梁、烏泥河等地與日軍發生衝突，日本遂得乘機佔領沽源、獨石口兩要地，則察省、張北及平綏路均將受其威脅，爲所控置，再三權衡利害，當以下列四項辦法面告宋主席：(一)在小廠之騎兵連即日撤至長城以內。(二)東柵子之步兵連可撤至獨石口附近東柵子之警戒可以警察(卽保安隊)擔任。(三)長梁、烏泥河及其他處所之民團機關等可暫行撤至後方。(四)在長城以外竭力避免衝突，以免日軍藉口。宋已遵照於昨亥電前方照辦，以後情形容再續呈。職應欽。卽午行秘。」(註七)

一月二十三日，日方開釁。晨十時，日本飛機在察東東柵子擲彈數枚，十一時日軍又在該處向我發砲四十餘，十二時日步兵向獨石口東北方之長城線前進。沽源方面亦有日機盤旋。據北平官方公布消息，東柵子一帶之保衛團及居民傷亡四十餘人。

察省主席宋哲元連發兩電向何應欽報告戰情。

其一：「特急。北平居仁堂。部長何鈞鑒：密。(一)本早十時有日機四架到沽源、獨石偵察，後至東柵子投彈七枚東去。(二)十一時敵以砲火向我東柵子、北柵子之間地區射擊。(三)至十二時敵步兵約千人由永安堡向我前進至懸裏窪附近，佔領陣地，刻正向我獨石長城線之陣地進攻中。(四)已令劉旅長自珍在原線極力抵抗。謹聞。職宋哲元叩。漾午參印。」(註八)

其二：「特急。北平部長何：密。(一)東柵子、北柵子一帶自午時起至薄暮止均在戰鬪中。(二)已將東柵子之警察隊撤回獨石口以防事態擴大。(三)沽源方面尚未接觸，但據報今日下午已有步騎砲聯合之敵約七八百人，附裝甲車十餘輛，本晚接近沽源約三十里附近。職宋哲元叩。漾西印」(註九)

一月二十四日，日本飛機又轟炸獨石口，毀民房五十餘間，軍民死傷二十八人，又在東柵子投彈，死傷三十餘人。宋哲元電何應欽報告戰事。原電如下：

「特急。北平部長何：密。頃據劉旅長自珍報稱：本日上午十時，日飛機兩架向獨石城內擲炸彈八枚，午後三

時又向獨石口城投彈五枚，計炸死我陳光然營十一連排長李心廣，士兵王希成、郭海心、楊明凱、潘熙通、胡興河等七員名；炸傷士兵張克勤、劉茲臣、羅忠全、王福德、黃應龍、尚錫榮、許世傑、魏得勝等八名；並炸傷人民八名，炸死五名，毀獨石口北城及西街民房五十餘間。又據赤城縣長張維衡報稱：漾口義警團在東柵子東北高地警戒，受日軍砲火集中射擊，由上午十一時開始，至午後五時，我警團陣亡官長一員，團丁五名，受傷團丁十九名，刻正分別掩埋醫治。各等情。謹此報告。職宋哲元叩。敬亥印。」（註一〇）

次日，宋哲元續電何應欽。

其一：「特急。北平部長何：報告：（一）今午前十一時，飛機兩架由黑達營子方面，飛向赤城，旋到獨石口、東柵子低空飛行，盤旋數週後，又到沽源偵察，但均未擲炸彈。（二）東柵子截至現在尚未到達日僞軍。（三）東柵子對面之敵仍在永安堡附近，沽源對面之敵仍在喇馬洞、長梁一帶，今日均未前進。謹聞。職宋哲元叩。有西參印。」（註一一）

其二：「北平部長何：密據探報：（一）本日日軍由豐寧以大載重汽車廿輛共載八百人，經過大灘未停，刻已到達南北石柱子之線。（二）另以載重車廿輛載八百人到達喜峰砦。（三）據派往承德偵探回報，日人由平泉開到承德軍隊於該探起程時，已達約五千名左右，等情。謹聞。職宋哲元叩。有亥參印。」（註一二）

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天，我方傷亡情形，由宋哲元呈報行政院長汪兆銘、軍委會蔣委員長：

「分送南京行政院院長汪、軍委會委員長蔣，分送北平軍分會委員長何、政整會委員長黃鈞鑒：永密。查日僞軍在察東各情形，經敬日電呈在案。自有日迄今，除日機每日至沽源及獨石口一帶低空窺察，或派人至四道溝掠取民食，及至石城堡宣傳威挾等情形外，尚無其他行動。茲據赤城縣長張維衡電報稱：據獨石口鎮長張元勳呈稱：本月漾口，日僞軍以大砲轟炸東柵子，我方傷士兵二十餘名，百姓一百零五人，死三十餘人。同日日僞飛機三架，在東柵子一帶擲彈八枚，傷百姓四十三人。柵口落彈六枚，毀房數間。城內傷十九人，死四人。未至醫院處理死十六人。毀房卅七間，戲樓數座。敬日日僞飛機先後共來四次，每次三四架，共計擲彈三十餘枚，毀房地十餘處，傷百姓五人，死七人，馬四十八匹，羊一百七十四隻，牛十九條，豬十三口，狗九條。有日來城八架盤旋城內上空數週，幸

未擲彈。後在東柵子山路炸死逃難人民四十七人，孩童二十三口，馬牛車十七輛，等情。除由縣長派員前往查勘，並妥爲安撫傷亡等及其家族，暨拍照片以昭核實另文呈送外，理合先行具報，伏乞鑒核施行。等情。據此。除分電外，謹聞。職宋哲元叩。世政印」(註一三)

軍委會蔣委員長二十四日電何應欽，命固守沽源。原電如下：

「限卽刻到北平何部長：漾申行秘書電悉。沽源與獨石口應固守，但部隊不必過多，當授權宋主席相機處置可也。中正。敬辰授京。」(註一四)

何應欽提出一併解決熱察邊界即多倫方面的糾紛，請示中央。原電如下：

「特急！南京委員長蔣並譯轉院長汪：宿密。極密。察東問題，醞釀年餘，前曾與蔣白兄談及，最好由我方自動與關東軍提商解決，結果或可比較圓滿。但一年以來，通車、通郵問題爲國內輿論所不滿，此議遂無形延擱，乃有今次事件之發生。將來沽源方面，縱能順利解決，而其他方面繼起之糾紛正多，爲謀一勞永逸計，似不如中日雙方會談之際，將察熱邊界即多倫方面糾紛情形，一併提出解決，已設法微露此意於高橋，謂如關東軍願將多倫方面糾紛情形一併提出解決，則此間可以請示中央辦理等語。謹聞，乞鈞核！職應欽有(廿六日)午行秘二印。」(註一五)

二十六日，中央覆電何應欽，指示對察東事件與日方談判的原則。原電如下：

「北平居仁堂何代委員長勛鑒：敬申行秘有午行秘兩電誦悉，宿密。關於此事擬定原則如下：(一)務求速了，勿使遷延以免擴大。(二)察東方面，如能亦劃定一條停戰線，以示限制，或可免其進無止境。(三)停戰線祇作爲軍事處置，萬不可有國境字樣。(四)停戰線雖不妨延長，惟緩衝地區則務求縮小，其詳由兄酌定，但沽源、獨石口兩處爲必守之據點，萬不可劃入。(五)此事既作爲軍事處置，應避免外交政治方式，岳開先前往談判，不宜用特派員名義，似應由軍分會臨時以別種名義派往爲佳。如需就近酌派一二能員前往張垣，爲岳協助，亦由兄決定。(六)敬申行秘所提注意事項三點，極爲愜意。中正、兆銘、鄒。有未機京。」(註一六)

數日以來，日、偽軍洶洶之勢，大有突入長城線之可能，而我軍則迄未反擊。

日本關東軍爲求事件迅速局部解決，擬由熱河駐屯軍第七師團就地與宋哲元軍代表，在大灘會商解決。並要求：

一、保證以後我方不攪亂滿洲地方之政治設施，否則難免再用武力。

二、長城屬滿洲國境，並再劃一緩衝地帶，不駐兵，不設軍事佈置，僅用警察維持秩序。（註一七）

我方希望在北平或張家口會商。一月二十九日，日方電何應欽，希望將宋哲元的代表人選通知日方。原文如下：

「關東軍方面爲求事件局部的迅速解決起見，擬由熱河駐屯軍就地與宋哲元軍代表開始商議，至範圍擴大在北平舉行會議一節，尚非所願，擬待後日有機再說，業將此意指示與杉原中將，故望貴處速將宋軍派遣代表之事來電報告。」

又據熱河駐屯軍參謀長電告如左：

爲局部的迅速解決計，擬於二月一日在大灘會商，故盼宋哲元氏之代表與沾源縣長於一月三十一日前（不得已時二月一日午前亦可）到南園子（大灘南方六公里）。松井中佐及岩仲參謀將於三十日（明日）搭飛機先赴大灘等情。日本代表當爲谷少將（或永見大佐）及隨員岩仲參謀、松井中佐等。貴處可派預定之張樾亭及沾源縣長並其他必要人員於上定日期到達該地。因在大灘有住宿警戒之關係，請速將人數姓名通知爲荷。」

同日，何代委員長以下列兩點答復日方：

一、中方仍希望在北平或張家口會商，不涉及廣範圍亦可。

二、如日方必主在大灘會商，應先在北平接洽妥帖，然後由二十九軍代表張樾亭赴大灘爲形式上之定議。（註

一八）

一月三十日，中、日雙方提出會議內容：

日方所提會議內容：

- 一、對於不法越境行為表示陳謝之意。
- 二、中國軍隊此次所收滿洲國軍器全部交還。
- 三、誓約將來絕對不有越境之不法行為，及威脅滿洲國領土之行動。若敢犯此之時，日本軍斷然佔領沽源、獨石口，固不待言，並須知張家口亦在佔領之內。

我方提交高橋之件（一月三十日由殷同轉交）原文如次：

- 一、對於此次察熱邊境不祥事件表示遺憾之意（口頭陳述）。
- 二、察哈爾省方面所收熱河民團槍械如數交還。
- 三、約定將來絕對不侵入石頭城子、南石柱子、東柵子（指長城東側之村落）之線，及其以東之地域，並不為脅威之行動。

雙方協議訂正後之會議內容要旨：

- 一、對於此次察熱邊境不祥事件表示遺憾之意（口頭陳述）。
- 二、察哈爾省方面所收熱河民團槍械如數交還。
- 三、約定將來絕對不侵入石頭城子、南石柱子、東柵子（指長城東側之村落）之線，及其以東之地域，並不為脅威之行動。

又日方用口頭開示「如有違犯時，日軍不特斷然進佔沽源、獨石口，並可佔領張家口。」（我方不答）（註一九）

我方將代表人選名字等通知日方高橋坦：

我方提交之通知：

會議地點 大灘

日期 如復電完全同意二月一日可到。

代表 二十九軍三十七師參謀長張樾亭。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二月二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 年二月二日

一四二

隨員 沽源縣長郭培塏。

通譯 察哈爾省政府科長張祖德。

高橋坦答覆如下：

- 一、軍同意本官（高橋）與中國方面所商議之案。
- 二、會議時期定為二月二日上午。
- 松井中佐預定到沽源連絡。

三、希望中國方面代表於二月一日薄暮前到達沽源。（註二〇）

何應欽囑宋哲元密飭我方代表張樾亭，應注意的事情：

- 一、口頭陳謝之要點：此次因偶然之誤會發生不祥事件，宋軍長認為遺憾，茲特由本人代表表示此意。
- 二、會議（或稱協定亦未可知）文應注意之點：
 - （一）雙方當事者姓氏及代表人姓氏。
 - （二）應預備委任狀如下：

茲委任本軍第三十七師參謀長陸軍步兵上校張樾亭為本軍代表，前赴大灘與日本關東軍第七師團代表會商解決察熱邊境軍事糾紛事件。此狀。

（三）口頭陳述之件毋庸列入協定文。

（四）協定文之兩要點：如另紙（文缺），凡有涉及滿洲國或國境字樣者，可託辭向不涉及此點，不敢主持，要求請訓之猶豫。如彼方堅持，我代表但堅執本人所受訓令無此權限，不敢擅自踰越範圍，應請原諒。

萬一有此事件發生應請立時電達宋主席請訓，代表仍在彼處靜候，不奉訓電不必有所作為。

（五）察熱西部境界線，携件僅指石頭城子、南北石柱子、東柵子等數地名，協定本文或須參照現地情況，加列詳細地名，只須大致在該線上者，可以承允。

（六）東柵子地名之下，必須有括弧表示所指之東柵子，確係長城東口外之一小村落，而非長城口，但長城東



口外之外字仍恐有誤解（因彼方亦指我方爲長城外也）之處，故協定文以用長城東側字樣爲妥。

(七) 察熱北境卽自石頭城子迤東北之線，我方初意擬連結於大灘，但彼方認爲尙須在大灘迤北之突出部方爲自然，大約卽在後老羊圈子附近地點。我方各地圖無此細地名，可詢明沽源縣長會同彼方確定之。

(八) 最後彼方對我方如果敢於違犯協定時，彼須佔領沽源、獨石口以及張家口云云等語，我方勿庸明白答復。

(九) 最好無文字上之規定，如必須有文字規定，則我方可主張用中、日兩文，其要點中文應用我國正朔，我方在前，彼方在後，口文文件當然用彼國昭和十年月日，彼方在前我方在後。（註二二）

一月三十一日，宋哲元乃訓令張樾亭，會議不可涉及政治問題：

事項：

「爲令遵事，此次該代表赴大灘與日本關東軍第七師團代表會商解決察、熱邊境軍事糾紛事件，應注意左列之

(一) 此次會商限於解決察、熱邊境軍事糾紛，不涉及政治及其他問題。

(二) 會商之範圍以一月三十日軍分會代表與日本公使館高橋武官商定二三兩項要旨爲限。

此令

(附記) 一月三十日與高橋武官商定之二三兩項要旨：

(一) 察哈爾省方面所收熱河民團槍械如數交還。

(二) 約定將來絕對不侵入石頭城子、南石柱子、東柵子（指長城東側之村落）之線，及其以東之地域，並不爲脅威之行動。

第二十九軍軍長 宋哲元。」（註二二）

大灘會議於本日舉行，我方代表二十九軍三十七師參謀長張樾亭報告會議情形如下：

時 期：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二日上午十一時

地 點：南園子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二月二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二月二日

一四四

列席人員：中國方面：張樾亭、郭育凱、張祖德，日本方面：谷實夫（駐大灘第七師團旅團長）、永見（聯隊長）、松井（中佐）、岩仲（參謀）、豐寧縣縣長馮景異、田代（通譯）

谷實夫：報告開會，並陳述不幸事件發生之原因及經過情形，概要如左：

查石頭城子、南北石柱子、東柵子之線為滿洲國地域，中國不得駐軍，而沾源縣長竟唆使民團侵駐長梁、烏泥河一帶，又收豐寧民團武器。宋哲元軍隊竟在東柵子附近與日軍衝突，殊屬非是。

張樾亭：對此不幸事件，本人代表宋哲元表示遺憾。

谷實夫：沾源收取豐寧民團槍三十七枝，子彈一千五百粒，須於二月七日由沾源縣長親帶至南圍子交還日軍。

張樾亭：可以如期按數交還。

谷實夫：中國不得加強陣地及加強陣地兵力（對陣地一點，經詢究指何地點，日方答以係指獨石口沾源之線而言）。否則口方認為挑戰行為，必將進佔沾源及張家口。

張樾亭：對於陣地一點，認為尚可以期雙方維持和平。

谷實夫：宣告閉會。並作談話如左：

對於本日會議情形，日本將於本月四日發表。

惟中國方面如何發表聽便，但不得變更事實或作惡宣傳。此次不幸事件經今日大灘會議解決，希望中日、滿三國互相提携，維持亞洲永久和平，不因瑣事再生誤會。

張樾亭：我方對會議情形如發表，當不外北平軍分會與高橋武官在北平商定各點，以和平解決字樣發表。

中、日兩國同為亞洲之大國，兩國民族素尚禮讓，希望今後雙方互本親仁善鄰之旨，相互提携，維持東亞和平造福世界。

谷實夫：請全體乾杯散會（約十一時半）。

（備考）大灘會議雙方皆係口頭陳述，無條文、無簽字。

二十九軍三十七師參謀長 張樾亭（註二三）

附錄：大灘會議後我方發表之文件：

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於二月四日正式公佈關於察東事件，中、日雙方在大灘會商和平解決辦法，其公佈之原文如左：

「據察哈爾省政府主席兼陸軍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報告：察東事件經派第二十九軍第三十七師參謀長張樾亭率同隨員沽源縣長郭培堦、察省府科長張祖德，於二月二日前往大灘，與日軍第七師團第十三旅團長谷實夫，第廿五聯隊長永見俊德，及松井中佐等於是日上午十一時在該處會商，口頭約定解決辦法如左：

察東事件原出於誤會，現雙方為和平解決起見，日軍即返回原防，廿九軍亦不復侵入石頭城子、南石柱子、東柵子（長城東側之村落）之線，及其以東之地域，所有前此二十九軍所收熱河民團之步槍計三十七枝，子彈一千五百粒，準定本月七日由沽源縣長如數送到大灘，發還熱河民團。」（註二四）

註一：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九日。

註二：「剿匪戰史」(四)，頁八七九。

註三：「國民政府公報」，第一六五六號，頁一—二，

註四：「國民政府公報」令，第一六五六號，頁三。

註五：上海「申報」，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一日。

註六：中華民國外交問題研究會編印：「中日外交史料叢編」(三)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三十日，頁三三。

註七：同註六，頁二四五。

註八：同註六，頁二四六。

註九：同註八。

註一〇：同註六，頁二四七。

註一一：同註一〇。

註一二：同註六，頁二四八。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二月二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二月四、五日

一四六

註一三：同註六，頁二二一。

註一四：「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頁六六三。

註一五：「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下冊，頁八四二。

註一六：同註十四。頁六六四。

註一九：同註六，頁二四八。

註一八：同註六，頁二四九。

註一九：同註六，頁二五〇。

註二〇：同註六，頁二五一。

註二一：同註六，頁二五二。

註二二：同註六，頁二五三。

註二三：同註六，頁二五四。

註二四：同註六，頁二五六。

四日 蔣委員長在廬山電召各地將領聽訓。

軍委會蔣委員長本月二日由南京到蕪湖，本日到廬山小住，並電召各地將領前往聽訓。（註）

註：國聞週報，十二卷，六期，大事述要，頁五。

五日 蔣委員長電令剿共軍第二兵團總指揮薛岳，在貴州趕築黔川與黔湘兩公路。

本日，軍委會蔣委員長以加急電報致薛岳總指揮，指示貴州目前最重要之工作為趕築黔湘兩公路。

原電文如次：（註）

「急。貴陽薛總指揮：密。貴州目前最重要工作，為趕築黔川與黔湘兩公路，對黔須築至洪江或晃縣，對川須



至重慶或綦江。該兩路應同時徵工興築，由兄負責主持督促黔省府趕辦，限本年九月以前完成。中央軍之在黔境者應親自興築，竭力倡導，其橋梁涵洞等經費准由中央發給，軍隊築路賞金亦照江西例發給。希即預算呈報，並派定兩路修築負責專員，尅日興工，九月內能否趕成或最遲延至何月？亦須詳明。中正手啟。歌西機牯。」

註：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緒編（一），頁三二八。

六 日 雲南省府主席龍雲就任剿共軍第二路總司令職務。

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稍前奉蔣委員長電令，任命其爲剿匪第二路軍總司令，乃於本日通電就職，並通令其所屬及布告軍民周知。（註一）

江西綏靖會議開幕。

江西綏靖會議本日開幕，八個綏靖區的司令官均出席。會議由顧祝同擔任主席，通過軍事、交通、經理、軍法、衛生等要案。（註二）

共軍竄滇，企圖由滇邊渡金沙江。

朱毛共軍自在永寧（敘永）失敗後，就變更計劃，擬由川、滇邊境經橫江渡金沙江，入雅安，趨懋功、松潘；與放棄通南巴的徐向前共軍合股，再謀打通國際路線。

近日以來，川南、北共軍極力避戰，並向雲南威信等地急進，與滇軍數度激戰。（註三）

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到北平。

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卽日政府之命，由遼甯入關。一月初到天津，本日由津抵平。據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二月六、七日

一四八

他說：

「此來遊覽，無何任務。中日關係就個人感覺，前途曙光已露，彼此如均以誠相見，從根本方面著手，一切問題可迎刃而解。徐道隣君所著之『中日關係的檢討』，願兩國知識份子共同研究，造福兩國邦交非淺。」

然土肥原的真正任務，爲窺視我國東南及探測我當局的態度。（註四）

註一：南京「中央日報」，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十日。

註二：上海「申報」，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七日。

註三：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十八日。

註四：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九日。

「申報月刊」，四卷二號，東方文化書局，民國六三年，頁一二八。

七日 國民政府公布「陸海空軍軍職交代規則」。

國民政府本日所公布之此項規則，全文如次：

陸海空軍軍職交代規則（註一）

第一條 凡陸海空軍各機關、學校、部隊、艦隊等之主管長官及其所屬有保管責任人員，前後任之交代悉依本規則行之。

第二條 各主管長官及其所屬有保管責任人員，前後任之交代，必要時應由直隸上級長官或該主管長官派員監盤。

監盤員應監視前後任於限期内交代清楚，將經過情形具報原派長官備查，倘事後交代人員發生不實情事，監盤員應負相當責任。

第三條 前後任交代之事項如左：

一、人員名冊、軍籍、考績、履歷，官組名簿、士兵執照等項。

二、經常費、臨時費及特款等目前任接任日起，至卸任日止之實收實支，或應繳應付各細數及其餘存現款。

三、印信、旗幟、徽章、馬匹、艦艇、航空器、武器彈藥、機械、器材、車輛、船隻、儀器、藥品、糧秣、被服裝具、陣營具、建築物、場所，暨一切設備物品，及其他國有財產等項。

四、其他各項檔案、圖書、契據、契約及有關軍事機密之文件號令，如計畫案、密電本、軍用地圖、海圖、圖案、旗書、機密信號等項，應專案封交後任。

第四條

卸任人員，移交一切款項物品，應造具四柱總分清冊，連同一切帳簿、單據、票照、存根等件，暨各種金錢物品出納之簿記，銀行往來之存摺，以及有連帶性質之文卷書類，一併彙齊移交後任點收。

第五條

接任人員，對於任內應造各項計算之書表冊報，截至交卸前一日止，至遲應於一個月以內，分別趕造齊全呈報，如有未屆造報時期，或不能分割造報者，得移交後任接續彙辦。其有因一部份辦理結束，必須經過清理之時口，致將交案延展者，應先呈由隸屬長官許可後列入交案，加以說明，俾接任者有所依據。

第六條

前後任各項交代之期限，應視駐地之遠近，事物之繁簡，由所隸各上級長官酌定之。但自辦理交代之日起，至遲不得過一個月，其有特殊理由，經呈奉所隸各上級長官准其延期者，應於延長期內交清，凡逾限交代不清，不予任職，必要時並得予以看管嚴追。

第七條

卸任人員辦理移交，或接任人員接收交代時，除本機關部隊外，如認為所屬各單位有連帶辦理移交之必要時，應由各所屬單位負責人員，造具清冊，呈由主管機關部隊長官彙案移交。

第八條

卸任人員死亡，或因其他事故不能辦理交代者，應由該管長官指定負責人員辦理。

第九條

前後任交代，應由前任造具同樣四柱總分清冊三份，除前後任各執一份外，餘冊由前後任彙報所隸上級長官備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二月七日

一五〇

第十條 接任人員，接到移交清冊，應即（或會同監盤員）於十日以內逐項監查清楚，出具交代清結證明書，交前任呈繳上級機關或主管長官查核。

第十一條 因交代不清而逃匿，或捏報病故者，除查封其財產抵償外，並應依法懲處之。

第十二條 接任人員對於交代故意留難，延不結報者，予以相當處分。

第十三條 交代清冊內如有發現虛捏或漏報情事，除將卸任人員照第六、第十二兩條辦理外，應予接任人員以相當處分，但自行揭報者不在此限。

第十四條 本規則自公布日施行。

二十九軍將長梁一帶收繳之械彈交還熱河民團。

陸軍第二十九軍前在長梁、烏泥河一帶所收繳之械彈，本日由沽源縣長郭增愷押運大灘，點交日本軍部轉還熱河民團。（註二）

南昌各界慶祝擒獲共黨首要方志敏。

南昌各界本日在中山紀念堂舉行慶祝擒獲共黨首要方志敏等大會，各界代表數千人到會。會中並報告贛東清剿共軍經過。又將方志敏登臺示眾。（註三）

美國盛傳中日妥協。

美國盛傳中日已妥協，本日華盛頓方面感覺憂慮，恐傳聞之中日關係進步消息，為日本擴充在華勢力之先聲。（註四）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第一六六〇號。

註二：上海「申報」，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八日。

註三：南京「中央日報」，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八日。

註四：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八日。

八日 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通電各省，嚴禁外人私掘古物。

近來遊華外人往往假借名義，私行採掘我國古物。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特別通電各省：「嗣後外國人民無論用何種名義，不得在中國境內採掘古物。即或外國學術團體及私人，對於中國學術機關發掘古物，如有經濟上之協助，亦應由該學術機關報告本會，經核准後方得承受。古物保存法施行細則規定極為嚴密，本會為懲前毖後，請各省政府查照此規定，對於入境遊歷之外國人士嚴予注意，並請通飭所屬，一體知照。」（註一）

教育部修正公布「民眾教育館暫行規程」。

教育部於本日修正公布之此一「暫行規程」。全文如次：（註二）

民眾教育館暫行規程

第一條 民眾教育館由省市縣設立之。

地方自治機關或私人亦得設立民眾教育館。

第二條

民眾教育館由省市設立者，應由省市政府開具左列各事項，呈報教育部核准備案。由縣市設立者，應由縣市政府開具左列各事項，呈報教育廳核准，並轉呈教育部備案。由地方自治機關設立者，應由地方自治機關開具左列各事項，呈報縣市政府核准，並轉呈教育廳備案。由私人設立者，應由私人開具左列各事項，呈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備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二月七、八日

一名稱 二 地址 三 經費（分開辦經常兩門並註明來源） 四 章則 五 計畫

已經設立之民眾教育館，自本規程公佈後，亦須補行前項手續。

第三條 民眾教育館之變更及停辦，由省市政府呈報教育部核准備案。由縣市政府設立者，應由縣市政府呈報教育廳核准，並轉呈教育部備案。由地方自治機關設立者，應由地方自治機關呈報縣市政府核准，並轉呈教育廳備案。由私人設立者，應由私人呈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備案。

第四條 民眾教育館須於每年度開始前一個月內，造具下年度預算書，連同進行計畫書，呈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查核備案。

第五條 民眾教育館須於每年度終了後一個月內，造具上年度決算書，連同進行概況書，呈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查核備案。

第六條 民眾教育館分設左列各組：

一 教導組 館內民眾學校之教學，館外民眾學校之指導講演，及電影幻燈之巡迴放映等屬之。
二 閱覽組 書籍、雜誌、報紙、圖表、標本、模型等館內之閱覽，館外之借閱，以及辦理巡迴文庫各種展覽會等屬之。

三 健康組 關於體育者，如館內館外運動場所器械之設備，運動事項之指導；關於衛生者，如疾病之治療，防疫清潔之指導等屬之。

四 生計組 園藝畜牧及其他關於農工技術之傳習，各種合作社之組織等屬之。
五 事務組 文書會計、及其他不屬於各組之事項屬之。

以上五組全設或設置一部份，或合併設置，得視地方情形酌量辦理。

省市（行政院直轄市）立民眾教育館，除設置前列五組外，並得酌量增設他組，其名稱由各省市自定之。

第七條 民眾教育館為推廣之準備，得從事研究及實驗工作。

第八條 民眾教育館爲謀館務之推進，應聯絡地方熱心社會教育人士，組織各種委員會。

第九條 民眾教育館設館長一人，總理館務，省立者由教育廳遴選合格人員，提請省政府委員會議通過，由省府或教育廳派充之。市（行政院直轄市）立者，由市政府行政機關遴選合格人員，呈請市政府核准派充之。縣市立者，由縣市政府遴選合格人員，呈請教育廳核准派充之。地方自治機關設立者，由設立之機關遴選合格人員，呈請縣市政府核准派充之。私立民眾教育館館長由設立人兼任，或聘任之，但須呈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準備案。

民眾教育館館長應兼任一組主任，但不得兼薪。

第十條 民眾教育館每組設主任一人，館員若干人，由館長遴選合格人員任用之，並呈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備案。

第十一條 民眾教育館經費分配之標準，薪工不得高於百分之五十，事業費不得低於百分之四十，辦公費佔百分之十。

第十二條 民眾教育館辦事細則由館長定之，呈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準備案。

第十三條 本規則自公佈日施行。

班禪通電就職，西陲宣化署在寧夏阿善旗成立。

班禪本日本在寧夏阿善旗就「西陲宣化使」一職，並發出通電：

「（銜略）均鑒：前奉中央任命班禪額爾德尼爲西陲宣化使，遵於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國民政府禮堂敬謹宣誓就職。自應成立公署，早日視事，只因歷年宣化蒙疆，冀圖團結五族，拯救國難，迄今未暇組織。現以回蒙在即，西陲宣化事務日見紛繁，乃於本月八日在阿善旗成立公署，並於即日啟用關防，自當隨節西移，因時佈政，疏達民情，宣揚主義，以菩提覺心普施教化，本中央意旨撫綏邊圉。祇恐才輕任鉅，綆短汲長，覆餗之虞，不勝其任。尚盼當世同賢、吾黨先進，時錫箴規，力予匡正。除將本署成立情形另文呈報國府備案外，謹電奉陳，諸希鑒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二月八日

一五三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二月八、九日

一五四

察！班禪額爾德尼叩齊（八日）印。」（註三）

註一：南京「中央日報」，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八日。

註二：多賀秋郎：「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民國編（下），（臺北：文海出版社印行，民國六十五年四月），

頁三七〇。

註三：南京「中央日報」，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十一日。

九日 交通、金城、上海等五家銀行成立「農業貸款銀團」。

交通、金城、上海、四省農民、浙江興業等五家銀行，發起組織農業合作貸款團。本年投資定為三百萬元。並將分函各銀行徵求加入。（註一）

瑞典考古學家斯文赫定抵西安。

鐵道部顧問、瑞典考古學家斯文赫定，率綏新公路勘查隊一行七人於民國二十一年離京，深入西北，迄今三年，頃已返抵西安。不久即乘隴海路車轉道普京，向鐵道部報告勘查經過。北平某學術機關昨接斯氏由蘭州寄來快函，報告此次勘查公路結果圓滿，並曾重新考察羅伯卓爾湖沿岸流域與其面積，在歷史上收穫頗大。彼將於下月抄由京來平，與西北科學考察團舊日友人晤面，即遄返瑞典，研究所採集之各種古物。據西北科學考察團理事會對代表人周肇祥氏語記者：西北科學考察團係民國十六年四月二十日在平組織成立，受中國學術團體協會支配。當時與瑞典考古學家斯文赫定約定，採集古物須經全體大會通過，認為中國確屬乏力研究者，方准運往瑞典研究。只此一點，已經挽回利權不少。該團於是年出發，民國二十年返回。嗣斯氏復奉鐵道部委託勘查綏新公路，現已返抵西安，想不久當可來平。屆時本團會議，討論本團有無繼續存在之必要。（註二）

註一：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註二：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十日。

十日 蔣委員長召將領在牯嶺訓話。

蔣委員長在牯嶺小住，電召各地將領前往聽訓，張學良、蔣鼎文、顧祝同、劉鎮華、熊式輝、俞濟時、及各綏靖區司令等，均先後到達。除顧祝同、熊式輝因公尚留牯嶺外，趙觀濤、毛炳文、羅卓英等將於次日午返回南昌。據曾赴牯嶺某將領稱，蔣委員長訓話完畢，即親率各將領於大雪紛飛中徒步下山，以示堅苦卓絕刻苦耐勞的精神。山中酷寒，委員長步履甚健，且行且談，毫無倦容，直至半山始折返牯嶺。（註一）

四川新省政府成立，主席劉湘發表治川政見。

國民政府昨（九）日任命劉湘兼任四川全省保安司令。劉湘今日抵重慶就任四川省政府主席職，並發表治川政見：（一）慎選賢良，刷新吏治；（二）肅清殘匪，掃除割據；（三）廢除苛雜，解民痛苦。全文如下：（註二）

「前者述職入都，蒙林主席、蔣委員長、汪院長及中樞諸公，殷殷策勵；僉以國難當前，安內尤亟，剿匪方略，政治與軍事並重。將欲推進政治，首須改造機構，乃由院議決定改組四川省政府，並以省府主席責令兼任，固辭不獲，勉為承乏。今當就職伊始，彌感責任重大，揆諸「為政不在多言」之義，本不敢過自期許。顧念受命於危難之秋，見義當仁，未遑多讓，謹以感想所及，暨此後應與同人交相勗勉者，為我全川父老昆季剴切陳之。謹按總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二月九、十日

理遺訓，恆言革命必先革心，國人觀察川局之心理，多拘於「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之陳言，以爲吾川易亂難治，成爲歷史恆例。實則吾川人好義之勇，意國之誠，常爲天下先，並未嘗甘居人後。例如覆滿討袁護國護法諸役，均對國家有重大貢獻。雖因此牽動內部，累歲苦兵，而光榮歷史，燦然具在，世人所謂先亂後治，殆皆舍因論果。況今日之四川，地理環境，政治環境，均隨內外形勢而大變，一省生命與中華民國整個生命，息息相關，救川卽是救國，責任絕無旁貸。吾人既有此信念，則今日匪禍披猖，正可爲多難興邦之助。湘爲川民之一，又負主政全責，自當勤求治理，補助圖功，以保川譽。卵石填海，此志不渝，此所願與我全川父老昆季共勉者一也。近年來川人慌於匪禍，寧治殷切，以爲剿匪重在軍事，政治非其所急。不知今日之匪患，根本上卽有極重大之政治性。彼共匪所狂吠之主義政策，證諸輿中往事，固已黔驢技盡。不值一顧。但匪之所以得售欺飾憤技者，正因我政治上有不可否認之弱點存在，予以可乘之隙。我能因民衆向善之心，自可塞匪黨煽亂之口；我民衆有嚴密之組織，則匪難成孤立之獨夫。明乎此義，則知腐敗之政治，可以造匪，清明之政治，可以剿匪。欲以政治剿匪，則產牛清明之政府，必須澈底充實。欲使政府充實，則必多數聰明才力成爲一大集團，羣策羣力，乃能日起有功。今後政府之意旨，卽全川民意之權威，一德一心，共同奮鬥，此所願與我全川父老昆季共勉者二也。吾人時代使命，既認識明白，則省政府之設施，自應視時代急切需要之所在而力求貫徹。九一八以後，敵方惡意宣傳，總以「中國無組織」相詆譭。所謂無組織，卽是各省自爲風氣，未脫封建割據之餘毒，故中國今日需要統一，爲全國上下一致之輿論。吾人在川言川，自以完成統一的省政府爲目前唯一要義，職責所在，定殫精竭力以赴之。但仍本大公無我之素志，以共存共榮爲依歸，款款之愚，當爲同袍所諒許。民衆既認清統一需要如此迫切，義當急起直追，督促共進。此尤湘所早作夜思，願與我全川父老昆季共勉者三也。上年蔣委員長本其政治剿匪經驗，制定省政府合署辦公辦法大綱，贛、鄂、閩、皖已次第推行，整綱飭紀，觀感一新。吾川渴望統一，正可資爲矜式。現已呈明中央，根據大綱，擬定規則，刻期實施。本府嗣後一切要政，總期以奉行中央通行法令爲準繩。伏讀總理講演五權憲法篇有云，「政府就是一個大機器」；竊以爲凡機器之活動有節，賴發動與制動兩種作用，政府亦然。非有強大之發動力，則政治無由推進，非有相當之制動力，則政治易離正軌。大綱之精神，在統一省府意志，增進行政效率，卽是以集中

制增加政治權力，以合議制預防權力濫用。政府在政治上之障礙，既因新法制而排除，則今後之設施，自當依法推進，無可諉卸。民生痛苦，今已極矣，拯溺救焚，迫於呼吸。念既往之經歷，雖不敢云計日成功；念來者之可追，詎忍妄自菲薄。空言沽譽，固拙性所不爲；媚眾求容，亦爲良知所不許。今與同人籌議再四，相期坐言起行者；其一、慎選賢良，刷新吏治，設公務員資格審查委員會，公開遴選，以杜倖進，設定期訓練班以培植真材。至訓練方法，則重在實際問題研究，最後以考詢定殿最，不以講章蹈空疏。務期社會優秀各得效用之途，一經登庸，則依法考績，用資保障。其治行卓異者，特予升擢，瀆職敗度者，立予屏棄。並由本府特設懲戒委員會，依法議處。似此秉公黜陟，庶幾各爭奮勉。其二、則民財教建各廳，擬矯正駢肩而立，喜事自私之積習，務就人力財力之所許，求足踏實地之進步。於民政則整肅官箴，嚴懲貪污，心勅雷霆，轉移仕途風氣。於財政則節流制用，培養稅源，務使經濟自給，入超減少。於建設則改良土貨，發展交通，務期因民所利，費簡效宏。於教育則得歸實用，勤習勞作，務期生產教育，合流同化。於軍事則改良素質，精強貞固，務期充濫汰除，日趨緊縮。總之，當民力凋敝之會，丁百廢待舉之年，凡我同人，應使民眾信賴政府，則勞而不怨，使民財涓滴歸公，則多取非虐。川民負擔過重，久已舉鼎絕臍，每一念及，良切疚心。顧財爲庶政之母，國計民生，義須兼顧。川省現狀，久經上下交困，如因仍舊貫，不惟百事落後，幾乎束手待斃。茲擬由本府特設財政整理委員會，博考周諮，詳定整理計畫。即將苛捐雜稅，一律取銷，另定統一的省稅，使人民負擔平均。征收方法，求其合理，以符公平普遍之原則。至支出方面，則決定勵行節約，艱忍苦幹，軍政各費，減成發給，爲民眾惜一分物力，卽爲社會保一分元氣。蓋於鞭策勵進之中，仍寓休養生息之意。自省無慚，必爲眾諒，敢云無過，盡心而已。凡所縷述，卑無高論，飢食渴飲，續效易睹。我袍澤同仁，誼敦氣類，夙共艱難，當茲風雨同舟，定能指臂相助。環顧四方，正處於有進無退之勢，補牢未晚，固是天與良機，來日大難，又恐稍縱卽逝。湘飽經世變，時感滄桑，服務鄉邦，久慚綆短，只此敬恭桑梓之念，昕夕未忘，猥欲以精誠之感召，明浩劫於萬一。記云「君子莊敬日強，修己以安百姓」，可見吾人之公私生活，在在與政治清濁有關，表端影正，絕無假借，忝爲民僕，寧敢自荒。曾湘鄉有言，「此後種種譬如今口生」，吾川新生命能否自茲開始，卽視吾儕之自待何如以爲斷，掏誠奉告，尙希公鑒。」

中日代表殷同與高橋等抵津，會商戰區問題。

察東事件結束以後，中日雙方親善之空氣日漸濃厚，數來年遷延不決之戰區問題，意見遂亦日趨接近。本日，我方代表殷同、殷汝耕、陶尚銘偕口武官高橋由平來津，對戰區未決問題，以期趁土肥原在津之際，會同華北日駐屯軍司令梅津、參謀長酒井盤作通之會商。雙方會商之內容略分爲二項：（一）新舊保安隊之換防；（二）馬蘭峪東陵之接收。關於前者，商定新保安隊人數爲九千人。其中分保安隊五千名、警察四千名，日方並已同意其攜帶輕機關槍。關於後者，須俟高橋再度赴長春請示後，再行決定。

現我方對戰區保安隊之換防，決定於最近實行。原駐昌黎、秦島之周毓英、楊玉成兩部將調出戰區，移駐清河一帶；駐唐山之趙雷部將調駐通州移防；由張慶餘部接駐玉田之孫繼周部擬調開平；劉佐周部因匪隊衝突甫息，駐地問題尚未決定。此後，並擬在戰區另設保安司令，由薊密、灤榆兩區專員兼任。（註三）

註一：「國聞週報」，十三卷六期，大事述要，頁五。

註二：「民國川事記要」，頁五六六。

註三：「申報月刊」，四卷三期，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十五日，頁一三三。

十一日 國民政府明令公佈檢查新聞原則。

本年一月二十四日，國民黨中央常會議決各報的善意言論得自由刊布，但不得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國府本日明令公佈，並通令各機關遵照：

「爲令遵事，案奉中央執行委員會本年一月三十一日敬字第四四號公開函：『查本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交下關於

天津大公報及上海日報工會等電陳對於檢查新聞等意見三項，請採擇施行一案，前經本會第一五一次常會議決，交行政院、軍事委員會核辦，並據報告已議有辦法通令遵照。茲爲確立原則俾資準據起見，復經本會第一五五次常會決議如左：凡對於黨政之設施有事實之根據，而爲善意之言論者，除涉及軍事或外交秘密或妨害黨國大計外，均得自由刊佈之，但不得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右除分行外，特此函達查照通飭知照。」等因，自應照辦。除函復並分行外，合行令仰遵照。並轉飭所屬一體遵照。此令。」

浙江保安處長俞濟時晉謁蔣委員長，報告殲滅方志敏股之經過。

浙江省保安處長俞濟時在贛晉謁蔣委員長，報告殲滅共軍方志敏股之經過並請示。俞氏在贛事畢，日前由九江搭江順輪來京，於今日下午抵達，即乘京滬路快車赴滬返杭。俞氏臨行前稱：浙、贛、皖邊境殘共自方志敏等被擒後，已告淨盡，地方益形安寧。俞氏復談方被擒情形，據謂方某逃至懷玉山後，飢寒交迫，非死即俘，其徒眾被俘時，我軍給予食料，均瘋狂吃喝，有十餘人甚至因飢餓已久，竟至腸破而死，足證其飢寒交困情形。（註二）

內政部審議修訂「出版法」。

內政部今日下午三時會同中央宣傳委員會和行政院代表在內部開會，審議修訂出版法。出席人員計有內部警政司長李松風、行政院參事滕固、徐象樞，及中宣部代表四人。由李松風主席，審議結果，約有六項變更：（一）增加地方權限；（二）登記手續由省府改爲縣府呈報；（三）禁示登載限制較嚴；（四）出版物登記須納保證金；（五）行政處分手續更改；（六）審查出版品不必要附呈稿本。聞內部將於本星期五再召集會議從事審訂，至更改之六點尚須經過立法程序，然後發生效力。（註三）

軍委會北平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報告「如何完成剿匪工作」。

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於本日上午九時舉行紀念週，何應欽主席報告「如何完成剿匪工作」，首述以前剿共不能成功之原因，及此次共軍西竄川、黔迭被國軍痛擊之情形。繼則闡明完成剿共工作應有的作法：（一）是不怕共軍；（二）是找到共軍主力予以痛擊；（三）是各省不分界域，可以越境防剿；（四）是不姑息養奸，使共軍坐大。（註四）

川南共軍竄入雲南。

四川省主席劉湘上電蔣委員長報告川南共軍情況。原電稱：「總合本日情報，南岸之匪在大壩、建武、五村、周家溝約五六千人，連口經我軍痛擊，陣斃千餘，俘獲數百，獲步槍數百支，白克門數十支外；沿途傷病餓疲倒斃之匪遍處皆是。其餘由威信竄入滇境，經洛表、王場、三岔河向滇境之洛木連竄去，川境幾無匪踪。」（註五）

四川省政府成立後，二十一軍交還政務。

四川省政府於本月十日成立後，川軍第二十一軍隨即通令成區各縣長，自即日起將往昔代管之一切政務完全歸還省府。此後一切設施，統由川省府秉承中央法令切實奉行。（註六）

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學忠宴請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

河北省府主席于學忠設宴款待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並邀北平日本使館武官高橋坦、

北寧鐵路局長殷同、薊密區專員殷如耕、灤榆區專員陶尚銘作陪，席間晤談頗歡；關於戰區未了問題，亦略有商討。（註七）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訓令第一六六四號。

註二：南京「中央日報」，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十二日。

註三：同註二。

註四：同註二。

註五：同註二。

註六：同註二。

註七：同註二。

十二日 蔣委員長電行政院長汪兆銘，請國際法庭法官王寵惠過訪日本，探明日方真意。

本月九日，軍委會蔣委員長電行政院長汪兆銘，擬請國際法庭中國法官王寵惠在返海牙任所途中，經日本訪問日本當局，以明真象。汪兆銘十一日電駐北平政整會委員長黃郛，請與王寵惠洽商。原電如下：

「上海黃委員長：頃接介兄佳（九日）晨秘牘電如下：『王亮疇兄不日離國回任，擬請其取道日、美轉歐，便在東京歷訪口當局交換意見，以探明日方之真意，較之另派他人為最無痕跡。兄如謂然！即請就近勸駕。亮疇兄眷念祖國，當不惜此一行。倘承慨諾，則東京方面應如何略為佈置？並祈與廣白兄妥籌速辦，如何盼復？』等語。請吾兄就近先與亮疇一商，弟元夜車來滬面罄。弟兆銘真。」

本日，王寵惠與黃郛在上海商談訪日之事，並電汪兆銘：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二月十一、十二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二月十二、十三日

一六二

「南京汪院長：真電敬悉。本晨專訪亮嶠談悉：(一)彼准於銑(十六)晨赴日；(二)在日約可住八日；(三)彼直接已與有吉說明順道訪日之意；(四)見人範圍及談話程度頗費斟酌。至東京方面佈置尤應慎重，因過露恐被利用擴大宣傳；然些微不露，又恐彼方作爲納粹過路之遊客接待，則失去訪日之意義，而杳無可得。適本晚有吉邀宴，擬微爲密露，餘仍俟大施元晚來滬共商後再定，知注先復。弟郭文。」(註)

註：沈亦雲：「亦雲回憶」下冊頁五四四。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六十年二月一日。

十三日 駐平政整會委員長黃郛致電蔣委員長，報告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在平、津活動情形。

本日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黃郛致電蔣委員長，報告土肥原在平、津活動情形。原電如下：(註一)

「粘嶺蔣委員長勳鑒：○密：土肥原少將近在平、津多日，與各方大事往還，其態度與立論，此間連日均得有報告，要點仍在『多方偵察究竟爲敵爲友』，故其觀察結果必有相當影響。現彼將於條(十七)日抵滬，皓(十九)日赴京，除京方由(唐)有王安排外，現已與在滬各界接洽，擬待彼來後，表面則分別會晤，裏面則一致主張，當較得策。惟彼在平時，曾一度對人露過口風，有『晤汪後或更請求晤蔣』之語，此間自當隨時預防，然大施在粘，交通較便，或易使其動請見之念，弟如不願接談，至期最好赴他處一遊，如何？還盼電示。郭叩元(十三日)。」

日使館否認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南下召開武官會議。

日使館負責人本日稱：土肥原賢二將於十五日抵滬，但此行除晤日本駐華公使有吉明之外，無何任務。惟據有關方面消息：土肥原此次南來將召開駐華武官秘密會議。現駐粵武官日和矢中佐已於十二日

抵滬，駐京武官岡野俊吉也於十三日晨由南京前來。會議後，日使館武官鈴木與和矢均將返日。（註二）

註一：「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下冊，頁八四七。

註二：南京「中央日報」，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

十四日 蔣委員長答日本記者之訪問，表示中日有提携之必要，而道義實為解決糾紛之根本原則。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本日對東京大阪朝日新聞記者之訪問，作下列之談話：

日記者問：一、東亞大局上中日兩國有提携之必要，提携方法如何？

蔣委員長答：中日兩國不僅在東亞大局上看來，有提携之必要，即為世界大局設想，亦非提携不可，因亞東只有中日兩個國家，同時這兩個國家亦是世界之重要分子。至於中日提携首當以道義為出發點，則提携不難具體實現。

二、對於日本及日本人之意見如何？請不客氣的賜教。

答：貴國維新以來，進步之速，及一般國民忠義孝友之德，禮儀勤儉之風，向所傾佩。但如拋棄東方文化之固有精神，而為崇力黜理的思想所支配，則為至可惋惜之事。

三、中日兩國現在之難局，有無解決之根本良策？

答：余始終認為道義兩字，是解決中日兩國現在難局之根本原則。君既為希望中日提携之新聞記者，應先徹底了解中國人民真正之心理實際，談中國不但無排日之行動與思想，亦本無排日必要的理由，但中國人民實普遍的具有深刻的反清思想，即排斥清室統治之思想，積三百年間之不斷奮鬥，始得解脫滿清惡政之羈絆，全中國人民至今尚有極沈痛之回憶。自東北問題演變至現階段，創痛愈深，此一思想可謂根深蒂固，萬難消除。如東北問題一如今日之現狀，則此種反感心理日見深刻，史實所積，非任何力量所能消滅。故研究中日提携能否實現？萬不能忽略此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二月十四日

一六四

種國民心理之重要因素。

四、關於改變排日態度，改善兩國感情，尤其在教育上，委員長之意見如何？

答：中國向來崇尚信義和平，冀與各友邦增進合作，若仇恨觀念則向非所取。即在教育上亦復如此，總以養成仁愛互助之德性為主，凡違反此種精神，而足以引起仇恨心理者，為健全國民思想自當注意矯正。但關於教育與思想，必須兩國均有同樣之注意與努力，而對於中國避免侵略與侮辱之事實，勿再引起我國民任何之刺激，與百世莫解之隱恨，乃有根本改善感情之可能。

五、請問對於中日經濟提携之感想。

答：此事有一前提，應先從改善兩國間之現狀，並恢復其正常關係做起，則合理而互利的純粹經濟提携，不但可能且有必要，但彼此應有互助、互惠之誠意，不可含有其他之作用。

六、對於廣田外相對華政策之演說，委員長感想若何？

答：此次廣田外相對華政策之演說，雖極抽象，但吾人對之感想頗深，至少可說是中日關係好轉之起點。余想廣田外相必能以此後事實證明其演說之內容，同時中國民眾亦可因此而得一番對日之新認識。

七、對於民族復興，國民黨所探步驟似不無過急，自然生出排外之傾向，尤其中日間易起糾紛，尊見以為如何？

答：孫中山先生所領導之國民革命，其目的祇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中國近來正在本此獨立自強之精神，為建設一現代國家而努力，當不致引起對外糾紛。

八、過去在日本經驗，對中日間認為以外交方式更易得到解決，鄙意以為此後應以誠意解決為最妥善，尊見以為如何？

答：余認為中日問題，唯依正義可以解決之，亦唯依外交方式乃可得到解決。

九、對於日本所倡之大亞細亞主義，請以中國地位不客氣的批評。

答：關於大亞細亞主義，請參考孫中山先生之遺著，即可明瞭鄙人之意思。

十、個人認為中國有相當程度獨裁之必要，委員長之意如何？

答：中國與義、德諸國國情各異，不適宜於獨裁。

十一、請問委員長對中國歷史上最崇拜之人物爲誰？

答：中國歷史上可崇拜之先聖賢哲甚多，余所及身私淑而畢身服膺者，則孫中山先生也。

十二、對於日本古今人物，委員長有無尊重之人？其人爲誰？

答：維新以前之賴山陽，維新諸傑中之勝安房與吉田松陰二氏，均爲余所欽佩者。（註一）

國民政府公布「駐贛綏靖公署組織條例」、「駐閩綏靖公署組織條例」。

國民政府本日明令公布「駐贛綏靖公署組織條例」及「駐閩綏靖公署組織條例」。全文如次：（註二）

二

駐贛綏靖公署組織條例

第一條 爲辦理贛省及鄰接邊區綏靖事宜，特設駐贛綏靖主任主持之。

第二條 駐贛綏靖主任由國民政府任命之，隸屬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並受參謀總長、軍政部長之指導。

第三條 依照贛省及鄰接邊區情形，於綏靖主任隸屬之下畫分所轄爲若干綏靖區，每區設司令官一員，並得酌設副司令官一員，其區域另定之。

爲促進清剿起見，於綏靖主任下設預備軍總指揮一員，並酌設副總指揮一員。

第四條 綏靖主任公署設參謀長一員，輔助主任處理一切事宜，並分設參謀、秘書、黨政副官、軍法、軍醫、經理、交通各處，其編制另定之。

第五條 綏靖主任之職責如左：

- 一、肅清本區殘匪。
- 二、完成本區交通。
- 三、綏輯流亡。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二月十四日



四、督促指導民眾組織與討練。

五、處理被匪區域善後事宜。

第六條 所轄各綏靖區內之軍隊及地方團隊，均歸綏靖主任指揮。

第七條 綏靖主任因實施綏靖對於所轄各綏靖區及所轄鄰近邊區之行政督察專員區保安司令及縣政府等軍政機關，得隨時指揮之。

第八條 綏靖主任對於所轄各綏靖區內之黨政事務，應分別商同各該省黨部省政府辦理，但遇必要時，得便宜處理之。

第九條 本條例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第十條 本條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駐閩綏靖公署條例

第一條 爲辦理閩省綏靖事宜特設駐閩綏靖主任主持之。

第二條 駐閩綏靖主任由國民政府任命之，隸屬於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並受參謀總長軍政部長之指導。

第四條 依照閩省情形，於綏靖主任隸屬之下劃本省爲若干綏靖區，每區設司令官一員，並得酌設副司令官，其區域另定之。

爲促進清剿起見，於綏靖主任下設預備軍總指揮一員。

第四條 綏靖主任公署設參謀長一員，輔取主任處理一切事宜，並分設參謀、秘書、黨政副官、軍法、軍醫、經理、交通各處，其編制表另定之。

第五條 綏靖主任之職責如左：

- 一、肅清本區殘匪。
- 二、完成本區交通。
- 三、綏輯流亡。

四、督促指導民眾組織與訓練。

五、處理被匪區域善後事宜。

六、負責整理編練本區內之地方團隊與省保安隊，並監督其一切經理事務。

第六條 所轄各綏靖區之軍隊及地方團隊，均歸綏靖主任指揮。

第七條 綏靖主任因實施綏靖對於所轄各綏靖區及所轄鄰近邊區之行政督察專員區保安司令及縣政府等軍政機關得隨時指揮之。

第八條 綏靖主任對於所轄各綏靖區內之黨政事務，應分別商同各該省黨部省政府辦理，但遇必要時得便宜處理之。

第九條 本條例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第十條 本條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錄：民眾自衛組織綱要（註三）

第一章 總則

民眾者，即人民老幼男女之總稱也，無論士、農、工、商，凡不屬於服公職或服兵役者，皆謂之民眾。

自衛者，即對於他人侵害，以自己之力量為正當防禦之謂也。其在國家以正當之手段抵禦他國之侵侮者，亦謂之自衛。

組織者，將各個分散之分子，使成為有系統，有規律之團體之謂也。

我國人民總數號稱四萬萬，然外人譏之曰一盤散沙，可見無組織也。

自民國十六年以來，共匪猖獗，各省人民遭其屠殺者，不可數計，農村破產，田舍丘墟，其僅存者，則又逃生無所，可見民眾無組織，不能自衛也。

我國自鴉片戰爭失敗以還，迭次遭受列強壓迫，割地賠款，國勢日削。至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二月十四日



本強佔東北四省，野心未已；而英、法又窺我西南，英、俄又窺我西北，危機四伏，國亡無日，我國幾乎束手無策。可見民眾無組織，國家不能發揮自衛之能力。

總理手訂防內政策有曰：「改良農村組織，推進農業生活」。其在民族主義第一講有曰：我們的地位在此時最爲危險，如果再不留心民族主義，結合四萬萬成一條堅固的民族，中國便有亡國滅種之憂。我們要挽救這個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義，用民族精神來救國。可見民眾對內對外，是要以民族精神，積極組織自衛，以增進個人生活，挽救國家危亡也。

綜上諸說，民眾須要有自衛組織，已無疑義。茲舉各種最重要有迫切之自衛組織，分列於左：

- 一、編組保甲。
- 二、清查戶口。
- 三、編練團隊。
- 四、製備武器。
- 五、構築碉堡。
- 六、設備交通。
- 七、嚴密警戒。
- 八、整理倉儲。

第二章 編組保甲

編組保甲，爲使民眾有團結，有系統，樹立地方自治基礎，亦即民眾自衛要圖。其組織辦法，初由縣派員分赴各區，協同區長辦理。以戶爲單位，每一住戶家長，卽爲戶長。十戶編爲一甲，公推一戶長爲甲長。十甲編爲一保，公推一甲長爲保長。其編餘不足十戶或十甲者，六戶以上得另設一甲。六甲以上得另成一保。如五戶或五甲以下，則併入鄰甲或鄰保。至一鄉或一鎮中，住戶過多，經編成二保以上者，得由各保共設保長聯合辦公處，互推保長一員爲聯保主任。各戶戶長須受甲長之指導監督，遇左列情事發生時，應卽報告甲長：

- 一、如有形跡可疑之人潛入者。
 - 二、留客寄宿及其別去，或家人出外，經宿之旅行及歸來者。
 - 三、出生死亡，或因其他事故，致生戶口上之異動者。
- 各甲甲長須受保長之指揮監督，負維持甲內安寧秩序之責。其職務如左：
- 一、輔助保長之執行職務事項。
 - 二、清查甲內之戶口，編製門牌，取具聯保連坐切結事項。

三、檢查戶內奸宄，及稽查出入境人民事項。

四、輔助軍警及保長搜捕犯匪事項。

五、教誡甲內住民，勿爲非法事項。

六、其他依法令，或保甲規約之規定。應由甲長執行事項。

各保長須受區長指揮監督，負責維持保內安寧秩序之責。其職務如左：

一、監督甲長之執行職務事項。

二、輔助區長之執行職務事項。

三、教誡保內住民，勿爲非法事項。

四、輔助軍警搜捕逃犯事項。

五、曾參加反動或曾受赤匪脅從，現已邀准悔過自新者之察看管束事項。

六、處罰違犯保甲規約事項。

七、分配督促保內應辦理防禦工事之設備，或建設事項。

八、執行規約上之賞卹事項。

九、處理怠職罰金事項。

十、經費之收支，及預算決算之編製事項。

十一、其他依法令，或保甲約定應由保執行事項。

保甲編成後，保長應即召集甲長開保甲會議，協定保甲規約，共同遵守。其規約中應行訂定之事項如左：

一、關於保甲名稱及區域事項。

二、關於編製門牌調查戶口事項。

三、關於境內出入之檢查取締事項。

四、關於水火風災之警戒，及救護事項。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二月十四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二月十四日

一七〇

五、關於匪患之警戒及救護事項。

六、關於防匪碉樓堡壘，或其他工事之籌設事項。

七、關於過境公路幹線或本地方應備支線之修築，及電桿、橋樑與一切交通設備之守護事項。

八、關於經費之籌集、徵收、保管支用，及辦理報銷事項。

九、關於保甲職員及住民怠於職務之處罰事項。

十、關於保甲人員之賞卹事項。

十一、關於保甲會議事項。

十二、關於其他維持地方安寧秩序之必要事項。

保甲規約內所載各項應辦事項，由保甲長督率各戶壯丁負責辦理，故須將保甲內本八歲以上，四十五歲以下之男子，編成壯丁隊。其在曾受匪共侵擾之地方，則將壯丁隊改編為勦共義勇隊。以保為單位，一保之壯丁，不論人數多少，概編為一小隊。一鄉或一鎮有二保以上者，應合各保小隊編為一聯隊。一區應合全區各聯隊編成一區隊，一縣應合全縣各隊編為一總隊。各級隊長由保長、聯保主任、區長兼充，並挑選在鄉軍人之學識經驗較深者一二為各級隊附。如因地地方情形之需要，並得將壯丁編為左列各隊，分負其任務：

一、巡察隊專任巡邏、放哨、偵察、搜捕及一切警戒事項。

二、通信隊專任連絡報信，傳遞公文，及一切通報事項。

三、守護隊專任防禦工事、電桿、橋樑。

四、運輸隊專任軍費軍糧之分站運輸，及其他一切協助事項。

五、工程隊專任防區碉樓、堡壘，或其他工事之設備，暨過境公路幹線，或本地方應備支線之修築、修繕事項。

六、消防隊專任水火風災之警戒，及救護搶險事項。

壯丁隊及勦共義勇隊，因係各保甲壯丁一種普遍之編組，不用制服，得以符號、臂章為識別，其官兵概為無給職；但因救災，禦匪，修路不能回家膳宿時，得由保甲經費項下酌予伙食。

保甲經費得向保甲內之住民徵集之，如地方原有公款及財源，經保甲會議之決議，得儘先移作保甲經費；但與他方面互有抵觸時，應擬定分配辦法，呈由區長轉報縣長核定之。其收支情形，除造預算決算清冊呈由區長轉呈縣長查核外，並須按月將收支實數，列表張貼於保長辦公處公布之。

保甲長各戶人民，服務勤勞，禦匪有功者，除依保甲公約從優賞卹外，並呈由縣長轉報省政府，及勳匪司令分別核獎、或給卹，如有通匪庇匪或不遵保甲規約，營私誤公者，得呈由縣長分別處罰。

第三章 清查戶口

清查戶口，所以防止內奸，消弭盜賊也，諺云：「遠賊必有近腳」，又云：「物必自腐然後蟲生」，可見內奸不除，外匪必無從消滅，故清查戶口時，無論居民、市廛、祠堂、教堂、教會、會館、宿舍、船戶，及其他公共處所，皆須將其人口、年齡、職業、行動、有無槍械等，逐一清查，造冊呈報。如住戶藏有槍械，應由區長轉報縣長驗明烙印，編驗登記，違者以私藏軍火論。至各戶人口有異動時，應由戶長隨時報告甲長，以便酌情處理。

清查戶口，同時須編訂門牌，舉辦五家連保連坐切結，使各戶互相勉勵，互相監視。如某戶有通匪縱匪情事，他戶應即密報懲辦，倘瞻徇隱匿則聯保各戶均應連坐。

清查戶口，編定門牌，由甲長執行，以後由區長按月至少覆查一次，按季至少抽查一次，在有匪患顧慮時，須逐日清查。

第四章 編練團隊

保甲戶口、編查戶口、壯丁隊組織完成，則境內之奸宄自難潛伏；惟近來匪共實力動輒集成小股，武器齊全，一遇軍隊進剿，則東突西竄，到處騷擾，迥非素無訓練之壯丁所能抵禦。且強鄰壓境，少數國軍調動無常，又不能常川駐守，故各縣應按情形之需要，輪流抽選壯丁，編為保安隊，規定一定期限，更番訓練，更番退伍。一而代替國家實行徵兵制度；一面充實地方自衛力量。其編制以中隊為單位，每中隊分三分隊，每分隊分三班，每班士兵十人。第一步集中於縣，將全縣之各隊編為保安大隊，或一總隊，由縣長統一訓練指揮；第二步集中於行政區，將全區所轄之中隊，編為若干保安團，由區保安司令統一訓練指揮；第三步集中於省，將全省所轄各行政區之保安團，

由兼保安司令統一訓練指揮。

保安隊之官兵，概爲有給制，所用服裝、旗幟，概與陸軍同。官長由各縣或各區遴選當地具有軍事學識經驗人員，保薦省保安處甄別委用，經費由各縣田賦附加或田畝捐統收統支。

保安隊平時應注重訓練，使入伍壯丁得到一般之常識，增進其生活技能後，加以軍事學識技能之陶養，俾能發揮保衛地方，保衛國家之能力。故訓練課目，分政治訓練、軍事訓練兩種。

政治訓練在養成有充分之民族意識與國家觀念，信仰本黨三民主義，確立中心思想，不爲邪說所動搖。此外，尤應注意講授食、衣、住、行日常生活，須合乎禮、義、廉、恥，及發展農村事業，增長生產技能，俾能認識生存競爭之途徑。

軍事訓練，在使民眾得到基本之軍事學識與技能，尤須注重射擊教育，及偵探智識，與夜間、山地、隘路、村落諸種戰鬥方法，以培養其緝匪禦匪之能力，同時鍛鍊其體力。振刷其精神，以養成其尚忠勇、耐勞苦、守紀律、守秩序之良好習慣。

保安隊訓練，所謂結果應普及於民眾，就各隊士兵學術技能之所長，分爲訓練組、指導組、宣傳組、建設組，隨時隨地召集民眾訓練，轉移其風氣，以補助民眾教育之不及。

保安隊員維持各縣治安之責，由縣長或區保安司令或保安團長斟酌地方情形，分配駐防。如有匪情，須連合壯丁隊（或剿共義勇隊）迅速撲滅之，以不依賴軍隊爲原則。如匪勢過大，則一面保護民眾，一面連合軍隊協剿，並與鄰近團隊，切取連絡，遇有警報，不分畛域，隨時互相應援。

第五章 製備武器

民眾雖有組織，欲達到武力自衛之階段，必須製備相當武器；惟槍砲價值甚昂，每感不易購辦，故民眾自衛武器，除保安隊應將民眾槍枝收集，或由地方集資購備必要軍用火器外，各地壯丁應自製梭標、刀矛、土槍、土砲、土製炸藥等，以爲平時防護之用。如地方遇有碉堡防禦工事，則此項土製武器效用尤大，即農用之鐵鋤、鏟、柴斧、鏟刀、去短柄、用長柄，或以沙石灰製入鴨蛋殼，或小瓦罐內，亦均足爲守護良好之武器；蓋強龍難鬥地頭

蛇，外來寇盜，莫知虛實，其人數縱多，決不如一縣一鄉人口之眾，如民眾與團隊連合運用，均持有長短精粗之武器，以逸待勞，以靜制動，則何患不立時殲滅乎。至若與敵國作戰時，民眾如能製備炸藥地雷，處處安置埋伏，使敵人不易進展，而震懾其軍心，則於我軍事更爲有利。

第六章 構築碉寨

碉即碉樓，如舊時之城門樓，二層或三層不等，用磚石砌成，四週開槍眼、砲眼，築於要隘地點，或墟寨上，用以堅固防守，阻止敵人前進。

寨爲集團防禦工事，就適當之村莊或鎮市周圍築碉，並於牆上設垛口槍眼。如都市之城池，用以掩護居民儲藏財物，而使敵人不易侵犯劫掠也。

民眾既已組織，同時即須廣築碉樓墟寨，將零星小村，合併大村，使人心易於團結，平時儲備糧食，設置水井，多備武器，規定防守秩序。及至有事，則堅壁清野，將案外人民財物糧食牲畜一律遷入，登防而守，我有所憑，賊無所掠，則不驅逐，而賊自退矣。若於碉寨外圍，掘挖外壕，設置鹿砦、木柵、鐵絲網及其他副防禦工事，則防守尤爲堅固。

第七章 設備交通

民間交通最要者，爲電話、公路兩項，設置電話，則消息靈通；修築公路，則行動迅速。吾國土地，山水交錯，跋涉艱難，人民散居僻壤，老死不相往來，而悍匪之來，每如疾風暴雨，令人猝不及防，甲地受擾，而乙地尚夢不聞雷，此無他，皆因交通不便，信息不靈故也。故民眾既有組織，同時即須架設鄉村電話網，使鄉區保甲之間，彼此皆能通話，又須廣築公路，使脈絡連貫，各地物質文化，皆得流通。一處有警，則電話四達，各地民眾羣起準備，迅速赴援。其爲電話不能達者，則設置遞步哨、連絡兵，並規定旗幟、號鐘、烟火等視號，使各地消息，得以迅速傳遞，不失連絡爲要。

第八章 嚴密警戒

警戒者，即爲於匪寇所行之偵察、監視也，偵察必派偵探，監視必放步哨；蓋匪患之來，始則以便衣密探潛入

內地，窺我密奧，偵我虛實，或引不良份子以爲內應；繼則利用風雨晦明，或夜間拂曉及山路幽徑，乘我弱點，而不意之襲擊。故民眾組織自衛，平時必須廣派偵探，嚴密偵察潛伏匪徒，及其巢穴之所在，並於居地要路，及邊僻密佈崗哨，瞭望盤查，暗定連絡記號，有事則立時警告。夜間尤須組織巡查，輪川梭巡，則內賊不生，外匪有備，自可永保安寧矣。

第九章 整理倉儲

保持地方安寧，首在安定人心，以遏亂萌。人心之亂，多由生計所迫，非其本性也。吾國近年以來，天災流行，水旱交侵，人民迫於生計，故不惜鋌而走險，一遇匪眾勾引煽惑，卽羣相蟻赴，如逐腥膻。過去各地匪患屢勦不平之原因，厥非無故。故民眾既有組織，同時卽須安撫流亡，勸教稼穡，凡收穫糧食，除各戶必需食料外，均歸公存儲，或先由家道豐裕者捐穀創辦，或由地方集資合辦，務使村有村倉，鄉有鄉倉，區有區倉，縣有縣倉。一遇年歲荒歉，或辦平糶，或散粥賑，平糶價，禁居奇，使民眾生計有托，不致凍餒流離，亂萌不興，則治安鞏固矣。

第十章 結論

綜上所述，民眾自衛組織，皆屬簡而易行之事，社會之治亂，與民眾之利害關係密切，保護地方公共安寧，卽是保護人之身家性命財產，爲計之得，寧有逾此者。處今日人權競爭之時代，個人孤立，決不能生存於世界。吾人懷國破家亡之懼，應如何發奮圖強，嚴密組織，使民自衛之精神，由散漫而團結，由片段而連鎖，由狹小而擴大，推而至全民自衛，則國家民族前途，亦不難於民眾自衛組織中達到復興之途徑矣。

鐵道部顧問斯文赫定一行返抵南京。

鐵道部所派綏新公路測勘隊，經十六個月，四千餘英里的調查，在隊長瑞典考古學家斯文赫定的率領下，本日返抵南京。斯文赫定將測勘經過，面呈行政院長汪兆銘。（註四）

註一：上海「申報」，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十七日。

註二：「國民政府公報」，第一六六號，頁一。

註三：「剿匪戰史」，冊十二，頁一一七五。

註四：南京「中央日報」，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十八日。

十五日 蔣委員長電令鄂、豫、皖、贛、閩等五省確定建設及綏靖中心工作，呈報

行營備案。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本日電令鄂、豫、皖、贛、閩等五省，今後應確定各該省從事建設及綏靖之中心工作。電文云：（註一）

「查豫、鄂、皖、贛、閩五省久經匪禍，甫告救平，地方殘破，瘡痍滿目，善後最急之務，非努力建設不足以期興復，非切實綏靖不足以清殘孽，尤非軍政協作、兵民合力不足以速弘建設與綏靖之實效。自本年三月份起，各綏靖司令官及各區行政專員應會同自行選定一二件建設事業，及綏靖方面應致力之中心工作，聚精會神，合力以赴。統以三個月為一期，每一期必須依照其預定之計劃切實辦到。第一期之中心工作，限於本年五月底完成，並應將選定工作之進行辦法，呈由各綏署及省府轉報行營備案。其未設有綏靖區司令之省份，則應由各行政區內駐在之軍長或師長會同各該區行政專員，依照上列規定辦理。區內駐軍，對於此項工作尤應儘量協助。候本委員長屆時到區視察，當以有無實效憑為考績之資。其第二期之中心工作，或繼續其第一期未完之事業，或另行規定，併須同時具報，希即分別轉令各該管綏靖區司令或部隊長官及行政專員，切實遵照辦理為要。中正刪。」

蔣委員長電令限期肅清邊區殘匪，否則以縱匪抗令論。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本日電軍委會委員張學良暨豫、鄂、皖邊區各總指揮，軍、師長等，限於本年四月底前，將該邊區殘匪肅清，否則以縱匪抗令論罪。電文云：

「查邊區殘匪迭經痛剿，搗破巢穴，早已勢窮力蹙，無能為役。迺邊區各勦匪部隊，雖久成合圍之勢，迄未奏聚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二月十四、十五日

殲之功，在再兩年，一般股匪仍得苟延殘喘，任意竄擾。此非殘匪之別有狡詭，實由我剿匪部隊動作遲緩，追剿不力所致。勞師糜餉，遺害地方，保國衛民，職責有乖。興言及此，殊深痛嘆。嗣後關於邊區進剿事宜，應即由梁總指揮、劉軍長、何軍長分別負責督率，認真加緊剿辦，限於本年四月以前，將邊區內所有重要匪首全部捕獲，或加斬殺。否則屆時該總指揮、各該軍長等及所屬各部隊長官等均難辭其咎責，一律以縱匪抗令論罪。統仰恪切遵辦，毋再玩忽爲要。中正刪。」（註二）

行政院及軍事委員會通令，保護健全輿論。

上海口報公會、記者公會，及天津、北平各報館於國民黨五中全會開會時，曾分別電請對於檢查新聞審慎辦理。當經全會分交中常會、軍事委員會、行政院核辦。除中常會已決議檢查標準通令遵照外。軍事委員會、行政院亦會銜通令各省市政府轉飭所屬一體遵照。其原令云：

「案查二十三年十二月第五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開會時，曾有天津、上海各報館聯名電請：（一）檢查新聞應一律遵照中央頒布標準審慎執行。（二）對於新聞機關或記者之處分，不宜訴諸非常手段。（三）前此新聞機關或記者無論在中央或地方受停閉、拘禁或其他處分者，但使不以武力或暴動爲背景，請一律開復等情一案。經中央常會決議交本委員會核辦。茲查修正新聞檢查標準，及修正重要都市新聞檢查辦法，並檢查新聞辦法大綱，業經中央先後制定通行遵照。關於設置新聞檢查所程序，及檢查新聞標準，上述辦法及標準中業已詳爲規定。該報館所請，關於（一）檢查新聞應一律遵照中央頒布標準審慎執行；（二）對於新聞機關或記者之處分，不宜訴諸非常手段，兩項自屬正當。至關於（三）前此新聞機關或記者，無論在中央或地方受停閉、拘禁或其他處分者，但使不以武力或暴動爲背景，請一律開復一項。查檢查新聞除遵照修正新聞檢查標準各條所規定外，並須依出版法及宣傳品審查標準第二項、第三項之規定；修正新聞檢查標準附註第一項已經明白規定；又依出版法第三十六、三十七、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各條，新聞紙有違背出版法情事者得禁止其發行，並得處發行人、編輯人等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是前此新聞機關或記者，在中央或地方所受停閉、拘禁或其他處分，自難不論情由一律開復。如被處分者認爲該處分有不當或

違法之處，自亦可分別提起上訴或訴願，並不患無救濟之途。原電關於此項主張，自應無庸置議。惟保護言論自由，政府迭經申令，各機關對於各種言論機關之檢查及取締，自應一律依照法令辦理。今後尤宜益加勉勵，務期貫徹中央扶植輿論之方針。夫言論自由，原為法律範圍內之自由，並非漫無限制。國內言論機關深明大義，守法自愛者固屬多數，而不健全、不成熟者亦尚有所聞，或則洩露國家軍事、外交之秘密；或則明知全係謠言而故意散布，期遂挑撥離間、搖亂人心之私圖；或則挾嫌報怨，利用報館地位肆意毀損他人名譽。因此種種，遂致觸犯法紀；或引起被害方面之報復。政府對於公正優良之報館，固應竭力獎掖；而於動機不正罔知法紀者，亦不得不執法以繩。乃昧於事理者，不究內容，動輒以摧殘輿論等名辭加諸檢查機關，以冀聳人聽聞，以此而言自由，其結果恐報館有自由，而人民無保障；少數人快私意，而多數人蒙禍殃。小之則減少輿論之價值，大之則損害國家之利益，流弊所及，胡可勝言。為此申令各機關：嗣後一面應保護健全之輿論，不得濫用職權；對於檢查取締事項，務應恪遵法令，毋稍踰越；一面對於各地言論機關，亦須剴切曉諭，務使各自約束，並勵守新聞道德，勿濫用報館力量，以妨害國家及他人之利益，庶全國新聞事業可期入於正軌，宏輿論之效力，樹法治之根基，胥於是賴焉。除分令外，合行令仰遵照，並轉飭各屬一體遵照。此令。」（註三）

日問題。

行政院長汪兆銘與駐平政整會委員長黃郛、國際法庭法官王寵惠，在滬商討對任途中訪日，安排細節問題。會後電告軍委會蔣委員長。原電如下：

「牯嶺蔣委員長勳鑒：元戊秘牯電敬悉。○密：汪先生來滬，昨今兩日與亮疇三人共同詳密研究決定：（一）談話程度，以京中所定四項原則為限度，而以探實彼方真態為主旨。（二）見人範圍以外部為主體，旁及軍部，以事敷衍，而免忌妬，但迴避參部，以防利用。更與法界及國際法學協會等團體週旋，以資點綴。（三）東京方面，除由汪電（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二月十五日

一七八

蔣）兩嚴接洽外，另由兄間接托根本（博）代為安排。四）宣傳一層，昨兄與有吉商，允力為注意，惟言亮疇在東有十日勾留，此係事實，故絕對不登載反為不美，擬僅許載其行程，不載談話。五）亮疇準明日行，知注特達，郭叩叩（十五日）。」（註四）

國民政府任命俞家驥為駐平政整會秘書長。

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秘書長何其鞏呈請辭職，行政院本月十二日決議以俞家驥代之。國民政府本日令：派俞家驥為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秘書長。（註五）

國際法庭中國法官王寵惠離滬返任。

海牙國際法庭中國法官王寵惠本日午夜登輪，離滬返任。此行取道日、美，預定三月底回任。臨行前發表書面談話：

「余去歲因假期歸國，鑒於各領袖之主張未能一致，為良心所驅使，友好之囑，出而奔走，其經過情形，前經述及，茲不再贅。往返寧、滬、港、粵間，將各方向同志之主張互為傳達，以期融通，其結果因各同志之開誠相見，意見已漸趨一致，殊可為國家前途慶幸。余因離國已三年之久，每歷各地，必一體察其近況，今觀內地之建設，人民之知識思想，對於國家之觀念，均有長足之進步。如能得輿論界相當之指導，前途正多希望。余以假期屆滿，不克再留，本擬乘十三日意郵船赴歐，因私事未了不及起程，改乘美輪取道日、美回歐，順道一觀日、美景況，準三月底回任。」（註六）

日本駐榆特務機關長儀我與河北省主席于學忠商討戰區未了問題。

日本駐榆特務機關長儀我誠也本日訪冀省主席于學忠，商討河北戰區未了問題，並談到新保安隊人

數及火器數目。結果決定：我新保安隊人數爲五千名，除攜帶步槍外，並可携輕機關槍五十挺。如遇清剿匪患，武力不足時，尚可增加機槍、大砲。但此項增加之機槍、大砲，於剿匪完了時即須撤出。儀我並表示，希望我方對關東軍聲明：保安隊携帶機槍，純係維持地方治安之意。爲確信此項保安隊所携火器符合規定起見，日方得隨時加以檢查。關於此點，如日方不時派員入戰區則不勝煩瑣，故約定日方欲檢查時須事先通知我方，再會同辦理。（註七）

註一：上海「申報」，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十六日。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註四：「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下冊，頁八四七。

註五：「國民政府公報」令，第一六六七號，頁一。

註六：南京「中央日報」，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十六日。

註七：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十六日。

十六日 蔣委員長到南昌。

軍委會蔣委員長本日由牯嶺到南昌，以共軍已被擊潰，逃離贛省，表示欣慰。南昌行營上月底已撤銷，蔣委員長爲便於繼續剿共起見，決另設武昌行營。（註一）

上海金融顧問委員會成立。

自美國收買白銀政策實現後，我國存銀外流數逾二萬萬元之鉅。國內銀根緊急，去年十月十五日雖開徵銀出口稅及平衡稅，仍非治本之策，嗣又由平匯會向香港購回白銀三百萬，亦難挽救。財政部長孔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二月十五、十六日

祥熙特邀集銀行界要人組織金融顧問委員會。

本日，上海金融顧問委員會在孔部長私邸開第一次會議，出席委員：孔祥熙、張公權、陳行、唐壽民、李馥蓀、陳光甫、錢新之、胡筆江、徐新六、貝淞蓀、徐堪、宋子良、席德懋、秦潤卿、陳蕉青、錢昌照、沈叔玉、吳蘊齋、葉扶霄。孔部長致詞說：

「今日爲金融顧問委員會成立之日，鄙人腦中有無窮的感想與希望，日前的中國經濟金融確有許多困難的問題，要之，此許多困難的問題，十九發生於中國的經濟金融無健全的基礎。大眾看是這個委員會，必以爲將由此解決許多日前的難題，但是鄙人的宗旨更盼望諸位以平日蓄積的經驗與腦力來共同研究，爲中國建樹一健全的經濟基礎。不過，諸位皆多忙之人，犧牲諸位寶貴的光陰，鄙人實感慚歉。因爲中國的經濟組織沒有健全的基礎，所以任何外國的新穎政策，說來好似非常動聽，一旦見諸實行，即不免方圓枘鑿。所以吾們要補救中國的經濟金融任何方案必須適合中國的國情，若任意效顰，不但是無裨實用，反恐增加困難。要知，我們是落後的國家，先須做許多基本的建設工作，方能與各國同日而語，換一句話說，吾們應先儘量開發利用固有的富源。蓋整個的國家經濟，根深蒂固，同時根據民族習慣社會發達程序，定經濟建設的方案，採用經濟政策，不特於國內情形必須瞭如指掌，抑且於世界經濟的趨勢也要富有研究，因爲今日世界各國的經濟都有相互的密切關係。各位都是銀行界與商界的領袖，對於國內外的商情具有細密的觀察，將來本委員會對於政府的建設，深信必能參酌中外有一適當之方案，政府亦必虛衷採納。近來，政府負責當局對於金融政策已經迭次宣言：第一，決不輕用膚淺捷徑的方案，以圖解救我國目前金融經濟之基本問題。第二，決無採用極端的方案，以致動搖人民信用，而碍經濟建設前途之意思。同時，我們也應當認識中國的幣制和金融組織，頗有應行改善之處。現在國內貿易，各地之生產者與商人間，仍因金融之無充分調劑，而不能盡量發展。故吾人須將現在之發行制度斟酌改進，以求得一比較劃一穩定而流通較廣之通貨，此外更須在內地多設金融機關，多置農產倉庫，實行票據貼現，使內地金融日趨活動。尚有一事，政府對於我國鉅大的入超也是非常焦慮，雖在短期中沒有挽救的方法，但是我們總要積極設法，使國外貿易可以漸趨平穩，對於這個問題，本委員會當能切實建議以副政府之望。所以本委員會的工作範圍是很廣闊的，政府委託本會的責任是很重

大，同時政府對於各位的公忠服務又是很感激的。」

次由孔祥熙報告章程，全文如下：

第一條 財政部爲研究改進通貨現狀，調劑各地金融，特設金融顧問委員會。

第二條 本會設主席、副主席各一，委員若干人，均爲名譽職，由財政部長就素有財政、經濟學識經驗者聘任之。中央銀行總裁、副總裁、財政部錢幣司司長爲當然委員。主席由中央銀行總裁任之，副主席由財政部長在委員中指定。

第三條 本會職務如左：一、關於改進通貨現狀事項，二、關於安定匯市事項，三、關於改善國際收付事項，四、關於調劑內地金融事項，五、財政部長其他諮詢事項。

第四條 本會就前條所列職務，分設四組如左：第一組、研究改進通貨現狀事項，第二組、研究安定匯市事項，第三組、研究改善國際收付事項。第四組、研究調劑內地金融事項，各組設主任一人，委員若干人，均由主席對委員分別指定之。

第五條 本會得設專門委員若干人，由各組主任就現在執行財政、金融事務富有經驗學識之人員，薦請主席聘任之。

第六條 本會開會由主席召集之，其議案在大會一時不能解決，或主席認爲應先交付審查者，俟審查完畢再交大會決議。

第七條 本會決議事件，陳送財政部採擇施行。

第八條 本會認爲必需派員調查時，得就委員中公推一人或一人以上擔任調查，其調查所需費用，由本會支給之。

第九條 本會設職員若干人，由主席分配辦理一切事務。

第十條 本會經費由財政部支給之。

第十一條 本章程自公布之日施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二月十六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二月十六、十七日

一八二

繼並由主席依法指定張委員公權爲副主席，並指定各組委員。（註二）

註一：南京中央日報，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十七日。

註二：國聞週報，十二卷，七期，大事述要，頁八。

十七日 蔣委員長令剿共官兵協助農民耕種。

軍委會蔣委員長近以春耕在邇，興復農村爲刻不容緩之要圖，特制定剿共官兵協助人民耕種辦法，令三省總部轉頒各部隊遵照。該項辦法摘要錄後：

一、收復共區缺乏勞力，田地荒蕪，剿共官兵得於可能範圍內，協助人民耕種之；

二、收復共區內，如設有農村復興會者，剿共官兵協助人民耕種時，應與該會商洽辦理；

三、剿共官兵協助人民耕種時，無論稻、麥、雜糧、菜蔬，均應於播種完成後，將耕種成績詳細具報，以憑核給獎金；

四、給獎標準：（一）耕種在五十畝以上一百畝以內者，得給予一百元以下之獎金；（二）耕種在一百畝以上不滿二百畝者，得給予一百元以上至二百元之獎金；（三）耕種在二百畝以上不滿三百畝者，得給予三百元以上四百元以下之獎金；（四）耕種在三百畝以上不滿四百畝者，得給予四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之獎金；（五）耕種在四百畝以上者，得按其成績核定給獎；（六）此項獎金核發後，由各部隊長官酌定數目，各耕種出力官兵具領，但自願購辦需用物品，充作犒賞者亦可。（註一）

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抵滬。

日關東軍特務長土肥原賢二本日下午二時半，由青島乘大連丸抵滬。據談：

「此來因久不到華南，特來遊覽，並未負有使命。預計在京、滬勾留一週，藉以訪晤中國當局。」（註二）
註一：南京「中央日報」，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十八日。

註二：同註一。

十八日 行政院長汪兆銘等在國民黨中央及國府紀念週上闡述新生活運動之意義。

行政院長汪兆銘本日在中國國民黨中央紀念週上，闡述新生活運動的意義，強調實行科學合理化的生活，才能達到民族復興成功。其報告詞略謂：（註一）

「明日適為新生活運動週年紀念，人類生存力量約兩種：一是個人自動自發的力量，一是團體相維繫、相勉勵的力量。基於兩種力量，而人類因以進化，且能發生有紀律、有秩序的生活，否則必加以種種制裁。所謂制裁，亦分為國家制裁與社會制裁兩種：前者是政治、法律的，後者是社會及道德的。新運是於法律生活外，養成社會制裁強大力量，確立一切生活行動、共同信條，或共同方向，導其向上求好，而走到民族復興之路為止。但有人對此發生疑團，以為新運既不能用政治法律力量，來干涉人民起居，若僅用勸導方法，是弄到虛應故事不發生效果，此乃未明社會制裁力量之大。社會制裁力量，雖不及法律力量明顯謹嚴，但效力極大。即以纏足言，何以普遍全國？這是社會力量使然；又髮髻是清室用政治力強迫的，但清亡仍然消滅，於此足證新運用社會制裁是會發生力量的。復興民族是要從人民心理改革，新運是用社會制裁力量，養成人民新的精神與行動，即是使舊的風氣變成科學合理化的生活，希望吾人努力，須知新生活的成功，即是中華民族復興成功。」

司法院副院長覃振同日在國民政府紀念週作報告，亦強調新生活運動對於民族復興前途關係鉅大。其報告詞略謂：（註二）

「……自提倡新生活運動以來，全國人士咸極注意，現已屆一週年，吾人回顧一年之情形，並檢閱過去之工作，甚感此種運動，對我民族復興前途關係鉅大。就新生活運動之意義言，一方面固可以實際生活上之衣食住行四字包括，同時在他方面，並應注重精神上之禮義廉恥。新生活運動簡要之意義，即在使吾人之日常一切生活，在實際與精神兩方面，應如何去求得適合精神生活之禮義廉恥？為東方文化之結晶，亦即我民族所固有之特點。現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二月十七、十八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二月十八日

一八四

在國家與民族均有衰弱氣象，當茲國難期中，特提出新生活運動口號，其意義尤至為廣大，蓋此種運動乃我民族復興之總動員也。全國國人心理均應具有此種深切之信仰，並應對於我國所固有之精神文化：禮義廉恥四字，認為我國精神上之國防。此種國防決非外力所可侵襲，在歷史上至為明顯，吾人應將此種精神充分表現，於全國之精誠團結以外，對我國之孝友家族制度，此為我民族之根本，應予以充分培植，藉以復興我民族。」

財政部公布進口白銀於出口時免稅。

財政部本日發表命令：外銀進口經登記後，再出口時免徵出口稅及平衡稅。以後中國之白銀可以分成兩種：一為原在中國之銀，其輸出必須繳納重稅；另一種為登記之銀，可以免稅輸出。預料此項新令可令銀根緊迫之情形大見緩和。（註三）

駐平政整會委員長黃郛接見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

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黃郛本日與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晤談中日問題。主要內容為：（一）滿洲問題未解決前，日方應表示不再侵害中國領土、主權；土肥原希望進一步共同防俄。（二）改善刺激中日感情之言論、行動。（三）以平等精神解決懸案。會談後，黃郛將會談內容電告北寧鐵路局長殷同，並請轉告軍政部長何應欽及政整會委員王克敏。原電如下：

「（張）水汛來，知兄在舊曆新年抱病奔走，聞之至深系念，至深感佩。本晨土肥原來謁，弟仍一本平素主張，與在京商定原則與之討論。（一）政治：滿洲問題應待機以和平方式謀解決。未解決前，日本應表示對中國領土主權不得有侵害行為。彼謂『日本只求中國消除敵對意思，決無侵略中國之野心，此事當努力使其具體化。』言時出小手本記之。並謂『若能更進一步，共同防俄，尤為幸事。』（二）思想：彼此刺激感情之言論及行動，為親善之最大障礙，我國已決自動注意改善。彼聞之頗喜。謂『中國果能如此，日方對於此點亦當自動的注意改善。』（三）懸案與

經濟：以平等的精神漸謀懸案之解決；以互惠的精神漸謀經濟的提携，此爲可能之事、應爲之事。若以戰勝國對戰敗國之態度來謀解決懸案，以獨利的或獨占的精神來謀經濟提携，那是萬辦不到。彼謂：『日本決不如此不講理，例如推廣植棉，爲標準的兩利之事。換言之，即中日携手以分潤美洲、印度之利益而已。中國爲謀彌補入超計，尤爲速而有效之舉。』最後並謂：『今日之談，至爲愉快，曾記四年前來滬，亦在此室談話，彼此緊張之勢已成。』按據殷同原註：此指『九一八』以前春間，土肥原必欲求見先生，曾陳述三省當局措置不當，及日本少壯軍人之心腹事。不能懸崖勒馬，實是憾事。今後果能照今日所談好轉，日本決無他種野望，予雖微力，亦願對此方針，有所貢獻』云云。彼言明晚入京。此電並請密示（何）敬之、（王）叔魯兩兄爲荷。弟郭巧（十八）未滬。」（註四）

註一：上海「中報」，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十九日。

註二：同註一。

註三：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十九日。

註四：沈雲龍編「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下冊，頁八四八。

十九日 蔣委員長發表新生活運動週年紀念告全國同胞書，並勉江西民衆繼續推行新生活運動。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本日爲新生活運動週年紀念，發表敬告全國同胞書。全文如次：（註一）

「新生活運動者，實爲我中華民國新生命之基點也。其目的，在以吾民族固有美德之禮、義、廉、恥，著爲國民日常生活食、衣、住、行之規律，在由外形之訓練，促進內心之建設。此乃極平凡之運動，亦即針對我民族當前環境與病態之良藥也。計自去歲二月十九日，從南昌開始倡導以來，迄於今日，已閱一年。茲爲檢閱既往、策勵將來，以達成上述之目的起見，特再申述其要旨，並指明其繼續努力之途徑，以告我全國同胞共勉焉。當本運動去歲倡導之初，因我國人蘊求民族復興之殷切，全國響應，各地風從，進展之速，得未曾有。惟以初時各地組織既多歧異，理論亦未盡同，而推行運動之方法，尤復紛馳旁鶩，漫無準則，乃於五月間製訂新生活運動綱要，詳釋意義，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二月十八、十九日

規定程序；復於七月一日成立新運總會於南昌，訂定組織大綱，改組全國各地新運會，並示以進行之軌範，分期漸進，逐步推行，由己及人，由淺入深；由不費錢、不費時、不費力之事作起，而再及其餘；由機關、團體、學校及公共場所等處作起，而漸次推及全體社會；先以規矩與清潔兩項為第一期運動之中心工作，於是再由發展之狀態，進於整齊劃一之進程。回顧此一年以來，全國各地其成績進度雖未能盡如吾人之所期，然幸賴各方賢達與全國同胞一致推崇，努力奮發，使本運動之觀感，規矩、清潔兩項之意識，得以深入人心漸成風氣，造成相當之基礎，此實可引為無限欣慰者也。第規矩、清潔兩項之致力，不過為本運動之初步工作，冀藉此矯正我國人陳腐生活之入手方法而已，今欲適應我民族之需要，發展我民族之生活，自非更進一步，舉我國同胞日常整個生活實現新運綱要中所示之軍事化、生產化、藝術化之三大原則不為功。所謂軍事化者，並非欲全國同胞悉數武裝偕赴疆場也，只期其重組織，尚團結，嚴紀律，守秩序，知振奮，保嚴肅，一洗從前散亂、浪漫、推諉、因循、苟安之習性已耳。所謂生活生產化者，亦非欲全國同胞胥作農工或盡事商賈也，只期我同胞人人能節約，能刻苦，能顧念物力之艱，能自食其力，以從事勞動生產之途，一洗從前豪奢、浪費、怠惰、遊蕩、貪黷之習性已耳。所謂藝術化者，更非欲全國同胞均效騷人、墨客、畫家、樂師之所為，只期其持躬、接物、待人、處事，能肅儀、復禮、整齊、清潔、活潑、謙和、迅速、確實，一洗從前之粗暴、鄙污、狹隘、昏愚、浮偽之習性已耳。上述三化之原則果能一一躬行實踐，勉習勿渝，則『禮義廉恥』之條件，靡不俱備，一個人之生活如此，則其人必精進而有為；一民族之生活如此，則其國必富強而繁盛。今欲使我全國同胞實現此三化生活之精神，則其具體之辦法：第一應實施民眾之訓練與組織，第二應促進社會合作事業之組織，第三應加緊各種社會教育之普及。凡我各地負倡導新生活運動之職責者，亟宜分別組織勞動服務團，依上辦法，妥定計畫，深入民間，努力指導。而此服務團之組織，應即以公務人員、學校師生及各業領袖為其基幹，利用公餘課暇業餘或其他休假時日以從事工作。先以勞之，自強不息，始終罔懈，負風動教化之責，則新生活運動乃克益切於實際，亦得符由淺入深推己及人之本旨，而我復興民族之基礎，自不難由是而益臻鞏固矣。邦人君子，幸共勉旃。蔣中正。二月十九日。」

同日，蔣委員長在南昌新生活運動紀念會中勉江西民眾繼續推行新生活運動，完成民族復興之基礎。蔣委員長在南昌新生活運動紀念會中對全江西民眾致詞，原文如下：（註二）

「今日爲新生活運動一週年，在新生活運動發源地的南昌開此紀念大會，中正感想所及，特爲江西的同志、同胞敬進一言。赤匪盤踞東南，蹂躪贛、閩各省，於茲六載，而我江西父老兄弟姊妹，無論男女老幼，或其親戚朋友，直接間接被赤匪摧殘、逼迫、殺害、姦污者，其數何止百萬，不但匪區民眾毫無人生之幸福，而且全國鼎沸，社會動盪，凡我民族之文化美德、禮義廉恥、與忠孝仁愛之四維八德，均被赤匪之獸行摧毀無遺，我國民之淪爲禽獸世界者幾希。回顧當時赤燄滔天，陰霾四塞，爲禍之慘，甚於洪水烈火，中華民族五千年來燦爛莊嚴之文物歷史，幾乎掃地殆盡。我江西同胞痛定思痛，回憶此種慘苦危迫與顛沛流離之情景，自不能一日忘懷，應刻骨銘心，垂爲我世世子孫永遠毋忘之痛史矣。今赤匪消滅，我同胞得重見光天化日，行動思想還我本初，生命始得保障，人生方獲幸福，乃有今次歡欣鼓舞慶祝新運紀念之日。我同胞須知此種精神愉快之紀念日，實爲我江西同胞六年來之忍痛耐苦，不辭艱難，不避危險，上下一心，軍民合作，積無量生命財產之犧牲所造成。簡言之，卽江西全體同胞本身奮鬥之力量，與全國同胞努力協助所得之代價也。此種力量與此種代價果自何而產生，實由我江西軍民同胞及黨政各界之同志一致履行今日新生活運動之信心而來也。我國民自有此新生活之運動，我國家乃得創立新生命之基礎，亦唯其以此新生命爲基礎，乃克與禽獸行動及漢奸思想之赤匪惡戰苦鬥，不到一年，竟將其根深蒂固之老巢，卽贛南赤匪之根據地，次第搗破，完全克復，因此可知新生活運動之可貴。尤可見新生活運動之精神，由禮義廉恥所發之力量，不但可以殲滅禽獸，掃蕩奸孽，而且任何危險與困難之環境，皆可由此禮義廉恥四維之力量，將其徹底打破，以達於康莊光明之大道，亦由此可證明此四維者，實爲我國民創造國家、建立社會、復興民族、發展民生惟一之寶筏也。總之，此次赤匪根本殲除之後，往昔共黨之鬭爭，其掠奪、暴虐、殘忍的唯物史觀，實不敵於吾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爲基礎的三民主義之精神，而禮義廉恥之新生活運動，尤足以消滅一切禽獸之惡行，與打破一切危

難之環境，要皆可不待繁言而明，是知此次勸匪之結果，實為三民主義戰勝共產主義最後之決戰與惟一之佐證也。南昌為新生活運動之發源地，不但應為新生活之模範區，凡我南昌同胞皆應為新生活運動之基幹，依照今日所提倡新生活運動勞動服務團之精神與意義，切實力行。須知人生只有以勞動為本分，以服務為目的，亦必勞動基於為社會服務之觀念，方不致如往昔為自私自利之個人主義所支配，乃能為我國家社會與痛苦同胞而努力振奮，以一掃我民族已往懶慢之惡習，與挽救我國家今日之危難，進而獲得人生真正之意義。所冀江西各界同志同胞一致本此日的，無論本人與其親友，無論學校與各機關，皆應以一人為體，數人為團，彼此相約，共同勸勉，互助合作，精誠團結，時時為新生活運動而勞動，處處為新生活運動而服務，以身作則，努力推進，則新生活運動乃能澈底奏效，而禽獸成性之赤匪共逆方能根本剷除，無死灰復燃之可能。我三民主義之實現，與中華民族復興之基礎，亦均繫於是矣。中正行將離贛西征，對吾江西同胞依依眷念之懷，莫可名狀，惟有以此為臨別之贈言，相期共同努力，保持此勸赤平亂難能可貴而最易失墜之勞績，繼續奮鬥，勿懈勿替，以奠定此復興民族完成革命之基礎，有厚望焉。」

駐平政整會委員長黃郛向蔣委員長等報告土肥原抵滬後活動。

行政院駐平政整會委員長黃郛以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在上海之活動，一一報告軍委會蔣委員長和行政院長汪兆銘，其原文如下：

「南京鐵道部官舍汪院長 勳鑒：○電計達。○密：茲將土肥原到滬後會客程序報告如下：(一)篠(十七日)日午南 呂 蔣 委 員 長 勳鑒：(二)篠晚，日武官室譙土，海軍武官亦被邀作陪。(三)後三時到，首次投刺往見者為王揖唐，在樓下待一小時後始見。(四)篠晚，日武官室譙土，海軍武官亦被邀作陪。(五)巧(十八)晨，土先謁(吳)鐵城，繼來寓談至午後一時，赴李擇一宅譙。(六)巧午後，土往訪段(祺瑞)，當晚段系人譙土。(七)皓(十九)晨，交行胡筆江、唐壽民晤土，談一小時，又有歐籍武官二人先後訪土，未能探知其姓氏。(八)皓午，吳震修君譙土，譙後土往訪(張)公權。(九)本晚，鐵城譙土，擬譙畢即上車赴京。(十)在京二三日，返滬後，擬乘宥(二十六)日船赴閩晤(陳)公洽(儀)。(十一)返滬後，公權、筆江、(杜)月笙等，擬分別譙之。(十二)與土晤談後，聞彼頗圓滿，故近日鈴木、影佐等態度及論調亦改善。(十三)土雖少將，聞屢次譙會，鈴木均推土首座，土

亦不遜。特電參考。郭即效（十九日）戊。」（註三）

國民政府頒給斯文赫定勳章。

鐵道部顧問斯文赫定察勘綏新公路已畢，於日前返京。外交部汪兼部長以斯文赫定此次勘察邊疆交通成績極佳，呈請國民政府請頒給勳章，以資獎勵。國府已准予頒給白地紅鑲大綬采玉勳章，並於本日發交外交部轉頒斯文赫定。（註四）

日本整理對華債權。

我國欠日本債款均為民國二年至八年所借，其後並未舉債。據北京財政整理會結算，截至民國十四年止共有二十四款，按當時匯率折合計算，共欠銀元二萬五千四百九十九萬三千九百六十元四角四分。

日本對華債權整理會本日召開大會，進行整理中國借款。據橫濱正金銀行前董事小田切增之助稱：截至民國十七年止，中國對日債額總數為口金七三〇、四七七、〇〇〇圓。其債務糾葛以整理西原借款為焦點，致成久久不決之懸案。（註五）

註一：上海「申報」，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註二：上海「申報」，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二十日。

註三：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下冊，頁八四九。

註四：南京「中央日報」，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二十日。

註五：「國聞週報」，十二卷七期，大事記要，頁四〇，「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下冊，頁八四九。

二十日 蔣委員長通電全國：南昌行營已結束，武昌行營定三月一日開始辦公。三省剿匪總司令亦定月底結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二月十九、二十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二月二十日

一九〇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本日通電全國：武昌行營於三月一日開始辦公，三省總部亦於月底結束。其原電云：

「南京中央黨部、各院、各部、各會、軍事委員會、武昌總部、各省綏靖主任、各省政府、各市政府、各總司令、各總指揮、各軍長、師長同鑒：南昌行營經營經於一月底結束，停止收發文件，現決將行營移設武昌，定於三月一日開始辦公。同時原設武昌之豫鄂皖三省勦匪總司令部亦定於二月底撤銷，結束清楚。嗣後所有向寄南昌行營及武昌總部兩處辦理之文件，統請改寄武昌，自三月一日起概由新行營處理，除俟武昌新行營成立後，另行正式通告外，特先電達。蔣中正號。」（註一）

蔣委員長嘉勉四川將領打破防區，交還政權。

軍委員蔣委員長本日電川省主席劉湘，及鄧錫侯、田頌堯、楊森、羅澤洲、李家鈺各將領，略謂：「今值該省府改組成立，各軍將領已先後宣言打破防區，交還政權，足見剴極必復，新機已生，殊堪嘉慰。惟遷善貴在力行，除弊尤宜迅速。望該省府與各軍將領妥商接收各戍區辦法，尅日移交具報，無稍瞻顧。自茲該省府負責改善政治，各將領專整理軍隊，其各勉旃。」（註二）

行政院長汪兆銘在中央政治會議報告中日關係。

行政院長汪兆銘本日在中央政治會議中報告中日關係時指出：中日兩國所生糾紛可用誠意來解決。其報告詞內容如下：（註三）

「一月二十三日，日本廣田外相在日本國會演說對華外交方針，其演辭已見日本、歐、美及我國各報紙。對於這篇演辭，各國重要報紙都曾加以批評，各位想都已見過，毋待兄弟重行陳述。現在兄弟願意將本人對於廣田外相的演辭所生的感想，向各位說明，也可以說就是對於中日外交的根本方針，這是應請各位注意的。我們要使中國成爲一個現代的國家，有兩個必要的條件，便是『統一』和『建設』。以我國過去制度的缺點，如交通的困難、經濟

的落後、教育的不備種種原因，要想實現『統一』和『建設』，必需要長時間的和平，而且現代世界交通益便，各國相互間一切政治經濟的息息相關，所以我們的愛好和平是廣義的，不僅中國自身要漸求和平，且願各國自身各能保持和平，尤其各國相互間亦能確實保障和平。因此之故，中國對於任何友邦都願意在平等互助原則之下，保持增進友誼與和平的關係，何況對於在地理上、歷史上、文化上、種族上，和我國有密切關係的鄰國日本呢！還記得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總理孫先生在神戶演說，有幾句話道：『照中國同日本的關係說，無論講到那一方面，兩國國民都是應該攜手協力進行，共謀兩國前途的發展。』這篇演說，是總理一生最後的演說，凡我同志刻骨不忘，而且總理一生對於中日外交的根本方針，也不離乎此。即就我國革命而言，自興中會歷同盟會以至辛亥革命的成功，都得到日本朝野友人間不少的同情和應援，這種事實，大凡參加過去革命工作的人都能記憶得到的。從這一點更可看出中日兩國的關係是應當如何親密的了。但是不幸中日兩國間不僅不能舉親善之實際，且二十餘年來，兩國間不斷地發生意外的糾紛，更不幸所發生的糾紛的嚴重性和危險性愈來愈大，不僅中日兩國間的關係爲之益形惡劣，即全世界的空氣亦因此感覺不安，這實是中日兩國所應共同爲遺憾的，也是全世界所可惜的。我們現在固然在極嚴重的國難當中，但我們終相信中日兩國間的關係，既有過去如此悠長的歷史，現今所發生的糾紛，終歸是可以以雙方的誠意來解決的。讀了這次廣田外相的演說，認爲和我們素來的主張，精神上是大致吻合，中日兩國間既有如此的共鳴，加以互相的努力，中日關係從此可以得到改善的機會，而復歸於常軌，這是我們所深引爲欣幸的。我現在坦白地鄭重地聲明，我們願以滿腔的誠意，以和平的方法和正常的步調，來解決中日間之一切糾紛，務使互相猜忌之心理，與夫互相排擠、互相妨害之言論及行動等，一天天的消除，庶幾總理當日對於中日携手的希望可以期其實現。總之，如中日兩國的人士不拘於一時的利害，不爲於一時的感情，共以誠意主持正義，以爲兩國間謀永久的和平，則中日兩國間之根本問題，必可得到合理之解決，這決不僅是兩國的福利東亞的福利，也即是對於世界和平的最大貢獻。』

王寵惠博士在東京會晤日本外相廣田弘毅，交換改善中日兩國關係的意見。

由於日本對華北侵略日亟，我政府爲爭取準備抵抗的時間，運用各種途徑和緩兩國間緊張情勢。本

月九日，蔣委員長致電行政院長汪兆銘，提議國際法庭法官王寵惠博士離滬返海牙任所時，「取道日、美轉歐，便在東京訪問日本當局交換意見」。並囑邀黃郛協同辦理此事。汪兆銘因趕往上海與王、黃商討。

本月十六日，王寵惠自滬啟程，十九日抵達東京，本日會晤日本外相廣田弘毅。王氏表示中日兩國應速行解決東四省問題，並表明中國政府及人民希望日本實行之兩大原則：

一、中日兩國完全立於平等之地位，互相尊重對方，在國際間之完全獨立，故日本應首先取消對華一切不平等條約，尤應先取消在華領事裁判權。

二、中日兩國應互相維持真正之友誼，凡一切非友誼行為，如破壞統一治安及妨害人民衛生等，皆不得施之於對方。又中日外交方式應歸正軌，絕不用外交和平手段以外之壓迫或暴力。

廣田外相答以中日兩國欲實行親善，則中國排日排貨之行爲應完全制止，盼望中國政府以誠意貫徹，勿以外國之阻力及國內之反對而中途變計。中國政府及人民所希望中日親善之兩大原則及兩國外交方式之應歸正軌，余皆表同意。惟滿洲問題希望中國現時暫勿提起，若以解決此問題爲中日親善之先決條件，則不但幸而好轉之兩國感情將生變化，且恐兩國邦交因此逆轉。王氏仍表示東四省問題應早有妥當之解決辦法。（註四）

王寵惠於本日上午、下午在外務省訪問廣田外相及重光次官作重要會談後，在東京帝國旅館對東京新聞記者團發表聲明書如下：「余於半年前請假六個月歸國，近以休假期滿，故經貴國回海牙任職，余非國府代表，在逗留貴國期間亦未負任何使命。惟余在半年之休假期內，歷訪本國朝野人士，深知本國一般人民所抱對日的真意，故就訪問貴國之機會，願以個人資格將此真意傳達於貴國朝野，並願將貴國朝野之意見傳達於本國，以期增進中日兩國之友誼。此外，余無特別任務，外間一般傳說余負有政治的、經濟的任務殊不確實，至對於中日間之具體的問題，余並非處於有任何發表之立場。」（註五）

豫鄂皖三省剿匪副總司令張學良接見日本記者。

大阪每日暨東京日日新聞社上海支社長田友花信量、大阪朝日新聞社漢口通信員大西分雄、新聞聯合社漢口支局長岡本房男於本日上午十時先後至武昌總部訪謁豫鄂皖三省剿匪副總司令張學良，當經張氏延見，並發表談話如下：

田問：余擬有問題九項，擬請副司令解答：（一）對於中日關係之感想若何？（二）中日須如何始能親善？（三）四年前與現在，對日本均作如何感想？（四）對「滿洲國」現狀作何感想？（五）如何取締排日？（六）中國與日本及「滿洲國」真正提携，是否為東洋安定最大之必要？（七）對於中國之實施獨裁政治抱負如何？（八）中國之統一政策若何？（九）伐討共產軍之方針若何？

張答：以上問題，固屬願談，不過余係軍人，以個人立場關係有不便發言之處。日前將委員長向日記者發表談話兩次，已極詳盡。余受將委員長之領導，蔣之意見，余之意見當然包含在內。

田問：副司令與床次竹次郎認識否？

張答：僅只一面之緣，余之認識床次，與今日之認識君相等耳！

田問：五十萬元一案，諒閣下已見報章，其中情形可否見告？

張答：此乃貴國內政爭問題，與余無關。余素重道義，尤其尊重他人人格，此是莫須有之事，與他人名譽有關，余決不能妄言。

田問：與赤塚正助認識否？

張答：赤塚與余父友誼甚好，可謂兩代之交，余極尊重其為人。

田問：與鶴岡和文認識否？

張答：與貴國人見的很多，曾否見過面？已不能記憶了。

至大西、岡本二氏問答各項，與上述大致相同。（註六）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二月二十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二月二十、二十一日

一九四

註一：上海「申報」，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註二：南京「中央日報」，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註三：同註一。

註四：「中日外交史料叢編」四，頁一五；「國聞週報」，十二卷七期，大事述要，頁三。

註五：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註六：南京「中央日報」，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二十一日 國民政府任命薛岳為貴州綏靖主任。

行政院於本月十九日開第二百次會議，通過軍事委員會函請任命薛岳為貴州綏靖主任，國民政府本日明令公布特派。（註一）

蔣委員長到漢口，並電令趕築湘黔公路。

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週前赴贛處理軍務，頃以公畢，復以武昌行營決定於三月一日正式成立，特於二十日由南昌起程來漢口，本日抵達。（註二）

湘黔交通因山嶺崎嶇，往來極感困難；且於剿匪軍事行動尤多不便，故湘黔公路之修築乃為必需之要政。蔣委員長有鑒於此，決用兵工及民工共同興修。

本日，蔣委員長有電到湘，限期趕修，原文如下：

「長沙何主席、貴州王主席勛鑒：頃接薛總指揮員戌貴電稱：湘黔路在黔境未完成段，計鑪山、鎮遠、玉屏、鮎魚堡線，合三八五華里。（一）工程計算，土方四八〇、〇〇〇立米尺，需一、一三五、〇〇〇工，每工以二角給工價，需洋二二七、〇〇〇元，鑿石陡岸、涵洞石橋等工程，需小工估四七、五七七工，每工給工資二角，需洋九



五、一五四元，內需石工、木工、鐵工共佔二三七、八八六元，每工給工資五角，需洋一九、六〇〇元；材料費三五、〇〇〇元；工程監理員一五、〇〇〇元，約合共洋五一、〇六九元。今假以李抱冰部、及楊其昌、田冠五等部隊集中一五〇〇〇名；又僱木石、鐵工二、三〇〇名同時興工，則依計算於三個月又二十日，可將該路土方及鐵工全部同時完成，而築路經費復可減少三二二、一五四元，似此需款一八八、五四三元，即可完成矣；（一）湘黔路在湘境段，計自玉屏之鮎魚堡，經洪江、安江至洞口止，計三七五里，圖案均在，擬由何主席計算，並加入李雲杰部築路，亦限三個月又二十日完成，以使銜接通車。關於軍工擬依南昌行營辦法酌發獎金，使用時並請派員嚴密監察，藉免中飽等情，除電復應即依照估計趕緊開工，及所有參加兵工准酌發獎金外，其湘黔路湘段工程希速爲計畫。估核算實數目，趕緊興工，依限完成，並以李雲杰部參加築路。所有參加軍工，亦得給發獎金，仰即遵照辦理。中正
贛印。」（註三）

行政院長汪兆銘接見土肥原賢二。

行政院長汪兆銘本日接見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僅係普通酬答。京中各報對土肥原來京多表示責難。謂土爲九一八禍首，解鈴還是繫鈴人，盼從速憬悟，交還東北四省，中日方有真正合作之可能。（註四）

國際法庭中國法官王寵惠招待日本軍政及實業界領袖。

駐海牙國際法庭中國法官王寵惠本日正午在日本東京帝國旅館招待日本外相廣田、遞相床次、政友會總裁鈴木、國同總裁安達、教育總監眞崎、前陸相荒木、大將加藤寬治、日本銀行總裁土木、勸業銀行總裁馬場、織田萬博士、重光外務次官，及其他政界、實業界領袖三十餘人。主人方面除王氏外，尚有蔣作賓公使、丁參事等出席。蔣公使致詞後，廣田外相代表來賓致謝。王氏並力言中日親善之必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二月二十一日

一九六

要，至二時後始散會。

下午九時，王寵惠再訪日本陸相林銑十郎，對於中日關係之打開交換意見。在會見席上，林銑十郎謂：

「中日兩國之提携實現，實為挽救遠東之最大要件，最近貴國漸有此種空氣，非常可慶。惟此舉如雙方徒用外交的辭令不能達到目的，故披瀝胸襟之進行實為必要。」

林氏並說明中日提携之前提如下：

「第一、以中國停止其排日之言動為必要。第二、中國之排日、侮日非常刺激日本之感情，此為阻碍中日提携之一大原因。中日關係延至今日之狀態者，其主要原因可謂係過去排日、侮日之結果。中國各地之排日或對青年少年之排日教育，相當根深蒂固。請問國民政府將如何糾正？現在日本充分有進行中日提携之誠意，故希望貴國能對前述諸點，先行充分表示誠意。」

王氏答云：

「中國欲依賴歐、美而實行排日之事絕對無有，惟廣大之中國，一部人士或有此種思想則殊難言。中國以為中日兩國之提携協調，為中國應取唯一之大道。然而中日雙方間有種種之複雜事情，必須由雙方協力除去其原因，此點尚請閣下予以考慮。中國政府對於排日之取締並非不誠意，故促進中日兩國之提携，望吾等同以誠意努力之。」

（註五）

我國駐俄大使顏惠慶返任。

我國駐俄大使顏惠慶自去年回國後，關於對俄交涉事項亟待辦理，乃於本月十四日出津赴滬，本日搭俄輪返任，演員梅蘭芳、胡蝶應俄國文化協會之請，亦同船赴俄。

顏臨行表示，望國民一致對外，信仰政府；政府開誠布公。（註六）

註一：南京「中央日報」，二月二十日；「國民政府公報」，第一六七二號，頁一。

註二：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註三：南京「中央日報」，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註四：同註一。

註五：同註一。

註六：國聞週報，十二卷七期，大事述要，頁九。

二十二日 國民政府公布「頒給勳章條例施行細則」。

國民政府本日公布「頒給勳章條例施行細則」。全文如次：（註一）

頒給勳章條例施行細則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細則依本條例第十三條之規定制定之。

第二條 頒給勳章，不論特令頒給、命令頒給或呈請頒給，均依本細則之規定辦理。

第二章 敘勳標準

第三條 公務人員有左列勳勞之一者，得依照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之規定，頒給采玉勳章：

- 一、統籌大計安定國家者。
- 二、翊贊中樞救平禍亂者。
- 三、於國家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制度之設施創建，著有勳勞者。
- 四、於國民經濟教育文化之建設著有勳勞者。
- 五、折衝樽俎，敦睦邦交，獲得外交上勝利者。
- 六、宣揚德化，柔遠安邊，克固疆圉者。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二月 二十一、二十二日

一九七



七、辦理僑務，悉協機宜，功績卓著者。

八、救濟災害，撫綏流亡，裨益民生者。

九、維持地方秩序，弭患無形，成績優異者。

十、中央或地方官吏在職六年以上成績昭著者。

十一、襄助治理賢勞卓著迭膺功賞者。

第四條

非公務人員有左列勳勞之一者，得依照本條例第四條第二項之規定，頒給采玉勳章：

一、有專門發明，或偉大貢獻，致國家於富強者。

二、慨捐鉅款以紓國難者。

三、創辦慈善事業，規模宏大，福利社會，昭垂久遠者。

四、興辦教育文化事業，歷史深長，足資模範者。

五、辦理保衛捍禦地方，屢著功效，足資矜式者。

六、獨立經營偉大企業，輔助政府，功在民生者。

七、學識淵深，著述宏富，確有功於文化教育者。

第五條

友邦人民有左列勳勞之一者，得依照本條例第五條之規定頒給采玉勳章：

一、抑制強暴，伸張正義，有利於我國國權者。

二、宣揚我國文化，增進我國國際地位者。

三、周旋壇坫，使我國外交獲得勝利者。

四、促成政府予我國以物質上或精神上之援助者。

五、貢獻各種偉大計畫，有裨於我國建設事業者。

六、創辦教育或慈善事業，有功於我國社會者。

第六條

凡有勳勞於國家社會為前三條所未列舉而確應頒給勳章者，亦得比照前三條之規定行之。



第三章 呈請頒給勳章手續

第七條 頒給勳章，除選任及特任公務員，由國民政府命令行之外，其頒給簡任以下公務人員勳章，應由主管機關填具勳績事實表三份，各粘附受勳人二寸半身相片一張，並另附二張，加具印結考語，呈請上級機關，於每年國慶日兩個月前，遞轉銓敘部，依次審核彙案呈請。

第八條 頒給非公務人員勳章，應由原呈請機關填具勳績事實表三份，各粘附受勳人二寸半身相片一張，並另附二張加具印結考語，呈請上級機關，於每年國慶日兩個月前遞轉內政部，依次審核彙案呈請。

第九條 頒給友邦人民勳章，應由駐外使館、領館填具勳績事實表三份，各粘附受勳人二寸半身相片一張，並另附二張加具印結考語，於每年國慶日兩個月前呈轉外交部，依照頒給勳章條例第五條之規定，加以審核彙案呈請。

受勳人如爲僑居中國者，上項手續由外交部直接辦理之。

第十條 前三條所稱之勳績事實表，須依次遞轉，一存銓敘部或內政部或外交部，一存考試院或行政院，一存國民政府。其另附相片二張，留粘於授勳證書及存根中。

勳績事實表格式另定之。（格式略）

第十一條 呈請頒給勳章，主管機關應審慎將事，呈由上級機關，遞轉銓敘部或內政部或外交部核辦，不得冒濫。

銓敘、內政、外交三部應分別彙案開列受勳人員名單，連同勳績事實表，於每年國慶日前呈請考試院或行政院，轉呈國民政府核准頒給。

第四章 頒給勳章手續

第十二條 凡頒給勳章，除特令頒給者外，其餘受勳人員經國民政府核准發布頒勳命令後，應分別飭知考試、行政兩院，分轉銓敘、內政、外交三部知照。

授勳典禮日期由主管機關隨時定之。其或在頒布授勳命令之日同時舉行授勳典禮者，應於事後補具手

續。

第十三條 銓敍、內政、外交三部自轉奉國民政府頒勳命令後，除頒給友邦人民勳章手續，依本條例第十條第三款之規定，應由外交部定之外，銓敍部或內政部應填具通知書，於授勳典禮期前分別轉發通知受勳人。

通知書格式另定之。（格式略）

第十四條 受勳人如爲選任或特任公務員時，應於授勳典禮前備本人二寸半身相片兩張，送繳主管機關。

第十五條 銓敍部或內政部轉奉飭知後，應即分別填具授勳證書，粘附相片，於授勳典禮期前，彙轉國民政府文官處轉呈蓋璽，並於相片下端加蓋硬印，分轉銓敍部或內政部編號註冊，於授勳典禮時授與之。

授勳典禮儀式及證書格式另定之。

第十六條 頒給簡任以下公務人員勳章，應由主管機關將授勳情形，報送銓敍部備查。頒給非公務人員勳章，應由原呈請機關將授勳情形，報送內政部備查。銓敍、內政兩部得於授勳時派員參加。

第十七條 特贈友邦元首大勳章，應由專使或駐在國大使或公使專案呈報外交部，遞轉院府備查。

第十八條 凡累功晉授至三等以上勳章時，得由主管機關呈轉國民政府核准，由主席親授或派員代授之。

凡累功呈請晉授，須滿一年後始得爲之。其晉授勳等，並不得超擬。

第五章 佩帶規則

第十九條 勳章應於著禮服或制服時佩帶，著便服時僅佩勳表。

第二十條 大勳章及一、二等勳章佩於左襟，其大綬由右肩斜至左脅下。三等勳章以領綬佩於領下。四等以下勳章以襟綬佩於左襟。勳表均佩於左襟下。

第二十一條 受有其他勳章及各種紀念章獎章者，得佩於采玉勳章之左。其或不能併容時，得列爲二項。

第二十二條 受有本國及外國勳章者，不得僅佩外國勳章，應將外國勳章列在本國勳章之左或其下。

第二十三條 公務人員或非公務人員遇友邦政府擬予勳章時，應即報由外交部呈轉國民政府核准後，方得收受佩

帶，違者依法懲處之。

第六章 附則

第二十四條 勳章或證書如有遺失時得由受勳人聲敘緣由，備價請由原請授勳機關轉請補給。如原件查獲時，應即繳還註銷。

補領勳章或證書價格另定之。

第二十五條 勳章不得抵押、轉借或賣讓，違者除追繳其勳章及證書外，並得依法懲處。

第二十六條 本細則自公布日施行。

國際法庭法官王寵惠訪日本首相岡田。

國際法庭中國法官王寵惠本日凌晨訪問日本首相岡田啟介。王寵惠謂：

「此次就中日提携問題，以個人資格前來貴國，而期望在中日兩國親善上有所貢獻，故於逗留期間中，與貴國朝野名士會見。一面就中日外交關係及經濟提携對策等，聽取日方真意，一面使貴國朝野人士澈底明悉中國當局所抱意見，以圖在確立東亞和平上，使中日關係愈益好轉，並解決關於東亞之經濟問題。」岡田向王氏致歡迎之辭，並謂：「日政府對於閣下之努力，不吝予以充分援助。」

王寵惠又於本日訪問遞信省大臣床次、民政黨主席若槻。正午赴外相廣田之宴會，與外務省各司長會晤。（註二）

上海工商界請財政部救濟市面。

上海市因地產業之失敗，其影響至為嚴重。總結眼前中央等銀行放出之地產短期押款一部，迄未收回。其中一部地產已過戶。而外商銀行利用信用關係增發紙幣甚多。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二月二十二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二月二十二、二十三日

1101

上海地方協會、市商會、銀錢兩會代表錢新之、杜月笙、俞佐庭、張公權等六人，今晨謁財政部長孔祥熙，根據該會等議決，請政府撥款救濟市面，孔已應允。（註二）

上海銀界請財政部嚴禁外商銀行在華增發鈔票。

上海銀行界最近正推展一種運動，強烈反對外商銀行在華增發鈔票。因爲此事有關我國經濟，蓋因恐發鈔計劃實現後，則我現存白銀又將盡量被吸收。銀界對此舉不僅爲切身之利害觀念上着想，且爲國家經濟前途計，亦不能不謀有以制止。現已要求財政部從嚴禁止，但外行恐難遵照。滙豐銀行恢復發行鈔票制已有一月，惟爲數不鉅，將來勢必漸增。此外麥加利、正金等銀行亦在籌發中。（註四）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第一六七三號，頁一—四。

註二：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註三：同註二。

註四：南京「中央日報」，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二十三日 國府主席林森接見鐵道部顧問斯文赫定。

國民政府林森主席於本日上午十時，在國府接見鐵道部顧問斯文赫定博士。由國府典禮局第二科長劉迺藩擔任翻譯，斯文赫定曾見林主席，係因國府贈給勳章，特向林主席致謝，歷十餘分鐘辭出。（註一）

上海地方協會等四團體再會商救濟工商業。

上海地方協會，市商會，銀行公會，錢業公會於本月十八日下午四時，假靜安寺路一二三八號開聯席會議，集議繁興及防救市面衰落辦法。討論內容：（一）如何穩定本市市面，及改善一般商業環境？

(二) 在此不景氣時期中，金融界與工商界應如何謀取聯絡？以渡過難關，而謀市場之復興。昨日，地方協會會長杜月笙、副會長錢新之，市商會主席俞佐庭、中國銀行總經理張公權、銀行公會主席陳光甫、錢業公會主席秦潤卿等六人同赴西愛威路，晉謁財政部長孔祥熙面遞兩會呈文，陳述市況及救濟辦法，請令中央銀行指撥鉅款，直接放款於工商業以穩定市面，再徐籌治本方策以恢復景氣。孔部長對各業蕭條，允決竭力設法維持，關於貨物抵押，允交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承辦；至地產押款，認關係重大，且為數甚鉅，須經過詳細考慮方能決定。本日，四團體又舉行聯席會議，討論結果：(一) 孔部長已表示，政府對於安定市面當盡力贊助，中央銀行放款自應儘量辦理；(二) 銀錢兩業對工商業放款摺子及押款、押匯亦均照常辦理，甚為流通；(三) 地產押款，銀錢業本來停做，嗣後仍將酌量收受。；(四) 出口貿易，如雜糧業等，近日開始活動，市面亦漸趨樂觀。(註二)

共黨首要瞿秋白等在福建長汀被國軍捕獲。

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國軍五次圍剿獲勝。盤踞江西之中共中央突圍西走。留守蘇區的共軍及共黨人員逃入深山潛伏。國軍繼續清剿贛南蘇區，共軍無法立足，乃率部南竄閩、粵、贛邊區，同時緊急疏散高級幹部；一部分竄往清剿較鬆的閩西南地區，一部分潛返「白區」工作。

本年二月，中共高級幹部瞿秋白、何叔衡、鄧子恢等人擬赴汕頭，轉往上海。行經福建長汀水口，被長汀三十六師二二二團捕獲。(註三)

附錄：吳垂昆：「生擒匪酋瞿秋白始末」節錄(註四)

閩西剿匪圍攻「蘇區」

福建叛亂平定之後，中央政府次一日標，是再度動員主力進行第五次徹底剿匪的戰爭。在江西的剿匪地區，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二月 二十三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二月二十三日

二〇四

除公路之外，並已建築了二千九百個碉堡，對匪的包圍網業已完成，此後只是需要一步一步地縮小包圍而已。另一方面，共黨在瑞金之「中央蘇區」則於元月十五日開始舉行其「六屆五中全會」，代表及候補代表共約七百多人，驟聞聞變失敗，中央蘇區即將受到來自三方面的圍攻，都為之驚駭不已，乃縮短會期為五天，草草收場，準備重新部署兵力，以應付中央大軍。

關於我軍各方面部署及戰鬥序列、指揮首腦，因範圍廣泛，手頭又無資料可查，要想寫成戰史是不可能的。只好言歸正傳，僅就筆者所服務的部隊而言。那時我是國軍三十六師二二二團第一營營長，從平定開變一直到向閩西進剿，攻克龍岩、長汀，在河田生擒瞿秋白這一段往事，作一個概要敘述。

三十六師是不定閩變的有力部隊，戰後在莆田、惠安、泉州等縣擔任綏靖地方、蒐剿伏莽的責任，屬東路軍蔣鼎文將軍指揮。大約駐防月餘，即又奉命挺進，向龍岩、長汀匪軍主力進剿，目標指向赤都瑞金，與北路軍形成三面合圍態勢。

要攻克長汀，必先擊破龍岩，該地為匪軍精銳主力所在，利用奇險山岳地勢，構築堅強工事，準備死守。白衣洋嶺高達千仞，為閩西天然屏障，易守難攻。我師窮一日夜的力，勇猛攻擊，均未得逞。我是主攻七零五高地之部隊，部下第一連蔡連長被匪軍手榴彈將整個頭顱炸得粉碎，本營傷亡亦大，而全師預備部隊不到兩營，都用在攻擊方面去了，戰鬥慘烈無比，師長亦負輕傷。翌日拂曉攻擊，總部使用三個步兵師、兩個山砲團，並飛機兩架，輪番掃射轟炸，以雷霆萬鈞之力，終於把這個奇險陣地擊破，匪軍幾個師的主力傷亡殆盡，殘餘則紛向長汀逃竄，爾後即喪失戰鬥力。赤都瑞金亦被搗毀，所自稱「二萬五千里長征」，逃到陝西延安一帶，即從此役開始，可以說：「白衣洋嶺」是關鍵之一戰。

河田之役生擒瞿秋白

我中央軍為乘匪軍衰弱、情勢動搖之際，遂一意追擊，繼續向長汀進攻。此時匪軍已經瀕於潰滅狀態，草木皆兵，有如驚弓之鳥，所以沿途雖有戰鬥，都是如「疾風掃秋葉」般的迅速結束。大約是十一月，我軍就把河田、長汀攻克了。我奉命留置河田，繼續清剿山區殘匪。河田距長汀五、六十華里，原是屬長汀一個大市鎮，共匪把長汀

改爲省，河田改爲縣，四面環山，中間是盆地。有一天我率領第二連搜剿山區小股散匪，悉數蕩平，正待回營之際，忽發現某山麓岩洞中好像有人潛藏形跡，當即派人往捕，居然捉住一個書生人物，年齡四十上下，清癯消瘦，穿短襖繫腰帶，腳穿草鞋，手持竹節煙筒，態度鎮靜，滿不在乎的樣子，一望而知是一個知識份子，所以沒有細綁他，帶回營部再說。同時搜查他的身上，發現日記本一本，上面所寫的盡是一些英文藥名詞，並有些漫畫，都是用鉛筆書寫的。回部後，我心裏暗想，這個人可能是匪黨重要份子，因事前就有人謠傳，中共「江西蘇維埃政府主席」潛伏在長汀山區，這時官兵也七嘴八舌硬說捉到的這個人就是蘇維埃政府主席。於是我以很和平的語氣問他：

「你是不是蘇區主席？你的身分地位，不妨坦白回答，絕不會難爲你，你說吧！」他開腔了：

「營長你貴姓？在我沒有回話以前，我有一個要求，因爲餓了兩天沒有吃東西，請你給一頓飯吃好不好？」

「好的！我姓吳。」隨即叫李副官要廚子趕快準備比較好一點菜餚，米飯、麵食都拿來。半個鐘頭以後，他吃飽了，很開心的說：

「吳營長，我要先謝謝你的好菜好飯了。我是共軍團級單位的一個醫生，我姓李，名振華，我日記本上所寫的藥名詞，也就是我們所最缺乏的，患病官兵多得很多，我這個醫生是束手無策的。我明明是個小醫生，怎能當得住蘇維埃政府主席名義呢？這是我實話實說，請營長相信我好了。」

經過幾次反覆質問，都是鬼話連篇的答覆，問不出名堂來。於是用電話報告師長，反正有司令部審問，必然水落石出。下午三時許，我派第三連連長帶兵將這個撲朔迷離，弄不清楚的人物押送長汀師部去。看他文弱的樣子，步履蹣跚，怎能走得四、五十華里呢？乃用我所乘騎的白馬給他，剛剛把他扶上馬去，那馬就昂首豎立，足踢聲吼，一下子他就來了一個倒栽葱。我連忙拉起他來，開玩笑地說：「做主席的人，怎麼不會騎馬呢？」他摸摸屁股，很風趣的說：「土共爬山是內行，騎馬享受，這還是第一次哩！」無形幽了我一默，語句中大有文章。爲了早交代責任起見，也就不予計較，湊巧得很，此時恰好來了一輛貨運車，乃請其停住，命王連長只帶士兵數名押送，以爭取時間與速度，因戰地公路係臨時開闢，凹凸不平，機動力發揮緩慢，至深夜始到達長汀，當即由師部驗收拘押，王連長來電話，我才鬆了一口氣。

問出瞿某真名煞費苦心

師司令部於次日提審，這個「李醫生」，口若懸河，把他行醫經過及家世說了一大篇，同時告訴會審人，你們不必勞心勞神，容我親寫口供如何？於是在一個多小時內寫出一萬多字的口供，把自己的履歷和匪軍患病率以及缺乏藥品情形，全是李醫生口吻，不僅文字優美，而且說得天衣無縫，令人看不出破綻來；第二次會審，他說：「我所要說的話，都在所寫口供上面，何必要我重複背誦呢？」弄得審案人毫無辦法。同時南昌行營又接二連三來電報問師長有無俘虜瞿秋白、項英、葉挺諸匪首？務必查明具報。而在一兩千俘虜中間不出一個重要匪犯出來，怎能報帳呢？因此全師上下都非常焦急，焦點都集中在口供文字優美那個「李醫生」方面，但問題沒有澄清以前，是向委員長彙報的。

師參謀處張處長一個非常有機智的人，他與我都是六期同學。有一天夜晚，他帶著一個衛兵靜悄悄地到俘虜集中所，偷聽他們講話，驀然地聽到兩個匪俘輕輕的說：

「糟了，我們的總書記長怎麼也被抓來了。」

張聽了以後，判定那個有學問的「李醫生」一定是瞿秋白無疑。遂命衛兵提出匪俘，要他指出書記長其人，任何逼問總是死不認賬，一口否定他沒有說這句話，反指張是故意編織入人於罪，從這一點上，我們就可看出那時匪軍的教條和中毒的深了。「共同被俘，彼此都裝作不認識」，偶然失言，是很少很少的。

經過這次戲劇性的捉迷藏以後，大家都心裏有數。第三次再由軍法處提審，「李醫生」仍然是那一套死死的不翻口供。所幸的是張處長與這個假醫生沒有直接見過，談過話，張聽說瞿秋白當年在黃埔上過幾次政治課，乃將計就計，突然來到軍法處，恭恭敬敬，舉手敬禮，向瞿說：

「瞿老師，你比以前消瘦了很多，你不認識學生，學生在黃埔聽過老師講課，無論如何掩飾？學生總是認識老師，不會錯的！」張的表演精彩，詞鋒犀利，居然成功了。稍頃，瞿說：

「真的嗎？那我就是瞿秋白了。」同時又很風趣的對審問人員說：「你們不必再問了，我那篇口供，你們把他當作小說看好了，你們要知道我當年在上海寫文章的稿費，要比人家高上好幾倍的，信不信由你，哈哈哈哈哈！」

從此以後，他就受到特別優待，單獨住一間房子，要什麼有什麼，高級人員也隨時常去看望他，轟動全師，各級幹部都去看他，這個叫瞿老師，那個也叫瞿老師，不由主官不著急，只得請示行營如何處置？在真相大白後，差不多有一個星期時間，我還是莫名其妙，蒙在鼓裏，上面這段情形，也是他們告訴我的。有一天上午，張處長來電話，開玩笑地說：

「老吳，你真糊塗，上次送來的李醫生是什麼人？你曉不曉得？」

「可能是江西蘇維埃政府主席。」我說：

「不是的，他是中共總書記瞿秋白。」我聽了以後，笑著說：

「老張！你罵我糊塗，你才比我更糊塗，我在幾小時內，怎能問得真相出來呢？你們花了一個星期時間，才把真相問出來，豈不是比我更糊塗嗎？」

「不要開玩笑，希望你快來師部玩吧！」張說。

這樣一個令人興奮消息，不由我不即刻策馬馳向長汀師部去。到達後，張陪我去見他，進門我就先說：

「瞿老師，上次很失敬，沒有好好招待你。」他見我來了，馬上搶上一步，握著我的雙手說道：

「吳營長，你那天給我那樣豐富午餐吃，太令人感激。韓信當年不忘漂母一飯之賜，你還說什麼對不起呢？」

他的話匣子打開了，又繼續地對我說：

「我在張處長那裏看見你寫的北魏鄭文公，蠻不錯。」我連忙說我不會寫字，寫得太不好，於是他把文字溯源，從殷甲骨，周鐘鼎以至漢、唐、宋、明，滔滔不絕的講了很久，真是淵博得很。

那天他正好在填詞，墨跡未乾，就把他貼在壁上。同時在一小時前刻好了一方圖章，文字、金石都是高手。他叫我到市面上去買顆石頭，立時爲我也刻了一個印，刀法蒼勁，字用大篆，都別有風格。他那刀石工具是請人到長汀買的，都不算好，與他的作品是不能成比例的。

幾段對話

在他沒有承認真正身分以前，也同一般匪俘一樣，迎合人意，無所謂可否，唯唯諾諾，等到身分識破以後，言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二月二十三日

談態度就不同了，保持立場，堅守原則，儼然首領氣派。有人問他：

「你對三民主義有沒有研讀過？」他說：

「我讀北大以後，就到俄國去，我所研究是馬列主義，對三民主義毫無研究。」又問他：

「你對我們領袖和胡漢民、汪精衛幾個人的看法如何？」他說：

「蔣先生不愧是一個領導人物，尤其是用兵是他的天才。展堂的政治見解不錯。兆銘僅僅是有點政治手腕而已。」又問：

「你們閩西這次失敗原因何在？」講至此，他很激憤的說：

「毛潤之不聽話，我叫他千萬不要與中央軍真面目作戰，尤其不可以主力陣地戰硬拼。潤之見不及此，致有今日慘敗，主力精銳，喪失殆盡。所以我留在山區，徐圖發展，而不願跟他們走。假使潤之能同意我之主張的話，則前途大有可為，我瞿某也不致束手被擒啊！」

三十六師俘獲這樣一個匪酋，假若變起倉卒，被他逃脫的話，那還得了，因此精神負荷不小。所以一而再，再而三電請委員長指示處置。那時行營所在地在江西南昌，五次圍剿成果，完全是委員長坐鎮指揮，威德感化所得來的。

長汀公園結束巨魁生命

經過無數次的請示，最後委員長蔣公來電：「瞿秋白著就地正法。」師部如釋重負，乃開始研擬執行計畫，妥善安排。奉令後之第二日早晨，張處長去見瞿秋白，說：

「瞿老師，今天天氣很好，你呆在房子裏很悶，我陪你到長汀街上去散散步，洗洗澡，理理髮，好嗎？」

「啊！蔣公的電報來了是不是？好，好，我同你去，你曉不曉得人生有兩種休息？」張問那兩種？

「睡眠是短期休息，死亡是長期休息。在我沒有長期休息以前，我要寫一篇文章寄給我在上海的愛人密斯楊，題目是『多餘的話』，或許你沒有法子寄到，各報紙是會登出來的。」

張與瞿在街上理髮回來以後，瞿秋白就開始寫那篇多餘的話的文章了，事後轟動京滬所有報紙，全部登載。文

詞悽婉綺麗中，還帶著鼓勵他的愛人繼續他的精神不斷奮鬥的意義，可惜內容記不清，無資料可供查考。

第二天中午，各要道加強警戒，由師部特務連長將瞿犯押解到汀州公園，照例進酒、用餐，瞿則泰然自若，面不改色，惟恐行刑者要他跪下，乃自動向西坐在地上，笑瞇瞇地說：

「徐連長，這個姿勢還好嗎？請趕快執行罷！」

「砰！砰！」一代巨魁，就此長期休息去了。

行文至此，深感歲改月移，從民國二十四年到現在，已經是四十四年之久，時間沖淡記憶，可能有不翔實的錯誤，只能就其大概寫出來，不知道能不能在剿匪職史上作有價值的參考呢！

註一：南京「中央日報」，民國二十四年二年二十四日。

註二：「國聞週報」，十二卷八期，大事述要，頁五。

註三：李克長：「瞿秋白訪問記」，「國聞週報」，十二卷二十六期；郭華倫：「中共史論」，國際關係研究所，民國五十八年九月，冊三，頁二六。

註四：「新萬象」雜誌，十五期，頁三四、

二十四日 蔣委員長委任朱紹良、楊虎城為剿匪軍第三路正副總司令。

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以共軍徐向前部久踞川北，亟應迅予剿滅，以除大患，故將贛、閩、浙、皖等省殘餘共軍肅清後，即集中大軍向川省兼程推進，一致圍剿。茲為統一指揮便利督剿計，特令蘭州綏靖公署朱主任紹良為剿匪軍第三路總司令，西安綏靖公署楊主任虎城為副總司令兼第三路第一縱隊司令官。並規定總司令不在前敵時，副總司令得代行總司令職權。楊虎城奉令後於本日在西安就職。除電呈中央、國府林主席、軍委會蔣委員長、行政院、北平軍分會、武昌剿匪總部外，並通告各院部會、各綏靖主任、各省市黨部、各省市政府及全國各部隊查照。（註一）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二月二十三、二十四日

二〇九

中國勞動協會成立。

上海市勞工運動，自國民革命軍底定東南以後，日趨蓬勃，惟專事研究勞動問題之團體，初尚未有。比歲滬市從事勞工運動者陸京士、朱學範、趙樹聲，暨愛好研究勞動問題者陶百川、程海峯等，認為提倡勞動事業，企求工運發展，必須由從事勞工運動者，聯合研究勞動問題之學術專家，組織團體，共策進行，始能有效。爰於二十三年冬，聯合吳紹澍、水祥雲、周學湘、王宜聲、陳士皋、周炳文等，發起組織「中國勞動協會」，以共同研究勞工問題，積極喚起勞動界之本身覺悟。當經按照團體組織程序，呈准黨政機關，籌備歷時三月，乃於今日下午一時在上海小南門梅家弄會所舉行成立大會。

今日到發起人及黨政機關代表，暨各地工會代表等三百餘人，首由主席團陸京士致開會詞，說明該會旨在研究勞動問題，建立適合中國環境之民族的勞動運動理論，提倡勞動服務精神，以完成生產建設之建國程序，實現中國國民黨農工政策。繼由籌備委員朱學範報告籌備經過，旋由上海市黨部代表童行白致詞。繼即討論該會章程、宣言、工作綱領，各項通過後，次即推選理事。

理事推選結果如次：

陶百川、李平衡、程海峯、吳英、陸京士、朱學範、朱懋澄、趙樹聲、吳紹澍、俞嘉庸、周學湘、傅德衡、王永盛、張小通、張劍白、水祥雲、陳文彬、文壯遊、張導民等十九人當選理事。

陸蔭初、韓大鏞、周炳文、王宜聲、郭添、王家樹、李夢南、葉翔皋、張光岱等九人當選候補理事。（註二）

註一：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註二：「中國勞工運動史」：中國勞工福利社出版，民國四十八年，下冊，頁一二二五。

二十五 蔣委員長在武漢倡導真誠風氣。

軍委會蔣委員長本日在武漢擴大紀念週訓話，大意爲：①武漢風氣不脫油滑二字，軍政長官應以身作則，負責改良風氣；②漢口橋口、劉家廟、大智門等處污穢不治，臭不可聞，貧民所居之處尤不衛生，今後應注意郊外清潔；③要塞工事應予保護，以免虛費財力。又謂人民勞力應知所利用，我國人才智並非不逮外人，如有繼續不懈之精神實在幹去，必能臻於常強之域。現在武昌行營即將成立，望各努力。最後對新生活運動勉各長官繼續倡導，使武漢爲全國模範。（註一）

東北將領于學忠等謁蔣委員長。

軍委會蔣委員長本日本在武昌接見東北將領五十一軍軍長于學忠、五十三軍軍長萬福麟、平津衛戍司令王樹常等，商東北軍隊改編問題。（註二）

註一：「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註二：「國聞週報」，十二卷八期，大事述要，頁二。

二十六日 行政院議決以陶履謙、許修直為內政部次長。

行政院本日本晨開第二〇一次會議，決議內政部政務次長甘乃光、常務次長傅汝霖迭請辭職，應予照准。任命陶履謙爲內政部政務次長、許修直爲常務次長（註一）

財政部咨川省府廢除苛雜，軍隊不得干涉財政。

財政部迭據成都市商會等先後呈稱：中央廢除苛捐雜稅明令頒布後，四川省不但未見實行，且有增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二月二十五、二十六日

無已。各業商人，祇有自動廢除，請予切實保障等情。本日財政部咨四川省政府，略稱：年來川省禍變迭乘，賦歛繁重，民生憔悴，水深火熱，眷念興悲，內外同感。貴府更新，銳意圖治，願本七分政治三分軍事之旨，依照財政會議議決各案切實進行，尤以減輕田賦，廢除苛雜，爲目前最要之急圖。並請就近制止各駐軍不得干涉財政，以慰人民喁喁望治之殷。同時並訓令四川財政特派員陳紹嬭遵照查明辦理，具報察核。各駐軍如仍有干涉情事，並飭妥擬方略具報，以憑咨行最高軍事機關嚴令制止。(註二)

上海申新紗廠第七廠因債務被滙豐銀行拍賣。

近年來我國紗廠業衰頹已極，素稱巨擘之上海申新紗廠，一再瀕於險境，負債二千餘萬。去年曾由財政、實業兩部與經委會組織整理會設法救濟，並由中國、上海兩銀行貸款維持，苟延至今。不意該廠第七廠押於滙豐銀行，期滿未贖，該行竟宣告拍賣。本日，上海日商豐田紗廠以二百二十五萬元之最低價買去，人心大憤。按申新紡織總公司爲我國紡織業之最大者，總經理爲榮宗敬，其第一、第二、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等廠均在上海，其第三廠在無錫，其第四廠在漢口。第七廠地址爲楊樹浦路四百六十八號，紗錠數爲五萬六千二百八十四枚，線錠數一萬三千四百四十枚，布機四百四十九臺，雇有工人四千餘名，廠長爲李繼曜，現在日夜班照常工作，其總值國幣在五百萬元以上。(註三)

日本外務省聲明：孫中山之大亞洲主義與廣田政策吻合；東亞和平端在中俄對日諒解。

日本外務省於二十五日非正式表示：

「最近中國所以諒解日本之對華政策者，係國民政府根本方針之孫總理之大亞細亞主義，與廣田外相所主張之東亞主義，完全一致之結果。」

又日本外相廣田答覆上院議員詢問時，亦稱：

「……日本並不怕英、美不諒解日本，只求兩大鄰國中、俄能了解日本。中國對日態度已甚進步，俄國亦漸了解日本，中東路買收問題已解決……。」（註四）

註一：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註二：同註一。

註三：「國聞週報」，十二卷八期，大事述要，頁六。

註四：上海「申報」，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二十七日 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及營業自由案」等六案。

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本日舉行第四四六次會議，到汪兆銘、葉楚傖、居正、孫科、林森、孔祥熙、周啟剛、陳立夫、丁超五及列席各部會首長共三十餘人。委員蔣中正與汪兆銘在會中提議：根據約法第十六條：「人民之財產非依法律不得查封或沒收」，又第三十七條：「人民得自由選擇職業或營業，但有妨害公共利益者，國家得以法律限制或禁止之」，是則人民之財產及營業自由，原在約法保護之列，非依合法程序不得稍加限制。乃近來地方官吏時有假借名義，侵害人民財產及妨害人民營業自由之舉，其為弁髦法紀無可諱言，若不亟加整飭，將何以飭官常而崇法治。擬由本會議函知國府，通飭所屬依據治權行使之規方案，對於人民之生命財產及營業自由，切實加以保護，不得任意侵害。決議通過，函請國府辦理。（註一）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二月二十六、二十七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二月二十七日

二二四

蔣委員長與行政院長汪兆銘聯名通令嚴禁反日運動。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與行政院長汪兆銘聯名通令，嚴禁反日運動。中政會並通飭各新聞通信社，禁止刊載排日、排日貨的言論。（註二）

國際法庭法官王寵惠離東京赴箱根。

駐海牙國際法庭中國法官王寵惠連日來續訪日政府要人：二十三日訪軍事參議官、前陸軍大臣荒木貞夫，海軍省軍令部次長加藤隆義，軍事參議官加藤寬治。二十四日下午四時，出席眾院各派議員之談話會。二十五日九時，訪駐美日大使出淵。中午應外務省次官重光葵之宴。下午三時訪政友會總裁鈴木。二十六日午前十時再訪外相廣田。

本日，王寵惠離東京赴箱根。日本外相廣田在議會陳述中日關係，並答覆議員質詢。

清瀨規矩雄問：最近中日親善與王氏來日之經過及其成果如何？

廣田答：中日親善頃已好轉，惟迄至今日，曾有種種誤解，王氏此次來日，非常歡迎。雙方均披誠談話，相信中日兩國關係當能進一步。惟王是以個人之資格發表意見，王氏所談要點如下：第一、中日兩國之關係應和平的外交工作使其密切。第二、其外交為和平對等之外交。第三、非僅限於國家方針，即國民亦應互相使其融和。余對此深表同感，故將以此三大原則進行之。

清瀨問：對華一般問題，請在秘密會詳細予以說明。

廣田答：最近中日親善之好轉非常簡單，日方希望中國停止一切「排日」行為，對日發揮其親善之態度，惟現在尙無何具體的方案。將來之方針前已言及，具體的問題待今後深加研究。

清瀨問：華方未談何具體的問題，中國現在處於窮狀之下，故其親善非利用之手段乎？

廣田答：王氏僅言及三大原則，未談其他具體之問題。（註三）

日本外務省聲明，希望與中國同負東亞和平、治安之責。

日本外交當局以歐洲有人對於近頃中日關係有誤解批評，特於本日以當局談話之方式發表聲明，並電令各國駐劄大使、公使，詳細說明日本政府之方針。其談話要旨如下：

「最近英國方面有種情報，謂日本乘此機會，對華財政上之援助，其交換條件使中國退出國際聯盟外，並將在華之歐美顧問同由中國驅逐。又有謂日本使中國加入東亞聯盟等說。以上各說為毫無根據之虛談。帝國曾屢向世界聲明，日本實期望能與東亞諸國同負東亞和平及治安維持之重責，因此乃切望中日兩國之親善關係予以增進。故當此際，決無有強要紊亂中日兩國之友好關係者。滿洲事變發生當時，諸外國由東亞和平維持中日親善關係確保之見地上，而非難日本之態度者頗不乏人，惟其後東亞之和平益見確保，中日關係且又反加親善，東亞之情勢已如此等批評家所希望之程度而好轉矣。然而現在突然斷定日本為破壞現存條約者，嗾使九國條約加盟國或提倡『滿洲國』之門戶開放問題等，並更有欲惹起東亞政情之波瀾者等等論戰，聽聞之下，實難解其用心何在？今茲中日提携具體化之際，此等批評反作如斯之批評，是該等批評家表面上口談東亞和平及中日親善，實則內心希望東亞和平之紊亂，中日關係之疏隔，此吾人不得不抱疑念者也。吾人誠真正為東亞和平及增進中日親善之關係而努力者，故各國應諒解日本真意，以顧念東亞和平及中日關係之好轉。」（註四）

註一：上海「申報」，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註二：「日本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昭和三十年（一九五五），下冊，頁八七；及梁敬

鐔：「日本侵略華北史述」，頁五五。

註三：「國聞週報」，十二卷八期，大事述要，頁四。

註四：同註三。頁五。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二月二十七日

二十八日 國民黨中常會決議以葉楚傖為中宣會主委。

中國國民黨中央本日開一六〇次常會，通過決議：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主任委員邵元沖辭職照准。推葉楚傖為中央宣傳委員會委員，並指定為主任委員。（註一）

宋子文、孔祥熙飛漢謁蔣委員長，商經委會會務及四川財政。

財政部長孔祥熙與全國經濟委員會副委員長宋子文，本日下午乘福特飛機飛漢口，張學良、錢大鈞等均往敘談。五時，孔、宋往謁軍事委員會兼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報告國家歲出、歲入之總計算，及四川財政問題，並順便交換全國經委會工作意見。四川財政整理方針，經劉主席在京數度商洽後，大體計劃已有所決定，復經該省財政廳長劉航琛及四川財政特派員陳紹嫻詳細研究，擬具實施步驟，務以統收統支為原則，並劃分中央與地方財政權限。惟因整理伊始，又值勦匪軍事緊張之時，恐有不敷，故中央特補助二百四十萬元。第一月一百萬，第二月八十萬，第三月六十萬，並在渝設中央銀行分行，以安定該省金融。政府為防止鉅量白銀出口起見，去年施行平衡稅則，實行以來頗見成效，銀價市面亦漸見安定。現在政府更為安定人心及救濟市面恐慌起見，特向倫敦購買白銀，以期活動金融。至取締有獎儲蓄一節，關係人民利益，政府刻正深切考慮中。申新七廠被拍賣事，財部亦正謀救濟辦法，經委會在重慶設辦事處，宋子文已預定入川考察。（註二）

豫鄂皖三省剿匪總部撤銷，改設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武昌行營。

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本日全部結束完竣。錢大鈞、楊永泰謁蔣委員長報告總部結束及籌備武昌

行營情形，其內部已修葺一新。（註三）

行政院院會議定民國二十五年為兒童年。

內政、教育兩部前會呈行政院，請定自本年四月至明年四月為兒童年，並擬具實施辦法，以喚起全國注重兒童教養。行政院本日召開審查會議，內政、教育兩部、南京市政府、中宣會等單位均派員出席。審查結果，咸以時間匆促籌備不及，乃決議訂二十五年元旦起至同年十二月底止為兒童年，以便從容實施。除由各省民政、教育兩廳及勞工行政機關等組設兒童年實施委員會主持者外，並請中央通令各省市各級黨部協助進行。（註四）

流竄共軍再陷遵義。

西竄中共殘部朱毛股曾於一月五日竄陷黔北之綏陽、遵義等處。同月十九日，國軍追剿軍收復綏陽與遵義。共軍一股北竄，陷銅梓、松坎，遭追剿軍南北突擊，並收復兩地。共軍另股西竄，於攻陷仁懷、茅壩後，再陷土城，至一月三十日，土城亦為追剿軍收復。共軍殘部續向西竄，接近滇邊。

本月二日，國軍追剿軍重新調整部署，以期將共軍主力包圍於叙永、古蘭之川、黔、滇一帶山地而殲滅之。詎料至本月中旬追剿軍對共軍主力將形成合圍態勢之際，共軍乃先期向東回竄。

西竄共軍因受滇省國軍追剿軍之阻擊，本月二十三日，即由東皇殿、土城、二郎灘一帶，經花秋壩向東回竄至高橋。二十五日，共軍再度竄陷桐梓。二十六日，共軍自桐梓南竄。追剿軍第二路第四縱隊王家烈司令官令獨立第二旅杜肇華部，推進至婁山關，據險扼守；但遭受南竄共軍二萬餘眾之攻擊，在眾寡不敵之情況下，第二旅被迫放棄婁山關，向遵義轉進。共軍竄陷婁山關後，續向遵義南竄。

本日一時許，共軍向遵義進攻，王家烈所部因迭次挫敗，士氣甚低，於二時許放棄遵義向南撤退，適國軍第一縱隊之第五十九、第九十三兩師甫抵遵義南端之忠莊鋪，未及展開，共軍即尾隨王家烈所部衝出南下，致該兩師受王部退兵之影響，撤至懶板橋、新治一帶。薛岳總指揮獲悉遵義不守，判斷共軍將西竄仁懷，除電令第二縱隊周運元司令官率領第五、第九十六及第十三師向仁懷轉進，構築工事防共軍突擊外，並令第一縱隊之第五十九、第九十三兩師，轉進至烏江南岸大渡口、六廣口之線，而第九十、第九十二兩師則在息烽以北烏江沿岸佈防。（註五）

日本外務省協議中日提携方案，以根絕排斥日貨運動為先決條件

日本外務省本日午後為關於中日提携具體政策之樹立，召開第二次協議會，桑島東亞、來栖通商兩局長，橫竹商務參事官各關係官員出席，並請大藏省理財局湯本國庫課長出席。關於白銀問題、借款問題為中心之中日提携具體政策，徵詢大藏省之意向。經協議之後，約二兩小時後散會，惟尚未作最後之決定。關於中日提携外務當局之見解大體如下：（一）中日提携之根本問題，須先由中國方面根絕排斥日運動，望國民政府率先購買日貨，阻止排斥日貨運動；（二）中國方面如表示具體的誠意，關於中國經濟界之自力更生，除與以技術的援助外，並準備與以借款其他財政的援助。（註六）

註一：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一日。

註二：上海「申報」，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一日。

註三：同註二。

註四：同註二。

註五：「剿匪戰史」(二)，頁八八二。

註六：上海「申報」，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二日。

三 月

一日 蔣委員長主持武昌行營成立，以張學良為主任、錢大鈞為參謀長、楊永泰為秘書長、陳誠為陸軍整理處長。

軍委會蔣委員長為便利指揮各省肅清殘匪起見，特在武昌設立行營，以張學良為主任，主持一切，原有之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同時撤銷，俾事權得以統一。張學良奉命後，一面結束總部，一面籌備行營，至上月二十八日，總部結束完竣；本日，武昌行營即正式成立。上午八時，行營主任張學良以次均先到行營，九時，蔣委員長由漢乘專輪渡江，至武昌平湖門碼頭登岸，直赴行營，軍樂隊奏樂歡迎，極為熱烈。來賓參加者，僅綏靖主任何成濬、省主席張羣、前省主席夏斗寅等數人，十時，在大禮堂舉行行營成立典禮。蔣委員長主席，行禮後，即致訓詞云：

「中正以為要實行總理的三民主義，以復興民族、挽救國家，其初步方法與最要急務，莫過於教民與治軍。行營今後工作，一方面當加緊督飭清剿殘匪，務令限期殲滅，以絕國家民族之巨患；一方面更應注意改革社會，振作人心，建立民族復興之基礎。本此目的，中正所視為急要而願全力以推行者，在消極方面則為禁烟；在積極方面則為推行新生活運動。關於禁烟，行營前定之六年計劃，實為澈底禁絕之有效方法，過去一年之間，豫、鄂、皖三省禁種已著成績。贛、浙諸省全境烟苗絕跡，成效尤著。而江蘇省之調查吸戶，登記烟民，亦能舉其實效。今後應仍本原來計劃澈底實施，期以已有之成績普及於各省，更進而達到販運製吸完全禁絕之目的。歲月易逝，六年期限，已去一年，此不能不有望於諸同志與公私各方，及全國有識之士，相與協力贊助者也。新生活運動自去歲由南昌行營倡導以來，賴各地一致努力，使此項運動之觀感深入人心，國家新生命之創立實將以此為嚆矢。今後行營同志辦

事，除實現新運綱要中所定之軍事化、生產化與藝術化之三個原則外，尤應注意於勞動與服務之提倡。中正認為人生只有以勞動為本分，以服務為目的，方為真實有意義之人生。尤必使人人能基於為國家與社會服務之觀念而勞動，方能一掃我民族往昔弛懈、散漫之惡習，樹立堅強、團結之風氣，以挽救我國當前之貧困與艱難。以勞教民成績著於往史，損己利人應使成為風尚，復興民族之偉業必於新運之推行，與勞動服務之普及期之，此尤望各同志以身作則，領導全國同胞，使人盡其責，一致奮起，以助成之。至於發展公路交通與組織民眾、普及教育，乃為南昌行營成立以來之剿匪根本政策。凡過去所致力未竟之工作，自當繼續其設施，更求充實其意義，過去以便利剿匪為發展交通之目的，今後應更以發展文化為目標；過去以提高國民智識謀民眾教育之普及，今後應使教育於普及之外，更與各項設施相聯絡，而完成教民救國之使命。革命事業至宏且鉅，惟著手之方，宜先其要，爰揭要義，告我同志共勉之。」

訓話畢，散會，蔣委員長即手諭委定各要員，計行營主任張學良、參謀長錢大鈞、秘書長楊永泰；第一處處長晏勛甫、副處長劉壽朋，司參謀；第二處處長熊仲韜、副處長閔湘帆，司經理；第三處處長米春霖、副處長馬兆琦，司總務；第四處處長吳家象、（副處長未委）司秘書；第五處處長甘乃光、副處長周從政，司黨政；第六處處長陳振先、副處長文羣，司農村救濟；第七處處長楊永泰兼、副處長黃為材，司財政、審核、禁烟。一二三處歸參謀長節制，四五六七處歸秘書長節制。此外運輸處長林湘、陸軍整理處長陳誠、政訓處長賀衷寒、軍法處長陳恩普亦均發表。惟交通、軍醫兩處長人選未定，或屬之俞飛鵬、劉瑞恒。行營主任上將，一至七處長少將，運輸等處長中將。委定各要員後，復個別召見，訓勉有加，十二時始渡江返漢。下午二時，行營各處開始辦公，發出通電如下：

「南京。各院、各部、各會、軍事委員會、各省綏靖主任、各省政府、各市政府、各總司令、各總指揮、各軍長、師長、獨立旅長均鑒：本行營於三月一日在武昌成立，開始辦公，特電查照。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東未印。」（註一）

國民政府以在浙江之孔子嫡系南宗裔孫為南宗奉祀官。

本日國民政府明令：「茲以在浙江之孔子嫡系南宗裔孫為大成至聖先師南宗奉祀官，並以簡任官待遇。此令」。（註二）

立法院討論妨害銀本位處罰暫行條例草案。

妨害銀本位幣處罰暫行條例草案，經立法院財政、刑法兩委員會開聯席會議審查，並函約司法院派員列席說明，經議決，先請中政會決定原則，再行審議。理由如下：

「查貨幣本位應具三項要素，即①紙幣自由兌現，②本位幣自由鑄造，③現銀自由進口、出口，三者缺一，即不得稱為本位。例如英、美、日三國均用金本位，近因情形變遷均先後放棄之，放棄方式雖不一，如美採停止紙幣自由兌現，英採停止本位幣自由鑄造，日採禁止現金自由出口，其結果則同。我國貨幣以銀為本位，本位幣為銀圓，鈔票可以自由兌現，現銀可以自由委託造幣廠鑄造銀圓，現銀可以自由進口、出口，雖因委託而出口之現銀加以取締，如國際支付出口之現銀，則仍可自由出口。故銀本位三要素完全具備，若銷燬銀幣須負刑事責任，不啻阻止現銀出口，無異剝奪貨幣本位三要素之一，亦即無異取消銀本位。取銷銀本位為國家大政，似應先由中政會決定原則，再交立法院審議，較為妥善。」

此項審查結果，本日院會已照通過。（註三）

四川省政府決定田賦每年一徵，附徵軍費三倍。

四川省政府今日舉行第六次省務會議，決議各縣田賦每年徵收一次，在軍事未經整理就緒前，暫照一年出賦數目附徵三倍臨時軍費，即日通令各縣實施。令云：（註四）

「急：各縣縣政府徵收局鑒：吾國以農立國，田賦一年一征，義取與農田歲收相應。歷代承平之際，恆守永不加賦之原則。吾川不幸，軍事頻仍，需用浩繁，以致借墊、預征寢成慣例，苦我黎庶，時切痛心。本主席此次勉膺艱鉅，原期與民更始；田賦歲收本應立循往例。無如匪氛未靖，軍事方殷，欲民樂業，必先安居，如圖薄賦之名，又將影響軍團。爰本兩害取輕之義，定分期改善之策。茲由本府會議決定：全川各縣田賦，自二十四年三月一日起，一年一征；在軍事未經整理就緒前，暫照一年田賦數目，附徵三倍臨時軍費，此外不得再有預徵、借墊情事。至時間、手續由各徵局細心體察當地情形，務求簡便，力杜紛擾。一俟匪患肅清、軍隊整理就緒，即行停止。此望我全川父老昆季，體念時艱，勉抒鄉難，諒當局兼籌並顧之苦衷，知時代使命之嚴重，忍一時之痛苦，策永久之安寧。自經此次規定以後，各經徵人員務須清白乃心，砥勵廉隅。倘有違法取巧自便私圖者，一經本府查明，或人民指控屬實，定即執法以繩，決不寬假。除分電外，仰該縣局即便遵照錄電佈告民眾週知，以示政府垂念民瘼之至意。仍將遵辦情形具報備查。省政府主席劉湘儉。」

上海市商會再電請政府救濟市面。

上海商會本日續電國民政府、行政院、財政部、實業部及軍委會蔣委員長：請迅予主持速籌根本救濟上海市面之大計。（註五）

日本外相廣田宣稱：將與中國中央政府談判，以解決中日懸案。

日本外相廣田今日在議會宣稱：日政府將一反以前與中國地方當局交涉之政策，而與中國中央政府進行外交談判，以解決各懸案。

日本外務省當局暗示：廣田將親自來華訪問，與國民政府當局觸膝懇談。（註六）

美、英討論中日經濟提携問題。

英國駐美大使林特賽與美國副國務卿費列勃斯本日會談，討論中日經濟提携問題。美國正考慮聯合其他國家以經濟援助中國之可能性，代替最近傳聞中的日本向中國建議的經濟援助。（註七）

註一：上海「申報」，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二日、三日。

註二：「國民政府公報」，令第一六七九號。

註三：上海「申報」，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二日。

註四：周開慶：「民國川事記要」，頁五七一。

註五：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三日。

註六：同註五。

註七：南京「中央日報」，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三日。

二日 蔣委員長飛抵重慶，整理川政，指揮剿共；並電汪兆銘贊同其對日見解。

四川剿共軍事，自共軍徐向前、張國燾部回竄川北；朱德、毛澤東復奔黔北後，形勢又變。軍委會蔣委員長為澈底消滅共軍，整理川政，特於本日上午由漢口飛渝，指揮各軍進剿共軍。（註一）

同日，蔣委員長電行政院長汪兆銘贊同其二月二十日之對日見解。並言「能力所及，本此方針共策進行。」電文云：

「南京。汪院長尊鑒：讀上月卅（二十）日兄在中政會報告對日關係書，為我國復興計，為東亞和平計，並為貢獻世界和平計，均應如此。灼見宏猷，至深欽佩。與弟在京時對中央社記者所談各節，實屬同一見解。中央同人既有所決定，弟能力所及，自當本此方針共策進行也。弟中正叩多午。」（註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三月一、二日

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到香港，會晤國民黨中政會常務委員胡漢民。

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本日由上海到香港，會晤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常務委員胡漢民，探詢其對中日提携的意見。胡漢民表示：

「所謂中日提携，原則上自爲我人同情，然我人與人提携，必須根據總理遺教，即聯合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是我人今日講求中日提携，則在今日前中日不能提携，可知我人即應推求中日兩國間，過去所以不能提携之故，切實解除之，始爲實現提携正當途徑。余以爲造成中日間糾紛，厥爲日本不能放棄其侵略中國政策，又如發表四月十七日之聲明書，以亞洲之盟主自居等，均爲中日提携最大障礙。苟日本不能變其一切錯誤政策，及歷來所持態度，即不足以證明日本誠意，而所謂中日間提携亦必歸泡影。」（註三）

川陝軍圍剿寧羌共軍徐向前股。

共軍徐向前股在陝南被痛擊後，我軍收復沔縣，徐股乃竄退寧羌一帶。我軍爲圍剿計，陝軍及國軍向寧羌進擊。田頌堯部亦由川境向寧羌推進，劉湘並調駐防川東之某師，增援進剿部隊。（註四）

註一：國聞週報，十二卷九期，大事述要，頁一。

註二：南京「中央日報」，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二日。

註三：同註一，頁六。

註四：上海「申報」，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三日。

三日 蔣委員長電令川黔各軍由其統一指揮，如無命令不得擅自進退；並令剿共各軍將領申明賞罰。

軍委會蔣委員長今日抵重慶後，即通電各部隊。原文如次：（註一）

「本委員長已進駐重慶，凡我駐川、黔各軍概由本委員長統一指揮，如無本委員長命令，不得擅自進退，務期共同一致完成使命。」

同日，將委員長電剿共各軍將領，申明賞罰。電文云：

「行師用眾，賞罰是先。前月廿七日手令電告各軍，務宜切實遵守。又查所有匪黨，何一非民？特以教育甄陶之不良，或因貪污上劣之驅迫，意志薄弱者遂流入歧途。此後凡我軍人務各懲前毖後，努力潔身，以保國愛民爲剿匪之先著，勿驅民爲匪，以誤國於將來。況今國難方殷，正待軍民合作，須知用兵不如用民，教民當如教兵。若復昧此意義，習於故常，漠視人民，玩忽法令，則載舟覆舟，古有明訓，必賞必罰，國有常經，掬誠誥誡，務各奮勉。」（註一）

農村復興會建議行政院實行統制貿易，以遏外貨傾銷之害。

農村復興委員會以內地金融枯竭，工商業蕭條，係外貨傾銷之故，向行政院條陳實行統制貿易，以資挽救。行政院上週曾提出討論，將此項建議交副院長孔祥熙召集實業、外交、財政三部負責人員共同研究，再行核奪。（註二）

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學忠抵京，報告軍政概況。

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學忠今日抵京，將晉謁國民政府林森主席、行政院汪院長、軍委會蔣委員長，報告河北省軍政概況、解決戰區問題及修堵黃河決口等事。（註四）

英國邀請美、日、法三國，會商以財政援助中國。

英政府本日正式邀請美、日、法三國，對於以財政協助中國一舉提出意見。此項邀請之發出，在駐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三月三、四日

二二六

美英大使與美副國務卿晤談以後。列強對華共同協助之目的，在打消盛傳中之日本對華借款。(註五)

英國分邀美、日、法諸國共同援助我國經濟，是出自上海中外銀行之請求。(註六)

註一：「剿匪戰史」(一)，頁八八二。

註二：南京「中央日報」，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七日。

註三：上海「申報」，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四日。

註四：南京「中央日報」，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四日。

註五：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四日。

註六：南京「中央日報」，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三日。

四 日 國民政府公布二十一年收支總報告。

二十一年度中央會計收支總報告業經主計處呈送國民政府鑒核，國民政府特正式公布發表：計收入總數爲六〇、七三三、〇五七、三三九元，連債券借入保管暫收四款數爲一二、五八三、〇五一、三二七元。以上兩項總計，適與支出總數六九、二三七、八三七、九七〇元，連墊付暫付以前各年度付款整理內外債基金，及結存四、〇七八、二七〇、六九六元等項，與總計之七三、三一六、一〇八、六六六元相符。(註一)

蔣委員長在重慶演講：建設四川為革命中心及復興國家之基地。

軍委會蔣委員長今日在重慶出席四川省黨務特派員辦事處擴大紀念週講話，謂四川一切條件完備，應作革命與復興民族之根據地。並表示此次入川目的，除督剿殘餘共軍而外，在統一川政，以解除人民痛苦。

蔣委員長演講「四川應作復興民族之根據地」，全文如下：

「兄弟此次初到重慶，見到地方秩序還好，黨政軍各界同志又都能共同努力，一切事情辦得都有條理，心裏覺得非常愉快。不過兄弟來此爲時太短，今天沒有什麼多的話可以貢獻各位，只就兄弟此次入川的宗旨和觀感所及，約略的說一說：

就四川地位而言，不僅是我們革命的一個重要地方，尤其是我們中華民族立國的根據地。無論從那方面講，條件都很完備：人口之眾多，土地之廣大，物產之豐富，文化之普及，可說爲各省之冠，所以自古即稱『天府之國』，處處得天獨厚。我們既然有了這種優越的憑藉，如果各界同志大家能够本著『親愛精誠』的精神，共同一致的努力向上，不僅可以使四川建設成功爲新的模範省，更可以使四川爲新的基礎來建設新中國！

中國自古還有一句話說：『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兄弟在小時候就聽說過，想必各位也都知道的。這句話並不是隨便說的，其中確含有很大的意義。我提出這句話，也並不是要來責備四川同胞，乃是說明四川對於國家治亂的關係與四川同胞的責任之重要。我們無論從歷史的事實來證明，或從四川在全國中所處的地位來看，四川的治亂確可以影響全國的安危。所以要統一國家完成革命，必須四川同胞先來負起這個責任。如果四川同胞不能負起革命責任來盡力於革命事業，我們整個革命事業更沒有完成之一日！因此四川同胞對於革命的成敗與國家民族興亡存滅的責任非常重大！

四川的地位既如此重要，同時四川同胞對於革命，對於國家民族之使命又如此重大，國家民族以及兄弟個人所期望於四川同胞者當然至迫且切！所以四川各界同胞尤其是黨、政、軍、學各界領袖格外要認識自己所負的責任，共同努力來完成我們革命的事業！我相信：大家如果能够一致在總理主義與精神系統之下刻苦奮鬥，一定可以發生最偉大的力量來建設新四川，一定可以擔負起革命救國與復興民族的整個責任！

我們中國自光復以來，因爲反革命勢力籠罩全國，不僅四川同胞深受戰亂的慘痛，就是全國同胞亦無不因受天災人禍而陷於水深火熱之中，所以我們要救國救民，必須從消弭過去割據分爭害國殃民的內亂做起。兄弟這次入川，除督剿殘匪以外，首以解除四川同胞之痛苦爲惟一目的。第一步入手的辦法，就是要使四川除剿匪軍事以外，

再不見其他的戰亂。此後戰亂不生，消極方面便可以免除民眾的痛苦和犧牲；積極方面便可以從事建設，增進民眾的福利。所以兄弟一方面要以全力協助省政府劉主席建設四川，解除四川同胞的痛苦；一方面要使四川軍隊，本親愛精誠的精神，促進團結，共同一致為國家民族盡到軍人保國衛民的天職。從此之後，使四川同胞轉禍得福，為國家確立復興之堅固基礎。這是兄弟入川唯一的方針，亦即今日四川唯一之急務。希望黨、政、軍、學和各界領袖，從今天起誓立決心，在總理主義之下，同心一德，共同努力以赴之。我相信三年之內，必可建設成功一個新四川，使四川成為實現總理三民主義之中心，完成我們四川同胞對於國家民族重大的時代使命！

其次，我們無論在政治、經濟、軍事、教育，或社會任一方面要求改進與建設，一定要充分運用科學的辦事方法，纔可以事半功倍發生真實的效果，不致徒勞無功。我們中國過去無論政治、軍事、經濟以及各種事業之所以渺有成效，不能和人家並駕齊驅，以致國危民困有如今日，就完全因為我們中國一般人，不知道運用科學方法的緣故。我們今後無論要改進政治，治理軍事，發達經濟，或建設其他各種事業，一定要按照科學方法去做。所謂科學方法最重要、最基本的道理，不外大學上所說『物有本末，事有始終，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和中庸上所說『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我們無論辦一件什麼事，第一要將事的本末弄明白，本末分明之後，才知緩急輕重之分，定出做事的先後程序。做事的程序弄清楚之後，才有系統、有條理，不致舍本逐末，先後倒置，或是緩其所當急而急其所可緩，而陷於雜亂無章的狀態！其次，要由小而大，由近及遠，由卑至高，才能根基堅實，逐漸展進而達於成功。如果貪多務得，好高騖遠，勢必一無所成！雖然我們中國現在危弱萬分，非加緊建設事業，無以應時代的迫切要求。例如我們四川同志固然希望趕快建設四川，使成為模範省與革命的基礎，但是我們辦事必須從大處著眼，從小處下手，逐步去做，才能够得到確實的成效。如此做法，固然不免多費時間，然而只要我們本著自強不息的精神繼續不斷的努力，也一定很快可以成功。

我們民國成立已經二十四年，任何事業都辦得沒有實效，就是由於我們過去對於任何事情看得太容易，圖成的心思太急切，愈想百廢俱舉，愈是一事無成，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講『盈科而後進』，應是我們辦事時所應知的道理。所以我們今後無論辦一件什麼事情，不要好高騖遠，貪多務得，也不要貪圖速效，要從小處、近處、

卑處逐漸推展，日就月將有始有終的做去，自然可以達到最後、最大的目的。

最後，大家還要知道：我們要改良社會，挽救國家，必先改良人民的風習，使人民具備現代國民之修養。新生活運動之目的，就是要由此造成新的國民，建立新的國家。所以新生活運動之能否成功？即為國家民族之興亡存滅之所繫。雖然這種運動非一朝一夕之功，但也不是一件很難推行的事，只在各個人覺悟與力行而已！今天在座的各位同志都是各界的領袖，不僅自己個人能够本著新運的宗旨按照新生活的要求做到就够了，更要以身作則，感化人家，使自己親友、同事、部下，以及所接觸的一般民眾都能够實行，才算達到新運的目的，盡到各位提倡新運領導民眾的責任！

建設事業可以大別之為物質的和精神的兩種，普通人只注重物質的建設，忽略了精神的建設，所以一般人民習於腐敗頹唐、放僻邪侈的惡風氣，人心陷溺日深，社會國家一切事業因此不能建設起來，所以革命經過了二十年還不能成功。今後我們要使革命完成，使國家民族能够復興，第一步即須注重精神的建設，換言之，就是人民心理的建設！我們能够使社會上已往一切頹風惡習掃除淨盡，將人民新的心理、新的風習建設起來，我們革命才有堅穩健全的基礎，國家民族才有復興的把握！但是我們要怎樣來建設人民新的心理與新的風習呢？唯一的要道，就是提倡『禮義廉恥』的道德。管子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反之，只要我們能復興四維，國家的危亡必可挽救！因此我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既張，國乃復興！』新生活運動可說就是要復興四維的運動。再換句話說：也就是精神國防的建設運動！要使禮義廉恥的道德實現於食衣住行之中，換句話說，就是要使全國國民食衣住行日常生活革除一般惡劣的風習，而能切合禮義廉恥的要求，以養成高尚的民德。必須如此才可以成為現代的新國民，實行新生活的人必能創造新生命！就個人言，便可以成為社會的模範，就一省言，便可以成為各省的模範！設非如此，無論你個人智識怎樣高？本領怎樣好？根本不成為一個現代的人。一個國家亦復如此，無論文化怎樣高？人口怎樣多？物產怎樣豐富？人家仍舊不當作是一個現代的國家，而認為一個落後的野蠻民族，够不上和他們講平等。像這樣的一個人和國家，當然要被人家欺侮壓迫。古人所謂『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我們現在受外國的欺侮壓迫，可說完全由於我們國家內部精神上太不充實、太不健

全所致。如果我們自己能够發揮『禮義廉恥』的德性，一切生活習慣能合乎現代國民的要求，我們精神的國防自然就可以充實健全起來，無論任何強大的敵人也不能侵略壓迫我們了。所以我們今後一定要做一個現時代的國民，尤其是要做一個本黨黨員和革命軍人來實現主義完成革命，一定要先從改革個人的惡心理、惡習慣起，再以個人為基本以身作則來感化所有同志、同事、親友、上官、部下和民眾，使全體同胞從此咸與維新，來為國家民族創造新精神與新生命！

我們從事物質的建設，多少總需要經費；而精神的建設既是很重要，又不需費用，我們要做事業，就要從這種不需經費的地方做起。新生活運動就是如此。例如講警察都戴了軍帽，穿了軍服，今天下雨又披了雨衣，但是有些戴得很正，穿得很整齊，精神很振作，態度很莊重；有些戴得不正，穿得不整齊，精神萎靡，態度輕浮，這種好壞之分，決不是因為經費的關係，祇要他自己隨時隨地加以檢點，自家振作，壞的立刻就可以變成好的。所以如果大家同胞在生活各方面都能檢束自己，規要求自己，便可以成為健全的人格，國家的精神建設事業便可以由此完成。這次來到重慶，對於民眾的生活精神與規律，暫不必說，這幾天看見警察和一般士兵的行動態度還有很多的缺陷。大家要曉得：警察和軍人就是社會的導師、民眾的保姆，除盡力愛護民眾之外，一言一行都是做民眾的模範。但是一般警察、士兵，甚至一般警官、軍官還多有不明白這個道理，以為戴了軍帽，穿了軍服，知道一點維持秩序和作戰的技能，就算盡了做警察和軍人的能事，當之而無愧！殊不知警察、軍人除開以保民為天職之外，還負有教民的責任。如果自己做人還不成樣子，又怎樣可以示民以範？使民眾有所效法！又怎能改良一切惡的風習，使社會進步！因為警察、軍人在社會上地位之重要，所以我們推行新生活運動，又要以警察、軍人為中心，負起教練民眾的責任，來提高民眾的智識，改良社會的風尚。因此警察、軍人格外要自重自愛，從本身起切實做到新生活的要求，然後可以一化十，以十化百，完成對社會國家所負的責任！這雖然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卻是為政與革命入手一個要法，希望軍警界的同志要格外注意到才好！

今天所要對各位特別貢獻的大概就是這點意思，希望各位實心體察，本『昨死今生』的精神，自強自立，日新又新，共同一致為國為民為革命而奮鬥，為祖宗國家民族爭光榮！完成新四川同胞的使命！」（註二）

粵方軍政領袖拒絕土肥原分化技倆。

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於三日由港赴粵，本日訪晤國民黨中央黨部西南執行部蕭佛成、鄒魯等委員及廣州綏靖主任陳濟棠。廣州當局禁止各報登載有關消息。而粵方各領袖本日發表談話，對於中日諒解表示不接受態度。蕭佛成表示不贊成任何協定，基於以中國爲保護國，而以日本爲統制者之觀念；胡漢民指陳須考慮西方列強之態度；鄒魯則對日方之宣言表示重大懷疑。

土肥原南來唆使西南反抗中央的分化技倆，未獲要領。（註三）

數百民間社團及工商機構聯名向政府陳述外貨傾銷下工商業之危機。

中國工商業救濟協會、上海市民提倡國貨會、中華國貨維持會、上海總工會、中華工業總聯合會、上海機製國貨工廠聯合會、上海國貨工廠聯合會、工商管理協會暨，雜糧、銀行、錢業、麵粉、電氣、綢緞、酒菜、旅館、藥材、顏料、鐘錶、木器、南貨、酒醬等一百六十餘同業公會，及各大商號、各工廠、各產職工會，昨爲救濟市面聯名電蔣委員長、汪院長。

茲誌原電文如次：（註四）

「重慶蔣委員長、南京汪行政院長勛鑒：近數年來，我國國民經濟日就枯竭，一以天災人禍之侵襲，致農村經濟瀕於破產，國民購買力因以薄弱；二以各國減低幣值，加緊對我國之傾銷，以致工商業日趨危殆，（中略）羣情惶急，不可終日，工商業以自身力量，謀自救計，爰有中國工商業救濟協會之組織，於三月二日在上海成立，除另請上海領袖、經濟專家對策，另電條陳鈞座外，特電奉陳。」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三月四日

國際法庭中國法官王寵惠離日返任，發表聲明主張依平等基礎推展「中日提携」，並須列強同能接受。

王寵惠博士於今日下午三時，在橫濱搭乘加拿大「皇后輪」離日，返回海牙任所，行前並於昨日發表一文（註五），略謂：

「近數年來中日兩國間之糾紛，不惟使此東方兩大國同受重大之影響，亦使世界和諧蒙其不利。今本人將行離日返回海牙，深信對於終止此種不幸糾紛之道，已有所貢獻。」

王氏又稱：

「此次在日本的談話，並非全無效果，此乃日本領袖們能以友好之態度，把握時機，作同情之諦聽所致。」

王氏對於日本外相廣田曾致稱道，謂廣田曾表示願意依循不侵略、不威脅之旨，以誠意推行其對華之和平政策。惟王氏曾特別聲明：他這次到日本的談話，「是非正式的，中國政府毫不受其拘束。」又說：

「本人切望對於（中日）正常邦交之恢復有所貢獻。本人曾建議：中日之關係僅能以和平的方法，藉外交的途徑，依平等互敬的基礎來加以改善。廣田君對於鄙見殊表同情。本人與日本其他的政治家和陸海軍主要人物交換意見，也同樣是誠摯光明的。現在本人將要離開日本了，深信中日關係已有切實之轉機，並覺雙方既表示了同樣的好意，則必有具體的結果而成功的機會。」

王氏最後指出：

「中日依上述方針以求誠摯之親善，必能獲得和諧，使東亞和平穩固，垂諸久遠。本人敢於逆料，此一和諧與穩定，必能依世界其他各國完全接受之條件而告成功。」（註五）

日本外相廣田預定在滬召開總領事會議，討論中日提携具體方案。

日本外相廣田前既招致橫濱商務參事官，今又命有吉公使歸國，聽取現地之狀況。一旦準備完畢，決在上海召開駐華各日本總領事會議，以訂「中日提携」之積極具體政策。預定與會者：石射（上海）、須磨（南京）、水澤（香港）、川越（天津）、河相（廣東）、增根（青島）、西田（濟南）、三浦（漢口）、宇佐美（福州）等總領事外，駐其他各要地之領事及關係者亦均參加，以詳細說明日本之對華方針，並命各地領事開始活動。（註六）

註一：上海「申報」，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五日。

註二：「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緒編（三），頁三二九。

註三：「國聞週報」，十二卷九期，大事述要，頁六。

註四：同註一。

註五：上海「申報」，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五、六日。

註六：同註一。

五日 國民政府明令保護人民自由權益。

國民政府本日通令各機關：

「爲令飭事，案准中央政治會議二十四年三月一日函開：

『准委員兼行政院院長汪兆銘、委員兼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提議，謹按約法第十六條：「人民之財產非依法律不得查封或沒收」，又第三十七條：「人民得自由選擇職業或營業，但有妨害公共利益者，國家得以法律限制或禁止之。」是則人民之財產及營業自由原在約法保護之列，非依合法程序不得稍加限制。乃近來地方官吏時有假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三月四、五日

二二三

借名義，侵害人民財產及妨害人民營業自由之舉，其爲弁髦法紀，無可諱言，若不亟加整飭，將何以肅官常而崇法治。擬由本會議函知國民政府通飭所屬，依據治權行使之規律案，對於人民之生命財產及營業之自由切實加以保護，不得任意侵害。是否有當？請公決等由。當經本會議第四四六次會議決議，通過，送常會並送國民政府。除分函外，相應錄案函達查照，通飭所屬一體遵照。』

等由，准此，自應照辦。除函復並分行外，合行令仰遵照，並轉飭所屬一體遵照。此令。」（註一）

蔣委員長電令川中各軍政機關善待俘虜共軍士兵。

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據報川中各剿共部隊，對於俘虜共軍間予殘殺，對於携械投誠者亦未予以優待，故於今日特令川中各軍政機關，今後對於所俘虜之士兵，應多設收容所善爲待遇，至携械投誠者尤宜照章給與獎金。（註二）

行政院通過兒童年實施大綱。

行政院本日晨九時開第二零二次會議，出席汪兆銘、孔祥熙、陳紹寬、陳公博、王世杰、陳樹人、劉瑞恒等，汪院長任主席。

實業部陳部長、教育部王部長、代理內政部部務陶次長報告：奉交審查內政、教育兩部呈送全國兒童年實施辦法大綱，請鑒核令遵一案，審查結果經將原辦法大綱略加修正，謹檢同會議紀錄請鑒核案。決議，兒童年實施期間：定自本年八月一日至明年七月三十一日，餘照審查意見通過。（註三）

其修正要點爲：（一）中央由內、教、實三部組織實施委會主持之；（二）各省由教育廳、民政廳會同勞工行政主管機關，並聯合兒童事業團體；政院直轄各市由社會局會同教育行政及衛生行政主管機關，並聯合兒童事業團體，分別組織省市兒童年實施委會主持之；（三）各縣市暨關係機關會同兒童事

業團體，組織縣市兒童年實施委會主持之。以上各級組織得請中央黨部及各級黨部指導協助，其他行政區域均比照前二項規定辦理。（註四）

剿共第一路軍總司令何鍵，到湖南常德督剿共軍賀龍、蕭克殘部。

剿共軍第一路總司令何鍵今日赴常德，督剿賀龍、蕭克殘部，並計畫會合友軍，殲滅回竄黔邊之朱、毛共軍殘部。（註五）

遜清太傅陳寶琛逝世。

遜清太傅陳寶琛肺炎復發，經醫治無效，於今日晨六時許逝世，享壽八十八歲。遺老朱益藩等正為籌辦後事。陳在生前曾堅拒出關。其遺體定於今晚大殮。（註六）

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抵廣西南寧。

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本日到廣西南寧，會晤軍委會委員李宗仁、廣西剿共軍總指揮白

崇禧。（註七）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訓令第一七七號。

註二：南京「中央日報」，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七日。

註三：上海「申報」，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六日。

註四：上海「申報」，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七日。

註五：同註二。

註六：同註三。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三月五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三月五、六日

二三六

註七：南京「中央日報」，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十日。

六日 中央政治會議成立「預算計劃委員會」，通過劃分中央與地方權責綱領等案。

中央政治會議本日上午八時舉行第四七次會議。出席委員汪兆銘、葉楚傖、孫科、居正、林森、孔祥熙、褚民誼、傅汝霖、馬超俊、唐有壬、曾仲鳴，及列席部會首長共三十餘人，由常委汪兆銘主席。

其決議事項如下：（註一）

- 一、以蔣中正、汪兆銘、葉楚傖、孫科、居正、于右任、戴傳賢、孔祥熙、宋子文、陳其采、何應欽、朱培德、唐生智、陳立夫、唐有壬、王世杰、陳紹寬、馬寅初等爲審查預算計畫委員會委員；
- 二、通過劃分中央與地方權責綱要原則；
- 三、通過設立省銀行或地方銀行及發行兌換券辦法；
- 四、准湖北省政府發行漢口市市政建設公債一百五十萬元。原則六項通過，交立法院；
- 五、黃河在河北長垣地方決口，形勢危急，著全國經濟委員會與財政部會商救濟辦法，並籌措必要經費。
- 六、核定概算案十七起。

附錄：中央地方劃分權責綱領（註二）

軍委會蔣委員長及行政院長汪兆銘在去年國民黨五中全會提出之「劃分中央與地方權責綱要案」，經大會交中央政治會議詳細討論，擬定辦法。曾推定汪精衛等各委員逐條審查，制定原則，於本日之中央政治會議提出通過。惟原案第五項之軍制，僅定原則三款，其詳細辦法則交軍委會辦理。綱要案原則如次：

一、關於地方行政官吏之保薦與任命問題，擬定原則四款如左：

（一）保薦人以省政府主席及行政院直轄市市長爲限；（二）被保薦人以各該省市政府所屬簡、薦人員爲限；（三）每一簡

任缺出，保薦人得開送被保薦人三名，呈由中央決定，如爲廳長或局長時，則先與主管部會商開送；(四)被保薦人除政務官外，其任命資格及程序仍分別依法辦理，至特保超升者併須依考績法之規定。

二、關於地方行政官吏之任期與保障問題，擬定原則六款如左：

(一)省政府主席、委員、廳長，及行政院直轄市市長、局長任期三年，地方機關薦任主管長官市長、縣長及局長均試署一年，實授三年；(二)地方機關主管長官在任期中及所屬法定人員經銓敘合格予以實授者，應受保障；(三)應受保障人員除自請辭職，及機關裁併或緊縮外，非因懲戒、考成、考績或刑事處分，不得免職、停職、降級、或轉任；(四)任期屆滿，按其成績分別任免；(五)原則第一款第一項人員之考成辦法，由中央定之；(六)現行法規有與本原則不合者，由立法院或主管機關分別依照本原則修訂。

三、關於地方行政及經濟問題，擬定原則十一款如左：

(一)地方事業有關於國家整個政策者，應以國防與民生爲中心目標，先由行政院依照下列事業範圍，參酌現行法令，分別規定其具體綱領，以爲各地方施政及建設之準則：一、關於重要水利之興辦，及交通事業之發展事項，二、關於重要礦業之開發事項，三、關於土地政策之實施事項，四、關於主要農業之經營事項，五、關於移墾事項；(二)地方政府舉辦上述第一條範圍以內之事業，應斟酌當地情形，擬定計畫呈請中央核定，其施行之程序與細則，得由各地方政府自訂之；(三)地方政府呈請舉辦之事業計畫，其所需經費應擬具預算，並說明經費之來源及其籌措之方法，一併呈請中央核定；(四)凡既經核定之地方事業計畫，中央政府之各部會負監督協助之責外，非商得地方政府之同意，不得率令紛更；(五)地方政府如欲變更其已經中央核准之事業計畫與預算，非先呈請中央核准，不得隨時變更或中止其進程；(六)凡上述第一條範圍以內之事業，中央除先規定其全國一致之必要事項外，應多留伸縮餘地，俾適應各地方之特殊情形，而富有因地制宜之便利；(七)凡以前地方已經舉辦之事業不合於國家整個政策者，應由各地方政府聲敘理由及其進行現狀，專案呈請中央核定；(八)經濟統制事項應歸中央統籌辦理，但亦得由中央授權於地方政府，准其於法令範圍內實施統制辦法；(九)凡重工業及有關國防之工業應由中央舉辦，但地方政府經中央之特許亦得依法經營；(十)全國幣制金融行政事宜由中央統籌辦理，各省舊有造幣廠局應一律由中央管理，不得鑄造，

其已設有地方銀行並發行鈔券者，均應遵照中央所定辦法辦理；(一)各省市政府發行公債應由中央核定，凡以前未經核定之省市公債，及其他類似公債之雜色流通券，應由各省市政府限期整理收回。

四、關於中央與地方之財政問題，擬定原則四款如左：

(一)國家稅與地方稅應依中央頒布之法令明白劃分，國家稅由中央直接徵收，凡從前國稅尚有委託地方徵收者，均應由中央收回辦理；(二)地方收支預算須呈經中央核定，其地方所需經費，如有不足，得由中央補助，但應於編製預算時，依照中央補助辦法統籌辦理；(三)中央補助地方經費之支出，應根據下列標準：一、地方請准之補助費，應用於事業費，並須指定用途，非經呈准不得變更，二、凡現有各地方之補助費，應依上述標準，參照各地方收支實況，於審核各地方預算時，分別修正之；(四)中央與地方財政必須明確劃分，而地方財政亦須有系統，應由中央制定法制，現在立法院提出之收支系統法，亟宜參酌實情，詳細審議公布，並依此法，再由中央編訂地方財政之各項通則。

五、關於國防軍及地方兵警之問題，擬定原則三款如左：

(一)國家正規陸海空軍官佐之任免，中央已頒布陸海空軍人事法規，現除少數地方外，軍官佐之任免均由中央直接考核任免，行之已久，而主管官呈保中央任命之規定，無非由主管官將平日對部下之考績貢獻意見，准否仍須由中央核定，本組審查意見，所有國家正規軍軍官佐之任免，已照中央法規程序辦理者，仍須遵照中央頒布之人事法規辦理，其有尚未照中央頒布陸海空軍人事法規辦理之少數地方，在過渡時期可准其有呈保之便宜；(二)地方性質之兵警，如保安隊、保衛團、警察隊等，除編制額須由中央核定不得自由增減外，概准由地方行政長官訓練調遣；(三)兵器裝備與軍制有關，如不統一，不但類品龐雜減少效用，並影響國防甚鉅，故無論國防或地方兵警，若必須向外國購買武器時，應由中央統一訂購。

六、關於法制之制定問題，擬定原則四款如左：

(一)應注重行政法規，避免其他法律之紛更；(二)關於行政法規可由行政院或考試院自行修改者，應依據本會議所通過之審查案，由行政院或考試院自行修改；(三)關於行政法規其修改應經立法程序者，由行政院或考試院依本會

議所通過之審查案，提出修正案；倘未來之創制方法，應對於原提案之精神加以注意。

蔣委員長電四川省主席劉湘，嘉勉川政統一。

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本日電川省主席劉湘，嘉勉川政統一。茲誌原電文如次：（註二）

「劉主席甫澄兄勳鑒：東（一日）密電悉。川局混亂，二十有餘年。現省政府成立，事權統一，主持有人。又得碩畫盡籌，導入正軌，政治臻澄清之域，士馬有飽騰之歡，披閱來電，良用嘉慰。希仍督率羣僚，努力邁進，益懋勳猷，用紓中央西顧之憂，實所厚望。蔣中正魚行參。」

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李澤一訪日本外次重光葵。

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兼閩省政府顧問李澤一，今日下午三時在東京往日本外務省訪晤外務次官重光葵，歷一小時而出。（註四）

日本外務省表示不贊成國際對華借款。

日本外務省對國際對華借款，持見解如下：

一、中日親善即為中日借款一事，乃不認識遠東情勢之人之觀察，日方本欲舉中日親善之實，而使中國自身之安定化漸次恢復，對其自力更生予以殷切之期待，故先作無意義之借款，確信有害於中國自身。

二、所謂之國際借款，徵諸一千九百二十年之四國借款事實，即可明瞭，國際借款在現實上，華方毫無活躍之表示；又中國國民對於此種國際借款之存在，並不希望。

三、假使此事由英、美提倡，組織新國防借款，則日本決按從前主張：認為對於覺醒遠東新事態之中國設定借款團一事，實難立即應諾。（註五）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三月六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三月六日

二四〇

關於駐華英使賈德幹對於英國對華借款之聲明，日外務省首腦部所持見解如下：

「觀於英、美及其他各國，前此對華經濟援助均歸失敗情形，即足以知此事不適於中國。要之，對華援助須基於中國之提議，設英、美果具有足以救濟中國財政窮乏之具體方策，日方固願參加此項協議，而英、美、日關係國間會商時之絕好題目，自屬中國幣制之改革與統一也。」（註六）

日本金融界主張對華採「以貨物貸款」方式，為「中日經濟提携」之法：

一、中日經濟提携，在根本上由中日共存共榮之大局的立場觀之，誠可喜慶之事；惟由排日貨之現狀上觀之，時期未免尚早，且目下尚無積極的自動的希望借款之情勢。

二、如果中國希望具體的借款，則不由貨幣借款，決以物資貸與之。

三、物資借款者，即日本以借款之形式，供給中國機械器具等，其償還方法則由中國輸入棉花及其他原料。

四、物資借款，除可使日本生產旺盛，他方可使中國對日原料輸出好轉，增大中國之購買力，使其對於日本商品增加需要，於是培養共存共榮之根幹，並可使中國之文化提高至水準線。以上如中國借款具體化，不只重蹈西原借款之覆轍，故物資借款誠最理想者也。（註七）

日方派員測繪我察東地形，並誘迫村董向偽滿要求改隸。

日方對察東沽源二、四區仍然垂涎。頃以測量人員多名，赴口袋、營子、扇子、梁阿古廟各地測繪地形。並有偽協和會人員活動，以繕寫好的呈文挨村勸村董簽名，呈遞偽滿洲國，要求改隸。其目的仍欲將平安堡高地劃去，為軍事上之便利。（註九）

註一：南京「中央日報」，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七日。

註二：「國聞週報」，十二卷十期，大事述要，頁九。

註三：周開慶：「民國川事記要」，頁五七四。

註四：上海「申報」，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七日。

註五：「國聞週報」，十二卷九期，大事述要，頁五。

註六：同註五。

註七：同註五。

註八：同註五。

註九：同註四。

七日 國民政府公布「修正陸海空軍懲罰法」。

國民政府本日公布「修正陸海空軍懲罰法」，全文如下：（註一）

修正陸海空軍懲罰法

第一條 陸海空軍軍人之過犯，不涉及刑事範圍者，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其懲罰依本法行之。軍屬人員準用本法之規定。

前項所稱陸海空軍軍人，係指各兵科、業科之官佐、准尉、准佐、士兵及學員生。軍屬人員，係指軍法官、軍用文官、軍用技術人員、政治訓練人員及其他軍用僱員。

第二條 懲罰種類如左：

軍官佐之懲罰

- 一、撤職。
- 二、停職。
- 三、記過。
- 四、罰薪。
- 五、檢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三月六、七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三月七日

二四二

六、申誡。

士兵之懲罰

一、降級。

二、禁閉。

三、勞役。

四、禁足。

五、罰站。

六、申誡。

第三條

陸海空軍軍人，應受懲罰之犯行如左：

一、喪失軍譽，不守軍人本分者。

二、性情暴戾，不遵約束者。

三、言行不檢，有失軍人儀態者。

四、陽奉陰違，或故示立異者。

五、觸犯長官，或肆意批評長官過失者。

六、假公濟私，損人利己者。

七、放棄職責，廢弛公務，或假托事故圖免勤務者。

八、私結團體，排除異己者。

九、謗過邀功，或匿名中傷者。

十、藉端要挾，不守法紀者。

十一、毆人而未致傷者。

十二、奉召違命令，無故遲延者。



十三、干預外事，跡近招搖者。

十四、懈怠職務，不知振作者。

十五、侵越權限，或處理失當者。

十六、保管公物因疏忽而致有損失者。

十七、擅遣人民供役使者。

十八、購置、收藏、搬運或支給公物有誤者。

十九、誤解命令或誤傳命令情輕者。

二十、辦理公務不遵法令程序者。

廿一、對於所屬管束無方，訓導失當者。

廿二、不守規定秩序及時間者。

廿三、違反清潔整齊者。

廿四、考績不及格者。

廿五、請假逾限者。

廿六、其他有敗壞軍紀、風紀之行爲者。

第四條 陸海空軍軍人有犯前條情事之一者，視其情節之輕重，依第二條之規定分別處罰。

第五條 在警戒地域或接戰地域外，遺失所保管之口令、信號、識別旗、陸海空軍聯絡符號、密碼本，無線電

呼號、無線電用各種代名詞等情輕者，依第二條之規定分別處罰。

第六條 撤職。凡過犯情節較重者，得予以撤職處分。但須分別層轉原任命機關核定行之。

第七條 停職。凡過犯情節不至即行撤職，而又重於他種懲罰，或以犯罪嫌疑因被劾而待查辦與審理者，得予

以停職處分。其辦法由最高軍事機關定之。

第八條 記過。分記過與記大過。記過三次等於記大過一次。有記功者可分別抵銷。有其他功績者得分別撤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三月七日

二四三



銷。在一考績期內所記之過，除抵銷或撤銷外，每記過一次，可以其考績之總平均分數三分扣抵。

第九條 罰薪。以扣除月薪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三十爲限。其期間至多不得過兩個月。

第十條 檢束。除演習教育外，不得外出或與人接見。其期間爲一日以上三十日以下。

第十一條 降級。依士兵現在之等級降一級。非經過三個月，不得復原級。

第十二條 禁閉。禁錮於禁閉室。其期間爲一日至三十日。受禁閉處分者，得以禁閉一日折罰勞役二日。其禁閉

中之食料，祇給規定之飯食、開水、食鹽。

第十三條 勞役。除勤務演習教育外，禁止外出，服行苦工及各項雜務。其期間爲一日至三十日。

第十四條 禁足。例假日禁止外出。其期間爲一星期至四星期。

第十五條 罰站。限定立正。自某時起至某時止，但至多不得繼續至二小時。

第十六條 申誠。以書面或言詞爲之。

第十七條 凡受懲罰之處分者，應將其犯行及懲罰種類登記於懲罰簿，如附式第一（附式略）。並得按其情形以

命令宣佈之。

第十八條 遇作戰或有特別事故應暫緩執行懲罰時，得由該管長官酌量情形，令受罰者待罰服務，俟可執行時，

再補行懲罰。如獲有功績，得由該管長官酌量減免。

第十九條 各級長官對於所屬行使懲罰，除撤職、停職應依第六條、第七條辦理。又少將以上軍官佐之懲罰，應

呈請最高軍事機關核定外，其餘罰權如左：

一、少將以上獨立單位長官，對於所屬上校以下軍官佐，有施行記過、罰薪、檢束、申誠之權；對於

所屬士兵有一切懲罰之權。

二、有所隸承之少將長官，及上校獨立單位長官，對於所屬有施行尉官記大過一次以下，罰薪一個月

以內，各級軍官佐檢束二十日以內及申誠之權；對於所屬士兵有一切懲罰之權。

三、有所隸承之上校長官，及中少校獨立單位長官，對於所屬有施行尉官記過一次，各級軍官佐檢

東十日以內及申誡之權；對於所屬士兵有禁閉十五日以內，及勞役、禁足、罰站、申誡之權。

四、有所隸承之中少校長官，對於所屬有施行軍官佐檢束五日以內及申誡之權；對於士兵有禁閉十日以內，勞役二十日以內，及禁足、罰站、申誡之權。

五、獨立或分駐之上尉長官，對於所屬有施行軍官佐申誡之權；對於士兵有禁閉五日以內，勞役十日以內，禁足三星期以內，及罰站、申誡之權。

六、有所隸承之上尉長官，及獨立或分駐之中少尉長官，對於所屬士兵有施行禁閉三日以內，勞役七日以內，禁足兩星期以內，及罰站、申誡之權。

七、有所隸承之中少尉及准尉長官，對於所屬士兵有施行罰站、申誡之權。

第二十條 軍士對於所屬有施行罰站、申誡之權。但隨時須報告直隸長官。

第二十一條 各級長官對於所屬施行軍官佐士兵之懲罰，應立時呈報所隸長官，層轉獨立單位長官備案。各級獨立單位長官對於所屬受懲罰之軍官佐，應按月列表，如附式第二（附式略），分別彙報最高軍事機關暨軍政部或海軍部。

第二十二條 各級長官對於部下所犯，如出於罰權以外時，應即報請直隸長官核辦。

第二十三條 各級長官對於非所屬之下級軍人、軍屬，有認為違犯紀律者得訓止之。如認為應處罰者得通報其所隸長官核辦。

第二十四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國民黨中央常會通過設立國立戲劇音樂院暨美術館。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於本日上午八時開第一六一次常務會議。出席常務委員于右任、汪兆銘、居正、孫科、葉楚傖、委員林森、陳立夫、周啓剛、褚民誼、丁超五、馬超俊、李宗黃、傅汝霖、黃復生、張貞、洪陸東、陳樹人、王陸一、王祺、李敬齋、李次溫、蕭忠貞、克興額、王懋功、谷正綱、程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三月七日

天放、梁寒操、張道藩、唐有壬等二十九人。由葉委員楚儉主席。決議之要案中，包括設立國立戲劇音樂院及美術陳列館，並推定于右任、孔祥熙、王祺、石瑛、吳敬恆、居正、洪陸東、孫科、唐有壬、陳樹人、陳立夫、陳公博、焦易堂、梁寒操、張道藩、曾仲鳴、褚民誼、羅家倫、葉楚儉等十九人爲籌備委員。（註二）

蔣委員長電請財長孔祥熙派員整理四川財政、金融。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爲整理四川財政、金融，致電財政部長孔祥熙，原電如下：（註三）

「孔部長勛鑒：親譯。四川財政與金融方案，必須派得力而負責人員前來，俾乘中在川期間得以解決一切。此時整理川中金融，應以統一幣制與統制匯兌爲惟一要件；財政猶在其次。對於整理川省金融與財政之公債，只要其幣制與匯兌能照中央方案，則不妨由中央正式承認其發行，何如？中正叩。處未機渝。」

財政部長孔祥熙稱國際對華借款有所接洽。

財政部長孔祥熙今日晨由京返滬，對記者談及國際借款問題謂：自世界經濟衰落，美國實行購銀政策以來，我國白銀頗有流出，都市金融受其影響，市面頓失其活潑之常態。我國爲東方最大市場，遂致國際商業亦遭波及，各友邦因顧及其貿易之利害，深冀我市面之早趨安定，故頗有實力援助之意。我國社會人民方面，俱極希望實現政府爲救濟我國社會經濟，安定市面金融起見，自亦樂予贊同，故先後有相當之接洽。（註四）

美國贊同英國主張，借款援助中國。

美國國務院次官菲列浦今日宣稱：如國際有援助中國之必要，則美國對此項建議，將予以同情之

考慮。菲列浦繼稱：已告知英國駐美大使林德賽爵士，美國歡迎英國之議，並與英國抱同一見解。（註五）

日本駐華公使有吉明謁行政院長汪兆銘，談中日關係。

日本駐華公使有吉明本日下午謁我行政院長汪兆銘於南京鐵道部官舍，會談二小時，外交部次長唐有壬在座，外交部情報司第四科科长黃朝琴任翻譯。會談時，有吉明首先對中國誠意取締排日，表示感謝。並稱：中日間恢復正常關係，殊堪同慶。汪氏答稱：此後更將以誠意取締排日。次就中日經濟提携之具體的問題交換意見。對於國際借款問題，汪氏極力否認中國曾向英、美商談。有吉問中國現實之財政經濟狀態，國民政府對之作何見解，並就「經濟提携」問題陳述日方之意見。汪氏謂：據王寵惠之報告，已悉日本朝野關於此事之意向，惟雙方均認為立即進行具體的問題，為時尚早。故此會見，無具體的解決。最後雙方互約，為謀中日空氣之好轉，均以誠意努力。

有吉公使與汪兼外長會談後，發表談話：「日前汪兼外長對於中日關係恢復常軌問題發表聲明，蔣委員長表示贊同。同時因國民政府努力之結果，已使中日關係之好轉，急轉直下。故於此際特向外交部長表示謝意。汪部長並聲言將繼續取締排日；對於王寵惠氏報告之內容，汪氏認為滿意；關於借款問題，汪氏否認曾向英、美有所要求。至派遣特使，使館升格，修改海關稅率及引水權諸問題，此次並未作何解決。」（註六）

有吉明又電告日本外務省云：

「（中國）國民政府為即時強制停止排日及排斥日貨起見，已於五口將日前汪、蔣兩氏提議之民國約法第十六條及三十七條之精神，再予嚴格履行，向政府所屬各機關發出通令。民國約法十六條：『人民之財產非依法不得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三月七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三月七、八日

二四八

查封或沒收」；第三十七條『人民得自由選擇職業及營業』（即無法律之規定不能沒收日貨，又人民可以自由選擇劣貨。）今次國民政府訓令，對前述二條約法嚴令履行一事，實為嚴禁日貨之排斥，而日本政府對此，亦將予以慎重之注視。」（註七）

日本在多倫設察東行政長官公署，我政府與之交涉中。

日本關東軍本月初旬於多倫設立察東特別自治區行政長官公署，以偽察東警備司令李守信兼任長官；日人中島榮大任自治指導官；程允山、辛得勝、郭秀、林崑、景嵐、韓壽天等分任各廳處長。此次日人調查察東各地戶口，並勒人民具呈投偽事，即曾由該署派人協助辦理，我有關當局向日方交涉，請予制止中。（註八）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第一六八四號，頁一—五。

註二：南京「中央日報」，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八日。

註三：「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續編（二），頁四四四。

註四：同註二。

註五：同註二，同月九日。

註六：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九日。

註七：同註六。

註八：上海「申報」，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八日。

八日 國民政府公布實施「取締私送軍事留學員生辦法」，以杜此前流弊。

國民政府為維持國際信用，防止留學軍事人員品類複雜，易滋生弊端起見，特制定本辦法以取締私

自保送或私費報考入校之軍事留學員生。其內容如次：（註一）

取締私送軍事留學員生辦法

一、爲維持國際信用，防止留學軍事人員品類複雜，易滋流弊起見，凡不遵禁令私自保送，或私費報考入校之軍事留學員生，悉依本辦法取締之。

二、凡軍事留學員生均須按照陸海空軍留學條例，經主管部會考取，或特准送學，咨由外交部轉行駐在大（公）使保送之。其他駐外人員均無保送之權。

三、凡考送或核准送學之軍事留學生，嗣後均須由各主管部會發給留學證書，以資證明。留學證書之格式，如附錄一。（附錄略）

四、駐在大（公）使保送軍事留學員生，除遵照外交部令辦理外，並須查驗主管部會所發留學證書，以爲送學之依據，其無留學證書而請求保送者，應一律拒絕之。

其領有留學證書之軍事留學公費生，到達留學國後，應親赴駐在大（公）使館報到，並呈驗留學證書，聽候送考學校。

五、駐外武官或陸海空軍留學生各管理員，有考查駐在國各軍事留學員生品性、行爲、經歷、學業等，呈報各主管部會查核之責。除海軍外，對於現已在校之私費留學陸空軍員生，尤須詳密查察。飭令各該生赴大（公）使館登記，並呈報主管部會查核。登記表式如附錄二。（附錄略）

如已入學而未登記者，應從速補行登記，否則畢業回國通令禁止錄用。其未經設有武官及陸海空軍事留學生管理員者，由大（公）使館辦理。

六、現已入校之私費留學軍事員生，雖經登記，仍以自費在該學校原班次畢業爲止，不准再行轉學，以示限制。

七、現已在校並經登記之私費軍事留學員生，其畢業回國之待遇，應按國內相當之軍事各學校畢業員生之規定辦理。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三月八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三月八日

二五〇

八、本辦法公佈後，再有不遵法令，擅自私費留學軍事者，將來歸國禁止錄用，予以懲處。其原保送人亦應受相當之懲戒。

九、本辦法自公佈之日施行。

行政院審查洋米進口辦法，決暫時限制未登記之洋米進口。

上海市政府以米商訂購洋米，經登記者達六百二十餘萬包，洋行報告尚且超過此數，影響農村至鉅。爰擬具限制進口辦法兩項，呈行政院請示。行政院認為確關重要，昨日上午九時特開會審查，財政、實業、內政三部均派員出席。上海市政府派吳桓如列席陳述意見。會議由參事岑德彰主席。各代表曾對限制進口辦法盡量發表意見，縝密討論。今日續議，決定先從統制着手，並擬定原則對未登記之洋米，暫時限制其進口。（註二）

立法院開第八次會議決修正土地法施行法條文等六案。

立法院本日晨開第八次會議，到王崑崙等七十二人。主席孫科，秘書長梁寒操，宣讀報告事項以後，續議土地法施行法。先由刑法委員會報告，研究第九條條文之結果，全文改為「違反土地法第十七條之規定者，除將其土地無償收歸國有外，並處以所得利益全數以上二倍以下之罰鍰」，全體無異議通過。次將自第二十四條起，至第九十一條全部條文省略，三讀修正通過。接着由土地、法制兩委會報告，審查估計專員任用條例草案案，及公有土地處理條例草案案，決議，照審查意見通過，均不另定條文。再由財委會報告，審查威海衛管理公署二十二年度地方普通歲入歲出追加預算案，又報告審查修正二十二年度青島市地方普通歲入歲出預算案，及審查二十四年青島市政公債重行支配用途案，決議，以上三案，均照審查報告通過。最後由法制、財政兩委會報告，審查修正中央造幣廠組織法第十三條條文

案，決議，照審查報告通過。（註二）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第一六八五號，頁四。

註二：上海「中報」，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八、九日。

註三：上海「中報」，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九日。

九日 蔣委員長通令各機關節流。

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今日通令各剿共省份與各軍事機關、各部隊云：

「爲令遵事：查現值剿匪軍興，需用浩繁，中央財政困難已達極點，爲力謀緊縮，維持現狀起見，凡各項開支均應從節流著手，以資整頓。所有各軍事機關，無論前後方調用兼職人員，一律留用原機關底缺，概不給支三分之一津貼。自本年三月份起遵行。除分令外，合行令仰所屬一體遵照爲要。此令。」（註一）

財政部長孔祥熙在滬與金融界商討救濟市面事。

近來金融呆滯，金融界爲自謀安全，放款極少，上海各行業在此情況下，難望週轉靈活。財政部長孔祥熙本日與上海各界領袖共商救濟辦法。會議於上午九時許舉行，計到孔祥熙、吳鐵城、鄒琳、陳行、張公權、貝淞蓀、陳光甫、林康侯、唐壽民、杜月笙、秦潤卿、郭順、王延松、俞佐庭、虞洽卿、吳醒亞、蔡增基、吳開先、陸京士、朱學範等二十餘人，代表了黨政金融工商各界。會議中純係討論救濟目前各項事業之衰落，主張各界應努力設法自救，政府方面亦當竭力贊助進行。首要目標爲勿自相驚擾，釀成無謂之恐慌；應力持鎮靜，團結應付。蓋現時經濟狀況，並無若何困難，祇須認清目標，安定人心，共策發展，則難關自易解決。（註二）

外交部發言人稱，國際對華借款尚無具體提案及組織。

外交部官員今日表示：所謂國際對華貸款一事，連日遍載報章，現時此事尚在籌議與非正式交換意見時期，並無具體方案及組織。將來能否成爲事實亦是問題，故此時更談不到以某國爲中心或某國除外之說。（註二）

軍事交通考察團由歐洲返國。

交通部政務次長俞飛鵬前率領軍事交通考察團，赴歐美考察交通事宜。俞氏已於三月一日先行返國。（註四）

軍事交通考察團軍事組徐庭瑤一行十四人，考察完畢返國，業於本日下午三時乘康特盧梭輪抵滬。據談：此次考察最注意重工業之設備，考察報告書之一部分已寄回，其餘亦彙編告竣，俟二、三日內晉京呈遞。至於晉謁蔣委員長日期尙待請示。歐洲各國鑒於戰爭之痛苦，目下尙無作戰之決心。惟日前設備積極擴充，且各種工業之發展隨時可供作戰之用。（註五）

註一：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二十日。

註二：上海「申報」，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十日。

註三：南京「中央日報」，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十日。

註四：南京「中央日報」，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十日。

註五：南京「中央日報」，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五日。

十日 天津各地日軍舉行演習。

本日爲日軍戰勝帝俄三十週年紀念，同時爲其陸軍紀念日。晨十時，駐天津日領坂根率僑民等赴神社參拜，致祝辭，並講演當年日俄戰時情形。此外，駐天津日軍四百餘名在日租界內花園街、淡路街、明石街、芙蓉街架設電網，堆聚沙袋，演習模擬戰。日僑均往圍觀，以致交通斷絕。至午後三時乃止。山海關、塘沽、唐山、灤縣、昌黎等地日軍，亦曾舉行演習。（註）

註：上海「申報」，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十一日。

十一日 蘇俄、「偽滿」、日本在東京訂立中東鐵路讓售草約；我外交部聲明為不合法，並對該路保留一切權利。

自本年一月二十二日，蘇俄與日本、偽滿議定非法出售中東鐵路之後，蘇俄代表加質洛夫斯基等於本月九日與日本外務省歐亞局長東鄉商妥協定草案，本日在日本外務省由日本外相廣田、蘇俄駐日大使尤里尼甫、偽滿丁士源交換臨時簽字，計有俄、「偽」合同；俄、日、「偽」議定書；俄、日交換公文數種。日本外務省並發表聲明稱：

「關於俄方將對中東路所獲權利出讓『滿洲國』之協定，及其附屬之最終議定書，已於本日由俄、「滿」兩國代表在日外務省簽訂草約。關聯於此事，已依廣田外相及兩國代表，對另一種議定書；廣田外相及蘇俄大使對日俄間交換之公文，各行草簽。又該項協定，將於正式簽字時，立即實施，同時並將關於蘇俄中東路附帶事業及財產之一切權利，讓渡『滿洲國』，而由『滿』方支付一億四千萬元，以作爲其代價，至對被解雇之蘇俄中東路從業員各種退職金約三千萬元，則由『滿洲政府』負擔之，關於上項代價額中約三分之一之結算，得用現款於三年間，分付其餘額約三分之二，則由駐日蘇俄代表部，就向日『滿』兩國人民所訂購之日『滿』出產品或製造之商品，依『滿』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三月十一、十二日

二五四

方於三年間支付其代價而行之。又日俄『滿』三國議定書，係以根據上項協定，而確保商品交易爲目的。此外如日俄問交換公文，亦係屬作關聯於『滿』方履行協定之保證者，但關於此事，今後當更在日『滿』問交換公文也。」

我國自悉俄「偽」中東路買賣成功後，外交部曾於本月九日電令駐俄大使館，向俄外交部抗議，中國政府絕不承認。本日復以發言人名義，公佈中東路事件之經過，闡明我國之立場，原文稱：

「中東鐵路係由我國供給一部分資本，特許敷設於我國領域以內，民國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我國與蘇聯簽訂之中俄協定，指明中東路爲兩國共同經營之商業性質的企業，且復明白規定該路之前途，祇能由中蘇兩國取決，不許第三者干涉。乃前年春間忽聞蘇俄有提議出售中東路之消息，本部曾經電令我駐日蘇兩國使館調查實情，迫出舊消息證實，又電駐蘇使館向蘇聯政府提示蘇聯在法律上對我方所負之義務，即經顏大使向蘇聯外部嚴重交涉，蘇方終無明確表示。本部鑒於情勢緊迫，復於二十二年五月九日正式發表宣言，根據中俄協定聲明祇有中蘇兩國得以處理中東路之前途，如有違反協定之任何行爲，我方概不承認等語。乃蘇聯當局毫不反省，且以爲我方之事實上概不能與蘇聯共管中東路，即已喪失我方所根據之中俄協定規定之權利云云，此種不顧法律事實之聲言，我方自不承認。復於同年五月十四日根據協定及歷史、法律、政治上之理由，向蘇聯正式提出嚴重之抗議，乃蘇聯政府依然不理，出售之議且進行愈急，並與第三者議定，在東京會商，本部乃再提第二次抗議，重申條約上之權利，但蘇聯政府以售路爲其既定政策，絕不因我方之反對而停止進行，現在東路非法買賣協定將行簽字，本部刻已電令顏大使向蘇聯政府再提抗議，聲明蘇聯出售東路之舉，我方認爲不合法，而無任何之拘束力，所有中國在東路一切權益，絕不因此種非法買賣而受絲毫之影響，中國對中東路之一切權利仍予保留。」（註）

註：國聞週報，十二卷十期，大事述要，頁六。

十二日 國父孫中山先生逝世十週年，全國舉行紀念會。

本日爲國父孫中山先生逝世十週年紀念，中國國民黨中央與國民政府在南京中央黨部禮堂合併舉行

國父逝世十週年紀念會。八時正開會，全體肅立，由常委汪兆銘任主席，領導行禮如儀，並代表中央執監委員會全體獻花圈後，即席報告，原文如次：

「十年前的今日，總理當彌留時候，繼續不斷的念著『和平，奮鬥，救中國』，這種聲浪歷歷猶在一般同志的耳中。十年後的今日，遇著這樣空前國難，我們深知要挽救這樣空前國難，除了我們自己努力以發展民力，充實國力，決沒有第二條路徑。我們於焦頭爛額之中，勉強尋求暫時安定的環境，俾我們得以從事於必要的工作，今後的功罪，全視我們自己努力如何？如其利用安定，以苟且偷安，那便是總理的不肖子弟、中國的罪人。如其利用安定，以積極準備救亡圖存的工作，則挽回國難，庶幾還有希望。救亡圖存的工作，治標莫急於剿除共匪，治本莫急於生產建設，這是數年來一般同志所切實進行的。去年冬天在江西的殘餘共匪企圖由湖南、貴州竄入四川之南，以與川北共匪互相呼應，企圖利四川的地大物博作為根據，並企圖所謂『打通國際路線』，最近因剿匪將士努力的結果，竄至川南之共匪已經擊散，有化整為零之趨勢，在川北的共匪也立足不住，又要竄至陝西。現在固然不能說這兩股共匪已經肅清，但是其以四川作根據地的企圖總不能不說失敗了，如果剿匪將士及人民繼續努力，則肅清之期當不在遠。至於生產建設，因經濟困難、財政拮据種種關係，雖然進行了一些，而距離原有計畫之目的尚遠，這是深可抱歉，況於此時又碰著白銀問題，以致銀根奇緊，工商業界大蒙影響，直有『屋漏更遭連夜雨，逆船又遇打頭風』之感。當此危機，惟有全國一致同心努力，以謀渡過此難關。近來有國際經濟援助的聲浪，我們根據總理實業計畫以及根據國際平等互助之原則，對此聲浪當然樂聞，但在根本上仍有賴於我們自己努力。以上因紀念總理而略述近日國內狀況，我們念導師之已逝，痛來日之大難，惟有本著『和平，奮鬥，救中國』的格言，盡心盡力的做去。」

汪兆銘演講完畢禮成，全體中委即齊赴陵墓行謁陵禮。九時正開始，全體肅立祭堂內，由立法院長孫科主祭，行禮獻花圈後，靜默一分鐘，旋魚貫至陵寢內瞻謁，禮成而散。各中委旋往中山文化館參加二週年紀念會。午後二時在孝陵衛植樹，並有飛機散放標語。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三月十二日

二五六

又立法院長孫科本日向日本朝野人士有重要演說，題爲「總理逝世十週紀念，敬告日本朝野人士」，演詞電由日本廣播電臺播送。演詞略謂：

「今爲中國國民黨總理逝世十週年紀念日，中國國民感國步之多艱，痛導師之不在，年年此日，痛悼特深，今年貴國朝野人士，更以隆重之儀式，開會紀念，追悼其生平，闡揚其學說，此真東亞和平之曙光，兩國國交前途之幸事。余對於貴國人士之純潔友誼，尤不勝其感謝也。回憶民十三年多間，總理逝世前數月，曾受貴國人士盛大之歡迎，乃演講其大亞細亞主義之主張，爲貴國人士爲推心置腹之商討，今日兩國國民追讀其遺教，能勿生無窮之感想乎？更回憶當辛亥革命之前，總理居東，曾受貴國志士熱誠援助，純摯友情，實足與宇宙同其不朽。撫今追昔，又能勿生無窮之感想乎？中日爲同種同文之國，當共存共榮、相愛相助，有識之士毫無間言，兩國原皆爲東方大國，百年以來，以感受歐風美雨之侵凌，激起兩國國民之醒覺，乃齊起爲發奮圖強之運動。在此五十年間，兩國有識之士，蓋無不知此爲黃種人生存之競爭，東亞弱小諸邦實皆有互相扶持之義務，而中日貼鄰尤當爲親切的攜手，始足以度來日之大難。且兩國之文化，數千年來實有水乳交融之狀，自宗教、哲學、倫理、禮制，以至於文藝、音樂、起居、服用無不有相同之源流，其於信仰，如孔子之殺身成仁，孟子之舍生取義，王陽明之知行合一，岳武穆之精忠報國，兩國人士皆崇拜之。吾黨總理三民主義之精神，固淵源於是，貴國有識之士同情而贊助者，尤不乏人。以兩國國民精神如是之接近，而兩國國交乃常陷於惡劣傾軋之境，豈非怪事！最近兩國朝野人士，既已漸起幡然之覺悟，而咸欲挽既倒之狂瀾，國交好轉之聲，乃甚囂塵上。此爲關懷東亞和平、世界和平者，咸欲拭目而觀之一大事，願將由何道而達此目的？則端賴兩國朝野真能有遠大之眼光，澈底之認識而後可，若斤斤於急近之功利，意氣用事，則緣木求魚，終鮮有濟。有余所敢斷言者，其道維何？余以爲必須根據總理大亞細亞主義之精神，以東方忠孝、信義、仁愛、和平之道德爲基礎，近代平等自由、博愛互助之理想爲依歸，然後互出披肝瀝膽之誠，庶能爲兩國前途定磐石百年之計，則懸而不決之中日問題，詎有不能解決乎？此余願兩國人士共同努力者也。」

國父逝世十週年日本朝野在東京舉行紀念祭，上海日使館駐滬辦事處及日本領事館亦舉行紀念。汪兆銘於南京開會時，演說對日表示謝意，並謂此舉可增進中日兩國友誼，且使兩國人士對中日關係之認

識更加明瞭，此爲前所未有之事。日人松本、頭山滿、廣田弘毅等三人祭文，於本日晚八時許由我中央廣播電臺代爲播送；孫科演詞，亦由日方同樣辦理。松本祭文略謂：

「孫先生爲挽回祖國衰落，主張復興王道，更欲由大亞細亞主義，實現東洋和平，注心血四十年，雄圖未竟。先生雖逝，而上道復興之大精神，行將膨脹於中國。現中日兩國已覺悟，採取西洋自由功利主義，而復歸於日本皇道、中國王道。兩國民之連繫益加緊密，日本文化聯盟與先生天道精神相通，盼中日從道義上謀共存共榮之實現。」

又頭山滿祭文略謂：

「孫先生慨祖國衰頹，思以革命復興東亞，奮闘四十年來，費志以殫，嘗謂余曰：『國際競爭，欲確立東洋和平，在鞏固中日提携。』」

又廣田祭文略謂：

「少時常盼孫先生之抱負，別後屢蒙致書，交情未嘗有減。先生於西力東侵之際，早懷革命，內思打倒守舊勢力，外欲解脫列強壓迫，以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中日有共存亡之運命。辛亥革命，日本同志援助，良由此也。先生之志，始終在復興東亞、中日一家，觀其在神戶演說大亞細亞主義，非此無可致治。照先生行藏議論，而想及中日關係，兩國識者應釋然返於舊規。」（註一）

國民政府公布「修正要塞堡壘地帶法」。

國民政府本日公布「修正要塞堡壘地帶法」，全文如下：（註二）

修正要塞堡壘地帶法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國防上所設各種要塞堡壘，其周圍之區域，稱爲要塞堡壘地帶。

第二條 要塞堡壘地帶之幅員，以要塞堡壘各據點爲基點，自此點之外緣起，至前方規定之距離均屬之。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三月十二日

第三條 要塞堡壘地帶除特別規定外，無論陸地、水面均分爲兩區，規定如左：

一、自基點外緣起，至前方約四百至六百公尺以內爲第一區。

二、自第一區界線起，至前方約三千至四千公尺以內爲第二區。

前項各區由軍政部協商參謀本部定之。但與軍港、要港、海軍防禦建築物相關連之區域，與海軍部協商定之。均應會同公告。

第二章 限制及禁止事項

第四條 第一區內之限制及禁止事項：

一、非受有最高軍事機關之特別命令，不得爲測量、攝影、描繪、記述及其他關於軍事上之偵察事項。

二、非經要塞司令之許可，不得爲漁獵、採藻、繫泊船隻及採掘沙土、礦石等事。

三、非經要塞司令之許可，不得新設或改設各種建築物、堆積物、墳墓、密窖、林園、牆垣、溝渠、池塘、水井及變更地面高低之工程。

四、建築物應以可燃質物爲主要材料。如係不燃質物，建築之部分高度不得超過一公尺。

五、堆積物之高度，不燃質物不得超過二公尺，可燃質物不得超過四公尺。

第五條 第二區內之限制及禁止事項：

一、非經要塞司令之許可，不得爲測量、攝影、描繪、記述等事項。

二、非經要塞司令之許可，不得以可燃質物新設或改設高過六公尺以上之建築物，及變更地面高低一公尺以上之工程。但以鐵筋混凝土爲建築物之部份，非經要塞司令之許可，不得高過一公尺。

三、堆積物之高度，非經要塞司令之許可，不燃質物不得超過三公尺，可燃質物不得超過六公尺。

第六條 第一、第二兩區內應共同限制及禁止事項：

一、非經政府之許可，外國商輪、軍船不得通過停泊。

二、非經軍政部長之許可，不得新設或變更鐵路、道路、河渠、橋樑、堤塘、隧道、永久棧橋等工程。

三、非經要塞司令之許可，航空器不得在空間飛行。

四、要塞司令對於居住區內及經過之人，其認為有窺察軍事之嫌疑者，得令立行退出，或押出區域以外。

第三章 懲罰

第七條 違背本法所規定禁止及限制事項，無論新設、變更、改築、增築之房屋、倉庫並其他之建築物或堆積物等，應限期令違背者自行拆除。如係變更地形應令其回復原狀。倘在限期內不能完全除去，或回復原狀，或其所施方法不適合時，官署得逕自執行，或令第三者執行之，其費用由違背者擔負。

第八條 犯第四條第一款或第六條第三款之禁令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壹百元以下罰金。

第九條 犯第四條第一款以外各款或第五條各款之禁令者，處十五日以下拘留或五元以下罰金。

第十條 犯第六條第一款或第二款之禁令者，處壹百元以下罰金。

第十一條 私行移動或毀壞要塞堡壘地帶區域內所設各種標識者，處拘役或四十元以下罰金。如係出於過失者，處三元以下罰金。

第四章 附則

第十二條 已經決定建設要塞堡壘之地區，在未建設之前，亦得公告適用本法之規定。

第十三條 本法所禁止及限制事項，軍政部長得斟酌時宜，就某區域內解除或緩行其全部或一部。但應公告周知，以後遇有變更時亦同。

第十四條 戰時要塞司令按情勢之必要，得於要塞地帶內勒令除去建築、堆積、種植諸物。

第十五條 適用本法之要塞堡壘，由軍政部會商參謀本部或海軍部後，以命令定之。

第十六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三月十二日

蔣委員長通令嚴禁軍隊駐紮孔廟；並處分川北剿共不力將領田頌堯等。

軍委會蔣委員長今日通令全國，嚴禁軍隊駐紮孔廟。原令云：

「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孔子之道，昭垂二千餘年，爲我國民族一切文化之中心。凡忠、孝、仁、愛、禮、義、廉、恥之各種固有美德，莫不秉其淵源，受其化育。後世建廟崇祀，理宜永矢勿替。嗣後所有各省市之孔廟一律嚴禁軍隊駐紮。其已駐有軍隊者應即責令即日遷出。如廟內規模業有損毀，各省市縣各級政府尤應設法修葺，務使恢復舊觀，俾人民獲資瞻仰，因以砥礪醇風，立國化民，所關實大，務須深體此旨，切實照辦，並轉飭所屬一體遵照爲要。中正文。」（註三）

同日，蔣委員長處分川北剿共不力之將領田頌堯等。

蔣委員長以川北共軍，近又勢熾，回竄巴、儀，再陷蒼溪。剿共各軍觀望趑趄，時退時守，因忽視軍事，予共軍進犯之機，特電令劉湘與各軍督察專員，嚴明賞罰。原電文云：（註四）

「（一）此次二、三兩路陣地侵入之匪，並非匪方主力，乃羅澤洲部平時不遵令構築碉堡，加強防禦工事。官長督飭不嚴，精神廢弛，臨陣則一再撤退，影響全線戰局，殊堪痛恨。即派大員聽候查辦，一面令飭負責戴罪圖功，就現地趕速收容整理，立即恢復，並固守東觀場、賽全壩、新政壩之線。（二）蒼溪失陷，該總指揮田頌堯督飭不嚴，著記大過一次。並將守城負責長官查明從嚴議處，呈候核奪，以爲戰守不力者戒。（三）李部左翼固守儀隴部隊，不爲羅部退軍牽動，仍嚴陣死守，鏖戰數日。該總指揮李家鈺督飭有方，各部異常奮勇，殊堪嘉尚，著先傳令嘉獎，並獎洋五千元，以昭激勵。（四）楊森部報告多欠確實，除令遵規定迅速督部確實佔領恩陽河至興隆場陣線外，嗣後報告務須確實，不得再有此類妄報情事，致干未便。（五）以上各條，望將遵辦情形具報。」

武昌行營陸軍整理處成立，陳誠任處長。

行政院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爲分期整理全國陸軍，特於武昌行營設立陸軍整理處，調任陳誠兼任處長，本日這一新機構在武昌成立。當聘請楊杰、周亞衛、俞大維、鄒作華、盧致德、鄭大章、馮庸等爲研究委員，按照國防需要及財政狀況，計劃將全國陸軍逐年分期訓練爲教導師。在未編成教導師以前，先行整編成整理師，暫訂四年之內（即民國廿七年底）完成六十個師。民國廿四年第一期整編，就（一）駐贛、閩之中央部隊中抽調四個師，分駐武漢、開封、鄭州、保定訓練；（二）原東北軍之一個軍。至整理實施步驟：甲、設立軍官教育團。乙、設立軍士教導隊。丙、特種兵及步兵重兵器部隊各級幹部之訓練。丁、參謀人員、軍佐人員之準備。（註五）

旅日僑胞被逐回國，分批抵滬。

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蓄意侵略中國之行動益見積極。「一二八」事變及種種破壞我國領土與行政主權之事，層出不窮。對旅居日本的我國僑民，亦橫加迫害，並予驅逐。凡經營小商業者或充當勞動工作者，幾十驅其九。近日被驅逐抵滬者，已達數百人之多。（註六）

註一：「國聞週報」，十二卷十期，大事述要，頁二。

註二：「國民政府公報」，法規，第一六八八號，頁三。

註三：南京「中央日報」，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十五日。

註四：「民國川事紀要」，頁五七五。

註五：吳相洲：「陳辭修先生生平大事紀事」，傳記文學六卷四期，民國五十四年四月，頁八。

註六：上海「申報」，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十、十二、十三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三月十二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三月十三日

二六二

十三日 行政院「全國合作事業討論會」開幕。

爲解決農民痛苦的「全國合作事業討論會」今日在南京經濟委員會開幕，到會會員一百餘人。行政院長汪兆銘致開會詞後，實業部長陳公博、國民黨中央代表陳立夫、國府代表葉楚傖均曾致詞。（註一）汪兆銘先向合作先進薛仙舟默念致敬後，致詞如下：

「這次會議雖由全國經委會、農村復興會、實業部等機關召集，但不備議案，請各會員充分發表意見。本人關於這次討論會的目的及議題，認爲有幾點很重要：一、是合作事業制度與法規的討論，據主計處報告：合作社的數目全國有九千餘所，組織遍及二十一省，較十年前約增四百倍，這是截至去年六月的統計，到現在數目當更增加。合作事業的迅速發達，需要有整個系統來劃一合作事業的行動，推進合作事業的開展。去年立法院有合作社法的頒佈，但施行的細則尚在研究中，所以合作的法規與制度，都有徵求各方意見的必要，使合作的事業能够活潑地推動進行。二、是關於合作業務的問題，現時合作社業務上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合作社的會員要健全農民加入，要使會計制度力求簡單，以便社員明瞭，要實行視察制度，不使社務爲一、二人所操縱。凡此種種業務如何能使其逐漸實現？也是有待於討論的。三、是關於資金的問題，現時農民最需要現金，所以信用合作社最爲發達，但目前所有的殊不足以分配全國。所以今後應如何籌劃大量款項，使都市游資流入農村，及如何保障投資？均待研究。四、是關於合作教育問題，因爲年來合作社數目陡增，極需有合作知識及有農村工作經驗的人，負責辦理合作事業，而目前此種人材尚無準備。所以今後應如何訓練合作指導人員？也是應該籌劃的。以上都是會裏應該討論的問題，其他問題當然很多，現在不過舉例。中國農民的生活非常窮乏，簡直是非人的生活，而農民實佔全國人口之大多數，農民的生活不改善，則是大多數之人民陷於窮困，民生國計均無所賴。欲改善農民的生活，不能不有賴於合作事業，此是合作事業最大職務之一。中國今日經濟上最大危機，由於對外貿易的入超，入超數日年年增加，海關統計數目字實可驚人。要挽回入超的危機，莫要於增長農民的生產力，使農產物得以鉅量輸出，以求稍得相抵，生產力

增進，則購買力隨以增進，粗製工業品亦得以源源製造，入超數字或可稍減。去年政府召集財政會議，議決免除種種苛捐雜稅，這是消極方面的減輕農民負擔；而積極方面則必須從增長農民的生產力著手。欲增進農民生產力，必須授以科學的知識，以科學的工具，而如何使之接受？使之運用？則又有賴於合作社之扶掖指導，此又是合作事業最大職務之一。合作事業關係人民生活、國家社會經濟如此之巨，對於此次合作事業討論會之前途，不能不具甚深之希望。政府在政治方面必然注意於保障人民之生命財產自由，使各得安居樂業；而在經濟方面，則惟賴全國有力量的人士，共同負荷解決的責任。」

川省士紳上電蔣委員長，請制止軍隊苛徵。

川省減徵田賦捐稅之聲，邇來雖高唱入雲，但目前川民負擔並不稍輕於往昔。灌縣自三月八日起，又徵糧稅二年，並限十日內完納。南充一縣駐軍極為複雜，除二十軍（楊森）第三混成旅，及憲兵隊外，尚有二十一軍（劉湘）第二師數旅、暫編第一師全部、二十九軍（田頌堯）、邊防軍（李家鈺）、二十三師（羅澤洲）之一部，但徵收糧稅則歸二十一軍管理。該縣士紳張瀾等十三日電呈蔣委員長暨川省劉主席，申述逼繳糧稅，請制止徵收。其原電云：

「重慶。蔣委員長鈞鑒、劉省主席勛鑒：瀾等迭接南充函告，及由南來渝鄉人面稱，二十軍軍長楊森曾於二十三年二月，在南充籌穀一萬二千石，限一月繳清，名供軍食，實以轉賣，致使中人之家，儲蓄悉罄。近日該軍旅長楊漢城復派南充出穀二千石，限期繳納，不知作何用途？該軍長刻又令飭南充從三月一日起，征糧一次，每糧一兩，須納銀五十七元餘。查南充正糧約九千五百餘兩，舊例每糧一兩，一年祇應征糧七元零九仙三星，合計不過六萬七千餘元。此次征銀五十七元餘，則是一次而征八年之糧，合計在五十三萬元以上，復嚴限一月繳清，令人震駭無已！委員長蒞川方以促成統一、解除人民痛苦，向我軍政當局紳商民眾一再宣言；劉主席亦經佈告由三月一日起，各軍餉精統由善後督辦籌撥，各軍成區行財各政即由省府辦理在案。乃該軍長於此時期仍不顧一切盡量誅取，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三月十三、十四日

二六四

實屬非是。伏懇鈞座即行電飭楊軍長森立即停止征收南充糧稅及勒派穀石，以恤民命。又聞川北方面現在加重糧稅限期逼繳者實不止南充一縣，並請派員分赴各縣，查有上項情形立予制止。特此電陳，謹祈垂察！南充紳民張瀾、雷禮、杜象谷、趙巨旭、馮白鹿、林碧澄同叩。」（註二）

國軍在贛南俘獲共軍首要賀昌等。

國軍第十八軍羅卓英部會同粵軍第一軍余漢謀部，連日擊破竄據贛南共軍於零都、會昌等地，並俘獲共軍偽中央軍區及贛南軍區政治部主任賀昌、劉伯堅等。（註三）

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到福州，訪閩省主席陳儀。

邀遊粵、桂之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業與粵、桂各當局會談，於十日離香港赴閩，十二日到達，本日訪閩省主席陳儀。土肥原此行在偵察我國南北軍政界對於中日關係之意見，故日關東軍方面正等候土氏之報告，以便決定今後關東軍對華政策之趨向。（註四）

註一：「國聞週報」十二卷十期，大事述要，頁八；南京「中央日報」，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十四日。

註二：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註三：「國聞週報」，十二卷十期，大事述要，頁五。

註四：同註三。頁一。

十四日 上海商會及地方協會呈請財政部以信用借款救濟工商業。

財政部長孔祥熙於本月十二日進京，十三日晨出席中政會，報告救濟滬市及與各方商洽之辦法。孔對往訪記者談稱：救濟滬市面辦法，初步由銀行商定放款，先從恢復小工業經濟力量入手，其他再逐步進行。孔氏於本日返滬，再與各業接洽。上海銀行公會本日會議，討論地方協會請辦工商業小借款及市

商會請照常接濟信用及抵押放款案，原則均通過，至詳細組織尚俟錢業公會討論，並須俟政府批准後再與錢業討論。商會、地方協會本日呈財政部，貢獻救濟工商業信用小借款辦法大綱：（一）由請求借款者開具牌號、資本總額、營業狀況、借款金額、保證人名送商會及地方協會查核登記後，轉送銀錢業與政府合組之銀團審查，核准後再由該團指定之代表銀行照放；（二）放款總額爲國幣五百萬元，請政府與銀、錢業分認；（三）政府擔認之數擬假定爲二百五十萬元，由商會、地方協會呈請財部核准撥款；（四）關於借款上一切手續由銀團指定。（註一）

英國駐華公使賈德幹訪行政院長汪兆銘，商經濟援華事。

國際對華借款一事，醞釀半月，借款者爲英、美或日本尚未確定。現在是英、美各國互相徵詢意見中。各國對借款態度，美國方面，副國務卿費列勃斯於本月七日通知英國大使林德賽，謂其他國家若建議在國際方面共同援助中國，則美國將以善意考慮之；關於此事，英國最近所作提議，美國甚表同情。法國方面，據巴黎七日電稱，法國財界相信法當局關於對華借款一事，頗爲贊同。惟日本方面，據上海大晚報六日載日使館情報處主任蘆野之談話，謂日本自身無力對華作此項大借款，惟如被邀請參加時，日本頗願與列強交換意見。我國方面，自借款消息傳佈後，當局迄未正式發表意見，僅孔祥熙於上週曾表示有相當接洽。九日，當局非正式表示，謂在不違反中央歷來方針及損害國權之原則下，認爲可以接受。據九日外交部發言人宣稱，所謂國際對華貸款運動，現尚在擬議與非正式交換意見時期，並無任何具體提案及組織，將來能否成爲事實仍是問題。

英國駐華公使賈德幹於本月十一日赴京，本日進謁我行政院長汪兆銘，對中日經濟提携一事有所詢問，對國際借款則未作表示。（註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三月十四、十五日

二六六

山海關、古北口日軍禁止華人出關。

山海關方面之日本守備自本日起禁止華人出關，故日來乘北寧車出關之旅客，悉被阻而折回平、津。據某關係方面之觀察，認為此事發生之原因約有二端：（一）由於下級人員之單獨行動，並未受有上峯之指使；（二）日本浪人希圖藉此以達詐財之目的。日人在山海關所設之大東公司；古北口所設之大東分公司，現正大賣入偽組織之護照，辦理出關、入關一切手續。我方之戰區清理委員會前曾向日方提出意見，請其注意取締此種事件，以免浪人作此不法之事。日方負責者高橋曾允於同長春時，向關東軍司令請示後作圓滿之答復。至現時禁止華人出關，除山海關及古北口外，其他長城各口情況不明。

（註二）

註一：「國聞週報」，十二卷十期，大事述要，頁六。

註二：同註一。

註三：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十七日。

十五日 蔣委員長電令四川將領嚴禁干政。

軍委會蔣委員長本日電令川軍各總指揮及副指揮，禁止軍人干政。文曰：

「川局杌隉，於茲有年。政亂之源，雖由多故，而軍人干政，文吏貪污，實為重要之因。此弊不急祛除，政治莫由改造。茲特撮要舉示數事，懸為厲禁：（一）禁止以武力干涉行政訴訟；（二）禁止現任官佐兼任縣局；（三）禁止地方團隊人員由駐軍指派；（四）禁止軍政長官與民爭利；（五）禁止徵收員丁需索。以上五條，仰各軍師長官從本身做起，一面嚴飭所屬遵照，並派員嚴密考查，是否切實奉行？將來由行營派專員巡查。改革川政，此為初步，務各慎遵為要。」（註一）

國民政府特任黃慕松為蒙藏委員會委員長。

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本月十三日決議，以黃慕松代石青陽為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國民政府本日明令公布。令文云：

「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石青陽因病呈請辭職，石青陽准免本職。此令。」

特任黃慕松為蒙藏委員會委員長。此令。」（註二）

日本認為國際對華借款不易成功。

駐華英使賈德幹及駐華美使詹森關於對華借款問題之活動，雖有種種傳說，但日外務省當局則仍以爲：

一、國民政府擬採自力更生策，以圖改造財政經濟。故日方決暫不作積極的活動，而持靜觀國府今後舉措之態度。

二、惟當中國實施自力更生具體策，向日方示其具體方案，則當予以援助。關於經濟關係亦擬採各國協商之原則。

三、英、美方面若就對華共同援助問題提議交換意見，則願作此項共同研究。

又日外務當局對駐華英、美兩使之南下持如下之見解：英國向脫離金本位國之借款，為法律所不許；美國亦以鑒於棉麥借款失敗情形，而不願單獨通融資金，僅允參加國際借款。故在此種情形下，該兩國之借款交涉，結局難成事實。日本認為：英、美之舉不過為避免在中日關係好轉之際，使其在華陷於不利之立場，特出於牽制國民政府之計，並期獲得關於目前問題之發言權而已。（註三）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三月十五、十六日

二六八

偽滿洲國在長城各口立「國界碑」。

長城各口近發現界碑，上書偽「滿洲國界碑」及偽滿年號等字樣，並迫令村民加以保護。（註四）

註一：南京「中央日報」，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十七日。

註二：「國民政府公報」，令，第一六九一號，頁二。

註三：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十六日。

註四：南京「中央日報」，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十八日。

十六日 赴東北旅客千餘人在榆關被阻。

關於日本阻止華工出關事，北平中央社消息謂：日方傳出之原因有二：一說謂魯、豫兩省華工出關數目過多，恐影響日鮮移民東北計劃；又一說謂溥逆即將東渡，地方戒備甚嚴。華工出關過多，一時未必皆有工作，恐發生騷擾情事，故預料須俟溥逆由日歸來後再說。

日偽在榆關阻止華人出關事件發生後，頗引起各方面之注意。昨晨平瀋通車返平時，又有一部旅客折回北平。據日擊者稱：在榆關被阻旅客之稍有資財者已折返原處，或滯留該處旅店；無資財者則顛沛流離，情形慘淒；小部旅客經東北方面來電證明業已放行；其餘留滯榆關者尚有千人之數。日使館武官高橋表示：山海關僅對農工出關有所限制，普通旅客則未有限制，以免彼等在關外不能謀得職業而趨於流落。據記者探悉：此事發生原因實由於日在東北公布所謂「外國勞動者入境規則」，由榆關「大東公司」奉令實行，國人不明真相，而「大東公司」則按照規則不發賣所謂「入國證」。無「入國證」者，則禁止出關，致一時形成此嚴重問題。此外限制：凡欲出關者均須備有身份證明書，上書姓名、籍貫、

年齡、勞工種類、本人照像等。無確實履歷、身體不健全及認為有危險性人物一律不發給證明書，條件異常苛刻，並可隨時由偽組織官吏勒令退出。此身份證明書且須隨時攜帶，入關時並須繳還，否則且將禁止入關。近兩日來平瀋通車旅客乃頓形減少。北寧路局昨特貼出佈告，勸告旅客慎重行止。文云：

「查近來各地農工出關謀生，到山海關後，被彼方阻止出關者為數頗多，扶老携幼，進退失所，淒慘情形至堪惻惻。現經查詢明白：關外對我出關農工定有限制辦法，除已在關外落籍者外，並須有相當證件，如木工之類須帶傢俱，農民亦須帶有證明信件，若貧苦農工，雖證件完全亦須一概阻止。茲特勸告出關旅客務須特別注意，慎重行止，萬勿貿然前往，以免困頓中途，是為至要。此佈！局長殷同。」（註一）

貴州共軍竄走仁懷、茅台，西渡赤水河。

本日拂曉，西竄共軍向仁懷、茅臺方面逃竄。午後由茅臺西渡赤水河。此為共軍第三次渡赤水河。

（註二）

註一：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十日。

註二：「剿匪戰史」，冊十，頁八八四。

十七日 蔣委員長嚴禁川軍將領苛斂勒征，壓迫民衆。

本月十三日，四川士紳張瀾等電呈蔣委員長，請制止軍隊苛徵。本日，蔣委員長通電川中各路總指揮嚴禁苛斂勒徵，壓迫民衆。茲誌原電文如次：（註一）

「查川省政府成立後，各總副指揮呈請取締防區，交還省政，前據該省府主席先後呈報，業經分別嘉獎，並於二十日電令趕日移交各在案。頃據各方呈報：各縣乘新舊交替青黃不接之機會，擅自苛斂勒徵，大有加緊壓迫，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三月十六、十七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三月十七日

二七〇

事掎克之象。現當剿匪期間，豈容後方政治再事苛虐，益苦川民。果如所報情形，實於掃蕩匪氛及改進川政之前途均有莫大之影響。既負本委員長救民水火之旨，尤與各總副指揮還政之意相違，斷難漠視不顧，必須執法以繩。況各總副指揮甫經還政，一切交代尚未結報，對於原任縣局人員督查制止，仍屬責無旁貸。務仰該主席與各該總副指揮立即禁令查禁。如有故違，即分別懲處，毋得瞻徇延玩，並週日具報爲要！」

全國合作事業討論會閉幕。

全國合作事業討論會自本月十三日開幕後，十四日開第二次大會，十五日晨開審議會，各組分別審查議案，下午三時開第三次大會，十六日午後開第四次大會，本晨八時舉行末次會，十一時行閉幕禮。行政院長汪兆銘致詞後，會員代表文章答詞，正午散會。茲將汪氏演說詞及閉幕宣言錄後。

汪院長演說詞：

「自從討論會開始以來，各位先生本其平生之學問與經驗，加以在大會中之和衷商榷，遂能於最短期間製成各種議案，使關於合作事業進展之各種問題因以解決，這種精神和這種成績是深可欽佩的。剛才聽到大會宣言，知道關於合作系統制度、合作業務、合作金融、合作教育，以及其他各種議題的各種決議，這都是於合作事業之進展極有關係。本來每一事業之進化，其始多由一二人之心力爲之創始，其後因前途發達而趨於繁複，其後再加以組織，而成爲簡單化的系統。現在合作事業也循著這條進化的路線，最初薛仙舟先生苦心提倡，繼之以各位先生各就所在地力求進展，不謀而合，不約而同，十餘年間合作社數目增至萬餘，如今各位先生更聯合起來，創立一個合作事業之系統，使之有了中心，有了整個的組織，以推進全國的合作事業，這不能不說是合作事業的一個進步，也是這個大會的一個重要貢獻。至於合作金融問題，在現在我國農村經濟凋敝，政府財政拮据的狀況中，固然不容易得到解決，但是這個問題若不能解決，則合作事業的前途幾乎無進展可言。這次大會中有王志華先生關於合作金融系統的一個很好的提案，這個提案的內容，可謂體大思精，再加以各位先生在審查的時候不厭精詳，遂在大會中得到滿意

的通過，這也是這次大會的一個重要貢獻。此外各種議案都有極好的成績，宣言中已經包括，不待兄弟一一列舉。本來我們在大會中有一個共同的目的，便是怎樣使農民感覺到合作之需要與合作之興趣？怎樣使合作事業能達到解除農民痛苦增進農民利益之重大目的？以中國幅員之大，而農民在人口中佔大多數，欲普及合作事業於農民已不易言，加以交通之未發展，教育之未普及，在在使合作事業進行受著窒礙。但正爲如此，我們對於合作事業的努力更不容緩，我們深知合作事業不但使農民經濟得到良好的解決，並且使農民道德得到良好的訓練，中國農民本來固於個人主義、家庭主義，由各種合作組織之發達，可以使合羣之美德伴著經濟生活之改善而日益發達，所以我們對於合作事業不是視爲一種枝節的政策，而實在視爲國家社會的根本政策。因爲這樣，所以我們的努力，更不容以合作討論會今日閉幕而中止，這閉幕的意義是討論終了，實行開始。兄弟服務政府，深知政府方面從此責任加重，關於合作事業之改良發達，固然靠各位不斷的努力，而政府方面當以政治力量爲之推進，這種責任是萬不能放鬆的。兄弟願與各位先生同心合力來擔負這實行議決的責任，並且借這機會，對於各位先生幾日來的勤勞和貢獻深致敬意，並祝各位先生之健康！」

大會閉幕宣言：

「年來國民經濟日益凋敝，民生憔悴，國步艱難，都市日厄於困窮，農村復瀕於破產，推其原始固非一端，而國民缺乏適當之經濟組織實爲重要原因。欲爲補偏救弊之謀，根本建設之計，必須倡導合作事業，爲國民經濟立其基礎，此總理遺訓所昭示，亦訓政時期七大運動之一，其爲奠定民生經濟建設之要圖，無待詳言。當此外則世界經濟恐慌，內則國家多難，更應羣策羣力共促其成。全國經濟委員會、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實業部有鑒於此，於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十四日召集全國合作事業討論會於首都，集中央黨政當局及各省市政府代表、全國各地推行合作之社會、學術、金融團體各代表與合作研究之專家於一堂，各本經驗所得共商進行方法，開會達五日，提案百餘件，同人等研討之餘，益信合作事業之重要。此後更當各盡所能分工合作，上承政府之倡導，下就國民之需要，努力進行，以求國民經濟之自主、合作事業之完成。我國地大物博，各地民情習慣未必盡同，本會對於合作事業各方面辦法，雖不宜爲詳細之規定，然亦不能不確定原則，構成系統，通盤設計，分別實施，然後若網在綱，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三月十七日

有條不紊，各方提案均注意及此，對於全國合作行政制度、合作組織系統均有所規劃，此後各地推行辦法必可有所準繩，全國合作經濟之基礎亦於焉確立，此可為合作事業前途慶幸者一也。邇來我國一般金融機關對於合作事業羣起贊助，此中國合作事業進行上所異於他國之點，此次對於農村投資等辦法復規定原則，以為進行標準，誠以農村、都市相成為用，都市資金之助力，足以引發農民經濟之自救，政府對此並有有系統之金融組織，效率必可增進，農村經濟可望發展，此可為合作事業前途慶幸者二也。我國農工生產各地不盡相同，合作事業固可兼營並進，同人等認產銷合作尤應注重，由政府設立全國運銷供給之總機關，務使各省物產收整理調劑統籌辦理之便，國民經濟入於自給自足供求相應之途，此可為合作事業前途慶幸者三也。建設基礎在於教育，事業發展尤賴人才，民眾須有業務訓練，則合作組織始有自動經營之可能，指導人員更重學術經驗，則合作事業始有繼長增高之希望，此次對於合作教育確立原則，民眾訓練擬具辦法，可望推行，此可為合作事業前途慶幸者四也。我國民族五千年來，自有其互助合作之精神，然精神之發揮當有賴於合作之組織，苟能為之輔導，使漸能運用此項組織，不求速效，勿貪近功，植其基礎於民間，則國民經濟之前途實具有無窮之希望。同人等察見全國各方面對於合作事業之期望，更覺責任之重大，自當益加奮勉努力從事，俾全國合作事業得以發揚滋長，卒底於成，所望邦人君子共起圖之。」（註一）

駐平政整會委員長黃郛復電汪兆銘，商英美經援事。

行政院長汪兆銘於本月十五口致電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黃郛，關於英美對華經援主張公開與專責，並望黃郛加入專責機構，負責研究。電文如下：

「莫干山。黃委員長膺白先生勳鑒：○密。關於經濟援助問題，昨日英使來談，詳細情形當託（唐）有壬兄來山面陳。現時各方皆知注意於日本態度。弟意第一步為公開，第二步為專責，擬於下星期三中政會議提出，於蔣（中正）、孫（科）、宋（子文）、孔（祥熙）、汪（兆銘）五委外，加入兄與張公權，共為七人，負責研究，併聞。」

弟兆銘劄（十五日）。」（註三）

本日，黃郛以對經濟問題素少研究懇辭之，並主張將此事交經委會研究較妥：

「南京。汪院長：刪電敬悉。關於經濟援助問題，鄙見三則如下：（一）提出中政會特組專責機關，恐惹起內外之誤會及揣測，不如交經委會負責研究，俟有相當把握時，可公開者則公開之，較為穩妥。愚見所及，敢貢芻蕘，乞垂察。（二）弟對經濟問題，平素最少研究，萬不敢濫竽充數。如下星期三必須提出中政會特組機關時，務懇勿列弟名，另以識驗俱富者補之為感。（三）如有會外效勞可供奔走之處，弟能力所及，無不儘量援助也。諸希察照為幸。弟郭籛（十七日）。」（註四）

註一：「民國川事紀要」，頁五七五。

註二：「國聞週報」，十二卷十一期，大事述要，頁六。

註三：「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下冊，頁八五三。

註四：同註三。

十八日 蔣委員長指示建設新四川的要務為：禁絕鴉片，取消防區，實行徵工及推行新生活運動。

蔣委員長今日出席重慶駐川參謀團擴大紀念週，指示建設新四川之當前要務為：禁絕鴉片，取消防區，實行徵工與推行新生活運動。

蔣委員長訓話要點如次：（註一）

「上週四川省政府下令禁煙，重慶市首先限期禁絕，此可以表示省府刷新政治之最大決心，實為四川政治上之一重大紀念。禁煙乃四川當前之要政，此舉果能成功，則四川一切革命之工作，必然無不成功。過去政治上一般之弊病，即政令之執行不能持久，不能澈底。此次省府既決心禁煙，頒布命令，雷厲風行，余深信不致再蹈以往之覆轍。惟茲事體大，事實上非僅賴省府少數官吏所能澈底做到，必須我黨政軍各界同志，尤其是各界領袖以及社會團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三月十七、十八日

二七三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三月十八日

二七四

體、民眾組織各方面一切熱心爲社會服務之分子，共同認識禁煙爲救國救民與建設新四川之第一要政，一致擁護省府之禁令，極力提倡勸說，並分途從事調查、研究、設計、監督等實際有效之工作，以協助省府貫徹非常急要之政令。要之，禁煙一舉，實爲我川省當局與全省民眾政治能力與革命精神惟一良好之試金石，所望上下一心，共同努力以赴之。

其次，吾人欲刷新川政，必首先取消最惡劣、最落伍之防區制，使全省事權統一於省府。現在省府有命令，自本月起，全軍餉糈均由省府發給，全省賦稅一概由省府統一徵收。各處軍人如果在三月一日以後再擅自徵歛各地方田賦，卽爲違抗政令剝削民眾之反革命。其違法徵收之錢糧，自應由省府照數自其應領之軍費中扣除。我黨政軍各界同志以及全省民眾，更須創成一種絕大的輿論力量加以制裁。庶幾防區之惡制，從此可以澈底取消，而川局前途始有一線之光明。」

外交部正式發表聲明書，否認中東鐵路非法買賣。

中東路非法買賣既於本月十一日由日、「僞」、俄三方簽訂草約，我外交部於十六日向九國公約國各關係國政府致送節略，並附以中國政府之聲明書，對中東路非法買賣行爲表示嚴正態度。除聲明不承認俄「僞」非法買賣行爲外，並保留一切權利。茲將上項文件訓電駐在各該國公使，向各該國政府提出，本日外交部發表聲明書全文如下：（註二）

「查中東鐵路全線敷設於中國領域以內，爲中華民國政府暨蘇維埃聯邦政府共同經營之企業。此路既爲東省必不可少之交通工具；其地位之重要不僅關係中國之經濟組織，且關係歐亞兩洲之鐵路交通。該路係由中國政府供給一部分資本特許敷設，其現有之地位經明白規定於民國十三年中蘇兩國所簽協定之中。中國既爲地主國家，對於該路除根據條約上之權益外，且享有固有之主權。按民國十三年五月之中俄協定第九條第五節明白規定：中東路之前途祇能由中蘇兩國取決，不許第三者干涉。依據該協定，蘇聯政府允諾中國政府，得隨時贖回蘇方在該路之利益。

又雙方約定：經過一定時期以後，蘇聯政府須將中東路完全移交中國管理，不啻惟是，中蘇兩國在上述協定第四條第二節中互相約定：締約國之任何一方，不得訂立有損害對方締約國主權或利益之條約或協定。茲蘇聯政府與日本政府暨號稱代表中國東北現有非法組織之人員，進行出售中東鐵路之談判，實屬違背上開條文，且不顧中國政府之迭次抗議。現在此項談判，據報業已完成，該路似不久即將移轉。蘇聯政府不得中國之同意，即欲如此處分中東鐵路，顯然全係越權行為，中國政府自應認為絕對不合法而無效。蘇聯政府容或認為讓渡其在該路之利益與第三者為得計，姑無論該第三者果有其人，抑或毫無身分，中國決不能承認任何方面為該路任何權益之繼承人。任何人或任何機關，非經中國明白同意，不得在中國領土內經營鐵路。蘇聯現在之措施，實屬直接侵害中國條約及主權上之權利，毫無疑義。中國政府為不歸責於中國之事態所阻，不能執行其中東鐵路之管理權，此種痛心事實，對於民國十三年協定條款之效力，暨中東路之地位並無絲毫影響。蘇聯政府在現狀之下，不能處分中東鐵路，猶如中國當局與蘇聯當局實際共管該路時，蘇聯政府不能予以任何處分也。中國在該路所有條約暨主權之利益，一如昔日，並未有絲毫之變遷。中國政府茲特鄭重聲明：中東鐵路全線敷設於中國境內，又因中國之特許而有現存之地位，蘇聯政府無論以出售或其他方式將該路讓渡，中國政府及人民祇有認此舉為不合法之行爲，無絲毫拘束力，且認為國際間之謬舉，中國政府對此完全保留其權利。」

教育部擬訂補助邊疆十省義教辦法大綱。

第三次庚款聯席會議前，議決共同舉辦教育新事業案，其中以八十萬元為推動義務教育之用，同時應由政府於下年度中央經費項下，酌撥相當數額為義務教育補助費。最近教育部擬訂補助邊遠貧瘠省分推行義務教育辦法大綱，呈經行政院轉准中政會議決通過，交預算審查委員會。教育部今日函錄該辦法大綱要點，請中美、中英、中比、中法四庚款機關查照。其要點為：（一）補助省分暫以陝西、雲南、貴州、寧夏、青海、察哈爾、綏遠、甘肅、新疆、西康十省為限；（二）補助數目每省每年由國庫補助

七萬五千元共計七十五萬元；（三）指定用途：甲、添設義務小學；乙、添設短期小學；丙、充實原有小學；丁、添設或擴充鄉村師範；戊、補助各校推行二部制；己、設立義務教育實驗區。（註三）

川軍收復貴州仁懷，共軍西竄古蘭。

自軍委會將委員長入川督剿流竄共軍後，南北兩岸軍事頗形順利。朱、毛殘部因竄擾滇境不遂，復由川邊竄回黔北，曾先後佔據桐梓、遵義。繼經川、黔軍隊及中央軍各部夾攻，乃棄城經溫水、鮑水諸地，向茅臺、仁懷一帶移竄。川軍郭、潘諸部今日將仁懷克復，共軍餘眾乃分三股由茅臺、草蓮溪等處，渡赤水河，向川邊之古蘭退竄。（註四）

註一：「民國川事紀要」，頁五七六。

註二：「國聞週報」，十二卷十一期，大事述要，頁二。

註三：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十九日。

註四：同註三。

十九日 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派駐陝北參謀團出發，主持陝北剿共，以毛侃為主任。

北平軍分會以陝北匪共自民國十五、六年發生，根深蒂固，清剿不易，為短期肅清殘共計，決增調軍隊加入圍剿。為統一指揮收效迅速起見，決組「駐陝北參謀團」，一切辦法大致與駐川參謀團相彷彿，惟組織較為簡單。該團設主任一人，已委定前保定行營參謀處長毛侃充任，下設軍事、政訓兩組，軍事組主任由參謀團主任自兼，設高級參謀一人，參謀五、六人；政訓組由包介山負責，工作人員亦有六、七人。毛氏奉令後於本日晨七時偕隨員離平，先乘平漢車赴石家莊，轉正太車赴太原，接洽妥貼

後，即率勁旅起程赴陝北，先到綏德，後赴榆林。按毛氏爲浙江人，保定軍官學校出身，民十五年在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處任職，北伐成功後，在參謀本部工作，民國二十二年隨蔣委員長北上，任保定行營參謀處長。（註一）

貴州綏靖主任薛岳報告共軍內部情形。

軍事委員會武昌行營准黔省綏靖主任薛岳十九日代電稱：據偽五師十四團投誠政委田豐供述殘共內部情形甚詳，茲將其供詞摘錄如下：赤共內部派別紛歧，傾軋極烈，而尤以朱、毛一股爲甚。朱、毛殘共自西竄後，井崗山派與蘇聯派更如冰炭之不相容。井崗山派憎惡蘇聯派空談玄理不切實際，而思以強力糾正。蘇聯派則又恨井崗山派只知盲動衝鋒，而不講理性行動，失去理論之指導。按井崗山派皆隨朱、毛在井崗山，多爲下級幹部，現在掌握軍權者爲數不少；蘇聯派爲留俄學生所組成，在共軍中亦有相當勢力。此兩派互不相容，實爲殘共潰滅之先兆。至於共軍一般情形，則以共軍所經地域，民眾逃避一空，給養無法籌措，傷病太多，既乏醫藥，又無地收容，因而官兵精神異常渙散，近日紛紛向國軍投誠，此爲一因。共軍輕重機槍子彈非常缺乏，倘再經幾次戰役，則子彈用盡，機槍卽成廢物；步槍子彈均係土造，射程不遠，兼火藥力小，槍枝易壞，因此共軍已大部自知斷難久持。且共兵多係新被脅迫之農民，戰術既不嫺習，且毫無戰地經驗，一聞國軍槍聲，咸棄械逃散。由目前各方面情形觀察，殘共不久將被聚殲於川、黔邊境殆無疑義。（註二）

武昌行營陸軍整理處長陳誠到北平商洽整軍。

武昌行營陸軍整理處長陳誠於本月十八日到北平。本日謁軍委會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對整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三月十九日

二七八

理華北各軍問題，商洽頗詳。（註三）

共軍第四方面軍開始西渡嘉陵江。

張國燾率領的共軍第四方面軍，爲策應毛澤東、朱德的第一方面軍北上，放棄川陝甘蘇區，仍回鎮川北蘇區。並決定由蒼溪西渡嘉陵江。本日夜晚，共軍開始渡江。

附錄：郭華倫：「中共史論」第三冊節錄：（註四）

（四方面軍）全軍經過一個多月的準備，造了七十二隻船和三座竹紮便橋，運至嘉陵江畔，於三月十九日晚，在蒼溪與閬中兩縣間之塔子山下水。士兵們乃乘船搶渡，當晚經過激烈戰鬥，始渡江佔領灘頭陣地。「天快亮了，總指揮命令突擊部隊要不惜一切犧牲，堅決守住灘頭陣地，同時命令部隊在蒼溪城附近強架了竹筏浮橋，投入大量的部隊向敵側後猛插。在塔子山渡江的同時，我軍另兩師兵力：一在蒼溪上游五十里，一在塔子山下游四十里地方，亦投入渡江戰鬥。敵人在我數路大軍的猛攻之下，全線崩潰了。」共軍遂乘勝渡過了嘉陵江。

「中國工農紅軍長征概述」亦作如下記述：「紅軍第四方面軍八萬人左右，退出川陝革命根據地是從一九三五年三月開始的。在戰略轉移的途中，紅軍第四方面軍首先強渡嘉陵江，佔領閬中、南部、劍閣、昭化、梓潼、彰明、中壩、平武；接著渡過涪江，佔領北川、茂縣、汶川；再渡岷江，攻克理番（今理縣），並分兵佔領懋功，圍攻松潘。首先與紅軍第一方面軍會合的紅軍第四方面軍一部（按：爲四方面軍之第九軍），就是佔領懋功的部隊。」從這裏可以瞭解，張國燾率部西進係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其目的在於策應紅一方面軍北上；所率部隊多達八萬，連工作人員對外亦號稱十萬。

古北口戒嚴，日軍偽警隊檢查行人。

據古北口電訊稱：該地於本日實行戒嚴，各山頭及各要隘完全由日軍設崗。北關門並有偽警隊嚴厲

檢查行人。古北口商民亦不准任意出入。近日有大批出口勞工到古，除經正式招募或有專技者得照章購買所謂「入國證」通過外，其餘一律禁止出口。（註五）

蘇俄發出撤回中東鐵路俄籍職員訓令。

蘇俄本日發出撤回中東鐵路俄籍職員的訓令。蘇俄外長李維諾夫於十五日答復日本報紙駐莫斯科記者詢問中東路合同草簽對於蘇日邦交之意義云：

「予意此項問題僅能有一種意見，即吾人須視中東路合同爲一種最複雜的遠東問題之解決，且爲蘇日邦交發展上最大的具有積極意義之事件。」李氏乃追述一九三三年五月二日彼向日本太田大使提出進行將中東路轉讓於滿國之談判，並謂此項建議乃蘇聯政府和平精神之最大表示。當其時也，舉世各國（日本在內）亦均如此估量：「蘇聯政府即以出作中東鐵路爲一種增進遠東和平之方法，故於談判之際，恒抱極端善意與融商態度，最後且作極大讓步，唯此舉克底於成，尚須歸功於日『滿』方面，彼等對於吾國之讓步，亦能漸漸遷就，此項談判之圓滿成功，足以表現兩國之間無論何種複雜問題，如能以誠相見，以和平爲懷，必能和平解決而有利於雙方焉。」「於此吾當解答君等所提之問題，即中東路合同對於他項問題之解決，果有何種影響乎？予意漁業問題無大困難，因現有公約至爲妥當，雙方並無不滿，即須修改若干細節，亦能於平常外交方式解決。」至於所謂「非武裝」問題，「予敢直告君等，此語與遠東實情不甚相符，歷史上所發生之非武裝地帶云云，恒在大動干戈之後，蘇聯與日本過去既無戰爭，將來亦望其不致發生，日下所提非武裝問題雖指自願的、雙方的設置非武裝區域問題，唯予雅願此舉得以避免，雖然，有關各國如能適應四年來造成之遠東緊張局面之弛緩程度，平心靜氣研究討論，在若干距離以內撤退雙方一部分武裝（空軍在內）之問題，同時考慮雙方之地理處境，則亦未始非正常之舉也。予意此項問題如能如此提出討論，則互信愈堅，侵略之感愈除，則此項問題之解決必能愈早而愈爲成功，舉例言之，日本政府對於蘇聯建議締結不侵犯公約一舉之反對態度，頗令蘇聯發生不良印象，此種印象如能消除則殊爲重要也。予願中東路合同之簽訂及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三月十九、二十日

二八〇

其忠實履行，能爲蘇日開一切問題之互惠與和平的解決，造成必要之氛圍。由此觀之，吾人當信本月二十三日此項合同正式簽訂之際，必能爲日本、蘇聯及其他各國之和平之友歡迎云。」

據此李維諾夫之言論，中東路非法買賣成功，實暗示日俄兩國有締結武裝中立協定之可能。（註六）

註一：「國聞週報」，十二卷十一期，大事述要，頁五。

註二：南京「中央日報」，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註三：南京「中央日報」，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二十日。

註四：郭華倫編著：「中共史論」，第三冊，頁五三。

註五：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二十日。

註六：「國聞週報」，十二卷十一期，大事述要，頁三。

二十日 中央政治會議發行公債一萬萬元，救濟工商業，充實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資本。

關於救濟金融恐慌及滬市工商業問題，財政部長孔祥熙迭與上海金融界、工商界商議具體辦法。本日向中央提出救濟工商業辦法，經中央政治會議決議，發行二十四年度金融公債一萬萬元，救濟工商業，並充實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資本。孔祥熙發表談話如下：

「我國工商業所以衰頹至今日之危急地步，原因固多，最要者實爲貿易入超及受美國白銀政策之影響，致國內存銀巨量流出，金融枯竭，市面周轉維艱。除已先後設法防止白銀巨量流出外，日前欲求救濟，一面應獎勵輸出，減少入超，一面增厚銀行實力，以便融通資金，安定市面。現本部提議兩案：（一）爲發行二十四年金融公債一萬萬元，以三千萬元撥充中央銀行資本；二千五百萬元撥充中國銀行資本；一千萬元撥充交通銀行資本；三行會擬押放款項辦法，實行救濟市面。誠以工商界通融資金，向以中央、中國、交通三行爲中心，博施濟眾，三行自難應

付，故政府在此財政極端困難之時，猶發行公債以爲三行充實資本，用意卽在於此。(二)爲分別減免出口稅及裁撤轉口稅，用意在於獎勵輸出，減少入超，及減輕人民負擔，便利貨物流通。該兩案業經本日中政會議通過，一俟各項手續辦理完竣後，卽可定期實行。」(註一)

附錄一：一萬萬元金融公債與工商業之救濟(註二)

我國對外貿易之年年入超，與美國去年之收買白銀政策，使我國現銀外流，銀根緊急，放款收縮，工商業衰落，市面蕭條。故今春上海市地方協會、市商會銀行錢業等兩公會等團體一再召集會議，討論救濟方案，並推代表謁孔部長，請財部命令中央銀行指撥巨款，放款於工商業界，以調劑金融而穩定市面。孔部長採納此種陳請，分別函令中央、中國與交通三銀行，對於各業之提供確實抵押品請求借款者，務須盡量承放，以維市面，而使各業均能活潑發展。

此後上海銀行公會會員銀行中國、交通、上海、中南、大陸、金城、鹽業、墾業、綢業、國貨、通商、國華、四明、浙江興業、浙江實業及中國實業等特籌組銀團，會同中央銀行舉辦工商業信用小借款。而孔部長亦於三月九日在滬召集各界領袖會商救濟工商業辦法。

三月二十日，中央政治會議開會，孔部長特議請政府核准發行二十四年金融公債一萬萬元，以三千萬元撥充中央銀行資本；二千五百萬元撥充中國銀行資本；一千萬萬元撥充交通銀行資本；藉以活潑金融，使工商業有所挹注。該案經中政會通過後，卽將計劃及關係文件送交立法院。立法院卽付財政委員會審查。三月二十七日，立法院舉行全體會議審議公債條例。首先立法委員陳長衡報告謂：「財政委員審查該案後，卽經大會通過條例十一條，其要點爲：(一)國府爲充實銀行資金撥還墊款，鞏固金融，便利工商業起見，發行公債，定名爲二十四年金融公債；(二)公債額定一萬萬元，四月一日起照票面十足發行；(三)利率週息六厘，每年三月三十一日、九月三十日各付息一次；(四)期限十年，前四年每年三月三十一日還本一次；後六年每年三月三十一日、九月三十日各還本一次，償還總額在百分之十以外。至三十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息全數清償；(五)指定所增關稅爲基礎；(六)票面分五千元、千元、百元三種；(七)該公債得自由買賣抵押，公務上須繳納保證金時得爲替代品，並爲銀行保證

準備金。」

財政部發行金融公債，增加中央、中國與交通三銀行之資本，藉以增厚銀行救濟工商業之實力，固不失為救濟工商業之治標辦法，但中國與交通兩銀行為官商合辦之銀行，今增加官股，自須經股東大會之接受，始能發生法律上之效力。交通銀行將於四月二十日之股東大會中加以討論，而中國銀行則已於三月三十日第十八屆股東常會中加以討論。其經過情形如次：

股東會各項報告終了後，即由主席宣讀財政部增官股之訓令，略謂：

「為令遵事，比年以來，世界經濟恐慌波及我國，物價跌落，百業衰頹，去歲復受美國提高銀價影響，國內存銀巨量流出，益令金融枯竭，市面周轉維艱，大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本部顧念及此，迭經令飭該行會同中央、交通兩行拆放巨款，藉資調劑工商業各團體環請救濟，亦以該行等儘量押借，為應急要求。顧體察內外經濟情形，凋敝已深，杯水何濟？與復無象，來日方長，以三行現有資金力量，維護或有難周，而該行與交行資產負債總額，對於資本總額之比率，參酌各國銀行通例，尤覺有失平衡，於金融關係甚鉅。若不熟籌遠慮及時充實資本，增厚信用，勢將捉襟見肘，應付難以裕如。查該行原有資本二千五百萬元，內官股五百萬元，應再增官股二千五百萬元，以民國二十四年金融公債如數撥充。業由本部提經議決施行在案，茲隨文發給二十四年金融公債二千五百萬元預約券五紙，仰即查收，填具二千五百萬元官股股金收據，送部存查。再該行官股既已增加，所有原頒條例自應酌加修正，茲將本部修正條例全文抄發，令仰該行即日召開董事會議決，提交本年本月三十日股本會議辦理具報。切切此令。」

各股東聆此報告後，相繼發表意見，對財政部抄發之修正條例並無異議，惟對於股本總額則經決議：股本總額為四千萬元，官商各半，授權董事會與財政部協商，刻財部已接受股東意見，決增加一千五百萬元。

二：三銀行新增資本之運用問題（註三）

最近中央為充實中央銀行及兩特許銀行的資力，以發展其特有之職能起見，發行金融公債一萬萬元。以三千萬

元補充中央銀行資本；以一千五百萬元增作中國銀行的官股資本；以一千萬元作交通銀行官股資本；同時還使中國銀行的人事略有變動。

政府這樣的一個舉措，一時曾引起了外間許多的流言，謂這是一個通貨膨脹的初步動作。我們是局外人，雖不能斷定這流言有無準確性？但通貨膨脹與否在政府當然早已成竹在胸。如果我們根據最近宋子文氏就中國銀行董事長時發表的否認通貨膨脹的談話，將這次國家銀行與特許銀行的增資，與通貨膨脹政策分開來看，而單就銀行的充實資力一點來討論，則我們敢說，這倒是中國經濟組織上一個有意義的改進。

今日我國銀行最大之弱點，莫過於資力薄弱與基礎不固，因此隨處都不能發揮其近代銀行的能力，一旦恐慌襲來，往往就不易有適宜之措置，像這幾年來的情形正爲一例。現在中央、中國、交通三行的增加資本，對於過去這一弱點，當然是一件頂對症的服藥。但是要使這個服藥爲更有意義起見，那就必須把這次增加的資金，在最有效的方面去運用。

據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是這次新增資的三行預備組一銀團，以救濟目前的工商業。所謂救濟工商業，在中國今日誠然是一件極重要的工作，但是救濟畢竟祇僅爲消極的處置，救濟可以行之於目前，決不能維持於永久，現在中央、中國、交通三行已經有很豐富的五千五百萬元的新資本，假若牠們僅僅注意於消極的救濟，不事積極的興革，我們認爲是還不夠的。

目前中國工商業之所以岌岌可危，其原因正爲中國過去經濟組織太不健全，農村的弱點姑不具論，即工業、商業的基礎亦極單薄，換言之，過去少許工業的稍露頭角，祇不過是一個時會的關係（如紡織業之因歐戰而興起），過去所謂商業的繁榮，大部分祇是建築於外貨輸入上的。所以今日而欲言改善中國經濟環境，與其說是應在救濟方面多下功夫，毋寧說是應在「造產」方面多下功夫，維持現狀固然十分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由不景氣的現狀中能產生新局面。所以，我們以爲中央、中國、交通三行的新資，應該大部分運用之於新生產之建設、新經濟組織之創造，而得小部分運用之於救濟與維持。這樣，才可以使這次三行的增資爲有意義，才可以使目前高唱的「救濟工商業」更有效果。

各學校集中軍訓開始，蔣委員長致訓詞。

軍委會蔣委員長以各省學校軍訓開始在即，特頒訓詞如下：（註四）

「本年爲新頒各校軍事教育方案第一次實施集中軍訓之期。當此開始之際，中正特將軍訓之主旨，爲我軍訓人員及受訓之諸生詳晰言之。我國古時，文武兼修，田獵戎事，爲國民通習之技能；乘馬佩劍，爲士子必具之儀容，後世文武分途，民族衰弱，國勢衰頹。今欲矯正此失，必須使一般國民與青年士子具備現代必要之軍事常識與技能，此固爲學校軍訓目的之一，然非謂軍訓目的即盡乎此也。軍訓在整個教育中之地位，正與我國古時禮、樂、射、御在六藝中之地位相同，周官保氏所掌之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同爲訓練國民基礎生活之科目，而禮、樂、射、御四者之重要，遠過於書、數二者，以其訓練國民立身爲人之基本品德與智識，較之書、數之爲工具者有本末之異也。是以軍訓一科，實爲整個教育中最基礎、最重要之一部，既不能視爲獨立于整個教育之外，亦不能視爲整個教育中尋常之一部。換言之，軍訓不僅爲治標而實爲治本。其目的不僅在授受軍事之知識，而實在於造成受訓者爲具有完全人格之國民。我軍訓人員與受訓學生，對此最重要之意義必須有確切之認識，而後軍訓乃能獲得確實之效果。蓋現行方案中之規定，學科與制式教練及野外演習，佔受訓時間過半數以上，我受訓學生對此必修科目，自必須遵照規定，精勤修習，以期嫺熟。然僅僅習得學識技能爲滿足，而忽略國家所以實施軍訓之中心主旨，則將如過去一般學校教育之缺點，舍本求末徒有表面而無精神，優孟擬似，留犢遺珠，此大不可也。要知軍訓之意義，不專在傳習軍事之制式與技術，其重要主旨蓋在鍛鍊受訓者之身心，陶鑄受訓者之德性，示以現代生活之正軌，授以現代國民之常識，從根本上改造受訓者之思想習慣而樹植完全無缺之人格，俾能守紀律，負責任，明禮義，知廉恥，成爲適於現代生存之中國國民。一方面更以精神教育闡明人生之意義，啟發固有之德性，養成頂天立地之正氣，持顛扶危之壯志，愛國愛羣犧牲奮鬥之精神，務使我全體青年學生既受軍訓以後，皆能明瞭本身對國家民族之地位與責任，矢志復興，努力革命，發揚我民族五千年光榮之歷史，奠定我民族億萬年強固之基業，庶不愧

爲黃帝之子孫，與繼承我總理革命救國事業之信徒。軍訓最要之旨趣在此，全體受訓學生之所宜認識而努力者亦在此。管子心術篇曰：『外敬內靜，必反其性』，端儀容而使之莊敬，檢身心而使之凝靜，皆軍訓之事也。能敬能靜，則未有不能回復吾光明之本性，恢復我民族固有之精神。諸生勉之哉！兵法篇曰：『深入危之則士自修，士自修則同心同力』，我國今日環境之艱危，亦可謂深入危之矣。由自覺以起自信，由自勵以致自強，一心一德，以圖復興，皆我青年國民應有之責也。望我軍訓師生致其親愛，盡其精誠，堅忍刻苦，一致奮勉，以無負國家設施軍事教育之至意，克盡神聖之使命，有厚望焉。蔣中正。條未機淪。」

黔境共軍竄川南古蘭。

貴州追剿軍總指揮王家烈電告：共軍朱、毛殘部渡過赤水河，現麕集東皇塘與清水塘間。共軍先頭部隊已抵二郎灘，進犯古蘭。（註五）

駐津日軍私自進行架橋修路。

駐天津日軍前在天津市六區二所管界六里臺迤北之中口學校南、衛津河西岸圈地內修築道路，二月十二日墊平停工；近復在該處架設橋梁貫通圈地，迭經該管區局人員阻止無效，是項工程已於今日完成。其經過情形如下：先是三月十七日上午九時有日軍官長二人，率領日軍工兵等，拉運木料、橋樑、糧食等項，在六區二所管界內、中日學校南、衛津河西岸墊道處卸下，於土埕上搭蓋帳篷，架設鍋爐，並在該河東岸豎立木樁，架設軍用電話，即開始架橋工作。經該區人員交涉阻止無效，並有官長在場監工，經連日之積極工作，於今日下午三時許完成。所有木板、帳篷等件均行運回日兵營。聞河北省政府事前並未接到任何通知，現正交涉阻止中。（註六）

日本朝日新聞社訪問飛機抵達南京。

日本大阪朝日新聞社來京訪問之飛機「朝日第一一零號」，於今日晨自東京起飛，經朝鮮漢城，於下午五時半到達我首都。京中各機關代表、新聞界人士、駐南京日本領事館人員、旅京日本僑民等均到明故宮機場迎接。當即在飛機場開歡迎會，會後由駐京日本總領事須磨在總領事館舉行茶會招待。（註七）

日本駐美大使齋藤謂中日親善時機已至。

日本駐美大使齋藤本日於日本協會宴席上宣稱：中日親善之時機已至。中日兩國應為良友，如日本能以任何方法助中國，安定其國內情勢，此不僅為中日之利，亦全世界之利也。齋藤結論稱：此種成功，不僅有益於中國人民，且鼓勵歐、美各國在華之商業與金融之活動。（註八）

註一：「國聞週報」，十二卷十一期，大事述要，頁一。

註二：「申報月刊」，四卷四期，頁一一五。

註三：「申報月刊」，四卷四期，頁五。

註四：「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緒編（三），頁四三六。

註五：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

註六：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二日。

註七：南京「中央日報」，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

註八：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二十一日 行政院長汪兆銘、財政部長孔祥熙說明發行金融債券之意義，在增加中央等銀行資本，便利工商融資。

昨日中央政治會議通過發行一萬萬元金融公債原則一案，發行此項公債之意義及其用途，業見昨日財政部長孔祥熙之談話。

行政院汪院長本日聲明：

「金融公債之發行，其目的在增加中央及中國、交通三行之資本，藉以活動金融，使工商業有所挹注，絕無縱橫捭闔之意存乎其間。」

財政部長孔祥熙本日晨到滬，在中央銀行與銀行界領袖晤談。謂：

「此次到京，與英使詳談大借款，惟具體辦法統由政府慎重研究進行中。金融公債之發行，意在活動金融，以工商團體請求救濟。故有此變通辦法，可以不必另費周章。」（註一）

東北偽組織頒布禁止各國勞工入口辦法。

偽滿洲國「民政部」制定外國勞工入境之取締規則，本日公布實行。其條文大要節錄如下：

第一條：關於外國勞工入境之取締，應依照本規則及外國人入境取締規則辦理，但與本邦訂有特別條約國之勞工不在此限。

第三條：外國勞工於入境時，應將招募人發給之「護照」呈請該地警官；作許可入境之簽字或蓋印。

第五條：外國勞工招募人對於所招募之外國勞工在其入境之前，應發給記有下列事項之「護照」：○籍貫、姓名、年齡；○勞工之種類；○入境地；○所到地。「護照」上應粘貼該勞工之像片加蓋印章。

第七條：外國勞工招募人對於所募之勞工如有下列事項之一者，不得發給「護照」：○來歷不明者，○身體不

健全者，㊸無就職希望者，㊹曾被禁止在本邦居住或禁止入境者。

第八條：外國勞工招募人對於所招募之勞工，應負下列之義務：㊺斡旋其入境與歸國，㊻因受官廳之命令而送還，㊼病災救濟。

第九條：未得「民政部」大臣之許可者，不得為外國勞工之招募人。

第十條：「民政部」大臣認為外國勞工招募人有違反本規則，或根據本規則而發表命令之行爲有害公安之處者，得隨時取消其許可。外國勞工招募人，雖依前項之規定而被取消，但對其經手入國之勞工，仍負第八條之義務。

第十一條：如有船舶載送無招募人發給之「護照」之外國勞工入境：登陸者，該地之警察署長有命該船船長將其送還乘船地之權。（註二）

附錄：「申報月刊」：日本禁止關內勞工出關（註三）

三月九日，日本關東軍司令部突頒行「外國勞動者入境取締規則」，開始在榆關和長城各口，以及營口、安東、大連等海口禁阻關內勞工往關外謀生。日方雖曲加辯護，說這是略加限制，並非整個排除，可是平津來訊縷述真相疊載報端，顯然是大規模的全盤計劃，含有很嚴重的意義。我們誠不料在日本廣田外相高唱其「道義外交」的時候，日本反禁阻中國人入原屬中國領土的東北四省謀生，這真令人有失地未復之感了！

日本移民我東北四省，本來是實現她的大陸政策的一種步驟，口俄戰爭後就開始進行。自她挾傀儡以統治我東北四省後，進行更為積極；而軍部對於移民事業則尤多贊助。可是兩三年來，政府和軍部雖積極籌劃鼓勵人民移往我東北四省，但其移民團體卻紛紛失敗。故去年十二月一日到四月，關東軍特務部特在大連召集會議，決持日偽合辦的形式，就已有的東亞勸業會社改組為農業移民會社，排除大農式的經營，而改用獎勵自耕農的方針，以一掃從來移民失敗的因素。在另一方面，關內冀、魯、豫、察等省的勞工，向來每年出關就業的年有三百萬人，因能吃苦耐勞，匯入關內的款項年約三千萬元。九一八後，他們雖失去了數十年來相依為命的關外工作，但每年出關就業的仍有三四十萬人。人數既超過九一八以來日鮮人移殖的數目，且都有相當的成功。因此，日人遂認定我們關內

勞工的出關就業，也是使日本移民失敗的一個原因，祇要排斥我們關內勞工就可促進她的移民事業，所以雖在高唱「親善」、「道義」的時期，竟居然實行禁阻關內勞工出關了。

不過我們如進一步觀察，可知日本這種政策，並非絕對禁阻關內勞工出關，乃軍部實施統制政策的一種步驟。原來日人經營偽國，都市外表逐漸繁榮，一切建設均需要大多數的勞工，資本家為營利計當然歡迎廉價人勤的關內勞工出關工作；因此遂利用漢奸組織機關，分赴關內冀、魯、豫、察等省招募勞工出關工作。此項勞工形同「豬仔」，過去因此而被害者不知凡幾！這件事情於軍部統制滿洲的政治經濟的建設上顯有不便，故軍部頗為反對，日政府也左右為難，一時難定國策。去年日本某議員在議會中質問廣田外相謂：「中國勞工紛往滿洲，華人口激增，後患甚大，政府有無取締之意？」廣田答謂：「予非『滿洲國』外交大臣，此事無從置答。」實則這個時候，日本政府還沒有決定方針罷了。到關東軍特務部在大連召集會議後，遂決定制定「外國勞動者入境取締規則」，不許關內勞工自由入境，以便統制。這種設施雖和資本家無條件歡迎我們關內勞工的意思不相合，但如果軍部認為有輸入關內勞工的必要時，仍可開放，不過統制之權由軍部操縱。果然，據四月五日申報載四月四日北平專電謂：自三月十日至三月二十四日間由榆關赴東北各地之華工共八千四百二十名，由長城各口赴熱河修築凌鐵路者二千八百人。是則此項勞工之出關，當然已得軍部之允許，可是出關後其生活是否有保障？徵諸已經出關勞工之形同「豬仔」者，不問而知。

因此，我們可以明白，日本這次禁阻關內勞工出關，重在統制，而並非絕對禁阻，故在失地未收復前，惟有把查禁召工出關和交涉取消禁阻關內勞工出關，等量齊觀，同時進行交涉，以解決目前的問題。可是最根本的一著即收復失地，我們也須注意，因在失地未收復以前，無論日本禁阻我們農工出關，或是招工出關，都是足以令人啼笑皆非的。

註一：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註二：同註一。

註三：「申報月刊」，第四卷第四期，頁三。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三月二十一日

二十二日 軍政部通令所屬機關，禁止購辦外洋軍用品時收受折扣及佣金。

軍政部令所屬各軍事機關，奉蔣委員長令，凡購辦外洋一切軍用品，須詳報軍委會核驗。禁止收受折扣及佣金，違者軍法從事。（註一）

上海銀行界組織之「中華農業合作貸款團」到天津，商辦華北農業貸款。

上海之交通、上海五銀行近合組「中華農業合作貸款銀團」，該銀團常務理事鄒秉文、李鍾楚兩氏本日到津，由交通、上海兩洋行經理鍾秉峯、資耀華代表該團，邀集當地經濟專家互商關於在北方進行農業貸款之計劃。今日下午四時鄒、李、鍾、資諸氏、各銀行重要職員、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該校經濟學系教職員，以及河北棉業改進社等機關人員共三十餘人，在六國飯店舉行茶話會。鄒秉文氏聲述該團試辦農業貸款之計畫頗為詳盡。張伯苓諸氏極表贊同，旋又討論合作方法，至六時許始盡歡而散。

註一：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年三月二十三日。

註二：同註一。

二十三日 蘇俄與偽滿之中東鐵路非法買賣在東京正式簽字。

中東鐵非法買賣自本年三月十一日俄、日、「偽」三方簽訂草約後，我外交部十六日向關係各國抗議，迄未得回復。而俄、日、「偽」竟於本日上午九時半在東京日本外務大臣官邸正式簽字。日方全權代表日外相廣田、外務次官重光；蘇俄方面全權代表尤里尼甫、遠東局長加質洛夫斯基及庫滋尼緬夫；「偽國」方面全權代表丁士源、大橋；在私相授受之中順次進行簽字，至十時十五分簽畢，計（一）交

換日、偽、俄三國全權委員狀，並檢查其內容；（二）俄偽全權簽字中東路非法買賣基本協定公文；（三）俄、偽全權簽字俄偽兩國議定書；（四）偽國全權對蘇俄非法出讓之價值一萬萬四千萬元中第一次支付二千三百萬元，並偽國庫證券之支付；（五）日、俄、偽三國全權簽字關於裁定物價之三國議定書；（六）日、偽全權簽字關於日本政府擔保付款之口「滿」兩國交換公文；（七）關於以上互相保證之日蘇換文蓋印。

其基本協定條文全文於東京、長春、莫斯科三地同時公布，全文如下：

「滿洲國」及蘇維埃共和國聯邦希望解決中東鐵路問題，以貢獻於遠東和平之維持，決將蘇維埃共和國聯邦在中東鐵路之權利，移讓於「滿洲國」而締結協定，為此任命全權委員如左：「滿洲國政府」任命「駐日公使」丁士源、「外交部次長」大橋忠一、中東路督辦署幹事烏澤聲；蘇維埃共和國聯邦任命駐日大使尤里尼甫、蘇維埃政府遠東司長加賓洛夫斯基、中東鐵路副理事長庫滋尼錯夫，兩國全權委員將所奉全權證書互相校閱均屬妥洽，議定各條如左：

第一條 蘇維埃政府將關於中東鐵路所有之一切權利，移讓於「滿洲國政府」，「滿洲國政府」應支付日本國金幣一億四千萬元之價格於蘇維埃政府，作為對上述移讓之代償，

第二條 蘇維埃政府關於中東路之一切權利，應於本協定施行，同時移轉於「滿洲國政府」，且同時中東路應置於「滿洲國政府」完全占有及單獨管理之下。

第三條 中東路高級職員解雇手續及其職員界限之規定。（從略）

第四條 「滿洲國政府」應根據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二日蘇維埃政府代表由日本外務大臣，向「滿洲國政府」代表部提出之中東路之一九三三年三月三十一日資產負債表，承繼該路之資產負債。

第五條 規定駐哈蘇維埃聯邦領事館及職員住宅，為蘇維埃僑民而設之第四小學校及病院圖書館，一切財產永久且免費歸蘇維埃方面專有管理。（從略）

第六條 在蘇維埃聯邦領域內之中東鐵路之資產，「滿洲國政府」放棄其所有權，在滿洲里及綏芬河之通過貝加爾鐵道並烏蘇里鐵道連絡用之財產，亦存留於蘇維埃聯邦方面。

第七條 本協定第一條所載日本國金幣一億四千萬元之中，四千六百七十萬元應照本協定第八條之規定，以現款支付，餘額九千三百三十萬元應照本協定第一條，由「滿洲國政府」以物品交付於蘇維埃政府。

第八條 照本協定第七條之規定，應以現款支付之四千六百七十萬元之中，二千三百三十萬元應與本協定之簽字同時支付，餘額二千三百四十萬元及每年三分之本息，應以「滿洲國政府」之國庫證券，由「滿洲國政府」向蘇維埃政府支付，再關於協定時之金元行市，若瑞士佛郎有百分之八以上之高低者，由「滿洲國」負擔之。（餘從略）。

第九條 第七條所載以商品作代償價格之支付，依左列方法行之：

一、蘇維埃政府經由在「滿洲國」或日本之蘇維埃聯邦通商代表部，自簽字之日起，三年以內，於「滿洲國」或日本買進生產或製造之商品。

二、商品於三年內分六次，每次買進與一千五百五十萬元相當之商品。

第十條 除幹部外，中東路從業員之解雇於三個月前予以預告，解雇後准其勾留一個月，並准於歸還本國時免費輸送等。（解雇辦法從略）

第十一條 對中東路從業員之退職津貼、年金、儲金、共濟組合及其他之支付細則。（共九項從略）

第十二條 中東路一語，包含其所附屬之一切權利、事業及財產。

第十三條 「滿洲國政府」及蘇維埃政府，為增進兩國間交通及運輸，且使容易起見，應另締結條約解決下列問題，即本協定施行後三個月以內，關於旅客隨手行李及粗重行李之聯運於蘇聯之鐵道車站及中東路車站之間，關於旅客隨手行李及粗重行李之直達運輸；並於技術的條件之所許可之範圍內，烏蘇里鐵道與中東路之間，不必換車而直達綏芬河站之問題，此後三個月期間，兩國政府問應另締結條約，規定中東路運用之電信路與蘇聯電信路間之電信連絡。

第十四條 本協定自簽字之日起施行，業由各全權委員簽名蓋章於本協定，以昭信守。

「康德」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即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三日於東京，本協定以英文作成二份。」

日本外務省正式發表中東鐵路非法買賣協定及其關係文件如下：

(一) 基本協定要旨，蘇聯於簽字協定時，即將關於中東路及附屬事業財產之一切權利讓渡「滿洲國」，「滿洲國」則於協定簽字後三年內，向蘇俄支付其代價額一億四千萬圓。中東路蘇俄從業員得以三個月之預告期間，隨時解雇，解雇後須於兩月以內歸國，收買協定締結後，當更與蘇俄間締結關於鐵路及電報聯絡之協定。(二) 最終議定書，設關於蘇俄幹部引渡書類性質及電報聯絡之規定。(三) 日「滿」議定書，日「滿」兩國政府對於俄方之商品購入，當竭力予以便宜與援助，其在交易上所生糾紛，則使日、俄、「滿」三國政府所任命之調停委員會解決之。(四) 關於「滿洲國」履行支付義務之帝國政府之保障：甲、日俄間交換公文，日本政府保障「滿洲國」正式履行其對俄交付義務。乙、日「滿」兩國間交換公文，關於日本所行之上述保障，「滿洲國」當表明決不累及日本之意。

駐日蘇俄大使尤里尼甫於中東非法買賣正式簽字後，發表聲明：

「日、蘇、偽代表間完畢東路協定之簽字，足使全世界和平多一保障，喜悅不置，蘇聯政府於日蘇關係之改善，附有特別之意義，廣田外相在此次交涉中積極斡旋為本交涉成功之要因，殊深感謝，相信此後以善意與相互信賴，足以保證日蘇關係之強化。」

日本外務大臣廣田同時發表聲明如下：

「經過二十一個月之中東路交涉，卒得圓滿成立，此於東亞，尤其於世界和平極可慶賀之事。蘇「滿」關係於此劃一新時期，東方之天地更加明朗，本大臣任斡旋之責，尤引為欣慰。『三國』間除鐵道以外，雖尚有應解決之懸案，然以此項交涉中發揮之精神臨之，余信解決決非難事。余對『三國』委員表示敬意，並祝日、「滿」、蘇間之健全的關係。」(註)

註：「國聞週報」，十二卷十二期，大事述要，頁五。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三月二十三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三月二十四、二十五日

二九四

二十四日 蔣委員長自重慶飛抵貴陽，指揮剿共。

軍委會蔣委員長本日由渝飛黔，下午抵貴陽，親自指揮剿共。貴州自前清以來，中央大員鮮有親臨巡視者，及入民國，中央政府要人從未蒞境。今全國最高軍事領袖蔣委員長躬臨黔境，在政治上實有重大意義。

註：「國聞週報」，十二卷十二期，大事述要，頁一。

二十五日 前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石青陽病逝。

四川革命宿耆、前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石青陽本日病逝於上海，享年五十七歲。（註一）

附錄：石青陽小傳（註二）

石青陽原名蘊光，後以字行。四川南里彭家鄉人。清末秀才，入重慶府中學堂。旋赴日本，入大野縣長町蠶桑學校習蠶業。一九〇六年，在東京加入同盟會。次年歸國，設蠶桑傳習所於浮圖關。辛亥四川爭路事起，與楊庶堪、張培爵、謝持、朱之洪等謀起義重慶。民二年討袁軍興，苦戰武勝、合川間，事敗走日本，入中華革命黨。民四、五年，在四川參與討袁之役。民六年護法之役，充川北招討使。民七年任川滇黔靖國聯軍援陝第一路總司令。民十年多，國父自粵出師北伐，大本營駐桂林，青陽任參議。十一年春，奉命入川勞軍，旋任四川討賊軍第一路總司令，舉兵西陽，略定涪陵，兼川東邊防軍司令，旋任討賊軍第三軍長。十三年，四川討賊軍失利，入粵待命。

民十八年康藏多故，青陽就所知草經營西康計劃三萬餘言，國府以其諳習康事，任爲滇康墾殖特派員。二十一年春，特任爲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國民黨第一次及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兩次膺選中央執行委員。其治邊事，尤重銷弭民族界域。平生磊落，不私其財。以書生歷戎馬，馭下常疏縱。民二十四年三月病卒，年五十七。國府追贈陸軍上將。

河北玉田民團抗拒改編，經保安隊圍剿解決。

河北玉田縣境三區鴉鴻橋民團王繼宗部，迭次奉令改編，迄未遵令辦理，且濫收土匪，勒索民款。本月二十二日且扣留縣府法警，保安第三大隊長周毓英呈請省府以武力解決。二十三日，周毓英調動縣境保安隊圍剿，王繼宗部不支，竄入遵化境。本日，王繼宗在豐潤縣新軍屯鎮皇辛莊被捕，變亂告平。

(註二)

前第四軍軍長張發奎自歐返國抵南京。

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前第四軍軍長張發奎本日返國抵京。下午謁行政院汪院長報告遊歷歐美印象。張氏稱：謁蔣委員長之時間地點，候電示再成行。他並擬赴西北考察農村經濟社會教育，其時間亦須謁蔣委員長後決定。張氏之左右稱：張氏今後之出處，惟汪、蔣之命是從。

另張氏對人表示：深感帶兵之繁，此次返國，決不願再帶兵，但願在中央指導之下，埋頭苦幹。

(註四)

日本關東軍舉行幕僚會議，土肥原報告來華經過。

日本關東軍本日在大連召開幕僚會議，會中聽取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窺視中國各地的報告。(註

五)

關東軍自製的「對華政策」據此出現，其政策理由爲：

中國政府此次對日態度之改變，乃經濟衰落、浙江財閥窮乏之結果；一旦受到英、美援助，屈服了西南，是否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三月二十五日

二九五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三月二十五、二十六日

二九六

將萌故態，揆諸中國民族特性與國民黨之歷史，皆不能無疑。民國成立後，排日教育普及深刻，非一朝一夕所能消除，……目下國內輿論，方作對華實質援助之說，宜予糾正。

至其主張，則分爲四點：

- 一、嚴格伸張華北停戰塘沽協定之既得權，導引華北當局，使其服從。
- 二、加緊開發華北棉鐵事業。
- 三、以秘密方法援助西南，使其與南京政府相抗衡。
- 四、掌握西南經濟，使其不脫帝國之掌握。（註六）

註一：「民國川事紀要」，頁五七六。

註二：「民國人物小傳」第二冊，頁二〇——二一。

註三：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六、二十八日。

註四：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註五：同註三。

註六：梁敬錚：「日本侵略華北史述」，頁五六。

二十六日 行政院決議任命馬超俊為南京市長。

行政院今日晨開二零五次會議，到孔祥熙、陳公博、王世杰、陳紹寬、黃慕松、陳樹人、劉瑞恆、陶履謙、許修直、趙丕廉、秦汾、唐有壬、徐謨、張道藩、褚民誼、彭學沛等，汪院長主席。會中決議：南京市長石瑛呈請辭職，情詞懇切，應予照准，任命馬超俊為南京市市長。（註一）

蔣委員長通電，新行營名稱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

軍委會蔣委員長近以各方多於行營之上冠以「武昌」二字，殊與定名不符，特通電各方一體注意。



茲錄原電如左：

「南京軍事委員會朱主任、軍政部何部長、參謀本部楊次長、訓練總監部唐總監、北平居仁堂何部長、河南、湖北、安徽、江西、福建、甘肅、湖南、陝西、四川、貴州、雲南、江蘇、浙江、河北、察哈爾、綏遠、山東各省政府主席、駐鄂、豫、贛、閩、陝、黔各綏靖主任、巴縣行營參謀團賀主任、長沙剿匪軍第一路何總司令、昆明剿匪軍第二路龍總司令、巴縣四川剿匪軍劉總司令勛鑒：查此次新設行營，其名稱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並未繫以地名，乃近日各方多以『武昌』二字冠於行營之上，殊與定名不符，白應予以糾正，並通飭一體注意，除分行外，希即查照並轉飭所屬遵照為要。中正行書文印。」（註二）

行營陸軍整理處長陳誠在平檢閱國軍。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武昌行營整理處長陳誠昨晨在北苑檢閱關麟徵部隊，今晨檢閱三十二軍商震部，後轉赴保定公幹。（註三）

英國駐華公使賈德幹晤財政部長孔祥熙。

財政部長孔祥熙本日在南京對新聞界談，國際借款一事正在接洽中，但內容現在未便發表。英國駐華公使賈德幹本日會晤孔祥熙接洽此事。賈德幹謂：希望孔部長對外國的對華財政援助，作具體提議。

（註四）

註一：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註二：南京「中央日報」，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註三：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註四：「國聞週報」十二卷十二期，大事述要，頁四。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三月二十六日

二十七日 中央政治會議通過「特級上將受任條例」等案；決議特任蔣中正為特級上將，閻錫山等八人為一級陸軍上將等。

中央政治會議於本日上午八時舉行第四五〇次會議。出席委員汪兆銘、葉楚傖、居正、林森、陳公博、孔祥熙、陳立夫、唐有壬、李宗黃等三十餘人，由居委員正主席。決議要案如下：

- 一、行政院呈送修正海軍部組織法草案，交立法院審議。
- 二、考試院呈送技術官任用條例草案，交立法院審議。
- 三、修正中央銀行法原則第四項，准先予施行。其理事額修改為十一人至十五人。
- 四、通過特級上將授任條例，及上將任官施行條例。
- 五、常務委員提請特任蔣中正為特級上將，通過。
- 六、特任閻錫山、馮玉祥、張學良、何應欽、李宗仁、朱培德、唐生智、陳濟棠為第一級陸軍上將，陳調元、何成濬、朱紹良、韓復榘、宋哲元、劉湘、劉峙、萬福麟、何鍵、白崇禧、劉鎮華、顧祝同、商震、傅作義、徐永昌、于學忠、楊虎城、蔣鼎文、龍雲、徐源泉為第二級陸軍上將。
- 七、追認特派張學良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武昌行營主任。

特級上將授任條例：

- 第一條 中華民國陸海空軍最高軍事長官，任為特級上將；
- 第二條 特級上將由國民政府特任之；
- 第三條 特級上將之待遇儀制另定之；
- 第四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上將任官施行條例：

- 第一條 本條例依據陸海空軍官制表、及陸（海）（空）軍軍官佐任官暫行條例訂定之；
- 第二條 本條例除特級上將另有規定外，所有陸軍、海軍、空軍上將之任官悉依此辦理；
- 第三條 陸軍、海軍、空軍上將分第一、第二兩級。凡中將建有殊勳者任以第二級上將，再建殊勳者晉為第一級上將；
- 第四條 陸、海、空軍上將各依其員額之所定，但第一級上將以其員額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為限。
- 第五條 本條例自公布之日施行。（註一）

國民政府明令褒揚前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石青陽。

前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石青陽於本月二十五日病逝於上海，國民政府本日令褒揚，令文曰：

「前蒙藏委員會會長石青陽，性行忠貞，才識優裕。早歲服膺主義，參加革命，倡率川軍，屢張義幟，艱難奮鬥，終始弗渝。近年掌理邊政，翊贊中樞，夙望長壽，正深倚畀。前因舊疾未痊，暫准辭職，俾得安心調理，遽聞溘逝，軫悼良深。石青陽著給治喪費五千元，派上海市市長吳鐵城前往代表致祭，並交考試院轉飭銓叙部從優議卹。生平事蹟存備宣付史館，用示國家篤念忠勳之至意。此令。」（註二）

立法院通過一萬萬元金融公債條例。

二十四年金融公債一萬萬元，經本月二十日中政會通過發行後，財政部長孔祥熙即赴滬與中國、交通等銀行領袖接洽。財政部公債司長蔣履福二十二日携公債條例赴滬謁孔。孔祥熙於二十六晨返京時，公債條例及關係文件，中政會已正式送交立法院審議，當經立法院財政、經濟兩委員會，於本日下午開聯席會審查，結果無甚變更，即予通過。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三月二十七日

本日立法院大會，首由財政委員會委員長陳長衡報告：中央此次發行公債，除償還中央銀行欠款外，並增加中國、交通兩銀行官股，目的在救濟金融。財政、經濟兩委員會昨日審查時，財政部次長鄒琳列席說明，因數日用途係經中政會決定，故無大變更。關於該項公債充實銀行資金一點曾提出商榷，請對今後銀行制度加以矚範與改良。財政部代表表示接受。又中央銀行希望能維持獨立一節，財政部意見按目前情形尚難辦到。繼羅鼎發言：謂財政法案關係人民負擔，應有一充分討論機會，並有所質詢。陳長衡謂：此案含有一種緊急性質，本院事前未能過問，但在表面上看，不能說無理由。鄭洪年發言：上海市面自去年臘尾迄今，蕭條日甚，中央銀行人民存款甚少，中國、交通兩行存款雖多，但不盡量放款，故另外增其資金，使救濟市面，此事係一種緊急措置，與普通案件不同，應照案通過。

一萬萬元金融公債條例如下：

一、國民政府爲充實銀行資金，撥還墊款，鞏固金融，便利救濟工商業起見，發行公債，定名爲民國二十四年金融公債。

二、本公債定額爲國幣一萬萬元，於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一日發行。

三、本公債按票面十足發行。

四、本公債利率定週年六釐，每年三月三十一日、九月三十日各付息一次。

五、本公債期限定爲十年，前四年每年三月三十一日還本一次；後六年每年三月三十一日、九月三十日各還本一次。自第一年至第四年，每年償還本金總額百分之一；第五第六兩年，每年償還百分之十四；第七第八兩年，每年償還百分之十六；第九第十兩年，每年償還百分之十八；至民國三十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息全數償還，前項還本以抽籤法定之。

六、本公債應還本息，指定新增關稅爲基金，由財政部命令總稅務司，依照還本付息表所列應還本息數目，按月平均提交中央銀行，收入國債基金管理委員會本公債戶帳，專款存儲備付。

七、本公債債票，分爲五千元、千元、百元三種。

八、本公債還本付息事宜，指定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爲經理機關。

九、本公債債票爲無記名式，得自由買賣抵押，如公務上須繳納保證金時得作爲替代品，並得爲銀行之保證準備金。

十、對於本公債如有偽造及毀損信用之行爲者，由司法機關依法懲治。

十一、本條例自公布之日施行。（註三）

附錄：財政部長孔祥熙向中政會提議發行金融公債案原文（註四）

（上略）竊自世界經濟恐慌，綿亘數年，狂流披靡，我國莫能例外，物價跌落，百業衰頹，去歲復受美國提高銀價影響，國內存銀巨量流出，益令金融枯竭，市面周轉維艱，大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本部顧念及此，迭經函令中、中、交三行拆放巨款藉資調劑，工商業各團體環請救濟，亦以中、中、交三行儘量押借爲應急要求，該三行限於實力，維護或有難周，而中、交兩行資產負債總額與資本總額相比，參酌各國銀行通例，有失平衡，於金融關係尤鉅，且體察內外經濟情形，衰敝已深，杯水何濟？興復無象，而來日方長，若不熟籌遠慮，及時充實該三行資金力量，先使其自身鞏固，不惟捉襟見肘，應付無以裕如，甚或基礎動搖，危險寧堪設想！查中央銀行資本，本部業於上年底遵令增加爲一萬萬元，但其時國庫缺乏現金，發有國庫證券三千萬元作爲抵付，又因彌補國庫，一時收支不敷，商墊四千餘萬元，均應早爲如數撥補；中國銀行現有資本二千五百萬元，內政府官股五百萬元，應再增官股二千五百萬元；交通銀行現有資本一千萬元，內政府官股一百萬元，應再增官股一千萬元。以上三行撥補及新增官股之款，共需一萬萬元以上，擬以新增關稅爲基金，發行民國二十四年金融公債一萬萬元抵充，即尙不敷爲數有限，由本部另籌撥足，一面函令中、中、交三行會同妥擬押放款項辦法，呈部核准施行，庶於鞏固金融救濟工商各業，一舉兩利，再此項公債，既係爲充實銀行準備資力之用，一時不致在市出售，於原有債券市價必不致發生影響。（下略）

駐平政整會委員長黃郛電呈蔣委員長，請審慎考慮調張嘉璈為中央銀行副總裁之事。

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黃郛本日接到中國銀行總裁張嘉璈函，以中央銀行即將改組，內定彼將調任中央銀行副總裁，擬致蔣委員長電稿，囑請先生以密碼代發。嗣張嘉璈又親至莫干山，向先生請益，取決行止。黃郛於張嘉璈致蔣委員長電文之末加具意見，請審慎考慮。原電如次：

「特急：重慶。蔣委員長勳鑒：○密、極密，頃接公權兄電稿一件，彼因無密本，囑代拍發，文曰：「委員長鈞鑒：前在首都，親承教誨，歸後秉承孔部長會同各銀行設法安定市面，籌劃財政，雖金融未見寬舒，幸未發生事故，堪慰廑系。孔部長屢以中央銀行副總裁相囑，祇以璈與中國銀行歷史悠久，即時擺脫，深恐影響行基，躊躇未決。奈孔部長一再敦促，因思當此經濟國難時期，苟利黨國，捐糜在所不惜！願又慮在金融尚未安定以前，設以個人進退影響行務，間接及於財政金融，益增鈞座焦慮，萬不得已或由璈暫行兼任中國銀行總經理，一俟渡過難關，再行完全擺脫，曾將此意婉陳孔部長。嗣晤宋部長，承面告鈞意，欲璈即時脫離中國銀行，鈞座既有此意，璈無不唯命是從。不日當即辭去中國銀行總裁職務，好在宋部長已允擔任中國銀行董事長，主持尤慶得人。自維庸鄙，中央銀行關係綦重，深慮不勝重任。辱荷知遇，尚祈電示方略，俾有遵循。再孔部長傳諭：囑璈與（吳）達銓、（周）作民相機赴日一行，現已函約一口友來華，先探詢彼方經濟方案內容，再逕行請示核奪，合併奉陳。嘉璈叩。」等語，按上述電文，張對此次調任中央銀行似已別無異議。惟彼致兄函，內有銀行服務過久，精神倍感痛苦，早有相機別謀之意，此次以總易副，尤覺對中央行務無從抖起精神去做之語。言外之意，似尚不免有面子觀念。查此公自九一八後態度尚稱得體，在滬言論時以應擁護中心勢力以渡國難為主張。自去夏牯嶺返滬後，對於吾弟認識尤深。故如弟決調彼往中央銀行者，逆料彼必遵辦。但兄意猶有顧慮值得事先審慎者，即在平時個人易一地位本屬平常之事，然當此金融界極不安定之際，彼與中國銀行有二十年歷史，該行又非一基礎未定之小行，操之過急，是

否相宜？此應審慎者一也。大國家當此極度困難之時，對於金融自不能不謀相當統制，但統制亦自有其道，兄對此類事項平素較少研究，向不敢謬參末議。自白銀問題發生後，不得不搜集各種材料略加研究，覺統制金融與其著重人事方面打算，不如著重方法方面之較為穩妥，此應審慎者二也。愚慮所及，不敢緘默，但不過對弟個人開陳鄙見，藉供裁奪時之參考，極不願為外人道也。還乞鑒照為幸。鄂叩感（二十七日）。」

註一：南京「中央日報」，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註二：「國民政府公報」，令第一七〇一號。

註三：「國聞週報」，十二卷十二期，大事述要，頁三。

註四：同註三。

註五：「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下冊，頁八五五。

二十八日 國民政府派孔祥熙為中央銀行總裁，張嘉璈、陳行為副總裁。

國民政府本日任命孔祥熙為中央銀行總裁，張嘉璈、陳行為副總裁。令文曰：

「中央銀行理事孔祥熙、陳行、葉琢堂、王寶崙、唐壽民、錢永銘、陳光甫、榮宗敬、周宗良，中央銀行監事李銘、虞和德、林康侯任期屆滿，應予改派。特派孔祥熙、宋子文、葉楚傖、張嘉璈、陳行、葉琢堂、王寶崙、唐壽民、錢永銘、陳光甫、榮宗敬、周宗良、唐有壬、徐堪、宋子良為中央銀行理事，李銘、虞和德、林康侯為中央銀行監事，並指定孔祥熙、宋子文、張嘉璈、陳行、葉琢堂、唐壽民、徐堪為常務理事。此令。」

特任孔祥熙為中央銀行總裁。此令。

派張嘉璈、陳行為中央銀行副總裁。此令。」（註一）

中國銀行自改組為特許之國際匯兌銀行，張嘉璈任總經理後，刷新內部，擴充營業，五、六年間進展迅速，已為國內首屈一指之銀行。存款實占全國銀行存款總額四分之一，發行則占全體三分之一。頗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三月二十七、二十八日

三〇二

受政府注目。

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孔祥熙繼宋子文任財政部長後，每月籌款彌補收支不足，必須向中央、中國、交通三行融通借款。中央銀行雖在財政部掌握之中，而實力較遜；中國銀行實力雖豐，惟不能事事聽命，取求如意。正值銀價續漲，金融枯竭，乃計劃改革幣制，統一發行，自必須先置中央、中國、交通三行於財政部直轄之下，庶幾進行便利，因決定三行一律增資改組，先調張嘉璈為中央銀行副總裁，而以宋子文為中國銀行董事長。（註二）

共軍徐向前股敗川軍田頌堯於閬中、南部，渡過嘉陵江。

川北共軍徐向前股本日在閬中、南部一帶西渡嘉陵江，突破我川省第二十九軍田頌堯部江防陣地，竄擾茂縣、理番一帶地區，企圖待機與北竄川康邊境之朱毛殘股合流，以制川局。

共軍第四軍團徐向前股自陝南竄至川北通江、南江和巴中地區，利用該地區地形複雜，山林隱蔽，嘯聚達七、八萬人。本年一、二月間，朱、毛共軍流竄於黔東北時，即企圖突渡嘉陵江，再南犯重慶。時中央軍第一師胡宗南部由陝南奉調進駐廣元。嘉陵江自昭化以下，劍閣、蒼溪、閬中、南部、蓬安、南充、武勝、合川至江北之沿江南岸，已由四川剿匪軍第一路總指揮鄧錫侯、第二路總指揮田頌堯、第三路總指揮李家鈺、第四路總指揮楊森、第五路師長范紹增等，依次分段負責嚴密佈防，共軍屢攻，均被擊退。本日，徐向前傾其全力，突破閬中、南部間之田軍陣地，搶渡嘉陵江，旋經彰明、北川、平武等縣，竄據茂縣、汶川、理番一帶，企圖待機與北竄川康邊之朱、毛殘股會合。（註三）

前新疆省政府主席金樹仁受審。

江蘇高等法院收到新疆省委高惜冰轉來新疆省政府及新疆高等法院答覆，調查前新疆省政府主席金

樹仁被控告吞沒公款，簽訂新蘇臨時通商協定各犯罪部分之情形，責係金氏腦筋腐敗，用人失當，有以致之。（註四）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令，第一七〇二號。

註二：姚樹齡編：「張公權先生年譜初稿」上冊，頁一四〇。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七十一年一月十五月初版。

註三：「民國川事紀要」，頁五七七。

註四：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二十九日 朝鮮移民東北，本年定為一萬人。

朝鮮消息，本年日本將遷一萬朝鮮人開發「北滿」。此一萬人計分二千家。日人擬分建四村，每村五百家，每人與耕地五畝。據稱彼等將在呼蘭一帶開墾。（註）

註：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二日。

三十日 中國銀行接受政府改組。

本月二十八日，財政部訓令中國銀行將政府官股股本，由五百萬元增至二千五百萬元，股本總額由二千五百萬元增為四千五百萬元。訓令曰：

「為令遵事，比年以來，世界經濟恐慌波及吾國，物價跌落，百業衰頹。去歲復受美國提高銀價影響，國內存銀巨量流出，益令金融枯竭，市面週轉維艱，大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本部顧念及此，經令飭該行會同中央、交通兩行折放巨款，藉資調劑。工商業各團體環請救濟，亦以該行等儘量押借，為應急之必要。顧體察內外經濟情形，湖敝之深，杯水車薪，何濟於事？復興無象，來日方長。以三行現有資金力量，維護或有難周。而該行與交行資產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三月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日

三〇五

負債總額，對資本總額之比率，若照各國銀行通例，尤覺有失平衡，於金融關係綦鉅。若不熟籌遠慮，及時充實資本，增厚信用，勢將捉襟見肘，應付難以裕如。查該行原有資本二千五百萬元，官股五百萬元，應再增二千萬元，以民國二十四年金融公債如數擴充，業由本部提經議決在案。茲隨文附給二十四年金融公債二千萬元之預約券，仰即查收，填具股金收據送部存查。再該行官股既已增加，原頒條例自應酌加修正，條文抄發。令仰該行即日召開董事會議決，提交本月三十日股東會議辦理具報。切切此令。孔祥熙。」

中國銀行接到財政部增資改組訓令後，即於二十九日召集董事會。列席董事紛紛提出異議：（一）政府何能以未上市之公債繳充股本；（二）政府如希望中行增資，理應先儘商股股東認購；（三）原頒中行條例無異官商合股之契約，何以未經股東同意即予修改；（四）中行資金並不缺乏，放款總額計達四億元以上，雖經白銀風潮之後，且增加四千萬元。因一致主張質問政府。嗣張嘉璈報告：

「孔財長決定派宋子文爲本行董事長，調本人爲中央銀行副總裁，交行人事則未予更動，顯見其中尚有人事關係。部行對抗，難免不牽動市面。本人已決定辭職，希望各位董事予以諒解。」

中國銀行遂於本日股東大會中接受增加官股，改爲國營。嗣財政部爲緩和商股股東起見，復將增加官股二千萬元數目，減爲一千五百萬元，合原有官股五百萬元，共爲二千萬元。（註一）

政府之金融政策至此完全成功，而所發行之金融公債一萬萬事，今乃完全判明係爲整理金融機關而發，大目標端在中國銀行。財政當局之意，務欲將中國銀行置於政府控制之下，此項計劃醞釀已非一日，惟因機會未熟，故未實行。今春適因滬市金融風潮猛烈，政府財政復陷于困頓，當局與前財長宋子文氏等商討結果，認爲一方固應救濟上海市面，一方對於政府金融機關之中央銀行應充實其力量，俾政府多獲伸縮運用之便利。而中央銀行一行之力終較單薄，政府有官股之中國、交通兩行實應使之與中央銀行合作，造成三行共同受中央控制之局面，然後財政上乃能有所發展。此議商定，孔祥熙、宋子文兩氏乃於二月二十八日聯袂赴漢，晉謁蔣委員長而陳，蔣氏極韙其議，於是即商定發行二十四年金融公債

一萬萬元，及增加中國、交通二行官股。孔、宋兩氏遂即東返，準備一切，其時外間知者絕少，即政府中人亦俱不甚明瞭。及上月十九日孔在行政院會議提案通過，翌日復通過於中央政治會議，其事始經揭曉，中國銀行方面對於此舉，事前毫未得到消息，一旦發表，頗爲愕然，並有隱示異議者。其後政府下令任命張公權爲中央銀行副總裁，同時中國銀行股東會亦在滬開會，一切決議皆照事前政府方面所預定者爲之，中國銀行今後遂變成第二中央銀行，交通銀行不過陪客性質，因該行總理唐壽民係宋方人物，早已不成問題。此三大銀行合作以後，於政府財政上自然立刻獲有無限之便利，即金融界亦當呈現穩固之景象矣。（註二）

附錄一：中國銀行修正條例（註三）

第一條、中國銀行經國民政府之特許爲國際匯兌銀行，以股份有限公司之組織設立之。第二條、中國銀行股本總額定爲銀幣四千萬元，分爲四十萬股，每股銀幣一百元，官股二十萬股，商股二十萬股，均一次繳足，如有增加商股之必要時，得由股東總會議決呈請財政部核准增加之。第三條、中國銀行設總行於上海，於國內外貿易上必要之處得設分支行，或與其他銀行訂立代理合同或匯兌契約。第四條、中國銀行股票概用記名式，股東以有中華民國國籍者爲限。第五條、中國銀行營業年限自本條例公佈日起算，滿三十年爲期，滿期時得由股東總會議決經財政部核准延長之。第六條、中國銀行股利，官股年利五厘，商股年利七厘。第七條、每年營業所得淨利總額內，須提十分之一以上爲公積金，始得攤派股利、紅利，其攤派次序，先付商股股利，次付官股股利，如尚有餘額，平均按股分攤紅利，前項公積金及股利、紅利之攤提，經股東總會通過後呈報財政部核准備案。第八條、公積金之用途爲填補資本之損失，及維持股利之平均。第九條、中國銀行受政府及中央銀行之委託辦理左列各項事務：（一）代理政府發行國外公債及經理還本付息事宜；（二）經理政府國外款項之收付事宜；（三）發展及扶助海外貿易事項；（四）代理一部分之國庫事宜。第十條、中國銀行經財政部之特准得發行兌換券，但須遵照兌換券條例辦理。第十一條、中國銀行營業之種類如左：（一）國內外匯兌及貨物押匯；（二）商業確實期票及匯票之貼現或買入；（三）

買賣生金銀及各國貨幣；（四）經收各種存款並代人保管證券票據及其他一切貴重物品；（五）代素有交易之銀行公司銀號及個人收取各種票據之款項；（六）有確實擔保品為抵押之放款；（七）受政府委託募集或經理內債事務；（八）酌量營業情形得買賣公債證券。第十二條、中國銀行除第十一條所列各項營業外，不得經營左列諸項及其他事業：（一）無擔保品之各種放款及保證；（二）收買本銀行股票並以本銀行股票作借款之抵押品；（三）除關於營業上必須之不動產外買入或承受不動產；（四）直接經營各種工商事業。第十三條、中國銀行設董事二十一人（商股十二人、官股九人）；監察人七人；由財政部指派董事九人、監察人三人，其餘董事十二人、監察人四人由股東總會商股股東在百股以上之商股股東中選任之，董事任期四年，監察人任期三年，期滿得選舉連任。第十四條、中國銀行設常務董事七人，由董事互選，並由財政部於常務董事中指派一人為董事長，設總理一人，由董事長商同常務董事於董事中選定，提經董事會同意聘任呈報財政部核准。第十五條、中國銀行之股東總會分為左列兩種：（一）通常股東總會，（二）臨時股東總會。第十六條、通常股東總會每年於總行所在地開會一次，由董事會召集之。第十七條、董事認為有重要事件必須會議時，得召集臨時股東總會。第十八條、董事會遇有董事過半數或監察人全體或股東總會會員五十人以上並有股份全額百分之十以上者，因重要事件請求會議，得召集臨時股東總會。第十九條、股東總會開會時，有十股以上或代表十股以上之股東於開會六十日以前註冊者，始有會員資格列席會議。第二十條、股東總會會員之投票權，每十股有一權，百股以上每二十股遞增一權。第二十一條、股東總會會員因有事故不能到會時，其委託代理人以會員為限。第二十二條、中國銀行有違背本條例及本行章程之行為，或不利於政府之事件，財政部得制止之。第二十三條、中國銀行須照本條例主旨詳定章程，付股東總會議決呈請財政部核准備案，遇有須改定增損時亦同。第二十四條、本條例未規定事項得准照公司法辦理。第二十五條、本條例得經股東總會議決由董事長呈請財政部核定修正之。第二十六條、本條例自公佈日施行。

二：張嘉璈對辭去中國銀行總經理經過的記述：（註四）

「此次中國銀行增加官股與更動人事，於三月中旬，孔、宋兩先生自漢口歸來後，方始知之。因在行二十三年，幾於年年在奮鬥中過生活，與事鬭爭，即不免牽入人事恩怨。所幸為國家已樹立兩大財政金融工具之信用：一

爲公債，一爲紙幣。爲金融界已建立一近代化之金融組織，爲中國銀行已奠定堅固不拔之基礎。眼看國難近在眉睫，何可因小憤而害大局。且因人事鬭爭更難登大雅之堂？況天下無不散之筵席，手栽的美麗花枝何必常放在自己室內，能讓人取去好好培養，何嘗不是一樁樂事？所惋惜者，自民國成立後，希望以中行之力輔助政府建立一完善之中央準備銀行，一面能永保通貨健全，一面能領導公私金融機關分業合作，創造一力能發展經濟之金融系統，庶幾內有資金充沛之金融市場，外具誘導外資之堅強信用，足以追蹤經濟發達後進之口、德兩國。此志未遂，斯爲憾事。」

我國駐日公使蔣作賓離東京赴臺灣。

我國駐日本公使蔣作賓爲視察駐臺灣領事館最近情形，及旅居該地之僑民商務狀況，今日晨已由東京赴神戶，當午搭乘旭丸前往臺灣，計四月二日可到。蔣公使在臺約作三週之勾留，即返回日本。在其赴臺視察期間，所有駐日使館例行事務暫由該館一等秘書李信臣代行。（註五）

註一：「張公權先生年譜初稿」，上冊，頁一四〇。

註二：「國聞週報」，十二卷十三期，大事述要，頁二。

註三：同註二，頁三。

註四：同註一，頁一四一。

註五：「中央日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一日。

三十一日 中國文化建設協會北平分會討論「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問題。

中國文化建設協會北平分會在中山公園來今雨軒，舉行「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座談會。首先由北大校長蔣夢麟報告，謂何炳松、樊仲雲、陶希聖等十教授發表「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宣言」，曾引起全國文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三月三十、三十一日

化界之注意。到會諸君無論對此問題贊成與否？實有共同討論之價值，故舉行座談會，希自由發表意見。繼由徐誦明氏作補充報告，旋由陶希聖氏報告宣言發出經過及意義。略謂：

「文化建設問題研究甚難，而具體見解又決不一致，爲求我國民族之自立與生存，始發表此項宣言。該宣言並不積極主張文化方向之去取，及政治倫理制度之保留。中國本位僅爲抽象題目，而無力提具體方法。此宣言純爲引起討論，經過討論後，其任務即告終了。北平現舉行座談會，任務業已達到，接受各方指導與批評，實覺榮幸。」

旋由北平大學農學院院長劉運籌發表意見，他表示中國不應全部接受歐亞文化，實中國亦具有其本身文化。繼張崧年發言，對宣言大體無疑義。繼由戴修瓚發表意見，贊成全國人士研究醫治民族病態方案。浦薛鳳則望發表宣言者能有具體意見。討論至此會場空氣一度沉寂。蔣夢麟遂邀平大法學院院長白鵬飛發表意見；經蔣氏再三要求，白始起立，其大意謂：過去思想解放不足，而學術自由不爲一般人所認識，大學生亦多不作學術研究，故一般教授應努力樹立自由研究學術之空氣，否則創造文化等於虛談，措詞極誠懇。繼由徐慕雲氏報告改良戲劇意見。陳石泉則主張應一致苦幹，由實際體驗中謀見解。繼由周肇祥氏補充意見後，王南屏氏曾報告文化建設注意四點。座談會五時許散會。（註一）

中國酒精廠在上海成立。

中國酒精廠本日在上海白蓮涇該廠舉行開幕禮，到陳公博、陳立夫、張道藩、鄒琳、劉蔭弗暨各界來賓千餘人。由該廠總經理黃江泉暨全體職員分別招待。行禮如儀後，由劉鴻生主席報告實業部與僑商合辦該廠之經過及出貨情形。其要點如下：（註二）

- （一）資本一百五十萬，（二）廿二年十月簽訂合同，（三）廿三年三月十日興築，十一月十日完工，（四）機器係英國之最新式三塔機，即蒸溜塔、提淨塔、精溜塔，（五）成分百分之九六至九六·七，較市售多百分之二，（六）每日產三萬公升，合七十萬加侖，足可供用。次由陳公博致勗勉詞謂：是次合作爲實業部計畫發展各業

之初步基礎，希望各界繼起與官方合作興辦各種實業。主席答謝後，由陳公博舉行開幕禮，並引領來賓參觀該廠及進茶點後散會。（註二）

共軍毛澤東、朱德股南渡貴州烏江，進至息烽。

朱、毛股共軍在黔、川之間受到堵剿而亂竄，昨今兩日以來，已竄渡烏江至南岸。現在息烽以北、烏江以南地區，我軍正尾追兜剿中。（註三）

日軍對灤榆、薊密兩區各縣治安及涉外事項表示不滿。

本日，侵熱河日軍山田聯隊長由承德到馬蘭峪，見馬蘭峪辦事處主任殷體新，對灤榆、薊密兩區各縣治安及涉外事項曾有嚴重之表示。據稱：

「日軍之進駐長城以內乃根據塘沽協定，監視地方當軸是否誠意履行該項協定。但年來偵察之結果，不特令人失望，且轉而令人憤懣。其癥結所在，實由各縣縣長漠視協定之重要性，不與日軍切實聯絡所致。日軍感於與各地情形隔閡之苦，遂不惜重金僱用密探，分佈各縣刺探情報。因密探良莠之不齊，而同時同地之情報亦多不一律，以此之故，遂不時發生誤會。倘各縣縣長能與日軍切實聯絡，則不但可消滅此種誤會，且能增進兩國之情感。如最近之剿匪問題，各縣所採策略與方式，縱無網開一面任使股匪北竄之故意，但以素日缺乏聯絡故，日軍就表面事實觀察，亦有不得不認為乃係以鄰為壑之政策。倘各縣縣長平日能將關於治安、日僑、匪警等情形隨時通告附近日軍，遇有匪警，則日軍亦不惜協助防堵，不使北竄，且可使之陷於重圍，易於解決。至各縣口鮮居留民深荷保護，甚為感謝。其中不免有惡劣份子，借端滋事。若能獲得貴方隨時通知，則日軍自應負責取締，以上種種祈轉報貴省政府通令各縣加以深刻之注意，切實履行協定為要。日軍於此已盡其最後之忠告，貴方如一仍漠視，而無誠意之表示，則日軍為維持協定精神，職責所在，將不顧一切而採有效之措置。」（註四）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三二一

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返東京。

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本日經下關返東京，據談此行爲報告旅行中國之經過，並無所謂重要進言，擬留一週即歸「滿」。(註五)

註一：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一日。

註二：南京「中央日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一日。

註三：上海「時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三日。

註四：「中日外交史料叢編」(一)，頁一八八。

註五：同註二。



四月

一日 國民政府公布「中華民國刑法施行法」、「中華民國刑事訴訟法施行法」。

立法院曾於本年三月十五日開會，討論「刑法施行法」，因涉及刑法二二九條通奸罪解釋問題，爭辯甚烈。按施行法第九條條文云：刑法二二九條之規定，於刑法施行前，非配偶而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有共居之關係者，不適用之。審議時，由起草委員劉克儔說明此項條文用意，謂中國過去納妾人甚多，若溯既往不予救濟，糾紛必多，為顧全事實，始有此項權宜辦法。黃右昌等反對。辯論結果，照原案通過。（註一）

國府本日明令公布「中華民國刑法施行法」、「中華民國刑事訴訟法施行法」，兩者均定自二十四年七月一日起施行。其全文如下：（註二）

中華民國刑法施行法

第一條 本法稱舊刑法者，謂中華民國十七年九月一日施行之刑法；稱刑律者，謂中華民國元年三月十日頒行之暫行新刑律；稱其他法令者，謂刑法施行前與法律有同一效力之刑事法令。

第二條 依刑法第二條第一項但書，適用舊刑法、刑律或其他法令時，其褫奪公權所褫奪之資格，應依刑法第三十六條之規定。

第三條 依舊刑法易科監禁者，其監禁期限自刑法施行之日起不得逾六個月。

其在刑法施行後易科監禁期限內納罰金者，以所納之數，仍依裁判所定之標準扣除監禁日期。

第四條 刑法施行前，累犯舊刑法第六十六條第一項所定不同一之罪或不同款之罪一次者，其加重本刑不得逾三分之一。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四月一日

依刑法第四十八條更定其刑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第五條 刑法施行前，未滿十八歲人或滿八十歲人犯罪，經裁判確定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者，應報由司法行政最高官署呈請司法院提請國民政府減刑。但有刑法第六十三條第二項情形者，不在此限。

第六條 刑法施行前，受緩刑之宣告或假釋出獄者，刑法施行後於其緩刑期內得付保護管束，假釋中付保護管束。

第七條 刑法施行前，宣告緩刑或准許假釋者，在刑法施行後撤銷時，應依刑法之規定。

第八條 刑法施行前，行刑權之時效停止原因繼續存在者，適用刑法第八十五條第三項之規定，其期間自刑法施行之日起算。

第九條 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之規定，於刑法施行前非配偶而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有同居之關係者，不適用之。

第十條 本法自刑法施行之日施行。

中華民國刑事訴訟法施行法

第一條 本法稱舊刑事訴訟法者，謂中華民國十七年九月一日施行之刑事訴訟法。

第二條 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已經開始偵查或審判之案件，除有特別規定外，其以後之訴訟程序應依刑事訴訟法終結之。

第三條 關於訴訟事件之管轄及不得上訴或抗告於第三審法院之限制，在法院組織法施行前，仍適用舊刑事訴訟法之規定。

第四條 刑事訴訟法施行前，由上級法院合併受理之牽連案件已經開始審判者，應由上級法院繼續審判。

第五條 在公設辯護人未設定以前，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一條之辯護人，由審判長指定律師或學習推事充之。

第六條 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審判中羈押之被告，如所犯最重本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而其延長羈押已逾三次者，於刑事訴訟法施行後視為撤銷羈押，其於刑事訴訟法施行後，延長羈押次數連同施行

前合併計算已逾三次者，亦同。

第七條 刑事訴訟法施行前，關於沒入保證金之裁定未執行者，除係被告逃匿者外應免除之。

第八條 刑事訴訟法施行前，依舊刑事訴訟法第八十六條所爲之具保或責付，失其效力。

第九條 刑事訴訟法施行前，依舊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八條，對於扣押物之持有人裁定罰鍰而未執行或執行未完畢者，應免除之。

第十條 刑法訴訟法施行前，依舊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第九十六條、第一百十三條，對於證人所爲賠償費用及罰鍰易科拘留之裁定，未執行或執行未完畢者，應免除之。

第十一條 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對於第二審判決提起上訴之書狀未敘述理由者，仍應依舊刑事訴訟法之規定，命其提出理由書。

第十二條 刑事訴訟法就訴訟行爲定有期間者，其期間自刑事訴訟法施行之日起算。但刑事訴訟法施行前依舊刑事訴訟法法定期間已進行者，依舊刑事訴訟法所定期間計算。

第十三條 刑事訴訟法施行前，裁判尚未執行完畢者，依刑事訴訟法執行之。

第十四條 依刑事訴訟法第五百一十條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之附帶民事訴訟，於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已上訴者，應繼續審判。

第十五條 依舊刑事訴訟法第五百一十條移送之附帶民事訴訟，若經該管民事法院裁定命繳納審判費者，不失其效力。

第十六條 本法自刑事訴訟法施行之日施行。

註一：「國聞週報」，十二卷十一期，大事述要，頁五。

註二：「國民政府公報」，第一七〇四號（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一日），頁四。

蔣委員長在黔演講，並提倡「國民經濟建設運動」。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四月一日

三一五

軍委會蔣委員長蔣中正本日上午在貴州省黨部大禮堂演講，略謂：

「以前中央因外憂內患種種關係，故對貴州民衆痛苦未能顧及，此後貴州同胞如能在中央、在三民主義領導之下努力，使自身成爲健全國民，則定能建設新貴州。人民痛苦之來源有二：（一）由受政治、軍事之關係；（二）由人民知識不充，力量不够。欲解除人民痛苦不能全賴政府，實賴人民自身能起而自救，能起而努力奮鬥，方爲正當途徑。本人此次到貴州：一爲剿匪，二爲設法實現三民主義，以保障貴州人民使能安居樂業。希望貴州同胞能擁護中央，輔助中央施行政策，以完成人民之使命，則貴州定能長治久安。至本人今日貢獻有二：（一）欲解除貴州人民痛苦，第一要務爲戒除鴉片烟，如此點不能解決，則各事均談不到。蓋須身體強健，然後方能求知識，求進步，欲培植地方，須先培植自身；（二）須明瞭貴州並不窮，如能不種鴉片，改種各種農作物，再能開發礦產，則貴州自然富裕。希望貴州同胞、同志明瞭此意，以造成中國富足之省及模範人民。」（註三）

蔣委員長本日又對各報記者談到目前的經濟危機，他指出：

「欲挽救今日民族之危急，與解除全國民衆之痛苦，須有一個運動繼新生活運動而起，其名爲『國民經濟之建設運動』。此國民經濟運動，乃以振興農業、改良農產、保護礦業、開發礦產、扶助工商、調節勞資、開闢道路、發展交通、調整金融、流通資金、促進實業爲宗旨，而以革除苛捐雜稅、減免出口稅、與要求新憲法之實施、禁止紙幣之濫發，爲建設國民經濟之初步。今日政府增加中央、中國與交通三銀行之資本，以謀社會經濟之安定與農工商業之進步，亦即此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中之一種也。」

財政部長孔祥熙說：

「我國連年受世界經濟恐慌與美國提高銀價影響，致工商凋敝、金融枯竭，乃發行金融公債充實三行實力，並商請張公權爲中央銀行副總裁、宋子文爲中國銀行董事長、宋漢章爲總經理，使三行切實合作，力量集中，打破金融上一切難關，達到自身鞏固之目的，然後方可談到根本改善金融組織及財政經濟上之重要問題。至減免出口稅、裁撤轉口稅，不久可實現，抵補辦法亦有具體決定。蔣氏近發起國民經濟建設運動，誠爲國民自救之根基。蔣氏因剿匪工作遍歷各地，深感復興民族非僅恃軍事力量所可成功，故發起此項運動，希望國人努力促其實現。」（註四）

宋子文出任中國銀行董事長。

中國銀行董事會本日開會，准張嘉璈辭常務董事兼總經理職；李馥蓀辭董事長職。推舉官股董事宋子文、王寶器、杜月笙、錢新之爲常務董事；任期未滿之商股常務董事有馮耿光、宋漢章、陳耀德，合計共爲七人。

財政部派宋子文爲中國銀行董事長，宋即席就職，並即召開常務董事會，決議聘宋漢章爲總經理。

(註五)

北平孔廟及國子監開放，陳列祭器供人觀覽。

故都宮闕苑囿爲世界建築物中最莊嚴者之一，其中壇廟關係國家制度，營造之先均仿照古法，尤非一般殿宇之專求美觀者可比。北平市當局近對文化區內之文物刻意發皇，所有昔日歸內政部管轄之壇廟均次第接管，著手修飾，以便遊觀。安定門內之孔廟及國子監有關吾國數千年之文教，往年雖曾開放，但近年則閉鎖甚久。現經市府壇廟管理處接收整理後，復將該廟昔日所用祭器、樂器，一一陳列於大成殿內，以供眾覽。該項雅樂近已失傳，古籍所述之器形亦無從考究。該廟昔日爲帝王親祭之所，樂器有頒白大內者，自較正確名貴，足供嗜古之士參考。該廟初建於元朝，歷世增修，肅穆之氣使人起仰止之情。

國子監亦同時開放，辟雍建築倣自古制，別有風格。圓橋教澤一坊，漢白玉爲座，玻璃瓦作脊，黃、綠、白三色相間，在故都諸坊中以此爲最美。該二處均於今日起開放，入門券收價四角，同時天壇、先農壇亦均開放。(註六)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四月一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四月一、二日

三一八

註一：「國聞週報」，十二卷十一期，大事述要，頁五。

註二：「國民政府公報」，第一七〇四號，頁四。

註三：「國聞週報」，十二卷，十三期，大事述要，頁三。

註四：同註三，頁二。

註五：同註三，頁二。

註六：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一日。

二日 蔣委員長在黔督剿共軍；將川軍二十九軍長田頌堯撤職查辦；並頒布「禁 毒禁煙施行法」。

軍委會蔣委員長到貴州後，督飭各軍進剿共軍。流竄至貴州的朱德、毛澤東股自仁懷東趨，逼近修文、貴陽，連日與國軍激戰。蔣委員長親自指揮桂軍滇軍，開赴前線支援，大破共軍，克復息烽、黑神廟一帶。共軍向東逃竄，貴陽已無危險。（註一）

川北共軍徐向前股向嘉陵江東岸竄擾，侵入蒼溪、閬中、劍閣、南部等四縣。四川剿共軍第二路總指揮兼二十九軍軍長田頌堯不能抵禦，竟棄防地而退。蔣委員長本日由黔電發手令，將田頌堯撤職查辦，由副軍長孫震暫率二十九軍，戴罪圖功。原電如下：（註二）

「查嘉陵江向稱險要，閬、蒼、南一帶原屬二十九軍防地。一年以來，迭次通令構築碉堡，加強工事，嚴密佈隊，以遏殘餘徐匪之竄擾，不啻三令五申。該軍負責守禦，經年糜餉實鉅，復以救鄉救國之大義，應如何激勵軍心，力圖報稱。乃連日據報：該軍防守不嚴，徐匪一部遂於二十八日晚（三月）突破嘉陵江。繼復作戰不力，蒼溪、閬中、南部亦竟相繼撤退。棄離藩而不守，陷人民於塗炭，實屬玩忽命令，貽害地方，斷難再事寬容，兼川陝邊防剿匪督辦、第十二路總指揮、四川剿匪軍第二路總指揮、二十九軍軍長田頌堯著即撤職查辦。其副軍長孫震輔

助不力，記大過一次。著令孫震暫率二十九軍戴罪圖功。此次該軍失敗負責諸將領由孫震查明呈報，以憑分別懲處。該軍現在收容若干？著孫震速即整理改編，秉承劉總司令湘辦理具報，仰即轉令一體知照。中正手令。」

同日，軍委會蔣委員長爲貫徹兩年禁毒，六年禁煙的目的，特頒布「查禁種煙總檢舉辦法」，派柳維垣、王烈等爲十一省禁種特派員。江、浙、閩、皖、贛、湘、鄂、豫八省絕對禁種；陝、甘二省分期禁種。特派員會同各省人員下鄉查禁，得調軍隊協助，見煙苗即剷，抗匪與軍警吏團包庇種煙收捐者，從嚴法辦。（註三）

「查禁種煙總檢舉辦法」十六條，內容如下：

一、江蘇、浙江、福建、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八省爲禁種省份；陝西、甘肅兩省爲分期禁種省份，所有禁止播種、查剷煙苗一切事務，應由各該省負責辦理。茲爲督促查禁增進效率起見，由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所派之查禁種煙特派員（以下簡稱特派員），會同各省政府實行總檢舉。

二、實施總檢舉時，應於每一行政區由省政府民政廳、保安處、行政督察專員、縣政府各派委員一人或二人，隨同特派員或會同查禁專員前赴各縣，深入鄉區，認真查察，各區長及保甲長並應隨同兼辦一切檢舉事務。

三、總檢舉期間限自三月起至五月止辦竣，以三個月爲期。如因特殊情形得呈明延長，但延長時期不得超過一個月。

四、凡向爲種煙地方，業已劃爲絕對禁種區域，均應前往檢舉。其向非種煙縣份經確切查明後，應由行政專員呈准省政府及特派員核定，並由縣長另具「如在境內查有煙苗出土願處死刑」之甘結，免檢舉或酌情抽查。

五、於施行總檢舉發現煙苗時應立即剷除，並將種戶拘送法辦，田畝充公。如惡不畏法，竟敢聚眾抗剷，准調駐軍嚴拿爲首之人，電呈行營核准立予槍決。

六、凡已結報禁絕縣份，經檢舉查出仍有煙苗發現時，該縣縣長以及區長、保甲等均應受連帶處分，由特派員據實報請行營，按照軍法分別從嚴懲處。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四月二日

七、如查有不肖軍警、團隊以及官吏、士劣等，敢於包庇種煙或私收捐費者，應嚴拿主要之人，電呈行營核准立予槍決。

八、特派員會同當地政府實施總檢舉，如地方軍政官吏奉行不力，因而不能行使職權完其任務時，得由特派員報明行營核奪，其情節較重須緊急處分者，各查禁專員亦得逕電請示辦理。

九、總檢舉縣份，每一縣須劃為若干區分期舉行。其地點及日期由特派員核定或由查禁專員擬定，呈由特派員備核。

十、總檢舉時，商調駐軍應立即派隊協助不得遲延。各專員或委員馳赴鄉區，並得隨地帶同警察或團隊實地履勘。但各級人員及士兵均須妥慎將事，不得藉端滋擾。

十一、查禁專員應將檢舉情形，逐日報告特派員彙轉行營察核。

十二、特派員每於查竣一縣之後，應將檢舉實況及該縣禁種成績優劣列具詳表，並加按語，轉呈行營考核。其表式另定之。

十三、特派員應會同省政府嚴督所屬切實進行，必要時仍應親赴各區巡視。

十四、特派員及查禁專員均應破除情面，實事求是，認真檢舉，不得受地方任何招待，或徇情隱匿，違者以扶同營私論。

十五、如因各省情況不同，其未盡事宜得由特派員會同省府擬具施行細則，以資補充。

十六、本辦法自公布之日實行。（註四）

軍委會委員長武昌行營本日公布「禁毒實施辦法十二條、禁煙實施辦法十三條」，其要旨為：

（一）本年四月起，限三個月以內由各省市縣成立戒煙所；（二）二十六年起凡有吸用烈性毒品及施打嗎啡針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復吸犯處死刑；（三）二十六年起查獲製造、運輸、販毒人犯不論主犯或幫犯一律處死刑；（四）限六月內完竣烟民登記，分六年戒絕，至二十九年終止完全戒絕。匿不申報登記

或復吸依軍法處極刑；在戒吸期間按照吸戶所需數量實行公運供銷，自運即以私販論罪。其施行辦法全文如左：（註五）

一、禁毒實施辦法：

第一條 禁毒程序，除依嚴禁烈性毒品施行條例辦理外，悉依本辦法行之。

第二條 凡各省市縣之吸用烈性毒品，或私打嗎啡針者，如人數較多，應即設立戒毒所。自本年四月起，限三個月以內由各省市縣政府負責籌設完竣，或就業已設立之戒烟所擴充併辦。但吸毒人數不多之地方，得酌量情形，指定較優之醫院兼施戒毒。

第三條 各省市縣所設之戒毒所，或指定之戒毒醫院，其組織、設備、施戒手續及治療方法是否適宜？暨入所受戒之人數有無增減？各省市縣政府均應隨時實地調查，按月列表彙報本行營查收。行營當核據報告，遴派富有醫學經驗之人員分赴各地視察，並糾正督促之。

第四條 凡製造、運輸、販賣毒品者，當依條例處以死刑，其幫助犯按照情節輕重，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如公務員對於製造、運輸、販賣毒品有幫助行為者當處死刑。

第五條 供給製毒之房室沒收之，如係租賃者，房主知情不報，一律沒收充公，並將房主照幫助犯同等治罪。自二十六年起查獲製造、運輸、販賣毒品之人犯，不論主犯或幫犯一律處死刑。

第六條 凡製造、運輸、販賣毒品人犯之私入財產查出，一律沒收充公。所有舉發後，承辦人員應酌量情形，由此項充公財產給予百分之二十五或百分之四十獎金。

第七條 吸用烈性毒品，用烈性毒品及施打嗎啡針者，限於二十四年內應自動投所一律戒絕。如查獲未經投戒私自吸用者，即拘送戒毒所勒戒。在二十五年內如仍有未經投戒私自吸用者，除以前項拘所勒戒外，並處以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自二十六年起，凡有吸用毒品及施打嗎啡針者一律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第八條 毒品勒戒後而復吸用者，按照條例處死刑。但自動投戒而復吸用者，在二十四年年內得酌量減處五年以上之有期徒刑。

第九條 黨、政、軍、學各機關人員吸用烈性毒品，或施行嗎啡針者，限期自動投所戒絕，違者處以死刑。

第十條 本辦法應於公布文奉到後五日內，連同二十三年五月十一日南昌行營所頒佈之嚴禁烈性毒品暫行條例，由各地軍政機關實頒佈告，飭屬週知。並應摘要編成淺說，採用左列各方法，分別宣講，切實勸說：（一）各市縣應由公安局局長、區長黃成警察及地方上辦理自衛之職員，各就管區內定期召集民行之。（二）黨政軍各機關及學校、工廠，應由其主管人員分別集合其所屬之職員、士兵、學生或工人，定期行之。（三）每隔三個月各省市縣應聯合黨政軍學及其他團體開禁毒宣講大會一次，並得佐以遊藝表演或化裝遊行，以促社會之注意。

第十一條 自二十四年起每年實行禁毒總檢舉一次，由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派員明查暗訪，分赴各地行之，以視各省市縣禁毒之成績，而嚴行獎懲。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公布文奉到後十日施行。

二、禁煙實施辦法：

第一條 禁煙程序除依行營頒布之「派員查禁種煙辦法」、「厲行戒烟取締吸戶章程」、「嚴禁腹地省份種煙取締採辦邊省產土章程」、「厲行查禁麻醉毒品取締土膏行店章程」，及其他禁煙條規辦理外，悉依本辦法行之。

第二條 豫、鄂、皖、贛、湘、蘇、浙、閩等八省均為絕對禁煙省份，定本年四月份起實行總檢舉，遴派大員或指定人員分赴各省縣市切實督促辦理。其已結報禁絕縣份，如仍有煙苗發現，一經查實，該縣縣長與查禁委員及區保甲長、種戶概依軍法從嚴懲治。如有聚眾抗劇者，即行指調軍隊，嚴拿為首之人立予槍決。倘有不良軍警團隊包庇栽種，縣長力難制止時，得逕行密報拿報。如縣長對於境內煙苗不報不剷，私收捐費者，一經查實立予槍決，以示懲儆。嗣後每年下種時期均應申令查勘，並照章具結彙

報，出土時期實行總檢舉，以防死灰復燃。

第三條

陝甘兩省已經核准分期禁種，並據該兩省呈明按照原定計畫，分三期禁絕，其已經呈明禁絕之縣份，概依照前條辦法如期檢舉。該兩省於第二、第三兩期擬行禁種之縣份，亦應於定期內完全肅清。

第四條

各省市應依「厲行戒煙取締吸戶章程」，負責舉辦煙民補行登記，限期六個月澈底辦理完竣，前三個月以勒令登記入手，並盡量設法宣傳，如仍有匿不登記者，於後三個月期內完全勒令登記，強制執行。另定貧民吸戶執照一種，規定簡易辦法，免除登記之障礙，以期得一精確之煙民統計為分年遞減之標準。逾期不再補登，如截止之後，仍查有漏未登記者應一律拘押，勒令戒除。即以二十四年最後登記截止之人數為總數，按煙民年齡以次勒戒，分為五期，以一年為一期，每年遞減五分之一為最低限度。第一期二十五年年終止，減少煙民五分之一；第二期二十六年年終止，減少煙民四分之一；第三期二十七年年終止，減少煙民三分之一；第四期二十八年年終止，減少煙民二分之一；第五期二十九年年終完全戒絕。前項登記煙民辦法，各省市如因「厲行戒煙取締吸戶章程」有未能切合各該省市實際之情形，致令煙民疑慮，不敢出面登記者，得由各該省市詳加審訂，擬具施行細則呈候核定，量予變通。

第五條

黨政軍服務人員及學校員生一律絕對禁止吸食鴉片，其已經吸食成癖者，准其報明限期戒絕，其有匿不申報或報戒後復吸者，概依軍法處以極刑。除修正豫鄂皖三省總部二十一年九月頒行之「黨政軍服務人員及學生限期戒煙辦法」，暨「戒煙調驗規則」頒佈施行外，黨軍政學各機關之首長及各級主管長官應負層層監察及舉辦調驗勒戒之責。

第六條

各省市因限期禁吸在民國二十九年以前，凡吸戶所需之鴉片，應按照統計之數量，特許運商遵照「取締採辦邊省產土章程」請領採辦執照，前赴邊省採購，指定運途，暫照聯運程序由禁煙督察處實行公運。運達目的地後，一律卸入公棧，分地供銷，應以二十四年登記吸戶所需之數量為採購公運標準。自二十五年起逐年查明吸戶所需數量而遞減之，一律禁止自運，違者即以私販論。

第七條 各省市土膏應由禁烟督察處於各省市烟民補行登記完成後，兩個月內各省市市政府確切商定全省全市准設之家數，連同由禁烟督察處核定各省市所設土膏行家數，一併列表呈報，作為土膏行店最後定額之標準，實行依照「取締土膏行店章程」憑照購售土膏，並根據二十四年審定需要之貨量，逐年減少銷額，並遞減行店家數。

第八條 關於取締運售事務由禁烟督察處辦理，關於某種禁吸及該管境內之緝私事務，應由各該省民政廳、市公安局、縣長或禁烟委員會為主管機關負責辦理。但禁烟督察處於該管境內特設有緝私機關或巡緝團隊者，應由該機關或團隊依照緝私章程負責執行職權，各地方主管機關隨時協助之。

第九條 各省市縣限期於一個月分別設禁烟委員會，關於協助禁烟及戒烟事項，責成各該會負責辦理。(一)行營駐在地設禁烟委員會總會，聘任各地公正熱心禁烟者為委員。(二)各省市設禁烟委員會，遇有必要時，總會得派員參加，各縣設禁烟分會。

第十條 各省市縣所設禁烟委員會、禁烟分會、戒毒所及戒烟所之經費，暨指定代辦戒毒戒烟之醫院補助費，應以左列各項充之：(一)本地方應行分撥之吸戶及土膏行店執照費。(二)禁烟罰金及沒收充公毒品犯財產之變價。(三)禁烟督察處依各省市銷土定額帶徵之補助費。(四)各省市庫之特別撥助費。

第十一條 地方官吏辦理禁毒禁烟事項，應專定考成負責，各省市長官每三個月考核一次，加具考語，準時彙報行營查核，以辦理禁政之優劣實施獎懲，其考成條例及獎懲辦法另定之。

第十二條 川、滇、黔、察、綏、寧夏等省份應按照陝甘兩省分期禁種成案，於二十四年內切實查明各該省產烟之縣份畝數及產額，作為最後產量之標準，並擬具分年減種計畫，呈報行營核定，自二十五年起分年遞減，同時肅清。冀、魯、晉等省亦應照腹地省份一律絕對禁種，自二十五年起，無論絕對禁種或分年禁種之省份，均由行營特派大員實行檢舉。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公布文到後五日內應由各地軍政機關貼佈告，飭屬周知。

行政院派鄭天錫為視察倫敦藝術國際展覽會特派員。

行政院本日會議，教育部長王世杰提議，請轉呈簡派鄭天錫為倫敦藝術國際展覽會中國特派員，前往倫敦視察該項展覽會，並督理中國展品出國、返國事宜。決議通過，呈請國府簡派，出國期間以公使待遇。（註六）

中國駐日公使蔣作賓抵臺灣；偽滿溥儀自長春赴日。

中國駐日公使蔣作賓，本日乘「朝日丸」輪由日本抵達臺灣基隆，下午訪問日駐臺灣總督中川。

（註七）

偽「滿洲國」康德帝溥儀本日由長春出發，經大連赴日本橫濱。（註八）

註一：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四日。

註二：「國聞週報」，十二卷十三期，大事述要，頁四。

註三：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三日。

註四：賴淑卿：「國民政府六年禁煙計畫及其成效」，國史館出版，民國七十五年三月，頁一三四。

註五：「國聞週報」十二卷十三期，大事述要，頁五。

註六：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三日。

註七：上海「時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三日

註八：同註四。

三 日 中央政治會議決議，派丁超五等七人為蘇皖贛等各區監察使。

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本日開會，到汪兆銘、居正、于右任、孫科、林森、馬超俊、陳立夫、周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四月二、三日

三二五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四月三日

三二六

啟剛、孔祥熙等三十餘人。由汪兆銘主席。決議：特派丁超五爲江蘇監察區監察使，苗培成爲皖贛監察區監察使，陳肇英爲閩浙監察區監察使，高一涵爲湘鄂監察區監察使，方覺慧爲豫魯監察區監察使，周利生爲河北監察區監察使，戴愧生爲甘肅、寧夏、青海監察區監察使。（註一）

河北省主席于學忠返抵天津。

河北省主席于學忠係於日前返蓬萊原籍掃墓，本日返回天津。他在抵津後說：

「本人此次南下，前後約四十日。先到漢口，分謁軍委會蔣委員長、武昌行營主任張學良，報告河北省軍政事務。再由漢到京，向各院、部當局報告黃河堵口與戰區問題，請示一切辦法。」（註二）

中國生理學會在北平舉行年會。

中國生理學會第八屆常年大會本日上午九時在北平協和禮堂舉行。到該會會員五十餘人，由會長吳憲主席，並致簡單之開會詞。旋即開始宣讀論文，討論論文中疑難之點。宣讀論文時放映幻燈，使會員更能明瞭論文內容。上午共讀論文十三篇，均係關於藥物學之作；下午共讀九篇，多關於實驗生物學之研究。藥物學論文中之特點爲：以科學方法研究我國細辛、阿膠、木防己三種古藥之新發現。研究之會員爲趙承燾、朱任宏、倪章祺等，頗引起與會人員之深刻興趣。我國藥物多爲西醫界所不知，一經發現，乃受重視。下午會中宣讀之論文，多爲實驗生物學及醫學會北平分會會員所擔任。（註三）

註一：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四日。

註二：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五日。

註三：「國聞週報」十二卷十三期，大事述要，頁五。

四 日 國民政府公布「修正興辦水利獎勵條例」。

國民政府本日公布「修正興辦水利獎勵條例」，內容如下：（註一）

第一條 凡興辦水利確有成績或於水利上有重大貢獻者，得依本條例獎勵之。

第二條 獎勵分左列二種：

（一）褒揚；

（二）獎章。

第三條 辦理水利有左列事實之一者，特予褒揚：

（一）捐助款項一萬元以上者；

（二）經募款項三萬元以上者；

（三）河塘堤埝變出非常，竭力搶堵，消滅重大危險者；

（四）辦理堵口大工特著奇能減輕災害者；

（五）對於水利學術有特殊發明者。

第四條 辦理水利有左列事實之一者，酌給獎章：

（一）捐助款項者；

（二）經募款項者；

（三）種植森林有裨水利者；

（四）搶險出力者；

（五）革除河工積弊者；

（六）辦理河湖修防三汎安瀾者；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四月四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四月四日

三三八

(七) 辦理大工計畫適當工料堅實者；

(八) 水利著述有特殊貢獻者。

第五條 凡前兩條所未列舉，而其事實相等，適合於獎勵者，由全國經濟委員會比照前兩條之規定，分別核定獎勵之。

第六條 凡依本條例請獎者，由主管機關敘列事實，開具履歷，遞報全國經濟委員會核辦。

第七條 凡應予褒揚者，由全國經濟委員會審核，專案呈報國民政府行之；

頒給獎章，由全國經濟委員會核辦，彙呈國民政府備案。

第八條 各省市單行興辦水利獎勵章則，經中央核准有案而與本條例無抵觸者，仍得適用。

第九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國民政府修正「電影檢查法」第十二條條文。

本日國民政府公布「電影檢查法」第十二條修正條文如下：（註二）

第十二條 電影檢查委員會檢查電影片，每五百公尺收檢查費二十元。不滿五百公尺者以五百公尺計。

凡依第七條第一項之應另聲請檢查，第九條之重行聲請檢查或檢查不合經修改後再聲請檢查之電影片，一律加倍繳納檢查費。

本國電影片免收檢查費。但遇必要時得酌收消耗費，每部電影片不得超過十五元。

粵桂軍入黔協助剿共。

共軍朱德、毛澤東股渡過烏江之後，粵、桂當局徵調軍隊二師，入黔協助。軍委會委員李宗仁本日發表談話云：

「朱、毛共匪自被我軍擊潰，退出桂境後，即犯黔經鎮遠、湄潭、遵義、桐梓、赤水、土城等處，嗣經各路軍截擊，回竄黔北。遵義一役，王家烈部損失三、四團。共匪入黔，東奔西竄，其志實不在地盤，而在於搶掠糧草。粵、桂軍現仍在原防都勻、柳州、武宣等處。本人山桂到粵後，對於剿匪軍事曾決定必要時各部即推進剿匪。本人最近無赴港之意，胡展堂病已愈。蔣委員長近電敝部推進協剿，本人得電後，已與陳濟棠會商，將來第七軍擬會同第二軍推進。」（註三）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第一七〇七號，頁一。

註二：同註一，頁二。

註三：「國聞週報」，十二卷十三期，大事述要，頁三。

五日 國民政府公布「土地法施行法」。

此項「土地法施行法」前經於本年三月八日立法院三讀通過，本日由國民政府明令公布實施。其內容如次：（註一）

土地法施行法

第一編 總則

第一條 本法依土地法第五條規定制定之。

第二條 本法之施行日期及區域與土地法同。

第三條 在土地法施行之區域，於施行前已經舉辦之地政事項，應呈經中央地政機關依法核定。其認為不各者，應令更正或停止之。

第四條 土地法第八條第二項所稱之相當限度，由主管地政機關呈請上級機關核定之。

第五條 各級政府機關需用公有土地時，應商得該公地保管機關之同意，予以租用，或無償撥用，並呈請國民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四月四、五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四月五日

政府備案。

凡國營事業需用公有土地時，應由該事業最高級主管機關核定其範圍，向該公地保管機關無償撥用。但應呈請國民政府核准。

前二項土地無償撥用者，以未經確定用途者為限。

第六條 地方政府依土地法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徵收逾最高額之私有土地時，其地價得分期給付之，但清付期限最長不得逾三年。

第七條 土地法所稱省地政機關為地政廳。在成立前，省地政事宜暫由民政廳設科辦理。

第八條 土地法所稱市縣地政機關為市地政局及縣地政局。在成立前，市縣地政事宜暫由他局科辦理。

第九條 違反土地法第十七條之規定者，除將其土地無償收歸國有外，並處以所得利益全數以上二倍以下之罰鍰。

第十條 對於外國人不得為條約所未許可之土地權利之移轉，設定負擔或租賃。違反前項規定者，依前條之規定處斷。

第十一條 外國人依條約租用土地違反條約上所規定之租用目的者，主管地政機關得撤銷其租用。

第十二條 土地法所規定之各項公斷，其規則由中央地政機關定之。

第十三條 土地法所稱自耕，係指自任耕作，或為維持一家生活直接經營耕作而言。

第十四條 土地法第三十九條規定之賠償請求權，自登記之日起二年內不行使而消滅。

第二編 土地登記

第十五條 土地法第四十三條所稱之聲請登記人，在權利人及義務人協同聲請或為囑託登記時，為登記權利人。

第十六條 土地法第四十五條所稱之一定期間，由主管地政機關擬定，呈請中央地政機關核定之。

第十七條 土地法第四十九條第五項之地價欄，如土地有定著物時，應並記載定著物之估定價值。

第十八條 土地法第四十九條所定所有權部權利事項欄，及他項權利部權利事項欄，應就土地及其定著物之權

利，各爲一分欄分別記載之。

第十九條

每一登記區應編製之索引簿，分地段索引簿及所有權人索引簿二種。必要時得增製之。

地段索引簿依地段號數次序編製之，記載所有權登記號數。

所有權人索引簿依所有權人姓氏筆畫編製之，記載所有權登記號數。

第二十條

土地爲二人以上所共有者，應將共有人姓名分別編列，並各附載其他共有人姓名。登記用紙中標示部或權利部已無空白可爲登記時，於新用紙中登記號數欄轉載前登記用紙之登記號數，記明前登記用紙所屬登記簿之冊數張數，及其爲繼續用紙字樣，並於前用紙中登記號數欄，記明新用紙所屬登記簿之冊數張數，及爲其繼續用紙字樣。

前用紙中標示部或其他部有空白時，就該部應登記之事項，仍應於其空白處登記之。

第二十一條

收件號數在前之土地，因有特殊情形未能依次登記者，其收件號數在後之土地，得按照原編號數提前登記。

第二十二條

土地權利登記完畢後，主管地政機關應於三十日內填發土地權利書狀。但於書狀未發前，因登記人之聲請，應爲登記完畢之證明。

第二十三條

土地法第一百零三條所稱實際測量所得之面積，較提出契據所載數目有增減時，如契據所載四至相符，應認爲所有權人土地之增減。

第二十四條

依土地法第一百三十三條但書規定不得塗銷之地役權登記，以被徵收土地爲需役地時爲限。

第二十五條

聲請爲所有權一部移轉之登記時，應於聲請書表示其部分。如登記原因有民法八百二十三條第一項但書之約定者，應一併記載之。

第二十六條

在土地法施行之區域，於施行前已舉辦之地政事項，經中央地政機關依法核定者，其已經登記並領有憑證之土地，經過一年未發生糾紛者，視爲已依土地法登記。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四月五日

每張應繳費額，仍應依土地法第一百三十五條之規定繳納之。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聲請爲預告登記：

- 一、爲保全關於土地權利移轉或使其消滅之請求權。
- 二、爲保全土地權利內容或次序之變更之請求權。

預告登記於附有條件或將來之請求權亦得爲之。

經預告登記後，土地權利人對於其土地權利所爲之處分，有妨礙第一項之請求權者無效。

第二十八條 因登記原因之無效或撤銷提起訴訟者，得聲請爲異議登記。

土地權利經爲異議登記者，於異議登記塗銷前，主管地政機關應停止其與異議有關部分權利之新登記。

第二十九條 預告登記或異議登記，因假處分或經土地權利登記名義人之同意爲之。

第三十條 以所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或竹木爲目的承租他人土地者，得聲請爲租賃之登記。

聲請爲前項登記時，聲請書內應記明租賃之目的及範圍。其登記原因定有存續期間或租金並付租時期者亦同。

第三十一條 外國人依條約租用之土地，應由主管地政機關爲公有土地所有權之登記，再由租用人爲租賃之登記。

前項土地之一切土地稅費，及依土地法規定土地所有權人應負之其他義務，均由租用人負擔。

第三十二條 契據專員之資格及任用辦法，由中央地政機關定之。

第三編 土地使用

第三十三條 土地所有權人因不可抗力致不能依土地法第一百五十五條之規定期限建築時，得因所有權人之請求，爲一年以內之展限。

第三十四條 土地法第一百六十一條所稱房屋總數，應按房屋每層地面面積計算之。

第三十五條 出租人因重新建築，得不受土地法第一百六十六條規定之限制收回其房屋。



第三十六條 出租人出典土地時，原承租人依同樣條件，有承典之優先權。

第三十七條 土地法第一百七十三條之優先承買權，及本法前條之承典優先權，承租人於接到出租人通知後，爲拒絕之表示，或於十日內不爲表示者，其優先權消滅。

第三十八條 耕地出租人以耕耨、種籽、肥料或其他生產工具供給承租人時，除依土地法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收取地租外，並得約定相當報酬。

第三十九條 地租以現金支付者，土地法第一百七十七條所定之地租限度，應按支付時市價折算之。

第四十條 土地法第一百八十條第七款關於不定期限租用耕地終止契約之規定，於定期租用耕地之契約準用之。

第四十一條 土地法第一百八十七條所稱地方法定調解委員會，未設立時，得由主管地政機關指定地方公正人士調解之。

第四十二條 土地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百七十三、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百七十七條至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一百八十六條及第一百八十七條之規定，於永佃權準用之。

第四十三條 土地法第一百九十三條所稱承墾地單位面積額之限度，應由主管地政機關擬定，呈請中央地政機關核定之。

第四十四條 以所有建築物爲目的，承租他人之土地，如於租賃契約期屆滿時，尙有建築物存在者，承租人對該土地有優先承租之權。

前項情形出租人不再出租，或因其要求增加租金致續租契約不能成立時，應按該建築物之估定價值，對於承租人爲相當補償。

第四十五條 前條租賃於契約期間屆滿後，承租人繼續使用其土地，出承人於期滿後三個月內不提出異議者，視爲依原契約條件訂立新約。

第四十六條 第三人取得租賃土地上所存之建築物，而出租人不爲轉租之承諾時，承租人得請求出租人按該建築物之估定價值爲相當補償。

第四十七條 本法第四十六條估定價值之估計，適用土地法第二百六十條至第二百六十二條之規定。

第四十八條 因不可抗力致不能依土地法第一百九十五條或第二百零八條之規定期限鑿竣者，主管地政機關得因承

墾人或所有權人之請求酌予展限。

第四十九條 土地重劃得因有關係之土地所有權人超過半數，而其所占土地面積除公有土地外超過有關係土地總面

積一半者之協同請求，由主管地政機關核准行之。

第五十條 前條土地所有權人爲土地重劃之請求時，得附具土地法第二百一十四條所定之重劃計畫書、重劃地

圖，或僅就第二百一十五條第五款至第八款事項訂立章程，呈請主管地政機關一併核准之。

第五十一條 土地重劃後，重行分配於土地所有權人之地段，除另有規定外，自分配決定之日起，視爲其原有之土

地。

前項規定對於行政上或裁判上之處分，其效力與原有土地性質上不可分離者，不適用之。

第五十二條 承租地因土地重劃不能達租賃之目的者，承租人得終止契約。

因土地重劃致妨害承租地之原使用者，承租人得請求租金之相當減額。

承租地因土地重劃致增加其利用之價值者，出租人得請求租金之相當增額。

對於前項之請求，承租人得終止契約而免其義務。

第五十三條 因土地重劃致地上權、永佃權或地役權不能達其設定之目的者，地上權人、永佃權人或地役權人得拋

棄其權利，對於土地所有權人，請求相當之補償。

第五十四條 重劃土地之上所存之地役權，於重劃後仍存於原有土地之上。但因重劃而地役權因人已行使其權利之

利益者，其地役權消滅。

因土地重劃地役權人不能享受與從前相同之利益者，得於保存其利益之限度內，請求設定地役權。

第五十五條 本法第五十二條第二項至第四項之規定，於地上權、永佃權及地役權準用之。

第五十六條 依前四條之規定，租賃契約之終止，地上權、永佃權或地役權之拋棄或設定，租金、地租、佃租或地

役權代價之增減之請求，自重劃土地分配決定之日起，經過二個月者不得爲之。

第五十七條 重劃土地或其定著物爲抵押權或典權之標的者，依土地法第十九條、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二百二十三條或第二百二十五條之規定，應受補償或賠償時，而未得關係人之同意，其補償或賠償金額，應提存之。

第五十八條 耕地重劃，除依土地法第二百一十一條第一款之規定外，因灌溉排水或其他農事上之改良，亦得爲之。

第四編 土地稅

第五十九條 依土地法第二百三十四條但書規定特別征費時，其辦法由主管地政機關擬定，送請市縣政府審核後，提送市縣人民代表機關議決之。

第六十條 特別征費以建築道路或開濬河渠爲限。

第六十一條 爲特別征費時，按事業爲一地方全部及局部之利益，或僅爲局部之利益，得使受益人負擔事業舉辦所需費用之一部或全部。但其事業係爲一地方之全部利益者，不得爲特別征費。

第六十二條 特別征費應按土地之面積，土地與道路或河渠毗連之寬度及距離，以定受益人之負擔金額。

第六十三條 特別征費應按事業之進行程度，分期令受益人繳納。受益人因該事業徵用土地而應受補償者，得以之抵充其應分擔之金額。

第六十四條 依土地法第二百三十四條但書規定之特別征費，於征收增值稅時，視爲土地法第二百零六條所稱原地價數額之一部分。

第六十五條 土地法第二百四十一條所稱最近市價，在市地爲地價區內各段地最近二年內平均市價，在鄉地爲地價區內各段地最近五年內平均市價。

第六十六條 主管地政機關估計地價，應依土地法第二百四十一條及第二百四十二條所定各種計算方法。計算所得之各種數額，分別開列，另附說明，呈請市縣政府審核後，提送市縣人民代表機關議決之。

第六十七條 土地法第二百四十二條第二項所稱前條總平均計算所得之數額，係指依第二百四十一條所定各種計算方法計算所得之各種數額中之最高者而言。

第六十八條 土地法第二百六十一條建築改良物損耗數額之估計方法，由主管地政機關定之。

第六十九條 地方政府應於每期地價稅及改良物征稅開征一個月內，將應征稅額通知納稅人。

第七十條 土地法所稱自住，係指土地所有權人或其家屬自己居住而言。

第七十一條 依法減稅或免稅之土地，如因一部或全部變更使用，致減稅或免稅理由不存在時，其變更部分不得繼續減稅或免稅。

第七十二條 變更免稅地為稅地時，其地價之估計，依土地法第四編第二章各條規定辦理。

第七十三條 免稅地成為稅地時，其地稅自地價估定後次月份起計算之。

稅地成為免稅地時，其地稅自受許可之日起免除之。但未依免稅理由使用者，追繳其應繳之稅額，不得免稅。

第七十四條 依土地法第三百一十八條或第三百二十二條規定得拍賣之定著物，以屬於欠稅人所有者為限。

第七十五條 地價稅及改良物征稅於設有典權之土地或改良物，向典權人征收之。

土地增值稅於設有典權之土地，由典權人繳納。但於土地回贖時，得就其所繳納之數額，免息向土地出典人求償。

第五編 土地徵收

第七十六條 土地徵收於不妨害徵收目的之範圍內，應就受損害最少之土地為之。

第七十七條 需用土地人為私人時，主管官署對於其聲請徵收土地之核准，應以其事業必須使用該地者為限。

第七十八條 依土地法第三百四十二條、第三百四十三條附帶徵收之土地，不得超過興辦事業所需土地面積五分之一。

第七十九條 需用土地人以其徵用之土地移轉於他人，或變更其原具計畫書所載明之使用目的時，應得原核准機關

之許可。

前項許可，以其土地使用目的仍合於土地法第三百三十六條各款之一者爲限。

第八十條

有土地法第三百五十一條情形，其原土地所有權人於接到主管地政機關通知後，六個月內不要求買回其土地時，主管地政機關得呈准原核准徵收機關，照原徵收價額收歸公有。

第八十一條

需用土地人依土地法第三百五十四條之規定聲請時，應加具詳細計畫圖，繪載徵收土地之使用、配置及工程設計。

前項計畫圖與土地法所規定之詳細計畫及徵收土地圖，均應備具二份。

第八十二條

土地法第三百五十四條所規定之徵收土地圖，應繪載左列事項：

- 一、徵收土地之四至界線。
- 二、被徵收地區內各段地之界線及其使用狀態。
- 三、附近街村鄉鎮之位置及其名稱。
- 四、被徵收地區內房屋等定著物所在。
- 五、圖面之比例尺。

第八十三條

土地法第三百六十條所規定之公告及通知，除記載補償地價及其他補償費額外，並應記載左列事項：

- 一、需用土地人姓名或機關名稱。
- 二、興辦事業之種類。
- 三、徵收土地之詳明區域。
- 四、公告應附具徵收土地圖。

第八十四條

需用土地人應於依法核准公告後，在徵收土地範圍內樹立標誌。

第八十五條

需用土地人於主管地政機關爲土地法第三百六十一條之公告及通知後，廢止或變更其事業，致土地所有權人及他項權利人受損失時，應負補償之責。

前項補償數額，由雙方協議定之。協議不成立時，由主管地政機關決定之。

第八十六條 土地法第三百四十六條所稱之低減地價額，由主管地政機關估定之。

前項地價額之估定，準用土地法關於地價估計之規定。

第八十七條 土地法第三百七十五條所稱之相當補償，其數額由雙方協議定之。協議不成立時，由主管地政機關決定之。

第八十八條 土地法第三百七十六條所稱被徵收土地，其所有權已經登記而未轉賣者，如僅有中報地價時，依中報地價額補償之。如並有估定地價時，依估定地價額補償之。

前項估定地價經過五年未依土地法第二百五十六條之規定從新估計者，其地價補償額得由主管地政機關估定之。

前項地價補償額之估定，準用土地法關於地價估計之規定。

第八十九條 土地法第三百七十六條所稱之最後賣價，如超過估定地價百分之二十時，其地價補償額得由主管地政機關估定之。

前項估定地價經過五年未依土地法第二百五十六條之規定從新估計者，應由主管地政機關從新估定之。

第一項地價補償額之估定，準用土地法關於地價估計之規定。

第九十條 依土地法第三百八十三條第二項之規定，遷移無主墳墓時應於二十日以前公告之。公告期限不得少於七日。

第九十一條 土地法第三百八十四條所稱之指定期限，由主管地政機關定之。

定著物所有權人逾前項期限不為遷移者，由主管地政機關代為遷移。其已領之遷移費應令繳還。

中國駐美公使施肇基演說，指摘美國購銀政策。

中國駐美公使施肇基今日演說，謂中國對日關係已採用羅斯福總統之善鄰政策，中日二國間雖仍有尖銳衝突，但該政策已為國民政府所採用，並將繼續遵守。友邦必須承認平等之原則，包括對於他國利益之尊重，與其需要之充分了解。如美國白銀派議員謂購銀政策有利於中國，實為誤解之一例。該政策實有害於中國，亦非美國人民之所願。就一般言，美國為對華最友好國家之一，兩國文化基本各點實相一致，此實為知識上與感情上的友誼了解。（註二）

前新疆省主席金樹仁在京被法院判處徒刑三年半。

前新疆省主席金樹仁於民國二十年十月與蘇聯政府訂立「新蘇臨時通商協定」，蘇俄遂得以在新疆貿易，並設置商務機構，及經營電氣、交通、畜牧、金融等業；新疆得向蘇俄購買軍火、飛機，聘用技術人員。但協定未及實行，金樹仁即被逐。案經江蘇高等法院本日假江寧法院宣判：以金樹仁私訂「新蘇通商協定」，致貿易之權悉操俄商之手，實犯危害民國罪，處徒刑三年六個月，褫奪公權五年；其餘侵佔、殺人、放火、強盜部份均宣告無罪。金當庭聲明不服，決向最高法院上訴。（註三）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第一七〇八號，頁一一十一。

註二：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七日。

註三：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下冊，頁六三九；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六日。

六日 偽「滿洲國」傀儡皇帝溥儀抵東京訪問日皇。

偽「滿洲國」傀儡溥儀本日抵東京訪問日皇，日方戒備甚嚴。溥儀說：「要盡全力為日、滿的和平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四月五、六日

三三九

而努力，……如果滿洲人有不忠於滿洲皇帝的，就是不忠於日本天皇。」（註）

註：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七日；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下冊，頁六三三。

七日 蔣委員長在貴陽召見剿共將領，指示剿共方針，並令各省調查荒山、荒地。

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昨日在貴陽召見剿共軍第二縱隊司令周渾元、十三師師長萬耀煌，對於前次追剿共軍未照手令實施，予以嚴格訓斥。指出剿匪方法應多加研究；於放棄饒廠、仁懷後，總預備隊不遵令在井坝集結合，致令共軍主力安全逃竄，殊屬奇恥大辱。訓話一小時。

本日又在總指揮部分別召見剿共軍第三縱隊司令孫渡、周渾元、萬耀煌指示如下：

「剿匪方法應多加研究，伏兵、游擊兵、偵探兵應選擇優秀膽大有識之軍官加以訓練；山地戰應集中主力，以一部擔任廣大正面之搜索、警戒、作戰；對匪行動處處加以妨害、阻擾、截擊、側擊、夜襲，使匪戰又不能，不戰又不能，處處受制，時時不安，如何不能消滅此匪？匪所用之方法，即我所說之方法。」又說：「我親自到此督剿，你們官兵都要信賴委員長一定打勝仗，一定消滅此匪，誓雪此次剿匪不力的恥辱，明日速歸，並轉告裴師長等以上之指示。」（註一）

同日，蔣委員長為籌劃土地開發、振興生產，電令各省調查荒山、荒地，限兩個月以內彙報。原電如下：

「大學論治平，稱有土此有財；孟子論述職，以土地闢、田野治，為論賞之則。今日我國國困民貧，經濟危迫，綜其因原雖非一端，而地利未盡，民力未舒，以致生產衰落，財物不給，固為最大之癥結。調查荒蕪，綢繆開發，實屬不容或緩。務仰各該省政府轉飭所屬各縣，將境內各處凡五百畝以上之荒地、荒山及其地質土宜，與當地附近周圍之人口數目，分別詳查列表呈由各該省政府，限於本年六月六日以前彙報本委員長行營候核，不得延誤為要。中正虞（七日）。」（註二）

流竄湘、黔共軍企圖會合；川北共軍圖入川西。

流竄貴州的共軍，自前日被國軍大破於息烽後，向黔東甕安、黃平逃竄，企圖與湘西共軍蕭克、賀龍股在湘黔邊境會合。蕭、賀股共軍現竄龍家寨，避免與國軍主力作戰，圖入川、鄂、湘、黔邊境。

川北共軍徐向前股，自渡嘉陵江後主力尚有三萬人，圖據川西之松潘、理番、懋功，滋養生息。徐股盤據三年之通江、南江、巴中，不得不放棄。川軍五路軍本日克復南江。共軍西竄，圖入川西。

（註三）

註一：萬耀煌：「萬耀煌將軍日記」，湖北文獻社，民國六十七年初版，頁二二八。

註二：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十日。

註三：「國聞週報」，十二卷十四期，大事述要，頁一，二。

八日 蔣委員長電令川省各縣縣長嚴禁棄城。

川北共軍主力現在梓潼一帶，連日與國軍在梓潼之長青山激戰。軍委會蔣委員長本日電川省主席劉湘嚴禁各縣縣長棄城。電文如下：

「巴縣劉主席勳鑒：現值大軍進剿之際，各將士正努力前驅，義無反顧。而各縣長守土有責，尤應城存與存，城亡與亡，不得輕率退避，致坐長匪氛，影響軍事。即希嚴令所屬各縣長，嗣後遇有匪警，務應督率團隊死守待援。倘有敢予聞警先逃，或棄城不顧，本委員長即按臨陣退卻之律，悉以軍法從事，嚴懲不貸，其凜遵爲要！蔣中正齊川行參治。」（註一）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四月七、八日

日本駐華總領事在上海集會，企圖消滅中國之反日運動。

日本駐華領事會議於本日本在滬舉行，參加者有日本駐華公使有吉明、日使館一等參贊堀內、華文參贊有野、商務參贊橫竹、秘書橫川、上海日總領事石射、漢口日總領事三浦、廣東日總領事河相、天津日總領事川越、濟南日總領事西田、青島日總領事坂根、福州日總領事宇佐美等。有吉明擬在閉會之後，將議決各案及建議等携回本國向政府報告。

會議內容計有：（一）各地排斥日貨情形；（二）各地人民對日情感；（三）各地日僑實情；（四）各地中日經濟關係現狀；（五）各地總領事館設備及館員生活實情等。

此次會議內容側重在經濟方面，日本當局向來承認所謂「中日經濟提携」的根本問題，首先企圖消滅中國的排日舉動。因此這次的領事會議，可說是日本外交方面對於這個最後目的的積極努力之一。

（註一）

日本修改臺灣人民渡華旅券辦法。

依照先前規定，臺灣人渡華者須向日本政府領取旅券，其手續向甚麻煩，至快亦要十天，多則月餘。日方為提倡臺灣人返華起見，福州日總領事館警察署已與臺灣政府協議其簡便辦法。其方法如左：

一、凡曾在華居住一個月以上之臺灣人，如有臺灣公會及領事館之證明書，臺灣政府即於兩日內給予旅券，但須為臺灣公會之會員。

二、但有不利用於日方之臺僑，則不准其加入臺灣公會。

故日本政府可以藉此限制臺僑返華之目的。凡加入臺灣公會者，每月須納會費五角。（註二）

註一：「國聞週報」，十二卷十四期，大事述要，頁二。

註二：上海「時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九日；「國聞週報」，十二卷十四期，大事述要，頁三。

註三：上海「時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九日。

九日 財政部定七月開征二十四年所得稅。

財政部決定從本年七月一日開始徵收所得稅，財政部賦稅司已擬訂章則，俟孔財長審閱後即呈中央核准實施。據該司司長高秉坊指出：其徵收範圍：凡全國公務人員與自由職業者，及各公司、銀行、商店等一律徵收；惟商店須資金在五千元以上者。稅率大致最高為千分之二十，最低為千分之一或二，尚未確定。徵收手續則力求簡便，中央方面暫由財政部辦理，各省暫由財政廳代辦。（註一）

中英換文重劃滇緬南段界務。

自民國二十三年春滇邊班洪案發生以來，中英雙方爭執各殊。我外交部以該案癥結所在，仍由於滇緬南段界線未定，爰由外部迭與駐華英使商議，同意設一「共同勘界委員會」，重勘舊界。該會組織共有委員五人，中英各派二人，國際聯盟行政院主席選派中立委員一人，即以該中立委員為該會委員長。本日簽換照會各二件。原文如下：（註二）

英使來照：

第一件（照譯）「為照會事：關於一八九七年二月四日，中英兩國在北京簽訂之中英續議緬甸條約，附款第三、第四兩節，所指之滇緬邊境南段未定界問題，近經雙方磋商解決辦法在案。本使現特聲明：關於奉命調查該段未定界之勘界委員會之設立，及其職權一節，英國政府與印度政府接受下列之任務大綱：（一）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方面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四月八、九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四月九日

三四四

與英國政府及印度政府方面，現因咸欲解決久懸之滇緬南段邊界問題，並為妥協互讓之真正精神所激勵，茲同意設立一共同勘界委員會，以委員五人組成之，由每方各派二人，並由國際聯合會行政院主席選派中立委員一人；該中立委員即為該委員會之委員長。如遇其他委員意見歧異，難於相等時，該中立委員有最後之票決權。(一)委員會之首要職責，應將一八九七年條約第三條第三、第四兩節中，與未定界有關部分所定之界線實地查明，並繪於地圖之上。委員會於解釋各關係政府，向未獲得同一解釋之約文之際，對於上述約文各段所規定及指明之各點，即關於交點分水嶺，及文中所載之各處地名，應予以相當之考慮。(二)委員會之第二職責如下：如發生彼等認為基於互讓，對於紀定界線應作局部修改之各項問題，如原約第六條所指明者，委員會應根據彼等實地視察之情形，報告各關係政府留待考量。(四)中英兩方之委員，如認為必要時得將彼等個人之見解，提供各關係政府之考量。本公使現請貴部長證實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亦可接受上述之任務大綱，相應照請貴部長查照見復為荷。須至照會者。西曆一九三五年四月九日。」

外交部復照：

第一件「為照復事：接准本口貴公使照會內開（照錄來照原文），等出，准此。關於奉命調查滇緬邊境南段未定界之勘界委員會，本部長聲明：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對於有關該委員會之設立，及其職權如上述之任務大綱，亦可接受。相應照復貴公使查照為荷。須至照會者。大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九日。」

英使來照：

第二件（照譯）「為照會事：關於調查滇緬南段未定界勘界委員會之設立與職權，本日貴我兩方所互換之文件，茲本公使代表英國政府及印度政府，證實貴我各政府，對於建議解決該段未定界之談判，另有下開之附加諒解：依照委員會之報告書，或依照與本問題似有關係之地形的、歷史的、或政治的因素，關於任何修改，將來應由雙方以妥協互讓之精神進行磋商。為進行此項將來之談判起見，於必要時即在南京召集各關係政府代表（連同滇緬代表在內）開一會議，委員會報告書之結論，及嗣後任何談判之結果，俱將規定於一新協定中。在此項新協定訂立之前，各關係政府對於本段界務案，仍各保留其原有之立場。本公使現請貴部長代表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證實關於此

項談判如上述之附加諒解，相應照請貴部長查照見復爲荷。須至照會者。西曆一九三五年四月九日。」

國軍追剿竄擾湘、黔共軍。

流竄黔共軍朱德、毛澤東股渡烏江東竄，復西趨經洗馬河直撲省城貴陽；滇軍本日破之於貴陽、龍里間之黃泥哨、觀音山。

湘軍李覺師於四月八日克復共軍根據地塔窩，並生擒偽糧食部長周錫如；章亮基、陶廣兩師於本日收復永順縣城，殘餘共軍向龍家寨逃竄。（註三）

註一：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十日。

註二：「國聞週報」，十二卷十五期，大事述要，頁五。

註三：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十一，十五日。

十日 蔣委員長下令黔省免征地稅一年；停收禁煙罰金；禁止軍隊向民間徵糧；重慶行營嚴禁部隊拉伕。

軍委會蔣委員長到貴州後，見黔民困苦萬狀，本日下午令蠲免黔省地稅一年。又命黔省軍隊廢除向民間徵糧之習慣。又以黔省徵收禁煙罰金，流弊滋多，民不堪命，特令貴州省政府轉令所屬立即停收。在未奉統籌辦法明令以前，所有官吏人等不准向民眾擅收絲毫款項，倘敢故違，一經查覺，立即嚴懲不貸。（註一）

軍委會委員長重慶行營參謀團本日再申令嚴禁部隊拉伕，以免妨礙川黔公路工程。（註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四月九、十日

首任駐土耳其公使賀耀組赴任。

國民政府駐土耳其第一任公使賀耀組於今日放洋赴任。賀氏曾於八日晚在上海新亞飯店招待新聞界，其演辭要點如次：（註三）

「耀組此番到土耳其，還是初次出使，對於外交是沒有經驗的。土耳其在我國還沒有設過使館，我國在土耳其設立使館亦是創辦。鄙人學識淺薄，對於如此重大的使命，不敢說可以勝任，惟有盡心竭力，以國家的利害爲前提，以民衆的意見爲後盾，遇事審慎考慮，以求不負使命而已。」

賀氏今日臨行發表談話，望國內團結自強。

贛省擬訂新收復縣區清剿善後方案。

江西省政府今日召集各廳處代表，討論擬訂新收復縣區清剿善後方案，決定就各廳處主管部分分別負責辦理。至各收復區婚姻處置辦法，及設立農村貸款所等，推民政廳及農民合作會專案擬具辦法。

（註四）

美國提高新產白銀價格。

美國政府今日提高銀價，以每盎斯七角一分收購其國內新出礦之白銀。此事顯示美政府積極進行其白銀政策之決心，世界銀價將因之繼長增高。觀察家認爲美國此舉多半由國會中白銀派之壓力所致。

（註五）

註一：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十二、十五、十六日。

註二：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十一日。

註三：同註二。

註四：同註二。

註五：上海「時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

十一日 蔣委員長通令推廣識字教育，並派員慰問剿共受傷官兵。

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本日通令各省市市政府推廣識字教育；除依照新生活運動所定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諸要目訓練國民，改善其精神與生活外，更須以勞動與服務兩項，作為學校教育與民眾教育之中心，以改變從前怠弛、散漫、自私之惡習。

又蔣委員長對於剿共受傷官兵極為軫念，特派侍從室主任晏道剛連日分赴各醫院慰問，並獎受傷官兵每員五十元；受傷兵夫每名五元。由晏主任代表蔣委員長訓話，勉以遵醫生活指導，謹守紀律，敦尚品行，講求清潔，以保持受傷官兵最高無上之道德，與過去光榮之歷史。俟創傷略愈，即應自行練習工藝，或學習文字，以期此後自謀生活之途徑。各官兵均甚為感激。（註一）

行政院公布「全國兒童年實施委員會組織規程」。

行政院本日公布實施「全國兒童年實施委員會組織規程」，以為設立組織之依據。其內容如下：

（註一）

全國兒童年實施委員會組織規程

- 第一條 依據全國兒童年實施辦法大綱總綱第三項之規定，組織全國兒童年實施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主持全國兒童年一切事宜。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四月十、十一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四月十一日

三四八

第二條 本委員會以左列人員組織之：

一、教育部及內政部各派員三人至五人。

二、實業部派員二人。

三、由教育部會同內政部聘任對於兒童教育事業富有經驗者五人至七人。

第三條 本委員會由教育部會同內政部指定委員三人為常務委員，處理會中常務。

第四條 本委員會每月開全體會議一次，每半月開常務會議一次。

第五條 本委員會之任務，依照全國兒童年實施辦法大綱實施程序各項之規定。

第六條 本委員會對於各省市縣兒童年實施事項之進行，應負指導督促之責。

第七條 本委員會設總幹事一人，由教育部會同內政部指派部員充任之，幹事五人至九人，由教育部、內政部及實業部各指派部員充任之。

第八條 本委員會得分組辦事，組別及任務由委員會議決定之。

第九條 本委員會委員及幹事均為無給職，但委員因公往來得酌支川旅費，幹事得酌予津貼。

第十條 本委員會辦事處附設於教育部內。

第十一條 本委員會自民國二十四年四月起開始辦事，至二十五年十月結束。

第十二條 本規程自公布之日施行。

河北長垣、河南貫臺黃河口門合龍。

民國二十二年八月黃河潰決後，瀾漫沿河陝、甘、豫、冀、魯等省，被災五十餘縣，災情之重為民國以來所未有，如河南北岸溫縣漫溢四十里，南岸汜水、廣武河溢，蘭封河決故道口門攔河堤，北岸溢封邱，直抵太行隄，而河北長垣兩岸同時並潰，決口三十一處，口門寬十餘丈至三百餘丈，淹河南之滑



縣，河北之長垣、東明、濮陽，山東之濮、范、壽張、陽穀等縣，自清季咸豐五年黃河改道北行以還，淹漫之廣，災情之重，莫如此次之嚴重。

堵口工程本由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長李儀祉主辦，後爲便於實行工賑，移歸黃河水災救濟委員會辦理；而由黃河水利委員會負責治本、治標及善後工程。民國二十三年春，將各口分別堵合，善後禦水各項工程由河北省建設廳負責辦理，耗款一百八十九萬元。二十三年八月初，因河南陝州山洪暴發，甫經合龍之石頭莊河堤復於十二日潰決，漫淹數十里。八月十六日，行政院據黃河水利委員會之報告，議決：查明經辦人員，並急籌救濟。八月二十二日，行政院電河北省府將黃河河務局長孫慶澤撤職查辦，另委滑德銘繼任，並由黃災救濟委員會工賑組孔祥榕負責防堵工作，迄至現在。

河北建設廳長胡源匯於本年一月二十二日親到貫臺督工，爲時兩月餘。三月十三日呈報全國經濟委員會稱：「工情愈險，仍依舊法，難望成功。」全國經濟委員會乃派傅汝霖督辦貫臺堵口工程；孔祥榕專責辦理堵口事宜；河北黃河河務局由孔祥榕指揮。

李儀祉於本年三月九日呈請辭職，國府以河工險惡，一再電留。但李已於十八日由汴返陝，辭意甚堅。河北黃災救濟委員會以近日河水猛漲，二十一日復電李氏催促堵口工程，原電如下：

「開封探送黃河水利委員會李委員長、黃河水災救濟委員會工賑組孔主任鑒：迭據長垣、濮陽兩縣縣長及災民代表等先後電陳，貫臺口門堵合無期，近日河水猛漲，勢愈險惡，瞬屆春汛，巨浸尤爲可慮，懇速設法堵築合龍，俾免浩劫等情。查貫臺口門水勢無定，以致堵塞工程益形棘手，若不及早合龍，則大溜北移，不特長垣等縣盡遭淹沒，恐太行堤、金堤亦將不保，馴至黃河改道，奪衛入海，則冀省大多數縣份悉成澤國，顧念民命，焦急曷勝。至此項工程浩大，實非本省財力之所能及，諒亦早在鑒察之中，台端綜持全局，念切憂民，統籌兼顧，當已有周密辦法，務請迅予實施，並祈示復，無任企禱。（下略）」

傅汝霖在汴視察河工回京後表示：「貫臺堵口迄未成功，由於組織複雜；事前無工款，無從購料，

時機常失。」並對貫臺堵口採新辦法，先在上流築挑水壩、挑流壩，於貫臺以南築攔水壩，以遏水流北滾，然後俟桃汛過後，約五月間大流尚未到前，進行堵塞貫臺口門，由黃災會工賑組負完全責任。此外金堤工程由黃河水利會負責；太行堤由冀河務局負責，分別加高培厚，以防大溜北徙。至堵口工程款，中央允籌一百萬，已撥二十萬。惟購集工料困難，現正設法辦理，期以一個月能購置齊全，不誤工用。國聯水利專家顧德三月十九日由濟南沿黃河西上勘察金堤。（註三）

河北省政府本日收到黃河河務局長齊壽安電，報告貫臺黃河口門合龍：

「貫臺堵口工程業於本日（十一）辰刻（上午九點）合龍，謹先電呈。黃河河務局局長齊壽安叩真（十一）辰。」

長垣縣長張慶祿報告謂：

「頃據派往貫臺張調查員向縣報稱：口門水深現僅四尺餘，堵口工程定於真（十一）日合龍，最遲不過文（十二）日等情。查本縣圍城水量，真日濃落尺許，路地退出甚多，播種或能有望，謹先電聞，乞釋鈞注。署理長垣縣長張慶祿叩真（十一）印。」（註四）

察省主席宋哲元巡視察北，並晤內蒙德王。

察哈爾省主席宋哲元本月九日偕北平軍分會委員秦德純、蕭振瀛赴張北閱軍。本日到滂江會晤內蒙德王。德王表示竭誠擁護中央，並盼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早日就任「內蒙自治指導長官」職；對察省所屬十二旗改盟及右翼四旗由綏遠改劃於察哈爾境一事，亦有所商談。

察省十二旗總管會謁宋哲元，商請改盟及右翼四旗由綏遷察一事，宋哲元表示贊同，將據情轉呈中央。（註五）

太平洋科學協會海洋學組中國分會成立。

太平洋科學協會海洋學組中國分會本日在中央研究院開成立會，由丁文江主席，報告今後工作，準備於三年內完成自山東半島以南至長江口一段的測量工作，經費十萬元。並決在下列四處分設海濱生物研究所：青島、定海、廈門、威海衛或烟臺。（註六）

註一：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

註二：「國民政府公報」，第一七一四號，頁七。

註三：「國聞週報」，十二卷十一期，大事述要，頁三。

註四：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

註五：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十日，十四日。

註六：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

十二日 立法院通過「學位授予法」。

立法院本日會議討論「學位授予法」。議至第六條時，略有辯論。該條文為：具下列資格之一，經教部審查合格，亦得為博士候選人：（一）在學術上有特殊著作或發明；（二）曾任大學或獨立學院教授三年以上者。周緯謂範圍過於寬泛，主張取消；戴修駿、狄膺主保留；羅運炎、趙迺傳主取消，但合格者可予名譽博士；祁志厚駁復，謂應顧中國環境如何？柯劭忞訂元史，日本亦贈予博士，故博士不一定非大學研究院出身；陳長衡謂合格者祇為博士候選人，尚須經嚴格考核始為博士，亦主保留，並提議對博士候選人提出辦法，訂一規程；程中行謂現在大學多副教授，正教授甚少，該條施行無雜濫之弊。最後表決，維持原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十一、十二日

本日通過的「學位授予法」共十二條：

第一條 學位之授予依本法之規定。

第二條 學位分學士、碩士、博士三級。但特種學科得僅設二級或一級。

前項分級細則由教育部定之。

第三條 凡曾在公立或立案私立之大學或獨立學院修業期滿，考試合格，並經教育部覆核無異者，由大學或獨立學院授予學士學位。

第四條 依本法受有學士學位，曾在公立或立案私立之大學或獨立學院之研究院或研究所繼續研究兩年以上，經該院所考核成績合格者，得由該院所提出為碩士學位候選人。碩士學位候選人考試合格，並經教育部覆核無異者，由大學或獨立學院授予碩士學位。

第五條 依本法受有碩士學位，在前條所定研究院或研究所繼續研究兩年以上，經該院所考核成績合格，提出於教育部審查許可者，得為博士學位候選人。

第六條 具有左列資格之一，經教育部審查合格者，亦得為博士學位候選人：

一、在學術上有特殊之著作或發明者。

二、曾任公立或立案私立之大學或獨立學院教授三年以上者。

第七條 博士學位候選人，經博士學位評定會考試合格者，由國家授予博士學位。

第八條 博士學位評定會之組織，及博士學位考試細則，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定之。

第九條 碩士學位及博士學位之候選人，均須提出研究論文。

第十條 本法施行前在公立或立案私立之大學或獨立學院之本科畢業生，與依第三條受有學士學位者有同一之資格。

在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學校或其他學術機關得有學位者，得稱某國或某國某學校某學位。

第十條 在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學校或其他學術機關得有學位者，得稱某國或某國某學校某學位。

第十條 在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學校或其他學術機關得有學位者，得稱某國或某國某學校某學位。

第十條 在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學校或其他學術機關得有學位者，得稱某國或某國某學校某學位。

第十條 在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學校或其他學術機關得有學位者，得稱某國或某國某學校某學位。

資格。

第十條 在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學校或其他學術機關得有學位者，得稱某國或某國某學校某學位。

第十一條 名譽博士學位之授予另以法律定之。

第十二條 本法施行日期以命令定之。(註一)

王家烈、猶國才就任第二路剿共軍正副總指揮職。

軍委會蔣委員長任命王家烈爲剿共軍第二路軍追剿軍總指揮；猶國才爲副指揮，於本日通電就職，王氏就職後即赴前方指揮。(註二)

註一：「國聞週報」，十二卷十五期，大事述要，頁六。

註二：南京「中央日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十七日，二版。

十三日 中央撥款五萬元救濟貴州旱災。

中央爲救濟黔災，由財部墊撥五萬，匯軍委會蔣委員長酌量散放。黔省以旱災之故，城中無米上市，時已二十餘日。(註一)

貴州臨時行政特派員李仲公到任。

本月十日，軍委會蔣委員長派李仲公爲貴州臨時行政特派員，在新省政府未成立以前，所有關於貴州民財各政應行興革及預防奸弊各事宜，着由該特派員負責考查具報，以憑核辦。

貴州省政府本日開會歡迎李仲公，李對記者談稱：

「在新省府未成立以前，本人所負任務可分爲兩點：(一)設計擬定現政治之各項興革計畫，呈請蔣委員長核示；

(二)監察當此交替時機，恐有不肖官吏乘機營私舞弊，害及民眾。倘有此種情事發生，當即呈請蔣委員長核辦，以懲貪污。」(註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四月十二、十三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四月十三、十四日

三五四

註一：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十四日。

註二：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十五日。

十四日 委員長武昌行營主任張學良飛貴陽謁蔣委員長。

國民政府軍委會委員長武昌行營主任張學良奉蔣委員長之召，本日偕同河南保安處長馮占飛及大公報記者張季鸞，乘飛機到貴州，進謁蔣委員長。蔣委員長命張學良須在兩個月內完成川黔公路及沿途電報線。（註一）

中國哲學會成立。

中國近年對哲學研究有相當進步，惟全國組織尙付缺如。北平研究哲學的人士在七、八年前，即感覺研究工作上聯絡組織之必要，當時大體以北大、清華、燕京三校之哲學系教授爲主幹，採自由友誼的方式，每一月或二月舉行哲學家集餐會一次，彼此互相討論，間亦宣讀論文。如胡適、馮友蘭等皆曾有論文發表。去年十月，聚餐會上始有人提議舉行年會，並推賀麟、金岳霖、黃子通三氏負責籌備。初欲在寒假期間舉行，後因時間倉卒，乃改至本年春假期間。該會今日午前九時在北京大學宴會廳開幕，明日繼續開會一日，共宣讀論文十六篇，以平市哲學家之論文爲多，外埠哲學家之參加者尙少。該會之具體組織，現尙未決定，在本屆大會之後始有確定之團體形式。（註二）

註一：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

註二：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

十五日 蔣委員長在黔演講，勉動員總體力量清剿赤共；又電熊式輝等增調六省縣政人員參加廬山訓練。

軍委會蔣委員長本日本在貴州綏靖公署演講「合軍事、政治、社會整個力量來剿匪」。大意爲：

(一) 欲求剿共勝利，不能單靠軍隊，須從黨務、政治方面努力。剿除黔匪不獨政府負有責任，全體貴州人民均負有責任。如何宣傳、訓練、組織全體人民，一致奮起，如何設法協助政府將匪肅清，使得安居樂業，乃貴州人民尤其是貴州黨政人員及各界領袖，所應特別注意者。(二) 暮氣太深，一般人多晏起，爲貴州社會大污點。黨政人員及各界領袖，須以身作則，提倡早起，振作朝氣，革除暮氣。如每晨早起二小時工作，一年計之當爲不少。欲振作朝氣；第一須戒吸煙；吸煙者爲劣等人，必須剷除此種現象，方能建設新貴州。(三) 凡事須快當實在；能則能，不能則不能。認清責任，切實去做，是爲實在；不延擱時間，限期將事辦完，是爲快當。中國人作事因不能快當實在，故外人得以欺壓。以後須痛切覺悟，力求快實。如司法案件，每日能了之案，必須將之辦了，極難案件至多亦不得逾一月，以減人民痛苦，快、實爲政治軍事成功之原因。爲學生者亦然，若每日能習完每日課程，考試時自不致臨時抱佛腳。(四) 黨國旗須尊敬。國旗乃代表我們之國，黨旗乃代表我們之黨；若不加注意尊敬，使不合法式，乃極大恥辱。國旗、黨旗須指定商店依法製作，其餘不准製作，以免錯誤。(註一)

黔省剿共本月八日俘共軍二千多人，蔣委員長特令貴州綏靖公署設立俘虜感化院。綏署本日本交軍法處長方學芬負責籌備組織，分總務、訓育、工藝等股。(註二)

蔣委員長在黔治事極勤，自到貴陽以來，親筆辦稿已逾一千八百餘件，對各師軍官親講戰術，日無寸暇。(註三)

蔣委員長本日本電江西省主席熊式輝、武昌行營陸軍整理處長陳誠、第五處處長甘乃光等，指示增調豫、鄂、皖、贛、閩、川六省縣政人員，參加廬山暑期訓練。電文如下：(註四)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四月十五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四月十五日

三五六

「南昌熊主席天翼兄、武昌行營陸軍整理陳處長辭修兄、第五處甘處長自明兄助鑒：密。查近年剿匪各省之縣長訓練方法各不相同，殊未能齊其心志，一其信仰，振其精神。本年廬山暑期訓練，第一、第二兩期中，均決增設一組，調豫、鄂、皖、贛、閩、川六省之縣政人員，再加以整個澈底之訓練。其受訓人員選送辦法大致如次：（一）凡各該省正在訓練，或已訓練完畢待用，或曾經任用之縣政人員，應選其確具縣長資格，而廉能精幹者，使其參加。（二）凡各該省之現任縣長，無論在本省曾否受訓，統應分期分批調送前來，如因在兩期內全體調送不無困難，准由各該省府斟酌所屬各縣情形，分別抽調。以上兩項，統由各該省府迅即妥擬辦法，並將各該省應送兩期受訓人員之姓名、數目，一併擬定速即冊報本行營嚴核，以便統籌辦理。惟四川方面，則以省府改組未久，地方政務尤須一律加緊改善，需人更多，現正設立縣政人員訓練所，其第一、第二兩期之畢業學員，適與廬山第一、二兩期之訓練互相銜接，准其全體分期送來參加。關於本組之教育事，即由天翼兄就近主持，由明兄副之，除電令各該省府遵辦外，即希兄等迅行著手籌備具報，為盼。中正。銓午秘渝。」

教育部指定十八所大學舉辦中等學校暑期講習班。

教育部本年度指定國立中央、北平、師範、武漢、中山、浙江、清華、交通、山東、四川，省立廣西、湖南，私立華中、金陵、大同、南開、滬江、廈門等十八所大學，分別舉辦中等學校暑期理科、史地、英語等科講習班。本日令各教育廳、局遵照查明具報。（註五）

日本駐華公使有吉明拜謁行政院長汪兆銘，對中國停止排日運動表示滿意。

日本駐華公使有吉明本日抵南京，進謁行政院長汪兆銘作歸國之辭行。有吉明對汪銘兆談到日本駐我國各地總領事最近在上海開會，各領事報告中國各地排日運動轉趨靜止，表示滿意，希望我政府對此事時加注意。（註六）

我國駐日公使蔣作賓離臺返日。

因僞滿溥儀到日而赴臺灣的我國駐日公使蔣作賓，本日離臺返任。蔣公使發表談話云：

「在臺灣視察各種事業，見官民一致努力於開發，誠屬羨慕之至。華僑有四萬三千人，無絲毫不平、不滿之怨聲，惟教育制度尚不充分，已請臺灣總督府注意。」（註七）

註一：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十七日。

註二：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十六日。

註三：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

註四：「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三），頁一四四。

註五：同註二。

註六：同註二。

註七：同註二。

十六日 蔣委員長命在成都附近構築碉堡；鄧錫侯電請蔣委員長派兵防止赤共竄擾川西。

蔣委員長本日撥款六萬元交成都衛戍司令部，建築成都附近碉堡工事，由別動隊督促指導，限期完成。必要時，重慶附近亦將建築碉堡。（註一）

又川省松、理、茂、懋、汶屯墾督辦署督辦鄧錫侯本日電呈蔣委員長，以岷江上游情勢緊張，懇剋日遴派大員馳赴松茂，負責籌畫。原電云：

「自匪襲渡嘉陵，分道西竄，青、平失陷，安北無兵。復接電告，匪更一部竄向岷江山脈，其欲竄據目的日見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四月十五、十六日

明瞭。頃得探報，匪部復由平武分道向西、向南竄擾，情勢如此，不敢諱言。加之各路大軍西進，追剿愈速，匪竄之來愈快。松、茂據岷江（即松潘河）上游爲川西屏障，兩地相距三百餘里，岷江山脈綿亘極長，小道尤多。以屯殖性質之少數兵力，而又強半分駐夷地，雖盡調以防赤，既有夷變堪虞，而陣線過長，亦難棋布，罅漏已多，補置不易。蓋以當地團力缺乏，徵集無由，以故屯軍協團佈防松、茂，力既不及嘉陵河之眾，而薄弱無險之處，復較河防爲多。況剿赤以非軍師爲單位，難期成功，松、茂邊區歷稱瘠苦，我兵僅備制夷，固未防及赤匪。丁此時會，既不能予匪以岷江之險，又無集團師旅力量自衛，防線過長，兵不敷用，雖人事之當盡，實抵禦之難周。若不早圖，將見赤氛瀰漫，川西危險，爲勢已迫，不敢不言。切懇鈞座俯念松、茂山區人民未經赤燹，寧忍陷落！乞卽迅賜統籌，尅日遴派大員，統率師旅，馳赴松、茂，負責籌畫。固邊區卽以固腹地，固岷江一線，卽以固剿赤全線，急不擇言，嚮望立斷。」（註二）

行政院決議以熊斌繼任參謀本部次長。

行政院本日會議通過軍委會函：「參謀本部次長黃崧松另有任用，應免本職。遺缺擬准以熊斌繼任」案。（註三）

銀價高漲，政府以提高平衡稅及禁止白銀外流為因應之道；滬外商銀行成立所謂「紳士協定」。

自本月十日美國宣佈提高新產銀價，中國頗受影響，政府曾電令駐美公使施肇基向美國政府抗議。本日，外交部又令施公使向美交涉。財政部長孔祥熙在京、滬送與當局及金融界商議應付辦法。並對報界稱：

「美又提高銀價，我政府正籌劃應付中，抗議已提出，如美國再提高銀價，我當提高平衡稅以應付之。對內當

取締投機，及禁止現銀流出。」新任中國銀行董事長宋子文亦於本日發表談話，首稱我國遭遇確甚艱難，惟吾人須持鎮定，蓋舉世正陷於經濟蕭條中，上海固受害最烈。然我國以農立國，農民所受不良影響尚淺，而上海之繁榮，終須內地是賴。目下情形，大見進步，上海當必受其澤惠，此實堪慶幸者。宋氏續稱，他已與若干中外銀行家非正式交換意見，其結果令人大為感動，蓋他們均能無分中外爾我，而協力對付此共同問題，此又堪慶幸者。此外財政部長固守其健全金融及健全財政政策更屬重要。宋氏言至此，遂重行聲明，他曾得政府保證決無通貨膨脹之舉。綜觀上述諸要點，吾人對於前途實屬大可樂觀。至於美國繼續將銀價自六角四分提高至七角一分之舉，此當然加重吾國之艱難，但以嚴禁私運生銀出口辦法，現頗見生效，故上海方面不致發生恐慌。（註四）

上海外商銀行因海外銀價高，有利可圖，連日以來，紛紛報運大批白銀出口（註五）。又上海外商各銀行合組之國際銀行公會本日在麥加利銀行召開臨時大會，討論金融問題。由該會主席麥加利副經理可克朋主席，英商滙豐、大英、有利、沙遜、麥加利；日商正金、臺灣、三菱、三井、任友、朝鮮；美商花旗、大通、運通、美豐、友邦、信濟；法商東方、滙理、中法、工商；荷商安達、荷蘭；比商華比；義商華義；德商德華等二十五銀行經理參加。首由可克朋及滙豐經理赫樞門等報告與宋子文商討安定金融辦法之經過，嗣互相交換意見。關於停止運銀出口，與中國金融界合作共維市面事，一致表示無異議。惟關於停運期限，及聯合一般商行等兩項實際問題，討論頗久，有主張暫定三個月或六個月，但多數不贊成，結果改為「相當時期」通過。又有人提議，停運銀出口不僅以會員銀行為範圍，應聯合一般商號、洋行共同履行。結果以此係會員各銀行之一種紳士協定，自無拘束第三者之必要。此項協定並不採取成文形式，僅以會議紀錄為憑，一律遵守。會議中所成立之協定係包含兩項公約，即（一）自即日起會員各銀行自動停止運銀出口；（二）與各銀行有關係之商行，如有運銀出口者應由各有關係之銀行勸告停止。（註六）

註一：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十七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十六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四月十六、十七日

三六〇

註二：「民國川事紀要」，頁五七九。

註三：同註一。

註四：「國聞週報」，十二卷十五期，大事述要，頁四。

註五：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十六日。

註六：同註四。

十七日 國民政府任命吳忠信為黔省主席；貴陽民衆請懲辦貪污。

貴州及西南各省，二十年來處於半獨立狀態，軍閥互爭，中央鞭長莫及。二十三年冬，共軍流竄川、黔，中央軍迫擊入黔。本年二月十九日，行政院決議以薛岳為貴州綏靖主任，中央正式控制貴州，引起兩廣震動，謠言譁起。乃調薛岳繼續追剿共軍；以與粵桂當局有舊之吳忠信主黔，緩和兩廣情緒。

（註一）

黔省主席王家烈因兼二十五軍軍長，負剿共之責，不能兼顧省政，已呈請辭職。行政院本月十六日決議，准王家烈辭職，任命吳忠信為黔省府主席。（註二）國民政府本日明令發表。全文曰：

「貴州省政府委員兼主席王家烈呈請辭職，專理軍務，情詞懇切，王家烈准免貴州省政府委員兼主席職。此令。任命吳忠信為貴州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此令。」（註三）

吳忠信，安徽合肥人，現年四十八歲，前清江南武備學校畢業。歷任南京警察總監、國父孫中山先生之軍事顧問、淞滬警備司令、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委員、國民政府全國建設委員會委員、導淮委員會委員、安徽省政府委員兼主席、導淮委員會常務委員、監察院委員等職，現寓蘇州。（註四）

又黔省僻處西南，交通阻隔，政治毫無進步。人民於軍權統治下，飽受壓迫與蹂躪。近赤共西竄，各軍不能抗拒，致東南北各縣均慘遭共禍，貴陽亦岌岌可危。幸經中央派遣大軍入黔，始得轉危為安。

蔣委員長以黔省地瘠民貧，復遭共禍，人民生活當益感痛苦，特由川乘機來黔巡視，以謀澈底改造省政，解除民衆痛苦。各縣民衆於蔣委員長抵黔後，即推派代表組織貴州省各縣民衆代表請願團，請求懲辦貪官污吏；取銷苛捐雜稅。本日復聯合貴陽市民約三萬餘人大舉請願。貴陽全市各商店一律停業一日，各學校放假，全市懸旗，各街遍貼標語。是日晨九時起，各界民衆及各學校學生紛向鹽行路時敏學校集合，計到各界代表及自由參加之民衆約三萬餘人。十時許，推派代表袁幹臣、王小谷、陳稚新等十餘人，持呈往謁蔣委員長，由薛岳主任代見。各代表陳述來意後，薛答覆略謂：

委員長對於民衆之請求，無不採納，改造黔省政治，係有時間性與步驟的。本年川、湘、滇、黔公路可望築成，明年可望著手開發黔省礦產，希望各界民衆努力協助進行。

各代表認為滿意，即面遞請願書，辭返時敏學校，向全體民衆報告經過詳情，希望大家之吸煙者迅即戒除，實行軍民合作，共謀革新。並謂目前苛捐雜稅已蒙蔣委員長允令逐步停徵，此後，如再有向人民勒索者，儘可向行營控訴。十二時許，全體山時敏學校出發遊行，民衆手持各色旗幟，上書各種標語，隊前由一人持大旗引導，上書「全黔民衆請願團」字樣，大隊沿預定路線前進，經鹽行路、南華路、中華路、西成路、廣東路，轉往鯨魚巷，至導文學校內解散。沿途高呼「請求蔣委員長解除黔民痛苦」、「請求蔣委員長建設貴州廉潔政府」、「請求蔣委員長懲辦貴州貪官污吏」、「打倒貴州傳統軍閥」、「鑷除貴州封建餘孽」、「感謝蔣委員長澤被全黔，豁免本年田賦」、「感謝蔣委員長軫念黔民，停收禁煙罰金」等口號，情況至爲熱烈，爲黔省空前盛會。（註五）

財政部訂救濟工商業放款原則，令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遵辦。

救濟工商業貸款案宣傳已久，政府改組中、交兩行時，即以救濟經濟危機爲藉口，中、交兩行既已

改組，而救濟工商業辦法始由財政部與中、中、交等行及滬金融界商定。由中央等行會同滬銀行公會作二千萬元之貸款，以四分之三作工廠抵押放款，餘作工商信用放款。至五百萬元之小借款辦法，財部已分飭中、中、交三行暨滬銀行公會迅擬辦法，實行放款，除中央等三行已認定一百四十萬元，其他各行量力自籌。財部擬定救濟工商業放款原則十項，於本日分別函令中央、中國、交通及滬市銀行業同業公會遵照，原則如下：

- (一) 凡工商業請求放款救濟時，銀行爲維持市面起見，應盡力貸放之。
- (二) 工商業請求放款救濟，以製造國貨之工廠、販賣國貨之商號，及運輸國貨出口者爲限。
- (三) 廠家或商號請求放款救濟時，銀行應查明該號是否實在？並調查其資產負債情形、盈虧狀況、營業方針，暨所請借款之用途，是否必要。
- (四) 廠家或商號所借款項，銀行應隨時監督稽查其用途，不得移作別用。
- (五) 廠家或商號查明已無繼續存在能力者，不得請求放款。
- (六) 關於工廠之技術改良事項，及商號之營業方針，銀行得隨時派專家指導或矯正之。
- (七) 銀行救濟工商業之放款，月息不得超過八厘，如廠號情況不能擔負全數月息時，得請求本部核准補助月息二厘。
- (八) 前項放款償還期間，至長不得超過一年，各銀行放款合計之總額以一千五百萬元爲限，但銀行於每次放款後，須將放款廠號、數額、期限、押品詳細報部備案。
- (九) 凡不能提供押品之廠號，而又急待救濟者，如有殷實商號三家連帶負責爲償還擔保，經銀行認可，請求小額借款時，銀行亦應酌爲放款，以資救濟，但其放款總額，不得超過該廠資本及公積金之半數，償還時期准照市場向例，於結束期清償之。
- (十) 前項信用小借款之總額，以各銀行放款之合計，至多以五百萬元爲限。以上辦法，係於救濟之中仍寓鞏固金融之意，以謀兼顧，除分別函令外，復令該行會遵照，會同各銀行辦理。(註六)

烏拉特西公旗石王被反對派圍困。

烏盟烏拉特西公旗因王位爭奪事，札薩克（卽旗王）石拉布多爾濟與石叔喇嘛依錫達積不相容，近

又與該旗東主薩拉齊（即管旗章京爲札薩之下最高執政官）額寶齋有嫌怨。額之一部財產被石拉布沒收，額乃聯依錫達反石。兼以三公旗中權位最高之活佛格格喇嘛對石亦不滿，曾數度控訴於蒙政會。石拉布位爲札薩克權力至大，惟樹敵四面，乃感不堪。最近依錫達、額寶齋、饅頭、格格喇嘛等曾數度聯絡。本日，饅頭突率兵二百餘人包圍王府。王府在三湖河，石王及近臣均被圍在內。王府及附近蒙兵百餘人，均在府保護石王，計連同石王及蒙兵被包圍者共百六十餘人。雙方迄未開槍，惟交通已斷絕，饅頭致書石王，令繳出印信，但石王迄未置答。饅頭兵在王府附近，步步爲營，封鎖極嚴，石王被困府內。（註七）

註一：「萬耀煌將軍日記」，上冊，頁一九六、二一二。

註二：「國聞週報」，十二卷十五期，大事述要，頁二。

註三：「國民政府公報」，令一七一八號，頁二。

註四：同註二。

註五：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註六：同註二，頁四。

註七：「國聞週報」，十二卷十六期，大事述要，頁七。

十八日 蔣委員長任命郭思演爲貴陽警備司令。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本日委派郭思演爲貴陽警備司令，並電南京軍委會呈請國府正式任命。

（註一）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四月十七、十八日

立法院決議六月起裁撤轉口稅，增加關稅抵補。

中央財政困難情形日前已成爲周知之事實，年來因剿共軍事，軍費一項不免較增；而各院部會所屬機關政費與事業費皆略形膨脹，故當上月各機關所送二十四年度概算達到中央後，發見收支不敷情形遠過於二十三年度預算。中央政治會議爲使國庫收支平衡起見，於是成立一審查預算計劃委員會，企圖綜核名實，權其重輕緩急，俾斟酌損益，使收支勉能相抵。該會成立後，數度開會，將軍政各費減之又減，於萬不得已之中，擬予成立之數約共爲八萬萬餘元，同時希望財部亦能確定歲入之數額，與此相近。不意經財政部再四籌劃，能確定之歲入數額不過七萬萬餘元，故即照最低限額之八萬萬餘元而論，亦尙不敷一萬萬元。當局因擬將各項軍政黨費概照二十三年度標準不予增加，同時對於事業費重加考核，分別緩急，以定去取。

中央財政既不能另闢開源之道，而新預算又不能成立，財政當局除增加稅收外，別無辦法，減免出口稅及轉口稅後，自不得不另籌抵補之法，計現在計劃中之新稅：一爲徵收所得稅，一爲增加進口稅。所得稅草案，計個人所得稅率自千分之五起，至千分之二百止，商店所得稅自千分之十起至千分之二百止。增加進口稅則大綱，立法院財委會已照財政部意見通過。（註二）

立法院本日例會，通過（一）裁撤轉口稅，自本年六月一日起實行；（二）減免出口稅，增加進口稅原則。財政部秘書李謙對記者談：裁撤轉口稅後，政府每年短收一千六、七百萬之譜，益以出口稅之減免爲數更鉅。增加關稅至少須能抵補，使有裨於目前困難之財政，兩項新稅則現仍縝密籌擬中，五月二十日前可轉送立法院審議，以便六月一日實施。（註三）

駐日公使蔣作賓電告外交部：日「滿」將簽訂經濟協定。

我國駐日公使蔣作賓本日電呈外交部，報告日本擬組織「日、偽經濟共同委員會」以統制偽「滿洲國」經濟，並定五月正式簽字。原電如下：

「南京外交部：一四七號。十八日，一三一號電敬悉。日本擬組織日偽經濟共同委員會以統制滿洲經濟。駐滿參事谷正之來東京與當局接洽，現關於該委員會條約草案，業經對滿事務局、外務省及關係官署審議完畢，聞已令駐滿全權南次郎與偽組織商洽後，再諮詢樞密院，約於五月間正式簽字云云。其草約大綱另郵呈鑒察。賓。」（註四）

廣州綏靖主任陳濟棠自兼粵海軍總司令。

廣州綏靖主任陳濟棠本日令全部海軍人員到總部聽訓，隨即宣布自兼粵海軍總司令，原任總司令姜西園免職。（註五）

註一：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十九日。

註二：「國聞週報」，十二卷十五期，大事述要，頁四。

註三：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十九，二十日。

註四：「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六編傀儡組織（一），頁八〇八。

註五：同註一。

十九日 蔣委員長規定普及體育辦法，令各省遵行。

蔣委員長以應切實推行普及體育，曾以多電令飭各省市遵辦，茲各地體育組織多已成立，為求此類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四月十八、十九日

組織一致起見，近復規定辦法八項：電令全國各省市遵行。原電如下：

「（銜略）本行營前以體育關係重要，亟應普遍發展，經於本年三月以多（二日）秘漢電通飭嚴令辦理在卷。現據呈報具體辦法者已有數處，惟查核內容頗不一致。茲特規定原則八項於次：（一）每省（市）黨政軍學各方面應聯合或併合各該地原有之團體，組織一某省（市）黨政軍學體育促進委員會，主持全省（市）體育運動事宜。（二）每縣黨政軍學各方面應聯合或併合各該地原有體育團體，組織一某縣黨政軍學體育促進分會，秉承委員會主持全縣體育運動事宜。（如係無駐軍之縣分則由黨政學三方面辦理）。（三）每省（市）委員會及各縣分會全部辦事人員，應由各機關或學校職員教員分別兼任，均為無給職，遇必要時可另聘體育專家。（四）各省（市）委員會組織簡章由省（市）政府召集黨政軍學各方面會同起草，提交籌備會議決議後，再由省政府呈請本行營核准施行。各縣分會組織簡章由委員會訂立，提交會議決議施行；各縣分會組織簡章由委員會訂立，提交會議決議施行。（五）各省（市）委員會應妥訂有普遍性之實施辦法通則。（六）凡黨政軍各機關之職員，及學校之教職員學生均應參加運動。其詳細實施辦法由各黨政軍學機關依照實施辦法通則，體察本機關情形自行擬訂，送由所直屬之委員會決定實行。（七）實施辦法通則內，應有關於成績考核辦法之規定。（八）各省（市）委員會各縣分會對於天雨時體育運動之設備，應力謀補救方法，俾能繼續不斷。以上各項除多（二日）秘漢電已有規定者，仍應切實遵行外，希即分別依照辦理，隨時具報為要。中正行政教印。」（註一）

駐平政整會委員長黃郛為華北聯航事致電行政院長汪兆銘。

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黃郛本日致電行政院長汪兆銘，詢問中央對日本飛機自由飛航華北之政策。電文如下：

「南京汪院長：華北聯航問題久延未決，近聞關東已於篠（十七）日起對華北自由飛航，定每週二次。果其事屬實，放任之，則空權被侵，而默不一言，將來羣起效尤，國將不國；抗議之，則彼方既決心為此，空言可決其無

補；若以實力扣押，或取妨礙手段，則事態必日益擴大，循至不可收拾；三者均非至計。查華北聯航事，數月來對方固時時催促，我亦一再討論。且吾二人與介兄間往返電商者，又不下四、五次，推敲至爲詳盡，利害至爲明顯，均以爲惟有從速自營之一法，較爲得策。乃遷延迄今，始終因其他各方見解不一致，未能與對方開始商談，演成今日狗急跳牆之局。萬一將來無法補救，或至事態擴大，影響及於剿匪，將何以對介兄？更何以維大局？又查兩年以來，對方每有軍官飛平，然事先必請求分會之許可，因事關軍事，例不與政整會打招呼，現軍分會雖尚無正式報告，究竟此次飛航一如向例作爲臨時飛航，每次事先均求得許可；抑或逕情直行作爲定期飛航？未敢遽斷。然聞須磨已在京明言，決自篠日起自由飛航，似與普通傳聞不同。此事關係至鉅，中央能否決策？心所謂危，不敢不陳，尙祈垂察電教爲荷。弟郭皓（十九）未。」（註二）

原二十九軍副軍長孫震升任軍長。

原二十九軍副軍長孫震本日升任軍長（原軍長爲田頌堯）。蔣委員長本日電川省主席劉湘：「重慶劉總司令：茲升任孫震爲二十九軍軍長，除電軍事委員會頒發任狀及電令外，特電知照。」（註三）

河北省嚴防現銀出口。

河北政府主席于學忠今日稱：關於私運現銀出口問題，爲穩定金融計，決嚴爲防止。此間各外商銀行當局亦已表示與中國各銀行取一致維護市面之態度，均不運現銀出境。據查自美國提高銀價以來，津市除有少數牟利之徒秘密私運外，尙無大宗之流出。但此秘密私運之現銀數量亦屬不少，日前對各銀號亦擬加以申說，共同防範。（註四）

註一：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二十日。

註二：「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下冊，頁八五八。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四月十九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四月十九、二十日

三六八

註三：「民國川事紀要」，頁五七九。

註四：同註一。

二十日 蔣委員長整飭川、黔財政；嘉獎川軍鄧錫侯部；重慶新聞檢查所開始檢查新聞。

蔣委員長最近據調查報告，以貴州舊省府及文武各機關於省會地方賤價出售預徵通關稅票，爲數甚鉅，至外縣各項分局所在地更屬不知若干？特面諭特派員李仲公採取斷然處置，着將預徵通關稅票一律作廢。李已遵令布告週知。蔣委員長又訓令貴州省政府派李仲公接收貴州餉捐總局；貴陽、安順兩分局亦飭李先行派員接替，其餘各分局長着仍認真徵解，倘敢舞弊侵佔國稅，一經查覺或被告發，該分局長等與通同舞弊之奸商一律以軍法從事。

按貴州省餉捐局即徵收鴉片煙特稅者；「通關稅票」即特稅票，亦即鴉片煙出口稅。黔省盛產鴉片，每年由商人運往廣西、四川等省，稅收年約六百萬元，是黔軍軍餉的來源。（註一）

蔣委員長又以黔省曾被共軍占領各縣收復之後，糧食不繼，特令貴州綏靖公署從速切實統計，籌備米糧及倉儲，以便散發各地。並頒「收復匪區各縣民食接濟辦法」十四項。（註二）

此外，蔣委員長以川省各縣地方財政紊亂不堪，自軍事長官以下，縣長、徵收局長、團董、鄉長之流莫不巧立名目，肆行擄取，每年田賦徵收有七、八次至十餘次者，其他苛雜尤不可勝數；同時一縣之內，對徵收、支付項目絕無監查考核之辦法，浮收捏報，中飽侵蝕，非澈底改革不可。特將在豫、鄂、皖、贛督師時所訂之「剿匪區內整理縣地方財政章程暨各關係法規合訂本」於本日令飭川省主席劉湘轉令遵行。按照此項章程：（一）今後各縣政府均應設立財務委員會，辦理一切收支事宜，實行統收統

支；(二) 厲行預算、決算制度；(三) 劃分支付與經管之權責。又四川財政特派員署調查地方銀行鈔券結果，共發行主輔兩幣三千三百零七萬六千八百四十一元三角，準備現金共三百零六萬七千九百零四元九角八分，計不敷三千零零零八千九百三十六元三角二分，擬請財政部向中央銀行借款二千三百萬元收回，每月在省款項下撥還五十五萬，四年共撥二千六百四十萬，除兩千三百萬還本外，餘二百四十萬卽作借款利息。(註三)

川北共軍徐向前股自以偽四軍、九軍、三十軍及三十一軍之一部突過嘉陵江後，急向劍閣以西竄擾。江油、平武各地均發現共軍，並由江油、中壩間以敢死隊搶渡，進襲中壩。平武所屬之古城亦有共軍。江油大爲震動，川軍鄧錫侯在綿陽當請二十九軍孫震由安縣方面出兵四團增援，並調其駐廣元之林翼如旅約七團移防青川，復親率十二團由綿陽出發。同時中央軍飛機飛往助戰，六路軍王纘緒部亦到重華壩，終於將中共軍隊擊退。鄧部進駐中壩後，分三路向江油前進，左翼先到，與守城之楊旅取得聯絡，全線戰事激烈；第一師胡宗南師大部向青川、平武急進。成都人心惶惶，參謀團決定移往，以便指揮。川省主席劉湘並委保安處長費東明代理保安司令，費已赴蓉，指揮川西各縣構築碉堡，鞏固後防。川軍楊森部隊則調防南岸，楊已於本日由順慶至渝。此次川北戰役，鄧錫侯部頗爲得力，蔣委員長於本日由黔電劉湘，電云：

「銑(十六日)午電悉，鄧錫侯調度有方，應予傳令嘉獎，旅長黃鰲、楊書軒守城奮戰，尙屬忠勇可嘉，准各記大功一次外，並呈請政府特獎，其所部各旅准各獎洋五千元，以資鼓勵，除電賀主任查照辦理外，希即查照。中正(二十日)未參。」(註四)

由重慶行營、剿匪總部、川省黨部、省政府合組之重慶新聞檢查所，曾於本月十六日邀新聞界茶會，諮詢各方意見，決定自本日起開始檢查新聞。(註五)

行政院長汪兆銘晤駐平政整會委員長黃郛，商對日外交。

行政院長汪兆銘應浙江省主席黃紹竑之請，本日到杭州，向正在舉行的縣長講習會演講：「國難期中外交方針」。同時約晤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黃郛；黃郛遂自莫干山至杭，與汪兆銘共商對日外交問題。（註六）

交通銀行正式改組，增加官股。

交通銀行今日午後二時舉行通常股東總會，到股東百餘人，股份金額四百九十餘萬元，超過法定人數。董事長胡筆江主席，首由行員報告二十三年度營業狀況：計存款總餘額二萬四千餘萬元，放款及投資總餘額二萬一千餘萬元，滙出滙款總額二萬九千餘萬元，儲蓄存款總額餘額三千零一萬餘元，發行兌換券總額一萬一千餘萬元，純益九十萬零七千元。其次，討論通過二十三年度盈餘分配，及提存儲蓄公積金兩案。旋改選商股監察人，由葉崇勳、溫襄忱、鄒敏初、費士毅四人當選；候補監察人兩人為汪子剛、汪有齡。最後由主席臨時提議：（一）增加官股一千萬元請追認案；（二）提議財部頒布核准修正條例案；（三）修改章程草案；均獲通過。

交通銀行照修正條例董事名額二十一人，計官股九人，商股十二人；監察人名額七人，內官股三人，商股四人。官股董事九人中，除原任張壽鏞、李承翼、秦祖澤三人外，現由財部加派王正廷、宋子良、楊肝甫、徐新六、楊嘯天、沈叔王六人；商股董事十二人，原任為胡筆江、唐壽民、錢永銘、胡祖同、陳行、周作民、李銘、王承組、陳輝德、葉扶霄、楊德森、張家璈均因任期未滿未改選。官股監察人三人，除原任許修直一人外，財部加派張嘯林、趙棣華二人。又該行原任常務董事五人，為胡筆江、

唐壽民、錢永銘、胡祖同、陳行（註七）

註一：「國聞週報」，十二卷十六期，大事述要，頁二。

註二：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註三：同註一。

註四：同註一，頁三。

註五：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十六日。

註六：「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下冊，頁八五九；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註七：同註一，頁五。

二十一日 財政部咨各省市防止白銀外流。

財政部本日咨各省市政府、各商會暨銀錢業公會略稱：政府對白銀風潮，仍本一貫政策；以平衡稅之升降以應銀價之高漲；並飭各海關嚴防私運，以禁現銀外流。並商得在華外商銀行之協助，共同安定國內金融。惟恐各地商人不明利害，仍有貪圖私利，偷運出口，為此特請切實合作，共同協助中央，隨時嚴密稽查，鞏固金融基礎。（註一）

臺灣新竹、臺中及澎湖大地震，死傷一萬一千餘人。

臺灣全島及澎湖島於本日午前六時零二分及六時二十七分，發生強烈地震兩次。據日本中央氣象臺發表報告：地震之中心在新竹州及臺中州境內之大安溪下游，震源之深度尚淺，距地表約十基羅米突以內，因此地震限於局部地方而非常激烈。發生地震時，鐵路被毀，鐵橋折斷，隧道陷落，電報、電話隔斷，混亂恐怖之狀可想而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四月二十、二十一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四月二十一日

三七二

此次臺灣大地震，據日本拓務省報告：死亡三、〇〇三人，重傷七、二一六人，輕傷八四五人，以上死傷合計一一、六六四人；民房全坍一一、七八〇戶，半坍一一、七三一戶，大破二、八〇五戶，微破一、八二三戶，以上坍破民房計二八、一三九戶。據陸續調查所得，災區實況至為淒慘。就中受害最烈為臺中州及新竹州。臺灣總督府警察局發表災害統計如左：

臺中州

豐原郡

死亡 一、二七〇

重傷 三、七三八

全倒民房 一、二〇一

半倒 三二二

大甲郡

死亡 三二四

重傷 四六〇

全倒民房 九〇九

半倒 三四二

東勢郡

死亡 三三一

重傷 八五

全倒民房 三五四

半倒 四三四

新竹州

苗栗郡

死亡 四六八

負傷 五九〇

全倒民房 一、〇五七

半倒 一、二四九

竹南郡

死亡 二〇五

負傷 一三一

全倒民房	二、三九四	半倒	七六八
太湖郡			
死亡	一六四	負傷	二四一
全倒民房	二四二	半倒	一〇八
竹東郡			
死亡	一三	負傷	九四
全倒民房	四一六	半倒	六九四
新竹市			
死亡	四一四	負傷	五八
全倒民房	一二九		

日本應付此項災變，一方面臺灣軍令臺北、臺南各衛戍病院急派救護隊；另由臺中大隊派遣十五隊前往各地實行救護工作，對於災民分配食料與軍用硬質麵包；又臺北、臺南則令兩聯隊同時動員，憲兵隊對於受災各地執行非常警戒。他方面則日本國內朝野妥商善後辦法，如內務省通令各縣募集賑款；拓務省全體職員捐薪百分之一作為義捐；鐵道省與郵船及大阪兩輪船公司議妥：凡屬救護品運往臺灣省之運費當極力折扣或完全免費；紅十字會開緊急理事會，組織救護隊前往災區服務，特志看護婦會亦分別着手辦理救護事業；餘如愛國婦人會、救世軍、東本願寺以及其他社會事業團體，無論公私均急起而為救濟運動。

此外，日本對臺灣大地震之賑濟，其日本大藏省決定方針如次：

一、臺灣特別會計第二預備金計一百七十萬元，及該項特別會計剩餘金五百七十萬元，兩共七百四十萬元，可提出備用，以便講求應急救濟之方策；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四月二十一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四月二十一、二十二日

三七四

二、調查損害程度，以內地震災爲準，決計減免所得稅、營業收益稅、繼承稅等等，以示體恤；
三、調查受害狀況，倘爲復興上認有必要時，當由存款部通融低息資金。（註一）

追剿共軍之一路軍總司令何鍵，嚴禁所屬抽收烟苗稅。

追剿共軍之一路軍總司令何鍵本日通電各部隊、各保安區司令，略稱：

「查禁種煙苗，正由湘省政府及沅陵省委出巡辦公處遵奉委員長蔣命令及頒布辦法嚴厲執行。本路軍駐湘各部隊及湘省軍隊自應一致協助，俾清毒氛。無論何人不許抽收烟苗稅，或以任何名義對煙苗籌款，違者一經發覺或被告發，酌按軍法治罪。」（註三）

註一：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註二：「東方雜誌」，三十二卷十號，頁一一八。

註三：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二十二日 駐平政整會委員長黃郛致電何應欽，謂對日交涉樞紐全在中央，無意北返。

軍政部長兼軍委會北平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連電行政院駐平政整會委員長黃郛，催其返任，共同負責對日外交。黃郛以對日交涉樞紐全在中央，地方交涉已十完八九，無意北返，乃覆電如下：

「北平何部長敬之兄：號（二十一）亥、馬（二十二）一、馬西、馬戌四電均奉悉。（一）辱承勗勉，何敢自逸！且兩載以還，與兄同處危城之中，相依爲命，更不忍遽言放手。惟默察對外局勢，今後對日問題樞紐全在中央，地方交涉業已十完八九。若中央對國際形勢認得清，對日本方針把得定，則弟即小憩亦無問題，否則，即遵命重返亦無濟於事。故再三考量，不如往來京、渝，對國家貢獻或可較多。吾兄高明，當亦謂然！（二）聯航事，兩月以

前，介公已一再有明確之主張，情關係各機關未能步調一致。弟爲此事與中央往返電商者十餘次，當面陳述者四次，其間經過，桐生兄來山時均盡情談過，想已轉達。今兄所提五點，事實與立場兼顧，在今日實狀之下，恐亦祇有此一途。除加電蔣、汪兩公共同主張外，知注先覆。弟郭養（二十二日）。」（註一）

黃氏之夫人沈亦雲女士描述此時的情況謂：

「廿四年春，政府已明令給假臍白在家養病。平常他離平，會務由秘書長代，而責仍他負；明令給假則代理人負責，代理人爲王克敏。政整會在華北，做好不可能，但做壞很容易。臍白不肯再去北方，不去又爲國家懷懷然。」（註二）

行政院嚴禁外人與外輪在華製運麻醉藥品。

國際聯盟禁烟顧問委員會此次開會時，我代表胡世澤提議防止外人與外輪在中國私運及製造麻醉藥品一案，經會議通過，建議於國聯行政院。現經該院議決，由國聯秘書長正式函達我國，經禁烟委員會呈請行政院予以施行。行政院已指令核准，原令略謂：（註三）

「查此項議決案既經國聯行政院議決通過，正式函達我國，自應依照實施，嗣後如有外人或外輪違反禁烟私行製運情事，應即根據此項決議案辦理。按國聯決議辦法：（一）各國人民在華參與私製或私運麻醉藥者，應將其驅逐出境，並不准復返中國。（二）各該國應制定法律，對各該國人民將來在華私運煙藥或參與私製麻醉藥者，嚴重處罰。（三）在華航行之各該船隻，如經查獲係供私販煙藥之用者，應即撤銷其保護。」

美國遠東經濟考察團抵上海。

美國實業界領袖所組織之遠東經濟考察團於三月二十二日由舊金山乘柯立芝總統號出發，團長福勃斯係前任菲律賓總督及駐日大使，對遠東情形甚爲熟悉；副團長卡羅爾，秘書史托利脫，會計希佛利，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四月二十二日

三七六

團員第林漢、羅傑士、雷麥、赫勒斯、威克漢瓊斯、別克斯佩及團員眷屬共十六人。該團於出發時發表聲明謂：該團親往中日兩國視察經濟狀態，使此諸國與美國政府之間，於最近擬召開之互惠通商條約交涉上作一準備。該團於四月四日抵日本東京，十九日搭哈立遜總統號輪由神戶來華，本日抵滬。

團長福勃斯抵滬時發表書面談話云：

「余信美國商業界來此大國，作最周密之考察者，從未有如此之組織，而中國航空運輸之特殊發展，對於敝團此次考察甚大之幫助，余深信美國商界代表團乘飛機旅行新中國，作詳細廣大之考察者當爲第一。由鐵路與航空之旅行秩序業經排定，對於敝團工作獲有極大之效力。敝團來華考察之目的，在研究中美兩國過去、現在及將來之商務關係，美國經濟考察團內並無政府代表，亦無財政上之幫助，敝團出發動機及全團經費均由美國實業界、商業界、銀行界之與遠東有關係者擔任，全團團員均屬美國銀行業、食品業、煙草業、紡織業、航空與輪船交通業等各界之最有關係者組織而成。敝團雖無某項特種調查之任務，但余等當以極大之努力，促成兩國商務之增進，余等爲事實之探求者，而無執行之權力，全團對於發展兩國商務之原則，應有共同之諒解與願望，此則余等心目中認爲最重要之事務也。余代表本團敬向招待處主席張家璈先生及招待處代表爲余等謀各項便利，應表示深切之感謝。敝團訪京與貴國政府各當局晤談後，即將返滬，與上海商界諸領袖交換意見，此後全團將有中國南、北、中部之遊，與當地中國商界領袖晤會。另一組將往訪菲律賓。全程終了後，全團將集滬搜集所得材料，重與上海商界各領袖作最後之會商。」（註四）

蘇俄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由俄返任抵上海。

蘇俄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夫婦偕秘書鄂山蔭，本晨八時許乘「哈立遜總統號」輪抵滬。我外交部駐滬辦事處長余銘、市府秘書長俞鴻鈞及蘇俄駐滬總領事等均到碼頭歡迎。俄大使在輪次語記者：

「本人此次例假返國報告使華情形，茲因假滿回任，中俄邦交現日臻親善，良可慶幸；至於簽訂商約須視雙方

態度而定。本人何日入京謁汪兼外長，尚未決定。」（註五）

註一：「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下冊，頁八五九。

註二：「亦雲回憶」，下冊，頁五四六。

註三：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註四：「國聞週報」，十二卷十六期，大事述要，頁五。

註五：同註三。

二十三日 行政院決議以張惠長任駐古巴公使。

行政院本日晨開會通過兼外交部長汪兆銘之呈文：

「駐古巴公使凌冰，業經調部，請予免職。另請任命張惠長爲駐古巴公使。」（註一）

北寧鐵路管理局禁止現洋外運，出國旅客僅准帶五十元。

北寧路管理局本日公布暫行取締現洋外溢辦法原則如下：（註二）

「（一）旅客出關帶五十元以內者免議；（二）携五十元以上百元以下者，按各運通則第一百零七條辦理；千元或不滿千元者，按下列運費計算：（1）百五十公里以內，運費一元，（2）百五十公里以外三百公里以內者，運費一元八角；（3）三百公里以上四百五十公里以內者，運費二元三角之規定，按每千元價率收費，起票放行；倘隱匿不報，一經查出，除補繳運費外，科以十倍罰金。（4）旅客携百元以上者，除按二條辦理外，應即通知海關核辦。（5）到達站無論有無接收通知，均須注意檢查。」

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在百靈廟舉行第二次大會。

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自成立以來迄今二載有餘，曾開第一次大會後，即未繼續開會。第二次會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四月二十二、二十三日

三七七



於本日在百靈廟舉行，出席有德王、索王、托克托胡、康王、吳鶴齡、秘諭米達希、阿商勒烏貴、白雲梯、包悅卿、伊欽代表鮑子青、何永信、阿福壽、郝昌善、才楞九仁貢、楚克拉什、雲王代表補林島特等三十餘人。上午舉行該會成立一週紀念會，並舉行成吉思汗紀念儀式，禮畢，即在百靈廟郊外舉行野餐。下午舉行踴躍大會，會後即開預備會。預定二十四日審查提案，二十五日開正式討論會。討論議案有：（一）籌設蒙古地方自治講習所；（二）成立蒙古保守教導隊；（三）衛生院；（四）實驗村；（五）文化館；（六）師範學校；（七）關於發展經濟者：（甲）生產合作社，（乙）貿易合作社，（丙）地產合作社；（八）關於便利交通者：（甲）公路管理局；（乙）電業管理局；（丙）驛站管理局。此外對省界問題亦將提出討論，大會閉幕後，全體蒙委將相偕晉京一行，並赴各地參觀建設，該會因提案較多，決展至月底閉幕。（註三）

朱、毛共軍渡黃泥河竄入滇境。

朱、毛共軍已竄至雲南邊境，其最前線三千人到達雲南省之黃泥河，主力在興義，人數在一、二萬之間。滇軍在黃泥河以北五十英里平彝企圖截擊；追擊之國軍已抵盤縣。雲南省府因共軍西竄過速，故已加戒備，並勸英僑婦女及兒童於緊急時退出，美國領事對美僑亦有同樣的勸告。（註四）

同日法國殖民部長已宣布採取緊急辦法，保衛安南邊境及滇越鐵路，惟據稱現時邊境法人並無危險。（註五）

日本新任駐華武官磯谷廉介謁行政院長汪兆銘；日本關東軍參謀河野到北平；日本駐華公使有吉明返東京；偽「滿」溥儀離日。

新任日本駐華使館武官磯谷廉介本日由滬到京，赴鐵道部官舍謁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汪兆銘，作首

次會晤。(註六)

曾負責簽訂「塘沽協定」之日方代表關東軍參謀河野於本日八時許由長春抵平。軍分會何應欽代委員長於本日下午一時在居仁堂春藕齋設宴招待，並邀日使館武官高橋坦、北寧路局長殷同、灤榆區行政督察專員陶尚銘、薊密區行政督察專員殷汝耕暨朱式勤等作陪。據陶尚銘稱：

「河野來華，與北平日使館及華北口駐屯軍有所商洽。」(註七)

日本駐華公使有吉明夫婦於本月二十日離滬返日，此行攜帶日本駐華各地總領事會議報告書。本日抵東京，即謁日本外相廣田報告中國各地最近狀況及借款、關稅改訂問題等重要事項，同時對於日本之對華外交政策，亦提出重要之建議。

有吉明同時表明辭意，但廣田則以中日兩國關係刻雖已漸入於正常化狀態，而在政治、經濟上實仍處於微妙的情勢中，故認為兩國關係之圓滿調整，尚有相當困難，不願於此際撤換駐華公使。因勸有吉打消辭意，繼續為日本宣勞。(註八)

本月六日抵日之偽「滿」康德帝溥儀於本日離日返回偽「滿洲國」。(註九)

註一：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註二：同註一。

註三：「國聞週報」，十二卷十六期，大事述要，頁七。

註四：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註五：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註六：同註一。

註七：同註一，及四月二十五日。

註八：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一，二十五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四月二十三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四月二十四日

三八〇

註九：同註一。

二十四日 武昌行營主任張學良到西安檢閱部隊。

軍委會委員長武昌行營主任張學良本月二十三日由漢飛抵汴。途經汝南、周家口，曾盤旋視察。午後赴南關演武廳檢閱軍隊。張學良稱，此行是代表蔣委員長檢閱各處部隊。

本晨，張氏離汴飛陝，上午抵西安檢閱部隊，並與陝省主席邵力子、西安綏靖公署主任楊虎城等陝西軍政當局有所晤談。（註一）

上海銀號連日倒閉三家。

上海銀號因四月底結帳，本週有三家倒閉，市面頗受影響。永興莊二十一日停業後，同泰滙劃錢莊二十二日又宣告清理，虧空二十四萬元，各戶存款八、九十萬，放出之款有一百二十萬元，收支可相抵。本日小錢莊華明銀號倒閉。又各業與銀錢業磋商四月底到期之長期放款，增息展期，已商妥者有典當、木行、紙行、豆麥、茶棧、參藥各業。中央、中國、交通三行以四月底結賬期將屆，因永興、同泰兩滙劃莊先後停業，於市而不無影響，而工商放款二千萬元因調查及各種手續需時，非立時即可實現，乃於二十二日開臨時緊急會議，決先繼續舉辦同業拆放一千萬元，以資救濟，其一切辦法與民二十三年大結賬期辦法相同，由中央銀行主持，各借戶以公債、庫券、地契前往請求，每戶仍以十萬元為限。二十二日各錢莊及小銀行前往押借者約三百萬元。此次滬市金融以二十二日晚最緊，錢莊續有數家動搖，經中央銀行放出二百餘萬，二十三日已見鬆。洋米八百餘萬包進口，值銀一萬萬餘元，不無影響市面，甬、紹兩幫錢莊未能充分合作。三日內中央、中國、交通三行拆出之款共四百餘萬，內以中國最多，逾

三百萬，此數在上海市場無足注意，但於人心則有較好印象。（註二）

川省主席劉湘通令各軍，嚴禁擾民及任意殺害赤俘。

四川省政府主席劉湘近日通令全省各軍及團隊，嚴禁擾民及任意殺害赤俘。其原令云：

「爲令遵事，奉蔣委員長養（二十二日）已行參戰電令開：密，查朱、毛、徐等股匪迭經我軍痛剿，至爲狼狽。我軍除依照規定計畫圍剿外，尤須注意與匪爭取民眾，不爲匪用，則其勢益孤，而殲滅益易。故我軍無論宿營行軍，隨時隨處嚴肅紀律，不拉夫、不派款、不強駐民房、不強佔民物、不征發糧秣、不強買強賣。又對於俘虜不准任意殺害，致使有心向順之匪裹足不前。以後凡有俘獲，誠心投誠者均應解至後方，按照行營頒布之處置俘虜投誠辦法辦理，並多散優待投誠俘虜標語傳單，庶幾可以招匪來歸，促其解體。希轉飭所屬軍隊、團隊切實遵照爲要。（中略）查頻年剿匪，勞師耗餉，尚未克竟全功，揆其原因，多緣前方剿匪部隊及地方官吏忽於愛護人民，甚且壓迫騷擾，爲淵驅魚，殊背政府剿匪救民之旨，言之痛心！當此匪患未已，民不聊生，凡我地方官吏，協助防剿之團隊，尤應仰體委座視民如傷之意，對於人民勤加撫輯，視如家人父子，不得有絲毫騷擾，免致爲匪煽惑利用。應盡量宣傳赤匪罪惡，使脅從走險之流，悔悟來歸，匪患自不足平矣。除由四川剿匪總司令部轉電各軍嚴禁擾民，並分令外，仰即遵照，轉飭所屬一體遵照爲要。」（註三）

河北省政府重申禁毒令。

河北省府近抱苦幹主義，對於該省政治決定厲行剿共禁毒，以期除惡務盡，維持地方治安，挽救農村破產。本日通令各縣再申禁毒決心，凡奉行盡力者定必優予獎敘，潦草塞責者立即嚴行懲處。其原令云：

「查烈性毒品之害甚於洪水猛獸，流毒之深足以亡國滅種。自奉頒嚴禁烈性毒品暫行條例以來，迭經本府令飭

各縣認真查禁，並指示辦法各在案。近查各縣縣長對於烈性毒品案件，切實查拿盡法懲治者固居多數，而意存敷衍因循不辦者亦尙不乏人。似此忽視要政，其何以對人民，而副蔣委員長及本府除毒務盡之至意。在對於此項要政視等尋常者，不過藉口縣中無此條件及尙無破獲，或以爲本府覆核認真，恐干駁詰，畏難苟安，意存觀望。殊不知近年烈性毒品之蔓延至爲普遍。凡有人煙之所幾無不有吸食販賣之人，查禁苟不懈弛，獲案自必易易。偵訊尙肯虛衷，犯證無虞遁飾。一經判決呈核，無不立邀核准。成案具在，足資觀鑑。自可知未辦一案之縣，皆由各該縣長未盡認真之故。此次禁毒，蔣委員長與本府早具決心，爲與民更始之計，如有慙不畏法敢於嘗試者，雖予重大懲處而不惜。凡有地方之責者，查禁爲其天職。須知強種乃可圖存，其各共喻斯意，秉乃精誠，嚴督所屬，認真奉行，一有緝獲，務須悉心偵訊，以期證據畢集，案無疑誤，使犯罪者無可逃於法網，牟利者不敢輕於嘗試。如有在職公務人員及地方土豪劣紳敢於包庇指使，甚或暗中販運製造，爲毒品之淵藪者，應即明密查訪，一有證據應即逮捕，依例處治，不得稍存顧忌。各該縣長果能奉行盡力，處理詳迅，定必按其成績優予獎敘。倘竟仍前泄沓，潦草塞責一，經覺察，亦必立予嚴懲。本府令出惟行，獎懲悉憑自擇，慎勿視爲具文，自貽伊戚，致負本府諄諄告誡之意。除分行外，合行令仰該縣長遵照，勿稍違忽，切切此令。」（註四）

美國遠東經濟考察團到南京。

美國遠東經濟考察團本月到南京，晨赴中山陵恭謁國父孫先生遺容後，分訪實業部長陳公博、交通部長朱家驊、行政院長汪兆銘、財政部長孔祥熙等。

汪院長於下午設宴招待美經濟考察團全體人員，席間致詞謂：

「中美兩國邦交以及人民感情向極親睦，故對貴團此來深表歡迎。據個人所知，諸位均係美國各貿易團體及與遠東商業有關各大商號之代表前來考察商業情形，我國同樣性質之團體當願與貴團諸位互相交換意見，俾共謀商業上之發展。諸位赴各處考察時，該團體等當能予以種種協助，俟各位考察後如有意見貢獻，亦極願聞。」

繼由該團團長福勃斯致答詞，略謂：

「敝團抵達貴國，承各方熱烈招待，深為感謝。敝團係由美國各私人團體所組織，此來目的僅為考察商業情形以求發展，絕無外交、政治等意味。」（註五）

美國再度提高白銀價格。

美國羅斯福總統今日提高財政部收買國內新出鑛白銀之價格，由每盎斯七角一分增至七角七分五七。此為本月內美國內銀價之第二次增高。查第一次增價在四月十日，由六角四分半增至七角一分，計兩週內銀價共增一角三分強。羅斯福總統之命令中，謂此舉為美國利益起見，實屬必要。此舉為世界銀價近來驟漲而發。鑄幣稅原照白銀貨幣價格，即每盎斯一元二角九分之價格，徵收百分之四十五。現減收百分之四十。美國財政部對於因銀價高漲而得之利益，或將徵收百分之五十之利益稅。此舉志在阻止國內產銀者囤積白銀，以待政府更高價格而獲過份之利益。美國國會白銀派議員及西部鑛田聞此加價消息，異常興奮。白銀派議員預料不久銀價將騰至一元二角九分。以財部購銀價格既已提高，世界銀價亦必隨之而漲。美國銀鑛家根據國外與國內銀價差額而計算其利益，估計因羅斯福總統之舉動，彼等已獲有紙上利益一百四十六萬八千二百五十元。（註六）

註一：「國聞週報」，十二卷十五期，大事述要，頁二；及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註二：「國聞週報」，十二卷十五期，大事述要，頁四。

註三：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一日。

註四：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註五：同註二，頁六。

註六：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四月二十四日

二十五日 財政部長孔祥熙盼人民重視國幣。

財政部長孔祥熙本日晨由京到滬，中午在中央銀行接見新聞界。首謂美國提高銀價，影響我國，乃人所共知；但望國人有愛國心，不圖私利，重視本國貨幣，並愛用國貨，不以進口貨賤而大量購買，則此層可以不足爲患。繼謂外商銀行家已與我金融界商洽合作，不再運白銀出口，即使有人意存破壞，至萬不得已時，政府儘可提高平衡稅，爲有效之應付。末謂四月底難關可稱已過，三行拆放之款達七百萬，市面情形可以大定。近日自永興、同泰兩錢莊先後宣告停業後，錢業略有恐慌，旋由三行繼續拆放，自昨日起已日趨穩定，故四月結束期可無問題。惟吾國錢莊在金融上向佔重要地位，祇以組織上向拘於習慣，少所改進，已不免授人口實。乃不意邇來有數家錢莊，其本身實際並非不可維持，而竟然藉此故意倒閉者，對於一切債權、債務輒以一清算人敷衍了事，如此形同欺騙，實爲社會之蠹，自應嚴加取締。設或再遇上項情事，除應按無限公司十足清償債權外，並應予擾亂金融之處分。又錢莊經理猶如一船之船主，苟遇風濤，爲船主者必當竭力掙扎。乃近來錢莊經理一遇困境，即先躲避，甚有携款潛匿者，此種情形尤堪痛恨，嗣後政府當依法嚴懲，以警刁巧，而保存戶權利。（註一）

教育部規定本年度各大學招收新生辦法。

全國各大學二十四年度招生辦法，近經教育部規定本日通飭施行。要點如下：

一、各大學及獨立學院之文、法、商、教、理、農、醫、工所屬一切系科，仍後招收新生及轉學生，應詳審各系科師資設備情形，酌定名額，不得濫收。

二、今後各大學之文、法、商、教等學院，或獨立學院之文、法、商、教等學科之每一學系或專科，所招新生

及轉學生數額，除具特殊成績經教育部特許者外；以三十名爲限。各大學之其他學院及獨立學院其他各科中，如有學系專科屬於文、法、商、教者，或附設文、法、商、教等系或專科者；其招收辦法概依本項規定。

三、未照本辦法招生之學校，其新生轉學生之入學資格，本部概不予以核定。

四、本辦法對專收女生之學院，暫不適用。

據教育部負責人談：今後各年如無特殊情形，此項新規定將繼續實施。（註二）

我駐美公使施肇基訪美國務卿商談白銀問題。

中國駐美公使施肇基今日與美國務卿郝爾作非正式的會談，繼續交涉美國購銀程序。事後施公使告記者謂：他代表中國政府向美當道表示對於美國政策之注意，並向郝爾聲明中國現遭遇之局勢，與一九三三年美國所遭遇者相同。不過，中國應付因此而起的難題之能力，不與美國同耳！（註三）

註一：「國聞週報」，十二卷十六期，大事述要，頁五。

註二：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註三：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二十六日 國民政府令免貴州本年田賦。

國民政府本日下午令豁免貴州本年田賦。令文曰：

「貴州僻處南徼，夙稱貧瘠，往歲農產歉收，百業已形凋耗，近因殘匪竄擾，地方被害尤深。此次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督師到黔，電陳人民痛苦情形，請予蠲免本年田賦，並據行政院呈請明令施行前來。政府軫念民生，允宜特加體恤。所有貴州全省人民應納民國二十四年份田賦著悉予豁免，以蘇民力，而慰輿望。此令。」（註一）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四月二十五、二十六日

立法院通過簡易人壽保險法。

立法院本日通過「簡易人壽保險法」。全文三十八條如下：

- 第一條 簡易人壽保險爲國營事業，屬交通部主管，其他保險業者不得經營之。
- 第二條 簡易人壽保險由郵政儲金匯業局管理並指揮各郵政局儲金匯業分局經理之。
- 第三條 簡易人壽保險以郵政儲金匯業局爲保險人，依本法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任。
- 第四條 簡易人壽保險分終身保險、定期保險二種，終身保險於被保險人死亡時，給付保險金額；定期保險於契約滿期時，或未滿期而被保險人死亡時給付之。
- 第五條 簡易人壽保險金額以國幣五十元至五百元爲限，如同一被保險人訂立數個保險契約時，其保險金額之總數不得超過五百元。
- 第六條 簡易人壽保險之收支以國幣爲標準。
- 第七條 簡易人壽保險對於保險人免驗身體。
- 第八條 保險費率及積存金額以章程定之。
- 第九條 凡中華民國人民年齡自滿十二歲至滿六十歲者，皆得爲被保險人。
- 第十條 要保人應照章繳納保險費。
- 第十一條 要保人得以自己或他人爲被保險人，以他人爲被保險人時應先得其同意。要保人在賠償事故發生前，得指定或變更受益人，但被保險人爲他人時應得其同意。未指定受益人時，在終身保險其保險金額視爲被保險人之遺產，在定期保險視被保險人爲受益人。被保險人死亡時，其保險金額視爲被保險人之遺產。
- 第十二條 以他人爲被保險人時，須要保人或受益人與被保險人有經濟上切身利害關係者方得要約。
- 第十三條 要保人於要約時，須將章程所定應繳納或聲明各事項據實繳納或聲明。

第十四條 保險人承諾要約後應填發保險單，保險單應記載之事項以章程定之。

第十五條 保險契約自填發保險單之日發生效力。

第十六條 保險契約發生效力後，被保險人死亡時受益人依左列各款之規定分別享受利益：（一）未滿六個月死亡時領受所納之全部保險費。（二）逾六個月未滿一年死亡時領受保險金額五分之一。（三）逾一年未滿二年死亡時領受保險金額之半數。（四）逾二年後死亡時領受全部保險金額。

第十七條 要保人得照章請求變更保險契約。

第十八條 要保人得隨時向保險人聲明終止契約，其終止之效力不溯既往。

第十九條 要保人不依章程所定，猶豫期間內繳納到期保險費時，保險人應停止其契約之效力。契約效力停止後，要保人得於一個月內照章變更其契約為一次納費保險契約。

第二十條 保險契約停止效力後，一年以內要保人得為回復效力之要約。保險人承諾前項要約時，應於保險單上証明其情事，並簽字或蓋章。保險契約之回復自簽字或蓋章之日發生效力。

第二十一條 保險契約回復效力時，視為自始未曾停止其效力。

第二十二條 前條保險契約回復效力後，被保險人死亡時，受益人依左列各款之規定分別享受利益：（甲）保險契約停止效力時繳納保險費已逾二年者。一、未滿六個月死亡時，領受回復效力前之積存金額及回復效力後所納之保險費。二、逾六個月後未滿一年死亡時，領受回復效力前之積存金額及保險金額之半數。三、逾一年後死亡時，領受全部保險金額；（乙）保險契約停止效力時繳納保險費未滿二年者。一、未滿一年死亡時，領受回復效力前之積存金額及回復效力後所納之保險費。二、逾一年後未滿三年死亡時，領受回復效力前之積存金額及保險金額之半數。三、逾二年後死亡時，領受全部保險金額。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保險人除依第二十四條之規定辭理外，不負賠償責任：一、被保險人在保險契約發生效力後一年以內自殺者。二、要保人故意致死被保險人者。三、受益人故意致死被保險人者，但受益人係二人以上時，其他受益人應得之利益不受影響。四、被保險人死亡，要保人或受益人

不照章通知保險人者。

第二十四條 遇有第十七條、第十八條或第十九條、或前條第一款、第二款或第四款情事發生，其保險費已繳納二年以上者，受益人得照章請求發還積存金之一部分。

第二十五條 保險契由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之詐欺而成立者，保險人得解除之。依前項之規定契約解除時要保人除照章請求發還積存金之一部分外，不得爲其他請求。

第二十六條 簡易人壽保險之保險人不得代位行使要保人或受益人因保險事故所生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

第二十七條 簡易人壽保險之保險人對於保險費不得以訴訟請求給付。

第二十八條 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因保險契約所發生之一切權利，非依章程之規定，不得讓與或出質於他人。

第二十九條 由保險契約所發生之權利，自得爲請求之日起逾五年不行使而消滅。

第三十條 保險費繳納至二年以上者，要保人得照章請求借款，但受益人係第三人時，應得其同意。

第三十一條 無行爲能力人及限制行爲能力人關於簡易人壽保險之行爲以對於保險人者爲限視爲有行爲能力人之行爲。

第三十二條 簡易人壽保險之會計或與其他郵政業務之會計畫分獨立。

第三十三條 郵政儲金匯業局應於每年度終了後，將簡易人壽保險業務及金融狀況公告之。

第三十四條 簡易人壽保險積存金除依左列各款所定投資方法運用外，不得移作他用：一、保戶以保險單爲抵押之借款。二、購買中央政府發行之公債庫券，但購買之資金不得超過其積存金總額及公積金總額百分之十五。三、以妥實有價證券或棧單爲質之放款。四、以有確實收益不動產爲抵押之放款，但其總額不得超過本局積存金額百分之十五，抵押金額不得超過該不動產估值百分之五十。五、本局定期存摺或存單爲質之放款。六、票據貼現。七、押匯。八、經營倉庫業。九、農業放款。十、其他經郵政儲金匯業局監察委員會通過交通部核准投資於國營生產事業之放款。但其總數不得超過積存金總額百分之二十。

第三十五條 簡易人壽保險之業務應受郵政儲金匯業局監察委員會之監察。

第三十六條 簡易人壽保險契約及因契約所得之利益並各種文據簿籍免除各項稅捐。

第三十七條 本法附屬各項章則由交通部擬訂呈請行政院核定之。

第三十八條 本法之施行日期及區域分別以命令定之。(註二)

本年度國家總預算黨政軍各費核減甚多。

本(二十四)年度國家總概算業經主計處於今日編成，呈國府轉中央政治會議。本年度黨政軍各費經該處遵照中央緊縮政策，及歷年收支實況，切實核減，較上年度預算減少甚多。惟新增之事業費及債務費，為上年度預算所無者，除以核減之數彌補外，其餘不敷之數尙不甚巨，亦另有財源充補。

(註三)

駐平政整會委員長黃郛電重慶行營秘書長楊永泰，告以日方在華北密謀活動企圖。

行政院駐平政整會委員長黃郛由各方所得報告，電告軍委會委員長重慶行營秘書長楊永泰轉呈蔣委員長，指武昌行營主任張學良、冀省主席于學忠與日方相結；于學忠與察省主席宋哲元聯合；宋哲元已聘日籍顧問；日本急進派主張驅逐黃郛、暗殺北寧鐵路局長殷同等情。原電如下：

「重慶行營楊秘書長暢卿兄：有子渝電奉悉。別久至念。現在綜合各方報告，似局勢頗有變化。(一)東北以張(學良)、于(學忠)為中心，極拉攏日方。于在津大事聯絡，張亦派員參加。(二)日方看我無力，且與介(公)有歷史關係，彼所希望之造成華北獨立政權，已決不可能，故亦轉向遷就。(三)于、宋(哲元)有聯合運土利益，且同係魯籍；前因察東事件，宋部又已懾服，且已密聘日籍顧問。故于、宋自然而形成一氣。日方視為較政整會易於利用而有力。(四)聯航問題，雖承介公明確主張，負責主持，然京中仍各自顧立場，或仍互相推諉，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四月二十六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四月二十六、二十七日

三九〇

屢次函電商榷，終是指東劃西，話不對筭，大有去秋談判通郵時之舊感。(五)因此遷延又遷延，未能與口方切實談判。現口方不能再待，已於篠口開始片面強制通航，每週二次，由承德而平津而榆而錦州。而中央尚秘而不宣。然日久暴露，恐無以善其後也。(六)最近口方急進派有公然主張驅逐黃郛政權及暗殺殷同者。(七)京中政局又現散漫與頹唐之象，(唐)有壬等暗中時為退休打算。(八)金融恐慌潛滋暗長，日甚一日，近上海已倒錢莊三家，聞尚有繼倒者。以上各節，理應詳報介公促其注意者：一因是非太多，關係太大，未便形諸筆墨；二因匪勢猖獗，危及成都，不忍以此擾其神、分其心，故除聯航問題簡略的交換意見及情報外，餘均未報。茲將最近所得確實情報一份，另航快郵寄。此報係與我有關之一口人秘密送來者，如兄以為可，盼與此電一併用最速方法密達介公為要。承邀川遊，弟亦本有此打算，下月內或可實現，介公如能於此時回渝，則面商種種尤可詳盡。兄處如有消息，盼速電示。再綜觀上述情形，弟之不再北返，已無討論之餘地，惟待何時機，用何方式發表，較為相宜，切盼有以見教。弟鄒右(二十六)。(註四)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令第一七二六號，頁二。

註二：「國聞週報」，十二卷十七期，大事述要，頁六。

註三：同註二。

註四：「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下冊，頁八六〇。

二十七日 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電賀蔣委員長晉任特級上將。

本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議任蔣中正為特級上將，經國府明令公布後，蔣委員長於本月十六日電呈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申謝，電文曰：

「急，南京林主席鈞鑒：恭讀國府明令，授任特級上將，聞命無任悚惶。竊中正謬總師干，許身黨國，匪孽有待於剷除，戎事猶稽於整飭。方艱鉅之未已，辱殊號之隆加，益懷冰淵，彌深惕勵。惟竭駑駘之效，庶答優渥之

施，謹中微愴，伏乞鑒垂。蔣中正叩銑（十六日）印。」（註一）

林主席本日覆電致賀，電文曰：

「貴陽蔣委員長勛鑒：適承來電，敬佩謁謙。我公人倫冠冕。黨國元勛，奠定寰區，以非常之功業；率循邦典，宜膺特異之崇階。企念賢功，彌深祝頌。林森感（二十七日）印。」（註二）

各地律師公會呈請司法院廢止刑事特別法令。

司法院、部迭接滬、津、漢、平、濟等地律師公會呈請以新刑法已經公布，定七月一日實施，惟現行之刑事特別法令如「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懲治盜匪暫行條例」、「禁煙法」等，割裂刑法法權，久爲世所詬病，應請於施行新刑法時予以廢止。司法當局以各該律師公會所稱頗有理由，且如「懲治盜匪暫行條例」，去年當中政會決定展限施行時，曾有俟修正刑法頒布施行後廢止之決議，則該條例之廢止自屬當然。惟如「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等是否亦在一併廢止之列，當局因關係重大，正在研究中。（註三）

中央銀行理監事、總裁、副總裁就職。

中央銀行理事、監事、總裁、副總裁本日宣誓就職。財政部長孔祥熙代表理、監事致詞，首對中央國府特派代表及各來賓敬致謝意，次謂中央銀行之創設係根據國父遺教。當國父在粵時，爲收支便利、經濟建設起見，而籌組中央銀行，由前總裁宋子文先生於風雨飄搖中努力經營，故中行得有目下之成績。最近金融界謀鞏固金融、復興工商業起見，實行三銀行合作。本人因學識有限，故再添一副總裁委由張公權先生膺任，張氏在金融界中早具光耀之歷史與經驗，故中行今後將益臻發展，社會金融之鞏固及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四月二十七、二十八日

三九二

工商業之復興，亦將與之俱進。(註四)

註一：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註四：「國聞週報」，十二卷十七期，大事述要，頁四。

二十八日 武昌行營陸軍整理處長陳誠等，自重慶到貴陽進謁蔣委員長。

軍委會委員長武昌行營陸軍整理處長陳誠、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軍委會侍從室第二處主任陳布雷本日由渝飛筑謁蔣委員長。陳誠謂：

「如能改良政治，赤匪不難消滅。贛省剿匪勝利十之七八得力於民眾擁護。用、黔殘匪終必消滅；惟欲使其時間縮短，則有賴於大家之努力。」(註一)

上海民生紗廠停業。

上海民生紗廠正式宣告清理。該廠欠債約七十餘萬元；機件、廠產等值一百餘萬元。

民生紗廠自去歲受棉貴紗賤影響，於總結賬時暫告停工。總理徐采臣奔走招股無效，日前經股東大會決議宣告停業。按該廠創於民國十年，資本金實收五十萬元。董事長爲史量才，共有布機一百二十八架，工人八百餘人。據律師稱：該廠停業原因爲外紗傾銷，資金週轉不靈，但人欠欠人尚可相抵有餘，在可能範圍內或可設法復業。(註二)

武昌金永閘落成。

武昌金永閘本日落成，該閘施工時經兩載，用款八十餘萬元。因閘工完成，武昌、蒲圻、嘉魚、咸寧四縣金水流域可免旱潦，並開田九十萬畝。（註三）

川、滇國軍追剿共軍。

流竄川北之共軍徐向前股，主力集中江油，彰明。國軍第一師胡宗南部自接防白河口後，向青川、平武推進，本日擊破摩天嶺共軍，並向唐家河、青川追擊。胡部右路軍於二十七日進攻平武及附近要隘，共軍向青川潰退。

共軍朱德、毛澤東股由黔竄入滇境平彝後，二十六日竄抵曲靖、霑益之間。追剿軍二路軍薛岳部已追抵曲靖。共軍殘部約一萬五千人向尋甸方向流竄，有渡金沙江之勢。蔣委員長已令川軍劉文輝部堵截。薛岳及一路軍李韞珩、萬耀煌部已於二十五日追到平彝。共軍僞一軍團林彪、僞五軍團董振堂西走白水。本日，李韞珩師追擊至曲靖；萬耀煌師追至霑益；二路軍歐震師追至白水，繼續圍剿共軍。

（註四）

註一：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註四：「國聞週報」，十二卷十七期，大事述要，頁二；「萬耀煌將軍日記」上册，頁二二六。

二十九日 蔣委員長令劉文輝佈防金沙江，阻共軍北渡。

共軍朱德、毛澤東股流竄入滇後，遭國軍追剿，殘部一萬五千人竄向尋甸方面，有企圖渡金沙江入川之勢。蔣委員長令川軍二十四軍劉文輝出兵堵剿。（註一）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四月二十八、二十九日

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視察華北部隊。

軍委會北平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奉軍委會令視察華北各部隊，於二十八日南下，赴濟南、青島視察當地駐軍。本日發表書面談話稱：

「余到北方已二年餘，久欲來魯一視建設情況，但以事務冗繁，未克如願。刻事稍簡，抽暇前來，並就便一視駐濟軍隊，如時間許可，並擬赴青島視察市政。韓復榘治魯政績優異，遐邇咸知；沈鴻烈對青市亦多建設。相信此來定可得良好印象。蔣委員長先後提倡新生活及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皆現代國家必要之圖。韓對此二者倡導素力，希望魯省官吏公眾在韓領導下，努力實行。」（註一）

財政部取締上海錢莊停業。

財政部以錢莊倒閉，影響金融甚鉅，特於本日訓令上海錢業同業工會，務須整理業務，不得藉詞率爾停業。令云：

「查近幾年以來，每於市面緊急之際，均由本部函令中央、中國、交通三行拆放巨款，以資調劑，各錢莊得此扶助，營業自應發展。不意近來仍時有錢莊倒閉及停業清理情事。察其內幕，倒閉停業各莊未必純由放款呆滯，每有不良經理濫用虧款，或營私舞弊，以倒閉停業為掩飾打劫之手段，外人不察，每以錢莊停閉為金融緊迫之徵象，以致搖動人心，影響市面，殊堪痛恨。查錢莊組織概係無限公司或合夥，各股東或合夥人自應負無限清償責任，經理及執行業務人員亦應連帶負責，倒閉及停業之錢莊，非將全部債務清償完竣，經理及執行業務人員與股東或合夥人同屬不能脫離責任，斷非委託一清理員即可逍遙法外。其經理及執行業務人員如有濫用虧款、營私舞弊情事，更應依法嚴懲，不能寬假。為此令仰該公會迅將近來倒閉停歇各錢莊詳細查明，如有上述之情事，應即據實報部，以憑依法究辦，並轉知全體同業務須整理業務，不得藉詞率爾停業，致滋紛擾，是為至要，切切此令。」（註二）

北寧鐵路局長殷同經瀋陽抵日本出席觀光會議。

北寧鐵路局長殷同經瀋陽轉道赴日，乘關釜聯絡船抵下關，轉乘火車東上，出席日本鐵道省觀光會議。將在會中報告北寧鐵路客貨運輸設施概況。（註四）

日漁船侵我領海，我漁業大受影響。

江蘇海岸花鳥山附近我國領海，近半月來日本大小漁輪多至八十餘艘，較往年增兩倍。魚價更低。本年我各漁輪公司實際上多已停止營業，出口漁商輪多臨時由船員組織經營，如形勢不變，多數將實行解散。（註五）

蘇俄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謁行行政院長汪兆銘，聲明對新疆無領土野心。

蘇俄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本日上午十時，偕中文秘書鄂山蔭赴鐵道部官舍謁行行政院院長汪兆銘，作返任後首次拜會。外部總務司長李聖五、亞洲司長高宗武、秘書譚紹華均在座。鮑大使首致問候詞及返任詞，旋正式代表蘇俄政府向汪表示：外間對新疆時有傳聞，惟蘇俄政府對新疆絕無領土野心。並希望新省在中國中央政府領導之下，與內地各種關係日益密切；並表示願進行商約問題會談；同時盛讚梅蘭芳此次赴俄演戲之成功。（註六）

註一：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三十日，五月一日。

註二：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九，三十日。

註三：「國聞週報」，十二卷十七期，大事述要，頁四。

註四：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二十五，三十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四月二十九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四月二十九、三十日

三九六

註五：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三十日。

註六：同註五。

三十日 國軍在湘清剿共軍。

湘西共軍蕭克、賀龍股扼守龍家寨險要，與國軍相抗，並四處散伏，相機擾亂我軍前進。本日竄擾牛鼻溪、黃獅岩一帶，經湘軍陶廣、王東原、陳光中等部協同郭汝棟部，向共軍包抄，激戰至夜，共軍不支，向官路口、貓兒嶺逃竄。

註：「國聞週報」十二卷十七期，大事述要，頁三。

國史報

Academia Historica



五月

一日 國民政府任命徐庭瑤為訓練總監部交通兵監。

國民政府本日任命原第十七軍軍長徐庭瑤為訓練總監部交通兵監。(註一)

軍委會委員長武昌行營主任張學良抵貴陽謁蔣委員長。

軍委會委員長武昌行營主任張學良本日乘自備飛機，自漢口飛抵貴陽謁蔣委員長。(註二)

軍政部長何應欽抵青島。

軍政部長何應欽本日從濟南到青島，檢閱海軍陸戰隊及各艦艇。(註三)

北寧鐵路局長殷同訪日本外務省東亞局長。

前往日本出席觀光會議的北寧鐵路局長殷同，本日在東京訪問日外務省東亞局長桑島。(註四)

梅蘭芳劇團載譽返國，由俄抵滬。

本年二月二十一日，梅蘭芳劇團一行二十人，及演員胡蝶，應蘇俄文化協會之邀，隨同返任的我國駐俄大使顏惠慶赴俄演出，備受歡迎，並與俄戲劇家及文學家討論中國戲劇。本日由張逢春率領，由俄返國抵滬。(註五)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一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一、二日

三九八

川軍鄧錫侯部收復四川梓潼，共軍徐向前股竄集涪江沿岸。

川軍鄧錫侯部本日收復梓潼，徐向前股共軍竄集涪江沿岸。鄧部各軍已對共軍主力形成包圍，即行總攻。（註六）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令，第一七三〇號，頁二。

註二：「國聞週報」，十二卷十八期，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頁二。

註三：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二日，三版。

註四：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二日，四版。

註五：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四日，三版。

註六：「國聞週報」，十二卷十七期，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頁三。

二 日 國民黨中常會通過前國府委員兼財政部長廖仲愷遷葬南京辦法。

中國國民黨中央常會本日議決：

關於前國民政府委員兼財政部長廖仲愷先生喪葬一案，除國葬儀式已於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舉行外，現決議：遷葬總理陵旁，辦法如下：一、再撥遷葬費五萬元；二、函請陵園管理委員會撥定遷葬地點，以便籌劃；三、假定本年十一月內舉行遷葬；四、基地建築請陵園管理委員會設計，其要點爲：（一）墓用中國式；（二）建碑及拜壇等；（三）不必建祭堂。（註一）

蔣委員長籲黔省各方盡力協助政府。

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本日在貴陽向當地紳耆演說，申述政府的方針，請各方面爲了國家利益計，盡力協助政府（註二）

北平市長袁良及駐平政整會委員李澤一謁駐平政整會委員長黃郛。

北平市長袁良偕由日本返國的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李澤一，本日到杭州莫干山，進謁駐平政整會委員長黃郛。會後李澤一說：黃郛體重增加，但手臂仍不便高舉。黃以內長兼職久懸，自覺未能過意，頗欲先入京一行。返平之行須俟病體全愈後。李又言：本人此次赴日會晤廣田，但日本外交多受軍人牽制。他人以武力爲外交後盾；我欲外交有力量，亦必須有雄厚之實力。（註三）

註一：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三日，三版。

註二：同註一。

註三：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六日，三版。

三日 貴州省主席吳忠信報告建設新貴州的步驟。

貴州省主席吳忠信本日在省黨部禮堂報告今後建設新貴州的步驟。略謂要治理現時的貴州，可以分作三個時期辦理：一是剿匪時期，二是善後時期，三是建設時期。省府施政大綱所計劃者：

一、民政：首先平匪安民，舉辦保甲，保障治安；然後慎擇官員，澄清吏治，設置行政督察專員，以增進行政效率。

二、財政：首先編訂預算，使收支適合，以穩固財政基礎。

三、教育：今後應注重鄉村教育、生產教育、苗民同化教育。

四、建設：第一步於最短期內完成湘黔、川黔兩段公路；其次進行生產建設、開發礦產，及修築由重慶經貴陽到廣州的欽渝鐵路，由昆明經貴陽到長沙的滇湘鐵路。（註一）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二、三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三日

四〇〇

天津「振報」主筆白逾桓、「國權報」主筆胡恩溥在日租界被暗殺。

創刊於民國二十二年的天津「振報」、發行才四個月的「國權報」，皆是親日、親滿並反對國民政府的報紙，社址均設於天津日本租界。

「振報」主筆白逾桓，湖北籍，為老同盟會員，年來與日本勾結，並受天津失意軍閥、政客參養。本口在白宅被狙擊身亡。其身邊衣袋內，發現有致關東軍親筆函，內容有關華北機密。

「國權報」主筆胡恩溥，浙江籍，曾在石友三、張宗昌部下作幕友多年。刊行「國權報」，自任「國權青年同志社」總裁，與租界反動份子來往。本日被狙擊於日租界新泰街北洋飯店樓下十六號房間，不治身亡。（註二）

中印學會成立於南京，蔡元培與戴傳賢分別當選理事會、監事會主席。

中印學會發起人於本日上午十時，假新亞細亞學會所開發起人會，出席者計有蔡元培、戴傳賢、葉楚傖、陳立夫等二十餘人，推蔡元培主席。由主席臨時提議改開成立大會，經全體同意，即由主席及戴傳賢、譚云山等，分別報告發起緣由及籌備經過。略謂：中印兩國關係密切，文化之接觸亦最久遠，故此兩國之文化的聯絡與提携，不僅與中印兩民族之復興有莫大之關係，且於世界之文明亦將有甚大之貢獻。同人等本此信念，發起組織本會，其宗旨即在研究中印學術，溝通中印文化，並融洽中印感情，聯合中印人民，以創造人類和平，促進世界大同。接着討論會章，經修正通過，隨後選舉負責人員，推定蔡元培、吳敬恆、王震、葉楚傖、陳立夫、陳大齊、許崇灝、段錫朋、譚云山等九人為理事；戴傳賢、許世英、徐悲鴻、辛樹幟、馬鶴天等五人為監事。

大會散會後，隨即舉行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推舉蔡元培為理事會主席；戴傳賢為監事會主席。

(註三)

日本外相廣田演說稱中日關係已轉好，主張在上海、大阪分設「中日經濟委員會」(通商評議會)。

日本外相廣田於本日在日本地方官會議中演說，主張設置「中日經濟委員會」。其大意謂：

「日本與中國關係現已極度好轉，在東亞有重大責任之中日兩國關係，應益加以提携至善之事，誠兩國之爲政者，尤以兩國國民一般之使命者也。中日通商貿易之發展，實兩國致富之道。故余期望民間亦能與政府互相努力，在此機會使貿易能予以增進，固不待言。即在其他各方之中日關係緊密化，亦應特別加以工作。」

據電通社電稱，謂外相廣田以鑒於有吉駐華公使之歸國報告，及最近中日關係進展情形，遂益堅其中日提携須先自經濟提携始之信念，而擬於有吉回任後，即積極着手進行中日提携。關於其具體策略，刻雖正就設定借款信用，設立合辦事業，以及行使技術的援助等方策，加以考慮。但因認如此等方策之實施，須先在中日實業家間，獲取充分的諒解，故已內定向中日實業家採取勸設通商評議會之方針。該評議會將倣日英、日美兩評議會組織，在大阪、上海兩地設置兩國委員會，而使之互相聯絡，且從事調查研究中日通商關係之維持增進，以圖樹立兩國之健全的通商政策，而增進其友好關係。據此以觀，日本外交當局所持方針，可以推知。政友會亦於此時派員來中國視察，計爲前警視總監、貴族院議員藤沼庄平、安見海軍中將、太田小暮等議員一行，於本日午後一時乘上海丸赴華，預定以四十日間視察中國各地，對於中日經濟提携等，將詳細檢討現地之狀況。出發前一行發表談話稱，本視察團係政友會之政團一新會所組織者，且下盛傳中日提携即漸次實現，然軍部內之觀測與此正相反對，究竟何者爲實？何者爲虛？殊難加以判定。故余等視察上海、南京、漢口、北平及其他各地，作實地之考察；如有機會，則願與蔣、汪諸人會見以交換意見。(註四)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三、四日

四〇二

註一：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六日，三版。

註二：上海「申報」，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四日，(三)；五月六日，(七)、(八)。一九五六年，東京日本雜誌揭露：

關東軍特務指使日租界青幫分子刺殺白逾桓；前日本駐津參謀石井嘉穗則謂：暗殺實出自駐津日軍參謀長酒井隆的唆使。見梁敬錚：「日本侵略華北史述」，頁四一。

註三：南京「中央日報」，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四日，四版。

註四：「國聞週報」，十二卷十八期，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頁五。

四 日 國民政府發布多項經濟及軍事人事之任命。

國民政府本日發佈經濟及軍事人事任命如下：

「全國經濟委員會呈，請任命徐國懋爲全國經濟委員會秘書，應照准。此令。」

軍事委員會辦公廳副主任鮑文越另有任用，鮑文越應免本職。此令。

任命吳思豫、劉光爲軍事委員會辦公廳副主任。此令。

任命楊端六爲軍事委員會審計廳廳長，翁之麟爲軍事委員會審計廳副廳長。此令。

任命殷祖繩爲軍事委員會銓敘廳副廳長。此令。

任命翁文灝爲軍事委員會資源委員會秘書長，錢昌照爲軍事委員會資源委員會副秘書長。此令。

任命陳立夫爲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局長，陳焯爲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副局長。此令。」（註一）

蔣委員長重視苗民生活。

蔣委員長在貴州除指揮剿共軍事外，三日赴大塘視察苗民生活。本日召集中國國民黨貴州省黨部委員訓話，要點爲：（一）傷病散匪多將槍枝散落民間，應設法使民眾協助政府偵緝；（二）動員民眾，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協助築路；（三）黨務工作應特別注意偏僻農村；（四）應速調查苗民生活，並加緊組織教育，使能爲國效力。（註二）

外交部長汪兆銘與法使韋禮敦，在南京簽訂中法越南及中國邊省關係商約。

中法越南及中國邊省關係專約，係民國十九年五月十六日下午十時，由王前外長正廷與前駐華法使瑪泰爾於南京外交部長官舍中簽定，全文十二條，來往照會十四件，內容對於通過稅訂有較公平辦法；關於鐵路問題由越南政府辦；我政府則在越南海防、西貢、河內設立領事館。但因第一附件內甲、乙兩表未克議妥，致未實行。五年以來，迭經外交部次長徐謨與法使韋禮敦磋商，久久不決。其中徵收洋米稅問題，最爲癥結所在。今年法使回任後，先後南來，表示希望早日解決之誠意。近一月餘來，復經過十餘次磋商，至上月末已完全商妥。本月二日，國民黨中常會開臨時政治會議，決定照簽。是日下午，法使復至外交部訪徐次長，說明已奉本國政府訓令，定本日下午四時在外交部，將中法越約第一附件內甲、乙兩表正式簽字，其他附件亦同時換文。全文須俟兩國政府批准後，方能公佈；全部越約即發生效力。

本日簽字換文時，我方由兼外長汪兆銘、外交部次長徐謨出席；法方爲法使韋禮敦及秘書杜康吉出席。（註三）

二路追剿軍前敵總指揮薛岳抵昆明，拜會龍雲，報告追剿共軍情形。

黔省綏靖主任兼二路追剿軍前敵總指揮薛岳於本日抵昆明，即赴總部拜會滇省主席兼二路追剿軍總司令龍雲，報告剿共經過，並商機宜。薛岳說：

「此來爲奉總司令命令，入滇追剿，自當服從命令完成使命。現匪已竄元謀、武定一帶，仍企圖渡江。我軍已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四日

四〇四

跟踪追剿，擬於金沙江南岸聚殲之。本人俟請示完畢，即赴前方追剿。此來經過滇省各縣印象極佳，因滇民誠樸、勤苦，兼有地方富紳團保，於殘匪竄入境時均奮勉抵禦，雖因軍寡懸殊，然與城存亡、有匪無我之決心，已可概見。此種精神即吾民族固有道德禮義廉恥之表現，與新運精神相符，若能本此精神發揚光大，復興民族實利賴之。第三縱隊所部滇省武裝同志，軍紀嚴密，動作迅速，服從命令，作戰勇敢，此次赴黔剿匪，成績昭著，亟為各軍所欽仰，實可稱為中國之模範軍人。今後我軍各縱隊目標一致，精神協調，肅清匪人實意中事，尚望我滇省民眾時加督促，以便達到任務。」（註四）

重慶至昆明航空線通航。

由重慶至昆明之航空線，由政府獨資設立，交中國航空公司代為經營。三月二十八日，先行開航重慶至貴陽一段；本日起展至昆明，全程共計七八〇公里。（註五）

秦皇島與榆關兩地日警查封當地煤礦碼頭、倉庫，拆毀鐵道。

本日，秦皇島與榆關兩地日警三十餘名，由署長佐藤率領，將秦皇島柳江煤礦公司碼頭及倉庫，用武力查封，並將秦皇島柳江間長約四十餘里之輕便鐵道拆毀，交通斷絕，被迫停工。

按：柳江煤礦原為純粹民營，所產無煙煤為華北首屈一指，銷路甚暢，日人嫉視。而該礦區毗連處有泰記煤礦公司，為中日合辦，其產煤質量俱遜於柳江。日人乃強指兩礦鄰接之黑石窩礦區為泰記所有，面積約千餘畝。本年三月以來，柳江從事開採黑石窩礦區，泰記指為侵佔，糾紛月餘未決，日警遂出而干擾，其強橫可見。（註六）

日本政友會議員考察團抵上海。

日本政友會來華考察團滕沼庄平等一行七人，本日由日本乘上海丸抵滬。（註七）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令，第一七三三號，頁二。

註二：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五日，三版。

註三：「國聞週報」，十二卷十八期，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頁六。

註四：同註三，頁四。

註五：周開慶編：「民國川事紀要」，頁五八二。

註六：「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下冊，頁八六二。

註七：同註二。

五日 蔣委員長指示黔省速編預算及教育苗民。

貴州新省委定六日正式就職。軍委會蔣委員長表示：黔省省政應注重兩點：一、儘速編製黔省預算案；二、促進苗民教育。最好辦法爲由苗民七十部落中，每部落選可堪造就之青年三人至七人來省肄業，一切費用可由省府供給。（註一）

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抵天津。

軍委會北平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本日自青島經濟南到達天津。何氏曾發表書面談話，盼國人移轉目光，努力於生產建設事業。（註二）

電影協會四屆年會在杭州舉行。

電影協會第四屆年會於本日晨九時在杭州圖書館舉行，到會會員百餘人。首由主席潘公展致開會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四、五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五、六日

四〇六

詞，後由教育部代表許紹棣、內政部代表陳言、中宣部代表伍仲衡、省黨部代表方青齋、省政府主席黃紹竑等致詞。均以電影已由娛樂而轉變到教育的時期，應大家努力。繼由該會秘書魯覺吾報告一年來工作狀況。並由程天放演說，略謂電影不僅是教育事業，乃是救國工具。最後由張沖演說：

「我們根據：影片如何鼓勵農村生產，電影如何設施，如何使影片收到都市、農村之教育效果三個原則去幹，同時要使農村慘狀，搬到都市，都市新生活及新發明，灌輸到農村。」（註三）

日軍進至河北遵化羅文峪，攻擊熱河義勇軍孫永勤部。

孫永勤爲熱河義勇軍之一，有眾三千人，屢在熱河南部與日、偽滿軍作游擊戰，因受日軍壓迫，退至長城附近。本日午後三時，我駐遵化之保安大隊王大隊長接到日軍通知，謂日軍對孫永勤部決定圍剿，惟恐發生誤會，請該隊暫移駐長城二十五里處，羅文峪方面之防務，交日軍擔任等語。我保安隊乃於本日晚間撤回遵化城，日軍即設司令部於羅文峪內，攻擊孫永勤部。（註四）

註一：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六日，三版。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註四：「國聞週報」，十二卷二十一期，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頁二。

六日 貴州省政府主席吳忠信就職。

貴州省政府主席吳忠及省府各委員宣誓就職，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吳稚暉代表中央監誓、蔣委員長代表國民政府監誓。吳委員訓詞大意謂：貴州目前需要七分政治、三分軍事以謀治理，尤須以革命手段除舊布新，及恢復舊道德。

蔣委員長訓詞，大意謂對新政府希望：（一）貴州苗民佔四分之一人口，且體格強健，應積極施以教育，使能爲國效力；（二）先設法禁烟，然後民族始能健康；土地始能爲有利之生產。所謂人盡其材，地盡其利，物盡其用，均須從禁烟着手。又提到：政治須注意經濟之調查、統計及組織，無基礎財政辦法，則無法談政治，以後須以新的方法，尤賴全省民眾與政府合作，樹立新的經濟建設、新的政治。散會後，蔣委員長復召集官佐訓話。（註一）

軍委會委員長行營舉行兵工建設會議，擬定兵工建設實施辦法；行營主任張學良報告川、陝、豫、黔政情。

軍委會委員長行營自本月三日起舉行之兵工建設會議，連日討論要案甚多，已於本日下午五時閉幕，由行營參謀長錢大鈞代表蔣委員長致詞：略謂此次舉行兵工建設會議，前後計歷三日，各方專家及代表等悉心研討，成績甚佳，且經擬定兵工建設實施辦法大綱，尤爲本會對於今日國家建設事業之絕對貢獻。委員長雖以在黔督剿不克親臨訓導，但本會決議一切方案，統須轉呈核定，將來分別緩急逐步實施，事實上仍不啻由委員長指導進行。務盼諸君各回原機關，仍繼續努力，詳密規劃，與行營主管處隨時商洽，以謀我國兵工建設事業之迅速進展。（註二）

軍委會委員長行營主任張學良本日本在行營紀念週報告川、陝、豫、黔各地政情，略謂：

「洛陽、開封、西安各地之一般情形，較前次去時不無進步。川、陝、豫各地當局確能力圖進步。所悲觀者，各地官吏誠未能盡脫卻虛僞、粉飾之舊習。至若貴州之貧困情形，實非吾人想像所能及，反顧最高長官方爲國家民族之生存，慘淡經營於彼萬分艱困之環境中，艱苦卓絕，奮鬥不息。吾儕應如何埋頭苦幹？追隨邁進，庶不負最高長官之苦心孤詣，而完成吾人最大任務，是誠今日之公務員所應身體力行。尤以本行營諸同人，在最高長官親自

領導之下，更應兢兢業業，各自努力，以作他人之楷模。近日謠諑殊多，是乃社會病象，吾儕自應負其糾正之責。至如自身所負業務上秘密之保守，對人、對事之力求公私分明，以及嚴戒腐化行爲，益求振作刻勵諸點，尤須隨時隨處注意及之。」（註三）

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在天津會晤靳雲鵬、張伯苓等。

冀主席于學忠因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擬乘滄津校軍之便，與各機關長官及各界會晤，藉罄素忱，因於本日正午十二時在省府舉行茶會。何代委員長偕北平軍分會參議雷季尚、秘書主任謝鍾元、秘書饒楚白、曾鴻圖、朱式勤等蒞臨，各界到者甚眾，計有靳雲鵬、曹汝霖、鹿鍾麟、王承斌、陳光遠、潘復、吳毓麟、張伯苓、李書田、李達、王文典等百餘人。于主席與省府各委員親任招待。就座後，首由于主席致詞，略謂此次何委員長因南下校軍北返之便，在津稍作勾留，惟時間短促，對各界咸少晤面機會，故今日省府略備茶點，以表歡迎微意。同時乘此機會，使各界會聚一堂，期交換意見，而聯絡感情。（註四）

贛省限期肅清殘餘共軍。

江西省主席熊式輝爲恢復江西地方秩序，完成各項建設，頃令各區聯防主任限六個月內根本肅清殘餘共軍。全國經濟委員會現計畫發展全贛各項特產，先撥經費百萬，派員抵贛籌畫，並逐步開辦各種大規模工廠，如煉錫、陶瓷、製茶、造紙等。（註五）

中日代表在天津會商戰區新保安隊換防事宜。

日本外相廣田對於中日外交方針，既着重於「經濟提携」，而日本軍方態度卻令人莫測高深。最

近因「戰區」保安隊換防事，關東軍認為河北省主席于學忠違反四月十一日之協定，有挑戰行動。關東軍將有決意之表示，華北局勢忽覺嚴重。日軍山海關特務機關長儀我於五日晨乘飛機來天津，下午一時陶尚銘、朱式勤往訪儀我交換意見。本日晚七時雙方代表在天津會商戰區新保安隊換防之事，出席者計日方為：日關東軍駐榆特務機關長儀我誠也、日使館武官高橋垣、天津駐屯軍司令桺津、參謀大木等；我方出席者為軍分會科長朱式勤、灤榆區專員陶尚銘、薊密區專員殷汝耕等。談話結果，關於張慶餘部開入薊密區已無問題，且可定一確期。（註六）

註一：「國聞週報」，十二卷十八期，一週問國內外大事述要，頁二。

註二：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七日，三版。

註三：同註一。

註四：同註二。

註五：同註二。

註六：同註一，頁五。

七日 行政院決議猶國材、孫震及王家烈三人就任軍職。

行政院本日開會，討論通過三項軍事任命要案：（一）軍委會函請轉呈令派猶國才為剿共軍第二路軍第四縱隊司令官、何知重為該隊副司令官案；（二）軍委會函請轉呈令派孫震為第四十一軍長案；（三）軍委會函，軍參院中將參議張篤倫另有任用，應予免職，遺缺以王家烈補充，請轉呈任免案。（註一）

湖南省嚴厲禁煙，實施六年禁毒政策。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六、七日

湖南省禁烟委員會委員長何鍵招待新聞界報告禁烟步驟，計分禁種、禁運、禁售、禁吸四項。其辦法爲：禁種則厲行總檢舉，務絕毒氣根株；禁售則取締土膏行店，嚴行統制管理；禁吸則限期登記，依次遞減；禁運則由禁烟督察處總部負責。務須遵照蔣委員長六年禁毒政策，一律禁絕。此次奉令禁烟異常嚴厲，凡違反烟禁者一律實行槍決，希望喚醒民眾自動戒除，不要忽視，致罹法網；擬仿照江蘇禁烟設立售吸所辦法，以示限制。至對於黨政軍公務人員及學校員生則絕對禁止，務須取具連坐切結，如發現吸烟者，照甘結實行槍決，決不寬容。（註二）

偽軍在多倫增兵。

日人現以多倫駐軍數目太少，特將偽熱河第七軍王靜修所屬之陳景春團調往多倫。陳團計杜志強、趙春垣兩營，分駐於多倫縣屬大梁底及榆樹溝兩地。日人並在大梁底設立華興墾牧公司，由紀靖年任總理。此外並在沽源組織信成墾牧公司，由張連珠任總理，辦理察東各地墾牧事宜。並強迫蒙人凡有羊羣者，均須赴該各公司納稅，否則即不允牧畜。又沽源之二道渠等村，近復發現日人文地事件，居民多驚惶異常。（註三）

日本內閣通過將駐華公使升格為大使。

日本外相廣田所提出將駐華公使升格為大使，本日已經其內閣會議通過。（註四）

註一：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八日，四版。

註二：同註一，三版。

註三：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七日，四版。

註四：「國聞週報」，十二卷十九期，一週問國內外大事述要，頁五。

八日 河北省政府頒布新編特警換防令。

河北省政府今日正式頒布新編特警換防令：以新警張慶餘部爲河北省特區警察第一隊，張硯田部爲第二隊；舊警周毓英、劉佐周、趙雷三部爲第二、四、五隊。第一、二兩隊人數各千五百名，輕機關槍每隊二十五挺。第一隊防地爲薊縣、密雲、順義、懷柔、三河等縣，總隊部設薊縣；第二隊防地爲昌黎、撫寧、遷安、豐潤、灤縣等縣，總隊部設留守營。其餘各隊均駐戰區附近。（註一）

共軍朱德、毛澤東股渡過金沙江，由滇入康。

本月二日夜晚，共軍朱德、毛澤東股僞一方而軍，由僞三軍團劉伯承率領，自雲南祿勸絞車渡、魯車渡、紅門渡向金沙江平行急進，企圖渡過金沙江，由滇竄入西康。康省崇山峻嶺，空氣稀薄，氣候寒冷，水流湍急，交通困難，居民漢、藏雜處，凡此種種均利於共軍的逃竄。而流竄川北之張國燾、徐向前股共軍僞四方而軍，爲策應朱、毛股共軍北竄，已於三月二十八日西渡嘉陵江，突破川軍二十九軍田頌堯防地，占據四川西北漢、藏、博羅雜居之茂縣、理番一帶，企圖與朱、毛共軍合流。（註二）

西康爲川軍劉文輝地盤，其所部二十四軍不斷參加川中內戰，無力剿共，亦無戰志，雖扼守金沙江北岸沿江一帶，卻毫無設防，僅在通安附近稍事抵抗，即向會理方面撤退。（註三）而滇省主席龍雲則但望共軍早日離境，並不將共軍行動實情告訴追剿的國軍。（註四）共軍乃靠着絞車渡數隻小船日夜渡江，於本日大部分渡過金沙江，北竄入川康境內。（註五）

附錄：「萬耀煌將軍日記」中對共軍渡金沙江的記載：（註六）

「五月三日：龍雲電辭（岳）總指揮謂：共軍在嵩明以北地區行動不明，到諾益、曲、威各線之中央軍，除追擊者外，均停止待命。此鑒於中央入貴州後，王家烈即下臺，故龍亦恐懼耳。……龍雲謂劉文輝已將金沙江渡船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八、九日

四一二

毀，並已在江岸設防，匪絕不能飛渡，促中央軍西至元謀阻其西竄，豈有意放匪渡江，以鄰爲壑乎？……金沙江兩岸絕壁，水流湍急，水深尋丈，不通舟楫，僅渡船兩隻，匪到達江邊，除此兩艘外，又在上游各處搜羅，共計六艘。晝夜不停往來運輸，一星期內完全渡過，再將渡船沉船，對岸常有警戒監視我軍。會理爲川省富庶之區，劉文輝之部隊絕不能與之對抗，匪可從容整理，我又無法立時渡江，匪可無後顧之憂。最可疑爲龍雲，匪入雲南，即應通知劉文輝注意金沙江防，劉文輝如有戰術頭腦，只要控制渡江船隻，以少數部隊守備，匪即陷於絕地。中央大軍圍剿，即不與戰，匪必餓死於團街山區也。」

註一：「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下冊，頁八六三。

註二：郭華倫：「中共史論」，冊三，頁五四。

註三：「剿匪戰史」，冊十，頁九〇一。

註四：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下冊，頁六四八。

註五：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十一日，三版。

註六：「萬耀煌將軍日記」，上冊，頁二二一至二二三。

九日 立法院通過「中央銀行法」。

立法院本日常晨院會審議中央銀行法，財部派政次鄒琳、錢幣司長徐堪到院列席說明，並令旁聽者退席。議至特權章時，財部代表離院後，旁聽者獲允繼續入場。各委員對資本、組織兩章頗有爭議。至於特權章以後，除照主席提議新增第十七條：中央銀行發兌換券之最高額，應經國民政府核准，並將第十八條兌換券之分種，照呂志伊的提議刪去二元一種改爲五種外；其餘對中行業務中之經收存款，包括私人存款在內；對於收管各銀行法定準備金，應否將準備金之百分率加以規定？各委員亦有爭辯。結果仍照原案通過。

是項法案之內容要點如次：

一、總則章：（一）中央銀行爲國家銀行，由政府設置；（二）中央銀行由政府授予發行本位幣及輔幣兌換券，經理國庫，承募內外債等特權；（三）總行設首都，分行設國內各地；國外必要地點得設代理處；（四）中央銀行以三十年爲營業期限。

二、資本章：（一）總額爲銀本位幣一萬萬元，由國庫撥足；（二）必要時得呈請擴充資本，並招集商股。

三、組織章：（一）中行設理事會，由國府特派理事十一人至十五人組織之，任期三年；（二）中行設總裁一人，特任，副總裁二人，簡任，任期三年；（三）中行設監理會，由國府派監事七人組織之；（四）總行事務得酌設局、處辦理。

四、特權章：（一）中行發行兌換券之最高額，應經國府核准；（二）中行發行本位幣兌換券分爲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百元五種；（三）中行兌換券全國一律通用，應由總行以銀本位幣兌換之；（四）中行兌換券準備金須有百分六十現金準備，其餘爲保證準備，並須完全公開，兌換券發行額及準備金額，每週列表公布。

五、業務章：（一）中行業務凡十三，最要者爲經收存款，收管各銀行法定準備金，辦理票據，交換及各銀行間之劃撥結算，買賣生金銀及外國貨幣，辦理國內外匯兌，及發行本票等各項業務，並須分受限制；（二）中行取得不動產，須以營業上必須，及因清償債務取得者爲限。

六、決算及報告章：（一）中行以每年十二月終爲總決算期，並應造具各項表冊書類呈報國府；（二）每屆決算於純益項下，除提百分五十爲公積金外，並得酌提行員福利金。

七、附則章，規定本法自公佈日施行。（註一）

全國舉行國恥紀念大會。

中央本日晨舉行國恥紀念大會，參加委員居正、陳果夫、林森、石瑛等及各機關代表共六百餘人，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九日

居正主席並報告，略謂：吾人每年都是沉痛興奮的紀念五九國恥，但僅僅的沉痛是無用的，必須在沉痛中求一自己圖存之道。應體察我數十年來所處地位與環境，不管國際間如何變化，以自己埋頭努力，不圖僥倖，爲圖存第一意義；並以道德信義爲基礎，而爭取生存，此爲圖存之第二意義。所以我們口號是：（一）要有道德信義，才可以解決中日歷來的糾紛；（二）不依賴他人，不從中取利，乃爲自存之道；（三）中華民族誓守和平信義，戰勝一切。（註二）

我國駐俄大使顏惠慶再向俄政府質問新疆借款交涉。

當蘇俄與新疆邊防督辦盛世才秘密進行貸款交涉時，我國駐俄大使顏惠慶曾於本年三月二十一日，往訪蘇俄外交委員會提出質問，並聲明新疆問題之重要，及不可爲人利用，以免兩國邦交受其影響。本日，顏大使又往蘇俄外交委員會質問，俄人仍支吾其詞，並拒絕抄送貸款合同內容。事實上，蘇俄財政部代表斯瓦尼孜與盛世才指派的代表新疆財政廳長胡壽康在迪化的談判已告完成。（註三）

註一：「國聞週報」，十二卷十八期，一週問國內外大事述要，頁八。

註二：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十日，三版。

註三：吳相湘：「俄帝侵略中國史」，正中書局，民國四十六年五月臺二版，頁三九。

十日 蔣委員長飛抵昆明。

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偕夫人於今日由貴陽飛抵昆明，龍雲主席在機場迎接。這是蔣委員長首次入滇，大受滇中官民歡迎。（註一）

上海各大學何炳松等十教授再發表「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宣言，答覆各方學者

批評。

本年一月十日，上海各大學何炳松等十位教授曾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引起中西文化論戰。本日，再發表「我們的總答覆」一文，其內容如下：

我們的總答覆

一

本年一月十日，我們發表了一篇「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同時並舉行研究性質的座談會，製作徵詢表格，搜集重要文獻，公開徵求論文，希望能從這些方面，得到一個綜合的主張，資為文化建設的指針。現因學術界對於我們抱著極熱烈的願望，貢獻了不少有價值的意見，並提出許多值得注意的問題，特別是關於（一）何謂中國本位？（二）何謂不守舊？（三）何謂不盲從？（四）中國本位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有何不同？（五）什麼是中國此時此地的需要？（六）對於反帝反封建的態度怎樣？等等，我們認為有答覆的必要。

二

在宣言中，我們曾由中國文化之史的發展，去檢討西化東漸後中國文化動搖的原因，指陳以往種種運動失敗的癥結，主張今後的文化建設應以中國為本位，並斷言中國此時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國本位的基礎。這已明白指示我們所主張的中國本位，不是抱殘守闕的因襲，不是生吞活剝的模仿，不是中體西用的湊合，而是以此時此地整個民族的需要和準備為條件的創造。

我們深信不同的時地，不會有完全相同的需要。閉關時代的中國和門戶洞開以後的中國，其需要固截然不同；處於侵略者地位的世界列強和處於被侵略者地位的中國，也有其不同的需要。我們倘承認各時各地有各時各地的需要，那就應該肯定此時此地的中國自有其特殊的需要。應著這特殊需要而產生的文化，當然和閉關時代的中國文化或世界列強的文化不同，而我們所揭櫫的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就應以這種特殊需要為基礎。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十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十日

四一六

我們的信念是如此，所以我們揭發的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在縱的方面不主張復古，在橫的方面反對全盤西化，在時間上重視此時的動向，在空間上重視此地的環境，熱切希望我們的文化建設能和此時此地的需要相吻合。

三

文化和時地的需要既應合為一致，文化的形態就應隨著時地的需要而變動，而進展。復古的企圖不但是抱殘守闕，簡直是自覓死路！我們倘認現代的中國人不容再營封建時代的生活，那就不應當持保守的態度來阻止文化的演進，還必須扶著時代的大輪，努力踏上日新又日新的前程。

唯其如此，我們的文化建設方針之一，應是不守舊，對於任何復古的企圖，都採排斥的態度。我們敢說，封建的殘骸，沒有可迷戀的現實價值；凡是重演歷史復活封建的作為，都必歸於失敗，縱有偶然的成功，也只是一現的曇花，一閃的泡影，人們與其製造人工的黑夜，延長自己進化的過程，那就不如逕奔光明的前路，加速向上的發展。

四

為了此時此地的需要，我們反對守舊；為了此時此地的需要，我們亦反對盲從。我們深知文化不和時代的需要結合，固會發生時代的錯誤；文化不適應地域的條件，也會發生地域的齟齬。現代的中國人既不容迷戀過去的殘骸，也不容崇拜異地的偶像，外來文化果足為我們營養的資料，自當儘量吸收，但必須根據此時此地的需要，加一番審慎的選擇。倘竟不顧時地的條件，貿然主張全盤西化，豈但反客為主，直是自甘毀滅！

況且，西方現存文化的自身，也何嘗是個統一的整體？資本主義文化和社會主義文化的衝突，豈不就是西方文化自身的矛盾？所謂全盤承受，究竟承受什麼東西？是承受資本主義文化的全盤，是承受社會主義文化的全盤，還是承受資本主義文化與社會主義文化兩者的全盤？倘以為在資本主義文化與社會主義文化中有有一種共同的基礎或性質，可以全盤承受，殊不知每種文化各有其獨特的體系。資本主義文化與社會主義文化既建立在不同的社會關係上，其體系的任何部份自不能相同。敢問全盤西化論者從何化起？

五

我們不僅反對守舊和盲從，就是所謂「中體西用」的主張，也在我們擯棄之列。中體西用論者以爲西方的物質文明有其可貴的地方，中國的精神文明也有可貴的地方，如果用中國的精神文明支配西方的物質文明，那就是最理想的湊合。抱著這種見解的人，大抵是認物質和精神之間有一不可逾越的鐵限，物質的進步和精神的進步全無關係，西方的物質文明，沒有靈魂，中國的精神文明，沒有軀殼，所以應該把中國的精神文明和西方的物質文明兩相湊合，砌成一體。其實不然。物質和精神是一個東西的兩方面，根本不能分離，我們不能說中國僅有精神的文明，亦不能說西方僅有物質的文明。說到體用：有什麼體便有什麼用，有什麼用便有什麼體，說什麼中體西用，那簡直是不通！

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應以此時此地的需要爲基礎，無待煩言。中國此時此地的需要究竟是什麼？

第一，人民的生活需要充實。中國人民的生活非常貧乏，物質方面不消說是不如人，精神生活亦何嘗豐富？蕭條的城市，枯窘的農村，是人民生活貧乏的反映；智識的缺乏，行動的凌亂，意氣的萎靡，感情的枯燥，也是人民生活破產的象徵。

其次，國民的生計需要發展。對外貿易和產業狀況，是衡量國民生計的尺度。中國現在是貿易入超，產業落後，農村崩潰的國家，國民生計，怎能不力求發展？

最後，民族的生存需要保障。鴉片戰爭以還，帝國主義的勢力不斷侵入；從城市到鄉村，密布了帝國主義束縛中國民族的自由網羅。蠶食鯨吞下的中國領土何止日蹙百里，巧取豪奪下的中國主權，也早已痛切剝膚，加以經濟的榨取沒有止期，整個中國民族的血液行將枯竭。這更是當前的一個生死問題。

總括起來，中國此時此地的需要就是：

充實人民的生活，發展國民的生計，爭取民族的生存。

故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是一種民族自信力的表現，一種積極的創造，而反帝反封建也就是這種創造過程中的必然使命。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十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十日

四一八

何炳松、王新命、武培幹、孫寒冰、黃文山、陶希聖、章益、陳高備、樊仲雲、薩孟武。(註二)

四川省請中央核發四川大學經費。

四川省政府以鹽稅業經歸還中央，關於四川大學經費請求中央核發，財政部指定由川南鹽務稽核分所撥付。(註三)

大公報經理胡霖赴日考察新聞事業。

大公報經理胡霖(政之)昨離天津赴塘沽，本日搭輪東渡，前往日本考察彼邦新聞事業。(註四)

國軍續在川、湘剿共。

川軍一、二、五、六路各軍由綿陽前進，追剿共軍徐向前部，於本月八日克復彰明，共軍退向涪江西岸。本日，涪江以東共軍被肅清。(註五)

竄擾湘境共軍賀龍、蕭克股於奪占桑植後，本月五日自大庸竄擾慈利、石門，來勢兇猛。經國軍李覺部王育瑛、宗寶華各團夾擊，本日擊退慈利附近共軍，收復通津鋪。(註六)

註一：「國聞週報」，十二卷十九期，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頁一。

註二：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十四日，四版。

註三：民國川事紀要，頁五八二。

註四：南京「中央日報」，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十一日，二版。

註五：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九日，十二日，三版。

註六：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十七日，三版；「國聞週報」，十二卷十八期，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頁三。

十一日 四川省主席劉湘電呈蔣委員長，請飭財政部自五月份起，多發軍餉一百四十萬元。

四川省各軍餉款自本年三月份起，即由善後督辦署統籌統支，禁止各地自由徵發，計當時核定一路軍鄧錫侯部爲五十萬元，二路軍田頌堯（現爲孫震）部爲四十萬，楊森部爲十八萬元（後增爲二十萬元），李家鈺部爲二十萬元，羅澤洲部爲十萬元，劉文輝部爲十二萬元，已實行定案。惟各軍過去在自由籌款時代，軍實之擴充，私人之揮霍，均無若何限度，故雖搜刮至於民窮財盡，而統兵大員仍日呼窮不已。今一旦加以嚴重限制，自非叫窮不可。日來楊森、孫震、劉文輝等迭電蔣委員長要求增加軍費，以期維持。蔣氏在貴陽時，曾於八日電令劉湘斟酌辦理。劉以川省財政現正艱窘之際，支付大感困難，曾電請轉飭財政部自五月份起多發一百四十萬元，以便分配。原文如次：

「重慶委員長蔣鈞鑒：庚（八日）川行參戰代電奉悉，查督署前次按照川省財力，核定各軍經費，自三月份起，均經照數發給在案。近奉鈞座卅代電暨參謀團迭電，轉該軍長楊森、孫震、劉文輝，及新編六師師長李家鈺等，以領款不敷甚鉅，飭予酌加等因。本應設法遵辦，惟現值剿匪期間，商旅裹足，兼之改革稅捐，厲行煙禁，以致收入短絀。照日前情勢觀察，即按前次核定數目撥發，此後均有竭蹶之虞，而剿匪所需各費月約銀一百四十餘萬元，更屬無從籌備。現狀既極困難，竊以爲整理救濟辦法，舍編遣部隊、縮減開支而未由。第現在匪蹤方張，此種辦法殊難立即施行。再四思維，在此過渡期中，所有各部經費擬仍請由省府撥濟各部，照核定數目不敷之款，即懇鈞座俯照前次摺呈請發剿匪費每月銀一百四十餘萬元，轉飭財部從本年五月份起照數籌撥，並請鈞座衡量各部不敷數目，於此數內酌提增給，俾資挹注。一俟匪患稍平，即行停撥，再當轉飭各軍盡量裁減，期與川中財力適合，用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十一、十二日

四二〇

紆匪注。是否有當？伏候示遵。四川剿匪總司令劉湘叩尤（十二）印。」（註一）

新編河北保安隊兩部開入冀東戰區。

河北省新編特區警察總隊張慶餘、張硯田兩部，於集中通縣、唐山後，開始進入戰區接防。日關東軍派高級參謀吉田赴留守營晤山海關特務機關長儀我、灤榆區行政督察專員陶尙銘等查視換防事宜，並派飛機在灤縣上空低飛偵察。新編特警俟接防完竣，即開始剿匪。其舊有保安隊，除周毓英部擔任玉田剿匪，暫緩開出戰區外，餘均依照指定地點駐紮，從事整理訓練。

註一：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二十日，三版。

註二：「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下冊，頁八六三。

十二日 蔣委員長在昆明演講，希望全滇民衆負起復興民族之責，並馳電嘉獎川軍鄧錫侯部。

蔣委員長本日晚出席雲南省黨部及各界民衆歡迎大會並訓話，講題爲「希望全滇民衆負起復興民族之責」。其全文云：

「省黨部各位委員、雲南各界代表、各位同胞：兄弟此次來到雲南，承各界同胞如此熱烈的歡迎，自己無才無德，實在感覺非常慚愧。但是兄弟此次到雲南以後，有一點敢於自信，亦聊可告慰於雲南全省各界同胞的，就是兄弟此次來滇，已將中央的精神帶到雲南來，和雲南黨政軍各界以及雲南全省同胞的精神團結一致；而且一定能夠將我們雲南全省民衆的精神帶回到中央去，使雲南全體民衆的精神與中央的精神，整個澈底的團結起來，共同擔負國民革命的責任。這一點是兄弟自信一定可以做到的。雖然在目前不一定可以見到多大的效益，但是一定可以在最近

將來發生最大的好結果。單就這一點而言，對於國家和革命便很有益處。所以兄弟這回到雲南，雖係初次，但此後很想每年能够來一次，和我們雲南各界同胞見面。其次，兄弟此次來滇，對於雲南各界同胞有一點貢獻，就是希望我們雲南同胞要大家起來建設一個真正工業化的雲南，來作復興民族一個最重要的基礎。現在外國人都說我們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家，本來我們中國自古是以農立國，我們自己也自認是農業國家。農業國家也並沒有什麼不好的意義，而且我們正要振興農業，來穩定國民經濟的基礎，而謀民族的復興。但是各位要曉得，外國人說我們中國是農業國家，其心目中所謂農業國家，即是認定我們一切落後，應當要作他們工業國家的奴隸，不配和他們講平等。他們這種說法，一方面固然是含著民族的偏見，但是另一方面，在事實上如果一個國家沒相當的工業基礎，要與各國並駕齊驅是很困難的。所以開發富源、振興工業，當然也是我們挽救危亡、復興民族急不容緩之要圖。此次兄弟到了雲南，有一重要的觀感，覺得以雲南蘊藏之豐、土地之肥美、氣候之溫和、民性之勤謹等種種看來，雲南真正是一個最好發展工業的省區。我們不談工業建設則已，如果要談工業建設，就要先說雲南建設起來，我們一定要在雲南造成堅實宏大的工業基礎，才可以復興我們的民族。所以兄弟很希望我們雲南全省的同胞，個個人要知道雲南民族對於國家和民族有如此重大責任與特殊的地位，大家一致奮起，共同努力來建設工業化的雲南，負起復興民族的責任。復次，兄弟此次來滇，雖然時間很短，但是耳聞目見的事物已經很多，特別是雲南的民情風俗之純樸濃厚，我覺得那一省也不及，可以說現在我們看中華民族固有之精神道德和風氣，要到雲南才可以看得見。因此，兄弟此次到雲南之後，對於復興民族的志向更加堅定，而且實在增加無窮的希望。我們雲南的同胞個個人要知道我們民族固有的精神和道德之所在，而格外奮發精神，增進道德，自重自愛，自強自立。如此，我們的民族一定可以復興起來。總之，在今天熱烈的歡迎當中，兄弟一方面是慚愧不敢當，同時實在有無上的快樂、無限的感想和無窮的希望。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兄弟以十二分的熱誠希望各界領袖、各位父老、各界同胞，以及白龍主席以下黨政軍各界同志，大家團結精神，集中力量，共同努力。如此，我們相信不出三年，一定可以建設成工業化的雲南，作復興民族一個最重要的基礎，這就是兄弟對於雲南全省各界同胞的希望和貢獻。今晚承大家如此招待，無以為報，即此恭祝各位健康！」（註一）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十二日

同日，蔣委員長以共軍徐向前股突破嘉陵江，北路軍事一度緊張，幸川軍二十八軍忠勇奮發，捍衛其間，乃得轉危爲安。尤其楊晒軒旅固守孤城，保障川北，厥功甚偉，特電川軍鄧錫侯頒給獎金三萬元，以資策勵。鄧奉電後，除撥二萬元撫卹陣亡將士家屬外，當以一萬元獎勵前方各將士。（註二）

立法院院長孫科等抵西安視察。

立法院長孫科偕梁寒操一行八人本日抵達西安，西安綏靖公署主任楊虎城等在車站迎接。孫院長將考察西北農村社會情形、經濟狀況及民情風俗等。在陝約留三、四日，即赴甘、寧、青等省，但考察以陝西省爲中心。（註三）

財政部長孔祥熙發表近二年財政報告及經濟建設綱要。

財政部長孔祥熙本日晚發表既往兩年財政報告。略謂：

二十一年因籌節結果，幸免舉債，收支差抵。二十二年情形迥異，雖欲竭力維持收支適合而不能。華北戰後，繼以黃災、閭閻、剿共。同時關稅大減，合計二十一年短少八千六百萬；二十二年度短少一萬四千一百萬元。惟在此兩年收回公債二萬一千五百萬，差堪告慰，視短少數相逾無幾。軍費龐大，不自今始，然欲裁軍，必有安置，與其流而爲匪，無寧逐漸淘汰，徐減擔負，較爲得計。現軍事當局亦設法改編過剩軍隊，謀達最終遣散目的。因此支出未能遽減。本人任內不得不謀開源，故增統稅，並略提高進口稅率等等。

又略述市場經濟恐慌及獎勵出口、裁撤轉口稅之解除困難辦法。各省市裁撤苛捐雜稅已達三千種約二千八百萬元。又簡述經濟建設綱要如下：

（一）勵行更有效的預算制度；（二）清理懲期債務；（三）整理鹽稅，劃一稅率，撤銷附稅，嚴密管理鹽之

生產運輸；（四）整理關稅稅則，特種輸出產物，期於可能範圍內減輕或全免出口稅；（五）繼續設法調整減輕省市地方稅，使與中央稅內外相維；（六）獎勵並統制國內實業，如紗布、絲等；（七）穩定貨幣，統一輔幣；（八）改進交通，發展鐵路、公路；（九）救濟農業。（註四）

貴陽商會電交通部請停徵入口包裹稅。

貴陽縣商會本日上電交通部，請停徵入口包裹稅，原電云：

「貴州征收入口包裹稅，違法冒征，莫此爲甚。民國廿一年貴州郵務管理局轉來鈞部令，准財政部咨奉行政院明令，前貴州省府制止有案；而前政府飾詞蒙混，征收如故。時處積威之下，不敢有所中辯，因之商人受損，市場衰落，窮源究本，此爲厲階。今幸新政府成立，貴州已在中央統一之下，苛捐雜稅自應廢除，包裹入口稅一項爲各省所無，並在立時取消之列。職會責任所在，特懇鈞部會同財政部立電貴州省府查明原案明令撤銷，以維稅則，而恤商艱；謹此電呈，伏候示遵。」（註五）

註一：「國聞週報」，十二卷十九期，一週問國內外大事述要，頁二。

註二：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三版。

註三：同註一，頁五。

註四：同註二。

註五：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十四日，三版。

十三日 北寧鐵路局長殷同函告黃郛有關日本政情，及與日本外相廣田、上院議長近衛談話記錄。

北寧鐵路局長殷同上月赴日出席日本觀光會議，在東京曾與日本銀行界商談「中日經濟提携」，並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十二、十三日

四二三

曾與日本外相廣田、上院議長近衛晤談。本日以長函向行政院駐北平政整會委員長黃郛報告。其原因如下：

「膺公賜鑒：謹將到日後觀察所得的情形，分陳如次：

一、日本對內政局暫可小康，因內閣國策審議會之迅速成立，並得拉攏政友會長老水野鍊太郎及望月主介之入局，使鈴木孤掌難鳴，於岡田內閣深得補強功效，大致至少可維持至明年議會改選時期。

內閣國策審議會之作用，僅在防止右派之抬頭。

一部軍人仍根據北一輝之指導原理，高唱改革。其思想趨勢已漸由中級幹部下移於下級幹部，表面似是勢力膨脹，但此輩僅憑理想，缺乏經驗，將來反映於政治者，必為一種暴力行動，反可易於收拾。現在有識者幾無一不以此為隱憂，但無一敢出諸其口。

關於政治談話，極端在恐怖狀態之下。無論何人，座有生客，即噤口不敢言，政黨信用喪失，暫無恢復之望。將來政權縱有動搖，仍須以超然或聯合目標傍。凡具有實力之任何政黨及法西斯，均無獲得政權之望。其較有可能性者，如床次、如宇垣規，均為阿私者所揣摩，其實毫無把握。

二、對華政策仍不統一。廣田雖努力緊張標榜親善，軍部仍未肯一致行動，甚且南轅北轍，表示其反對方面之動作，在在予以難堪。惟廣田暗中與軍部仍保持若干聯絡，為對外一致之協調，所謂一個紅臉，一個黑臉也。前晤談時，廣田曾暗示將率先為中國提高國際地位，殆係指交換大使問題而言。但軍部仍作尙早論，表示反對，意謂非中國將排日或華北問題圓滿解決，不足語此。

三、對華北一切問題，中央各部均異常隔閡，殆完全委之關東軍之駐屯軍處理，故一切情報亦均似是而非。彼等如何說，中央便如何聽。我方對此層，實有苦於無從說起之感。

曾屢以緩和或廢除停戰協定之說，試探各方空氣。對我所陳述，幾無人不共鳴，但結論總不外「不妨與關東軍商之」一語。

各方均提及航空問題，一致主張應速容認解決。廣田、重光等則對上海、福岡線亦主張甚烈。謂不如此，日本

國民總對中國有懷疑，因中國事實上能與美、德合辦航空，為何不能與日本聯絡？此層無論千言萬語，總難使彼等釋然。又謂上海、福岡間，先年本已達解決之域，不料現在何以又生波折？總之中國可以容認外國合辦航空，事實具在，獨至今日，乃欲以航空委員會議決云云為對日搪塞之理由，日本決難置信。廣田外相甚且謂對此問題之不能即決，認為殊堪憂慮云云。對緩和空氣一層，軍、外兩部各自互為相反之標榜，已如前述，但軍部則舉（一）朝鮮人金九（謂為天長節投炸彈之首犯）時常往返京滬道上；（二）洛陽軍分校密收朝鮮人授以軍事教育；（三）鄭州方面商人定貨後，翌日忽受該處黨部之壓迫警告聲明退貨等等實例；謂為無誠意之證，尤其對近日在天津被暗殺之白逾桓、胡恩溥等，備極憤慨。

四、對公出處，大都贊成北歸不如在京，在京不如赴蜀之議，但切望超然於一身利害之外，相忍為國，如有逆意事，不妨緩求解決。

五、對蔣仍懷疑，認為積極擴張空軍，而迴避日本，雇用外籍軍事顧問，而不及日本，均為顯然之對日準備。謂此層如中國無徹底之自覺，則前途必不堪設想。（據松井說廣西已聘日本教官）

六、對歐美政策一切以協和為標榜，但極力主張絕對自主。最近以各國有阻止日貨進出之行爲，乃特制定通商防護法，對阻止國取報復主義，大約第一次將適用於加拿大，以示其對外抗爭之決心。

七、東來後行動，除列席第一日之會議外，餘日均努力與各方面接觸，努力左之工作，即：

（一）說明我方現狀。（如本日與近衛文鷹公爵談話記錄之例）

（二）探詢彼方趨勢。

計來東後已經單獨晤談者為：駒井德三（前滿洲偽國總務長官）、加藤敬三郎（鮮銀總裁）、蔣公使、船津辰一郎、幣原前外相、大倉喜七郎、松井石根大將、山下少將（陸軍省調查部長人所目為真崎系者）、重光外務次官、廣田外務大臣、井戶川中將、阪谷芳郎男爵、尾崎行雄、水野梅曉、高山長幸（東拓總裁）、床次遞相、鈴木貞一、岡村少將、杉山中將（參謀次長）、平手主計總監、若槻前首相、近衛公爵、內田鐵相、一條公爵、十河前滿鐵理事、高木陸郎、門野重九郎、根本大佐、後宮少將、喜多大佐、楠木中佐、田中少佐、海軍省高須第三部長、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十三日

四二六

岡部子爵、今關天彭。

此外已經約定尙待晤談者爲：

林陸相、永田軍務局長、橋本陸軍次官、平沼騏一郎、本庄大將、渡邊大將、荒木大將、眞崎大將、芳澤小幡等。

而各項團體集會，要求談話式演講者甚多，除松井石根主辦之大亞細亞協會，已於昨晚前往，痛論時局略吐骨鯁外，尙有日本經濟俱樂部、國策審議會、三水會、東亞同文會、辛未同志會、日本貿易協會、日華俱樂部及經濟調查機關聯合會等處，均已排定日期，非陸續前往不可。此等團體內容，大率官民、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各種都有，來者多要求演講。當以演講之形式較爲積極，且須負責責，故均一一婉卻，改爲座談形式，庶顧忌較少，言論亦較可自由而徹底也。

又內田鐵相爲現閣重要政治運用之一人，昨來專約十六日再次晤談，並聲明並非關鐵道事。

八、臨時決定若葉君嶺生携函赴山，兼請指示一切。帶上竹器多件，以及最近刊各關係書籍，至祈察收。

九、感想：（一）此次東遊感想之最著者，莫若此邦人士對軍部之憎惡。其原因如下：歐戰後產業膨脹，以及一時人民之厭戰心理，曾於某一時期，軍部備受輕侮。未幾適有大正十二年之大地震，幸賴軍部有統制的維持首都治安，未使社會受若何紊亂之影響。嗣後滿洲事變之發生，乃將政治、經濟、社會輿論，全部置於軍部統制之下。且對外開拓疆土造成滿洲偽國，打破隨從外交案曰，予國民以自尊心之滿足，對內揭發糾彈政治之黑暗腐敗，對各政黨予以迎頭打擊，得國民多數之同情。形成軍權特重之形勢，要不外乎一種反動現象。現在情勢尙存，雖非朝夕之間所能消失，但日趨緩和，毫無疑義。我國無論如何，應在此時期極力容忍，認定危機之所在，努力避免觸發，是爲至要。（二）深覺應速努力將此邦一切情形，介紹國人。俾國人先有深切認識之後，方可與談對口問題。如國家感此必要，甚願拋棄一切，率同適當之士，專任此項艱鉅之工作。即不然，亦甚願私人肆力研究，期以二年，必能稍有所得，以資獻替。

十、今後行動，擬俟葉君回東，並視尊處有無特殊指示，再定歸期。歸途在名古屋、大阪等處尙須稍爲勾留，

藉以觀察彼方產業狀況。然後再赴九州等處溫泉，稍作旬日間之休養。緣自抵東以後，每日均六時起，深夜方息，喉舌枯渴，形神兩憊。而口誌整理更需時日。北方如無特殊變化，擬請給假數日。其實北方縱令有緊張消息，亦無非爲末梢神經之作用，無關大局也。附呈與廣田近衛公爵談話紀錄各三份，藉備分送關係方面一閱，當可知在東言動之一斑，決非如電通所傳之情形也。葉君待發，草此奉陳，敬請勳綏。並祝亦雲夫人坤安。

殷同再拜。五月十三日

又頃奉真電，敬悉京中又復惑於電通之宣傳，謂爲桐晤廣田表示希望使塘沾協定政治化，致引起誤會云。桐晤廣田之翌日，東京各報類有記載，而各各不同，均出揣測。其實與廣田晤談時，僅彼我二人，絕無第三者摻雜，摘其記錄如左：

會談日時：五月七日下午三時。

地點：日本外務省外相辦公室內。

寒喧畢

殷：此次以參加鐵道省觀光會議之便，得親教益，至爲榮幸。甚願以私人之資格，率直談話，懇指教一切。

廣田：久聞君名，深以得見爲快。中日間一切問題，多承努力奔走斡旋，不勝感謝。

殷：汪院長、黃委員長均囑問好。（並致黃片）

廣田：謝謝兩位，想都康健，黃先生已復元否？

殷：已漸恢復，但尚須靜養。

廣田：黃先生何時下山？何時就內長職？尚回北方否？

殷：黃先生俟病癒即下山，既到京，當可就職。惟北歸之期，殊難確定。鄙人此次到山，曾商量及此。以爲與其北歸，不如在京，與其在京，不如入蜀。因彼此邦交，幸賴努力，得稍現光明，在此吃緊時期，黃先生回歸北平，殊無意味，蓋汲汲於一局部之些少事務的工作，不啻顧小失大故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十三日

四二七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十三日

四二八

廣田：能如此最好。

殷：愚對閣下堅忍不撓努力改善之精神，十分敬佩，但總覺得須早日回復常軌才為正當。

廣田：此乃當然。但貴國當局往往自己直接與陸海軍軍人談外交問題，如上次汪、蔣之見鈴木，適以長其氣。

殷：我方何嘗樂與談外交問題，特彼等時時要求謁見晤談，無從拒絕。且以華北而論，貴方一切一切，均惟軍部出面，平津使領館人員無一不須仰承鼻息，何怪我方？

廣田：余現正努力於此，願貴國亦能如此方好。

殷：閣下此意，我方極端贊成。但就華北言，現在尚在軍事狀態之下，關東軍始終藉口塘沽協定，不肯解除對敵姿勢，致前方部隊及機關處理事務，無一不以對敵觀念為標準。不獨地方永無平定之一日，即閣下以及兩國政府所欲努力之根本工作，恐亦將因此受重大之影響。

廣田：然則君之意見以為當如何方妥？

殷：愚意我方將該協定善後事項有關之申合事項，一一實行之後，應即撤廢或另謀緩和之辦法。

廣田：然則將聯帶及於滿洲問題將如何？

殷：未嘗不可於不涉及滿洲問題之範圍下想辦法，例如彼此聲明已歸和平狀態。自動縮小非戰區域，中日雙方勢以長城之線為警備區域之分界之類，均無不合。

廣田：此事軍部意見不知如何？君已有接洽否？

殷：此僅係鄙人個人意見，以為將來非如此不可。軍部方面是否贊成？尚不可必。因彼等總以為有此一著，可以挾持一切，其實縱令永不解決，華方亦未必即感若何痛苦，特個人意見總不願留此一角，為雙方和平運動之障礙。故當遇機陳述此種意見，求其反省，將來如果氣運到來，深願閣下協力贊助。當然當然。鄙人就任外長目的，即在樹立東亞大計，適值對華關係險惡之今日，尚一事未辦，因不願在此緊張之空氣中，作無益之徒勞故也。

廣田：

殷：

現在雙方和平空氣已極瀰漫，以後究應如何做法，閣下當有成竹。

廣田：

歐美各國經濟上已逢著重要難關，而文明發達亦已臻極境，日本急起直追，已達與之並駕齊驅之域。但日本對世界大勢極明瞭，知僅日本一國之努力，決難達永久圖存之目的，故非拉攏中國不可。故中國拒絕，固屬不利，即不即不離態度，曖昧亦必難保持和平，甚望中國識者順應時勢，放大眼光，勿徒拘泥於細小之權利觀念，是為至要。本人對於此點，抱有宏大之願望，擬盡力為之，以期不負此外長之地位。我意第一步當先增高中國國際間之地位，充分予中國國民以自尊心之滿足，而助長其發達。能如此最好。因貴國從前亦飽嘗此經驗者也。但此次是否仍是有吉公使回任？

殷：

廣田：

現已決定仍由有吉回任。但對外尚未發表，請暫勿洩漏。日本從前亦如中國飽嘗對外羈絆之經驗，如中國能與日本協調進行，必可逐次脫離。中國在未脫離對外羈絆之先，欲求為一切自由設施，必感多方困難。例如最近之幣制改革問題，既有各外國銀行之存在，中國決難運用自如。關於此點，中國如有具體方案來商，日本亦必不吝援助。

廣田：

又有一事，應請中國當局特別注意者，余意雙方應儘量助長民間經濟，以及文化合作事業之協調。例如日本因極力獎勵努力之結果，產業異常發達，因之其原料之供給、產品之販賣，自然以求供於中國之市場為最便。乃中國有時仍取排斥主義，則釀成事端乃勢所必然。余意凡可以助長雙方文化之發展、經濟之發達者，吾人必應努力協調，使雙方文化、經濟均臻於關係密接而不可分離之境，則軍人雖欲不隨從，亦不可得。尤其近年來日本青年思想逐漸變化，咸以努力為羣眾謀共同福利，為可貴之神聖職業，功名心之觀念已逐漸銷沉。再舉一實例，譬如上海、福岡間之航空事業、中日間無線電聯絡之類，無一不屬兩國民眾之共同福利，絕無片面的權益之可言。徵之現在歐洲各國之例，無一不往來頻繁，交通密接，中國獨於此點不肯容許，最不可解。中日在地理上、歷史上均非接近不可者，乃設為種種口實，寧可與美國、德國聯絡，使一般日本心理上發生極危懼之衝動，本人對於此點甚為憂慮。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十三日

四三〇

廣田：再以後中國如在國際間有所企圖，無妨與日本商量，日本必能力為斡旋。例如中東路回收問題，中國派莫德惠到俄，滯留三年之久未能解決，本人當時即曾告知莫君，非有日本助力必難成功。蓋日本如不為中介，彼能支吾一日，必支吾一日也。此次幸能解決，在中國現在之政治立場上，當然不能滿意。但思及我亞洲，將赤俄傳播赤菌之徑路予以杜絕，中國當亦可予我以同情。故以本人視察我亞洲於最近之將來必有變遷，有非人力所可左右者。暹羅近來日見覺醒，印度仍無朕兆。排脫外力羈絆之舉，萬不可求之太急，蓋因其易於招致悲慘之結果故也。

殷：承教種種，甚以為感。

廣田：最後甚望中國青年認清世界趨勢，努力為建國之真運動。中國擁此廣土眾民，具優越之文化，豈能永無復興之日。歐美文明已臻極頂，爾後惟我東洋文明可以戰勝。務請傳語有志青年，勿激於一時情感，相忍為國，實事求是，方能有濟。又近來日本譯外國書籍既精且速，中國大可利用。託帶名刺，為黃先生請安。辭出時四時十分。

五月十二日午前十時，由水野梅曉先期介紹，與貴族院近衛文麿公爵會於私邸。

（是日水野以腦溢血未克果來，由東亞同文會理事長牧田武偕往）

當日談話之概略如次： 屠伯範筆記 係倉卒付鈔未經修飾。

殷：

靜觀貴國近來對華之趨勢，約分兩途：一、持協調之態度，取勸誘之方式，如外務省所主張。二、持高壓之態度，取監視之方式，如軍部所主張。其間亦有緩和、激烈各執其說，使敝國不知何所適從？愚以為國策既定，態度應趨一致，願閣下明以教之。

近衛：

兩者之不同，不過所採之手段各異，其目的在希求中日之提携親善。固無疑也。

殷：

誠知軍部之目的，固亦在改善兩國之親交，但在外軍人之行動，每每隱示中日現狀猶未脫離敵對之情形，常以為非高壓不足以促進和平，但徵之事實，敝國對於停戰協定各條項，若通車、通郵、電報、

電話（不久可見實行）、設關等等均先後履行無餘，而關東軍方面猶復相逼不已，徒使敵國人民懷抱疑懼，莫知究竟。縱使當局呼號親善，人民亦將裹足不前，余意軍部殊無再持此種態度之必要。

近衛：

此種設想，不僅限於軍部，即一部少壯人士亦頗有抱軍部同樣之意見者。

殷：

或謂中國因何而欲與日本親善？不過一時彌縫，陰懷報復，以待來日。故中國之誠意，殊未可輕信。

在余敢決然答之曰：中國之欲親善日本，非出於心悅誠服也。敵國失去如許大片土地人民，而能忘於頃刻，必不然也。國家與個人情形不同，個人之相親，出於天性與感情。國家之間，無是非可言，不外乎利害關係已耳。中國與日本感情之疏隔，非始於一日。經此番痛創，深知實力不足以與日本抗，抗亦無濟，以前種種，殊多失策。東亞兩國與其作無謂之爭持，不若和衷協濟，圖國家民族百年之共存，較為得計，故忍痛將滿洲問題希望貴國速作一解決。如不能得雙方滿意之解決，即暫時束之高閣，亦所不恤。目下我國方面決無擾亂滿洲恢復失地之懷抱與行動，此貴國人民所共見，不待贅述。所以爲此者，欲早作一結束，以謀轉機。軍部不解，猶固持停戰區域之小節，徒使敵國人民旦夕接觸其創痛，而回憶滿洲之餘波，於兩國間親善殊爲不取。欲使兩國人民恢復舊好，勢必移其注意於更關切而重大之目標，以大義名分相號召，如此使兩國人民集力於此，共謀其是，日就相親，則已往之事不治而自消。今貴國在外之軍憲，往往劍戟之聲鏘鏘如也，敵國人民聞而避之猶恐不及，政府縱有親善之意，烏乎其能行於下哉！

近衛：

然則引起大義名分之目標將何如？

殷：

譬如對於赤化作共同之防衛，敵國人民對於赤禍，水深火熱，備嘗其苦。若以此相號召，必有心同此者。

近衛：

前者長江流域赤勢甚盛，此策固甚善也。今赤患西去，走入山僻，與日本之利害日遠，此說已成空論，奈何？豈指對俄問題而言耶？

殷：

對俄共衛，亦一說也。此種目標，不必求其實在。但愚之意，決非欲求日本對於蔣氏剿共作積極之援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十三日

助而言。

屠：

中國目下農村衰疲已達極點，生產之量不足消費，每年白銀流出無算，若不設法增進產業及貿易，減少物價上之損失，以恢復購買之能力，勢且驅良民而為匪，故經濟之提携，實亦不失為目標之一。

近衛：

關於此種經濟提携，如能實現，當然軍部亦能贊同。唯立即期待其成效，恐非易事，必經相當時期之推諉研究，以望收功於數年之後。

殷：

對於此層，愚亦曾經切實考慮得數項根本辦法。但經濟事情，不便使外交、軍部任何方面主辦，各人有各人之本分，還以由經濟專家出面擔任，較為合理。

近衛：

閣下之言誠然，應先由雙方學者、銀行家、實業家等出面，組織研究調查之團體，然後由此有機體之發動，產生各種經濟上活動，但事前當然亦須得軍部之諒解，然後可。

殷：

軍部、外交方面，居間作介紹，因無不可。辦經濟之事者，則非經濟人不可。若軍部出面，則民間殆未必有人敢於出頭接洽，聞其劍戟之聲，反退避而匿跡矣。

近衛：

觀世界大勢，中日兩國經濟勢必成一集團而後可，中國人民諒解此層，則無所用其排日也。

殷：

日本在東亞形成一經濟集團，誠為當然。但此層亦不無種種難點，譬如種棉，日本耕地鮮少，乃移之於朝鮮，再移於滿洲，因土質氣候之關係，日下未見其大成。今河北、山東、河南一帶，土地氣候俱甚相當。若從而獎勵，數年後必有可觀。但產量相當時期，則生問題，中國農民將受銀價高漲之影響。不得買主，生活上發生威脅，日本貨幣經濟，既不能以對華經濟為主體，又不能調節金銀價格。商人唯利所趨，不問遠近，貴政府不能統制其自由。則棉花栽培，在敝國固不難獎勵，而此種經濟集團之形成，殊未可逆睹。東洋諸國唯貴國為先進，其他諸邦產業落伍，俱不得自立，所仰仗之日本情形如此，不知閣下對此有何高見？

近衛：

此事在敝國議會，亦曾成一問題，目下尚無辦法。吾意此次內閣審議會或能考慮及此。但吾對於審議會亦無甚期待，該會對於外交、軍事不在審議之範圍內也。數日前報載親日派二新聞記者被人刺死，

其真相如何？

殷：

暗殺之事，任何國家在所不免，即如日本五、一五之事件發生，外間傳說與政府有關，亦未必盡然。要之，對於個人之特殊言論行動，必有懷抱不滿者，況白氏屢次變節，作反動之言行，險遭危害者，已非一次，此乃完全個人之事，與中日關係毫無影響。

牧田：

此亦排日教育之一端，民眾兒童受歷年排日教育，對於日本心存敵愾。此後甚可憂慮。余友在日內瓦曾親歷之，備道其詳，中國對於教科書內容，似有修改之必要，庶幾兩國日就親善。日本方面，對於兒童咸教以中國唇齒、輪車之關係，中等學生多願往貴國遊歷，唯貴國方面教育鼓吹排日，不易與敵國青年親近耳。

殷：

此層問題，敝國當局亦曾注意及之，期以今秋，將全國教科書類加以詳密檢閱訂正，以期緩和國際感情，深望事實上能不與青年以刺激，方能見效。否則每日報紙所載之事實，盡皆痛心，則雖改正教材，亦無補也。如中國勞動農民之往滿洲耕稼業者，在事變前，年以壹百萬計，此皆出於本人之自由移住，非政府有組織計畫，行強制或勸獎之移民政策以誘致者。事變以後，循其情性而往，而在滿當局忽加以限制，在乘車、乘船之地點，設私卡以取締，使負產而往之苦力，徘徊中途，進退維谷，其對日、滿之感想為何如耶？歸而告諸鄉里，十以傳百，百以傳千，其影響為何如耶？彼等皆日不識丁之鄉農，決非排日教科書所教育，而得之於事實者也。貴國人民之赴南美伯刺西國者，數不多也，受伯國法律之拘禁，不得自由入國，乃豈意憤憤而慨之。中國之於滿洲，初為一國祖宗墳墓所在，言語風俗所繫，豈疏於日本之於伯國哉？不可同日而語也。孔子之道，忠恕而已。竭誠盡職之謂忠，推己及人之謂恕，日本其可反矣。

總之，中日間之親善，決非持續敵對姿勢所能獲得，但願德隆望重如閣下者，出而倡導，使兩國關係早歸常道，不勝盼切之至。謹述所懷，諸請諒察，即此告辭。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十三日

四三四

川民請緩徵臨時保安費。

四川省保安司令行營近令飭各縣籌臨時保安費，成都縣派籌五萬四千元。該縣奉令後，召集縣政會議，咸以民力凋敝，難勝負擔，請縣長據情轉呈准予暫行緩徵；同時新都縣旅省同鄉會閔劍秋等分函該縣各同鄉，謂保安司令行營籌集此費，以一年糧稅爲標準，而每畝另抽派洋四角五仙，擬爲民請命，懇求豁免。並援成華前例，向保安司令行營請願，一面停止繳納該項捐款。廣漢縣黨務指導委員會亦爲民呼籲，電請緩徵。其呈將委員長、重慶行營參謀團主任賀國光、川省主席劉湘之電文如下：

「竊赤匪突破嘉江，川西震動，廣漢地近匪區，人心惶恐。富者避徙，貧者流離，糧糈徵納，尙難籌措。忽奉省保安司令行營訓令，依限籌借臨時經費十萬元，分期歸解，五月內先解三分之一，計洋三萬三千元，嚴令督飭，事在必行。縣民驚懼，籌措無力。惟值此穀價低落，春耕農忙，農村破產，金融枯窘之際，雖欲毀家紓難，責妻鬻子，欸既無出，民累更深。鋌而走險，實恐造共。應請鈞座明令緩徵減輕擔負者一。省府規定全川各縣一年一徵，在軍事期間附加三倍，其餘地方附加不得超過一年正稅，若以保安臨時費動徵十萬，再加地方附加，決定超過二年正稅，則省府一年四徵之規定，加重爲一年六徵有餘。仁政實惠，毫末享受，墨跡未乾，豈可失信於民？應請鈞座明令緩徵減輕擔負者二。總上民瘼，特電奉達，爲民呼籲，懇請鈞座立電緩徵，減輕擔負，不勝待命之至！廣漢縣黨務指導委員會叩。」（註二）

山東淄川魯大公司煤礦淹井，傷亡慘重。

自前清曹縣教案發生，清政府與德人訂立膠縣灣租借條約，內有開礦一項，光緒二十七年德人組織德華公司，開採坊子、金嶺鎮、淄川等地礦產。歐戰發生，德人權力又歸日人，歷經七載。十一年華府會議，始山中日根據條約組織魯大公司。淄川炭礦即該公司之一部分，名爲魯大公司淄川礦業所，距淄

川城東南四里許。

魯大淄川礦業所礦廠本坑共有南、北二井；南井規模較大，重要機件亦皆在此；現以北井產量較豐，且洗炭爐較南井爲大，故日下出炭皆在北井。井底坑道分八層、十層兩路，自地面至八層計深一百八十公尺（合五十餘丈），升降純用汽力；由八層至十層，上下均用電力，距地面計三百二十公尺（約合九十餘丈），地下往來純用電車，坑道長處有十數里者。魯大本、外坑平均每月可出炭約兩千餘噸，除膠濟路月需十四噸外，大抵銷於上海、青島等地。

本日上午十一時，突然發生大水過孔，淹沒工人的慘劇。礦場內坑道工程之堅固與否？與礦工之生命有直接關係。故廠方節省工料，不惟爲工人所反對，且爲工廠法所不許。魯大之死亡率自來即較他礦爲高。此次所演慘劇，即係該礦近將坑道內之炭柱一律掃除淨盡，以致十層坑內之七十四號廢洞大水突然過孔，洪水將塞石激毀，未逾半小時，即將各道口堵塞。電汽吸水機加緊抽水，惶遽之間又復爆炸。於是水勢乃益增加，十層內工作之礦工，如欲出井，必經過八層方可上達。此時井內工人共有八百餘人，經加緊營救僅救出二百餘人，餘六百餘人即無法上井矣。是否即被淹斃？抑或另尋別處避水？尙不可知，惟一時實難出險。（註三）

前駐防煙臺之第二十一師師長劉珍年在南昌執行槍決。

前二十一師師長劉珍年昔駐防魯東縱兵殃民；後調防河口，又不聽中央命令，煽惑軍隊叛變。軍委會蔣委員長迭據各方密報，在浙江將劉扣留，飭浙省府押解到贛，發交駐贛綏靖主任顧祝同組織軍事法庭會審。顧祝同將審訊情形電呈蔣委員長核示，覆令將該犯處死。綏靖公署於本日將劉由看守所提出，執行槍決。（註四）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十三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十三、十四日

四三六

註一：「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下冊，頁八六三。

註二：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二十日，三版。

註三：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十六日，四版。

註四：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十四日，三版。

十四日 蔣委員長令鄂、豫等五省實行堅壁清野，塞絕匪源。

軍委會蔣委員長本日電令鄂、豫、甘、陝、川等省，遵前三省總部頒布之「民團整理條例」，迅將收復區之義勇壯丁隊組織健全，實行堅壁清野，塞絕匪源，並應曉諭各縣長切實舉行。（註一）

雲南省主席龍雲通電報告共軍已完全渡過金沙江。

雲南省主席龍雲於本日通電報告：朱、毛共軍已全部渡過金沙江，原電云：

「此次共匪乘虛自黔竄由本省平彝屬之尋甸、霑益一帶，經我第二路軍各縱隊不分晝夜銜尾緊追；原擬鼓勵將士竭力壓迫，將其解決於滇境之內，以爲國家除茲鉅害。詎匪狡獪異常，專擇僻靜地方逃竄，遲我鋒鏑，又以一部佯攻省會，大部則竄向武定、元謀方面，冀圖渡江入川。滇省爲防其西竄入迤西各縣，擾害地方，當即命追擊各部隊分別搭車，或兼程急進兜剿。匪到元謀後，知大軍追擊，志不得逞，復放棄原路，折向祿勸方面，晝伏夜行，潛向江邊偷渡。復因第一、二縱隊係外籍，不諳情形，而沿江各縣長奉令將船隻盡數藏燬，未能一一遵辦，致匪得少數船隻，於本月十日分別偷渡。俟軍隊趕至，業已渡完，不無遺憾。所幸匪所經過各縣，地方官均尚能量力抵抗，重要縣分未受其害。祿勸、武定、東川三縣縣長固守不屈，或殉城，或陣亡，地方受害亦較大。其他縣長亦尚無一棄城，玷及職守者。現匪已渡江，除一、二兩縱隊及湘軍由薛總指揮率領過江進擊外，本省軍隊已奉命沿江築綫建防，杜其回竄。特將先後情形撮要電陳。龍雲寒（十四日）。」（註二）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日本軍部不以中日使節升格為然。

日本在天津之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本日乘「吉林丸」抵達大連，並發表談話，譏彈其外務省云：

「據傳現在中日關係已入好轉期，自中國之親日轉換聲明以來，日方之外務省當局亟以紳士的傾向，或提倡經濟援助，或昇格駐華公使，極表示其反省的神色。然而鑒於數十年之中日關係史及中國之國情等，其應再認識中日親善之實體者，目下已其時也。大使館之交換問題，係昭和七年之中口會議所決定者，然迄今日始予以實行，誠則日本之態度，真偽不無疑問。苟如外務省當局所想像，中日間之惡情感由此可以一掃，則此屬可笑。滿洲問題如不能解決，則中日關係之清淨化，實不可能。」（註三）

日本軍部方面以日外務部關於對華問題，須按向來辦法與軍部取密接之聯絡。中日使節升格一事，外部卻並未與軍部接洽。陸軍次官橋本於本日午後訪問外務次長重光，傳達軍部之意向。陸相林銑十郎於本日閣議席上發言解釋軍部立場：「此次昇格駐華公使館，據傳謂軍部表示反對，此乃不確實。固然，軍部中之一部持此意向者，未必謂無；然而陸軍全體並未表示反對。再者，將來在對華問題上頗有重大意義，望關係各方應採取慎重之聯絡。」（註四）

日本少壯軍人頗反對其外務省此舉之過早，在閣議決定後，軍部頗多攻擊，卒以已成之局，不可推翻，但警告外務省，此後務與軍部聯絡。

日外務省之解釋，謂今番乃領導歐、美，可謂實行對華自主的外交之一成功。（註五）

註一：「國聞週報」，十二卷十九期，一週問國內外大事述要，頁三。

註二：同註一。

註三：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十六日，三版。

註四：同註一，頁十五。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十四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十四、十五日

四三八

註五：「國聞週報」，十二卷，二十期，一週簡評，頁一。

十五日 軍委會委員長武昌行營頒布「各省督察專員及縣長兼行營軍法官暫行條例」。

軍委會委員長武昌行營近以前南昌行營及前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所發剿匪各省區行政督察專員及縣長兼任軍法官之委狀，時效已失，特另發委狀，將前南昌行營頒制之「加委各省行政督察專員及縣長兼任行營軍法官施行條例」加以修正，重行公佈。茲將該項條例刊佈於後：（註一）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修正加委各省行政督察專員及縣長兼任本行營軍法官暫行條例

第一條 本行營為整頓軍紀、清除匪患及處理特種案件起見，得加委各省行政督察專員及縣長兼任本行營軍法官，未經委兼本行營軍法官之行政督察專員或縣長，如有必要情形，各該省政府得聲敘理由呈請本行營加委，已經委兼本行營軍法官之行政督察專員或縣長，本行營得隨時撤銷委任，未兼軍法官之行政督察專員及縣長管轄區遇有特種案件發生，本行營得臨時委託該管專員或縣長辦理。

第二條 左列案件，各兼軍法官有拘捕、審理、判決之權：（一）現役軍人犯罪或違反軍風紀者；（二）非軍人違反軍事法令者；（三）赤匪或盜匪；（四）地方奸宄擾亂治安者；（五）剿匪部隊陣擒俘匪就近送交審理者；（六）依法令規定應歸審判者。前項第一款情形，以報經本行營特別授權者為限。

第三條 各兼軍法官審判之案件，應於諭知判決後五日內繕具判決正本，連同全案卷宗，呈送本行營審核。被告人將提出聲辯書，呈由原判機關一併呈送。

第四條 本行營對於各兼軍法官呈送審核之案件，應分別情形為左列之處分：（一）事實明確而引律無誤科刑允當者核准之；（二）事實明確而引律錯誤或科刑失當者更正之；（三）事實未明者發還原判機關，或發交鄰封覆審，或飭由本行營軍法處提審，或派員監審之。各兼軍法官所為之判決應直接呈報本行營，非經本行營令准，不得執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十四、十五日

- 第五條 各兼軍法官所爲之判決，本行營得委任各該省會高級軍政長官代爲審核。其辦法另定之。
- 第六條 各兼軍法官對於境內駐紮部隊，或奉差假歸之軍官士兵，有犯罪或違反軍風紀之行爲者，得分別情節輕重糾正或拘捕之，並即詳敘事實，一面通知其直屬長官，一面呈報本行營核奪。
- 第七條 各兼軍法官對於境內來歷不明之軍官、士兵或類似軍人之人，應負責清查，妥速處理之。
- 第八條 各兼軍法官執行職務，應受本行營軍法處之指導。
- 第九條 各兼軍法官得設置承審員及書記，助理軍法事務。
- 第十條 本條例自公布之日施行之。（註一）

財政部長孔祥熙稱不再發行公債，亦不借款。財政部裁併四川鹽務行政機關。

財政部長孔祥熙本日發表談話：

「二十四年度預算案現尙在研究中，大約政費核減至二成左右，方能收支平衡。目前國庫短絀，全國工商業均陷於不景氣中，亟須力謀經濟建設，以恢復元氣。公債不能再發；即發，人民亦將無力承受。現國家擔負各項債款，每年須償還二萬萬元以上，長此增加，亦屬非計；惟有開源節流，俾度支平衡。前傳國際借款問題，頗有幾國願投資。余意一國財政，與私人經濟原則相同，能節省即節省，能不借最好不借，否則，借款累累，無法善其後。故余不主張輕易舉債，且現在可無須借款。」（註二）

又財政部本日裁併四川鹽務行政機關，按照蘆、魯、淮、浙、閩、豫等區鹽務行政機關改歸鹽務稽核人員兼任先例，將四川運使一缺，改歸重慶鹽務稽核員劉樹梅兼任；川北運副一缺，改歸川北分所經理郭劭宗兼任，分別兼管各該區緝私事務。並將所屬分支機關分別加以裁撤，計年可節省經費五十萬元。兼四川運使劉樹梅於四月二十九日接收就職，兼川北運副郭劭宗於本日接收就職。

北平市府訂九項辦法查禁運現銀出境。日使館警署協助檢查朝鮮人。

北平市查禁現銀出境，連日經關係方面會商，已定有具體辦法。北寧路各次車中，前因時有鮮人攜帶現銀出關，稽查困難，現經前門車站站長柴華庭、警務段長張濟元等訪日使館警察署長弓野商談結果。前晚山口警署派警察二人，會同檢查鮮人，如有攜帶現銀之鮮人旅客，一律由日警察驅逐，禁止登車。昨晚至今晨，被阻登車者達二十餘名，故昨日鮮人至各銀行兌現銀情事亦已減少。北平市政府本日並布告查禁私運現銀出境暫行辦法。茲錄佈告及辦法原文如次：（註三）

「查自英、美銀價飛漲後，國內白銀流出口多。本府頃據查報，本市已發現奸商兌現偷運出境牟利情事，如不嚴予查禁，本市金融勢必發生重大影響。茲特訂定北平市查禁私運現銀出境暫行辦法九條，經已公布施行，自應立即實施查禁，以遏奸商偷運牟利之風。自此次布告之後，如再發現有私運現銀出境，或係唆使及幫助私運各情事，一經發覺查獲，定即依照本辦法從嚴懲辦，決不姑寬。除令公安、社會、財政三局遵照切實辦理外，合亟抄同原辦法，布告全市商民一體週知，其各凜遵勿違，切切此布。

- 一、旅客出境攜帶現銀，以值五十元為限。
- 二、旅客攜帶現銀超過上列限度，未經持有部照或本府護照者，即以私運論，一經查獲，得依本辦法處罰之。
- 三、查緝私運現銀出境，除由本市公安局負責辦理，並函請軍事機關協助外，並准由人民隨時向本府及公安局告密舉發。

四、本市各軍警機關查獲私運現銀或銀類出境之案，應按照本辦法規定標準處罰提獎。

五、緝獲私運出境之銀幣或銀類，送交該公安局，除將銀幣或銀類充公外，並照偷運數額加一倍處罰；唆使及幫助私運之人，從嚴懲辦。

六、前條充公之銀幣或銀類（變價後），照下列成數提獎：（甲）如由本市各軍警機關單獨緝獲者，異常勞績

給予百分之六十，尋常勞績給予百分之四十；（乙）如本市各機關得舉發人告密，因而查獲者，查獲人員及舉發人員各得百分之四十，舉發人姓名應爲代守秘密。

七、第五條所規定之加一倍罰金，應加給第六條甲、乙兩項有關係之軍警政及舉發人各二成，餘數充公。但偷運人逃逸，無從處罰，或偷運人無力繳納罰金者，不在此例。

八、公安局辦理查獲之私運現銀或銀類，除變價扣除應提獎金外，應按月報解財政局，並分報市政府查核。

九、本辦法自市政府公布之日施行。」（註四）

熱河義勇軍孫永勤部進入長城內遵化境。

熱河義勇軍孫永勤部受日軍追擊，被迫越過長城南下，進入塘沽停戰協定的「停戰區域」；按塘沽協定，我軍不得派兵防阻。孫部乃得在該縣徵收糧秣，乘隙逃去。（註五）

本月五日，日軍設司令部於羅文峪內，未幾遷設於撒河橋北三道河，並未通知我方派警接防。我方正派員與日軍接洽壕防中，而孫部已乘隙進入長城。（註六）

東北毒禍震驚國聯，煙民近百萬，年銷毒品四千餘噸。

偽滿外交部本年一月二十九日在長春發表之第六十七號公報中承認：境內吸食鴉片者九十萬人，中僅有八二、二〇〇人持有執照。國聯禁烟情報處發言人稱：依據該公報數字，持有執照之烟民僅及全數百分之十弱，全境九十萬人，每年鴉片銷耗約達一千六百四十六噸；而持有執照之八二、二〇〇人一年所耗不過一百五十一噸，是越出管理以外之毒物達一千四百九十一噸之多。該公報又稱：境內每千人中有七人吸食經製過之毒物，統計共達二十一萬人，每年吸食總額約達三千噸，此項毒物之在何處製造，實大堪注意。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十五、十六日

四四二

國聯鴉片沒收委員會今日決議：請日本代表出席下屆會議，證示遠東違禁毒藥貿易之情形。中國代表胡世澤曾加反對，謂渠殊歡迎日本之合作，但如日本以已脫離國聯之國而令參與此項會議，是否合法實屬疑問。（註七）

註一：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十六日，三版。

註二：同註一。

註三：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頁五八三。

註四：同註一，四版。

註五：梁敬錚：「日本侵略華北史述」，頁四一。

註六：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三版。

註七：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十七日，四版。

十六日

蔣委員長對雲南各校長訓話，以軍訓教學生做人基礎。

蔣委員長今日在昆明召集中等以上各學校校長、軍訓主任到行轅訓話。其要點如下：

一、大學專門應從實的方面充實，允以法庚款補助雲南大學。

二、雲南民性純樸，希望各校本「新生活」要義，嚴格管訓，對事務之組織與管理尤須加意訓練，以養成其強固治事才能。教育之目的有三：即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而欲達此三目的，當從提高學生之道德、智識，鍛鍊體魄入手，即當以實行「新生活」為基礎。學生在校訓練好，必可感化他人，到社會必能感化社會，風行草偃，收效自大。

三、軍訓乃教學生以做人基礎，欲使其養成智、信、仁、勇、嚴五德具備之公民，亦即養成其生活軍事化。希本此精神加緊訓練。（註一）

我國首任駐土耳其公使賀耀組呈遞國書。

土耳其總統凱末爾於本日下午延見我首任駐土公使賀耀組，賀即晉謁呈遞國書，並代我國府主席林森及汪兼外長問候起居，懇談有頃，禮遇極優。（註二）

立法院院長孫科抵蘭州視察。

立法院長孫科今日自西安飛抵蘭州視察。（註三）

新疆邊防督辦盛世才與蘇俄訂立五百萬盧布貸款合同的「盛俄密約」。

新疆邊防督辦盛世才於本日與蘇俄訂立借款合同，總額五百萬盧布。讓新疆軍事、政治、財政、經濟、交通、教育悉歸俄人控制，如同蘇俄的殖民地；盛世才則有如蘇俄的傀儡。

關於此一密約，蘇方出面簽字者為蘇俄國外貿易銀行理事長斯瓦尼孜；新疆出面者為財政廳長胡壽康，並以裕新土產公司名義借款。裕新土產公司為官商合辦，實則盡為官股，資本金額約國幣二十萬元。以二十萬元的公司簽訂五百萬金盧布的借款合同，蘇俄亦竟信之不疑者，蓋純為藉此託言係商業借款與政治毫無干涉，以避免我國中央政府干涉。「盛俄密約」的重要內容如下：

一、蘇聯政府為使新疆內部安定，從事建設，由蘇聯政府接濟新疆省政府軍隊武器、彈藥以及其他裝備，並成立空軍大隊。如新疆遭受外來攻擊，蘇聯派紅軍協助，其所需軍火價款由新疆省政府貸款中扣還；其他糧秣費用由新疆省政府供應。平亂紅軍撤退或留駐，當視新省局勢而定。

二、為使新疆逐漸達到政治改革，得向蘇聯聘請政治顧問，並履行諾言，新疆省政府實行政治改革，推行共產主義制度。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十六日

四四三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十六日

四四四

三、爲使新疆軍隊擔當反帝任務，得向蘇聯聘請軍事顧問及教官，擔任訓練及指揮各部隊。

四、爲使新疆從事各種建設，得向蘇聯聘請財政顧問及各種專家，或技術人員，擔任指導。其中包括農、牧、金融、財政、醫藥、衛生、交通、水利等建設之低級技術人員。

五、新疆對外（包括對南京政府在內）及其他重大事件，須告知迪化蘇聯總領事兼全權代表，或取得其同意。

六、新疆重要官員之進退，須徵求蘇聯駐迪化總領事兼全權代表意見，或經其考察。

七、新疆省政府一切重要有政策性之設施，必須先與蘇聯各部門之顧問商洽，並徵其同意，然後再報蘇聯駐迪化全權代表備查。

八、在新疆受聘之各蘇聯顧問、專家、技術人員待遇，得另訂優待辦法實施，並簽訂合同，期限當視工作之需要而定。

九、新疆之各種礦產開發，得由新疆與蘇聯雙方合辦方式行之，詳細合約另訂之。

十、由蘇聯政府貸給新疆省政府五百萬盧布，年息四厘，五年爲限，以土產作價分期償還，土產包括牲畜、皮毛、腸衣、油脂、棉花、糧食等爲範圍。……（註四）

天津市府爲防止現銀外流下令各商號不得私售現洋。

天津市府爲澈底防止現洋出境，本日特通令市商會暨各業公會，凡當地各商家每日售貨所得現洋，應照舊送交各銀行號收存，不得私行剔出，與人貼換，或轉手私售。原令云：（註五）

「查本市各商號鋪戶每日收入款項，向例皆送各銀行號存儲。現聞竟有將現洋剔出，故意與人貼換，或轉手私售者，實於防止現銀出口功令影響甚大。茲特規定：凡各商號鋪戶，每日所收現洋，仍應照舊一律送交各銀行號收存，其與銀行號素無來往者，亦應依其習慣照舊處置，均不得私行剔出，與人貼換，或轉手私售，以防奸人設計收買。如有陽奉陰違，一經查出，定行究辦不貸。除分行外，合行令遵照轉飭各該商號一體遵照辦理。」

國際聯盟鴉片委員會討論日人販毒問題；中日雙方將派員調查戰區毒禍。

國際聯盟鴉片委員會鴉片沒收委員會今日開會，討論日本人民鴉片販賣事件，請日代表橫山出席。中國代表胡世澤在席間稱：中日當局成立諒解之結果，北平方面所有販賣毒物之日本僑民，已經驅逐出境，表示滿意；並希望天津方面亦同樣合作。橫山答稱：渠當將胡代表希望轉陳日本政府辦理。

(註六)

又戰區毒品之清除問題，近由中日雙方商洽，業經決定辦法，即由雙方會同派員出發調查。凡在灤榆、薊密兩區居住之日鮮人民，一律經查明後發給身份證明書，來歷不明者或作非法營業者，則一律驅逐出境，藉清毒源。(註七)

註一：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十七日，三版。

註二：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十九日，三版。

註三：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三版。

註四：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冊七，頁三五四，民國六十九年，蘭溪出版社。

註五：同註一，四版。

註六：同註三，四版。

註七：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十六日，四版。

十七日 中日使節晉升大使；中國以蔣作賓為駐日大使，日本以有吉明為駐華大使。英、美亦通告外交部，決定將駐華公使晉升為大使。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十六、十七日

四四五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十七日

四四六

我外交部本日發表公告：

「我國擬將駐日使節昇格，遠肇於民國十七年，最近中日兩國外交當局復對此事交換意見，決定自即日起，將兩國互換之公使昇為大使。中國駐日本第一任大使即以中國駐日現任公使蔣作賓充任；日本駐中國第一任大使亦即以駐華現任公使有吉明充任。兩國政府對此亦已互表同意。」

我外交部發言人說：

「關於中日兩國使節昇格問題，自民十七年起業已開始進行，惟中間因種種波折未得見諸事實。此次雙方以最短時間與最簡單手續，將彼此所派使節同時昇格，使多年懸案得一圓滿解決，實堪欣幸。同時以日廣田外相之努力及誠意，使中日邦交得一劃時期的改善，尤足值吾人之感佩。吾人深信中日邦交之增進，應以互相尊重為原則，而此次使節昇格，即為互相尊重之最明顯表示。嗣後中日兩國間之一切問題，均可依據此種精神，以期達到互利目的而解決之。此不僅為兩大國之光榮，實亦全世界之福利。故今日實中日邦交上最有意義之一口。又新任大使有吉氏，過去對於中日邦交卓著勞績，此次榮膺新命，自為吾人深表歡迎者也。」（註一）

國府本日公布命令，特任蔣作賓為中華民國駐日本國特命全權大使。（註二）

日本政府亦同時發表公告。外務省當局發表的談話如下：

「日本政府因鑑於中日關係之重要，於大正十三年七月與華方決定交換大使之方針。爾後其必要之經費已計入預算。此次認為實施為妥當，故決定任命有吉為大使，駐劄中國，五月八日由南京駐劄總領事通告外交部長汪兆銘，於是華方亦決定同時昇格駐日公使館為大使館，任命蔣公使為大使。」

中日兩國外交當局，亦互電慶賀。茲錄來去電文如下：

汪電廣田：「東京外務大臣廣田先生閣下：中日使節昇格，慶告實現，兩國邦交，更增親密，無任歡慰，抑誠電達，諸希亮鑒。汪兆銘。」

廣田復電：「南京江部長閣下：奉讀十七日貴部長來電，甚為感謝。兩國公使昇格實現，余亦不勝欣幸，茲藉

此機會，特向貴部長深致敬意，並衷心期待兩國國交之增進也。廣田引一。」

中日雙方決定使節昇格後，日外相廣田曾通知駐日英、美大使。本月十六日，英外長西門訪我駐英公使郭泰祺，正式通知：英國決定將駐華公使昇為大使。英皇本日批准外長西門所請將在華英使署昇格為大使之建議。我外交部於本日正式公佈。

同日，外交部發表：中美使節昇格為大使。北平美使館亦宣布：羅斯福總統已批准將駐華公使昇為大使。因經費須經國會通過，人選必須參院同意，其實行日期稍緩。（註三）

附錄：日本首任駐華大使有吉明發表之談話：（註四）

「中日兩國大使之交換，此為最得時宜，為兩國貢獻上，實為良舉。余在大正十五年任巴西大使，昭和七年九月任駐華公使，現又任駐華首任大使，由大使降至公使，由公使昇至大使，有時年老，有時或見年少；於是世間多稱余係水鳥外交，然而世間豈非與水鳥同樣者乎！（言水鳥行動不定，變換無常）中日兩國之間，既能如此次發生良好空氣，則此空氣便又可作種種良好關係之順序。英、美及其他各國均追隨日本斷行昇格使節，將分離於上海、南京、北平之外交界，近將集中於南京。故昇格之懸案，在此種良好之空氣中，漸次當可圓滿解決。因是余之外交，世間則又稱之為空氣外交，亦未可知？余泰然自若以觀察中國現狀，並觀察其將來。」

立法院通過中央研究院設立評議會。

中央研究院修訂組織法，設立評議會，經立法院本日例會通過。首屆評議員由國民政府聘任專門學者三十人，為名譽職，任期五年。二屆起即由會選舉，院長及各研究所長為當然評議員；院長為議長。該會主要職務為決定該院研究學術方針，促進國內外學術研究之合作與互助。（註五）

鐵道部向中國等五銀行借款五百萬元修築隴海路寶雞段。川黔公路經費轉呈委員長行營核定。

鐵道部本日向中國、交通、金城、鹽業、中南五銀行借款五百萬，展築隴海路西安至寶雞段。每行任一百萬，合同已在滬簽字，計年息一分。明年六月起開始還本付息，以四年還清。（註六）

又川黔公路經費原定一百二十萬元，經蔣委員長核為八十萬。川省府撥五十萬，中央助三十萬。工程處定線後，現造具精確預算為一百二十八萬九千餘元，與定數相差甚鉅。路局特召工程會議，請建設廳長郭文欽、督工專員田淵藩及贛公路處長胡嘉詔列席。討論結果，詳呈省府核示，省府不便擅專，已於本日轉呈委員長行營。（註七）

河北省政府向天津日領事交涉柳江煤礦案。

臨榆縣柳江煤礦前與隣礦泰記公司，因礦地發生爭執，被山海關日本警察署派憲警將柳江倉庫查封。河北省政府據建設廳呈報後，已向駐津日總領事提出交涉，請飭山海關警署迅將柳江倉庫啟封，以維我國實業。另據于學忠主席稱：此案係出於誤會，一經解釋，諒不難解決。（註八）

日使館武官高橋坦等以「振報」主筆白逾桓等被殺事件與我方交涉。

五月十一日，日使館武官高橋坦會見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指五月三日天津日租界「振報」、「國權報」主筆白逾桓、胡恩溥被殺，與中國官廳有關；並提出質問：「在一夜之間，有兩人被暗殺，必有極其周密之計畫，乃係國家組織或有力團體之所為。河北省政府與天津市政府當知其情

況，爲何不加取締？」繼又指稱：「事件之幕後，與秘密組織藍衣社有關。」

事後並發表談話，說此一事件是蔣委員長對日本二重外交（對日陽表親善，暗中仍作種種抗日準備）的鐵證。（註九）

本日，河北省主席于學忠以日方態度因此事件漸趨強硬，電呈蔣委員長核示。原電如下：

「委員長鈞鑒：河北對日交涉重要各案情形，本日已專函上陳。最近天津日租界有白逾桓、胡恩溥二人被殺之案，日方對此種種推測，其關東軍代表儀我及日使館武官高橋曾來職處詢問，並與職府參議陳東昇晤談，言外之意，頗形嚴重。日來彼方對於其他交涉事件，因此案影響漸呈強硬態度，殊爲可慮。茲將問答兩件，錄呈鈞核，專肅敬叩崇綏。職于學忠謹肅五月十七日。」

附抄問答二件：

五月七日午前十時半，高橋武官邀本府參議陳東昇往晤，談及白逾桓、胡恩溥被害事，其所述要點如下：

「關於白、胡被害事，目下日方極力搜查，但其真相尚未查明。本案雖係發生於日本租界之內，但就天津市全體以至河北全省著眼，仍在主席統制之下，請主席多少感覺責任而以誠意處理。查白、胡二人爲親日、親滿者，乃對親日、親滿之人竟暗用橫暴手段將其殺害，此事非常刺激日人神經。吾人認爲不能因其親口、親滿而即謂爲應加殺害，在吾輩本意且更希望親日、親滿分子之日益增加也。此案如僅係個人犯罪行爲，尙有可說，倘與中國政府或軍事機關有關係，則實屬遺憾之至！不能不照重大事件應付處置。況當此中日政府正努力親善之時，用此陰險恐怖手段暗地殺人，殊與中日間根本方針大相違背。日方認爲不祥事件，請主席加以考慮，並請防止未然，務期不再發生同樣事件，是爲至盼。」

同日午後三時，儀我大佐謁見主席，商討戰區各項問題時，附帶談及白、胡被殺事。其所談要點如下：

儀我：關於白、胡二人被害事，日本方面異常注意，本日關東軍亦有電報來津，此案雖發生於日租界，但因在主席統制之下，不得不請主席注意，目下真相尙未判明，租界當局警察署憲兵隊仍繼續搜查，不過租界當局僅能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十七日

四五〇

在租界以內行使職權，租界以外應請主席幫助偵查，以期早日破案。再日方對此案頗有懷疑之處，因該二人均爲親日、親滿分子，對口、滿既有好感，口、滿人對之決不能加害，其加害者定爲反對親日、親滿之人。關於被害原因，有謂恐爲婦女戀愛問題者，余認爲不然，因如果爲婦女戀愛問題，其兇犯必止一人，而此番刺胡者則爲二人，乘一汽車駛至飯店，同時入內將胡擊斃，且從容逃逸，毫無懼色，其非爲婦女戀愛問題，可以想見。且在數小時以內，連作兩案，決非僅僅二人，且亦決無一人只以少數費用而能辦此鉅案之理。同時定有多數兇犯，使用大量金錢，其背後且必有援助之人，更恐或有政治背景，倘果有政治背景，則事態勢將擴大，仍請主席特別注意，盡力協助緝兇，是所至盼。再此二人與關東軍毫無關係，白某余向未聞其名，胡某僅知有其人，而未曾會面。但此二人與關東軍雖然無關係，顧爾東軍卻極注意加害與口滿有好感之人，此種行爲誠與日下中日政府所抱之根本方針大相違背。當此中日正謀互相提携之際，有此意外事件發生，日本國民深受刺激，易生反響，其影響及於中日前途者，曷堪設想！此點亦請加以注意。

主席：余生平力持正大光明態度，此等手段向不謂然，且我方其他任何機關及公務人員余亦敢謂不至出此手段，所謂背影一層，正可不必多慮。此事雖係發生於日租界，我方爲維持治安保護人命起見，定當竭力偵查協助緝兇，倘能破獲，當然依法懲處，但請放心可也。

儀我：主席能想像此案究係何人所作否？

主席：以意度之，當是常接近白、胡二人者所爲，不然外人何能知其行藏，況聞二人平時防衛且至嚴密乎。

儀我：憲兵隊、黨部均有特務人員，憲兵第三團及中央方面亦直接派有偵察人員。

主席：請不必多疑，任何機關及公務人員皆不至出此手段，余前已言之矣。（註一〇）

註一：「國聞週報」十二卷二十期，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頁四。

註二：「國民政府公報」，令，第一七四四號。

註三：同註一。

註四：同註一。

註五：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三版。

註六：同註五。

註七：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十九日，三版。

註八：同註五，四版。

註九：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下冊，頁六五四；國防部史政局編：「北平軍分會三年」，民國七十一年

三月初版，頁三六。

註一〇：「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頁六六五。

十八日 中德使節晉升為大使。

我國外交部本日發表公報，宣告中德使節昇格。

德國駐華使館參贊勞德士訪我國外交部，通知德國現決將駐華德使館昇格為大使館。（註一）

中國博物館協會在北平成立。

北平學術界人士組織之中國博物館協會於本日十時半在景山綺望樓舉行成立會。該會係由學術界名流馬衡、袁同禮、沈兼士、梁思成、葉恭綽、翁文灝、司徒喬、錢桐、李書華、李蒸、傅斯年、徐鴻寶、張繼、齊如山等六十人發起。

首由主席馬衡報告開會宗旨，大意謂：中國乃東方古國，具有悠久歷史、豐富之出產、昌盛之文物。但以過去之三十年，一般人對科學多不注意，致大好材料為外人搜羅而去，實深可惜。近年來學術界急起直追，各地相繼有博物館之成立。茲為集合全國力量，努力前進，故有博物院協會之組織，其任務有三：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十七、十八日

四五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十八、十九日

四五二

一、本互助之精神，積極經營，謀未來之發展；

二、喚起一般人之注意，對民族固有文化真切認識，而促研究之興趣；

三、與世界博物館協會互通消息，俾資借鏡。

工作進行分兩方面：（一）每年舉行年會一次，不限地方，凡參加各協會之各博物館，均可輪流，俾得觀摩機會。（二）出版刊物，並舉行通俗講演，俾收文化機關輔助教育發展之實效。（註二）

註一：「國聞週報」，十二卷二十期，一週聞國內外大事述要，頁五。

註二：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十九日，四版。

十九日 蔣委員長對滇學界演講「為學做人與復興民族之要道」；並偕龍雲視察共軍竄擾區域。

蔣委員長於本日上午九時召集昆明中等以上各學校全體員生，在光華體育場訓話，題為「為學做人與復興民族之要道」。其要點為：

一、吾人應有特殊之體魄、學問、精神、道德，方可負起復興民族之責。

二、為學必先確定人生觀，學先立志，一就宇宙言，人為宇宙之主宰，應求無忝所生；二就國家言，應作良好之國民，盡忠於國家民族；三就社會言，應為社會勞動服務，增進人羣福利。結論：生活之目的在增進全體人類之生活；生命之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

三、教育應以養成學生健全的人格為第一義，應發揚我民族固有之精神道德，以為一切學術技能之基礎，學先立德，

四、為學之目的與效用在於濟世安民，而以發展國民經濟解決民生問題為其中心目標。

五、三民主義之基本精神在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德，目的在挽救國家、復興民族。

六、實行三民主義，要從實行新生活開始，實行新生活，即實行三民主義之初步。

七、實行新生活之三種要務：一廢除奴隸制度，人格獨立；二禁絕鴉片；三禁止虐待童工。（註一）

蔣委員長又於本日下午偕滇省主席龍雲，乘容克機視察共軍朱、毛竄擾區域。途中計經過元謀、龍街、會理各城；再沿安寧河而至西昌；歸途則溯金沙江經巧家營返省。他們對赤共渡江各處曾詳加視察，途中見會理北郊，數日前爲共軍焚燬房屋，現已由鄉民鳩工興築。各村人烟稀少，呈現新劫後蕭條景象。殘餘共軍由會理北竄時，途中似頗從容，曾經大掠村民，奪取食物。共軍有自西昌北竄的模樣。惟大涼山峯巒崇峻，通過時似不易，途中並無共軍踪跡。（註二）

註一：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三版。

註二：「國聞週報」，十二卷二十期，一週問國內外大事述要，頁二。

二十日 蔣委員長電劉湘轉知各軍有關捕斬共軍首要賞格。

蔣委員長懸賞購緝共軍首要電文，本日由四川省主席劉湘轉告各軍如下：

「本軍各師旅長鑒：蔣委員長卅（二十日）已川行參戰電開：朱毛已屈絕路，前阻大渡河，後有金沙江，不啻天羅地網，石達開敗亡於此，朱、毛等匪首即可成擒。茲申擒斬匪首賞格如下：朱、毛兩匪首生擒者各獎十萬元，獻首級者各獎八萬元；羅炳輝、林彪、彭德懷、董福堂生擒者各獎八萬元，獻首級者各獎六萬元；朱開恩、顏英、張國燾、王稼穡生擒者各獎五萬元，獻首級者各獎三萬元；劉伯承、葉劍英、及僞中央委員、軍士團政委、僞軍長、及僞各軍團長、僞師長等各匪首生擒者各獎三萬元，獻首級者各獎二萬元。其餘仍照前行營剿匪懲獎條例第二十八條規定辦理，希即轉飭部隊及地方人員一體知照。等因，仰即遵照辦理爲要。」（註一）

滇省主席龍雲請行政院補助政費。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十九、二十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二十日

四五四

雲南政府主席龍雲今日電呈行政院，以滇省政費年約不敷一百七十餘萬，請撥款補助，俾禁烟計劃得以澈底辦理。行政院已交財政部核辦。（註二）

北寧鐵路局長殷同訪問日本藏相。

赴日參加日本觀光會議的北寧鐵路局長殷同本日訪問日本藏相高橋，對「中日經濟提携」諸問題有所商談。（註三）

美國財長宣布禁止外國銀幣入口，並派員調查中國貨幣及收集商業材料。

美國財長摩根索本日得羅斯福總統之允可，下令禁止外國銀幣入美，此舉係美國因銀價高漲，與銀幣之實質價值高於貨幣價值之國家合作；但財政部於例外情形可發入口特許證，包括由外國政府或外國中央銀行或國際清算銀行核准之裝運。意在防止因銀價高漲，投機商人運銀至美出售而得巨利，惟於外國銀幣其貨幣價值於進口時為其含銀之市場價值之百分之一百一十或以上，則為例外。一般人相信，此種限制可使美國與倫敦銀協定簽字國及其他銀幣易變為銀塊價值之國為有效的合作。（註四）

摩根索又說：經濟學家舍非德受美國政府之命，在比利時收集貨幣與商業材料；女小說家賽珍珠之夫布克教授亦受命在中國做同樣的工作。（註五）

註一：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一日，三版。

註二：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三版。

註三：同註二，四版。

註四：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三版。

註五：同註四，四版。

二十一日 蔣委員長自昆明到貴陽；湘省奉委員長令保護國家主義派。

軍委會蔣委員長於視察滇境後，本日自昆明飛返貴陽。（註一）

湘省政府近奉蔣委員長電令：對於國家主義派份子無反動言論行動者加以保護。何鍵主席爰於本日電令全省各機關云：

「奉委員長蔣寒秘渝電令內：查國家主義派以前行動自不無錯誤，但比來該派各重要份子多有覺悟，表示懇摯，願在黨國紀律之下，對此復興民族之事業一致努力。本黨自可予以自新，不究既往；中央前已本此旨電令各級黨部遵照在案。據報湘省邇來仍有對該派份子，因其既往關係故意壓迫情事；甯鄉一縣滋擾尤甚。此實違中央電令之意，嗣後對於曾參加該派之人，苟其現在言論行動並無違反三民主義，即應一律加予保護，不得橫加壓迫，動予搜捕。其有已被羈押者應即迅予查明，分別省釋。各級黨部人員尤應切實注意，以示本黨寬厚之懷，仍希將辦理情形電復爲要。等因，奉此，除電復並分電外，相應電達，即希查照，飭屬遵照爲要！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鍵。」（註二）

行政院決議：嚴禁偷運銀幣、銀類出洋；任朱鶴翔為駐比公使。

自美國提高銀價以來，私運銀幣出口者爲數甚多，防不勝防。財部於本日行政院會議中提議：「請將偷運銀幣、銀類出洋，或前住不行使銀本位地方之人犯，一律照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分別情節輕重，處以死刑、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之有期徒刑，並得併科幣額或價額三倍以下罰金，由國府通令全國軍警機關協同各海關認真查緝，一經拿獲，送交司法機關遵照懲治。事關保存國脈，緊急處置，是否有當？請公決案。」決議，通過。（註三）

又外交部呈：「駐比公使張乃燕因病呈請辭職，擬請照准，遺缺查有本部國際司長朱鶴翔堪以繼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二十一日

四五六

任，請鑒核轉呈任免案。」決議，通過。（註四）

張逆景惠繼鄭逆孝胥任偽「滿洲國」國務總理，並發表偽內閣閣員。

偽滿洲國國務總理鄭逆孝胥以年老體弱於本月十七日向溥逆請辭，溥本日令照准，以偽軍政部張逆景惠繼任，本日上午十時在偽執政府行親任禮。鄭逆仍住東北，溥仍以禮遇之。又偽閣員除司法馮須清、蒙政王大均外，並發表軍政于芷山、文教阮振鐸、民政呂榮寰、實業丁鑑修、財政孫其昌、外交張燕卿、交通李紹庚、宮內府熙洽、參議府議長臧式毅。又駐日偽使亦升格，擬以謝逆介石任大使。（註五）

日本陸相林銑十郎赴偽滿視察；華北日駐屯軍司令梅津抵天津；多倫日軍特務機關取消。

日本陸相林銑十郎本日午在神戶乘輪赴大連，到達東北，並與偽府及關東軍商下列各問題：（一）滿鐵改組；（二）偽治外法權棄廢與附屬地；（三）日系官吏；（四）關東軍之編成；（五）在「滿」日人之二重國籍；（六）日俄偽國境委會；（七）日偽匯兌。（註六）

華北日駐屯軍司令梅津美治郎於上月由天津赴長春，會晤日本陸相林銑十郎及關東軍司令南次郎，商討河北問題。梅津攜帶日方決議，本日由大連返天津。河北事件的交涉，將由華北日軍參謀長酒井隆負責。（註七）

又駐多倫之日特務機關現已取消，另設顧問部，由卜永闡次中佐任部長。並聘有專家九人，分別研究軍事、政治、經濟等問題，其內容較特務機關尤為擴大。（註八）

暹羅稅務司斯華蒂抵滬。

暹羅政府派赴各地考察海關事業之該國稅務司斯華蒂於本日午後二時許，由青島乘青島丸抵滬。僑委會秘書劉懷民、上海僑務局譚仲祿等均以私人資格前往歡迎。

斯華蒂謂：

「本人雖受政府命出國考察，目的為海關事業，外傳謠言來華商洽中暹問題殊非事實。報載暹羅排華種種消息深為詫異，本人雖遲雖在三月間，但就過去事實言，中暹兩國關係甚好，中國僑民在暹者，與敵國同胞受同等待遇，兩國人民感情極為融洽，報載或不無言過其實。此次來華，如時間允許，擬赴京一行，將來即赴香港、爪哇等地，然後返暹。對於中暹兩國關係極願能解除誤會，日臻親密。」（註一〇）

附錄：暹羅排華慘狀（註十一）

暹羅位於亞洲東南印度支那半島上，介於法屬安南與英屬馬來半島間，與吾國發生關係由來甚古，據史冊所載，遠在南北朝時遣使入貢，距今已一千四、五百年；嗣後世列中國藩屬，固有離貳。迨至清季，朝政失綱，內亂紛起，暹羅貢使在吾國境內遇盜劫，清庭無策善後，以示懷柔，兼以世界大勢變遷，東西各國紛紛於斯時與暹羅締結正式國交，吾國宗主權益形消滅。暹羅自此時遂與中國脫離關係，迄於今日。華人僑暹人數達三百萬以上，佔全暹人口四分之一以上，在全世界華僑總數亦佔三分之一，而中暹兩國竟未正式訂約，以致我三百萬僑胞淪為無約國人民，數十年橫受摧殘：一方面設立移民律，重徵入口稅、居留稅，以限制由國內南渡謀生的同胞；一方面嚴厲取締華僑教育，肆意封閉華校，強迫華僑子女入暹校，以便同化所有僑暹華人。此種一網打盡計畫，若我政府不實行負起保僑責任，即速與暹羅締結正式國交，要求暹政府改善對華僑待遇，恐不出十年，我暹羅全境華僑子女已悉數變為暹人，再過二三十年，暹羅將無華人存在矣！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二十一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二十一日

四五八

暹羅華僑幾盡屬閩、廣兩省人，尤以廣東之潮、梅爲最佔多數，蓋閩、廣兩省人烟稠密，而山多田少，民食不敷，居民相率以南洋爲移殖尾閭，歷年統計，每年由暹羅匯回金錢，僅就汕頭一港計算平均已達二千五百萬元，若合閩、廣兩省計算最少當在三千萬元以上，閩、廣兩省經濟素稱饒裕，然其富源悉來自南洋。

比年因世界不景氣影響，南洋各屬土產跌價，僑胞匯回金錢逐漸減少，以致閩、廣兩省農村破產，都市動搖，若再坐令旅暹三百餘萬僑胞淪爲暹人，則此後閩、廣兩省每年將再減少二千餘萬的金錢，則閩、廣兩省的經濟更陷於萬劫不復之地位矣！

茲將暹羅政府實施同化政策、取締華僑教育、摧殘華人工商業的毒辣情形，分述如下，以告國人：

一、移民律的頒布與增修

暹羅從前對於外人入境原無限制，一九二七年首次頒布移民律，徵收入口稅暹幣五銖，連手續費共六銖五十丁，並限制患砂眼者不得入境；一九三一年修正移民律，增加入口稅爲十銖，連手續費十三銖五十丁，此外復新徵居留稅三十銖，離暹者應領回暹護照費五銖，限二年內回暹，逾期作新客論；一九三三年第二次修正移民律，居留費增至一百銖，回暹護照費增至二十銖，期限改爲一年，並限制不識字者不得入境。此次修改條例，不僅入口稅、居留稅加重，令我一般貧苦同胞不得再行赴暹謀生，其不識字的限制入境，實爲拒絕吾國勞工及婦女的南渡，爲暹政府同化華僑之毒辣政策。蓋從前僑胞赴暹類多單身前往，就地娶暹婦，所生子女輒歸化爲暹人，民國以來因國內紛亂，僑胞携眷南渡者日多，所生子女類多保持華風，不易暹化，暹政府有見及此，彼熟知吾國婦女多數未受教育，因以不識字拒絕華婦入境，使華僑不得不娶暹婦，爲暹羅增加人口，此種政策實爲毒辣可怕！至於吾僑一般勞工亦與婦女一樣多數不識字，暹人拒絕入境，顯然摧殘僑暹華工。自移民律二次修正以來，華人入口者銳減，蓋以新客入境，每人連船費需國幣二百元，又須識字，試問一般國人能有幾人再得南渡乎？

二、取締華僑教育的毒辣

暹羅有華僑自創學校始於清末，當時由同盟會組織之中華會館首先創立學校，以資宣傳革命。民元以後，暹京

公私立各次第成立，內地各處華僑亦先後創辦學校，教育華僑子女，華僑國家觀念逐漸增進，暹化之風因以大減。暹政府於華校創辦之始未加以注意，故華校在當時，一切設備極端自由，至是因華校發達，妨害其同化政策，因於一九一八年頒布私立學校條例，華人創辦學校須向暹教育部註冊，校長須有暹立高中二年資格，教員須於入校之日習讀暹文，滿六個月舉行第一次考試；滿一年舉行第二次考試。暹文不及格者應即離校，不得繼續充任教員。學生每星期須讀暹文三小時以上，訓練目標須激發其忠愛暹國之心，學校不得教授有關政治書籍，如華校違犯此項條例者，暹政府得隨時封閉之。

是項條例頒布以來，華校受重大影響，蓋所限校長資格，除暹人外，華人充任者真如鳳毛麟角，華校不得不任暹人為校長，行政歸之暹人，此影響於行政者一。前此華校教員幾可謂全數由國內聘請，川資所費為數不少，此後依照條例，如暹文考試不及格，即須立刻解約重聘，此影響於經濟者二。教員時常更動，對於學生心理及當地情形自不能熟識，此影響於學生學業者三。校長既係暹人，同時並須養成學生忠愛暹國，根本上與吾僑創辦學校之宗旨背馳，此影響於民族觀念者四。有此種種困難，故當時一般僑胞咸認此次私立學校條例，係暹政府同化吾僑政策，吾人不得不加以力爭，因派代表回國向北京政府請願，向暹政府交涉取消此項苛例；不料當時北京政府並未重視此事切實交涉，在暹僑胞以處在勢力壓迫之下，無法反抗，結果不得不帖耳伏地，依照條例施行。暹羅政府見吾國政府對於旅暹華僑未能實行保護職責，此後對於華僑種種壓迫陸續實施，一九三二年復公布強迫教育條例，規定七歲至十四歲兒童一律應入義務學校，違者罪其父母，此項辦法先由內地各省實施，限制內地華校須依照條例每週授暹文二十五小時；一九三三年宣布強迫教育條例實施於京畿，同時限制受強迫學生一律應入暹校，不得再入華校，京畿原為華校薈萃之區，規模稍大者計四、五十校，大多數為小學，如果該項強迫教育條例實行，則華校不得再收容七歲至十四歲學生，華校將相率有停辦之虞。因此各校紛紛向中華總商會請求援助，總商會因召集全暹各華校代表，開會數次，結果擴大範圍，聯合各界華僑開旅暹華僑各團體代表大會於商會，推舉十五團體組織暹羅華僑各團體執委會，一面致電中央報告請求向暹政府提出交涉，一面徵求全暹各華校學生家長，暨暹京華僑各行檔，如火礮、京菓、銀位、金業、綢業、紗布、藥材、鹹魚、木器等商號，計六千一百三十七名簽名蓋章，決定由各華校全

體學生、教員及每商號派代表一人，結隊向暹人民議會作大規模請願，暹政府於是用高壓政策以對付吾手無寸鐵之華僑，於各團體代表大會開會之翌日，由警廳召集總商會及各校負責人赴警廳，警告以後不得再在商會開會，並不得結隊請願，嗣後僅由各團體代表九人，於三月二十七日携同請願書向人民議會請願，該請願書歷述華校設立宗旨及辦理經過，與不能依照暹羅強迫教育條例辦理理由，請准華校照舊辦理，華僑子女受強迫教育年齡者亦得照舊入華校，不幸請願書甫上，而暹人民議會忽於四月一日被解散，延至五月五日，始用國務院秘書處名義答復謂：「政府已規定各外國學校一律遵行辦法，故政府不得給予任何一學務之另種利益，但如發現華僑學校得不到與其他外國學校平等待遇，則請發表意見前來，俾可再予研究。」

先是，華僑各團體尚未向人民議會請願之前，法國人在暹羅所辦規模最大之易參荅學校，曾向暹政府要求減少暹文時間，結果暹政府准予減為每週二十一小時十五分，至是亦准各華校依照法人學校辦法，每週授暹文二十一小時十五分，其實法人及其他外人創辦學校所收容者全係暹人，即令完全依照暹羅強迫教育條例辦理，亦不為過，至於華校所收容學生盡屬華人子弟，依理當與其他外人學校待遇不同，今暹政府竟一概抹煞，同等辦理，衡之於理，甯得謂平？自是以後，各華校遂不得不依照強迫教育條例辦理，將全校學生分為強迫及非強迫兩種班級，多聘暹人充任教員，同時對於取締華教員更加嚴厲，規定必先考試暹文及格，並填具履歷、相片、文憑及打十指模，方准正式充任教員。查打指模一項原為對付犯人的行動，今暹政府竟視吾華校教育界為犯人，其侮辱華人莫此為甚，從前暹文考試及格，在暹境內隨地可任教員，至是復限制在甲地考試及格者，至乙地須重新考試，甚至同在一地，由甲校轉至乙校，亦須重受考試。

去年一月間，暹政府藉詞華校教員暹文不及格及辦理不善，用強硬手段封閉暹京警署等六華校，雖經各華校當局及總商會向暹政府呼籲請求恢復，迄未答應，此後竟變本加厲，繼續封閉暹京及內地各地華校，截至本年二月間，全暹華校被封達六十餘家，或完全封閉，或取消強迫班，或強迫與暹人合辦。

茲將被封各校列表如下。

暹羅被封華校一覽表

號次	校名	所在地	時期	備註
一	警青	暹京	二三、一、三一	合辦
四	毓秀	暹京	全上	
七	聯合	暹京	二三、二、二六	
一〇	孔堤	暹京	二三、二、一四	
二三	育民	暹京	二三、三、六	
一六	民生	通武里	二三、四、一六	
一九	培材	北柳	二三、五、二	停辦強迫班
二二	育才	龍仔處	二三、五、〇	停辦強迫班
二五	華民	吞武里	二三、一、一一	
二八	華真	暹京	二三	
三一	培僑	素板	二三、六、二	合辦
三四	平民	素板	全上	
三七	中華	洛坤	二三、六、二三	
四〇	三民	大城	二三、八、一	
四三	中山	佛統	二三、八、一	
四六	培才	萬麵	二三、八、三	
四九	華僑	南邦	二三、九、九	
五二	醒華	暹京	二三、一〇、二	
五五	明僑	暹京	二三、一二、一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二十一日

四六二

五八	智育	暹京	二三、一二、一三	停辦強迫班
六一	振華	暹京	二四、一、三	
二	藝南	暹京	全上	停辦強迫班
五	崇文	暹京	全上	
八	眞光一校	暹京	二三、二、一〇	停辦強迫班
一一	三育	暹京	二三、二、一六	
一四	崇實	暹京	二三、三	停辦強迫班
一七	華魂	暹京	二三、四、一二	
二〇	春風	吞武里	二三、五、五	合辦
二三	培材	龍仔處	二三、五、九	
二六	新生	暹京	二三、五、一三	合辦
二九	啟明	暹京	二三、五、二	
三二	覺民	大城	二三、六、二	合辦
三五	培德	六丕	二三、六、六	
三八	廣南	暹京	二三、一〇、二	合辦
四一	中華	合艾	二三、七、二九	
四四	振南	合艾	二三、八、二	合辦
四七	育僑	千武里	二三、八、二一	
五〇	協益	暹京	二三、九、九	合辦
五三	華僑	暹京	二三、一一、二一	
五六	文立	童頌	全上	



五九	民	德	童	頌	二三、一二、一九	
六二	潮	聲	童	頌	二四、一、四	
三	醒	華	暹	京	全上	
六	東	亞	暹	京	全上	
九	淑德(女)	暹	京	二三、二、一六		
一二	化	潮	暹	京	二三、二、一六	
一五	三	民	暹	京	二三、三、六	
一八	正	蒙	烏	汶	二三、五、二	
二一	中	山	大	城	二三、五、九	
二四	可	樂	呵	叻	二三、五、一〇	
二七	培	強	暹	京	二三、五、一五	
三〇	華	益	佛	統	二三、五、二	
三三	公	盛	萬	磅	二三、六、六	
三六	崇	文	程	騷	二三、六、二二	
三九	醒	民	彭	世	洛	二三、七、一
四二	育	華	信	武	里	二三、八、一
四五	育	英	宋	卡	二三、八、二一	
四八	華	文	普	吉	二三、九	
五一	華	化	換	汶	納	二三、九、一一
五四	啟	蒙	萬	崙	二三、一一	
五七	華	英	萬	崙	二三、一二、一三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二十一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二十一日

改辦華專

合辦

停辦強迫班

合辦

先停強迫班後全封閉

合辦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二十一日

四六四

六〇 聯 華 萬崙 二三、一二、一八 停辦強迫班

六三 一 德 萬崙 二四、一

全暹華校稍具規模者合計不及百家今在一年之內，竟被封至六十餘家，內地各處華校取消殆盡，至是所餘者僅暹京三十餘家而已！

暹政府既將各華校封閉，於是創設華文專門學校，以收容被封閉華校學生。自去年三月間，先由暹京設立，以次推行至內地各省，其意原欲藉此與存在之華校競爭，完成其同化政策。不料創立以來，因辦理不善，學生極少，迨至本年一月間，教育部突下令各華校，自四月一日起華校強迫班一律取消。各校接到命令，惶駭異常，以華校創辦強迫班原為教育部所批准，依照教育部辦法辦理，並無瑕疵，現為期不及二年突被取消，且僅取消華校，其他外人所設學校仍得照舊辦理，認為暹政府此舉純為摧殘華僑教育，表示不滿。教育部長因召集各華校當局，及各報記者發表書面談話，解釋取消華校強迫班理由，內容分八點，最重要者有兩點：一、暹政府要收回教育權，不許外僑，不論華僑或其他各國僑民有此權利。二、各華校在校內實施政治主義之教授。根據第一條則其他外國學校亦應一律取消，當時華校代表亦嘗以此詢問，教部長答稱：「取消外國學校，此時尚非時機，須彼有四手四面，方能同時做到，此際只有二手一面，故惟其易舉者行之。」並聲明其他非強迫班，將來亦將一併收回，同時教育秘書亦向各報記者表示：無論學校強迫班辦理成績如何，一律取消，華人如有反對，政府將予以武力處置。

各華校見暹教育部部長態度強硬，知難轉圜，因此聯合暹京各華校：黃魂、新民、廣肇一校、廣肇二校、樹人、導民、集英、明鳴、壹德、工業平民、成德、養文、華文、和文十四校，上書暹國務院及教育部，請求收回成命。其上國務院書，對教部此種措施頗有不滿表示，不料國務院以極滑稽口氣答復謂：「關於強迫教育事項，如有不明瞭之處，可向教部詢問。」教部則完全置之不復。華校至此，已瀕絕境，特電中央外交部及僑委會報告請求政府援助。外交部當即訓令駐日蔣公使向暹羅駐日公使提出交涉。駐日暹使即電暹請示，暹政府為和緩空氣計，由教育部長示意於是時率領球隊到暹比賽之汕頭角光中學校長林天鐸，謂教部極願聽取各方提供適當辦法及意見，以便核奪。

施行。林氏因徵求各華校當局意見，擬具「駐暹華校強迫班試行辦法」，於二月二十一日送交教育部。據教育部長秘書表示謂：「林氏所提辦法甚為適切，不惟可施行於華校，即政府公立學校亦照樣有施行可能，教部擬先徵求部中職員意見，由部務會議決定後，送交國務院審查，俟批准後，始能正式答復。惟現時部中工作極忙，事件之較於重要性須提前討論者甚多，此時實尚未有工夫加以討論也。」嗣後林氏嘗數度前往催詢，教部均以前言為答，延至三月十五日林氏離暹返汕，教部仍不予批復。同時教部秘書答復華文報記者之質問：「屆四月一日，如國務院未嘗批復，則教部當暫照前令執行，將華校強迫班一律取消。」吾人姑勿論暹政府能否批准林氏所提辦法？即令批准亦係臨時性質，暹政府隨時可以取消，況該辦法規定每週授課三十小時，而暹文時間一、二年級佔十六小時；三、四年級佔十五小時，五、六年級佔十二小時，中文時間太少，仍非根本辦法。暹羅華僑教育，在此時，實可謂瀕於千鈞一髮之危境矣！

三、摧殘華人工、商業

暹羅昔為荒蕪之區，人民生性懶惰，不善經營。自吾僑南渡以後，披荆棘，闢草萊，改良耕稼，從事殖產，暹羅農工商始逐漸增進，降至今日，暹羅得以躋於現代國家之列，吾僑實為開闢元勛。不料暹政府竟不念前功，以怨報德，對於華僑工商業多方摧殘，設立種種條例稅則，以限制華僑工商業，其尤著者，如保險業、匯兌業、當舖業、舊貨業、手車業等，或限制經營，或徵收重稅，此外尚有營業稅、所得稅、出廠稅、遺產稅，及每人應納之人頭稅種種。自民黨執政以來，取締益烈，現任內務部長鑾巴立，於前年間，曾草定新經濟計畫，擬實行經濟統制，將各種工商業收歸國營。此事雖因一部份人不贊成暫不實行，但去年九月間，暹政府又計畫創立大規模國營火鋸，以便逐漸將華人經營佔百分之八、九十的最大企業火鋸完全收歸國營。此舉如成事實，不僅商業受極大影響，吾僑工人亦將在淘汰之列。去年二月間，火鋸工人受暹人電車工會領袖乃他越之鼓動，發生要求加薪罷工風潮時，暹工人即擬乘機奪取華工位置，上書暹政府，責令各火鋸用暹人代替罷工華人。如果一旦由暹政府收歸國有，則吾僑數萬工人將相率失業！又如新頒定之漁業條例，規定非暹人不能經營，於是凡華僑前此之漁業者全受取締，相繼失業。此外暹政府復提倡各種合作社，設立大規模穀倉，其目的在使暹國農業統歸政府經營，斷絕與華商交易關係。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二十一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二十一日

四六六

現在各項辦法已逐漸推行，是華僑工商業勢將日趨沒落矣！

四、勿洞地方慘殺華僑

民國二十二年十月，暹羅南境勿洞地方發生暹警屠殺華僑大慘劇，死者數十人，爲暹羅空前慘劇。此事發生原因，係勿洞警察拘殺無辜華僑羅石義父子，僑眾憤怒不平，圍聚警署質問，警察開槍掃射，當時死者十餘人，事後調集重兵宣布戒嚴，分別搜殺華僑。當地中華學校校長張乃清及一教員亦被捕，立予槍斃，僑眾紛紛逃入英屬馬來避難。吾國僑委會聞訊，誤以爲係因暹羅十月革命事被殺，呈請中央政府向暹政府提出交涉。此項消息傳達暹羅外交部，遂發出負責宣言，否認十月革命有傷害華僑事。以後吾國外交部雖電令駐檳副領事吳安奇往勿洞實地調查，惟至今暹政府仍未有道歉撫恤表示。

五、中暹亟應即刻訂立國交

吾國旅暹僑民達三百萬，佔全暹人口四分之一，而中暹至今未有國交，吾政府不注意僑民一至於此！實爲全世界上僅有之現象。中暹兩國自清季失卻國交以後，兩國迄無正式國際往來。光緒年間，楊士驤嘗奉西太后命赴暹宣慰，僑民熱烈結隊歡迎。民六方瑞麟營上條陳於北京政府，詳陳中暹亟應訂約事。民九，華僑嘗因暹政府取締華校，派代表陳某歸國向北京政府請願。民十方瑞麟奉係總理命赴暹宣慰，回粵後向總理力陳訂約必要，總理甚表贊同。惟是時南北尚未統一，因擬一局部辦法，由廣東省長出名與暹羅內務部長簽訂友好條約，已微得暹羅政府同意。時陳炯明任省長，由陳委現任中委蕭佛成爲廣東駐暹代表，委任狀寄不久，陳氏叛變，此事遂形停頓。民十一年紅十字會代表楊小川赴暹參加萬國紅十字會大會，歸國後，又向北京政府力陳訂約事。民十八年，國民政府特派員程演生赴暹視察，擬乘機向暹商訂約事，亦無結果。民國二十一年暹羅憲政成功，西南政務委會特派委員林翼中赴暹祝賀，以敦睦誼；同年我國中央政府實行領事簽證貨單辦法，因暹無國交未設領事，由外部電令駐檳領事謝湘赴暹商設商務專員，辦理簽證事宜，得暹政府贊同，由外部委任暹羅中華總商會主席陳守明爲中華民國外交部駐暹商務專員，於二十二年一月正式就職，實爲中暹第一次發生來往，惟正式商約迄未成立。同年九月，廣東徵收洋米稅消息傳至暹羅，暹國朝野震動，國務院及人民議會特爲此事開會，討論應付辦法，暹京每日報係暹報中頗有權威

者發表評論，主張暹羅應即刻與中國訂約成立正式國交，最低限度亦應先訂商約，以維暹米出路，足見暹人亦非不贊成訂約。現華僑教育及工商業等橫被摧殘，有速就消滅趨勢，我政府應於此時立刻與暹羅正式提出訂約，切實保護旅暹三百萬僑胞，在正式條約尚未簽訂以前，先由政府向暹提出嚴重抗議，改善華僑待遇，否則我國得以抵制暹米應付，暹政府將低首下心與我國訂約。蓋暹羅國出產以米為最大宗，每年暹米出口佔出口貨總值三分之二，運銷中國米佔出口總額二分之一。暹與安南、緬甸合稱南洋三大米國，對於世界市場上競爭甚烈，自前年中國及馬來徵收外米稅，荷印禁米入口，暹米銷路已大不如前。最近印度又徵收外米入口稅，日本將實行外米統制，暹米銷路更將縮小，此後將以中國為唯一傾銷尾閘。如果我國上下一心暫時加以抵制，不出數月，暹羅全國經濟將陷於不可收拾中，屆時再與暹羅提出訂立正式國交，一切難題定可迎刃而解。願我政府我國內同胞其速圖之，以拯旅暹三百萬奄奄待斃之僑胞。

註一：「國聞週報」，十二卷二十期，一週問國內外大事述要，頁一。

註二：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十版。

註三：同註一，頁六。

註四：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三版。

註五：「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六編，傀儡組織（一），頁二二四。

註六：南京「中央日報」，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第一張，二版。

註七：「國聞週報」，十二卷二十二期，國內外大事述要，頁二。

註八：同註四，四版。

註九：同註四。

註一〇：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十九日，三版；五月二十日，三版；五月二十一日，三版；五月二十三日，四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二十一日

四六七

二十二日 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二十四年度國家總預算，共九萬萬五千七百餘萬元。

本年度國家總概算於二十一日經中央預算計畫委員會審查竣事，本日經中央政治會議通過，歲入總額爲九億五千七百十八萬四千零零六元；歲出總額爲九億四千九百三十五萬七千四百十三元。

查二十四年度概算最初因收支不敷，相差過多，曾迭經中央開會審查，並議決裁併機關、緊縮政費，以求收支平衡。經各院提出意見後，復公同酌予修正，列歲出總額爲九億四千九百三十五萬七千四百十三元，歲入方面爲九億五千七百十八萬四千零零六元，收支餘額爲七百七十九萬六千五百九十三元，即列作第二預備費。經數月審查之年度概算遂如是決定，即日由中政會秘書處將全案送國府，令主計處依照核定各點重編，即送立法院審議。

此次總概算案其所以不能依照預算章程，於五月十五日前送立法院審議者，係因國家歲入如關稅等，受經濟不景氣、人民生產力及購買力之衰弱，益以白銀問題不定之種種影響，而減少甚鉅，不得不於各機關之裁併及緊縮支出兩原則下，力事緊縮。經長時間開會研究及數度審查結果，迄今方告妥當。

案內所核定之歲出經費合計爲九億五千七百一十八萬四千零零六元，其分配款項因未經立法院審議，未克公布。但悉本年度黨政各費，確較上年度約減八百餘萬元，而對教育、實業兩款，因關係提高國民教育問題及培植國民經濟基礎，應求發展，反較上年度勉強增三百五十餘萬元之譜。此種損益實煞費苦心，俾政府於力事節流中，尤特別注意國家基礎之鞏固。當歷次開會時，各委員對此種方針無不毅然贊同。

中政會爲謀預算之執行，特另定注意事項數點隨案通過，以便各機關嚴行遵照。要點爲：

- 一、總概算內已核定裁減之機關，二十四年度開始務須實行，即由主管院修改有關法規；
- 二、六月一日即着手裁併應裁各機關之裁併人員各給兩月薪俸，其被裁缺額本年度內不得恢復；
- 三、各機關之育才機關規模大者，照教育法規釐正系統。其簡陋者不再招班，着手撤銷；
- 四、各機關在平檔案，本年度全部移京，不再列保管經費。（註一）

國民政府明令特任郭泰祺為駐英大使。

國民政府本日特任郭泰祺為中華民國駐英吉利國特命全權大使。（註二）

蔣委員長到重慶；河北省主席于學忠呈蔣委員長報告日軍侵佔情形。

蔣委員長於本年三月二日自漢口到重慶，整理川政，指揮剿共，駐節三週；於三月二十四日由重慶到貴陽，督剿共軍。今滇省已無共軍，黔省新政府已成立，駐紮綏靖主任顧祝同已於二十日由漢口飛抵貴陽，主持一切，自無久駐黔省之必要；兼以共軍朱德、毛澤東、徐向前部均已竄往川西，為指揮便利計，自以駐節川省為宜，乃於本日由貴陽飛抵重慶。（註三）

河北省主席于學忠以日軍視戰區為其占領地帶，阻止我保安隊開入，特呈蔣委員長報告詳情。原文如下：

「委員長鈞鑒：謹肅者，查日方對於戰區保安隊防地發生異議一事，已於前函具陳，當蒙答及。茲日本高橋武官復約本府參議陳東昇往晤，說明彼方對於戰區之立場，意謂關東軍原視戰區為佔領地帶，今雖依塘沽協定交還中國，而其觀念至今尚存，若華方即視作中國領土，可以隨意行使職權，則彼此觀察之點根本不同，應請了解戰區乃特殊區域，遇事務與日軍磋商，俾免糾紛。又聲述彼方代表意見之性質，意謂日方代表於會議時所提意見，皆係依據陸相、參謀總長及關東軍司令長官之訓令，絕非個人所能任意變更，務請諒解各等語。其他談話各節與儀我前次所言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二十二日

四七〇

大都相同。察其語氣嚴刻強橫，直無我容喙餘地。按現在戰區附近一帶，實際狀況純爲喧賓奪主，遍地棘荆，凡其舉措設施悉具深心，用以掣我之肘，從彼之欲。所有鐵道沿線，彼既庇於條約分段駐軍，自鐵道南迄海濱，如昌黎、樂亭等處原爲省保安隊防區，而不准以新保安隊換防，主張由劉佐周部撥隊分駐，意在使我政權不及，而後可爲所欲爲，無人過問，以遂其走私行隱之便，諸若運銀、輸毒、走私貨皆其著例。由鐵道北及長城，如遵化、遷安等處歸新保安隊分防駐守，然腹背受制，呼應既感不靈，照顧每慮難周，於是沿城各口林立，隨時可有匪類竄進，以行其以鄰爲壑之計。最近日稱在遵化以北剿匪，要我警團後退，以免誤會，及退，而駐羅文峪之日軍轉退撤河橋，使多數匪人得以乘虛掩入，可爲明證。現我之保安隊雖完全開入，但屯駐一隅，進退維谷，動輒得咎，是戰區以內之治安，直屬無法維持。據此以觀，其代表談話強橫既如彼，戰區情形困難又如此，加以近來彼方尋隙設詞，造言生事，亟亟不可終口；竊慮以爲值此使節昇格，競言親善，其武力派或有未甘，焉知不欲故意釀出嚴重局面，從而借端起釁，以資一逞，即華北前途隱憂堪虞。學忠職責所在，適當其衝，自應隨時秉承鈞旨勉力應付，期渡難關。惟是與彼方交涉常此由地方自行磋商，端恐力薄效鮮，轉爲多生枝節，沉溺愈深，似宜由中央以整個力量，向其談判，即較鄭重謹嚴，最要能將其駐軍在戰區以內活動範圍，予以規定，則地方應付自有依據。理合將戰區情況一併密陳，是否有當？伏乞鑒核施行。專肅，敬頌鈞綏。職學忠謹肅五月二十二日。」（註四）

鐵道部再向銀行借款興築浙贛路南玉段。

鐵道部與浙贛鐵路公司爲建築南玉段工程，續向中國、金城、上海、浙江、興業、新華、江西、裕民等銀行及郵政儲匯局舉行第二次借款，數額與第一次相同，仍爲一千六百萬元。鐵道部與該公司並擬續發行第二期鐵道建設公債，及該路公債各一千二百萬至二千萬元，以資抵押。（註五）

平津禁運現銀出口，平市檢查嚴厲，偷運減少。

天津海關監督韓麟生、稅務司許禮雅本日會銜發出佈告，文云：

「案查關於禁止私運現銀出口一事，迭經本關布告在案。茲復奉財政部電令，對於鐵路旅客攜帶銀幣等限制辦法規定如左：一、由天津至山海關之旅客，每人每次攜帶銀幣、銀輔幣或其他銀類，不得超過價值國幣二十元之限，如在國幣二十元以上者，必須持憑財政部護照，呈驗放行，否則應予扣留充公，至輔幣及其他銀類之價值，應按照內含銀質之公量計算，即每二三·四九三·四四八公分等於國幣一元之數。二、凡購買通票及由山海關站登車前往關外之旅客，一律禁止攜帶任何形式之銀幣，合即布告週知，特此布告。」

北平市日前因時有不明國籍人民大批運銀出境，致使銀根吃緊，影響全市金融，經市府公布取締辦法，嚴令公安局切實查禁，並照會各國使館請其轉囑僑民一律遵守後，連日因各處檢查嚴厲，攜帶不易，故運現銀出口情形已極少發生；前往各銀行兌現者亦幾絕跡。昨日上午並有不明國籍人民一人攜現洋八百元前往中國銀行換取鈔票，據稱：現因各車站檢查極嚴，運出不易，而現洋攜帶不便，故來兌取鈔票云。下午復有國籍不明者八人攜現洋一萬二千六百八十元前往該行兌換鈔票，所述原因亦同，似此情形，足見市內金融已日趨穩定。（註六）

註一：「國聞週報」，十二卷二十期，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頁五。

註二：「國民政府公報」，令，第一七四八號，頁二。

註三：同註一，頁二。

註四：「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頁六六七。

註五：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三版。

註六：同註五，四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二十二日

二十三日 蔣委員長派陳繼承為湘鄂贛邊區剿匪總指揮；川康邊境剿共局勢轉緊。

湘境共軍計分兩大股：一為湘西的蕭克、賀龍股；一為湘東之徐彥剛股。蕭、賀猖獗未戢，盤踞澧水北岸；徐彥剛則竄擾岳州。

蔣委員長為澈底肅清徐彥剛計，已委派陳繼承軍長充任湘鄂贛邊區剿匪總指揮，督率邊區駐軍進剿。湘省主席何鍵通電所屬遵照，原文云：

「（銜略）頃奉委員長將梗戎行參仲電開：茲派陳繼承為湘鄂贛邊區剿匪總指揮，凡第二十八、第七十九、第四十三、第九十七、第九十八、第五十、第七十七、第十八、第三十三、第一百零五、第一百一十七等師，及獨立第三十五旅、第三十七旅、暫編第三旅、第十九師鄧南驥旅，羅樹甲、成鐵俠、危宿鍾等部，及鄂贛兩省第四、第五兩綏靖司令與境內駐軍，統歸該總指揮指揮。仰即統籌部署區分追剿堵剿部隊，及指揮系統，努力剿辦，依限肅清。特電遵照。此令！等因奉此，仰該各部隊一體遵照為要。主席兼保安司令何鍵敬印。」（註一）

川北共軍徐向前股自突過嘉陵江以後，流竄川西北一帶，以主力向川北以南竄擾。國軍中央軍及川軍五、六路軍全力追剿之。而以一路軍鄧錫侯部二十六團兵力，扼守南華嶺至土門一線正面，阻共軍西竄。本月十三日起，徐向前股即向土門前進；本日午，鄧部陶凱師竟撤退至後方乾溝地方，土門遂為共軍所陷。蔣委員長聞訊後，極為震怒，下令將陶凱撤職；並申斥鄧錫侯調度失宜。土門為松、茂門戶，防止共軍西竄要隘，此地既失，形勢全變（註二）。徐向前股乃於十六日進陷茂縣，企圖進擾松潘、理番。（註三）

共軍朱德、毛澤東股自本月八日渡過金沙江後，竄陷通安，圍攻會理。蔣委員長令二路軍追剿軍前敵總指揮薛岳率部急渡金沙江，趨會理；命川軍劉文輝部固守會理，擬殲共軍於金沙江、大渡河之間。

薛岳部趕至金沙江岸，因水流湍急，器材缺乏，至十六日始陸續渡江；而劉文輝部罔顧命令，竟放棄會理，撤至大渡河以北。（註四）朱、毛共軍於休整五天後，繼續北進，經四川德昌、禮州，進入大涼山區，北趨冕寧。在通過彝民區時，以散給鹽、布及利用「打劉家」（指劉文輝）與彝民歃血為盟（雞血沖酒共飲）而安然通過。本日竄陷冕寧，抵大渡河南岸之安順場。（註五）

行政院長汪兆銘抵上海，與黃郛商華北問題。

行政院長汪兆銘本日到上海，會晤自杭州莫干山抵滬的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黃郛，商談華北問題。（註六）

財政部長孔祥熙籌劃統一全國幣制，設法減輕貧民負擔。

財政部長孔祥熙本日發表談話謂：

二十四年度預算已由中政會通過。該項核減、核增之原則，悉依中政會常委會決定，由主計處酌量核定，駁校機關或歸併主管機關，或行裁撤，於行政上並無影響。至建設費及推進義務教育經費，中央認為必要，故皆酌量增加。今後財政措施當仍本開源節流之主旨：開源以不病民為準則；節流以不妨礙國家發展為準則。目前國民負擔太欠平等，有資產者反較貧苦者擔負為輕。財部籌劃之所得稅、遺產稅等，一方為裕國庫，一方為求國民負擔之平均，同時擬設法減輕貧苦人民負擔，俾得昭蘇。又統一全國幣制辦法在積極籌劃中，蓋一國幣制統一與否？關係國家社會金融甚鉅。（註七）

青島中魯及中國實業兩銀行擠兌，明華銀行停業。

青島中魯銀行發生擠提潮，五十萬元存款掃數提淨，經市府銀行公會維持，今日仍舊營業；明華銀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二十三、二十四日

四七四

行今日晨忽宣告停業，門前由市府及該行張貼佈告，派警維持，原因係受農村破產、工商凋敝影響，該行存款約二百萬，均係小宗存戶，惟膠路存款較多。該行經理張綱伯昨日由上海飛青，當晚市府召集銀行界開會討論維持辦法，至午夜始散。目前非有百萬元不能渡過難關，因、時難以籌集，不得不停業，設法清理；中國實業銀行則因受兩行影響，本日晨亦發生擠兌，該行委託裕昌號、宏信號、義聚合、福餘德四銀號錢莊代兌，市面頓現恐慌狀態。市長沈鴻烈召各銀行經理及市商會常委開會，商討維持辦法。（註八）

註一：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一日，三版。

註二：「國聞週報」，十二卷二十期，一週問國內外大事述要，頁二。

註三：同註二，一週簡評，頁一。

註四：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頁五八二。

註五：郭華倫：「中共史論」，冊三，頁五五。

註六：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三版；「黃鵬白先生年譜長編」，下冊，頁八七四。

註七：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三版。

註八：同註七。

二十四日 蔣委員長召四川各區行政專員訓話，並接見美國經濟考察團。

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自黔飛渝後，本日晨召見四川各區行政專員，並即席訓話。略謂：

此次各專員派出以後，行政上如能發生效率，則四川政治必能推進甚速，而四川之發展尤為不可限量。今後推進政治上之方法，除見諸各種書籍與本人平時之講演者，應請各位時時注意研究以外，茲特扼要提出數點：

一、政治須重實際與經驗，不可徒尚理論與玄想，故必隨時注意研究當地各方面之實際情形，根據一般之原則與自己之經驗，而斟酌損益，以期因應得當，方能事半功倍，順利推進，所謂因地制宜，因事制宜者是也。

二、爲政之要首在得人，人事之臧否、效率之高下與政治之成敗所繫，而制度之好否實居次要。用人之要，必先知人，知人之先，必重考察，考察之法，應以辦事實在爲第一標準。大抵以言行一致，多事實而寡虛文者爲是，再者爲主管者，必須精勤，以身作則，所有部屬，不可使一人有一刻之閒。故卽或公務有餘，亦當責其修養學術，或從事調查考察等類工作。此又訓練與培植人材之要道也。

三、得人之道，不僅在部屬之健全與運用得法，尤必本「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之古訓，而就地取才，相助爲理。故所至必時時與民眾親近，而拔其賢能，加以獎勵，示以至誠，則屬下英豪，皆可爲我耳目手足，可供運調驅使。此所謂人盡其才，如此然後指臂之效可收，分身之功乃見，假以相當時日，未有不敎成效順而加速進展者也。

四、辦事之要則有二：第一必須工作之實在，第二必須時間之迅速。實在者，卽在上者嚴於考核，在下者實心任事，而絕無虛文捏報、敷衍塞責以及陽奉陰違等積弊。迅速者，準確之謂也，卽凡事能恪依最短期限努力辦妥，而絕無怠惰、延宕、遲誤、失機等積弊。此兩者必須兼顧，然必先求實在，再求迅速，然欲速不達，與其不達，不若稍寬期限，以穩健推進之爲愈也。此卽王安石所謂「得其人，緩而謀之，則爲大利；非其人，急而成之，則爲大害」是也。

五、本末次第，辦事要務，政自小始，古有明訓。故凡至一地，必須斟酌當地之實際情形，分別各般政事本末輕重之性質與緩急先後之次第，並於一般兼顧之中，決定工作之重心，再由小而大，由近而遠，精心致力，循序推展。此卽大學之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者是也。

六、吾人爲民眾服務，必有實事實力，乃爲人民所服從愛戴，而一切政令始可順利推行。「民無信不立」，一切必須兌現。故凡功之所未就不可虛道，力之所不及勿尚空談，務須矯正虛偽浮誇之時弊，而造成篤誠力行之風氣。

七、天下事之有百利而無一害者絕少，而政事爲尤甚。故事無大小，貴「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又無論何事，每有利益未見，而弊害先滋者，故爲政者必須先知其弊之所在，而竭力杜絕，然後其利可見；與利必先除弊，除弊卽以興利，此爲政之要訣。總之，此次各專員之派出，於今後四川之政治，乃至整個黨國之前途關係甚大，各專員必須認清責任，奮發努力，修明川政，樂利民生，以奠定復興民族之新基，有厚望焉。（註一）

蔣委員長又於本日接見美國經濟考察團。（註二）

附錄：「考察團作何感想？」（註三）

美國經濟考察團近在重慶，前日謁蔣委員長，昨已東下，全團將於六月十八日離滬。迄今爲止，該團足跡殆徧中國，其所接觸談話殆已包括中國朝野之各方面，而最近福勃斯團長一組，到渝謁蔣，恐尤爲此行重要之收穫。

該團來華確無政治意義，發起爲私人，分子多商界，目的爲經濟，則其無政治使命也，信矣。卽以經濟論，依其組成分子觀之，其團體不代表美國金融重心，且根本上亦非一固定團體，各業之人臨時集合，匆匆考察，其將於經濟上之重大問題恐亦無解決之實力。中國所以各方歡迎者，以禮儀上宜優待遠賓，非必事實上之果有所期待也。

雖然，有一點願該團盡力者，則爲歸美後傳達中國之真相與輿論，是也。據福勃斯團長所談，該團考察之結果將見於報告書，報告內容不能預表，且現在尙未起草，將於離滬後在舟中討論草成之。是則該團將報告何事，局外自不能知，局中且亦未定，誠如是，則吾人願勸其注意中國之真相，及其輿論之所趨。

坦率言之，中國人一般對美之印象及觀察，現在頗異於兩年前。蓋不但以爲政治上無可談，卽經濟上亦似無可做，此非中國人對美感情之變也，兩國關係事實如斯，中國人雖珍重傳統的交誼，但無如此事實現狀何也。關於政治問題，兩年以來事實上本無可談，故置不論。單從經濟上考察，近年最大之交涉爲麥棉借款，其成績爲人所共知，此外則未聞別有何重大計畫之擬議，其有重大影響及於中國者，則白銀問題。考察團此次遍遊南北，當知美政

府白銀政策影響中國者之深刻如何矣。

中美貿易數字，就美國言甚渺小，就中國言則美國占第一位，而爲入超之最大者。美國購買中國土產尚不及日本，而美國輸入中國者，如麥如棉，又多屬於原料。美國爲世界第一重工業國，而不聞有意賒貸大批精良機械，其來華最多者，乃其生產過剩之農產品。此種貿易關係，爲中國計，不健全、不合理，故勢不能久。假使雙方無更好之諒解，謀關係之改良，則吾恐現有之貿易數字，此後定將衰退。此無他，中國受窘於白銀與入超，是其挽救經濟之第一目標，必在振興農產，阻止農產品之入口故也。

吾人不知考察團歸國後將作何報告？但願勸該團建議美國朝野，使知中國最近政治的統一之大體完成，及中國人一般希望推進經濟建設之迫切；同時宜使美國朝野，感及中國內政上、外交上今在大改造之時期，其一切事業皆須實際推動，故一切無暇作空談。美國朝野既明此真相，然後可決定態度：畢竟美國工商界對於中國，其進其退？其弛其張？倘欲參加，欲前進，則勢宜籌畫真正雙方平等互利之新事業數宗，尤須注重發展中國之出口貿易，然後可以暢銷美國貨品於中國。此爲中國對各國一致需要之條件，中美之間亦不能例外。不然，倘以遠東糾紛，無意競進，則亦聽之。但如是，則須知美國所謂傳統的門戶開放之政策，結局將等於放棄耳。

美國考察團在華期間，適發生美豐銀行宣告清理之事件。夫就中國金融大局論，美豐問題並不重大，然以美國在華商業而言，則要爲近時不幸之事。美豐創辦約二十年，平時營業亦稱發達，此次據該行當局自述失敗之原因，乃即由於美政府收買白銀之政策。未知福勃斯諸氏聞之將作何感想？中美商務實際上日難維持，則有何門戶開闢之足論哉！

立法院長孫科自西安回抵南京。

立法院長孫科，在陝、甘、寧等省視察完畢，本日由西安返抵南京。（註四）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二十四日

國際聯盟對我國禁毒表示滿意。

我國政府將禁毒條例實施後之成績編製成詳報，送達國際聯盟鴉片顧問委員會第二十次會議中討論，國際方面均信：全世界禁毒事件之最重要革新，現正在中國發展中；中國政府對於禁毒之努力，實為中國力求擺脫鴉片桎梏之誠意之表現。國聯情報處今發表情報：謂中國之禁毒條例至為詳盡，無論鴉片及其他製造之毒物均包括在內，中國政府所採方針為任何其他各國所未有，即此可見政府之決心；政府在施行禁毒條例，其設置之現行機關之細則，尚有未盡處；其他各國頗多以禁烟所收極肥而致因循者，此種危險中國政府如何防制，亦堪注意。然中國政府在此艱難之候，以堅卓之力而確獲成功，則為不可否認之事實，此實不能不對中國政府蔣介石委員長及禁烟當局道謝者也。該情報又稱：據偽滿公報第六十七號布告：偽滿烟民九十萬人中，僅八萬二千六百人有執照；無執照者達八十餘萬人；每年吸食鴉片之未受管理者達一千五百噸；此外其他毒物之每年消耗亦達三十噸；此種毒物之販賣，實足危害世界。（註五）

上海美商美豐銀行宣告停業。

美商美豐銀行本日晨宣告停業。該行創設已十七年，董事長雷文係在滬美地產商巨擘，因營業受地產影響，而最近復經營匯兌失利，現金週轉不靈，致難以維持。該行各項存款有千餘萬元，所發鈔票約二十餘萬元。該行聲稱：負債僅及其資產之半，經清理後可以十足清償。同時雷文與他人共資經營之普益地產公司、普益信託公司、美東銀公司，亦正進行改組。美豐銀行之存戶中以白俄人為最多，華人存戶較少。

按該行創辦於民國六年，資本總額七百三十一萬元，實收三百八十九萬五千五百零三元，歷年提存公積金計二百三十二萬六千三百元，資產總額達一千九百二十三萬六千一百三十元。並有天津分行一處，成立於民國十二年。該行歷年獲利甚多，現在資產總額較負債總額多一倍有餘，惟以現銀缺少，致週轉不靈。

該行今日晨曾召開董事會討論，決暫停營業，並派員定明日赴平謁美按察使請示，以便正式清理。滬金融界稱：該行近因過量購買金幣失利，迫而停業，惟聞其資產項目，足資償付存款而有餘。（註六）

註一：「國聞週報」，十二卷二十一期，一週問國內外大事述要，頁一。

註二：同註一，頁二。

註三：同註一，「評論選輯」，頁四。

註四：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三版。

註五：同註一，頁四。

註六：同註一，頁五。

二十五日 蔣委員長嚴令各將領痛改不法惡習；又電中國銀行董事長宋子文籌借築路經費。

軍委會蔣委員長本日在重慶手諭各將領，嚴令痛改玩忽職務、浪費無度、安置私人等不法惡習。原令如下：

一、各級官長近來多趨貪圖安樂、玩忽職務、藐視命令、因循敷衍、苟且偷安、紀律廢弛、軍譽掃地、種種險狀，敗壞不堪，苟若不加痛改，何以革命除暴，以對已死之將士與我總理在天之靈也。

二、對於經理浪費無度，每至無法維持，即以上官折發為名，減少士兵名額，整理師每連僅有戰鬪兵一百名，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二十四、二十五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二十五日

四八〇

收編師每連六、七十名，甚至三、四十名者。似此剋扣餉額，減少實力，誤國害民，莫此爲甚！試問此種行動尙得謂之革命乎！於心忍乎？此直反革命封建軍閥之不若也，不殺何待？

三、各部隊上自軍部、下至連部，安置同鄉親友，養成有私無公之劣習。每屆更調，手續不清，混亂無稽。卸任者以一走了事，接任者以情面掩飾，彼此顧領，狼狽相濟，而置國家法令、革命團體於不顧。此種卑劣行動，豈復有革命軍之人格存於其間乎？以上種種不法惡行，亟應深悔痛改，嚴加取締，互相勗勉，倘仍不悛，一經查明，必照革命軍條例懲治。希將此諭，張之座右，以爲時時良誡，上下一致互相察勉，凡有犯此者，准其所部告發，祇此不以越級犯上論罪也。此令此諭。（註二）

同日，蔣委員長又電請中國銀行董事長宋子文力籌經費，完成西安至漢中公路。原電如下：

「上海宋子文先生勛鑒：文。西安至漢中公路務望竭力設法籌借經費，無論如何？須限十月以前完成，何如？盼復。中正手啟。有未機渝。」（註二）

新疆省主席李溶、邊防督辦盛世才電呈行政院等，謂向俄貸款合同業已簽字。

新疆省主席李溶、邊防督辦盛世才電呈行政院及實業部、外交部，謂向蘇俄貸款合同業已簽字，原電中稱：

「南京行政院長汪鈞鑒：實業部、外交部均鑒：新省自馬（按：仲英）匪擾亂，全疆糜爛，幸賴中央威福，次第剿平，而兵燹之後，瘡痍滿目，民生凋敝，已達極點，若不亟謀規復，則邊局前途何堪設想？茲爲振興實業，救濟民生起見，特由本省土產公司向駐新蘇聯貿易公司訂借盧布伍佰萬，定以全數用於生產事業，不准移作別項，年息四厘，核合月息三厘三毫有多，訂明期限五年，以本省土產核價抵還，在限期內清償一部即止一部之利息，此係商業合同，不附其他條件，業於本月十六日由雙方簽字。除合同原文郵呈外，特先電陳，敬祈鑒核。新疆省政府主席李溶、邊防督辦盛世才敬叩。辰有（五月二十五日）。」（註三）

熱河義勇軍孫永勤部在遷安被消滅。

熱河義勇軍孫永勤部二、三百人游擊河北遵化、遷安後，遭地方特警及日軍會同夾擊，被完全消滅。（註四）

日本陸相林銑十郎視察偽滿；駐津日軍參謀長酒井隆急欲向我尋釁。

日本陸軍大臣林銑十郎偕軍務局長永田、「滿」蒙班長大城戶等，本日在大連登陸，視察偽「滿」。他們一行在視察滿鐵、關東州廳及其他機關後，即拜訪偽滿溥儀，並與關東軍司令官南次郎及日、「滿」要人會晤。對於日「滿」間諸問題交換意見，然後赴哈爾濱、齊齊哈爾、瀋陽、熱河等地，訪問駐「滿」軍各兵團本部，以檢閱將兵。同時並乘飛機視察大黑河、山海關。到山海關時，並將招華北駐軍司令官梅津前往，聽取駐華軍情。日本陸相之訪「滿」此為第一次。（註五）

天津日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為華北分離派之積極分子，素嫌天津日軍司令梅津美治郎對華態度軟弱，乘梅津將赴長春與陸相林銑十郎會商公務之際，擬採行動，以樹天津日軍威勢與自己功名，在梅津行前，即預為請示，可否因停戰區「匪」軍接濟之事，向北平我軍當局作一輕微警告，梅津許之。梅津行後，胡、白被刺案發生，酒井乃將其發動計畫，於本日向日本參謀本部請示：如何向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提出交涉。（註六）

註一：萬耀煌：「萬耀煌將軍日記」，上册，頁二四一。

註二：「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二），頁三三四。

註三：張大軍：「新疆風景七十年」，冊七，頁三五四二。同書頁三五四三：「外交部於同年五月三十一日電覆，以新疆土產公司與蘇聯貿易公司所訂借款合同，俟原文寄到後，再轉呈行政院核辦。但此項合同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二十五日

四八一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二十五、二十六日

四八二

文，李、盛僅以電文上述及並未寄呈中央，蘇俄外交委員會亦迄不抄送，中央因鞭長莫及，對其亦莫可奈何了。」

註四：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三版。

註五：同註四，四版。

註六：梁敬錚：「日本侵略華北史述」，頁四十。

二十六日 蔣委員長自重慶抵成都，受到民衆熱烈歡迎。

軍委會蔣委員長本日由重慶飛抵成都，督導剿共事宜，重慶行營參謀團主任賀國光隨行。受民衆熱烈歡迎。（註一）

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將日使館武官高橋坦之挑釁通知，呈報蔣委員長。

孫永勤是熱河南部地區統率三千義勇軍之抗日志士，日軍目之爲盜匪，在天津日租界胡恩溥、白逾桓暗殺事件發生後，對之加緊攻擊。孫永勤被迫經羅文峪越長城南下，進入塘沽協定所設定之停戰區域，要求遵化縣長何孝怡補給彈藥，何雖依據塘沽協定予以拒絕，而日軍仍認遵化縣政府庇護「匪徒」，妨害停戰區內之治安，而提出責備。

本月二十日，日駐華大使館武官高橋坦以書面通知致送北平軍分會何應欽代委員長，提出關東軍當日來電之要旨兩點：

一、此次遵化縣長等確有庇護孫永勤股匪之事實，從來國境附近貴國方面之官吏有庇護擾亂熱河匪徒之事，此爲不可容許者也，故該軍（指關東軍）應追問其責任。

二、關東軍數月以來，雖施行掃除擾亂熱河之孫永勤股匪，然因貴國官方之庇護，得向貴國領土內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逃遁，致不得消滅，故不得已擬自動將所需兵力進入遵化一帶，以期徹底消滅之。」（註一）

何應欽於本月十八日南下，二十日由石家莊抵太原，與太原綏靖主任閻錫山討論陝北剿共事宜。何氏發表談話：「目前陝北共軍情形非常嚴重，如神木、府谷、葭縣等縣鄉村，均有共軍盤據其中。尤以劉之丹、史文華兩股爲最大。此次駐軍某部在清澗安定中之望瑤堡與共軍遭遇，因眾寡懸殊，稍有損失。若不通盤計劃，迅謀根本肅清，則滋蔓難圖。本人此次來并，即與閻主席切商清剿辦法，以救陝北數縣人民於水火，使得各安生業。在并住一、二日即須北返，至北方一般情形，尙屬安寧。」

（註二）

何應欽在太原接到北平軍分會辦公廳主任鮑文越電報後，於二十三日離太原返回北平。當即將高橋來文函送河北省主席于學忠，並請他來電報告孫永勤部狀況。于主席報告送達後，遂據此答覆高橋，但他竟不滿意，顯然藉此挑釁。（註四）

何應欽乃於本日將整個情形電呈蔣委員長、行政院長報告，原電如下：

「特急。巴縣。委員長蔣：南京鐵道部一號官邸院長江：密。本月廿四日接口武官高橋垣書面通知，文曰：今晨關東軍來電如次，囑將要點轉達予貴方：一、此次遵化縣長等確有庇護孫永勤股匪之事實，從來國境附近貴國方面之官吏有庇護擾亂熱河匪徒之事，此爲不可容許者也，故該軍應追問其責任。二、關東軍數月來雖施行掃除擾亂熱河之孫永勤股匪，然因貴國官方之庇護，輒向貴國領土內逃遁，因而不得消滅之。故不得已擬自動將所需兵力進入遵化一帶，以期徹底消滅之也等語。職轉令于主席學忠查明事實經過去後，頃據于主席呈復略謂：一、五月五日駐馬蘭峪日本警備隊長岩間大尉通知我方稱：日軍在長城一帶剿匪，因遲誤會起見，我國警須退長城南廿五里云。惟退廿五里須在遵化城以南。經再三商定，退至十五里。其時日軍設司令部於羅文峪內大河尚，彼此聯絡後，日軍東進設司令部於撒河橋百道丈河邊，曾通知我方十五日正派員向該司令部接洽填防，而孫匪已乘虛入關內大屯、侯家寨等地。此當日孫匪竄入之實在情形也。二、當孫匪竄入關內時，我方新舊保安隊正在換防，一部分尙在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二十六日

四八四

開拔；遵化方面，十四日僅到李寶玉部三個中隊，人數稀少，而匪人數據聞約有一千以上，槍械頗多，故當時因兵力不敷，未能即行進剿。三、孫匪竄入時，以助剿劉匪為號召，曾托農民向遵化縣長要求供給子彈，當經嚴詞拒絕，後接該匪來函，痛罵何縣長假借外力壓迫民眾等語。則日方所謂庇護孫匪云云不攻自破等語。昨據報告孫匪經我特警聯絡日軍連日進剿，其大部已竄至三屯營東北之茅山溝，其中另一股竄至三家店鷄鳴村，業被日軍包圍，將該匪全部擊潰，詳情續聞。職應欽。宥已行秘叩。」（註五）

行政院長汪兆銘促北平政整會委員長兼內政部長黃郛回北平。

行政院長汪兆銘本日到上海，會晤行政院駐平政整會委員長兼內政部長黃郛。汪院長勸黃氏繼續負起北平政整會的責任；並先期入京，就內政部長職。（註六）

陝北共軍圖竄擾準格林旗。

陝北共軍以符籙煽惑良民，圖竄擾準格林旗。（註七）

註一：「國聞週報」，十二卷二二期，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頁二。

註二：史政局：「北平軍分會三年」，頁三七。

註三：「國聞週報」，十二卷二十期，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頁三。

註四：同註二，頁一〇一。

註五：「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頁六六九。

註六：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二八日，三版。

註七：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二七日，三版。

二十七日 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苦心支持華北局面。

軍事委員會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以日方公言河北爲武昌行營主任張學良之外府，並對河北省主席于學忠（孝侯）、天津市長張廷謨表示不滿，因於本日電呈蔣委員長請示應付辦法。茲誌原電如下：

「特急。成都委員長蔣：倪密。鈞座前在昆明時，職曾上真西行秘電詳述華北外交近狀，未識已否達覽？日方公言河北爲張漢卿之外府，近對孝侯及張市長廷謨均表不滿，大有非去不可之勢，已不僅省府遷保與否之問題。日前正因津日租界兩報社長被刺事件，擬於皓日發動第二次津市暴動，便衣隊之組織準備均已完成，以梅津力持穩健，臨時中止，但隨時均有發動之可能。河北省府問題不能有一妥善辦法，則華北之隱憂亦終無已時，職處此環境之下，智窮力絀，無時不覺窮於應付，鈞意如何？乞賜訓示，又此電並懇勿轉示他人爲禱。職應欽。感申行秘印。」

蔣委員長復電：「此事已非省府遷保所能了事，連日已迭電漢卿商籌根本消弭之辦法，得覆再當奉告。總盼兄苦心支持，盡力緩和爲幸。」（註一）

財政部長孔祥熙與中國銀行董事長宋子文及上海銀行界會商安定金融辦法。

財政部長孔祥熙鑒於此次明華銀行倒閉、美豐銀行清理，各地人心不安，迭次發表談話，謂財政部對於各商業銀行向係嚴密監督，此次明華銀行之宣告清理，如確因正當營業上周轉不靈，自可依法清理；對於儲蓄部份由部令知該行迅速發還，並限於一個月內清償完竣，如不敷，應由該行董事、監察人負責清償。財政部對人民福利自當力加維護。

孔祥熙本日與中國銀行董事長宋子文、上海金融界貝淞蓀、徐堪等會商目前金融問題，並派徐堪調

查明華銀行；對美豐銀行亦將向美方交涉，要求清還存戶債項。財政部爲監督各銀行發行鈔票數額，及其準備金是否充實？決陸續派監視員駐守各該行，隨時計核，以免流弊。現已派定賈存德、沈溶源爲中國農民銀行及四明銀行監視員；餘如中南、浙江興業、中國實業及地方發行兌換券之銀行監視員，亦即可派出。（註二）

考試院長戴傳賢抵成都。

考試院長戴傳賢本日飛抵成都。戴氏表示：他已三十年未返生長地的成都，此次西返，是爲掃墓及謁軍委會蔣委員長，欲辭院長職務，但未獲准，留待下屆中全會解決。（註三）

海外各地嚴厲排華，華僑橫遭壓迫。

海外僑胞年來迭受當地政府壓迫。最近瑞士、巴拿馬、荷屬東印度及暹羅均嚴厲排華。其情形有如下述：

一、瑞士華僑吳紹霖在瑞京經營商店年餘，仍不准增加居留一人，至虧資二十餘萬。在瑞華店祇二家，常有偵探入店檢查，稍不合卽拘押，致華商幾絕跡。

二、巴拿馬去年頒布新條例，增華僑年金，不繳卽勒令歇業。

三、暹羅華僑三百六十餘萬，操礦業、種植、工、商，年來當地重徵各稅，華僑入境由二十五盾，增至一百五十，並須舖保，居留六月無過失，始可久居；抽收人頭稅，工資兩方各抽所入百分之十五；商號另抽入息稅。又限制華人設中學校，遇事橫受取締；繼限制華僑入口。近更設法同化僑胞，舉其大者，如（一）增修移民律，拒絕不識字者進口，限制勞工及婦女南渡，令留暹僑胞娶暹女爲婦，使僑胞所生子女忘其祖國；（二）取締華僑教育，先後封閉六十餘校，並限制十四歲以下者必須入暹公立學校，不得學華文；（三）摧殘華僑工商業，重徵各稅，將火

柴收回國營，最近並統制匯兌，致僑胞不能匯款返國；（四）新頒漁業苛例，捕魚常照限遲民領取，華僑業者須由其妻領取，又限制漁民僱用工人，必須百分之七十五為暹籍；又西勢尖噴一地六百餘華僑漁人，現無生活靠賑米度活；（五）華僑子女在學齡時規定強迫教育時期，不准離暹，至十八歲時為服兵役期，必須應役，否則以逃兵科罪。現各方華僑團體紛電國府呼籲，旅暹僑胞日派代表返國請願，向暹嚴重交涉，滬華僑聯合會亦呈外部，請速與暹訂國交及禁運進米，免數百萬華僑失其保護，並促國人準備用各種方法制裁。

註一：「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頁六六八。

註二：「國聞週報」，十二卷二一期，一週問國內外大事述要，頁六。

註三：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二八日，三版。

註四：同註三。

二十八日 蔣委員長致電財政部長孔祥熙，請速解決四川經濟問題。

軍委會蔣委員長以目前軍政重心在四川，特電財政部長孔祥熙，請對四川經濟有關問題從速解決。

電文云：

「有線電急即到。上海孔夫人親鑒：轉庸兄親譯。日本在華北似有箭在弦上之勢，最近必有舉動。彼之目的在擾亂我經濟之發展與妨碍我軍事之成功。此時我方軍事與政治重心全在四川，請兄對於四川經濟有關之各種問題從速解決，並早定川中金融之根本方策，不致發生根本之動搖。如能多解現銀入川，以備萬一更好。務請急辦為盼。中正。儉」機蓉。」（註一）

行政院決議義務教育辦法，自八月起開始實施。

中央對於義務教育素極重視，民國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曾由教育部頒發「第一期實施義務教育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二十七、二十八日

辦法大綱」及「短期義務教育實施辦法大綱」各一種。事隔三年，中國國民黨第四屆五中全會復通過蔡元培等九人提議「實施義務教育標本兼治辦法案」，本年一月國民政府令行政院轉飭辦理。教育部乃根據此案擬具大綱，並以中央概算現已列入義務教育費暨邊疆教育費；而庚款聯席會議近亦有撥款協助義務教育之決定，特擬具方案提請行政院核定。行政院會議本日討論甚詳，議定「實施義務教育暫行辦法大綱」公布施行。（註二）

實施義務教育暫行辦法大綱全文共十一條。其要點如下：

一、茲遵照第四屆中央執委會五次全體會議議決實施義務教育標本兼治等案，製定本暫行辦法大綱。其目的在使全國學齡兒童，於十年期限內，逐漸由受一年制達於四年制之義務教育。

二、義務教育之實施，注重實際生活教育，分三期進行：（一）自二十四年八月起至二十九年七月止，為第一期，在此期內一切年長失學兒童與學齡兒童，至少應受一年義務教育，各省市應注重辦理一年制之短期小學；（二）自二十九年八月起至三十三年七月止為第二期，在此期內一切學齡兒童，至少應受兩年義務教育，各市應注重辦理二部制之短期小學；（三）自三十三年八月起為第三期義務教育之期間，定為四年。

三、義務教育之施行，除辦理短期小學外，並應（一）推廣初級小學；（二）充實原有學級之學額；（三）厲行二部制；（四）改良私塾；（五）試行巡迴教育。

四、義務教育經費以地方負擔為原則，但邊遠貧瘠省分及其他有特殊情形之省市，由中央酌量補助。

五、中央及地方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均應特設義教委員會。

六、在學校數量已足收容當地學齡兒童之地方，凡身體健全之學齡兒童均應入學，違者政府得採取必要之行政處分，強迫入學。在第一期內，對於年長失學之兒童亦同。

七、教育部於本暫行辦法大綱施行屆三年後，應根據各地實施情況，擬定義教法草案，呈由行政院核轉立法院審議公布。

八、施行細則由教育部訂定。此外並聞行政院對於二十四年度中央義教經費支配辦法，亦已規定二十四年度內，受中央義教經費協助之省市，應同時自籌相當之經費辦理義教。對於邊遠貧瘠省分暨有特殊情形之省市，得酌量變通。

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將華北隱憂電告行政院長汪兆銘等。

軍委會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獲悉日軍藉口天津日租界胡恩溥、白逾桓被刺事件，欲挑起事端。遂於本日致電行政院長汪兆銘及駐平政整會委員長黃郛，先行計議。其電文如下：

「特急。上海汪院長並請轉膺白兄：親譯。○密。邇來因津日租界兩報社長被刺事件，日方劍拔弩張，張大其詞。據聞曾擬於啞口發動第二次津市暴動，使衣隊之組織準備均已完成，以梅津力持穩健，臨時中止，但隨時均有發動之可能。河北問題不能有一妥善辦法，則華北之隱憂亦終無已時也。如何祈賜指示？應欽。感申行秘。」（註三）

政府派駐比公使朱鶴翔赴暹邏調查排華情形。

政府為調查暹羅排華真相起見，特乘駐比公使朱鶴翔赴比履新之便，派其順道至暹邏一行，從事實地了解。（註四）

註一：「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頁三三五。

註二：「國聞週報」，十二卷，二十一期，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頁八。

註三：史政局：「北平軍分會三年」，頁一〇二。

註四：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三版。

二十九日 河北事件的信號：駐津日軍司令梅津美治郎派員向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提出要求。

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梅津美治郎本日派參謀長酒井隆、日使館武官高橋坦聯袂訪晤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由酒井隆發言，謂渠代表天津駐屯軍；高橋坦代表關東軍，對何代委員長作口頭通知如下：

(甲)

- 一、天津現爲擾亂日、「滿」根據地，中國政府是否知情？
- 二、天津發生胡、白暗殺事件，查與中國官廳有關，政府是否知情？
- 三、中、「滿」國境仍有義勇軍受中國官廳委任接濟，近如孫永勤部曾受遼化縣接濟，並指示逃走之途徑，政府是否知情？

(乙) 因此提其以下之質問：

- 一、反日集團究由蔣委員長指導或何部長指導？或中國政府指導？
- 二、此種責任究由何人負責？

(丙) 特預先通知兩點，請中國方面注意：

一、對日、「滿」之擾亂行爲，如仍以平、津爲根據地繼續發生，日方認爲係破壞停戰協定及辛丑條約；停戰區域或將擴大至平、津。

二、對於日軍有關係者，白、胡之暗殺，日軍認爲係中國之排外舉動，及向駐屯軍之挑戰行爲。如將來預知或有類此事件之情事，日軍爲自衛上取斷然之處置；或直接發生庚子事件，或九一八事件，亦不可知。

又照停戰協定，須中國方面無擾亂日、「滿」行爲，日軍始自動撤退長城之線；如再發生擾亂日、「滿」行爲，

日軍可隨時開入戰區，中方不可不知也。

(丁) 酒井個人意見：

一、蔣委員長對日之二重政策，即對日陽表親善，暗中仍作種種抗日之準備，如此政策不根本改變，以後演至何種程度，殊不可知。

二、于學忠爲擾亂日、「滿」之實行者，爲張漢卿之爪牙，僅遷保定於事無補，中國政府應自動撤退。

三、憲兵第三團、河北省黨部、軍分會政訓處、藍衣社，似以撤退爲宜。

四、最好將中央軍他移。

如上項諸點能辦到，中日關係，或能好轉。(註一)

附錄：一、節錄梁敬錚：「日本侵略華北史述」、「河北事件」(註二)

「在交涉中，酒井自稱代表天津軍，並謂高橋代表關東軍。今考日方資料，酒井在六月九日以後，始有代表日方提出交涉之資格；高橋自始至終，並不代表關東軍或天津軍。東京參謀本部對於關東軍之權限範圍，在盧溝橋戰火發動以前，皆不許其越至長城以南。故酒井、高橋之代表資格，自始即欠實在。」

酒井爲華北分離派之積極分子，素嫌梅津司令官對華態度軟弱，乘梅津將赴長春與林陞相會商公務之際，擬亟採一行動，以樹立天津軍之威勢，與自己之功名。故在梅津行前，即預請示，可否因停戰區匪軍接濟之事，向北平我軍當局作一輕微警告？梅津行後，胡、白案件發生。酒井乃將其發動計劃，於五月廿五日密向參謀次長杉山元請示，但電中只擬向我要求罷免憲三團負責人蔣孝先、省主席于學忠，撤退藍衣社及禁止國民黨部與政治訓練處之排日、排滿活動，既無省市黨部撤退之要求，更無中央軍、五十一軍撤退之期望。杉山元如何回答？今未能詳。但四天之後，酒井、高橋即有此舉，故若杉參事官、沖野海軍輔佐武官皆信酒井此舉，曾得關東軍與參謀本部之默契。

要求提出係用通告形式，且係口頭。一方面表示無待中國之答覆，亦不期望中國之談判，以反映日軍自主行動之決意；一方面避免二十一條招引列強干涉之覆轍，暗留一斟酌形勢之餘地。其計算至深，而態度則極傲慢，其直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二十九日

四九二

指蔣委員長應在與日爲敵或爲友之間作一抉擇之警告，曾使東京參謀本部、外務省各各震驚。木戶幸一日記更謂酒井此次通告，雖非最後通牒形式，但其實質與最後通牒無異。

協定交涉中之指摘，以改變蔣委員長兩重政策爲中心；此一點雖極欠禮敬，但自日本武官立場言之，不得不認其感覺之銳利。蔣在塘沽協定之後，已定對日長期抗戰計劃，惟因德國軍事顧問曾有『欲建第一流陸軍，至少須具有三、四年國內外之安定環境』之建議。故蔣於江西剿共軍事告一段落之後，即以全力亟謀國外環境之安謐，於是此時期之對日外交，政府皆特別忍耐，有時且示小惠，防其窺破內情，先機突發，毀我全盤之計劃。廿三年對日進口稅率之減低；日本不確實債務之整理；廿四年察東事件之含忍，皆屬此例。關東軍人對蔣認識最深，畏蔣亦最甚，彼等深知蔣無久受屈服之可能，而爲惟一能使中國統一之人物，倘不及時予以打擊，則統一中國之後，蔣之威望將不可制。一九三五年，蘇聯遠東軍備之實力已超日本以上。關東軍更以爲必須亟於此際卒制華北，以中國五省之資源，充日本對蘇作戰之供應，而後纔可挽回其未來遠東軍事之頹勢。其所以必於其年加緊侵略華北者以此，其所以必以攻擊蔣委員長政策爲中心者，亦以此。」

附錄二：又據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及沈雲龍：「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二書：日方詳細要求爲：

一、撤換河北省府主席于學忠，省政府移保定。二、撤換天津市市長張廷謨、公安局長李俊襄、憲兵第三團長蔣孝先。三、撤退駐北平之憲兵第三團、軍分會政治訓練處長。四、撤退駐紮河北之中央軍及五十一軍于學忠部。五、撤銷華北各級國民黨部。六、取締藍衣社。（按：民國二十一年初，部分黃埔軍校畢業生組成「三民主義力行社」，擁蔣反共反口。賀衷寒、杜永清、鄧文儀、戴笠及非黃埔軍校出身的劉健羣爲中堅，人稱「藍衣社」。見郭著「近代中國史綱」下冊、頁六五四。）七、拿辦暗殺白逾桓、胡恩溥之兇犯，否則將採自衛行動。（註三）

中央政治會議議決裁撤禁煙委員會，改由軍委會蔣委員長兼任禁煙總監。

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本日晨八時開會，由居正主席。關於禁烟事決議如下：

一、禁烟法廢止；二、禁烟委員會裁撤；三、設置禁烟總監辦理全國禁烟、禁毒事宜，由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任；四、關於禁烟禁毒法規由禁烟總監參照軍委會所頒禁烟禁毒法令分別制定，送由中央政府會議備案；五、新刑法中關於第二十章鴉片罪之規定，在適用禁烟總監所訂禁烟禁毒法規區域之內，停止施行。

按國民政府自民國十八年起迄本年止，頒佈之禁烟法甚多：計民國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公布「禁烟法」，全文共二十二條；復於民國二十二年三月修正公布其第十一條條文；民國二十二年四月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公布「厲行查禁麻醉毒品取締土膏行店章程」、「嚴禁腹地省份種烟取締採辦邊省產土章程」、「厲行戒烟取締吸片章程」、「黨政軍服務人員及學生限制戒烟辦法」、「查禁種烟辦法」等法規；民國二十三年五月頒布「嚴禁烈性毒品暫行條例」；九月二日蔣委員長通令將京、浙、閩、皖、贛、湘、鄂、豫、陝、甘十省禁烟事務劃歸行營負責辦理，並設禁烟督察處於漢口；二十四年四月二日劃蘇、浙、閩、粵、皖、贛、鄂、豫八省為絕對禁烟省份，陝、甘為分期禁種省份，頒布「總檢舉辦法」；四日頒布「禁毒實施辦法」十二條（規定自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年底止兩年內澈底禁絕）、「禁烟實施辦法」十三條（依六年禁絕期限自二十四年起至二十九年底止）。（註四）

我駐新義州領事館向外交部報告偽滿內閣改組情形。

偽「滿洲國」內閣改組完成，我駐朝鮮新義州領事以所得情報，電呈外交部報告。其內容如下：

邵次長鈞鑒：第十一號二十一日電，計呈鈞鑒。偽組織內閣改組，至昨口午後二時始正式任命。偽閣員名單與昨午電陳者稍有更動，茲覓得偽內閣名單一紙抄附呈閱。又聞偽組織對於駐日本之偽公使館亦擬升格，已內定謝逆介石為初任偽大使，正在計劃徵求日本政府之同意云。特聞。駐新義州領事金祖惠叩。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二十九日

四九三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二十九、三十日

四九四

偽組織新內閣名單

國務總理	張景惠	民政部大臣	呂榮寰
財政部大臣	孫其昌	外交部大臣	張燕卿
軍政部大臣	于芷山	實業部大臣	丁鑑修
交通部大臣	李紹庚	司法部大臣(留任)	馮涵清
文教部大臣	阮振鐸	尚書府大臣(留任)	袁金鎧
參議府議長	臧式毅	宮內府大臣	熙洽
參議府參議	謝介石	參議府參議	沈瑞麟(註五)

註一：「北平軍分會三年」，頁一〇二。

註二：梁敬錚：「日本侵略華北史述」，頁三九。

註三：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下冊，頁六五四；及沈雲龍：「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下冊，頁八七四。

註四：「國聞週報」，十二卷二十一期，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頁四。

註五：「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六編，傀儡組織(一)，頁二二五。

三十日 行政院長汪兆銘電勉何應欽沉着應付日方要求；蔣委員長電示黃郛處理河北情勢之步驟。

駐津日軍參謀長酒井隆、日使館武官高橋坦於二十九日向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提出要求後，何代委員長當日將詳情電陳在成都的蔣委員長及行政院長汪兆銘，請示如何應付？本日接到行政院長覆電盼沈着應付，並指示機宜。原電如下：



「特急。北平何部長勘鑒：鑾西行秘電誦悉。○密。一、弟前已電雨岩（我駐日大使蔣作賓）促即往晤廣田外相，告以胡、白暗殺事件，在日租界發生，爲我方警權所不及，自無何等責任。即使暗殺兇徒由內地來，我方亦只能盡協緝之誼；至於孫永勤事件更與政府無涉；乃日方武官有此無理之要求，殊非雙方努力親善之時所宜有此，盼其設法制止。本日又加急電，促雨岩前往交涉。二、該武官等口頭各項要求全屬有意挑釁，但其繳結所在，仍爲對付孝侯（于學忠）。關於此問題，正候蔣委員長覆電。如孝侯能以大局爲重，自動辭職最好，政府必鑒其公忠，特予倚畀也。其他各項有絕對不能答應者，有即使可行亦宜由我方自動行之，絕不可作爲妥協條件者，容分別續復。三、該武官等因只係口頭要求，但我方如應付失宜，亦不難造成九一八事件，總盼吾兄鎮靜沉着以處之。謹先奉復。弟兆銘。卅印。」（註一）

本日下午三時四十分，我國駐日大使蔣作賓赴日本外務省訪外相廣田，謂中國政府對河北問題，願竭誠相商解決方法，希望力避事態重大化。廣田答以：「本人亦切望此問題克獲圓滿解決，是以現願將中國政府之意旨轉達軍部，並叩詢其意見。」雙方晤談至下午四時半。（註二）

同日，駐平政整會委員長黃郛在上海寓所接見日使館武官磯谷廉介、影佐禎昭，探詢日方真意。（註三）會後立即電呈蔣委員長報告，並以「其他種種內情，實非函電所能詳盡」，擬入川而談。其原電如下：

「限二小時到。成都蔣委員長勘鑒：感申機蓉、儉已機蓉兩電均敬悉。案密。磯谷談話範圍寬廣，撮其要點如下：一、政治以省府爲大目標，市府爲小目標。二、黨務以黨部爲大目標，政訓處爲小目標。三、軍事以東北軍爲大目標，中央軍爲小目標。此次非求一徹底辦法不止。其所以釀成此惡劣情勢之遠因，已如迭電陳述：一、冀省府遷延不移。二、聯航遷延不辦。其近因（一）地方有庇護孫永勤之嫌。（二）日租界暗殺案內容複雜。三、孝侯忽迎忽拒，卑亢均不合度。四、對使館昇格之反動。此其大要也。近林銑十郎在長春召梅津司令會議，似已有所決定，或先在天津發動，爲期恐亦至近。磯谷且明言日方已下決心，此事乃萬不得已不如是不能謀徹底之提議，君如

欲匡正，我等當然不能有所可否，惟逆料徒增苦痛與危險而已。總之君若回華北事，不至增重一分，君若不返華北，事亦不能減輕一分等語。意極露骨，其他種種內情，實非函電所能詳盡，仍擬來川一行，以便面詳。事態如此，兄實無法自處，三月以來，屢次請辭不允，屢次建議又不行，真是欲哭無淚，本已決意不欲多言，承電詢不敢不撮要以聞。何日何地可晤面？尙乞卽復，爲感。郭。卅午叩滬印。」（註四）

黃郛又接到政整會秘書長俞家驥電告日方要求，乃電呈蔣委員長及行政院長商討如何應付？原電如下：

「限卽刻到。南京汪院長、成都蔣委員長：密。頃接本會秘書長駱西電稱：本日下午二時酒井代表天津駐屯軍、高橋代表關東軍來會聲稱：一、平津一帶中國官憲對於日滿方面治安，時有擾亂行爲，彼方已查有證據。南京政府是否知情？二、天津白、胡案中國官憲顯有關係，白不難查得證據，白、胡與日軍有關係，此舉不啻對日挑戰。南京政府是否知情？三、中滿兩國交界時有義勇軍發現，有由中國委員接濟，如此次邊化滋擾之孫永勤曾有接濟糧食、指示途徑情事。南京政府是否知情？以上三點，究由何人指導？何人負責？應請明白答復。四、塘沽協定實施後，日軍雖有退出長城線之規定，但並非義務如此，倘中國方面有擾亂情事，日軍仍可隨時開進，且此項協定原爲安定地方，今竟以平津爲根據地，不斷發生擾亂治安之事，或將擴大戰區包括天津在內，以杜亂源。五、排外行動之結果，辛丑條約曾經規定，白、胡被害案無異排外，以後倘再有類此事件，日方卽根據辛丑條約自由行動。以上兩點係通告性質，特鄭重聲明。此外尙有作爲貢獻參考者兩事：一、蔣委員長主張中日親善，何部長爲簽訂停戰協定之人，何以任令敵對日方之憲兵第三團、藍衣社、軍分會政訓處、河北省市黨部置諸肘腋之下，並以中央軍爲背景，擾亂日滿，顯係表裏不符，中國政府應自動將蔣孝先、曾擴情等免職，並將憲兵第三團、藍衣社、政訓處各黨部及中央軍一律調開。二、于學忠本爲張學良舊部，故始終圖謀破壞協定，年來枝節橫生，皆被從中作梗，僅表面上令遷保，而仍爲冀主席，於事無濟。中國政府宜自動迅速撤調，否則日方勢必演成自由驅逐之一途。以上兩點，並非日方要求致蹈干涉內政之嫌，不過認爲兩國關係欲謀好感，第一步必先鏟除障礙之人，此事前曾與黃委員長談過，今再以友誼重言申明，務請注意。並稱所談各點，間有非政整會範圍以內之事，但日方認爲與政整會談較

爲妥適，仍當分謁何部長等語。當答以容爲轉達再復，而散。何部長與西井談話大致相同，聞已另行電達，請參閱等語。特爲轉達。查西井代表駐屯軍、高橋代表關東軍，彼方已極正式表示意旨所在，決非普通情報可比，非迅速處置不足以赴事機。細按上述七條，前三條係質問性質，問中央是否知情？祇能作爲臨時地方發生事件，中央實未知情，應亟派員調查；四、五兩條係警告性質；六、七兩條雖謂爲供參考，而實係真正之要求條件。換言之，即六、七兩條如不辦到，將演成四、五兩條之極端局勢。愚見如此，究應如何答復及應付之處？應請兩公迅爲商定飭辦爲要。又接敬之兄暨西電大致相同，想已閱及。郭叩。卅未滬印。」（註五）

蔣委員長覆電如下：

「三小時到上海祁齊路一七零弄二號黃委員長廨白兄助鑒：卅未滬電敬悉。密。高橋西井聲明七條，其中前三條自應作爲地方臨時發生事件，中央何以知情？當先喻之以理，一面派員調查真相，如政府人員查有實據，則當照律懲處。六、七兩條憲兵第三團及軍分會之政訓處亦可調離北平，否則不宜易之太驟，以免後繼爲難。至河北省市黨部當令其停止活動及宣傳。惟于孝侯問題昨經電令三、五日內必須還保，所有天津文武官吏一律由中央另派，天津警備司令擬以啓予承乏，魚口以前無論孝侯遵辦與否，中央當於虞日自動發表，已以此意電告汪先生，如屆時孝侯不還或還保而仍不能緩和，當再下令他調，似此對外對內乃能略爲兼顧，尙希就近與汪先生切商爲禱。弟中正叩多申秘容。」（註六）

日駐北平使館會議；天津日本駐屯軍示威。

駐北平日本大使館本日舉行重要會議，武官高橋坦等十餘人參加。（註七）

軍委會北平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派戰區清理委員會委員朱式勤會晤高橋坦，有所商談。（註八）

天津日本駐屯軍本日開始示威，以裝甲車、機關槍、砲兵隊在河北省政府前排列示威；日本飛機亦飛臨平、津上空，低飛盤旋。駐津日軍參謀長西井隆公開向外界宣稱：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三十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三十日

四九八

「日軍一切已準備完畢，隨時均可動作。昨對政整會、軍分會之通告，係先禮後兵之意。如中國政府置之不理，旬日後日軍即自由行動。」（註九）

國軍在湘、鄂、川西北追剿共軍；鄧錫侯就任四十五軍軍長。

流竄湘、鄂共軍蕭克、賀龍股本月二十七日進犯湖北來鳳、龍巴之慈潭河，遭國軍追剿軍徐源泉部痛擊，遂退去。（註一〇）

共軍朱德、毛澤東股自渡過金沙江後，由康入川；國軍追剿軍周渾元部於五月二十八日追擊入川，抵達西昌。（註一一）（按：西康省東南境天全、西昌、會理一帶原屬四川；民國二十七年始由政府明令劃歸康省）追剿軍總指揮薛岳本日抵達西昌，即電令第一縱隊本日趕到西昌；第五縱隊李蘊珩部本日亦到；第二縱隊十三師萬耀煌部預計次日可到。（註一二）

川北共軍徐向前股於本月二十八日竄襲雁門關北面之文銀關守軍，被我川軍鄧錫侯部所敗，西竄理番。（註一三）

川軍二十八軍鄧錫侯部本日改番號為四十五軍，鄧錫侯就任四十五軍軍長。（註一四）

註一：史政局編：「北平軍分會三年」，頁一〇四。

註二：「國聞週報」，十二卷二十二期，一週間大事述要，頁一。

註三：沈雲龍編：「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下冊，頁八七四。

註四：「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頁六七一。

註五：同註四，頁六七二。

註六：同註四，頁六七二。

註七：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三版。

註八：同註七。

註九：同註一，頁一〇五。

註一〇：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三版。

註一一：萬耀煌：「萬耀煌將軍日記」，上册，頁二四〇。

註一二：同註一一，及頁二四二。

註一三：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三十日，三版。

註一四：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頁五八四。

三十一日 蔣委員長與中政會電示何應欽、張學良等因應河北事件之道，復由外交途徑告日人勿為己甚；日本關東軍聲明「保留自衛權之發動」。

如下：

蔣委員長本日致電武昌行營主任張學良告以當前局勢，並望河北省主席于學忠將省府遷保定，原電如下：

「有線電急。武昌張主任鑒：感午電悉。卓見正論，無不感佩。惟平衡局勢，不能不有緩急輕重之別，如果為孝侯一人之故，而牽動全局，當非謀國之道。對方氣焰囂張，向以戰勝國自居，乃至無理可喻，若愈相持，則必糾紛愈甚，初則僅示對於不滿，現則公言驅于，甚至公言河北為兄之外府，尤非驅于不可。倘再無相當之處置，如待其乘隙挑釁，以後正式提出懲于、撤于之要求，則中央更無法應付，豈僅墜失威信、搖動人心而已哉！以對方經過之事實，無理可喻之情勢觀之，則九一八事變之爆發，難保其不再現於今日。若孝侯問題如果堅持，期保威信，則必須先下不顧一切、不辭一戰之決心；如其不能，則應勉盡人事，自動緩和，以冀補救。二者必須擇一而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三十、三十一日

四九九

已無徘徊瞻顧之餘地。中常以爲他人昔日杞憂過甚，危言聳聽，故凡有不利於孝侯等之言論，無不從中開除，及至年初對方干涉我宜、沙駐軍問題之發生，中初亦以爲友軍有意忽視客軍之所爲，殊不知後來實有其事，乃知其對我華北之駐軍與人事，彼更不能一日放懷，而於平、津更可知矣。孝侯不測環境，不明情勢，而猶以津、京警備問題與敬之協商，此誠抱薪積火，不知其危急之甚，輕重得失，益不熟計？至此以中之意，此時孝侯應不待保署修理之完成，於此三、五日內自動遷保，一面發表，一面同日實行，而於津市警備問題一面派人負責主持，一面請由中央另派大員接替，先示其對於津、京一切權位絕無戀棧之意，然後審視內外局勢再定去留，則於公於私皆有迴旋之餘地。此爲孝侯一人之私謀，亦爲黨國全局之公謀，知我！罪我！非所顧也。中正手啟。引戊機蓉。」（註一）

同時又電促駐平政整會委員長黃郛北上，主持對日交涉，並就內政部長兼職。（註二）蔣委員長內以共軍竄擾，外有日寇相迫，憂國之情，可於當日日記見之：

「一、滇行完成，實關乎國家之統一，剿匪之前途。二、昆明形勢雄偉，氣象清明，秩序井然，雖進步未見，但古風猶存，而其物產豐富，民性樸厚，實益增吾復興民族之信念。三、四川內容複雜，軍心不固，後患可憂，當一本既定方針，扶助其中之一人主持川政，而中央除整理金融、統一幣制、籌備其經濟實業之發展以外，對於軍事不宜槓勢，以昭大公。四、月終華北倭患緊急，內部多人又不明大體，內憂外患，相逼而來。五、朱、毛殘匪竄陷瀘、定，我薛（岳）路能遵令追剿，實足寒匪膽而張軍威也。」（註三）

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本日討論五月二十九日日方要求，並電令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主持應付。（註四）

我國駐日大使蔣作賓奉中央命令，於本日請見日本外相廣田，告以三事：

- 一、河北省政府早已決定遷保定，現將實施；省黨部亦隨府遷移。
- 二、于學忠更調，事屬中國內政。
- 三、平、津不能劃作停戰區。

蔣作賓望廣田向軍方疏解，勿爲己甚。

（廣田次日答覆：謂河北交涉關乎停戰協定，屬統帥權範圍，應由雙方軍事當局就近商決，較爲方便。）（註五）

日本駐華使館武官雨宮巽本日在南京訪晤我外交部次長唐有王，就河北事件有所商談。（註六）

首先響應支持駐津日軍參謀長酒井隆五月二十九日對華要求的關東軍，本日發表聲明：「支持駐津日軍主張，保留自衛權之發動。」（註七）

立法院修正通過減免出口稅則，並展延海關附加稅。

立法院今晨開會，討論例案後開秘密會議，減免出口稅則照財政、經濟兩委會審查報告修正通過。

該案要點：除屬於原料部份，或在國外暢銷者，仍照常徵收外；在國產品中，確應由政府獎勵出口者，予以免稅；在國內市場需用足以代替舶來品者，則予以減稅。規定減免出口稅率之貨物百餘種。此外，對中央政治會議交議之展延海關附加稅案，亦予通過。（註八）

蒙政會秘書長德王謁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報告內蒙政情。

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秘書長德穆楚克棟魯普於本月三十日由滂江到張垣，謁察省主席宋哲元報告蒙情。當晚由察省府委員蕭振瀛陪同赴北平，本日抵平。上午十一時，由蕭振瀛同赴居仁堂謁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報告內蒙政情，並歡迎何氏蒞蒙。德王發表談話稱：

「予此次來平，無多勾留。錫盟現甚安謐。日人時有往來，滂江前到口機一架，無何事故。本人暫不赴京。蒙政會開會結果圓滿，一切決議案當切實做去。蒙政會政費由中央撥給，無增加必要，但事業費則請中央補助。雲王現已返府，身體恢復健康；辭盟長一事，已由蒙政會據情轉呈中央，尚未有覆示。蒙政會在平設辦事處，在籌備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五月三十一日

五〇二

中。予對邊陲意見，因感國家情形至此，負邊疆守土之責者，唯有遵照高級長官之命令，努力盡職而已。」（註九）

北寧鐵路局長殷同離東京返國。

五月初旬，前往東京出席東洋觀光會議之北寧鐵路局長殷同於本日晚九時半，由東京驛出發就歸國之途，將取道上海，轉赴南京謁見國府當局。（註一〇）

註一：「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頁六七四。

註二：「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下冊，頁八七五。

註三：同註一，緒編（二），頁三三五。

註四：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一日，三版。

註五：梁敬鐔：「日本侵略華北史述」，頁四三。

註六：「國聞週報」，十二卷二十二期，一週問國內外大事述要，頁二。

註七：同註五，頁四二。

註八：同註四。

註九：同註六，頁七。

註一〇：同註四。

六 月

一 日 蔣委員長電令河北省政府遷保定；北平軍分會政訓處長及駐平憲兵第三團團長免職；平津與中央有關之團體停止活動。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本日電告行政院長汪兆銘、內政部長黃郛、軍政部長何應欽，對五月二十九日駐津日軍參謀長酒井隆、日使館武官高橋坦的要求，請再加以研究；如其要求無鑒，我方不能不有萬一之防備與最後之決心。其電文如下：

「有線電。汪院長、上海黃部長膺白先生、北平何部長勛鑒：頃接膺兄世戍電稱，磯谷談話中有『中央認為關鍵全在冀丁去留問題，此乃大大錯誤』之句，其意所在，應須特加審慎。對酒井、高橋之要求各項，弟意已詳述於昨、今各電，即對於其六、七兩項一面喻之以理，一面調查真相秉公處理，只要其留有餘地，假以時日，亦可準備自動採用。若竟於此而不容，甚至冀府遷保時對於津市文武人選亦有無理之要求與苛刻之條件，或且乘省府遷移、新舊不接之際，對方節外生枝，重加阻攔，仍不肯罷手，而反引起意外之變故，則不惟爲于等所怨恨，而社會亦因之激起反動，致爲不平者所利用。如果對方實逼處此，則爲政府自處計，應有切實之準備與慎密之方案，以此事不僅在去數人爲止境，萬一其要求無鑒，則我方亦不能不有萬一之防備與作最後之決心。務請兄等於冀府遷保、孝侯未調以前，再加研究，一面設法折衝，冀得其一二之了解，略保政府之體面，以爲將來旋轉之餘地。何如？中正。東。」（註一）

同日，蔣委員長又電告軍政部長何應欽，已電令河北省府主席于學忠將省政府遷往保定，並與何氏

商議天津警備司令人選。原電如下：

「最急，有線電。北平何部長勛鑒：親譯。前電漢卿兄令于孝侯限三、五日內實行遷保，由于臨時派員主持津市治安，再由中央另委天津警備司令及市長、公安局長等，未知其果能照辦否？無論其照辦與否，中央定虞日明令發表。惟警備司令人選甚難，商啟予似較相宜，如兄同意，請電汪院長一面屬啟予準備一切，以免臨時倉卒。何如？盼復。中正。先已機蓉。」（註二）

於是，河北省政府及各廳本日開始自天津遷往保定，約兩週可遷移完畢。（註三）

又因日方要求，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政治訓練處處長曾擴情、駐平中央憲兵第三團團長蔣孝先，均呈請辭職，何應欽已先予照准；憲兵第三兩士兵預備調往保定駐紮；平、津一切與中央有關之團體均停止活動。（註四）

附錄：大公報社論：「省府移保」（註五）

河北省政府遷移保定，于主席昨已率僚屬離津，此河北省政之一大變遷也。用賁數言，以勉其前途。

清時，直隸總督原駐保定；同治九年設北洋大臣，李合肥駐天津，督署仍在保定；庚子後，直督始專駐津。入民國來，廢北洋大臣及總督，外交事務悉集中於外交部，直隸省之地位儕於他省，而省政中樞仍沿例設於天津。惟自清末創練新軍，保定成練兵重心，民國後仍之，及設直魯豫巡閱使，即駐保定。故近代之直隸省，久以天津、保定為兩都會，政治上之側重天津者，純因北洋大臣外交上之便利。民國既無北洋大臣之制，則以地理形勢言，省會在津或不如在保矣。十七年國民政府統一全國，易直隸省名為河北，而移省會於北平；天津改特別市，設市長，別警備司令維持治安。數年來屢有省會移保之議，未經實行，其後省會復移設歸天津，以迄最近焉。嘗念河北地位，近世來已四變：有清之世，首都在北京，直隸省為畿輔之地，其重要自為各省之冠。清季海通，外交日繁，洋務與練兵皆寄於南北洋，北洋尤重，此河北地位最隆重而衝要之時也。迨共和告成，政府組織變更，外交、軍事皆集權於中央，昔年北洋大臣之威權，已不復能見諸直隸省之長官，此河北地位之第一變也；自民元迄民十三之間，直隸

省雖無政治上特權，而軍權則重，北洋諸鎮集於此間，保定尤爲樞要。惟自民十四以後，北洋軍權既瓦解，直隸省愈不爲政局之重。十五、六年時直、魯並稱，而直實附屬於魯，此河北地位之第二變也；十七年北伐既告完成，國都南遷，北京作廢，直隸易名河北，此全局之大變，從此河北省名實皆爲普通之一省，凡過去以接近首都而來之特殊形勢完全不存。中間略惹人注目者，爲十九年內亂之時，然亦只北平開擴大會議一事，於河北省無與焉，此河北地位之第三變也。雖然，以上之變遷，皆由於本國政治上之演進，所變者，不過行政上之形勢與規模。至於民國二十年以來，東北喪失，津、榆告警，塘沽協定以後，長城等於國境，平津化作邊塞，則乃國家之劇變，豈但一省之淪桑，此河北地位之第四變也。

夫以上數變，不過半世紀，從曾、李督直隸，以迄今口于孝侯移保定，皆地方耆老日親身經之事。其間人物之代謝、制度之變更、與夫中外和戰、地方治亂之跡，一部近代河北史，即不啻一部近代中國史，撫今追昔，當有不勝其感慨者。雖然，過去數十年之變遷，雖多變而實亦未變也。最近三年，則眞國家空前變局，試舉目河山果作何感想！今日者，省府自天津移保定，將以此結李合肥北洋之局，而爲河北省政另開紀元。夫以經常之意義論之，津、保孰宜？主張不同，吾人勿寧贊成保定，而以今日非常之時局論，則津、保優劣豈復有問題可論？勉矣省政府及河北人民！其遠慕燕、趙慷慨之風，近念曾、李憂國之事，尤憶然於近時國家之危險，及河北關係於國家之大，各勤其職，努力前途，此乃吾人所祈禱者。抑于主席孝侯起自毅軍，毅軍創自宋慶，而終於姜桂題、米振標。由今追溯，蓋自宋慶在河南初募兵成軍已逾八十年。毅軍於近代對外大事多所參預，管成朝鮮、守遼東，甲午之役，庚子之變皆曾效力，以近代軍隊論，此乃歷史最久者。于氏今日所部乃自毅軍進化而來，軍中人物雖新，而軍之歷史則舊。吾人今日於送于氏赴保之時，不禁又憶起近代中國軍隊之歷史，更聯想國家地位淪落至此之可悲。因論省府移保而述及之，既以勉國人，亦以勗于氏及其所部軍官，今後不論是否常服務河北，願其珍重歷史，忠勤自愛也！

（註五）

日本陸軍省聲明：河北問題應由華北駐軍當局處理。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一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一日

五〇六

我國駐日大使蔣作賓五月三十日曾訪日本外相廣田，表示中國政府對河北問題願竭誠相商解決辦法，廣田答以將轉達軍部；日本軍部方面則主張應由駐華日軍當局解決。

日本外務省東亞局長桑島根據中國駐日大使蔣作賓對河北問題的意見，於本日前往參謀本部訪問第二部長岡村，日本駐華大使有吉明亦參加，會談三小時。經協議結果，認為河北問題應在停戰協定之範圍以內處理，而出軍部予以措置。會議結果，由陸軍省發表：「（五月）三十日，駐日蔣大使向外務省陳述之件，本日由桑島局長前來傳達，然陸軍省當局以該問題應由駐軍當局處理。」（註六）

國軍剿共軍前敵總指揮薛岳在四川西昌召集剿共軍將領會議。

國軍追剿軍前敵總指揮薛岳本日在四川西昌召集剿共軍將領吳奇偉（第一縱隊）、周渾元（第二縱隊）、李韞珩（第七縱隊）、萬耀煌（第二縱隊第十三師）、歐震（第一縱隊第九十師）、謝溥福（第二縱隊第五師）、蕭致平（第二縱隊第九十六師）、梁華盛（第一縱隊第九十二師）等會議，決定已渡大渡河的共軍由李韞珩縱隊經冕寧尾追；國軍主力由大道直趨雅安後再行部署；第十三師留一旅駐守西昌，另兩團由西昌至瀘沽，一團駐瀘沽築碉堡，完成後續行；雲南境內落伍兵集中昆明；貴州境內集中貴陽，由各部自行收容。（註七）

英人旅行甘肅私取古物。

英國貴族巴森斯旅平已一年有餘，其人嗜好考古、藝術諸事，數月前曾赴甘肅遊歷，至燉煌石室

處，因濫取古物爲地方當局扣押，嗣由北平英使館向外交部交涉，請求釋放巴氏。我方以案情重大，當即由甘肅押解於今夜乘平津車到平。（註九）

註一：「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論（一），日本的侵略，頁六七五。

註二：同註一。

註三：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一日，三版。

冀省府遷保原經上年即民國廿三年十二月四日行政院會議之決議，但于主席孝侯鑒於廿四年春，中日關係漸趨穩定，未遵照院會遷移，及至五月卅日，日軍在河北省府門前示威，于主席始於卅一日倉促遷移。酒井五月廿九日口頭意見所謂「催遷保定，於事無補」者，係事先聞得省府遷保的說法。于主席未能早日遵照院會遷保，頗引起汪精衛之不滿，汪在六月五日給何應欽電中，曾錄上蔣委員長的電文。

電文中有說：

「……此次之事固不能專怪孝侯，然去冬遷保之令既下，孝侯有鑒於春來中、日關係之好轉，及愍於一、二人之言，遂不復以遷保之令爲意。直至最近日軍在省府門前示威，始張皇遷保，中央命令不若強鄰恫嚇之有效，思之可爲痛心。……」以上見「北平軍分會三年」，頁一〇五。

註四：國聞週報，十二卷，二十二期，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頁三。

註五：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四日，二版。

註六：同註四，頁二。

註七：萬耀煌：「萬耀煌將軍日記」，上冊，頁二四二。

又西昌在民國二十七年以前屬四川，之後劃歸西康。

註八：「國聞週報」，十二卷，二二期，大事述要，頁二。

註九：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二日，三版。

二 日 蔣委員長書勉四川紳耆服務桑梓，協助剿共，並電財政部長孔祥熙請公布發行四川公債七千萬元，以定川局。

蔣委員長本日發表勸告四川紳耆，服務桑梓，協助剿共，拯救民眾書。內容大要爲：

「朱、毛潰奔川南，徐匪傾巢西竄，察其企圖，實欲會股川西，另創蘇區。然究其實際，則殘匪節節崩潰，已勢窮力竭，正爲根本聚殲惟一之良機。在川各軍，正分頭窮追，扼要截擊。望耆老賢良一致奮興，能回本籍負責領導組織民眾，廣築碉堡，實行封鎖，以及擔任運輸、通訊、聯絡等事，一方增強地方之自衛，一方策進軍隊進剿之便利。如羣策羣力，則澄清安定期望可致。石達開率十餘萬之眾尙覆亡於川中民眾之手，今赤匪順逆勢殊，尤非石比。」（註一）

下午，蔣委員長在行轅邀各紳耆茶會，方旭、曾鑑、徐燭等四十餘人與會。蔣委員長致詞論川局，謂振拔人心、轉移風氣，爲剿共與建設之根本要圖，並提出拙、誠、公、勞、儉、嚴爲培養新風氣的目的。其全文如下：

「中正到蓉適已一週，本擬早與諸先生晤談，因事略有耽擱，今日特邀請來此，共相商討，藉聆教益。適聞諸先生所論，皆屬高明切要，可謂至理名言。對於今後之川事，實有莫大關係，不僅川事，即整個國事亦非依所論之原則辦理，不足以言治也。」

諸先生久處鄉邦，對地方一切實際情形以及各種興革事宜，必已詳察而灼見甚多，中正毋庸再贅。但往事太多，今日實無暇論列，不妨令其與時俱逝。吾人所亟應研討者，厥維今後對於剿滅赤匪、建設四川之工作，應如何推進？關於此點深望諸先生隨時告以所見，共同策劃，使匪患速平、川局早定，全省同胞得以安居而樂業。諸先生所期望於中正者甚多，惟欲拯川民於水深火熱之中，早使其安居樂業，非中正帶幾許兵與幾許餉所能成功。蓋今日四川之問題，非兵之不多，非餉之不足，而實爲人心之陷溺、風氣之頹敗，此而不能振拔轉移，則任何努力終渺成

效，一切事業將無希望。反之，若人心振作，風氣一新，則激盪鼓舞，必成莫可或禦之勢，而使人人有不期然亦不得不向善者，於是一切軍事、政治、社會、經濟各方面之問題皆可迎刃而解。故振拔人心與轉移風氣，實爲今日剿滅赤匪、建設四川之根本要圖，切盼諸長老、賢士本『興亡有責』之旨，奮圖救國之心，負起責任，努力於此，必先使風氣一新，然後對四川之建設乃有可言。新四川果能建設成功，必可爲模範之省區、復興民族之基礎，使中華民國日臻於統一安固而進於文明昌盛之域也。

關於振作人心、轉移風氣所需之條件甚多，要在政府當局與一般社會領袖之能確定目標，以身作則，從多方而共同努力。茲就中正平昔所自勉與今日諸先生所提及，而確爲今後川省所急宜養成之新風氣，分述六項目標如左：

一曰拙：就物而言，四川得天獨厚，實爲最富，絕不可謂窮。就人而言，中正以爲川民之智，甲於全國，第以聰明過度，轉致弊病叢生，演成今日有利則爭相攘奪，惟恐落後；有難則爭相規避，惟知取巧，欲討便宜，而結果人人皆失敗，皆吃虧之現狀；聰明自誤，良可浩歎。故今日欲振拔人心、轉移風氣，首當勸民以拙，天下眞事業皆由誠實努力艱苦奮鬥而來，既不能取巧而成，亦決無便宜可討，且天下事物變化萬端，末世人心巧詐百出，吾人惟有以拙制巧，以實破虛，然後能有所成就。轉移風氣，救川救國之道，此其首要，故望諸先生以樸拙爲民提倡。

二曰誠：『不誠無物』，『至誠如神』，立身立國由來，以開誠心爲第一要道。今日人心浮僞，相習於機械變詐已極。川省歷年紛亂，積弊尤深，勾心鬥角，成爲風氣，自今以往，吾人應除此病根，力矯時弊，以道義爲宗旨，以忠誠相號召。古人謂『精誠所至，金石爲開』，我政府當局與社會領袖果能共矢忠誠，爲民倡導，未有不能於最短期間使人心振奮、風氣一新者。

三曰公：『大道之行，天下爲公。』自古惟能開誠心，布公道，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者，始可以成功立業，有爲於天下國家。今日人心陷溺，在於自私，私心既存，詐僞乃作，而爭奪以起，於是四維不張，禍亂無已。四川之往事，蓋中此私心之毒深矣，今後吾人欲振拔人心、轉移風氣、撥亂反正、救省救國，必以大公無私爲全省同胞勸。四曰勞：凡欲移風易俗，貴能以身作則，而鼓舞羣倫，尤在乎以身先之、勞之，忍人之所不能忍，爲人之所不能爲。

欲爲，或避免畏難，而藉圖苟安，我必履險任艱，以自苦爲樂，必如此精勤刻苦，捨身爲國，克己愛人，然後可以感人之心，使咸以畏難苟安爲羞，攘利忘義爲恥。而自覺自奮，隨我而來，共進於善，從來士君子之挽救人心，轉移世道，定大難成大功者，莫非如此，中正願與諸長老、賢士共勉之。

五曰儉：『國家之敗，由於官邪』，匪盜之多，多由於貪邪所引起。故廉潔之政治，實爲澈底剿匪之要件，與一切建設之前提。至欲求政治之廉潔，貪污之絕跡，在政府必嚴申法紀、整飭官規；在社會則提倡儉約，以矯正奢侈之惡習，剷除放僻之心理，而養成節儉廉正之美德。所謂淡泊明志，儉以養廉者，此之謂也。按川省現實情形，大多數民眾之痛苦生涯，與極少數人之窮奢極慾，殆成兩大極端，種種禍亂，於是乎作。故弭禍亂必正人心，正人心必倡儉約。

六曰嚴：適聞諸先生痛切陳詞，咸明紀綱爲今日第一要義，並引子產治鄭尙猛、武侯治蜀以嚴爲例。憶胡林翼有言：『不以霹靂手段，不能顯菩薩心腸』，蓋『治亂用重』事非得已。四川歷年分亂，不治已久，今而後如何澄清吏治、整飭官規、除貪暴而懲刁頑，亟應以至公之心，行嚴明之政。政府當局與社會領袖，應共同以整飭紀綱、明罰守法爲更始之首務，則弭亂於無形，除弊以興利者大矣。

今日邀諸先生來此晤談，得聆教益，至爲欣感，特提出以上六字，共同討論。諸先生如以爲然！即請作爲今後軍事、政治與社會上之準則，共同努力，以作新機，並望隨時商討，一致推進，庶幾人心振作，風氣轉移，建設四川與復興中國，胥有賴焉。」（註二）

蔣委員長本日又電財政部長孔祥熙請公布發行四川公債七千萬元，以安定川局。其電文如下：

「急。孔部長勛鑒：卅秘世滬各電悉。對於川債內情已詳另電。如此事不於本星期內決定公布，一俟華北多事，則川事更難處理。望速照第一案發行七千萬元，以爲救川、救國一線之生機。此時方鍼當重在先定川局，再圖大局之挽救，總在國內民間，不算吃虧，切勿作普通事一律看待也。中正手啟。冬午機蓉。」（註三）

財政部撥公債二千萬元救濟上海錢業。

上海錢業以美豐、明華兩銀行停業後，亦遭波及，特呈請財政部予以援助。財政部長孔祥熙以錢莊營業亦足以救濟工商業，安定市面，已允由政府實力援助，決定以錢業準備庫爲抵押品，由財部先撥借公債二千萬元，以資救濟；並派定財政部次長徐堪及銀錢業領袖杜月笙、王曉籟、顧貽穀、秦潤卿等組織委員會負責辦理。對於各錢莊之因正當營業而周轉不靈者，放貸款項，盡力援助。各錢莊聞訊，均已安心營業。（註四）

日本陸相林銑十郎到齊齊哈爾；駐津日軍參謀長酒井隆發表謬論。

日本陸相林銑十郎在哈爾濱視察兩日畢，率軍務局長永田等轉赴大黑河，本日抵達齊齊哈爾視察駐屯部隊。（註五）

駐津日軍參謀長酒井隆本日向同盟社宣稱：

「我們最後認爲蔣介石必須離職。蔣氏搜竭民力，在統一口號偽裝之下，淪華北爲殖民地。我們乃中國朋友，不能坐視。故國民黨部、救國團體、藍衣社、憲兵系均須逐出華北。……我們要求，決不退讓半步。」（註六）

註一：「國聞週報」，十二卷二期，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頁三。

註二：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九日。

註三：「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三），「中國政府之決策與抗日準備」，頁三三六。

註四：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三日，三版。

註五：同註四，四版。

註六：梁敬錚：「日本侵略華北史述」，頁四一。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二日

三日 成都各界熱烈歡迎蔣委員長。

四川省府擴大紀念週及歡迎軍委會蔣委員長大會於本日晨九時在省黨部禮堂舉行。省主席劉湘、重慶行營參謀團主任賀國光等黨政軍領袖，及各機關團體學校代表，參加者千餘人，在公園播音機下恭聆訓詞之民眾數以萬計。蔣委員長於八時半到達，在省黨部稍事休息，即於全場肅立中，由劉湘等導入禮堂，並領導行禮。劉湘先致歡迎詞三點：（一）清剿赤匪；（二）整頓政治；（三）恭請指導一切。劉致詞畢，率全體向蔣委員長行三鞠躬致敬，政訓處曾在場攝取電影。全城一致懸旗誌慶。

蔣委員長致訓詞時的開頭警語是：「剿滅川省赤匪為不成問題之事。」

蔣委員長說：「川省有七千萬民眾，殘匪祇四、五萬人，極易消滅，無待本人親來督剿。本人此次來川乃係謀治川之道。」旋歷述省民眾平匪之歷史及革命史上之光榮事蹟，並謂：「川省土地之廣沃，人口之眾多，為任何省所不及，但現狀並黔、滇而不如，各界領袖均應深自愧責，而圖奮進補過。」繼又指出：「川省各領袖之缺陷，為驕奢淫佚。此種惡習不但禍川，且足亡國滅種。」並以沉痛莊嚴之語調，誥誡各領袖今後應力矯惡習。旋提出「公、拙、嚴三點為救川之藥方。公者，大公無私，一切以救國、救民為宗旨，勿謀個人之私利；拙者，勤勞耐苦，抱犧牲之精神，勿取巧，勿誤用聰明，並應從本身做起；嚴者，待己嚴，待人亦嚴。」

最後蔣委員長提出對川省社會上亟應改革的兩點：（一）為掃除迷信；（二）為嚴禁鴉片。又提出政治上應做到之兩點：（一）為除中央特許者外，軍人一概不得兼任文職；（二）為戒絕貪污，嚴禁勒索。

蔣委員長訓話時，對省府主席劉湘之樸實廉明，頗致獎勵，並勗各文武官佐應以劉為榜樣。訓話歷一小時始畢。態度和霽之中，極寓莊嚴之氣，所談又針對川省實況，全場空氣絕端嚴肅。訓話完畢時，

一致起立，報以熱烈之掌聲。(註一)

蔣委員長擬以商震為天津警備司令；河北問題繼續進行協商。

蔣委員長擬以商震為天津警備司令，本日致電委員長行營主任張學良，請保薦提出。原電如下：

「急。武昌張主任勛鑒：天津警備司令人選似以啟予較宜，如兄為然，請即由兄保薦提出何如？中正。有已機

蓉。」(註二)

張學良本日奉命到成都謁蔣委員長，商河北問題。(註三)

薊密區專員殷汝耕本日在天津會晤駐津日軍司令梅津美治郎，以私人資格對河北事件從中斡旋，並傳遞我國當局對時局的意見。(註四)

南京日使館武官雨宮巽五月三十一日及本日兩訪我外交部次長唐有壬，討論河北問題。(註五)

河北省府主席于學忠離天津赴保定。

河北省政府及各廳處已於六月一日起遷移，本日致電中央及各省市開始在保定辦公。省主席于學忠本月一日曾赴平謁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亦於今日乘汽車離天津前往保定。(註六)

何應欽即電呈蔣委員長及行政院長汪兆銘報告此事。電文如下：(註七)

「特急。密。成都委員長蔣：南京鐵道部一號官舍院長汪：酒井今日因事未來平，據王維宙電話報告：孝侯今日已離津往保定云。謹聞。職應欽。江中行秘印。」

日使館武官高橋坦在北平訪內蒙德王。

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秘書長德王於五月三十一日來北平，本月二日在中山公園來今雨軒招待旅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三日

五一四

平蒙古同鄉，舉行茶會，席間由德王報告蒞平謁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的情形，由包悅卿翻譯。大意謂：

「此次來平，蒙各同鄉到站歡迎，實深榮幸。我國邊疆危機四伏，旅平各同鄉當知之甚深，故於今日聚會藉機有所請益，而表示感謝之微忱。我蒙民族因文化之低落、經濟之無基礎，更感環境之惡劣，而有要求自治之舉而成立蒙政會，在中央指導之下成爲精誠團結之團體。過去內地同胞爲自治事項，韓鳳麟案之奔走，均足表現此種精神。蒙古民族不在世界其他民族之下，亦未曾被其他民族征服，故甚願國內同胞均能本過去之精神，在中央政府指導之下聯合一起，謀鞏固邊疆並保護國家領土之完整。本人當盡可能力量，努力一切，雖性命之犧牲亦在所不計。」

日使館武官高橋坦本日偕翻譯官二員，赴嵩祝寺訪晤德王。德王率蒙政會財務主任包悅卿、參事寶道新親自延見，談話半小時。高橋臨行面約德王至日使館武官室晚宴。德王表示：如係私人宴會，本人未便出席，如係公宴，當準時參加。高橋當聲明係公宴性質，並邀政整會秘書長俞家驥、北平市長袁良作陪。（註八）

註一：「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四日，三版。

註二：「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日本的侵略」，頁六七六。

註三：梁敬錚：「日本侵略華北史述」，頁四三。

註四：「國聞週報」，十二卷二二期，一週問國內外大事述要，頁二。

註五：同註四。

註六：同註四，頁三。

註七：同註二。

註八：同註四，頁七。

四 日 行政院決議：王克敏代張廷謨為天津市長，商震為天津警備司令。

行政院長汪兆銘本日在行政院會議席上，口頭報告辦理河北事件經過情形。

行政院決議改天津市為直隸行政院，並任命王克敏為天津市長；商震為天津警備司令。（註一）

國府明令公布之，令曰：

「呈為本院第二一五次會議決議，河北省政府遷保以後，天津市應恢復為直隸於行政院之市，除報告中央政治會議外，呈請鑒核備案由。呈悉。准予備案。此令。」（註二）

「任命王克敏為天津市市長。此令。派商震為天津警備司令。此令。」（註三）

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答覆天津日本駐軍參謀長酒井隆等有關五月二十九日的要求。

日本天津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日本使館武官高橋坦本日下午二度至居仁堂訪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由何親自延見，並對酒井隆、高橋坦二人口頭表示：

一、關於天津日租界胡恩溥、白逾恒兩報社長被刺，以事發生於租界，我政府無從知其詳情，但因租界毗連天津市，已嚴令河北省政府轉飭天津市政府協同緝兇；

二、孫永勤部當其竄擾遵化、遷安附近時，軍分會即令河北省政府令警團協同圍剿，業已將其消滅；至謂曾受遵化縣接濟一層，已令河北省政府轉飭嚴查，如果查有實據，自當照律懲處。

三、北平軍分會政訓處長曾擴情、駐平中央憲兵第三團團長蔣孝先已免職。

四、撤換河北省府主席于學忠及天津市長張廷謨，已電中央請示中。

五、黨部之撤退，非本人權限。

六、否認「藍衣社」的存在。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四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四日

五一六

最後何氏又謂：

「中日親善提携爲我中央既定之根本方針，個人自當遵照此方針努力進行。過去如有注意不週之處，亦當加以改善，務使中日國交日益親密接近。」（註四）

附錄：何應欽答覆酒井隆等要求之記錄如下：（註五）

六月四日，酒井及高橋又來居仁堂見我，在此之前，我已奉准在職權範圍內，將憲兵第三團他調及軍分會政訓處結束事，已作預先安排；先將憲三團團長蔣孝先、團附丁昌，以及政訓處處長曾擴情予以免職。並接到行政院於六月二日之肅未電，由汪告知，關於河北黨務業經與葉秘書長楚傖商定：（一）河北省黨部偕市黨部同時遷移保定；（二）天津市黨部停止工作，豫備解散；（三）將來以天津縣黨部兼辦市黨部工作。但對酒井作口頭答覆時，仍採取保留態度，以作討價還價的基礎。我的答覆大致如下：

一、天津發生胡、白被暗殺事件，其地點在日租界，係地方臨時發生事件，我政府何從知情？但因租界毗連天津市，此間已嚴令河北省政府轉飭津市政府協同緝兇。

二、孫永勤部竄擾遵化、遷安附近，我政府當即令警團圍剿，業已將其擊潰。至謂曾受遵化縣接濟一層，此間已嚴令河北省政府轉飭嚴查，如果查有實據，自當照律懲處。

三、于主席已經中央決定他調，現在斟酌其調後之位置，稍緩數日，即可發表。

四、憲兵團團長蔣孝先、政訓處處長曾擴情，已於六月一日免職。憲三團之特務處亦已令其撤銷。天津市黨部將由中央令其停止工作。藍衣社根本無此組織。如有妨害中、日國交親善之團體，即予取締。

酒井等對於此項答復，表示仍希望儘先辦到以下各項：

一、于學忠之罷免。

二、河北省、市黨部之撤退。

三、軍分會政訓處及憲兵第三團之他調。

四、類似藍衣社組織之抗日組織之撤離。

五、五十一軍他調。

至於中央軍之他調與否，酒井謂：「端視蔣委員長之對日方針如何而定；如蔣委員長確定以日爲友，則一切問題均可迎刃而解；否則不僅中央軍撤退之問題，軍部方面對華北及全中國，均有最大之決意及充分之準備。」

最後酒井又問應欽個人今後對日之根本方針，及上述五項如何解決。我則答以：「自當本中央既定方針，努力進行。至上述第一、四兩項，業已決定辦法；其二、三、五各項，可向中央報告，加以考慮。」

酒井又謂：「總之，中日問題之關鍵，全在蔣委員長是否真正與日親善；抑陽作親善；暗中仍準備抗日，華北問題不過其枝節耳。」其繼續挑釁之意溢於辭表。我遂於當日將談話全文電報蔣委員長及行政院。

駐津日軍參謀長酒井隆向美聯社記者發表辱華謬論。

在天津日駐軍參謀長酒井隆因不滿軍委會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本日的口頭答覆，向美聯社記者發表侮辱中國的謬論如下：（註六）

「如平、津亦變爲非戰區時，在華北之美國及其他外國僑商，無須懼其利益蒙有損失。彼等之商務仍照常，決不至受絲毫之損失。其實若掃除平、津中國軍隊，則商務定可增進，因彼等之隊伍對其本國人民非常之兇猛，如遇外國軍隊，則立即逃散。」

華人生活有三可懼者：一官吏；二軍隊；三警察，對土匪則不盡然。以彼等較軍隊尚佳也！故免除中國軍隊之脅迫，則商業定能發展。國民黨因滿洲事件之未決，已失掉人心之信仰，彼中國之所以爲國者，僅能保持其權力，實缺乏人民之信仰，故彼亟應換用一真正首領也。如仍不適宜時，即應變更國策，接受日本之協助，則效力實非淺鮮。」

上海江南銀行及甯波實業總行停業。

本日，金融市場及一般人心頗形緊張，江南銀行與甯波實業總行及分行同時停業。銀行外多人擁

擠，但鐵門緊閉無法提存。實業銀行資本五十萬，平日以高利吸收存款，去年底即有不穩風聲。現計收有存款九十萬，蘇、甬均有分行。江南銀行資本額相同，在蘇州與南潯均有分行，董事長爲郁震東，本有資產，惟去年營業不利，曾受重大損失，前兩日蘇州分行先發生提現風潮，無法應付，臨時決定清理，總、分行同時停業，所收存款除已提去外尚有四、五十萬。

因以上兩行發生事故，人心動搖，謠言轉盛。其他信用未固之小銀行，有數家受其影響，亦發生提現或兌現情事。（註七）

北寧鐵路局長殷同由日本返抵上海。

北寧鐵路局長殷同本日返滬，發表談話：

「本人於四月二十六日由津赴日，參加日鐵道省觀光會議，於五月三日抵日後即行出席。該會於五月六日閉幕，本人於閉幕後曾分訪日朝野交換私人意見，並沿途考察日本政治、經濟情形。茲事畢歸國，抵滬後將謁黃委員長報告一切，並探視其疾病。」

殷氏預定在滬謁黃郛後，卽入京轉平津。（註八）

內蒙德王演講蒙古自治的意義。

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秘書長德穆楚克棟魯普本日午招待北平新聞記者，席間致詞：

「近年來國難嚴重，邊疆多事，承全國同胞及新聞界指導與援助，蒙政會工作得日有進步。今後當在中央領導原則之下，繼續努力，尙望不吝賜教，俾有遵循。」

德王於下午三時赴燕京大學校務長司徒雷登茶會之招待，四時在大禮堂演講，題爲「蒙古自治之意義」，到學生五百餘人。演講前由法學院院長陳其田致介紹詞，陳謂德王有三特點：（一）德王爲受過

高等教育、文武兼長之領袖；（二）德王爲平民化之正公；（三）德王爲民族英雄。旋由德王用蒙語致詞，並由其秘書譯爲漢文。其演詞大意如次：

「蒙古民族向未曾受外族之侵略壓迫，民國以來，五族一家，方冀我整個之中華民族發揚光大，不料外蒙於民十二年獨立後，遂入俄人之掌握。九一八事變後，東部內蒙古亦隨日人之掌握，內蒙之西部於是頓呈嚴重之形勢。二十一年三中全会時，本人曾親往南京，向中央及蔣委員長建議自治事項。當時中央以鞭長莫及，未暇遠顧。翌年春熱河失陷，時本人更覺自治之重要，遂大聲疾呼，卒得中央之諒解及各方之援助，於是中央頒布自治原則八項，並助以經費。此過去經過之大略也。蒙政會日前工作之目標有三：（一）內蒙之負責人員以精誠團結爲第一宗旨，蓋非團結不足以禦外侮；（二）速謀發展教育，以喚醒民眾，促進其民族精神及國家觀念；（三）綏靖地方，鞏固邊防。目前正值國家多事之秋，甚願諸君勿存內外之見，多予賜教，以匡不逮。」（註九）

我國駐朝鮮京城總領事館探得偽滿情況，電呈外交部。

我外交部駐朝鮮總領事探得偽滿組織近況、改組內閣詳情及口人奸計，特呈報外交部。原電如下：

「竊查偽組織偽財長孫其昌此次隨同日人至京城，於五月二十四日簽訂『北鮮稅關細目協定』，其僭來之偽秘書長胡宗瀛（其姓名請守秘密以免日方加害），曩任我國農商部司長。總領事爲欲刺探偽組織近況，曾用種種方法思與接談，迄因日人對彼監視未能如願。五月二十六日晨六時，派役將日人武智律師之名刺，赴其寓所邀遊公園，乘間潛至本館。胡某與總領事晤談之際，滿腹牢騷，盡情傾瀉。茲錄其談話如次：

『余之在偽組織工作，實屬迫不得已，九一八事變後，日人對東省官吏監視頗嚴。余因財產、妻孥在東省關係，舉步難能，不能不虛與委蛇。現時偽組織之華人官吏，除少數喪心病狂者外，凡稍有知識之份子莫不眷念祖國，蓋與其作不自由之高官，毋寧作無羈絆之小民，祇以生命財產俱在日人掌握中，有欲罷不能之勢，其情殊可憫也。鄭孝胥原係復辟黨，年來言論多屬企望偽國有真正之獨立，使導儀恢復前清之基礎，與關東軍幹部視東省爲朝

鮮第二之意見有異，因是大遭南次郎之忌。五月二十日下午二時，南次郎持改組內閣之名單入宮，晤溥儀，囑其簽一「閱」字，翌日即交長岡總務廳長發表。時鄭孝胥正批閱公牘，聞訊一驚，此種晴天霹靂，誠非其始料所及也。此次改組偽閣，均係南次郎一人所主張，新舊閣員事前完全不知；張景惠之調任偽國務總理，係因其頭腦簡單，甘作傀儡；張燕卿之調長外交部，係因其長實業部時擬有計畫甚多，具有建國規模，日人疑有野心，故使其投閑置散；于芷山之調長軍政部，係摘其軍權；謝介石有內定駐日偽大使說，係因其爲臺灣人，可資利用。偽組織各部實權，均操諸日人總務司長之手，部、次長不過簽署而已。各項公牘概用日文，需要漢文時，則由日譯漢。每科事務官之比例，大率日二、滿一，各機關職員之薪級日人均高於華人一倍。關東軍推薦之人無不錄用，非有重大過失不敢更動。一切政治之設施，多半效法朝鮮，日人現倡「偽鮮一家」之口號，有持「滿洲建國」之論調者，陽與周旋，陰加毒害矣。關於偽滿建國時，華人之爲虎作倀者，日方均予以酬勞金，多則二十萬，少則三、五萬，彼等少數人之生活業已解決，惟被給予酬勞金者，妻孥不能出東省一步，且款存指定之銀行，日人不時調查用途。此次鄭孝胥被免職，南次郎仍令居長春爲溥儀師傅，不能擅離，聞將給予退職養老金五十萬。日軍近在偽俄邊境者確有十三、四萬人之多，爲防俄計，北滿交通日有進展，黑河、滿洲里一帶均四通八達。輓近五穀不登，農村破產，義勇軍蜂起，華人苦不堪言。日軍畏死，以圍剿義勇軍事實諸偽軍，偽軍不忍戕害同胞，因循不進。日軍無法，迭與義勇軍交綏損失甚重，每日運骸骨而歸者約有三十餘名。關東軍司令部在天津、大連設有機關，專以誘致我國失意軍閥、政客爲務，所費不貲。其以瀋東一帶爲根據，建設「華北共和國」之企圖仍在秘密進行中。惟自最近天津暗殺案發生後，爲虎作倀之華人咸有成心。日人在東省以烟、賭、娼三事，麻醉一般官民，凡設有無線電收音機者，不准收聽南京中央廣播電臺之放送，違者處罰。在東省之日方新聞界時時捏造不利於我國之謠言，俾使一班愚氓無眷念祖國之意。日方復離間在偽組織之華人官吏，使彼等感情破裂，相互猜忌，分成若干派別，以期減少實力。」

所有以上總領事設法刺探之偽組織近況，理合檢同詳載『北鮮稅關細目協定』之『盛京時報』剪報一件，密呈鈞部，仰祈鑒核。」（北鮮稅關細目協定略）

日本海軍中將百武源吾赴成都謁蔣委員長。

日本海軍中將百武源吾本日起赴成都謁蔣委員長。

日軍當局雖不期待有結果，但軍部認為這項會談很重要：可窺知南京對華北態度及完成中日提携之可能。（註一〇）

日本駐華大使有吉明在日發表談話，並將啓程來華。

日本首任駐華大使有吉明自四月二十三日返日以來，迭與廣田暨外務、軍部及其他各當局會商對華外交政策。本日離東京返任時，發表談話如下：

「河北事體甚為遺憾，想華方當能諒解日本態度，從速予以解決。擴大停戰協定一項，雖有耳聞，但無其事。停戰協定區域之伸縮，並非簡單性質。余於歸任後，擬於十四日呈遞國書，是否赴華北尚未決定。中日關係之調整已漸漸進行，然最好能使河北問題早日解決。中日間問題性急則不可。中日航空聯絡到何程度，現尚不明。總領事會議決即召開，以聽取各方情報。三人行必有我師，其中當有諸種意見。西南方面之排日，聞已嚴重取締，此誠良舉。關稅提高，決與華方作十分之折衝。不許提高關稅，係一種內政干涉。然而此事決非可由正面提出者。外務與軍部意見不一致之事，絕對無有。日本之對華方針業已決定。中日兩國應共同擔任東亞和平，如能著眼及此，則前途一切自可判明。華方亦應以大局的見地，處理此後之問題。」（註一一）

註一：國聞週報，十二卷二二期，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頁三。

註二：國民政府公報，令，第一七五九號。

註三：國民政府公報，指令，第一七六〇號。

註四：國聞週報，十二卷二二期，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頁二；及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中研院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四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四、五日

五二一

近史所，民國七十三年，冊三，頁四七五。

註五：史政局：「北平軍分會三年」，頁一〇七。

註六：同註五，頁四一及一〇七。

我政府以酒井蓄意侮華，肆言無忌，特電駐日大使蔣作賓向日本外務省提出抗議。旋得蔣大使覆電稱：日本廣田外相向渠表示：

一、廣田首先請原諒其政府處理此次事件之苦衷。

二、關於酒井等之言動，渠深表歉意，並允當即轉達軍部請其糾正。

註七：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五日，三版。

註八：同註七。

註九：同註七，四版。

註一〇：同註四，頁一。

註一一：同註四，頁二。

五日 蔣委員長在成都行轅召集川軍將領講「剿匪與整軍之要道」。

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今日在成都行轅，召集川軍將領講「剿匪與整軍之要道」，指示裁兵、整軍爲救川、救國與自救之第一要圖，希望川軍各將領擴大胸襟，把握時勢，以天下國家爲己任。

蔣委員長講詞之要義如次：

「現在我們剿不了土匪，並不是土匪怎樣厲害，完全是因爲我們自己的軍隊不健全。我們今後如不趕快想一個辦法來整理軍隊，我敢斷言：不僅土匪不能澈底剿滅；而且四川的政府以及地方上一切事業都無從著手改良；建設新四川將成爲一句空口號；四川七千萬人民的痛苦，必定無法挽救；各位將領自身亦必不能成功立業。」



講到整理四川的軍隊，第一件根本的事情，就是先要裁兵。我看以現在四川兵額之多、部隊之雜，至少要裁在半數以下，然後才可以談到整理。……兵不在多而在精，古今中外無數的事實可以證明。我們今後整理軍隊，絕對應重質不重量，絕對不必求單位多，而要求每一單位的内容充實、力量足夠。大概你們沒有不願意所帶的部隊能使戰鬥力增強與充實，我告訴你們，惟有裁減兵額、縮編單位，然後方能充實内容、改良素質，才是增加戰鬥力惟一有效的辦法。如果再要像過去一樣，表面上擁有十數萬之眾、若干師、若干旅，只是鋪張得一個空架子，實際上餉械缺劣、精神渙散，這不過是離心離德的幾萬烏合之眾的飢軍，一點也沒有力量，不僅不能作戰，且將不戰自亡。

你們的軍隊，一切訓練、精神、紀律且不講，只就經濟一項而論，現在因為兵多餉絀，一般士兵不僅月前全無，而且有許多兵士求一飽而不可得。這種情形，過去或許還不十分嚴重，現在有中央調來的軍隊同在一塊兒作戰，他們每個士兵每月都可得到七塊錢的餉，彼此相形見絀，試問大家，有甚麼辦法可以安你們一般的兵心？但是這件事並不能怪中央，不能說中央對四川的軍隊歧視。因為四川的軍隊，當初既不是奉准中央的命令而編練的；也沒有經過中央的點驗核准，如果經過中央的點驗和承認，當然每個月可以照中央軍隊、樣的發餉。所以這件事只有你們一般高級將領自己想辦法、自動的裁減，才可以得到解決。

四川素稱富庶，向來還要解款到中央或協助外省，所以無論如何困難，只要大家覺悟，我可斷言：以四川的錢一定能解決四川的問題；建設新的四川而有餘，決沒有非請求中央補助不可的道理。」（註一）

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電呈蔣委員長等，報告日、偽軍動態。

軍委會北平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本日電呈蔣委員長及行政院長汪兆銘，報告日本及偽滿軍隊動態；蔣委員長復電謂或與冀、津問題有關。其往來電文如下：

「特急。成都委員長蔣：倪密。南京院長汪、軍事委員會：極密。連日據報多倫偽軍李守信部已到大梁底，聲稱在其附近演習。又聞長城各口，如馬蘭峪、喜峯口、古北口之日軍亦紛向熱西移動，似對察省有所企圖。究應如何應付之處？乞核示。職應欽。歌亥行秘印。」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五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五日

五二四

蔣委員長復電：

「冀、津問題日內即可相當解決，日方對察之種種動作或與冀、津問題有連，應於冀津問題解決後，速與切實交涉制止。」（註一）

行政院長汪兆銘、教育部長王世杰通電各省全力推行義務教育。

行政院長汪兆銘本日電各省、市政府設法寬籌義教經費，並與教育部商定下年度義教推行計劃。電文如下：

「推行義務教育爲復興民族之基本工作。二十四年度，中央對於義教經費已正式列入預算；實施辦法大綱並經行政院通過。惟茲事體大，中央與地方能協同進行方能推行無阻。關於中央義教經費支配標準，須視地方自籌經費成數而定。該省、市應即設法寬籌經費，迅與教育部訂定下年度義教推行計劃，並應督促所屬仰體中央意旨全力從事；鼓勵人民一致協助，務使全國上下，咸集注於此項運動，民族前途實利賴之。汪兆銘五日印。」

教育部長王世杰本日電各省主席及各市長：

「義務教育爲一切建設之基礎。人民不受教育，即極淺易之文告，至簡單之現代生活常識，均難與言，遑論與之圖治謀國，復興民族。中央有鑒於此，已決定自二十四年度起，竭力推行義務教育。其辦法大綱及中央經費支配辦法業經行政院通過。除分發教廳、局並電令迅速辦理外，務請執事督率主管廳、局切實辦理。素仰執事熱心教育，對於義務教育尤所關懷，至祈迅速進行，爲荷。」

又電魯、晉、豫、冀、粵、桂、湘、川、浙、蘇、鄂、皖、贛、閩教廳長云：

「該廳應以推行義務教育爲下年度之重要工作，每縣以平均增設短期小學之數量，暫以十五校至二十校爲最低限度；其經費以各省自籌半數以上爲原則。該省在下年度內，對於此次新增義務教育經費，究能自籌確數若干？仰即商承省主席，於本月十四日前電部。如遇必要時，並仰親自來部，或派員來部洽商。」

另電陝、黔、察、綏、寧夏、西康、青海、新疆等省教廳云：

「該省各縣平均增設短期小學之數量，暫以十校至十五校為最低限度，亦於十四日前電部。」

王部長又電南京、北平社會局及上海、青島教育局暨威海衛專員公署云：

「實施義務教育暫行辦法大綱暨下年度中央義教經費支配辦法大綱，業經行政院決議通過，並由本部另行通飭遵辦在案。該項實施義務教育暫行辦法大綱，除充實學額增設二部制外，重在增設一年制短期小學。該局、署應即以推行義務教育為下年度之重要工作。其增設小學及短期小學之校數，以能容納現有失學兒童數五分之一為標準，其經費以該市區自籌半數以上為原則。該市、區下年度內對於此項新增義務教育經費，究能自籌確數若干？仰即商承市長，于本月十四日前電部，以為中央義務教育經費支配之標準，如遇必要時，並仰親自來部或派員來部洽商。」

(註三)

日本特務機關人員四人自察省多倫到張北，被我駐軍阻留。

日本駐察哈爾多倫特務機關人員四人，着便服，持其特務機關執照，共乘一輛汽車，由多倫赴張家口，本日下午，行至張北縣北城門時，我守衛崗兵要檢查入境護照。察哈爾省政府和日本領事曾有規定：日人出入察省，必須由領事致函省府，批准發照。此次日人未帶護照，並且來勢汹汹，不受檢查，硬要強行通過。我二衛兵上了刺刀，站在車前，阻車前進。正在爭持不下，我守衛排長出來，將四日人帶到張北縣城內師司令部。

駐守張北一帶的是第一二二師，師長趙登禹，他一面用電話向張垣省政府請示；一面將四個日本人送到師部軍法處。

察省主席宋哲元是軍委會北平分會委員，每星期三從張家口到北平出席會議，此時正在北平；察省政府打電話到北平，宋哲元不在家，八小時後，才打通電話。宋哲元與察省民政廳長兼二十九軍副軍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五日

五二五

長秦德純商量之後，認為「將日本人扣押着也不是辦法，此次姑准放行，以後不帶護照，一律不准通過。」四名日人乃於次日上午釋放。

此次事件，日人稱為「第二次張北事件」。（註四）

河北遵化縣長何孝怡為孫永勤事件去職。

河北遵化縣長何孝怡因孫永勤部竄擾一事，呈省府請辭，省方已予照准。（註五）

綏遠舉行漢蒙聯歡賽馬大會。

綏遠省主席傅作義本日下午在歸綏主持漢蒙聯歡賽馬大會，內蒙王公及各旗札薩克協理及夫人多人參加，跑馬場觀眾達萬餘人。

傅夫人劉女士以午宴款待各王公夫人，此為漢蒙婦女首次聯歡；傅作義並訂日內邀各王公作郊外旅行，舉行漢蒙聚餐，目的地為綏市北二十里之烏索圖召。（註六）

國聯鴉片顧問委員會稱許我國禁毒成績。

國聯鴉片顧問委員會第二十次會議今日在日內瓦結束，通過行政院之報告。該報告概述一年來世界禁毒情形，而尤注意於遠東方面私販狀況；關於中國禁毒成績，並列為專章。委員會之主要決定為：將「各政府應採取何種方策，查封非法毒物製造廠」之一案，列入下屆會議議程中，委員會並已訓令秘書處，研究全世界烟民及其銷耗毒物約數，並根據截至目前業經破獲之私造毒物機關之總數，估計其出產量之總數，以觀全世界走私毒物究有幾何？

委員會對中國政府新近施行之禁毒條例，加以認許。一致贊美其禁毒之努力，而各委於將委員長對

禁毒之雷厲風行、力行不懈，尤深欽佩；以爲蔣氏顯已明瞭中國禁烟方法，非加以重大改革不能爲功，故毅然決然，以可行之六年禁絕計劃，代以不可行之立禁計劃；此外，若雲南等處毒產之減少、戒毒院之設立，一年中治癒染毒癮者八萬一千人；及罰則之嚴厲等等；均予委員會以良好印象。

委員會對「滿洲」及熱河之狀況深致扼腕，惟顯然不願在公開會議中討論，但深知此項事態之嚴重，中國政府不能負責，而影響所及，殆將牽制中國政府在華北及其他各處之努力。

又關於中國最新禁毒條例，委員會已定於下次會議討論；若干委員對禁毒稅收尙無統計，表示遺憾。總之，中國在過去十二個月內其對全世界禁毒進行之貢獻，較任何他國爲鉅，已得確證，而在國際地位上體面之增加，無可否認者。（註七）

南京日本領事須磨、武官雨宮巽分謁我外次徐謨、唐有壬。

南京日本領事須磨於本日凌晨九時至外交部謁次長徐謨，稍談即去；十一時半又謁唐有壬次長，談一小時始辭。日海軍武官雨宮巽於本日凌晨亦謁唐有壬有所商談。（註八）

註一：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頁五八八。

註二：「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日本的侵略」，頁六七七。

註三：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六日，三版。

註四：秦德純：「海濱談往」，民國五十一年十一月三十日，自印本，頁六〇；「北平軍分會三年」，頁五一。

註五：同註三，四版。

註六：「國聞週報」，十二卷二期，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頁六。

註七：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七日，四版。

註八：同註三。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五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六日

五二八

六日 國民政府明令：張厚琬代冀省主席；商震兼代天津市長。

行政院長汪兆銘於六月一日兩次電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研商河北省主席于學忠調職之事，前電略稱：

「……蔣委員長復電未到，而形勢迫切如此，弟擬提出院議，于學忠另有任用，以張厚琬暫行兼代；張廷謨另有任用，以政整會秘書長俞安驥暫行兼代。」

次電則請婉勸于氏自動提請辭職。經何與于氏商談結果，于以來去均秉中央命令而行，只要中央有令，彼即絕對服從，但絕不自動辭職。當時何亦頗壯其所為，遂於當日電復行政院，代達于氏之意，並於六月二日再電行政院，並建議將委員長，主張河北省主席繼任人選，以擇一北方人中資望相當者充任為宜。

不料六月三日，又接汪電，謂連接蔣委員長三電，主張河北省主席由何應欽暫行兼代；商震任天津警備司令；王克敏任天津市長。于氏之出處則另行想定，同時發表。何當即於同日電復，堅卻暫代河北省主席的擬議，仍請汪照原來的過渡辦法，提請由張厚琬暫代，以便何有時間，專心致力於軍分會工作。（註一）

國民政府本日發布命令：河北省主席于學忠免職，由張厚琬代，令曰：

「特派于學忠為川陝甘邊區剿匪總司令。此令。」

河北省政府委員兼主席于學忠另有任用，于學忠應免本兼各職。此令。

派河北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廳長張厚琬暫行兼代河北省政府主席。此令。」（註二）

新任天津市長王克敏在滬，與駐平政整會委員長黃郛接洽事宜，俟入京請示後，再行北上履新。行政院本日令商震在王克敏未到任前暫行兼代市長。商震將於七、八日來津，其所轄之三十二軍軍部亦移

駐天津。(註三)

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邀集軍政各方要人商中日交涉。

北平軍事當局、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以河北問題述口正在交涉中，爲磋商善後辦法起見，特於本日凌晨十時邀集軍政各方要人舉行談話會，詳商一切。(註四)

日武官雨宮巽晤我外交部次長唐有壬。

日本使館武官雨宮巽本日會晤我外交部次長唐有壬，對中日外交問題有所接洽。(註五)

日本陸軍省向北平、天津、南京武官及駐軍司令發出重要訓令。

中國駐日大使蔣作賓於六月五日正午訪日本外相廣田，提出對河北問題的解決方案；午後三時四十分再訪廣田，就華北問題國府之對策作種種懇談，寄望廣田了解。廣田以日本政府已決定該事由兩國軍事當局於現地解決，希望華方拋棄華北對日之二重政策。於是蔣大使立即約以即電請本國，從速予以解決。

日本外務省今日將蔣大使的提案內容轉告陸軍當局，陸軍省認爲：「觀該提案，感覺甚不滿足。且在華方自體，亦無從認爲其有誠意。」加上本月四日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仍否認「藍衣社」之存在，於是日本陸軍中央部本日向北平、天津、南京日軍部當局發出重要訓令：「萬一之時，爲斷乎粉碎起見，採取萬全之手段，予以妥當之施政。」

於是駐津日軍參謀長酒井隆根據訓令向華北當局；日使館武官雨宮巽則向南京政府當局，表示事件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六、七日

五三〇

解決上所必要之重大意思。(註六)

註一：「北平軍分會三年」，頁一〇四。

註二：國民政府公報，令，第一七六一號。

註三：「國聞週報」，十二卷二期，一週問國內外大事述要，頁三。

註四：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七日，三版。

註五：同註四。

註六：同註四。

七日 國民黨河北省黨部自北平遷保定。

中國國民黨冀省黨部本日奉中央電令，以冀省府現已遷保，為將來工作便利起見，應即日遷移。黨部方面奉令當即積極準備一切，自平遷保。(註一)

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黃郛連日與天津市長商河北問題。

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兼內政部長黃郛於本月五、六、七日三天，均與天津市長王克敏在上海會商河北問題。

王克敏對天津施政方針，亦向黃郛請示。

大公報經理胡霖離日返國，向駐平政整會委員長黃郛密陳視察感想。

大公報經理胡霖(政之)於分訪日本朝野要人後，本日離日返國。其視察感想，有密件陳駐平政整會委員長黃郛參考。原文如下：



一、日本政情較前安定，惟政府無力。緣自九一八事變以後，軍隊得勢，少壯軍人本褊狹的愛國心理，簡單的國際認識，垂以積年對資本社會之不平，與議會政治之厭惡，湊合爆發，勢不可遏。元老重臣、朝野領袖僅能隨勢節制，不敢過予裁抑，恐更反動，愈難控御。年來法西斯氣焰表面緩和，潛伏勢力仍然存在。政黨財閥概被懾服；輿論人心多被支配，去常軌尚遠。識者縱有穩健主張，有事時終易為急進者曳之而趨。此種情勢，三、五年內難望轉變。

二、廣田對華政策確得各方同情，惟因上述關係，表現不能合拍。日方有識者甚望我認清主流、審度時勢，凡事迅赴事機、忍耐肆應，勿為好事者所乘。至於軍人心理焦慮國防，對我疑懼不安，在未得相當安心以前，糾紛殆無止境。

三、日本工業，因工人愛國，勤勉奉公，有意外的發達。工人每日工作率在十小時至十二小時。普通工廠多兼製造軍需品，生產能率甚強，尤以農村工業化、家庭工業化之結果，婦人、孀子參加生產，故工資奇廉，成本益為低減，而學術技能進步，製品素質改良，推銷遍於世界各地，此其最大之強點。

四、社會情況，因生計競爭劇烈，非有相當能力不易覺得工作。尤以年來非常時思想盛行，左翼分子活動幾已絕跡，且多轉向。惟右傾團體思想根柢不深，組織過於複雜，一時雖似有力，歷久常有變化。政黨政團皆在苦悶之中，人財兩缺，局面混亂，農村情況仍不佳。」（註三）

問題。

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須磨彌吉郎訪外交部次長唐有壬，要求從速解決中日之間諸

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須磨彌吉郎本日訪我外交部次長唐有壬，除要求從速解決河北問題外，並對一國民政府對日誠意之具體化，表明日本政府率直之決意，促國民政府善處辦法。同時要求解決中日之間懸案，如嚴格履行中國全土之排日取締；即時停止非法韓人之庇護與援助；整理舊債等。」（註四）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七日

日使館武官磯谷廉介到天津出席日軍司令部會議。

日本駐華大使館首席武官磯谷廉介少將，爲與華北駐屯軍商討所謂最後手段之決心，本日特由南京北上，抵達天津後，即於上午八時，在日租界日軍司令部會議廳舉行擴大軍事會議，由梅津司令官主席。與會者，除磯谷外，尚有酒井、高橋、關東軍參謀長榮脅、駐榆關特務機關長儀我、華北駐屯軍高級參謀石井、偽「滿」總務廳駐津特務機關長青朽及憲兵隊長池上遷等多人。這次會議內容經我方情報人員完全偵知，要點如下：

一、梅津首先致詞，並報告日本陸軍省之訓令。此訓令之大意爲：

(一)依目前情勢的演變，恐難避免不祥事件之釀成，在華日軍應有粉身碎骨之準備。

(二)在津之中國東北艦隊，有乘虛出擊之可能；天津華方保安隊實力強大，如戰事發生，可一舉消滅天津駐屯軍，佔領日租界。

(三)華北駐屯軍應有採取斷然手段之處置及必要之準備。

二、酒井隆報告河北事件交涉之經過：

(一)聲稱何應欽不只否認藍衣社之存在，而且口出強硬之言，令人憤慨。

(二)並謂何應欽蓄意侮辱軍部，輕視日軍負責代表，至感不滿。

三、池上憲兵隊長有關最近情報之報告：

(一)國民政府行政院長汪兆銘不能支持全局，蔣委員長又有意迴避於四川山中，避不負責，日方絕不認可華方之拖延。

(二)華北在調防期間，秩序變亂，尤以東北軍起投無路，恐真應驗陸軍部之訓令。

(三)華北駐屯軍似應根據軍部之訓令，採取斷然手段。

四、對華方交涉方式及軍事準備之決議：

(一)由華北軍部負責向南京政府提出嚴重抗議，華北排日問題決非更換一二官吏即可解決；尤以于學忠免一省主席職務，而兼任三省職務，實無誠意。

(二)準備萬一之計畫，為以華北駐屯軍為主體，佔領津浦線黃河北岸及天津。

(三)關東軍出榆關維持戰區治安，監視灰色軍之戰區保定隊劉佐周諸部。

(四)熱河駐軍迅速出占北口，佔領北平，同時下張家口及察東，壓迫駐北平之中央軍徐庭瑤、黃杰、關麟徵諸部隊。

五、上述各項軍事準備完成後，由華北駐屯軍提出哀的美敦書，限廿四小時內答復左列全部要求：

(一)根據辛丑天津條約，要求嚴懲暗殺案禍首，及接濟義勇匪軍係永勳而破壞戰區治安之禍首。

(二)取消華北藍衣社。

(三)撤退華北黨部。

(四)擴大非武裝地帶。

(五)凡係抗日部隊即時實現離開華北。(註五)

日本參謀本部中國課長喜多誠一赴津，商河北問題。

日本參謀本部中國課長喜多誠一為視察現地狀況，並傳達日本陸軍省中央部之意思，負重大使命，急行華北。本日午後一時由東京出發，一路赴津。該員在車中談話如下：

「此後陸軍之態度，已於六日發出重要訓令，故余並無新訓令持往。從來雖接到現地之種種報告，然徒以情報不甚充分，而難判明狀況，故對駐外武官除傳達中央部之意旨外，並視察實況，以備與現地軍部作充分之協議。因此關東軍方面當亦派遣某人來津，在現地與磯谷少將及駐屯軍首腦部及其他各武官等，集合於一堂，而加以討議之事，亦係任務之一。」(註六)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七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七日

五三四

班禪告青海、西康民衆，共同抗禦共軍。

班禪大師自駐節塔爾寺後，講誦經典，並向各王公民衆宣示中央德政。最近川中赤匪經大軍圍剿，已至山窮水盡之境，大有逃竄青海之勢。現沿川、康邊界雖經馬軍長佈防週密，班禪大師爲安定人心計，特印發宣傳品多種，詳言共匪禍國之烈，並派員前往各地廣爲宣傳，使民衆自動抗禦。各種宣傳品，均用漢、藏文合璧。茲錄其爲共匪禍國告青康民衆書如次：

「青海、西康兩省及拉卜楞的各土司、王公、千百戶暨各寺大喇嘛、呼圖克圖、各縣僧俗父老、昆弟、姊妹均鑒：中華民國是建築在漢、滿、蒙、回、藏五大民族公共身上的，中國國民黨是領導各民族到平等自由路上去的，國民政府是替全中國人民服務，達到國泰民安的機關。所以我們應該團結一致，擁戴這福國利民的黨國，各盡其力，來健全這公共的中華民國。凡是有利於黨國、人民、宗教的事，我們當老百姓的應該飲水思源，一致擁護。凡是有害於黨國、人民宗教的人，應該同仇敵愾，大家起來切實剷除的。」

近幾年，你們不是常常聽到政府打共匪、殺共匪嗎？這爲什麼呢，因爲他們都是一些失意的人，和無靠的流氓集合的羣衆，所做出來的事盡是殺人放火，危害黨國，危害世界的匪事，所以政府纔請蔣委員長督師征剿。他們的巢穴就在江西省，蔣委員長帶了中央的軍隊把他們打敗了。他們就跑到四川、貴州和陝西的邊境，中央軍又繼續追剿，殺滅了許多的共匪，各地的老百姓都幫著中央來驅滅這禍國殃民的共匪。

爲什麼老百姓也要幫著中央軍隊來打共匪呢？因爲共匪走到一個地方，先就焚燒寺廟，搗毀佛像，慘殺喇嘛，弄得唸經的聲音也聽不見。凡遇年老的人，他說這是廢物，就隨便殺斃。遇著年輕的漢子就拉去當匪，一遇戰事叫你先去衝鋒，這是何等的慘酷。遇著年青的婦女一律拉去當作牛馬，供給共匪的獸慾。遇著有錢的，有田地牛馬的，他就講共產，完全沒收，由他們享受去了。遇著貴族的王公、土司，他就講階級鬭爭，不獨取消各職充沒財產，還要你做最下賤的苦工。這類殘暴的事蹟太多，所以人人不得不恨他，尤其是佛教的大魔障。



聽說共匪又在四川、貴州戰敗了，他們打算逃到西康和松潘、青海一帶，行見共禍快要臨到佛地了。各地的僧俗民眾應該組織起來與本地駐軍合作，預備抵禦這摧殘宗教的大敵，切不可輕信他們甜蜜的宣傳，使你家人亡。我本著救人救世的婆心，特來奉告，萬不要上了共匪的當，使宗教一蹶不振。只要五族精誠團結，軍民合作，這點區區殘匪，一定可以殲滅的。就此祝各同胞的健康。護國宣化廣慧大師西陲宣化使班禪額爾德尼啟。」（註七）

日、偽軍在察東大梁底演習。

察省民政廳長秦德純前日來北平，昨日謁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報告察東近況，本日與德王、軍分會委員蕭振瀛同車返察。

據關係方面消息，察東日、偽軍集結於大梁底者約三千餘人，連日舉行演習。（註八）

註一：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八日，三版。

註二：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六、七、八日，三版。

註三：沈雲龍編：「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下冊，頁八七七。

註四：「國聞週報」，十二卷二四期，一週間國內外大事提要，頁一。

註五：「北平軍分會三年」，頁一一〇。

註六：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九日，三版。

註七：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四版。

註八：同註一。

八日 蔣委員長與行政院長汪兆銘、軍政部長何應欽，討論北平中央軍南撤問題。

行政院長汪兆銘本日致電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軍政部長何應欽，謂日本軍部意見，非中央軍撤退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七、八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八日

五三六

不能罷手。原電如下：

「成都蔣委員長：北平居仁堂何部長：渙密。敬之兄陽西行秘電誦悉。昨日兩宮未來，只須磨來晤有千兄，以第三者資格，述日軍部之意見，非中央軍撤退，不能罷手。經有王兄駁覆，須臾亦知無理可講。照最近情形，日軍部始將重演一二八之故事，屆時強中央軍撤退，中央軍如不應，即成衝突。以正義言只有此途，成敗利鈍，在所不計；若爲顧全著想，則只有對日方口氣絕不放鬆，而即日由軍分會以尋常調動軍隊之形式，命令在平、津附近之軍隊稍爲南移，使彼無所藉口。惟此事宜即日行之，若遷延二、三日，則彼方強我撤退之通知與彼方軍隊之前進同時並到，無可避免矣。此事似宜交由敬之兄相機處理，弟當共同負責也。弟兆銘。庚辰印。（南京）」（註一）

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接到汪院長電文後，電蔣委員長及汪院長報告日軍在津會議內容，及我方相應計劃，並建議將北平中央軍調往保定或長辛店以南，藉以緩和情勢。蔣委員長覆電，不以中央軍南移爲然。其往來電文如下：

「特急。成都委員長蔣：南京鐵道部一號官舍院長汪：漁密。極密。汪院長庚電奉悉。據報：陽晨梅津、酒井、磯谷等在津會議，並決議由華北軍部負責向南京政府提嚴重抗議，內容大致以華北排日問題，決非更換一二官吏即可解決，尤以于學忠免一省職務而任三省職務，實無誠意，顯然易見。其準備萬一之計畫，以華北駐屯軍爲主體，佔領津浦線黃河北岸及天津；關東軍出榆關，維持戰區治安，監視灰色軍之戰區保安隊；劉、何、周諸部；熱河駐軍急速出北口，佔領北平，同時下張家口及察東，壓迫駐北平之中央軍；以上諸種準備妥當，將於一、二日內擬就哀的美敦書，促南京政府廿四小時內答復等語。聞磯谷、酒井定今晚來平，明晨或將來見，萬一彼等仍以嚴重軍撤退問題，可否由職斟酌情形，自動將北平附近中央軍調往保定或長辛店以南，藉以緩和形勢，顧全大局，如何態度，提出中央之處？立候五小時內示遵。職應欽。庚中行秘印。」

蔣委員長批復：

「庚申電悉。對方會議內容無論真偽如何？而我方不能不相當布置，以防萬一。部隊南移此時切不可行，否則

非特不能緩和形勢，且適中其計，徒促黨國之崩潰。即欲移動亦須待相當之時期，確定整個計畫，自動遷移，此時只可盡我人事，聽其天命，不可過於求全也。」（註二）

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手諭嚴密取締平、津一帶有礙邦交之秘密結社及秘密團體（指藍衣社）。

軍委會北平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本日發下手諭，嚴令平、津軍、政、憲、警各機關嚴密取締有害邦交之秘密團體。令云：

「國家交鄰之道，首重親睦，平、津兩市為各國人士薈萃之區，應使中外感情融洽無間，以得增進中外之邦交，著即嚴令平、津兩市長、平津衛戍司令、北平憲兵司令注意嚴查，如有有害於邦交之秘密結社及秘密團體，務予嚴加取締，勿使存在，並將辦理情形具報，為要。」（註三）

又北平軍分政治訓練處結束，本日全部停止辦公。（註四）

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對日本記者稱，河北問題處置已如日方希望。

軍委會北平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本日接見日本大阪新聞記者本鄉，表示河北問題處置已如日方希望，且得軍委會蔣委員長、行政院汪兆銘院長之採納。雙方談話內容如下：

本鄉：為打開華北時局之糾紛，閣下如何措置？

何代委員長：中、日兩國親善提携，為我中央既定方針。鄙人始終本此方針，以互尊互諒之精神，真誠無偽之態度，對於一切問題務希得圓滿之解決，以增進兩國國交之敦睦。

本鄉：截至今日止，日本之希望已履行到如何之程度？

何代委員長：鄙人所採之措置，截至今日止，可說者已如貴方之所希望，凡此皆有事實證明，勿待再言。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八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八日

五三八

本鄉：蔣委員長對此事取如何對策？對此閣下有何進言？

何代委員長：蔣委員長之根本方針，在達到中日親善提携，互謀東亞大局之和平，所有中央諸領袖亦均抱此同一之主張。鄙人對此項問題處理，隨時均呈報蔣委員長及汪院長，並貢獻處理之意見，蔣委員長與汪院長頗能採納。蔣委員長並主張凡於中日兩國國交有碍之情事，必須一律加以改善，以謀中日親善提携之實現。（註五）

河北省代主席張厚琬等報告冀省主席交接情形。

河北省代主席張厚琬與省府委員等人電呈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會委員長黃郛、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報告河北省主席交接情形。原電如下：

「成都委員長蔣：上海黃委員長：北平何委員長：密。于主席今日交卸起程赴平，厚琬遵令暫行兼代篆務。河北情形萬繁，厚琬等竭蹶主持，深恐貽誤前途，務祈速請中央早簡賢能，俾厚琬等得以稍輕咎責。臨電惶悚，謹候鈞裁。河北省政府委員張厚琬、魯穆庭、鄧道儒、胡源匯、魏鑑、張蔭梧、查耀叩。齊印。」（註六）

河北省公安局通令保護日本軍用電線。

河北省省會公安局本日奉天津市政府轉來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電令：

「據稱天津日軍參謀長要求，日軍在北平、天津、塘沽間所架設之軍用電話線，在廊坊、落垓、張莊、東城兒各地，請予以保護。軍分會著即通飭所屬軍警，對於日軍軍用電話線務須切實保護。如有破壞或妨害者，一經查出，應以軍法從事，決不寬貸。」（註七）

日本關東軍召開幕僚會議，決定對河北交涉的最後態度。

日本關東軍對河北問題，於五月三十一日聲明「保留自衛權之發動」後，決定派關東軍特務機關長

土肥原賢二赴華北。七日謁由瀋陽到長春的日本陸相林銑十郎接受訓令。

林銑十郎在長春大和旅館聽取參謀長西尾之報告後，對於河北問題發表談話如下：「華北駐屯軍部之要求，係內地各方一致之意見，華方對此要求，態度辨明後，再予以對處，然今後到何程度，尙難預測。」

關東軍當局於陸相林銑十郎前來長春的機會，本日召開幕僚緊急會議，決定關東軍對河北問題的最後態度。（註八）

外交部等限制外人內地行獵。

外交、實業、內政三部以外人在我國各地行獵，往往逾出指定範圍，茲商定兩項法如下：

一、主管廳根據舊狩獵法施行細則第八條，行文地方官廳，徵其意見時，指令狩獵人切實指定狩獵地點，並將地點填載證書，隨身攜帶，以便檢查。

二、又如指定狩獵地點在內地時，應在狩獵證書上註明；前往該地狩獵時，仍須攜帶內地遊歷護照。（註九）

成都市民大會，舉行剿共宣傳運動。

成都四、五萬人民今日舉行熱烈之「剿匪宣傳運動」，盛況爲前所未見。上午九時先在公共體育場舉行市民大會，各機關、團體、學校俱一體參加大會。由劉湘之代表嚴嘯伴主席，致詞後，蔣委員長之代表行營駐川參謀團主任賀國光及考試院長戴季陶等相繼致詞。嗣於高呼口號後，通過議案四件：（一）致電前方，慰勞將士；（二）請求蔣委員長嚴飭各軍，肅清殘匪；（三）請求蔣委員長整飭紀綱，改革川政；（四）請求蔣委員長獎勵剿匪有功將士，救濟受傷官兵。散會後，全體遊行，下午分隊演講並舉行遊藝會。（註一〇）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八、九日

五四〇

註一：「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日本的侵略」，頁六七八。

註二：同註一，頁六七九。

註三：「國聞週報」，十二卷，二四期，一週問國內外大事述要，頁二。

註四：同註三。

註五：同註三。

註六：同註一。

註七：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九日，四版。

註八：同註七，三版。

註九：同註七。

註一〇：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十日，三版。

九日 日本駐華武官磯谷廉介、駐津日軍參謀長酒井隆等催促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接受並履行日方要求。

日本駐華大使館首席武官磯谷廉介本日上午九時訪我軍委會北平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傳達日本軍部對河北問題的意見，但不負交涉之責。十一時，駐津日軍參謀長酒井隆、日使館武官高橋坦三訪何應欽於北平居仁堂，催促全部接受並履行日方要求。何氏當即口頭答覆：各項要求，我方大致已接受，並說明中央對日方針：

一、對於日方希望之點，截至昨日：

(一)于學忠、張廷諤已他調。

(二)軍分會政訓處已結束，憲三團已他調。



(三) 河北省黨部已移保定，天津市黨部已停止工作。

(四) 日方認為有礙兩國邦交之團體（如勵志社、軍事雜誌社）已結束，一切妨害國交之秘密組織已嚴令取締。

(五) 五十一軍已決定他調。

二、蔣委員長對於中日問題之見解，於其今年二月十四日對大阪朝日新聞記者之談話，可以見之。中、日必須親善提携，方足互維東亞大局之和平；此乃我中央既定之方針，亦即蔣委員長之方針，迄今並無變更。凡此皆有事實可以證明，非僅言語所能掩飾。但酒井隆、高橋坦仍不滿意，又提出四項要求：

(一) 河北省內，一切黨部完全取消，包括鐵路黨部。

(二) 五十一軍撤退，並將撤退日期告知日方。

(三) 中央軍第二師（按即黃杰部）、第廿五師（按即關麟徵部）他調。

(四) 排日行為之禁止。

並謂希望即日辦理，否則日軍即自由行動。又謂：前三項均係決定之件絕無讓步可言，並請於十二日午前答覆等語。當時情況異常緊張。

同時，酒井隆並交來繕寫之日文文件一份（計三頁），其內容如下：

第一頁、中國方面迄今依交涉承諾之事項：

一、蔣孝先、丁昌、曾擴情等之免職。

二、于學忠及張廷諤一派之免職。

三、第廿五師學生訓練班之解散。

四、天津市黨部之解散。

五、憲兵第三團之撤退。

六、軍分會政治訓練處之解散。

七、藍衣社類似機構之撤廢。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九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九日

五四二

八、勵志社北平支部之撤廢。

第二頁

一、撤退之各機關，不得再進入；又足使對日關係有不良之虞之新人或新機關亦不得進入。

二、省、市職員人物之事項。

三、約束事項及監視糾察手段。

第三頁、未著手事項：

一、河北省內黨部之撤退。

二、五十一軍之撤退。

三、中央軍之撤退。

四、全中國排日、排外行為之禁止。

此項書面要求第(四)項，與口頭要求不同者，將「排日」行為改為「全中國排日、排外行為」，範圍已予擴大，同時，酒井隆談畢而去，俄頃又重返，向我再加說明稱：「中央軍調離河北，係日軍部之決議，萬難更改。」等語。

午後，酒井隆再託人面告何應欽：謂頃接日本軍部來電：

「河北省內國民黨部取消，及中央軍撤離冀境兩事，必須辦到，並須於十二日以前答復。又云，如將今日所提各項辦到，則河北問題即可告一段落，並囑：此事完全由駐屯軍負責辦理，我方（按：指中國）不可再向外界進行接洽，或其他策動，否則事態將益致擴大，不易辦理等語。」（註一）

日本為增強威脅聲勢起見，關東軍以步兵一大隊屯山海關，獨立混成旅第十一旅團主力出古北口，以飛機一中隊集錦州，另由旅順要塞部派出「藤」、「葛」兩驅逐艦，駛至大沽。以海、陸、空軍三方面之聲勢，向我作全力之恫嚇。（註二）

酒井隆並對日本電通社記者稱這次會晤乃是「明確告以關於澈底解決河北問題之日方態度，要求解決之答覆。何（應欽）答以關於本人權限外事項之處理，須遵中央指示辦理，故礙難即事答覆。」（註三）

對於日方要求，何應欽當即電呈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行政院長汪兆銘請示。其原電如下：

「成都。委員長蔣：南京鐵道部一號官舍。院長汪：漢密。今日酒井等來見，對於此間已辦諸事，認為尚未滿足，對以下四點仍希望即日辦理，否則日軍即採斷然之處置：（一）河北省內一切黨部完全取消（包含鐵路黨部在內）。（二）五十一軍撤退，並將全部離開河北日期告知日方。（三）中央軍必須離開河北省境。（四）全國排外、排日行為之禁止。並謂前三項均係決定之件，絕無讓步可言，並請於文日正午前答復等語。職意目前情勢十分緊迫，對此四點，祇有即日分別自動辦理，其（三）、（四）項，擬請中央決定下令；第（二）項正由此間辦理中；其第（三）項職意原擬將廿五師調離河北、第二師仍駐保定，但酒井等謂係日軍部之決意，萬難變更，故第二師亦須即日調離河北等語。乞迅賜示。職應欽。佳未行秘印」。（註四）

行政院長汪兆銘在接到何代委員長電文後，即以電報回覆，大意是酒井隆所提要求的一、四兩項，即黨部撤退及全國排日行動之禁止，非中央命令不能生效；第二、三兩項，即五十一軍及中央軍之撤退，請何代委員長即刻辦理。原電如下：

「北平何部長：密。頃約中央負責同志會商決定，佳未來電所開四點，均宜由我方自動先辦；其一、四兩點，明晨臨時會議通過，即行奉聞。其二、三兩點，請兄即辦，若此四點我方已自動先辦，而日軍仍進佔平、津，則祇有出於一戰。」（註五）

但軍委會蔣委員長認為：中央軍南移一項決難接受。原電如下：

「北平何部長：陽西行密電悉。○密。中央軍南移問題決難接受，應一面暗中佈置固守，以防萬一；一面多方設法，盡力打消其要求。其餘各節准可速辦。事機急迫，一切仍請兄相機處理。至中央軍不能南移，及南移後不特不能消弭禍患，反增棘手之理由，另詳復汪先生電中，已另錄奉達矣。中正。泰未行秘。十四點卅分發。」（註六）

蔣委員長並致電汪院長，說明中央軍不宜南移的理由。原電如下：

「限三小時到南京。汪院長尊鑒：庚辰電敬悉。密。中央軍如南移，即與迫我放棄平津，乃至放棄華北同一意義。日方日前所要求者，現已完全辦到，所餘者祇此一點，然日方仍對中央迫脅不已，一再以撤退爲言，彼一面復派松本、橋本到兩廣，使之獨立開府，一面在內蒙、察東策動擾亂，各方並進，則彼之目的在推倒中央，分割中國，絕不稍留餘地，已顯而易明。故駐平中央軍無論是否南移，恐彼必繼續與中央乘釁挑戰，不達其整個目的不止，實非中央軍撤退便可罷手，不過當前姑以要求撤退爲口實耳。顧中央軍一旦撤退，則兩廣更有辭可借，發動開府，內外交逼，是時我國政府對國際困難措手，對民眾則大失信仰，誠益陷入窘境，無可爲計矣。弟考慮再三，認爲撤退問題，實最重要之關鍵，應決定拒絕，不能接受。與其撤退平津後再圖不得已之抵抗，則不如固守平城，以期伸我正義，即使失敗亦較光榮也。惟此時應用全力打銷其撤退之要求，並宜于京、滬、平、津及東京各方面同時設法斡旋，否則實無以善其後，想兄亦必同感也。弟中正。泰申秘答。」（註七）

何代委員長再電呈蔣委員長，報告我方戰守兩難，目前惟有將中央軍南調，以保國家元氣，留作持久抗戰之基礎。原電如下：

「北平、成都。委員長蔣：泰未秘答電奉悉。澳密。此次事件起因於天津胡、白暗殺案，據日方多方搜得證據，謂由藍衣社所爲，並強誣鈞座爲社長，而指政訓處、憲三團爲執行者，故此大發動，其目標集中於鈞座。日方甚願與中央軍立刻發生衝突，則京、滬、長江流域均可同時發動。我方軍事、經濟與外交一切均無準備，萬一戰事發動，頃刻之間，即將平、津斷送，且將牽動京、滬及長江一帶，國內立致崩潰。況黃師大部駐保，南苑僅駐二團；關師二團亦演習在外，僅有三團駐黃寺；于軍、商軍正在換防；決非短時可能部署，且後方毫無準備，戰守皆自爲難。目前之計，惟有照汪先生送電共同負責之主張，即下令將中央軍自動調駐豫省，期能保全平、津及國家元氣，留作持久抗戰之基礎。迫切陳詞，伏乞垂察。職應欽，佳戊行秘印。」（註八）

綜觀日方動態，想見當時情勢異常嚴重。是時日本軍部之企圖，顯欲以我萬不能堪之條件，迫我出

面應戰，而實行其軍事佔領，並造成華北特殊化，以加深我國內之困難與分裂。我最高統帥委員長蔣公此時正巡視成都，熟籌全局，北平與成都間之往復電訊，日必十數起，委員長蔣公對此項事件，自始至終，所堅持之基本決策如次：

一、爲保持我國家民族人格於最後，寧在事實上爲不得已之退卻，但決不可以中樞或代表中樞者之名義，有任何之書面承諾。

二、在不妨害我國家獨立之範圍內，如以正常方式，與我講求國交之解決，我固不妨與之折衝，但如損失我歷來根本之立場，斷絕我他日復興之命脈，則任令任何威脅，不能退讓絲毫。

以上二點，爲因應事變之限度，逾此限度以上，即勿辭最後之犧牲；在此限度以下，務當盡力斡旋，終始忍耐，以減少一切之枝節。（註九）

中央憲兵第三團離北平南撤。

軍委會北平分會下令，中央憲兵第三團本日離平南撤。（註一〇）

新任天津警備司令兼代市長商震就職，即訪日軍司令等。

新任天津警備司令兼代市長商震八日由平來津，本晨就兼代市長職後，旋赴省府舊址就天津警備司令職。就任後，即赴津駐日軍司令部訪晤梅津美治郎司令，又訪日本總領事川越茂。（註一一）

國民政府委員胡漢民離香港赴歐洲。

國民政府委員胡漢民本日乘義郵輪離港赴日，轉赴瑞士養病。行前發表書面談話云：

「余此次出國，乃爲轉地療養，並作海外小遊，決於今日午後乘義國郵船『千德華地號』離港。余自三月間偶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九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九日

五四六

感風寒，臥病經月，靜攝後漸趨平和。今血壓約爲一百七十餘度，惟思慮稍繁，每感不適。據醫者檢驗，仍有易地療養必要。故決赴海外小遊，便中當考察各國最近政治、經濟狀況，何時歸國？現尚不能決定。」

隨胡西行者，爲其女木蘭女士、醫生陳翼平、李菰、秘書鍾慧中及程天固等九人。李宗仁、鄒魯、陳中孚、李曉生、李祿超、區芳浦、林翼中、劉紀文、甘介侯、陳融、楊熙績、陸嗣曾、陳嘉佑、蔣光鼎等十餘人，均赴輪埠歡送。

胡氏瀕行曾賦詩一首，以抒所感。詩云：

「蘆溪有句說奇男，不恨臨分此老諧，國蹙可堪爲晉宋，詩愚未便到柴參，從吾遊者道之合，尚有人焉計以南；又試携兒行萬里，十年舊事抵深談。」（註一二）

附錄一：中山大學校長鄒魯的記載（註一三）

民國二十四年夏以前，我是主持西南黨務、政務的人。那時一切講演的中心，就在說明非「抗日」、「倒蔣」不足以救亡；所談的也必然是「抗日」、「倒蔣」，否則不足以獨立生存于世界。所以當時我是絕對主張抗日的一個人，也可以說我是堅決主張「倒蔣」的人。然而民國二十四年夏以後，我的態度便有明顯的轉變；我雖仍舊堅持抗日是我國自救救人的國策；但對於蔣先生，則以爲非特不能再說推翻的話，而且應該極力擁護他。這是什麼原因呢？

話說來很長。當我主持西南黨政及埋頭辦理中山大學的時候，日本人常常來游說。這期間有幾件事情給我的印象最深，影響我對政府的態度也最大。

有一次，土肥原來見我。他對我說：「蔣某某是靠不住的。他天天說對你們西南好，實則他天天想消滅西南；他天天說對我們日本好，實則無時不在準備反抗日本。爲你們西南計，最好是和日本攜手倒蔣。」這幾句話惹起了我很久的沉思。因爲我們「反蔣」，是由于他不主張抗日；可是日本人卻說他準備抗日。那末我們的觀察有錯誤嗎？

我心裏既然懷著這個疑問，就急于要從事實上來尋求解答。有一天，中山大學的教授張某告訴我一個消息，說一幫到澳洲去考察的日本議員團路經香港，住在千歲館。他們談論之間，總說蔣充生對日本的態度怎樣不好，不肯

接受日本的要求，以及時時都在設法對付日本等等。我聽了之後，再回味土肥原的那番話，便產生一種新的感覺。後來復加上種種事實上的證明，我斷定依然說蔣先生不抗日，那就是絕大的錯誤了。因此我特別到香港去見胡漢民先生說明此中經過。我對胡先生說：「我們『抗日』、『剿共』、『討蔣』的口號，應予修正。抗日當然不成問題，剿共也是對的。『討蔣』原來是因為他抗日的態度不顯明，現在既然知道他是準備『抗日』的，那末我們不但不應當反對他，反而該幫助他才了。」並將我所得蔣先生抗日的事實詳細告訴他。

胡先生沉思很久，也點起頭來，但面有難色。我了解他的苦衷，於是進一步說道：「關於這事的進行，由我負責，不論是功是罪，我願獨自擔當。請你暫時出國一行，等我進行好了，然後再請你回國。」我們繼續討論了很久，最後胡先生接受我的意見。不久，胡先生也就到歐洲去了。

附錄二：大公報：「胡漢民出國記」（註一四）

粵中所傳出洋之原因

延綿兩載，屢傳未現之胡展堂出洋一事，今竟於本日（九日）實現矣。其事表面雖若陡然而來，然一加探討，固自有其去脈來龍，茲再述其出洋原因及臨行狀況如下。胡自南下，即棲遲島上，而不遽入粵者，固自有其苦衷，而其棲遲島上之原因，又即為今日出洋之導線。蓋此數年間，兩粵方面，表面上雖對胡尊崇，實則尊崇亦自有其限度，簡言之，凡事之利於胡而亦利於實力當局者，可以暢行無阻，否則亦辦不通。如斯之情況，兩年以來，有加無已，因之胡頗自憤懣，世人徒知胡對中央不滿，而不知京、粵之間，衡量其成分，尙覺粵重於京也。又胡雖幽居，而用度頗大，邸中僕役三十餘人，名廚二人，男、女秘書五人，薪工月支即需千數百餘元。其始粵方每月供胡粵幣萬金，而陳伯南、林雲陔、劉紀文等私人猶有所贈貽。前年夏，政委會執行部經費節減，供胡者亦月減其半，為五千金，胡家人即有所不滿，加以陳伯南久不送款，益感窮乏，此為胡邸中不滿於粵中實力當局首次之表示。第粵中官吏由胡氏推薦者，如市長劉紀文、廣韶路局長李仙根、南海縣長李海雲等，恒按月餽贈不輟，以故胡邸用項終能支撐。悠悠兩載，胡與粵中實力派領袖，所保持之關係實止於如上所述。更進一步，固所未能，即胡系諸人亦且間受排斥，如陳協之獨霸二十年來之司法界既已打破，劉紀文使非一己特長於處世，其市長一席亦必早見動搖。於此

可見其勢力消長之一斑，意有所不得，自亦無怪乎其決然出作遠遊。而在最近，胡力保朱卓文，而朱卓文竟以槍斃，尤覺憤恚。時昔血壓既高，自難遽行，自得中大醫士陳翼平含西醫而用中藥，以中藥一劑降其血壓，病漸痊健，重以李曉生北上歸來之苦勸，及陳伯南隱隱約約之態度，於是胡氏乃決計作國外之遊矣。然茲事也，惟當局者三、五人知之，合此數人外幾無人知，會有香港某記者偶於領取出國護照股中，知其領去國證，始斷爲胡必出洋，更訪之一集團總部，消息良確，遂於本月五日登之報上。

七日八日，省中送行者紛集香江，如林翼中（代表陳濟棠）、李宗仁、鄒魯、區芳浦、陳融、劉紀文等紛至，至是而胡於九日啟行之訊始證實。以此兩三日間，赴歐之船，惟有義輪干德華地號，而胡氏邸中之忙碌，貴賓之來往，亦空前罕見，省中大小官員赴港送行者踵相接。第此中有一顯然之界限，厥爲軍人方面，舍李宗仁外，自余漢謀軍長以下，並無一人及一代表到港送行，粵中軍人對胡之感情若何，亦可概見矣。當其啟行之前一日，記者訪胡氏於其私邸者，概被攔駕，即欲求一面胡木蘭女士及王養冲，亦不可得。蓋一接見，便須談話，而胡氏此時，實無話可談，然胡邸中設筵餞別，燈火輝煌，甚見熱鬧。及下午，胡原擬以四時出發，渡海登舟，惟以省方送行諸人，多有附廣九車返省者，遂改於三時出發。當其出發，先以警察汽車一輛爲導，胡偕其妻陳淑子、女木蘭及女秘書鍾慧中乘三二六七號自用汽車先行，賓客及侍從等汽車八輛魚貫隨行，至統一碼頭乘車渡海，逕至尖沙嘴，棄車登干德華地船，至船上會客時，適爲三時三十分。時送行者亦陸續至，即船上乘客員役見胡入，亦咸矚目。胡御綢長衣，冠軟胎帽，病容已去，而冷靜之態依然。胡入餐室後，與送行者點首爲禮，中外記者趨前謀作談話，而胡緘默不談，僅有一書面談話，由王養冲發表，旋於舷旁攝一照，胡在會客室中，獨與李宗仁長談耳。醫士陳翼平因中藥一劑使其血壓大降，得見信任，遂携以偕行。五時二十分，船上鳴汽笛，胡曰：汽笛已鳴，送行者宜別矣。於是眾均起立，杜若蓮、余舜華兩女秘書效西俗與程天固擁抱吻頰，涕泣酸楚特甚。五時三十分，送行者均登岸，揚巾送別，而義輪亦於夕照蒼茫中機輪徐動，載胡先生出口去矣。

聞胡此行，將先至義大利轉赴瑞士外，餘未定，所携旅費，胡白云未受中央接濟。至粵省陳伯南初允送二十萬，後以款巨未便，乃先送十萬，易得港幣七萬元，值外匯低落，携資已頗充足。至胡去後，粵中政情現尚未有若

何大波瀾，整個政局之更革，或將俟之五全會中云。胡書面談話及留賦詩，附錄於後：

書面談話 胡於九日午後搭義郵干德華地號西行，溯行發表談話如下：「余自三月間偶感風寒，臥病經月，靜攝後，漸趨平緩，今血壓約為一百七十餘度，而思慮稍繁，每感不適。據醫者檢驗，仍有易地療養必要，故決赴海外小遊，外間傳言種種，殊非事實。至有謂此行係受某方面之接濟者，尤不值一笑，至余之主張政策，亦不以時地之轉移而有所變易也。」

留詩道別 該談話稿並有一詩，題為「再次石遺詩老韵留別諸同志兄，不置室主。」。詩云：「蘆溪有句說奇男，不悵臨分此老諧，國蹙可堪為首末，詩愚未便到柴參。從吾遊者道之合，尙有人焉計以南，又試携兒行萬里，十年舊事抵深談。」下註「王蘆溪（庭珪）送胡邦衡句，男子要為天下奇。」

綏遠烏、伊兩盟王公通電擁護中央。

綏遠烏蘭察布盟、伊克昭盟、十三旗札薩克（旗長）聯名通電全國，擁護中央。電云：

「我國五族一體，視為骨肉。值此全國建設時期，尤應在中央指導之下，共圖進步。遠道不明邊情，或不無揣測。盟長等身負旗地實際責任，深知蒙旗愛戴中央，精誠無間。其有意存携貳危詞聳聽者，皆為同人所共棄。過去秉承中央機會較少，隔閡因之而生，誤傳因之而起。為今之計，唯盼指導長官早日就職，俾蒙旗負責者，有所秉承，則隔閡自除，團結益固。蒙民雖在邊疆，亦當誓竭忠誠，為國効力。」（註一五）

註一：北平軍分會三年，頁四四，一一二。

註二：梁敬錚：「日本侵略華北史述」，頁四五。

註三：「國聞週報」，十二卷二十四期，一週問國內外大事述要，頁二。

註四：「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日本的侵略」，頁六八。

註五：同註一，頁四五。

註六：同註一，頁一一六。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九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九、十日

五五〇

註七：同註四，頁六七九。

註八：同註四，頁六八一。

註九：同註一，頁四五。

註一〇：同註三。

註一一：「國聞週報」，十二卷二三期，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頁四。

註一二：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十日，三版。

註一三：「鄒魯全集」，三民書局，民國六十五年十月初版，冊二，頁四五四。

註一四：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十九日，三版。

註一五：同註一二。

十日 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口頭答覆駐津日軍司令梅津美治郎的要求，即所謂「何梅協定」，但何應欽並未正式簽字。

駐天津日軍司令梅津美治郎於本年五月二十九日，向軍委會北平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提出要求，本月九日三度催促履行日方要求後，我中央各有關方面頻頻集議會商。本晨，南京中央臨時緊急會議，基於忍痛維持和平的方針，決定了接受日方要求以避免戰爭的決議，由國民政府發布禁止全國排日、排外的「敦睦邦交令」：

國民政府令：

「我國當前之急務，對內在修明政治，促進文化，以求國力之充實。對外在確守國際信義，共同維持國際和平，而睦鄰尤爲要著。中央已屢加申儆，凡我國民對於友邦，務敦睦誼，不得有排斥及挑撥惡感之言論行爲，尤不得以此目的組織任何團體，以妨國交。茲特重申禁令，仰各切實遵守，如有違背，定予嚴懲。此令。」（註一）



上午十時，行政院長汪兆銘致電何應欽，略稱：

「今晨中央緊急會議對於河北省內黨部已決議，由秘書處電達。對於全國排日、排外之禁止，已由國府重申明令。對於五十一軍及中央軍之撤退，無異議；惟撤退後，如日軍仍進迫不已則只有出於一戰，不能不戰而放棄河北。」

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亦電告何應欽：

「在河北省境內各黨部經決議一律即日起卸牌撤退，乞即分別飭知。」（註二）

中國國民黨河北省黨部、北平、天津市黨部奉國民黨中央黨部命令，自即日起全部停止工作，辦理結束。

軍委會北平分會亦下令，將駐平第二十五師關麟徵部調赴陝西剿共；駐南苑之第二師黃杰部移駐豫皖邊區，協助清剿共軍。（註三）

駐津日軍參謀長酒井隆、日使館武官高橋坦聽到中國政府發佈「敦睦邦交令」，遂於本日下午五時三十分，由高橋坦四度來北平居仁堂會見何應欽。

何應欽當即口頭答覆日方：

一、河北省內黨部之撤退，已於今日下令，即日起開始結束。

二、五十一軍已開始移動，預定自十一日起，用火車向河南省輸送，大約本月廿五日輸送完畢。但如因車輛缺乏，或須延長數日。

三、第廿五師、第二師已決定調赴陝西及豫皖邊區剿共，預定一個月運畢。

四、關於全國排外、排日之禁止，已由國民政府重申明令。（註四）

何氏並未提及六月九日駐津日軍參謀長酒井隆所提三頁文件中，第二頁所列三項（即（一）撤退之各機關，不得再進入；又足使對日關係有不良之虞之新人或新機關亦不得進入。（二）省、市職員人物

之事項。(三)約束事項及監視糾察手段。此三項未經中國承諾，卻列入第一款「中國承諾事項」中。且引起後來數十年的爭議。(四)高橋坦表示滿意。仍謂日艦隊、日飛機隊將仍暫留原處，俟承諾各項完全實行後再撤退。(註五)

何應欽隨即電呈軍委會蔣委員長，告以已遵中央決議，對日口頭答覆四點。原電如下：

「特急。成都委員長蔣：渙密。極密。職於今日，遵照中央執委會秘書處灰電暨汪院長蒸已電所示中央決議意旨，以下列四點用口頭答復高橋：(一)河北省黨部之撤退，已於今日下午即日起開始結束。(二)五十一軍已開始移動，預定自十一日起用火車向河南輸送，大約本月廿五日輸送完畢，但如因車輛缺乏，或須延長數日。(三)第二十師、第二師已決定他調，預定一個月運畢。(四)關於全國排外、排日之禁止，已由國民政府重申明令等語。職應欽。蒸密行秘印。」(註六)

附錄：大公報社評：「讀十日國府命令」(註七)

昨日國府命令：「對外在確守國際信義，共同維持國際和平，而睦鄰尤為要著。」「凡我國民對友邦務敦睦誼，不得有排斥及挑撥惡感之言論行為，尤不得以此目的組織任何團體以妨國交。」吾人讀此命令後之感想，以為我全國國民應認識國家之地位與其需要，實行國府命令之主旨，並乘此闡明三點，願與全國人士共同致力焉。

(一)國府命令所論對外之道，當為今後適當之方針，吾人日前已主張之。即中國所需於世界者為和平，而所欲貢獻於世界者，亦惟和平。既言和平，睦鄰在內。雖然，此種方針之貫徹，亦至不易也。何則？共同維持和平，乃一責任問題，而盡責之道，在有國力。無力之族，空言維持和平，則恐和平其名，而屈服其實矣。睦鄰之語，應指一般鄰國，惟日本尤要。就通常交際之道而言，朋友交親，大抵為地位智識平等之人，其在強弱、智愚、貧富種種懸殊者，恐甚難為真正意義之友。春閨徐道鄰氏之「敵乎？友乎？」一文，若自身反問，恐敵友皆難。能為敵者，亦能為友，不足為敵，亦未必足為友。是以吾人以為國府命令所云，宜為吾族奮鬥之日標與理想，其事艱鉅，非旦夕所可企及。易言之，吾族應立志達到能負責共同維持國際和平，能與鄰國真正敦睦，至於今日之狀，則由中

國人尙愧無所謂維持和平之資格也。

(二) 國府命令誥誡國民，勿得有挑撥友邦惡感之言論行爲，各界對此亟應注意檢點。蓋中國既應以和平對外，爲今後建設之目標，則對一般友邦，自以求彼此互安爲職志。中國今日，一切外來或內在之苦痛，本皆爲吾族本身過去之積因；不觀世界有爲之弱小民族，其地位、能力尙優於我，我自不振，於人何尤？

中國國民今後報國之道，惟在共同反省，念茲在茲，努力前進！凡足以增加國家困難之事，概宜忌避。抑吾嘗念：中國今日應爲鍛鍊國民之最優環境。近年因國難嚴重，各方本不無進步，然進歩程度猶嫌其緩，步調亦嫌其不齊；國民心理仍往往陷於空疎浮夸，一部分人仍如燕巢焚幕，魚游沸鼎，不知禍至之無日，此吾人所認爲真正可慮者。惟自今以往，一般國民，尤其全國學校青年，當能增進理解，發揚志氣，以全國一致之願力與信心，導國家於文明昌盛，以求有維持國際和平之資格也。

(三) 命令中特言及遵守國際信義，吾人以爲此點甚關重要，尤其有外交之責者，宜自注意。蓋守信之道，有兩要義：其一，爲遵守條約。卽中國因條約而來之國際的義務應履行，其權利應謹守。其二，則與各國交際須恰如其分，一切以誠。大體言之，國際關係有無數階段，皆由相互感情、利害而定。譬如中國之於日本，九一八以來，局部戰事綿亘兩年，以塘沽協定結束之。停戰者，復和之謂，亦漸復常軌之謂。然復和云者，義如其字，應爲取消敵對狀態，復活常軌外交。由此而論，則如昨日命令禁止挑撥，妨礙國交，此爲一貫之條理。然若進一步講親善提携，則問題又另爲一事。彼此感情眞親善，始爲親善；利害能一致，始爲提携；外交辭令固不可隨意用也。外交之要諦無他，只須實行孔子言忠信、行篤敬之義。言必由衷，且須合理。國雖危弱，應有卓然自立之態！既不欺人，亦不欺己，降志辱國宜所不爲矣。譬如就對口言，若謂希望親善，則國民理應同情，然此爲相互關係，非一方之事。若謂已親已善則顯非事實，漫然標榜，徒失身分，吾人望當局注意之。

最後對禁止組織妨害國交之團體一言，口方每攻擊中國有秘密的激烈團體之存在，昨日命令當因此而發。吾人以爲：中國今後一切宜完全在公開的法治軌道上進行，須努力使四萬萬同胞組成一健全團體，此外任何秘密組織本爲不需，固不論日方指摘之事實有無矣。

日本參謀總長電駐津日軍司令梅津美治郎，除自衛外不得使用武力。

駐津日軍參謀長酒井隆於六月九日訪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要求接受履行日本要求後，已逆料我方將全部接受，但日本東京軍部恐天津日軍啟釁，本日閑院宮參謀總長親電駐津日軍司令梅津美治郎，告以「除自衛外，不得使用武力。」又聞天津日軍將以一中隊步兵進入北平，參謀部又以長途軍用電話傳達緊急軍令，戒天津日軍「切勿引起不得不用武力之情勢」。另電關東軍，戒以「非奉勅命，不得進入長城以南。」（註八）

楊村日軍用電話桿被焚。

據北平電訊，在楊村之日方軍用電話桿于本晨忽被燒燬。駐津日本軍部指為五十一軍于學忠部士兵所為。于部士兵因準備開拔，竟日無一人離營，至外傳該部士兵燒燬電桿一節，自係揣測之辭。

（註九）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令，第一七六四號。

註二：「北平軍分會三年」，頁一、一六。

註三：「國聞週報」，十二卷二三期，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要述，頁二。

註四：同註二，頁一、一七。

註五：梁敬錫：「日本侵略華北史述」，頁四七。

註六：「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期」，緒編（一），「日本的侵略」，頁六八二。

註七：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十一日，二版。

註八：同註五。

註九：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十四日，三頁。

十一日 日駐華使館武官高橋坦向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提出各事項「覺書」，要求書面承諾。

六月十日，軍委會北平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口頭答覆日駐華使館武官高橋坦，承認並履行日方要求後，高橋坦本日又來軍分會，會見軍分會辦公廳副組長朱式勤，送來所擬的「覺書」稿，請何應欽照繕一份，蓋章送交日方。「覺書」原文如下：

覺書

一、在中國方面，對於日本軍曾經承認實行之事項如左：

1. 于學忠、張廷諤一派之罷免。

2. 蔣孝先、丁昌、曾擴情、何一飛之罷免。

3. 憲兵第三團之撤去。

4. 軍分會政治訓練處及北平軍事雜誌社之解散。

5. 日本方面所謂藍衣社、復興社等有害於中日兩國國交之秘密機關之取締，並不容許其存在。

6. 河北省內一切黨部之撤退，勵志社北平支部之撤廢。

7. 第五十一軍撤退河北省外。

8. 第二師、第二十五師學生訓練班之解散。

9. 中國內一般排外排日之禁止。

二、關於以上諸項之實行，並承認左記附帶事項：

1. 與日本方面約定之事項，完全須在約定之期限內實行，更有使中日關係不良之人員及機關，勿使從新進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十、十一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十一日

五五六

2. 任命省、市等職員時，希望容納日本方面之希望，選用不使中日關係成爲不良之人物。

3. 關於約定事項之實施，日本方面採取監視及糾察之手段。

以上爲備忘起見，特以筆記送達。

昭和十年六月十日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委員長 何應欽

北平日本陸軍武官 高橋坦」(註二)

何代委員長當以此次事件純係口頭交涉，今我方既已自動辦理完畢，其事已寢，若以書面答復則成爲協定性質，殊屬不合情理，當即派朱式勤退還覺書稿，並口頭向高橋坦表示：

一、此次關於中日事件，磯谷、酒井與高橋晉謁部長面談，均希望中國方面自動處理和平解決，中國方面業已照貴方所希望之各點，分別辦理多項。其餘諸項現在積極辦理中，故無須再用書面表示。

二、此次事件並非懸案性質，已剋日解決，其未辦結者，在約定之期間定可辦到，今貴方又續行要求書面表示，似無必要。

三、覺書第二款之事項中多關於政治方面，非部長權限內之事。且此事昨日何部長答復高橋武官時，高橋表示滿意，當將經過呈報中央。

當時因高橋已由平赴津，此項表示係託日武官室職員渡邊轉達。(註二)

何代委員長即飛報中央。原電如下：

「特急。成都。委員長將：南京鐵道部一號官舍。院長汪：渙密。極密。頃由高橋交來覺書稿一件，文曰：「……。」(同上頁覺書，故此處省略不錄。)

囑職照繕一份蓋章送去，職當加拒絕，並謂以前係兩方口頭約定，由我自勳實行，不能以書面答復等語，如何應付乞迅賜示。職應欽。真西行秘印。」(註三)



南京得到何代委員長的電報後，中央政治會議緊急討論，達於通宵。決定拒絕日本要求書面承諾，並命何代委員長對日軍威脅平津作必要準備。（註四）

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電促駐平政整會委員長黃郛返任主持一切。

軍委會北平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本日兩電駐平政整會委員長黃郛，除告以十日口頭答覆日方要求外，並請黃郛早日返任主持一切。其電文如下：

「莫千山黃委員長膺白兄：弟於昨日遵照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灰（十日）電暨汪院長蒸（十日）已電所示中央決議意旨，以下列四點口頭答覆高橋：（一）河北省內黨部之撤退，已於今日下令，即日起開始結束。（二）五十一軍已開始移動，預定自十一日起用火車向河南省輸送，大約本月二十五日輸送完畢，但如因車輛缺乏，或須延長數日。（三）第二十五師、第二師已決定他調，預定一個月運畢。（四）關於全國排外排日之禁止，已由國民政府重申明令等語。弟應欽負（十一日）已。」（註五）

「莫千山黃委員長膺白兄：此次河北糾紛，雖已如對方希望，一一照辦，而前途問題正多。弟本軍人，才疏學淺，身當外交之衝，窘苦莫可言喻。擬請吾兄早日命駕北旋，主持一切，弟當竭盡心力，從旁匡助也。除電委座暨汪院長請代速駕外，謹電歡迎。何日啟節？並乞示覆。弟應欽負西。」（註六）

日駐張家口領事橋本等為張北事件向察省民政廳長秦德純提出最後通牒。

本月五日，在張北被我軍阻留的四名日本特務機關人員，於到達張家口後，日人認為特務機關人員之執照，曾經通知察省宋哲元主席備案。中國駐軍明知其為日本特務機關員兵，而交軍法處詢問，並加身體之檢查，禁於暗室，不給飲食等，實為對日軍之侮辱。

駐張家口日本領事橋本、張家口特務機關長松井源之助乃向察省民政廳長兼二十九軍副軍長秦德純

提出最後通牒，限五日內答覆，否則日軍將「自由行動」。

日方要求爲：（一）懲辦直接負責人；（二）二十九軍長（察省主席宋哲元）親自道歉；（三）保證將來不再發生同類事件。（註七）

河北省中學、師範學生畢業會考以時局緊張停辦。

冀省中學、師範會考事宜，教育廳方面業經大致籌備就緒。近以受省府遷保之影響，進行諸感困難。故廳方特提請省府會議議決，轉請教育部准予舉行，已奉覆電照准。

廳長鄭道儒於十日晨由保來津，本日下午三時在該廳舊址召開會考委員會，報告奉令停辦會考經過。會後，鄭氏並發表書面談話，說明本年會考停辦原因。

該廳留津人員以會考既已停辦，決於日內赴保，返廳工作，酌留少數職員在津，辦理普通、高等檢定考試報名等事宜；至考試地點究係在津抑或在保？尚未決定。鄭道儒定於明日返保主持廳務。茲誌鄭氏書面談話於下：

「河北省中學師範會考早經積極籌備，關於分區抽考、組織委員會、規定主、監試及命題閱卷委員，乃至試卷、試題均經分項辦理。前以省府準備移保，曾決定會考委員會仍留津工作。惟近以事實上有許多困難，大部分人留津辦理會考，則廳中政務無法推進。現當年度結束，計畫、預算諸待研討，不容延擱；若全部遷移則安頓需時，會考委員會無法工作，原聘大部兼任人員，亦難以隨往。另改辦法亦爲事實，時間所不許；若勉強遷就則失去通盤考核之機能，轉非慎重考試創立章制之本意。因此省府於第六二四次會議議決，咨請教育部請准本省本年會考免予舉行。敎部刻已於灰（十日）口電復照准。本廳現正令由各校在校分別舉行畢業考試，其上年度應行補考學生亦併令緩期舉行。」（註八）

日本關東軍對河北、張北事件發表談話。

日本參謀本部已接到河北事件解決的官報，仍令在華日軍「作事態緊迫時之準備」。(註九)正在「北滿」檢閱部隊的關東軍司令南次郎，在海拉爾發表對河北事件的談話曰：

「無論在何時何地，斷不可露驚慌之象，關於河北事態，軍部與外務省方面均持同一方針。而出在華之天津日軍當局與總領事川越協謀，貫徹日方態度及主張。英美人士中雖似有一部抱日本無故迫脅中國之疑念者，然實則日方係根據條約協定，以促華方反省，而決非意在強華方與我相抗爭。」(註一〇)

而長春日本關東軍以幕僚談話形式，對張北事件作以下的聲明：

「五月三十日由多倫諾爾乘載貨汽車出發之多倫諾爾特務機關員：大槻桂、山本、大井及其他一名，于出發後即消息不明。至六月六日下午，始獲判明。蓋該一行於五日下午四時，行抵張北南門時，即遭第一三二師衛兵詰詰，檢查所携行李。至六日下午一時乃行開釋。」(註一一)

註一：「北平軍分會三年」，頁四六。按：覺書之意義有二：一、欲將我方口頭之承諾，加以書面之約束；

二、欲將六月九日駐津日軍參謀長酒井文件中第二頁之三款，得到併予承諾之記載。見梁敬鐔：「日本侵略華北史述」，頁四八。

註二：中日外交史料叢編(一)，外交問題研究會，民五十四年十一月三十日，頁二七五。

註三：「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日本的侵略」，頁六八二。

註四：梁敬鐔：「日本侵略華北史述」，頁四九。

註五：沈雲龍編：「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頁八七九。

註六：同註五。

註七：同註四，頁七五。

註八：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十二日，三版。

註九：同註八。

註一〇：同註八。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十一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十一、十二日

五六〇

註一一：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十三日，三版。

十二日 蔣委員長致電軍政部長何應欽指示北平中央軍撤離時，須防日方挑釁。

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本日電告軍政部長何應欽，北平附近中央軍全部星夜徒步撤離，須防日方藉口挑釁。原電如下：

「萬急，何部長勛鑒：中央軍既決撤退，則在北平附近之中央部隊應即全部星夜徒步撤離，仍須防其藉口挑釁，力避衝突，有否撤離？盼立復。中正。震西機蓉。」（註一）

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兩電駐平政整會委員黃郛，報告日方要求書面承諾之事。

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本日兩次電告駐平政整會委員長黃郛，關於日方要求書面承諾、蓋章及我方肆應之法。

「莫千山。黃委員長膺白兄：昨日高橋交來覺書稿一件，文曰『……（略）』。囑弟照繕一份，蓋章送去，弟當加拒絕，並謂『以前係雙方口頭約定，由我自動實行，不能以書面答。』等語。弟應欽文（十二日）。」

「特急。黃委員長膺白兄：○密，極密。經弟派員向高橋表示：（一）此次關於中日事件，磯谷、酒井與高橋晉謁部長，談均希望中國方面自動處理，和平解決，中國方面業已照貴方所希望之各點，分別辦理多項，其餘諸項現正積極辦理中，故無須再用書面表示。（二）此次事件並非懸案性質，已剴口解決，其未辦結者，在約定之期間定可辦到。今貴方又續行要求書面表示，似無必要。（三）覺書第二款之事項中，多關於政治方面，非部長權限內之事，且此事昨日何部長答覆高橋武官時，高橋表示滿意，當將經過呈報中央等語。因高橋已於四時半赴津，此項表示係託武官室職員渡邊以電報轉達。餘情續陳。弟應欽文行秘二。」（註二）

察省民政廳長秦德純到北平向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報告張北日人被阻事件。

察哈爾省民政廳長兼二十九軍副軍長秦德純本日由張垣到北平，赴居仁堂向軍委會北平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報告張北事件，並有所請示。秦德純表示：

「過去多倫至張家口途中，日人往來均由日本領事館發給護照，察省省府蓋印。本月五日，三菱會社職員三人、多倫特務機關職員一人赴張北旅行。因未携護照，被駐軍一三二師勸阻，並電省府請示。省府當即電復，着即放行。而該四人抵張垣後，即電關東軍報告。日方對此事，曾向察省當局抗議。」

(註三)

上海銀行業與錢莊合作，實行匯劃制度。

上海金融市場組織向以外國銀行及錢業爲中心，國內銀行業務雖發達，然與外商銀行之匯劃，仍須假手於錢業。自去冬以來，滬市場發生金融恐慌，錢業信用遠不如前，外商銀行對之亦不如曩昔之重視。及至最近，錢業幾不能渡過五月節關，幸賴財部撥金融公債二千五百萬元，向中央銀行抵借現款，得轉危爲安，於是金融市場上之匯劃問題，錢業不得不轉求於銀行。此銀錢兩業之所以需要合作，亦我國金融史上之一大變遷。

財部既撥出金融公債，實際並未完全貸出。銀行放出之現款亦不過一百五十萬元，而救濟押款手續亦太煩苛。錢業公會曾於十日午後四時開會，出席各錢莊經理五十餘人，錢業監理委會委員杜月笙、王曉籟亦被邀列席。討論事項如下：(一)財部撥發金融公債二千五百萬元事，以六折抵押太低，不敷支配，應請提高或增發公債；(二)推定會員錢莊十九人，組業務改進委會。當晚十時，錢業業務改進委員會除出席委員外，財政部次長徐堪亦被邀列席。議決業務改進辦法五項：

(一)各銀行現存各莊匯劃洋款，一律同時轉存錢庫，嗣後各莊不再收存；(二)各莊需用匯劃頭寸，均向錢庫拆借押品；(三)錢庫需用劃頭後，提出押品向銀團拆借；(四)前向中央、中國、交通三行所借道契押款，六月十一日先向財部監理委會登記，或要新借道契押款，亦於是日登記，其借法均照工部局估價九折算；(五)前向中央、中國、交通三行所借公債押款，照本月份市價十足照借，新借亦照此辦法，將來市價低落四元時，預補繳足數。

並議決錢業聯合準備庫加入銀行公會準備委會票據交換所。

銀行公會十一日開緊急執委會，當議決：(一)對錢業五項辦法之第一項辦法，表示贊成，並通告各會員銀行遵辦；(二)會同銀行聯合準備委會組織匯劃頭寸及其他種種善後問題小組委會，並推定中國、交通、上海、浙江實業、浙江興業、中南、大陸、金城、鹽業等九行派員辦理。外商銀行公會亦開會，對錢莊匯劃辦法亦一致接受。財政徐堪十一日午後五時，在中央銀行邀集銀錢界領袖商討匯劃問題，出席陳行、席德懋、宋子文、貝淞蓀、唐壽民、秦潤卿等多人。決定辦法三項如下：

- 一、各錢莊劃匯，集中錢業聯合準備庫，由該庫向各錢莊集抵押品，爲此項匯劃擔保；
- 二、該庫可以此種抵押品向錢業監理委會換取財部撥發之金融公債票；
- 三、公債票取得後得向銀團押借現款。

據銀錢界表示，上項辦法實現使匯劃流通問題全部可解決，市面愈趨穩定。銀行公會十一日緊急會議後，本日特通告會員各銀行云：

- 「一、各銀行十一日止所存錢莊匯劃存款，自本日起均撥存錢庫開戶往來；
- 二、嗣將各行每月所收往來戶之會員錢莊匯劃票據，統送錢庫，如支用匯劃款項，一律支錢庫，其所收外幣及非會員錢莊之匯劃票據，統由各行自派老司務收取；
- 三、各行如缺少必須抵解之劃頭，可以在錢庫之劃頭向錢庫照市劃用，錢庫除向市上劃進外，遇有短缺，可商向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拆借，拆息由三行定之；

四、各銀行因必須裝運現洋至各埠時，可向中央、中、交依照匯款辦法請求代匯；

五、關於聯合準備委員會票字第七十四號通函，對於各行存在交換所匯款項限制辦法，暫仍適用。」

該會並以此為試行辦法特組小組委員會，如有改善之處當從詳討論，本日午後四時半，召開小組委會，到中國、交通、上海、浙江、實業、中南、浙江興業、鹽業、大陸、金城等九行代表，及銀行聯合準備委員會票據交換所經理朱博泉、副經理徐寶琦等，由朱氏主席。對銀行公會執委會決議之辦法，更釐定詳細辦法，俾切合實際，並決定將所定詳細辦法，一方面由票據交換所通知各銀行，一方面由銀行公會轉知錢莊聯合準備庫。又財部錢業監理委會本日午召集會議，對各錢莊送交之抵押債券、道契等，審查登記頗極繁忙，四時許始散會。至於錢業集中劃頭計劃，以手續完備，本日起即實行。（註四）

日本飛機到天津偵察五十一軍等撤退情形；日軍增防天津。

日本飛機三架本日由錦州及承德飛天津，偵察我五十一軍于學忠部、第二師黃杰部、第二十五師關麟徵部之撤退情形。

占北口日軍本日起開至密雲、懷柔各地；日軍調天津之「藤」、「葛」兩驅逐艦，十一日來津。日軍駐軍部隊屆換防，日軍部由第四師團及第十二師團選拔約一團兵上於本日抵津，即赴海光寺日兵營。

（註五）

內蒙德王返滂江。

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秘書長德穆楚克棟魯普八日離北平返張垣，本日返滂江，再轉赴百靈廟。據德王臨行對記者談：

「本人此次來平接洽事務，曾與各方懇談，印象甚佳。蒙政會建築費預算每月十七萬元，何委員長已允致電中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十二日

央諸照撥。蒙綏稅收現亦有具體辦法。至於本人將來對於蒙事之推進，決遵照當局指示方針，努力做去，將來蒙政方面則決定注意啟發民智工作。」（註六）

日本軍部、陸軍省、外務部發表對河北事件的聲明。

日本軍部對河北事件的聲明如下：

「關於此次河北交涉問題，經天津日駐屯軍於五月二十九日向何應欽氏正式開始交涉，並於六月九日促華方實行日方要求後，華方已諒悉日方真意，而於十日下午六時，由何氏遵照國民政府訓令，作完全承認日方要求之回答。按我軍要求，多係根據停戰協定之當然的措置，且除力圖於和平中維持華北康寧外，別無他意。故軍方實希望華方就其所承認事項，及早實行，並充分收拾事態至能使中日相親善地步，而繼續注視其今後經過情形也。又國民政府已於十一日布告全國，禁止排外的言動，違則加以懲罰，且近在本交涉經過期中，亦曾下有種種明令，故此刻只切望其勿用口頭詰塞，而乘河北問題將告終結之機，於日內一掃排日反滿之空氣。」（註七）

陸軍省以當局談話形式，發表的聲明如下：

「此次河北交涉問題，在根本上為在華北表面標榜親日，然而裏面則運用各機關實行排日，其結果始發生此事。因此次交涉，現在之各種排日機噐已漸次撤消。惟華北一處縱即剷滅排日份子，而中央政府如不根本的改變其態度，則全部之消清實不可能，而中日兩國之善鄰關係之恢復亦不可能。故陸軍當局不擬直接干涉，惟在裏面則不惜予以援助。因此以此次問題為一轉機，外務省應積極的進出全中國之排日剷滅工作，而切望其努力於中日關係之調整。」（註八）

外務省當局持以下的看法：

「（一）此次事件，起因於親日系要人在天津被排日團體所暗殺，故自中日提携本義上言，僅屬旁生的事件。（二）河北事件仍屬根據中日停戰協定而行之交涉，故日政府在此以外，不作任何要求。且華方若果諒解日方的態度，則今後自可望益敦善隣之誼。（三）華方若能從此實行取締全國排日運動，則此次事件毋寧謂係使中日提携重

返常軌之機，而不難解決中日間各種懸案。」（註九）

日本外相廣田以河北問題可望於日內解決，擬於日本駐華大使有吉明回任後，恢復對華外交常軌，可全面進行政治、經濟工作，如關稅、航空、無線電、收回領港權問題等等。

又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長上肥原賢二於十一日由長春到天津，本日對外國記者談平、津之特殊地位，聲稱日方對此區域並未有類似不駐兵區域之要求。對目前爭議和平解決，表示樂觀，並說目前駐津日軍，將於接防軍到後三日內撤退，可謂緊張局勢已過。（註一〇）

日本外務省次官重光葵表示反對國際會議討論中國經濟問題。

英國駐日大使顧萊布於八日根據本國訓令，訪日本外務省次官重光葵，望日本考慮與各國共同進行恢復中國經濟之基礎調查。重光葵答稱：日本無意參加，並認為多此一舉。

日本外務省的意見是：

「以國際會議而企圖恢復中國之經濟，按東亞之現情，誠屬列國之認識仍作昔日之夢之表現。我（日）方無論在何種情形下，均不願列國共同取檢討中國問題之態度。此種列國行為，誠為開共管中國之途。中國經濟難之根源，為美國之銀政策，如美國依然以其為國內問題而不肯放棄之，則縱即召開國際會議，而中國之經濟難，依然為中國之經濟難。故吾國根據該項事實，不得不反對南京經濟國際會議之召開。然我方對於中國之經濟恢復援助，業已決意，一方要求其自力更生，一方為增進一般農民之購買力，在華北、山東方面援助棉花之栽培，已進行種種對華經濟援助之實質的工作。故不願與提議國際會議之空架理論相關也。」（註一一）

註一：「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日本的侵略」，頁六八三。

註二：沈雲龍編：「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下冊，頁八八〇。

註三：「國聞週報」，十二卷二三期，一週問國內外大事述要，頁三。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十二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十二、十三日

五六六

註四：同註三，頁六。

註五：同註三，頁二。

註六：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九日，四版；六月十三日，三版。

註七：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十三日，三版。

註八：同註三。

註九：同註七。

註一〇：同註三。

註一一：同註四。

十三日 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討論河北問題。

外傳日本關東軍又有提出新要求之說，中央對於此項消息，現正艱苦中商討適當辦法。十二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中，行政院長汪兆銘對河北問題曾有詳晰報告。本日午中政會又召開臨時會議討論此事。

蔣委員長兩電軍政部長何應欽對河北、張北事件各有指示。

蔣委員長本日電告軍政部長何應欽，對日使館武官高橋坦十一日送來的「覺書」，指示切不可書面答覆。原電如下：

「限三小時到北平居仁堂。何部長鑒：兩頁西行秘電均悉，渙密。高橋交來覺書，切不可書面答復，應拒絕之。中正。元午秘蓉。」（註二）

對張北事件，蔣委員長指示何應欽密告察省主席宋哲元「處置速了」，勿使日方有藉口。原電如下：



「急。北平何部長勘鑒：聞察事對方仍想擴大，請密告明軒處置速了，勿使藉口爲要。中正。元未機察。」

(註三)

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以河北問題暫告結束，離平赴京。

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本月十二日電呈蔣委員長等，以日方要求書面承諾，節節進逼，欲回京報告北方情形及日人企圖。原電如下：

「急。成都。委員長鑒：南京鐵道部一號官舍院長汪：渙密。汪院長文已電奉悉，此次河北問題，以自度國力，審察內局，故秉承鈞座意旨，忍辱應付。現日方又復提出書面答復之要求，雖經向日方表示不能辦到，但日人難免不再來要求，且聞日方又有要求宋明軒撤退之訊。職再四考慮，職若留在北平，則日人必以職爲目標，用此種表面和軟實際毒辣之手段，節節向職進逼，不惟職無法應付，即中央因留此可以被脅逼之人在平，應付上亦將增困難。且關於北方整個情形及日人企圖，亦有回京報告必要，故決於本日離北平赴京，關於分會事務及平津治安已分別令辦公廳主任鮑文樾及本會常務委員負責處理；至於平津治安已令平津衛戍司令王樹常、天津警備司令商震、北平憲兵司令邵文凱、平、津兩市長共同維持。謹聞。職應欽。文行秘印。」(註四)

何應欽本日凌晨三時率少數隨員搭平漢車南下赴京，沿途將視察各部隊移動情形。何氏行前，曾召集軍委會舉行會議，諭北平軍分會辦公廳主任鮑文樾代拆代行，必要事件再電中央請示，北平治安交由市長袁良主持。(註五)

駐平政整會委員長黃郛為辭職事，致電委員長行營秘書長楊永泰。

駐平政整會委員長黃郛爲辭政整會委員長一職，本日致電委員長行營秘書長楊永泰。原電如下：

「成都楊秘書長暢卿兄：昨接汪院長侵(十二)電稱：『辭呈已由府退還，……惟垂察之。』等語，當復以『拳拳之意……幸曲加垂察』等語。查事態至此，再叫我去，不啻驅我入穴，等於專制時代賜巾令自縊，未免太不近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十三日

五六七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十三、十四日

五六八

情。徒以近日介公亦必焦慮萬狀，不願以個人進退之私，再勞其神；茲特轉兄參考，乞相機進言爲幸。弟郭元（十三日）戊。」（註六）

註一：國聞週報，十二卷二三期，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頁三。

註二：「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日本的侵略」，頁六八四。

註三：同註一。

註四：同註一，頁六八三。

註五：同註一，頁二。

註六：沈雲龍編：「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下冊，頁八八一。

十四日 國民政府林主席接受日本駐華大使有吉明呈遞國書。

自中、日兩國將使節昇格後，英、美等國繼之，日本駐華大使仍以有吉明升任。有吉前回國述職，本月初由日動身，十二日到滬，十三日入京。本日上午十一時覲見國府主席林森，呈遞大使國書。

國府備大禮車，派參軍毛仲方於上午十時赴有吉行館親爲迎送。

有吉到府後，稍事休息，由典禮局長入啟主席出臨禮堂，立於正中，文武各官依次排立兩側，典禮局長旋請有吉大使入觀。有吉入禮堂門，向林主席一鞠躬，至堂中再鞠躬，至主席前又鞠躬立定，林主席一一答禮。有吉大使開始致頌詞，既畢，由預定譯員有野秘書走出行列，向主席譯漢，譯畢，有吉大使呈遞國書。林主席收受後，將國書轉交外長，開始用華語朗頌答詞。既畢，由外部預定譯員黃克綸翻譯；既譯之後，主席與有吉大使握手接談，由典禮局科長劉迺蕃進前傳話。林主席最先問訊日本國大皇帝健康，寒暄片刻，有吉大使告辭，主席再與有吉握手，有吉大使立正，向主席一鞠躬，步步退後，至堂中再鞠躬，退至禮堂門口，又鞠躬退去，主席一一答禮，禮成。典禮局長及招待官引有吉大使再入接

待室，此時外長及國府文官長、參軍長等同時入接待室，與外賓周旋，有吉大使告辭，與外長等握手，再由招待官送至有吉大使上車處，其派赴使館之迎送員，仍陪伴有吉大使乘坐原車送回行館。

日使頌詞：

「大日本國大皇帝陛下此次任命本使，爲駐劄中華民國特命全權大使，茲將本使就任國書，呈遞於貴主席之前，至爲榮幸。竊維貴我兩國，宜敦睦誼，乃自然之理數，而國交愈親，不獨足以增進兩國國民之福祉，實爲完成東亞兩國使命之基礎。我國政府對此深爲致意，冀於增進兩國政府及國民間互相之理解，以成就其使命，鼓鑒不已。本使此次奉命爲初任大使，來使貴國，期望本此目的，竭盡棉力，深盼貴國政府予以協助，俾得完成其職責幸甚。謹祝貴主席政躬康泰，貴國國運昌隆。」

主席答詞：

「大使閣下，本日貴大使奉貴國大皇帝任命爲駐中華民國特命全權大使，呈遞就任國書，本主席接收之餘，至深愉快。貴大使以駐中國公使熟審兩國情勢，晉升第一任駐中國大使，尤爲歡迎。凡可促進兩國之福利，以鞏固世界和平之基礎，國民政府無不竭力謀其實現，貴大使亦必樂予合作。至於職務上所需之便利，當隨時予以協助，俾貴大使完成其使命。順祝貴國大皇帝政躬康泰，貴大使旅社緩和。」（註一）

蔣委員長書告川、康、陝、甘、寧、青民衆，望協助剿共。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本日在四川成都發布勸告川、康、陝、甘、寧、青民衆協剿赤匪書，內稱朱毛殘股與徐匪急圖合股川西，冀作垂死掙扎，察其最後散潰之末路，不外橫竄康、青；北向甘、陝兩途，刻正親督諸軍加緊圍剿，務於短期內悉予殲除，望各省民衆急起協作。其應努力之辦法，計有六項：

一、編組保甲，清查戶口，實行連保切結，以清潛匪。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十四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十四日

五七〇

- 二、整理地方保衛團隊，編組壯丁隊，成立剿共義勇隊，充實自衛之能力。
- 三、組織偵察網、盤查哨、守衛隊等，並擔任通信聯絡，增加防剿力量。
- 四、建築碉堡，興修公路，厲行封鎖，必要時集中糧食，堅壁清野。
- 五、與剿匪官兵聯絡一氣，民眾間互相宣傳。
- 六、勵行新生活運動。（註二）

蔣委員長電軍政部長何應欽，指示對冀省主席及察省問題妥為處理。

蔣委員長本日致電軍政部長何應欽，除慰勉其苦心應付河北問題外，並指示對冀省主席之決定與察省問題妥善處置。其電文如下：

「特急。南京。何部長敬之兄：文行秘電悉。密。河北問題忍辱應付，煞費苦心，極念勞瘁。兄既離平回京，則冀省主席之決定及察省問題之應付，亟應妥為處理，希速與汪院長商定電告。中正。鹽未秘蓉。」（註三）

察省主席宋哲元電呈蔣委員長，報告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人員闖入張北情形。

察哈爾省主席宋哲元電呈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報告日本關東軍特務人員闖入張北被我軍留阻一事。原電如下：

「武昌。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鈞鑒：嘉密。本月六日有日人汽車一輛，內乘日關東軍特務機關職員一人，善鄰協會職員一人由多倫來張垣，因事先未通知我方，亦未携護照，行經張北，該縣駐軍以其未帶護照，當用電話請示，即予放行，不意日武官松井竟以該日人等過張北時被我軍監禁一日，並檢查其車內物品為詞，向我方提出抗議，現正據理交涉，以期和平了結。謹聞。職宋哲元叩。塞政印。」（註四）

廣州綏靖主任陳濟棠電行行政院長汪兆銘，否認對中央有軌外行動。

廣州綏靖主任陳濟棠本日電行行政院長汪兆銘，否認兩廣對中央有軌外行動。其電文中有「當此內憂外患交相煎迫之際，猶有人造作謠言，希圖破壞大局，是真惟恐亡國之不速也，殊深惋惜」之語，可見近來謠傳兩廣軍事當局對中央將有特殊舉動，不可置信。（註五）

前冀省主席于學忠南下，所部軍隊向鄭州開動；二十五師亦南下。

前冀省主席于學忠本日下午二時二十分由保乘專車南下，省府代理主席張厚琬及各廳長等高級職員均赴車站歡送。于與張等話別，囑本一貫之精神，努力於省政之設施。于氏又語記者：本人先到鄭州勾留數日，即赴漢口請示剿匪機宜，然後再往西安成立剿匪總部。所部李正堂師已開拔完竣；陳貫羣師及杜繼武師本日起也分由津浦、平漢兩路南移，十八日以前可開拔，將來全數集中於陝之鳳翔。至司令部組織則力求簡單。

二十五師關麟徵部連日陸續過保定南下，今日有最後一批共三團人由保開出。關氏本人定十五日下午二時率同師部人員由平開拔來保定。（註六）

日方不滿「警備」二字，「天津警備司令」改為「津沽保安司令」。

軍委會北平分會本日（寒）通電：分向各方報告，天津警備司令部已正式改為津沽保安司令部。

天津警備司令兼代市長商震到津視事以來，以警備司令部之組織曾經取消，今日再設，自須另有一番規劃，且職權所及，初不限於天津一市，以為將天津警備司令改為津沽保安司令，反覺名符其實。業將此意呈諸中央，一俟核准，警備司令部即將正式改為保安司令部。（註七）

平、津局勢不穩，人心恐慌。

六月十三日清晨，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以河北問題須請示中央，乘平漢車離平南下，人心又見恐慌。時值日本駐屯軍瓜代之期，日新軍陸續由北寧路開抵天津，我方深以舊有日軍未必即時撤去爲慮。長城內外日軍集中約四萬人，並向北寧路要求騰清一軌，專供軍運。同時又接平市公安局通知住戶，謂本日將有日本軍用飛機十餘架飛平偵察，結果僅飛來一、二架，謠言紛起，人心大亂。

我駐平外交特派員程錫庚本日訪問日使館陸軍武官附高橋少佐，據云：「華北問題關鍵在覺書簽署與否，至長城內外軍事準備，係預防中國拒絕簽署時，所發生之嚴重局面，如予簽署，即可撤退。並稱此事係奉東京參謀總長閑院宮命令辦理，期在必行，若因此手續細故牽動大局，似不值得」各等語。

(註八)

日使館武官高橋坦發表中日問題談話。

關於河北事件，日方提出希望均已分別辦理，漸趨解決。北平軍分會何代委員長於昨口晨三時赴京報告辦理情形，並請示未來河北一切問題。關於外傳日又提新要求之說，日武官高橋坦十三日對記者談話曾加否認，謂無其事，並就未來河北問題與記者作如下之談話：

記者問：外傳關東軍又有提出新要求之說，有此事否？

高橋答：並無其事，日軍部現正努力進行辦理清結河北糾紛一切未了殘留事宜，考究其已實行與否，進而謀中日兩國澈底親善，就目前情勢觀察，無擴大事態必要。

問：何委員長赴京，閣下感想如何？

答：何委員長努力謀中日兩國之澈底親善提携，此次赴京請示，倘能貫徹其所主張，當將返平。

問：察省情形有何情報？

答：大槻桂旅行團事件，由松井駐張家口軍事聯絡員與宋哲元主席就地交涉解決，日軍在目前無擴大軍事行動準備。

問：天津日軍幹部會議內容如何？

答：天津會議僅係報告辦理此次河北事件經過情形，並對今後河北問題解決辦法交換意見，會中未討論其他事件。

問：土匪原少將來平否？

答：土匪原少將不來平，坂西利八郎中將來平，定今（十三）日下午返津。

問：聞有貴國軍用飛機將于今日來平，確否？

答：飛機一隊即將由滿飛來河北省視察一切，此項飛機並非含有威脅行為。

問：閣下對於此次河北問題，此外尚有何感想否？

答：日軍此次基於努力中日根本親善提携，故曾發生有排除一切為和平障礙行動，貴國政府對日國交如能不徘徊於「敵乎？友乎？」之間，毅然與日真誠「提携」，中日親善既已實現，華北問題一切當可恢復常態。（註九）

本日，外國記者往訪日使館武官高橋，關於目前河北中日問題，曾答覆質問多起：對於河北分立派活動之傳說，稱：未予以嚴重之注意，並謂日當局將不與任何反政府之黨派聯絡，惟只求日方之欲望能以履行，日軍所欲者，即為維持河北和平。高橋稱：日本對華並未提出新要求。高橋又稱：渠事先未悉何應欽南下，至翌晨八時接何辭行名片後，始得悉，惟渠對何氏南下，並不驚異，蓋在電報中不易作充分的報告，故渠欲親自與中央協商。高橋宣稱：日方關於河北之一切欲望，業經華方履行，或正在履行中。所未解決者，僅張北事件，日當局迄今對此事尚未採何步驟，亦未決定與何人接洽此事，但此事不久即將提出。關於華北地方當局問題，高橋稱：渠曾於前日造訪北平軍分會辦公廳主任鮑文樾，鮑氏稱，渠願遵照何氏方針，解決一切。日當局對鮑氏此意，頗為諒解。關於日軍隊之行動，高橋稱：渠信

已有日軍若干抵古北口，惟渠未接有官方報告，渠以爲並有少數日軍已開抵密雲，關於山海關日軍之行動，渠未接有消息，因事關係關東軍。

記者等詢以此間未來之政府如何，高橋稱：據渠之意見，仍將爲一省政府，駐華北日本駐軍之瓜代軍隊定昨晚或今日到達，渠以爲受代軍隊或僅將勾留數日即行返國。他說：楊村附近電桿被焚事，業經解決。記者又詢以日機飛平事，高橋證實將有此舉，但不知有飛機若干參加，惟對於有飛機三十架飛來之說，則一笑置之。關於河北省中國軍隊事，高橋稱：萬福麟部將仍駐河北。（註一〇）

日軍一千五百人續到天津。

本日換防的日軍由秦皇島及塘沽登岸者約一千五百人，合十二日到津之日軍計之，新來日軍約二千二百人。另據合眾社消息，山海關長城以南，集中日軍約有四千，合十二日到津之一千八百人，現時平、津、山海關及察東各地之日軍共計不下八千餘人。（註一一）

美、英均否認將撤退天津駐軍。

河北事件發生，盛傳美國將撤退天津駐軍之說，美已否認。據華盛頓本日路透電，國務院人員今日否認東京所傳美國因華北局勢將撤退駐津步聯隊之謠言。謂美當局從未議及調動駐津美兵問題，並對此種謠言表示甚大之驚詫。

又倫敦本日電，英國政府並未考慮撤退平、津英國駐軍；更否認因爲日本行動之結果，英國使館遷往南京之說，但某一時期曾表示使館遷移，乃爲外交上之便利與現在局勢並無關係。（註一二）

註一：「國聞週報」，十二卷二十四期，一週國內外大事提要，頁三。

註二：周開慶編：「民國川事紀要」，頁五九。

註三：「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日本的侵略」，頁六八五。

註四：同註二。

註五：「國聞週報」，十二卷二十四期，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頁五。

註六：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十五日，三版。

註七：同註五；又沈雲龍編：「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下冊，頁八八一：「日方對『警備』二字表示不滿。」

註八：中日外交史料叢編(二)，頁二六三。

註九：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十四日，三版。

註一〇：同註五。

註一一：同註五。

註一二：同註四，頁二。

十五日 國民政府林主席接受英國首任駐華大使賈德幹呈遞到任國書。

英駐華首任大使賈德幹於今日上午十一時赴國民政府覲見林森主席，呈遞國書。

國府備大禮車一輛，派參軍處參軍毛仲方、典禮局科長劉迺蕃，於規定覲見時之前一時，由國府出發，赴賈德幹大使行館迎迓，赴國府覲見。招待官於賈德幹大使下車處迎接，引入接待室，稍事休息，由典禮局長入啟主席。主席著大禮服，佩帶勳章，出臨禮堂，侍從文、武各官分列東西兩行，外長及外部翻譯人員立於主席右側。既定，由典禮局長請賈德幹大使入覲。隨即由典禮局長及招待官陪入禮堂，賈德幹大使入禮堂，向主席行禮如儀。主席一一答禮。賈德幹大使開始頌詞既畢，由豪克滿參事走出行列，向主席譯讀漢文。譯畢，賈德幹大使呈遞國書，主席收受後，轉交外長，開始用華語朗頌。答詞既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十五日

五七六

畢，由外部唐榴翻譯。既竣，主席與英大使握手接談，由典禮局科長劉迺蕃進前傳話。主席最先問訊英國大皇帝健康，寒暄片刻，英大使告辭，主席再與大使握手，並如儀行禮退去，主席一一答禮，禮成。典禮局長及招待官引英大使再入接待室。此時外長及國府文官長、參軍長等同時入接待室，與外賓周旋。英大使告辭，與外長等握手，再由招待官送至上車處，前派赴大使行館之迎送員，仍陪伴英大使乘坐原車送回行館。

茲誌早遞國書過程中英使頌詞及林主席答詞如下：

英使頌詞：

「主席閣下，本大使奉本國大君主陛下特派為駐中華民國特命全權大使，遵將就職國書恭遞於貴主席之前，不勝榮幸。本大使同時奉令代達本國大君主祝頌貴國國運興隆，及景仰貴主席之誠意，此次特派大使駐華，以表明本國大君主及政府，對於貴主席及中華民國國民之好感，並以顯其對於兩國之實際利益，確有合作之注意也。年前仰蒙接見，本大使曾以貴我兩國間講信修睦之願望，披誠臚陳，幸經實現，茲幸獲此良機，願向貴主席再行陳明，嗣後定當繼續努力於鞏固兩大國間幸有之睦誼也。」

主席答詞：

「大使閣下，貴大使奉貴國大君主之命，本日以英吉利國駐中華民國特命全權大使資格，親遞就任國書，本主席接受之餘，無任愉快。貴國大君主對國民政府及本主席之盛意，本主席至深感荷，特乘此機代表國民政府及本國人民，煩請閣下代陳祝頌貴國大君主政躬康泰，貴國國運昌隆。本主席亦以為中英兩國使節升格，為彼此友好之明證，及重見相互合作之表示。閣下榮膺英國駐中國首任大使，本主席躬與接待，尤增欣慰。貴大使前此代表貴國奉使我國，促進邦交，努力匪鮮，本主席益信中英兩國素有睦誼，今後將愈臻親密。貴大使完成此項使命，國民政府及本主席必予以協助，此則可為貴大使奉告者也。」

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電呈蔣委員長報告日本陰謀等；並電請駐平政整會委員長黃郛入京共商國事。

軍委會北平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本日呈電文兩份上軍委會蔣委員長。其一報告日方秘密文件「北支工作之第一階段」，「北支工作」最小限度爲河北省反蔣；第二步爲誘發內亂；然後黃河以北獨立。原電如下：

「成都。委員長蔣：密。前托曾擴情携呈秘件，計蒙鈞覽。頃又獲得日方秘密文件一件，其標題爲『北支工作之第一階段』其說明：（一）因省主席及市長之更換，以爲現在工作已達第一階段之目的者，非也；實際之工作應該由此而開始，並且今後之工作更應覺悟，因省主席及市長更換之結果而發生相當之困難。（二）對於今日之事態，心理不可緩和，而對於支那方面，要更加重其壓迫。（三）蔣委員長今日對日問題、對國內問題，均陷窮境，應使其窮狀更加一層，希望其深刻化。（四）今日在北支之工作，最小限度要將河北省完全爲反蔣之根源，續達此目的，方可認爲第一階段終了。（五）第二工作爲誘發其內亂，然後最低限度以黃河以北事實上之獨立爲目的。等語。謹聞。職應欽。刪戊秘印。」（註二）

其二爲報告擬電北平軍分會辦公廳主任鮑文樾，對日方要求始終以口頭交涉爲宜。原電如下：

「成都。委員長蔣：密。據鮑文樾元酉電稱：高橋本日午後五時至分會與職會見，仍提出書而簽字之件，文字與前向鈞座提出者無異，但改覺書爲備忘錄，由高橋代表梅津要求職代表鈞座分別簽字，其所持理由，仍與前向鈞座言者相同。職當答以茲事體大，本人無此權限，最好候何部長返平，再行處理。高橋意頗堅持，經反復策說，最後高橋謂既不能代爲簽字，但爲時間關係，請向何部長轉達請示云云。如何之處，乞鑒核示遵等語。本日國防會議開臨時會，請將此事提出報告，討論結果，決議以『此事始終口頭交涉，且酒井參謀長、高橋武官一再聲明由中國自動辦理。現中國均已自動辦理，且必能如期辦妥，是日方意見已完全達到，實無文字規定之必要，我方難以照

辦，應請日方原諒」等語。擬電鮑主任請其照此意斟酌措辭答復高橋。謹電乞示。職應欽。刪戊印。」（註三）

何應欽本月十二日離平南下，本日抵達南京，除向行政院長汪兆銘報告河北事件交涉經過及平、津現狀外（註四），即電駐平政整會委員長黃郛入京，共商國是。原電如下：

「莫千山。黃委員長濟白兄：弟今晨抵京。北方局勢，日趨緊急，非速籌根本大計，無以濟目前艱危。盼兄即日命駕入京，共策應付，無任企禱，並乞示覆。弟應欽刪（十五）。」（註五）

國民政府委員閻錫山召開陝北剿共軍政會議。

國民政府委員閻錫山以陝北共匪猖獗，且陝晉接壤，故頗重視。上月共軍史文華在安定、米脂等縣，被井部追擊，竄入郡王旗，有向騎兵第七團投誠之意，詎又竄回陝北。閻氏除嚴飭晉西警備司令楊耀芳督率所部，沿黃河東岸嚴密防範外，並令沿河各縣縣長督警及地方保衛團晝夜梭巡，不得稍有疏忽，以免陝境共軍竄擾管境。自正太護路軍軍長孫楚被委為陝北剿匪總指揮後，孫氏連日積極籌劃，擬於日內即行赴陝，在陝北組剿匪總指揮部，率領李生達、高桂滋、井岳秀及楊耀芳部方克猷旅實行圍剿。閻氏因各部隊即將開陝，孫楚亦將前往，特於本日在綏署召集省府主席徐永昌、參謀長朱綬光、暨楊厚等軍政領袖多人開軍政會議。關於李部等赴陝參加剿共辦法曾作詳密討論，會議中已決定者，係遵蔣委員長在贛剿共經驗，一面包剿，一面建築碉堡，改善各縣人民生活，減輕負擔，並施以勸導，期誘致農民幡然覺悟，則共軍不剿即可瓦解。孫楚當携此項意旨赴陝進行。

陝北剿共軍聯絡專員杭毅由平來并，擬即赴陝。杭氏對陝北情況，甚為熟悉。

據談，陝北共軍中央已擬有具體圍剿辦法，惟其根本計劃則仍以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為原則。如蠲免陝北十數縣苛捐雜稅，並限令各縣政府及軍事機關根本剷除烟苗，各縣地方開支亦一律由陝西省府撥

發，不得取人民一草一木，所有駐軍，除八十六師并岳秀部軍費按月由軍分會撥付，已自去年五月實行，不得向人民直接徵收外，即八十四師高桂滋部軍費，亦一律由陝省府按月撥給，人民方面可謂已無負擔。關於軍事方面，正在進行者剿共部隊均已奉令開拔，陝西剿匪軍已大部開到。陝北剿匪軍隊為井岳秀、高桂滋兩師及晉軍方旅，李生達師亦奉令正在開拔中。至剿共全責已由中央委一零一師孫師長主持，再由軍分會駐陝北參謀團協助，並有剿共最力之十二師參加，當可於最短期間完全肅清。刻陝北共軍正企圖與陝南共軍溝通，以增加實力。李生達師抵陝後，陝南各軍將向北進。李、井各師則向南推進，採取四面包剿辦法。現陝北共軍計有楊祺、高剛、謝子昌、史文華、劉子丹等統領，人數無詳細調查，然多係強迫一般青年組織衛隊、遊擊隊、少年先鋒隊。」（註六）

行政院長汪兆銘覆電蒙古王公，望勤撫所部，益彰忠貞。

綏遠烏蘭察布盟、伊克昭盟兩盟十三旗王公擁護中央通電發出後，行政院汪院長有電致覆。電由蒙政會駐綏辦公處轉阿王，原電云：「伊克昭盟阿副盟長勛鑒：佳（九日）電誦悉，承告蒙旗官民竭誠擁護中央情形，極堪嘉慰，望勤撫所部，益彰忠貞，以副中央眷念蒙疆之至意。」（註七）

川黔公路正式通車。

川黔公路於本年二月八日奉蔣委員長電令建築，同月二十八日即在海棠溪舉行開工典禮。其初本以兵工為主，民工為副；後因剿共關係，乃改以民工為主，兵工為副，迄至三月，各處民工方始徵齊，計巴縣為二萬五千名，綦江為七千名，江津為二萬五千名。津、巴兩縣動工較早，完工亦速。本路由重慶對岸海棠溪起，經江津、綦江以達黔境松坎前方，與貴州公路銜接，全路共長三百六十華里，共用經費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十五日

五八〇

約九十萬元。本日正式通車。（註八）

天津警備司令商震拜會各國駐津司令官。

新任天津警備司令兼代市長商震於昨日上午九時半偕該府第三科科长薛撼岳，拜會駐津英、義、美三國司令官，作到任之寒暄，賓主暢談，極為歡洽。今日再繼續拜會其他各國司令。又日本駐津總領事川越茂昨日下午四時曾至市府答拜商兼代市長，歡談有頃，至五時始辭去。（註九）

香港禁運中國銀幣出口。

香港政府限制白銀出口，並自今日午夜起生效。本日有價值港銀四、五百萬之銀條，由拉普達納號輪船裝運赴英，辦此事者為三家外國銀行及二家中國銀行，其中有六百箱為中國銀幣，銀條約值二百萬元。（註一〇）

註一：「國聞週報」，十二卷二四期，一週問國內外大事述要，頁四。

註二：「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六編，「傀儡組織」(一)，頁七四。

註三：同註二，緒編(一)，「日本的侵略」，頁六八六。

註四：同註一，頁一。

註五：沈雲龍編：「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下冊，頁八八一。

註六：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十七日，三版。

註七：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十六日，三版。

註八：周開慶編：「民國川事紀要」，頁五九。

註九：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十五日，四版。

註一〇：同註七，四版。

十六日 蔣委員長致電中國銀行董事長宋子文，請籌築漢中至寧羌一段公路，與西漢路同時完成。

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本日致電中國銀行董事長宋子文，告以漢中至寧羌一段公路亦應同時並築，並設法與西漢路同時完成。原電如下：

「上海宋子文先生勛鑒：文。自漢中至寧羌一段公路，亦應同時並築，務請設法與西漢路同時完成。又成都至寧羌段公路，弟已力促如期完成。如此路告成，則西北與西南交通即可打成一片，且可設法直通海口與滇越鐵道矣。川黔路昨已通車，以後重慶至貴陽只要十八小時，即可到達。特聞。中正。銑午機蓉。」（註一）

駐平政整會委員長黃郛到南京與行政院長汪兆銘等商河北問題。

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黃郛、天津市長王克敏從上海到南京，本日下午與軍委會北平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同謁行政院長汪兆銘，商討河北問題。（註二）

黃郛晉京前發表書面談話云：

「鄙人今春南歸，即堅決求去，所有困難情形，早經歷陳中央。嗣後電請、摺呈不止一次。祇以時局關係，中央正在審慎考慮，故久延未決。此次何部長由平到京報告經過，汪院長因電促赴京共同商討，有『吾兄雖在辭職之中；而事關大局，盼立即來京一行。』等語。故於今晚赴京，以供中央垂詢，一、二口內當即返滬。」（註三）

財政部取締華北白銀出口。

財政部為嚴防華北白銀偷運出口，近復商得關係機關同意，重訂取締辦法。內容規定：經華北一帶

鐵路或海口出境之旅客，攜帶現銀事前須報由當地機關證明，如所往地點仍係使用銀本位者，按性質久暫，核定其所携數目，方准出境；如所往地係非使用銀本位者，則絕對禁帶現銀。違以上規定者，以偷運現銀犯論，送司法機關依法懲治。財部日前已分咨鐵道、交通等部查照，轉飭協助，並分令各海關遵照。（註四）

軍委會委員李宗仁、廣西剿匪軍總指揮白崇禧否認西南將對中央有軍事行動。

正值華北多事之秋，甚傳兩廣對中央將有軌外行動。軍事委員會委員李宗仁、廣西剿共軍總指揮白崇禧先後闢謠，否認桂、粵當局將對中央有軍事行動。

貴州當局轉呈的李、白二人電報，內容如下：

李宗仁電：

「弟因展堂（按：胡漢民）出洋休養，到港送行，政務暇豫，留連兩週，昨晚返粵，並悉京、滬、漢、黔諸言甚熾，有論兩粵對中央將有軍事行動，實深駭異。外患日亟，正全國共赴國難之時，一二好亂者意圖煽惑，捏造謠言，最近復因粵軍準備出桂班師，外間不明，致多推測，稍加考察，真相自明。請兄轉陳委座，爲禱。」（註五）

白崇禧等於本日致廣西駐黔代表黃桂丹電文如下：

「十五日電悉，黔中謠傳西南將有軍事行動，滬、川所傳，亦復相同。空谷來音，殊深駭異。當茲華北吃緊，外患日亟，協同禦侮，猶恐不勝，何至喪心病狂，自絕國人。尚望兄負責解釋，並乞黔省派員來桂偵察，不辯自明，所謂事實勝過雄辯也。」（註六）

惟據翁文灝與胡適事後之通訊紀錄，李、白二人之盤據西南，早自民國二十年，已與日本軍閥勾結，圖藉聯日另設政府以抗中央，並接受日本資助。是時任廣西省委兼建設廳長之黃榮華之供證，可供覆案。其中翁文灝致胡適一函，述及此一背景。

附錄：胡適秘藏書信選：

翁文灝致胡適（註七）

適之兄：

刻讀大著「親者所痛，仇者所快」，至論極佩。茲有一段故事，奉陳備考。三月初旬，有廣西省委兼經委黃榮華來京見弟，商請中央借款，弟曾爲之努力洽商，期能減少隔閡，促成合作。此時黃又來京，謂因反對桂省親日而假名抗日，已辭去各職，退居上海。彼自民二十至二十三年曾任廣西建設廳長，是年白崇禧已開始聯日，謂可得借款四百萬元辦建設，黃頗反對，白爲之少止。但決定省中大事，皆由主席作主，不必付之省務會議，藉以暗中進行。嗣因黃仍遇事直言，乃解散建設廳，另組經委會，亦即所以奪黃之權。至今年又因師長韋雲淞亦同黃主張，乃重立建設廳，以韋雲淞爲廳長，而免其師長職，亦即奪其兵權。現在軍官中留學歐、美，不贊成親日者，罷免殆盡。收受日本軍械爲數甚多，用日本軍事顧問約四十人。彼前次來時，本極望借中央之財以減口人之勢，不幸爲時已遲，毫無成就。李、白原擬邀廣東新成立獨立政府出兵討伐，但因意見不一。胡死後，乃突假名抗日，以期易得各省響應，意在推倒中央。因此彼力辭省委、經委各職，遠出桂省。以上所言似多屬實。李、白諸人前在桂省刻苦精奮，治績優良，頗可欽佩，今乃行爲若此，實足恥恨。吳三桂自以爲利用滿人，卒爲滿人所利用；而假抗日之名以實行內亂，欺侮國民，甚爲可恥。感慨之餘，呈函奉告。即頌時綏！

弟文灝上（民廿五）六，十四

察省民政廳長秦德純與日本武官松井在天津交涉張北事件。

察哈爾省民政廳長秦德純由北平赴天津；日本駐張家口軍事聯絡員松井源之助向駐津日軍司令梅津美治郎請示後，本日在天津與秦德純交涉張北事件。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十六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十六日

五八四

日方提出的要求是：（一）道歉；（二）撤一三三師參謀長職；（三）懲一三三師軍法處長；（四）要求今後日人赴內蒙旅行予以便利。

我方對以上要求事項，均予承認。（註八）

日軍在古北口演習。

薊密區行政督察專員殷汝耕昨日赴古北口視察，當日折返密雲，今日十時許由密雲返平。據殷氏對記者談：「本人到達古北口後，曾晤川岸旅團長，據川岸表示：『此次日隊開至口內原為演習行軍，日期預定一月，與戰區並無關係。』現駐古北口日軍僅有數千人，先頭部隊則在南天門一帶，其餘則分駐於口外各村莊，地方甚為安謐。本人經過各地時曾召集當地鄉紳談話，告以現在情形，勿聽信謠言。現古北口等地食糧恐慌，已由商會設法運輸。」（註九）

註一：「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叁），「中國政府之決策與抗日準備」，頁一三三七。

註二：國聞週報，十二卷二十四期，一週問國內外大事述要，頁一。

註三：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十六日，三版。

註四：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十七日，三版。

註五：國聞週報，十二卷二十五卷，一週問國內外大事述要，頁四。

註六：同註五。

註七：梁錫華選註：「胡適秘藏書信選」正篇，「翁文灝致胡適」，頁一二九—一三〇。（臺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民國七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三版）

註八：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十七日，三版。

註九：同註八，四版。

十七日 駐平政整會委員長黃郛、軍政部長何應欽謁國府主席林森。

行政院駐平政整會委員長黃郛、軍政部長何應欽今日謁國府主席林森，報告河北事件。(註一)

蔣委員長指示今後教育應提倡武藝。

蔣委員長本日在成都擴大紀念週訓話，講述今後教育方針應竭力提倡武藝：「我國教育自古文武並重；歐美各國除文事之外，亦莫不注重武藝。但近年來我國教育文武分歧，不相聯繫。殊不知欲使國家強盛、民族發達，非提倡武藝從強身入手不可。我國人民近年來對武人常存厭惡、輕視之心理。其實，並非武人之可厭，而以我國武人未能做真正之武人之爲可厭也。武人須有武德：即智、信、仁、義是也。望各軍事領袖，今後應努力訓練部屬，提倡武德，使我國軍人均能盡保國衛民之天職。」蔣委員長以古之六藝證明文武並重，爲我國自來之教育方針，對禮、樂、射、御、書、數六端作詳盡之解說。

(註二)

蔣委員長擬以何應欽兼任冀省主席，電行行政院長汪兆銘請與諸同志相商。

蔣委員長擬以何應欽兼任河北省主席，先回保定就職，再將軍委會北平分會事務移保定辦理，以俟華北局勢穩定，乃致電行政院長汪兆銘盼與諸同志相商決定。原電如下：

「汪院長尊鑒：河北主席此時惟有敬之兄承乏爲宜，否則，敬之如不北返，則華北與國家事以後更無了局。如其即時直接回平，則必爲日方繼續環繞糾纏，痛苦更無止境。無已，只有以河北主席名義，先回保定就職，而將軍分會事務逐漸移保辦理，一俟數月之後，局勢稍穩，再覓妥人替代，或屆時再將軍分會取消，如此方能解除苦痛，故弟意決任敬兄兼領河北主席，乃爲黨國一線之光也。何如？請與諸同志詳商速決。弟中正。洽未機蓉。」(註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十七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十七日

五八六

三)

同時電請何應欽先到保定就職。原電如下：

「南京何部長勛鑒：華北環境實爲最苦痛、惡劣之環境，然亦爲民族生死、存亡最大之關鍵，中本不欲強兄再任此難局。然兄若不北返，則事實上以後華北紛亂日甚一日，更難收拾。此時惟有忍辱含羞，以維現局，而收人心，爲我黨國保持革命歷史一線之榮光。但此時直接回平，又非得計，故只可以河北主席名義，先到保定就職，而將軍分會事務逐漸移保，維持三月，再另覓人替代，此乃爲今日惟一救國之道。尚望兄毅然承乏河北主席之職，爲盼。中正手啟。洽未機蓉。」（註四）

蔣委員長通令各省清剿殘共，推進縣政；又電龍雲盼三個月內開通滇黔公路。

蔣委員長本日通令湘、鄂、陝、甘等省綏靖公署及省政府，謂各地殘餘共軍經大軍肅清，除安撫流亡外，各縣政治應積極推進，建設碉堡，組織壯丁，堅壁清野，以絕其源，安定地方，各地民食亦應實施統制調劑。（註五）

蔣委員長又電剿共軍二路軍總司令龍雲，川黔公路已通車，盼滇黔路能於二個月內通車。其電文如下：

「昆明。龍總司令勛鑒：川黔路昨日已全路通車，以後由重慶乘車只要廿四小時即可直達貴陽。如滇黔路亦能用全力於三個月內開通，則以後雖不用飛機，亦可定期交通。前計盤縣城至平彝段經費，除路面與徵工不算外，約需廿餘萬圓。中央全經會可撥十五萬圓，爲宣威至威寧及平彝至盤縣兩路之補助費。中意以此補助費先築盤彝段，如其有餘，再築宣寧段，自七月起由經會每月撥五萬元，以三個月撥足，未知此路三個月內果能完成否？盼詳復。中正。洽機蓉。」（註六）

鄂省主席張群致電中政會秘書長唐有壬，堅辭日本之行。

湖北省主席張羣以日前對口外交意態分歧，莫衷一是，堅辭赴日一行。本日致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秘書長唐有壬，並轉告駐平政整會委員長黃郛。其電文如下：

「南京中央政治會議唐秘書長有壬兄：刪電敬悉，並轉膺白兄：昨日與松本晤談，對汪先生之質疑，極力解釋，並表示『日本對華外交方針，今昔方式雖有不同，而精神自幣原以來仍屬一貫。我方對日軍人方面，如能妥籌應付，則外交仍易入於和平正軌。對高橋所提覺書，認為個人行動不難解決』云云。所談甚為漂亮，而事實未必盡然。關於回復鄭州領館事，渠決交此間日總領酌定時期，弟允查明鄭州情形再告。渠定明（十八）日赴湘，號（廿）日返漢，馬（廿一）日北上。又據言京中有命弟赴日之議，現在對日外交，重在先定國是，並負責實行，如僅以人應付，縱有蘇、張之才辯，絳、綰之請盟，昭君、文姬之絕色，亦無濟於事。即李鴻章奉詔議和，亦先電清廷請定國是。現在全國意態分歧，枝節橫生，如僅在用人上著想，而不從辦法上打算，縱再犧牲數人，復何裨益？以兄等之賢明，當不出此也。來口大難，安敢緘默！尙祈垂察爲荷。弟張羣縉（十七日）。」（註七）

北平軍分會各委員聯名電促代委員長何應欽北返。

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自十三日離平南下入京後，以會務亟待主持，在不全體委員聯名電何，請早日北返。（註八）

日本陸相聲明無意在華北樹立政權。

日本陸相林銑十郎本日發表聲明，否認有在華北樹立政權的意志，日本軍方並非要締結一關於華北之軍事協定。（註九）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十七日

五八七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十七日

五八八

日本關東軍幕僚會議商討河北事件善後。

日本關東軍本口開重要幕僚會議，天津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山海關特務機關長儀我誠也、察哈爾特務機關長松井源之助等均參加。會中對華北時局善後及察哈爾事件，討論五小時之久。作成結論如下：

一、華北問題國民政府已容認日方要求，並積極實行，時局暫告一段落。
二、對察哈爾事件，由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與松井源之助，與責任者察省主席宋哲元交涉，處罰非法監禁事件之責任者。

三、關於華北調整關係，確立和平之具體對策，漸次求其實施。（註一〇）

註一：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十八日，三版。

註二：同註一。

註三：「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日本的侵略」，頁六八六。

註四：同註三。

註五：同註一。

註六：同註三，緒編（二），「中國政府之決策與抗日準備」，頁三三七。

註七：沈雲龍編：「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下冊，頁八八二。

註八：「國聞週報」，十二卷二十四期，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頁一。

註九：同註八，頁二。

註一〇：同註九。

十八日 國民政府派王克敏代理行政院駐平政整會委員長，商震兼代天津市長。

河北問題自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到京後，迭與中央有關首長會商。行政院駐平政整會委員長黃郛及委員王克敏亦由滬至京與議。黃郛因病不能北來，中央以河北需人主持，行政院本日開會決議，派王克敏代理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商震兼代天津市長。即由國民政府發布派令。

(註一)

當時日本人對黃郛不滿，黃郛亦以對日交涉棘手不欲北返(註二)，國民政府乃有此項任命。

令曰：

「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黃郛因病未能視事，特派該會委員王克敏代理委員長職務。此令。」

派商震兼代天津市長。此令。」(註三)

蔣委員長垂詢川康追剿軍總指揮劉文輝關於西康政情。

本月十四日川康追剿軍總指揮劉文輝入成都晉謁軍委會蔣委員長。蔣委員長本日復召劉垂詢西康情形、剿共經過，及今後對西康開發的構想。(註四)

行政院長汪兆銘為察省主席宋哲元免職事致電蔣委員長。

行政院長汪兆銘本日電告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察哈爾省主席業經本日院議決定免職，以秦德純代之。原電如下：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十八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十八日

五九〇

「成都。委員長蔣勛鑒：估密。今日敬之、膺白兩兄報告：關東軍已令土肥原於今日下午赴北平抗議撤換宋哲元；並報告宋曾有表示：如中央調任他職無不遵從，日本抗議則不甘受。故最宜於今日下午以前，將宋之主席免去，另有任用，而以秦德純代理。經於今晨院議再三討論結果，已決定發表。此事關於時間性只得先辦，乞鑒諒爲幸。弟兆銘。巧午印。」（註五）

我國駐日大使蔣作賓電告外交部：日本欲在北方組織反中央勢力。

我國駐日大使蔣作賓以日本欲在北方組織反中央勢力，俾與中央脫離，並欲利用國府委員閻錫山爲傀儡，致電外交部，望速密防。原電如下：

「南京外交部。二〇一號。十八日。呈閱。據密報：若輩以中國將趨統一，認爲不利，欲在北方組織一反中央勢力，先以冀、晉、察、綏、魯爲範圍，俾與中央脫離，以便爲所欲爲。現正積極進行，並欲利用閻主任爲傀儡云云。查此計若成，無異第二偽國，望速密防，無使奸計得售；苟我內部能團結，外人自無法侵入。賓。」（註六）

中共首領瞿秋白（瞿霜）在福建長汀被槍決。

瞿秋白，學名瞿霜，瞿爽，十四歲始以秋白爲名，江蘇武進人，前清光緒二十五年生（一八九九）。民國九年任北京「晨報」記者赴莫斯科。十一年在俄加入中國共產黨，年底返國，當選中共中央委員，主持理論、宣傳工作，並任上海大學社會系教授。中國國民黨容共期間，當選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翻譯共產國際的文件和命令。十六年清黨後，取代陳獨秀繼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開始武裝暴動，反抗國民黨。由於暴動一一失敗，十七年解除總書記職務，留俄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並到歐洲參加世界共黨運動，十九年返國。民國二十年撤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離開領導階層，瞿秋白由政治回到了文學，留在上海，爲中共文藝充當「文化戰士」。民國二十三年一月，奉命前往江西蘇維埃就任「

人民教育委員」。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國軍第五次圍剿開始，中共處境危殆，江西中共中央決定白瑞金突圍西走，留下部份人員，牽制國軍，掩護共軍，瞿秋白是留守的高級幹部之一。因國軍繼續清剿，只得向閩、贛、粵邊區撤退，並準備經潮、汕前往上海。本（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行抵福建長汀水口，爲保安團長鍾紹葵所捕，解送至長汀三十六師宋希濂部。

瞿秋白被捕後，共產國際發動外圍組織援救，中共則思武裝劫獄。國民政府在南京召開中央高級幹部會議討論，國府委員蔡元培本於愛才起見，主張從寬；考試院長戴傳賢以剿共當頭，不能不殺一儆百，主張從嚴。國民黨並派陳建中到長汀與瞿晤談，瞿表示願自新，並交出中共中央向西北總退卻全文，又說共黨人物中以毛澤東最有手腕，共軍如不能渡金沙江，即可消滅，否則不可收拾。瞿秋白表示願降，從事反共。陳建中返南京報告，中央接納；以電令遲到，瞿於本日在長汀被槍決，時二十六歲。

（註七）

瞿秋白在被捕以後繫獄期間，曾親撰「多餘的話」，足以顯示其從參加中共到最後悔悟的心路歷程，也可以反映出部份青年知識份子在動盪的時代中苦悶徬徨、幻想迷惘的情景。

附錄一：瞿秋白：「多餘的話」（註八）

「知我者，謂我心憂；

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何必說？——代序

說既然是多餘的，又何必說呢？已經是走到生命的盡期，餘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年份來算了，就是有話，也可說可不說的了。

但是，不幸我捲入了「歷史的糾葛」。——直到現在，外間好些人還以爲我是怎樣、怎樣的。我不怕人家責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十八日

五九一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十八日

五九二

備、歸罪，我倒怕人家「欽佩」。但願以後的青年不要學我的樣子，不要以為我以前寫的東西是代表什麼、什麼主義的；所以我願意趁這餘剩的生命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寫一點最後的最坦白的話。

而且，因為「歷史的誤會」，我十五年來勉強做著政治工作。——正因為勉強，所以也永久做不好，手裏做著這個，心裏想著那個，在當時是形格勢禁，沒有餘暇和可能說一說我自己的思想，而且時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現在我已經完全被解除了武裝，被拉出了隊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己的衝動和需要。說一說內心的話，澈底暴露內心的真相，布爾塞維克所討厭的小布爾喬亞知識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氣，不能夠不發作了。

雖然我明知道我這裏所寫的，未必能夠到得讀者手裏，也未必有出版價值，但是，我還是寫一寫罷。人往往喜歡談天，有時候不管聽的人是誰，能够亂談幾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況我是在絕滅的前夜，這是我最後「談天」的機會呢！

瞿秋白 一九三五，五，一七於汀州獄中。

「歷史的誤會」

我在母親自殺、家庭離散之後，孑然一身跑到北京，只願能够考進北大，研究中國文學，將來做個教員，度過這一世，甚麼「治國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沒有的。壞在「讀書種子」愛書本子，愛文藝，不能安份守己的，專心於升官發財。到了北京之後，住在堂兄純白家裏，北大的學膳費也希望他能够幫助我，——他卻沒有這種可能，叫我去考普通文官考試，又沒有考上，結果，是挑選一個既不要學費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專修館去進，這樣，我就開始學俄文了（一九一七夏）。當時並不知道俄國已經革命，也不知道俄國文學的偉大意義，不過當作將來謀一盤飯吃的本事罷了。

一九一八年開始看了許多雜誌，思想上似乎有相當進展，新的人生觀正在形成。可是，根據我的性格，所形成的與其說是革命思想，毋寧說是厭世主義的理智化。所以最早我同鄭振鐸、瞿世英、耿濟之幾個朋友組織新社會雜誌的時候，我是一個近於托爾斯泰派的無政府主義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個「政治動物」。五四運動期間只有

極短期的政治活動，不久，因為已經能够查著字典看俄文文學名著，我的注意力就大部份放在文藝方面了，對於政治上的各種主義，都不過略略「涉獵」求得一些現代常識，並沒有興趣去詳細研究。然而可以說，這時就開始「歷史的誤會」了。事情是這樣的，「五四運動」一開始，我就當了俄文專修館的總代表之一，當時的同學裏，誰也不願意幹，結果，我得做這一學校的「政治領袖」，我得組織同學羣眾去參加當時的政治運動。不久，李大釗、張松年他們發起馬克斯主義研究會（或是「俄羅斯研究會」罷？）我也因為讀了俄文的倍倍爾的婦女與社會的某幾段，對於社會，——尤其是社會主義最終理想發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興趣，所以也加入了，這時候大概是一九一九年底一九二〇年初，學生運動正在轉變和分化，學生會的工作也沒有以前那麼熱烈了。我就多讀了一些書。

最後有了機會到俄國去了，——北京晨報要派通信記者到莫斯科去，來找我。我想看一看那「新國家」，尤其是借此機會把俄國文學好好研究一下，的確是一件最愜意的事，於是就動身去（一九二〇年八月）。

最初，的確吃了幾個月黑麵包，餓了好些時候。後來俄國內戰爭停止，新經濟政策實行，生活也就寬裕了些。我在這幾個月內請了私人教授，研究俄文、俄國史、俄國文學史，同時為著晨報的通信也很用心看俄國共產黨的報紙、文件，調查一些革命事蹟。我當時對於共產主義只有同情和相當的了解，並沒有想到要加入共產黨，更沒有心思要自己來做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因為那時候，我誤會著加入了黨就不能專修文學，——學文學彷彿就是不革命的觀念，在當時已經通行。

可是，在當時的莫斯科，除我以外，一個俄文翻譯都找不到。因此，東方大學開辦中國班的時候（一九二一年秋），我就當了東大的翻譯和助教，因為職務的關係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書籍不得不研究些，而文藝反而看得少了。不久（一九二二年底），陳獨秀代表中國共產黨到莫斯科（那時我已經是共產黨員，還是張太雷介紹我進黨的），我就當他的翻譯。獨秀回國的時候，他要我回來工作，我就同了他回到北京。于右任、鄧中夏等創辦上海大學的時候，我正在上海，這是一九二三年夏天，他們請我當上大的教務長兼社會學系主任，那時，我在黨內只兼著一點宣傳工作，編輯新青年。

上大初期，我還有餘暇研究一些文藝問題，到了國民黨改組，我來往上海、廣州之間，當翻譯，參加一些國民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十八日

五九四

黨工作（例如上海的國民黨中央執行部的委員等）；而一九二五年一月共產黨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又選舉了我的中央委員，這時候，就簡直完全只能做政治工作了。我的肺病又不時發作，更沒有可能從事於我所愛好的文藝。雖然我當時對政治問題還有相當的興趣，可是有時也會懷念著文藝而「悵然若失」的。

武漢時代的前夜（一九二七年初），我正從重病之中脫險，將近病好的時候，陳獨秀、彭述之等的政治主張，逐漸暴露機會主義的實質，一般黨員對他們失掉信心。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上（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間），獨秀雖然仍舊被選，但是對於領導已經不大了。武漢的國共分裂之後，獨秀就退出中央，那時候，沒有別人主持，就輪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其實，我雖然在一九二六年底及一九二七年初就發表了一些議論反對彭述之，隨後不得不反對陳獨秀。可是，我根本上不願意自己來代替他們，——至少是獨秀。我確是一種調和派的見解，當時只想獨秀能够糾正他的錯誤觀念，不聽述之的理論，等到實逼處此，要我「取獨秀而代之」，我一開始就覺得非常之「不合式」，但是，又沒有別的辦法。這樣我擔負了直接的政治領導有一年光景（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八年五月）。這期間發生了南昌暴動。當時，我的領導在方式上同獨秀時代不同了，獨秀是事無大小都參加主持的，我卻因為對組織尤其軍事非常不明瞭，也毫無興趣，所以只發表一般的政治主張，其餘調遣人員和實行的具體計畫等，就完全聽組織部、軍事部去辦，那時就感覺到空談無聊。但是，轉念要退出領導地位，又覺得好像是拆臺，這樣，勉強著自己度過了這一時期。

一九二八年六月間共產黨開第六次大會的時候，許多同志反對我，也有許多同志贊成我，我的進退成為黨的政治主張的聯帶問題。所以，我雖然屢次想說：「你們饒了我罷，我實在沒有興趣和能力負擔這個領導工作了。」但是終於沒有說出口，當時形格勢禁，舊幹部中沒有別人，新幹部起來領導的形勢還沒有成熟，我只得仍舊擔著這個名義。可是事實上，六大之後，中國共產黨的直接領導者是李立三和向忠發等等，因為他們在國內主持實際工作，而我只在莫斯科當代表當了兩年。直到立三的政治路線走上了錯誤的道路，我回到上海開三中全會（一九三〇年九月底），我更覺得自己的政治能力確實非常薄弱，竟辨別不出立三的錯誤程度。結果，中央不得不再召集會議，——就是四中全會，來開除立三的中央委員、我的政治局委員，新幹部起來接替了政治上的最高領導，我當時覺得

鬆了一口氣，從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五年我居然當了中國共產黨領袖之一，最後三年甚至彷彿是最主要的領袖（不過沒有像外間所傳說的「總書記」的名義）。

我自己忖度著，像我這樣性格、才能、學識，當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實在是一個「歷史的誤會」，我本是一個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後還是「文人積習未除」的。對於政治，從一九二七年起就逐漸減少興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實在完全沒有興趣了。工作是「但求無過」的態度，全國的政治情形實在懶得問，一方面固然是身體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現十二分疲勞的狀態；別方面也是十幾年為著「顧全大局」勉強負擔一時的政治翻譯、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來，實在違反我的興趣和性情的結果，這真是十幾年的一場誤會、一場噩夢。

我寫這些話，決不是要脫卸什麼責任——客觀上我對共產黨或是國民黨的「黨國」應當負什麼責任，我決不推托，也決不能用我主觀的情緒來加以原諒或者減輕。我不過想把實情，在死之前說出來罷了。總之，我其實是一個很平凡的文人，竟虛負了某某黨的領袖的聲名十來年，這不是「歷史的誤會」是什麼呢？

脆弱的二元人物

一隻羸弱的馬拖著幾千斤的輜重車，走上了險峻的山坡，一步步的往上爬，要往後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實在不能勝任了。我在負責政治領導的時候，就是這樣的一種感覺。欲罷不能的疲勞使我永久感到一種無可形容的重壓。精神上政治的倦怠，使我渴求「甜蜜的」休息，以致於腦經麻木停止一切種種思想。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產黨四中全会開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員之後，我的精神狀態確是「心中空無所有」的情形，直到現在還是如此。

我不過滿三十六歲（雖然陰曆的習慣算我今年是三十八歲），但是，自己覺得已經非常的衰憊，絲毫青年、壯年的興趣都沒有了。不但一般的政治問題懶得去思索，就是一切娛樂，甚至風景都是漠不相關的了。本來我從一九一九年就得了吐血病，一直沒有好好醫治的機會，肺結核的發展曾經在一九二六年走到非常危險的階段，那年幸而勉強醫好了，可是立即趕到武漢去，立即又是半年最忙碌緊張的工作。雖然現在肺病的最危險期逃過了，而身體根本弄壞了，虛弱得簡直是一個廢人。從一九二〇年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十年——除卻躺在床上不能行動、神志昏昏的幾天以外——我的腦經從沒有得到休息的日子，在負責時期神經的緊張自然是很厲害的，往往十天、八天連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十八日

五九六

續的不安眠，爲著寫一篇政治論文或者報告。這繼續十幾年的不休息，也許是我精神疲勞和十分厲害的神經衰弱的原因，然而究竟我離衰老期還很遠，這十幾年的辛勞，確實算起來，也不能說怎麼了不得，而我竟成了頹喪、殘廢的廢人了，我是多麼脆弱，多麼不禁磨鍊呵！

或者，這不僅是身體本來不強壯，所謂「先天不足」的原因罷。

我雖然到了十三、四歲的時候就很貧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謂「衣租食稅」的紳士階級，世代讀書也世代做官。我五、六歲的時候，我的叔祖瞿廣韶還在湖北布政司任上，他死的時候正署理湖北巡撫。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雖然在幾十年前已經賣盡，而我小的時候，卻靠著叔祖伯父的官俸過了好幾年十足的少爺生活。紳士的體面「必須」繼續維持。我母親寧可自殺而求得我們兄弟繼續讀書的可能；而且我母親因爲窮困而自殺的時候，家裏往往沒有米煮飯的時候，我們還用著一個僕婦（積欠了他幾個月的工資，到現在還沒有還清）。我們從沒有親手洗過衣服，燒過一次飯。

直到那樣的時候，爲著要穿長衫，在母親死後，還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縫費，要用殘餘的木器去抵賬。我的紳士意識，——就算是深深潛伏著表面不容易察覺罷——，其實是始終沒脫掉的。

同時，我廿一、二歲正當所謂人生觀形成的時期，理智方面是從托爾斯泰式的無政府主義很快就轉到了馬克思主義。人生觀或是主義，這是一種思想方法，——所謂思路；既然走上這條思路，卻不是輕易就能改換的。而馬克思主義是什麼，是無產階級的宇宙觀和人生觀，這同我潛伏的紳士意識，中國式的士大夫意識，以及後來蛻變出來的小資產階級或者市儈式的意識，完全處於敵對的地位。沒落的中國紳士階級意識之中，有些這樣的成份：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禮讓，避免鬭爭，……以至寄生式的隱士思想，有時候還有點興趣去思考一下，然而大半也是欣賞的份數居多，而研究分析的份數較少，而且體力的衰弱也不容許我多思索了。

體力上的感覺是每天只要用腦到兩三小時以上，就覺得十分疲勞，或者過份的畸形的興奮，以至於不能睡覺，腦痛……冷汗。

唉！脆弱的人呵，所謂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需要這種東西幹嗎？我想，假定我還保存這多餘的生命若干時候，

我另有拒絕用腦的一個方法，我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餘年」。但是，最好是趁早結束了罷。

我和馬克斯主義

當我開始我的社會生活的時候，正是中國的「新文化」運動的浪潮非常洶湧的時期。爲著繼續深入的研究俄文和俄國文學，我剛好又不能不到世界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去。我那時的思想是很紊亂的：十六、七歲時開始讀了些老、莊之類的子書，隨後是宋儒語錄，隨後是佛經、大乘起信論，在到俄國之前，固然已經讀過倍倍爾的著作、共產黨宣言之類，極少幾本馬克思主義書籍，然而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是根本說不上的。

而且，我很小的時候，就不知怎樣有一個古怪的想頭：爲什麼每一個讀書人都要去「治國平天下」呢？各人找一種學問或是文藝研究一下不好嗎？所以我到俄國之後，雖然因爲職務的關係時常得讀些列寧他們的著作、論文、演講，可是這不過求得對於俄國革命和國際形勢的常識，並沒有認真去研究。政治上一切種種主義，正是「治國平天下」的各種不同的脈案和藥方，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師」，不想做「諸葛亮」——這些事自然有別人去幹——我也就不去深究了。不過我對於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終極理想，卻比較有興趣。

記得當時懂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社會同樣是無階級、無政府、無國家的最自由的社會，我心上就很安慰，因爲這同我當初無政府主義，和平博愛世界的幻想沒有衝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馬克思主義告訴我達到這樣的最終目的，客觀上無論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銳的階級鬭爭，以至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無產階級統治國家的一個階級。爲著要消滅「國家」一定要先組織一時期的新式國家；爲著要實現最徹底的民權主義（也就是無所謂民權的社會），一定要實行無產階級的民權。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實際上很有道理的邏輯——馬克思主義所謂辯證法！使我覺得很有趣。我大致了解了這問題，就擱下了，專心去研究俄文，至少有大半年，我沒有功夫去管什麼主義不主義。

後來莫斯科東方大學要我當翻譯，才沒有辦法又打起精神去看那一些書。誰知越到後來越沒有功夫繼續研究文學，不久就喧賓奪主了。

但是，我第一次在俄國不過兩年，真正用功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常識不過半年，這是隨著東大課程上的需要看一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十八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十八日

五九八

些書，明天要譯經濟學上的那一段，今天晚上先看過一道，作爲預備，其他唯物史觀、哲學等等也是如此，這絕不是有系統的研究。至於第二次我到俄國（一九二八——一九三〇），那是當著共產黨的代表，每天開會解決問題，忙個不了，更沒有功夫做有系統的學術上的研究。

馬克思主義上的主要部分：唯物論的哲學、唯物史觀——階級鬥爭的理論，以及政治經濟學，我都沒有系統的研究過。資本論——我就根本沒有讀過，尤其對於經濟學我沒有興趣。我的一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常識，差不多都是從報章雜誌上的零星論文和列寧幾本小冊子上得來的。

可是，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國，研究馬克思主義以至一般社會科學的人，還少得很；因此，僅僅因此，我擔任了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之後，就逐漸的偷到所謂「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的虛名。其實，我對這些學問，的確只知道一點皮毛。當時我只是根據幾本外國文的書籍轉譯一下，編了一些講義。現在看起來是十分幼稚、錯誤百出的東西。現在已經有許多新進的青年，許多比較有系統的研究了馬克思主義的學者——而且國際的馬克思主義的學術水平也提高了許多。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誤會」，就是用馬克思主義來研究中國的現代社會，部分的是研究中國歷史的發端——也不由得不出我來開始嘗試。五四以後的五年中間，記得只有陳獨秀、戴季陶、李漢俊幾個人寫過幾篇關於這個問題的論文，可是都是無關重要的。我回國之後，因爲已經在黨內工作，雖然只有一知半解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卻不由我不開始這個嘗試：分析中國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程度，分析中國社會階級分化的性質，階級鬥爭的形勢，階級鬥爭和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的關係等等。

從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我在這方面的工作，自然在全黨同志的督促、實際鬥爭的反映，以及國際的領導之下，逐漸有相當的進步。這決並不是我一個人的工作，越到後來，我的參加是越少。單就我的成績而論，現在所有的馬克思主義者都可明顯的看見，我在當時所做的理論上的錯誤，共產黨怎樣糾正了我的錯誤，以及我的幼稚的理論之中包含著怎樣混雜和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的成份。

這些機會主義的成份發展起來，就形成錯誤的政治路線，以致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不能不刪除我的政治委

員。的確，到一九三〇年，我雖然在國際參加了兩年的政治工作，相當得到一些新的知識，受到一些政治上的鍛鍊，但是，不但不進步，自己反而覺得退步了。中國的階級鬥爭早已進到了更高的階段，對於中國的社會關係和政治形勢，需要更深刻、更複雜的分析、更明瞭的判斷，而我的那點知識絕對不夠，而且非無產階級的反布爾塞維克的意識就完全暴露了，當時，我逐漸覺得許多問題，不但不想通，甚至不想動了。新的領導者發揮某些問題議論之後，我會感覺到鬆快，覺得這樣解決原是最適當不過的，我當初為什麼簡直想不到；但是，也有時候會覺得不解。

此後，我勉強自己去想一切「治國平天下」的大問題的必要，已經沒有了！我在十二分疲勞和吐血症復發的期間，就不再去「獨立思索」了。一九三二年初就開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極時期，直到現在。從那時起，我沒有自己的政治思想。這並不是說我是一個很好的模範黨員，對於中央的理論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個最壞的黨員，早就值得開除的，因為我對中央的理論政策不加思索了，偶然我也有對中央政策懷疑的時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懷疑了！因為懷疑也是一種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懷疑。

我的一知半解的馬克思主義知識，曾經在當時起過一些作用——好的壞的影響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不用我自己來判斷——而到了現在，我已經在政治上死滅，不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宣傳者了。

同時要說我已經放棄了馬克思主義，也是不確的。如果要同我談起一切種種政治問題，我除了根據我那一點一知半解的馬克思主義方法來推論以外，卻又沒有什麼別的方法。事實上我這些推論又恐怕包含著許多機會主義，也就是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在內，這是「亦未可知」的。因此我更不必枉然費力去思索；我的思路已經在青年時期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初步，無從改變；同時，這思路卻同非馬克思主義的歧路交錯著，再自由任意的走去，不知會跑到什麼地方去。——而最主要的是我沒有氣力再跑了，我根本沒有精力再作政治的社會科學的思索了。stop。

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線

當我不得不擔負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領導的時候，正是中國革命進到了最巨大的轉變和震盪的時代，這就是武漢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十八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十八日

六〇〇

時代結束之後。分析新的形勢，確定新的政策，在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階級鬥爭最複雜、最劇烈的路線匯合分化轉變的時期，這是一個非常艱難的任務。當時許多同志和我，多多少少都做了政治上的錯誤；同時更有許多以前的同志在這階級鬥爭更進一步的關口，自覺的或者不自覺的離開了革命隊伍。在最初，我們在黨的領導之下所決定的政策一般的是正確的，武漢分共之後，我們接著就決定賀、葉的南昌暴動；兩湖、廣東的秋收暴動（一九二七），到十一月又決定廣州暴動，這些暴動本身並不是什麼盲動主義，因為都有相當的羣眾基礎。固然，中國一般的革命形勢，從一九二七年三月底英、美、日帝國主義者砲轟南京威脅國民黨反共以後，就已經開始低落；但是，接著而來的武漢政府中的奮鬥、分裂……，直到廣州暴動的舉出蘇維埃旗幟，都還是革命勢力方面正當的挽回局勢的嘗試，結果，是失敗了——就是說沒有能够把革命形勢重新轉變到高漲的陣容，必須另起爐灶。而我——這時期當然我應當負主要的責任——在一九二八年初，廣州暴動失敗之後，仍舊認為革命形勢一般的存在，而且繼續高漲，這就是盲動主義的路線了。

原本個別的盲動現象，我們和當時的中央從一九二七年十月起就表示反對的；對於有些黨部不努力去領導和爭取羣眾，反而孤注一擲，或者僅僅去暗殺豪紳之類的行動，我們總是加以糾正的。可是，因為當時整個路線錯誤，所以不管主觀上怎樣了解盲動主義現象的不好，費力於枝枝節節的糾正，客觀上卻在領導著盲動主義的發展。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大會糾正了這個錯誤路線，使政策走上了正確的道路。自然，武漢時代之後，我們所得到的中國革命之中的最重要的教訓：例如革命有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可能和前途，反帝國主義革命最密切的和土地革命聯系著等……都是「六大」所採納的，蘇維埃革命的方針，就在「六大」更明確的規定下來。

但是以我個人而論，在那時候，我的觀點之中不僅有過分估量革命形勢的發展，以致助長盲動主義的錯誤。對於中國農民的分析，認為富農還在革命戰線之內，認為不久的將來就可以在有些大城市取得暴動的勝利等觀念，也已經潛伏著或者有所表示。不過，同志們都沒有發覺這些觀點的嚴重錯誤，還沒有指出來，我自己當然更不會知道這些是錯誤的。直到一九二九年秋天，討論農民問題的時候，才開始暴露我在農民問題上的錯誤。不幸得很，當時沒有更深刻、更無情發揚。……此後，就來了立三路線的問題了。

一九二九年底，我還在莫斯科的時候，就聽說立三和忠發的政策有許多不妥當地方。同時，莫斯科中國勞動大學（前稱孫中山大學）的學生中間發生非常劇烈的鬭爭，我向來沒有知人之明，只想彌縫緩和這些內鬭，覺得互相攻訐批評的許多同志都是好的，聽他們說的事情卻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誇大事實作為「打倒」對方的理由；因此，我就站在調和的立場。這使得那裏的黨部認為我恰好是機會主義和異己份子的庇護者，結果，撤銷了我的中國共產黨駐莫代表的職務，準備回國。自然，在回國任務之中，最重要的是糾正立三的錯誤，消滅莫斯科、中國同志之間的派別觀念對於國內同志的影響。

但是，事實上我什麼也沒有做到，立三的錯誤在那時——一九三〇年夏天——已經形成了自己的半托洛茨基的路線，派別觀念也使得黨內抑制莫斯科回國的新幹部。而我回來之後召集的三中全會，以及中央一切處置，都只是零零碎碎的糾正了立三的一些顯而易見的錯誤，既沒有指出立三的錯誤路線，更沒有在組織上和一切計劃及實際工作上保障國際路線的執行，實際上我的確沒有認出立三路線和國際路線的根本不同。

老實說，立三路線是我的許多錯誤觀念——有人說是瞿秋白主義——的邏輯的發展。立三的錯誤政策可以說是「一種失敗主義」，他表面上認為中國全國的革命勝利的局面已經到來，這會推動全世界革命的成功。其實是自己沒有把握保持和發展蘇維埃革命在幾個縣區的勝利，覺得革命前途不是立即向大城市發展而取得全國勝利以至全世界的勝利，就是迅速的敗亡，所以要孤注一擲的拼命。這是用左傾空談來掩蓋右傾機會主義的實質。因此在組織上，在實際上，在土地革命的理論上，在工會運動的方針上，在青年運動和青年組織等等各種問題上……無往而不錯。我在當時卻辨別不出來。事後我曾說：假定「六大」之後，留在中國直接領導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末，在實際上我也會走到這樣的錯誤路線，不過不致像立三這樣魯莽，也可以說，不會有立三那樣的勇氣。我當然間接的負著立三路線的責任。

於是四中全會後，就決定了開除立三的中央委員，開除我的政治局的委員。我呢，像上面已經說過的，正感謝這一開除，使我卸除了千鈞萬擔。我第二次回國是一九三〇年八月中旬，到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我就離開了中央政治領導機關，這期間只有半年不到的時間。可是這半年對於我幾乎比五十年還長！人的精力已經像完全用盡了似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十八日

六〇二

的，我告了長假休養醫病——事實上從此脫離了政治舞臺。

再想回頭來幹一些別的事情，例如文藝的譯著等，已經覺得太遲了。從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三〇年，整整十年我離開了「自己的家」——我所願意幹的俄國文學的研究——到這時候方回來，不但田園荒蕪，而且自己的氣力也已經衰憊了。自然，有可能還是幹一幹「以度餘年」的。可惜接著就是大病，時發時止，耗費了三年光陰。一九三四年一月，爲著在上海養病的不可能，又跑到瑞金——到瑞金已是二月五日了——擔任了人民委員的清閒職務。可是既然在蘇維埃中央政府擔負一部份的工作，雖然不必出席黨的中央會議，不必參與一切政策的最初討論和決定，然而要完全不問政治卻又辦不到了，我就在敷衍塞責，厭倦著政治卻又不得不略爲一問政治的狀態中間，過了一年。

最後這四年中間，我似乎記得還做了幾次政治問題上的錯誤，但是現在我連內容都記不清楚了，大概總是我的老機會主義發作罷了。我自己不願意有什麼和中央不同的政見，我總是立刻「放棄」這些錯誤的見解，其實我連想也沒有仔細想，不過覺得爭辯起來太麻煩了，既然無關緊要，就算了罷。

我的政治生命其實早已結束了。

最後這四年，還能說我繼續在爲馬克思主義奮鬥，爲蘇維埃革命奮鬥，爲著黨的正確路線奮鬥嗎？例行公事辦了些，說奮鬥是實太恭維了。以前幾年的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線的責任，都決不應當因此而減輕的；相反，在共產黨的觀點上來看，這個責任倒是更加加重了，歷史的事實是抹煞不了的，我願意受歷史的最公平的裁判！

一九三五，五，二〇。

「文人」

「一爲文人，便無足觀」——這是清朝一個漢學家說的。的確，所謂「文人」正是無用的人物。這並不是現代意義的文學家、作家或是文藝評論家，這是吟風月的「名士」，或者是……說簡單些，讀書的高等游民，他什麼都懂得一點，可是一點沒有真實的知識。正因爲他對於當代學術水平以上的各種學問都有少許的常識，所以他自以爲是學術界的人，可是，他對任何一種學問都沒有系統的研究、真正的心得，所以他對於學術是不會有什麼貢獻的，對於文藝也不會有什麼成就的。

自然，文人也有各種各樣不同的典型，但是大都實際上是高等游民罷了。假使你是一個醫生，或是工程師、化學技師……真正的作家，你自己會感覺到每天生活的價值，你能够創造或修補一點什麼，只要你願意。就算你是一個真正的政治家罷，你可以做錯誤，但是也會糾正錯誤，你可以堅持你的錯誤，但是也會認真的爲著自己的見解去鬭爭、實行。只有文人就沒有希望了，他往往連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做的是什麼？

「文人」是中國中世紀的殘餘和「遺產」——一份很壞的遺產。我相信，再過十年、八年沒有這一種智識份子了。不幸，我自己不能够否認自己正是「文人」之中的一種。

固然，中國的舊書：十三經、二十四史、子書、筆記、叢書、詩、詞、曲等，我都看過一些，但是我找到就看，忽然想起就看，沒有什麼研究的；一些科學論文，馬克思主義的和非馬克思主義的，我也看過一些，雖然很少，所以這些新舊舊的書對於我，與其說是知識的來源，不如說是消閒的工具。究竟在那一種學問上，我有點真實的知識？我自己是回答不出的。

可笑得很，我做過所謂「殺人放火」的共產黨的領袖（？），可是我確是一個最懦怯的「婆婆媽媽的」書生，殺一隻老鼠都不會的、不敢的。

但是，真正的懦怯不在這裏。首先是差不多完全没有自信力，每一個見解都是動搖的，站不穩的，總希望有一個依靠。記得布哈林初次和我談話的時候，說過這麼一句俏皮話：「你怎麼和三層樓上的小姐一樣，總那麼客氣，說起話來，不是『或是』，就是『也許』、『也難說』……等等」。其實，這倒是真心話。可惜的是人家往往把我的坦白當作「客氣」或者「狡猾」。

我向來沒有爲著自己的見解而奮鬥的勇氣，同時，也很久沒有承認自己錯誤的勇氣。當一種意見發表之後，看沒有有力的贊助，立刻就懷疑起來；但是，如果沒有一個另外的意見來代替，那就只會照著這個連自己也懷疑的意見做去。看見一種不大好的現象，或是不正確的見解，卻還沒有人出來指摘，甚至其勢洶洶的大家認爲這是很好的事情，我也始終沒有勇氣說出自己的懷疑來，優柔寡斷，隨波逐流，是這種「文人」必然的性格。

雖然人家看見我參加過幾次大的辯論，有時候彷彿很激烈，其實我是很怕爭論的。我向來覺得對方說的話「也

對」，「也有幾分理由」，「站在對方的觀點上他當然是對的」，我似乎很懂得孔夫子忠恕之道。所以畢竟做了「調和派」的領袖。假使我激烈的辯論，那末，不是認為「既然站在布爾塞維克的隊伍裏不應當調和」，因此勉強著自己，就是沒有拋開「體面」立刻承認錯誤的勇氣，或者是對方的話太幼稚了，使我「箭在絃上不得不發」。

其實，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爭論，「和和氣氣的過日子」。

我有許多標準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講和氣，希望大家安靜些、仁慈些等等。固然從少年時候起，我就憎惡貪污、卑鄙……，以至一切惡濁的社會現象，但是從來沒有想做俠客，我只願意自己不做那些罪惡，有可能呢，去勸勸他們不要再那樣做；沒有可能呢，讓他們去罷，他們也有他們的不得已的苦衷罷！

我的根本性格，我想，不但不足以鍛鍊成布爾塞維克的戰士，甚至不配做一個起碼革命者，僅僅為著「體面」，所以既然捲進了這個隊伍，也就沒有勇氣自己認識自己，而請他們把我洗刷出去。

但是我想，如果叫我做一個「戲子」——舞臺上的演員倒很會有些成績，因為十幾年我一直覺得自己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著大學教授，扮著政治家，也會真正忘記自己而完全成為「劇中人」。雖然，這對於我很苦，得每天盼望著散會，盼望同我談政治的朋友走開，讓我卸下戲裝，還我本來面目——躺在床上，極疲乏的念著：「回『家』去罷，回『家』去罷！」這的確是很苦的——然而在舞臺上的時候，大致總還扮得不差，像煞有介事的。

為什麼？因為青年精力比較旺盛的時候，一點遊戲和做事的興會總有的，即使不是你自己的事，當你把他做好時候，你也會感覺到一時的愉快。譬如你有點小聰明，你會擺好幾幅「七巧版圖」或者「益智圖」，你當時一定覺得痛快。正像在中學校的時候，你算出幾個代數難題似的，雖則你並不預備做數學家。

不過，扮演舞臺上的角色究竟不是「自己的生活」，精力消耗在這裏，甚至完全用盡，始終是後悔也來不及的事情，等到精力衰憊的時候，對於政治舞臺，實在是十分厭倦了。

龐雜而無秩序的一些書本上的知識和累贅而反乎自己興趣的政治生活，使我麻木起來，感覺生活的乏味。

本來，書生對於宇宙間的一切現象，都不會有親切的了解，往往會把自己變成一大堆抽象名詞的化身，一切都有一個「名詞」，但是沒有實感。譬如說，勞動者的生活、剝削、鬭爭精神、土地革命、政權等……，一直到春花

秋月、螭岷、委蛇，一切種種名詞、概念、詞藻，說是會說的，等到迫問你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那就會感覺到模糊起來。

對於實際生活，總像霧裏看花似的，隔著一層膜。

「文人」和書生大致沒有任何一種具體的知識。他樣樣都懂得一點，其實樣樣都是外行。要他開口議論一些「國家大事」，在不大複雜和具體的時候，他也許會。但是，叫他修理一輛汽車，或者配一劑藥方，辦一個合作社，買一批貨物，或是清理一本賬目，再不然，叫他辦好一個學校，……總之，無論那一件具體而切實的事件，他都會覺得沒有把握的。

例如，最近一年來，叫我辦蘇維埃的教育。固然，在瑞金、寧都、興國這一帶的所謂中央蘇區，原來是文化非常落後的地方，譬如一張白紙，在剛剛著手辦教育的時候，只是創辦義務小學校，開辦幾個師範學校。小學教育和兒童教育的特殊問題，尤其是國內戰爭中工農羣眾教育的特殊問題，都實在的沒有相當知識，甚至普通常識都不够！

近年來，感覺到這一切種種，很願意「回過去再生活一遍」。

霧裏看花的隔膜的感覺，使人覺得異常的苦悶、寂寞和孤獨，很想仔細的親切的嘗試一下實際生活的味道。譬如中央蘇區的土地革命已經有三、四年，農民的私人日常生活究竟有了怎樣的具體變化？他們究竟是怎樣的感覺？我曾經去考察過一兩次。一開口就沒有「共同的言語」，而且自己也懶惰得很，所以終於一無所得。

可是，自然而然的，我學著比較精細的考察人物，領會一切「現象」。我近年來重新來讀一些中國和西歐的文學名著，覺得有些新的印象。你從這些著作中間，可以相當親切的了解人生和社會，了解各種不同的個性，而不是籠統的「好人」、「壞人」，或者「官僚」、「平民」、「工人」、「富農」等等。擺在你面前的是有血、有肉、有個性的人，雖則這些人都在一定的生產關係，一定的階級之中。

我想，這也許是從「文人」進到真正了解文藝的初步了。

是不是太遲了呢？太遲了！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十八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十八日

六〇六

徒然抱著對文藝的愛好和懷念，起先是自己的頭腦和身體被「外物」所佔領了。後來是非常的疲乏籠罩了我三、四年，始終沒有在文藝方面認真的用力。書是亂七八糟看了一些；我相信，也許走進了現代文藝的水平線以上的境界，不至於辨別不出趣味的高低。我曾經發表的一些文藝方面的意見，都駁雜得很，也是一知半解的。

時候過的很快，一切都荒疏了，眼高手低是必然的結果，自己寫的東西——類似於文藝的東西是不能使自己滿意的，我至多不過是個「讀者」。

講到我僅有一點具體知識，那就只有俄國文罷，假使能够仔細而鄭重的、極忠實的翻譯幾部俄國文學名著，在漢文方面每字每句的斟酌著，也許不會「誤人子弟」的。這一個最愉快的夢想，也比在創作和評論方面再來開始求得什麼成就要實際得多。可惜，恐怕現在這個可能已經「過時」了！

告 別

一齣滑稽劇就此閉幕了！

我家鄉有句俗語，叫做「捉住老鴉在樹上做窠」，這窠是始終做不成的。一個平凡甚至無聊的「文人」，卻要他擔負幾年的「政治領袖」的職務，這雖然可笑，卻是事實。這期間，一切好事都不是由於他的功勞——實在是由於當時幾位負責同志的實際工作；他的空談不過是表面的點綴，甚至早就埋伏了後來的禍害。這歷史的功罪，現在到了最終結算的時候了。

你們去算賬罷，你們在鬭爭勇猛精進著，我可以羨慕你們，祝賀你們，但是已經不能跟隨你們了。我不覺得可惜；同樣，我也不覺得後悔，雖然我枉費了一生心力在我所不感興趣的政治上。過去的是已經過去了，懊悔徒然增加自己現在的煩惱。應當清洗出隊伍的，終究應當清洗出去，而且愈快愈好，更用不著可惜。

我已經退出了無產階級的革命先鋒的隊伍，已經停止了政治鬭爭，放下了武器，假使你們！共產黨的同志們

！能够早些聽到我這裏寫的一切，那我想早就應當開除我的黨籍。像我這樣脆弱的人物，敷衍、消極、怠惰的份子，尤其重要的是空洞的承認自己錯誤而根本不能轉變自己的階級意識和情緒，而且，因為「歷史的偶然」，這並不是一個普通黨員，而是曾經當過政治局委員的——這樣的人，如何還不要開除呢？

現在，我已經是國民黨的俘虜，再來說起這些似乎多餘的了。但是，其實不是一樣嗎？我自由不自由，同樣是不能夠繼續鬭爭了。雖然我現在才快要結束我的生命，可是，我早就結束了我的政治生活，嚴格的講，不論我自由不自由，你們早就有權利認為我也是叛徒的一種，如果不幸而我沒有機會告訴你們：我的最坦白、最真實的態度而驟然死了，那你們也許還把我當一個共產主義的烈士。記得一九三二年訛傳我死的時候，有的地方替我開了追悼會，當然還念起我的「好處」，我到蘇區聽到這個消息，真叫我不寒而慄，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實在太那個了。因此，雖然我現在已經囚在監獄裏，雖然我現在很容易裝腔作勢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這樣做。歷史是不能夠，也不應當欺騙的。我騙著我一個人的身後虛名不要緊，叫革命同志誤認叛徒為烈士卻是大大不應該的。所以雖反正是死，同樣是結束我的生命，而我決不願冒充烈士而死。

永別了，親愛的同志們！這是我最後叫你們「同志」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們「同志」的了，告訴你們：我實質上離開了你們的隊伍好久了。

唉！歷史的誤會叫我這「文人」勉強在革命的政治舞臺上混上了好些年，我的脫離隊伍，不簡單的因為我要結束我的革命，結束這一齣滑稽劇，也不簡單的因為我的痼疾和衰憊，而是因為我始終不能夠克服自己的紳士意識，我終究不能成為無產階級的戰士。

永別了，親愛的朋友們！七、八年來，我早已感覺到萬分的厭倦。這種疲乏的感覺，有時候，例如一九三〇年初或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間，簡直厲害到無可形容，無可忍受的地步。我當時覺得，不管全宇宙的毀滅不毀滅，不管革命還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現在已經有了「永久休息」的機會。

我留下這幾頁給你們——我的最後的、最坦白的老實話。永別了！判斷一切的當然是你們，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

一生沒有什麼朋友，親愛的人是很少的幾個。而且除開我的之華以外，我對你們也始終不是完全坦白的。就是對於之華，我也只露一點口風。我始終戴著假面具。我早已說過，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不但對於動手去揭穿別人的痛快，就是對於被揭穿的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夠揭穿。現在我丟掉了最後一層面具，你們應當祝賀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十八日

六〇八

我！我去休息了，永久去休息了，你們便應當祝賀我！

我時常說，感覺到十年、二十年沒有睡覺似的疲勞，現在可以得到永久的、「偉大的」、可愛的睡眠了。

從我的一生，也許可以得到一個教訓：要磨練自己，要有非常鉅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種種「異己的」意識，以至最微細的「異己的」情感，然後才能從「異己的」階級裏完全跳出來，而在無產階級的隊伍裏站穩自己的腳步。否則，不免是「捉了老鴉在樹上做窠」，不免是一齣滑稽劇。

我這滑稽劇是要閉幕了。

我留戀什麼？我最親愛的人，我曾經依傍著她度過了這十年的生命。是的，我不能沒有依傍。不但在政治上生活裏，我其實從沒有做過一切鬭爭的先鋒，每次總要先找著某種依傍。不但如此，就是在私生活裏，我也沒有生存競爭的勇氣，我不會組織自己的生活，我不會做極簡單平常的瑣事，我一直是依傍著我的親人，我唯一的親人！我如何不留戀？我祇覺得十分難受，因為我許多對不起我這個親人，尤其是我的精神上的懦怯，使我對於她也終究沒有澈底的坦白，但願她從此厭惡我、忘記我，使我心安罷。

我還留戀什麼？這美麗世界的欣欣向榮的兒童，「我的」女兒，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們，我替他們祝福。

這世界對於我仍然是非常美麗。一切新的、鬭爭的、勇敢的都在前進。那麼好的花朵、果子，那麼清秀的山和水，那麼雄偉的工廠和煙囪，月亮的光似乎也比從前更光明了。

但是，永別了，美麗的世界！

一生的精力已經用盡，剩下的是一個軀壳。

如果我還有可能支配我的軀壳，我願意把牠交給醫學校的解剖室。聽說中國的醫學校和醫院的實習室很缺乏這種科學實驗用具，而且我是多年的肺結核者（從一九一九年到現在），時好時壞，也曾經照過幾次X光的照片，一九三一年的那一次，我看我的肺部有許多癥痕，可是醫生也說不出精確的判斷，假定先照過一張，然後把這軀壳解剖開來，對著照片研究肺部狀態，那一定可以發見一些什麼。這對肺結核的診斷也許有些幫助。雖然我對醫學是完全外行，這話說得或許是很可笑的。

總之，滑稽劇始終是閉幕了。舞臺上空空洞洞的，有什麼留戀也枉然的了，好在得到的是「偉大的」休息。至於軀壳，也許不能由我自己作主了。

告別了，這世界的一切。最後……

俄國高爾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薩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魯定」；托爾斯泰的「安娜·卡里寧娜」；中國魯迅的「阿Q正傳」；茅盾的「動搖」；曹雪芹的「紅樓夢」，都很可以再讀一讀。

中國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東西，世界第一。

永別了！

一九三五，五，二二。

二、烈士抑叛徒？——中共對瞿秋白的批判（註九）

民國二十四年六月：瞿秋白死後，中共中央認定瞿生前所寫「多餘的話」、「瞿秋白訪問記」皆為國民黨偽造投寄各報，以「中傷瞿秋白同志」，瞿是「英勇地犧牲」的。（當國共地下鬧爭時，共黨高級幹部被捕或自新、國民黨公布的消息和宣言，中共中央不予置信，指為污蔑和偽造。）

民國三十四年：中共中央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讚譽瞿秋白「是當時黨內有威望的領導者之一，他在被打擊以後，仍繼續作了許多有益的工作（文化方面）。」……也「英勇的犧牲在敵人的屠刀之下」，其「無產階級英雄氣概，乃是永遠值得我們紀念的。」

民國三十八年：「中國共產黨烈士傳」稱瞿秋白「卓絕的布爾什維克的偉大氣節，也足以做一切革命者的永久榜樣的。」在北京天安門的烈士紀念碑，以金字刻上瞿秋白的名字。在江蘇常州建立了瞿秋白故居博物館。

民國四十二年：「瞿秋白文集」四冊出版。編輯委員在序文中稱瞿是「不屈不撓的共產黨員、不朽的烈士……他的一生是完全獻給了祖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的。」文集中沒有「多餘的話」這一篇的文字。

民國四十三年：瞿秋白的遺骨被運到北京。

民國四十四年：中共為瞿秋白舉行「就義二十週年紀念」。葬其遺骨於北京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中共中

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十八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十八日

六一〇

央宣傳部長陸定一在安葬儀式上說：「瞿秋白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卓越政治活動家和宣傳家」、「是中國無產階級的無限忠誠的戰士。他獻身革命直到最後一息。他的高貴品質和畢生功績將活在人民的心裏，永垂不朽。」

民國五十三年：周恩來首次提出改寫瞿秋白的歷史。

民國五十三年：周在中共中央會議中，揭露瞿秋白被捕後卑躬屈膝、叛變投敵之事實，經會議作成決定。（內容迄未公布）。

民國五十五年：中共的文革開始後，周恩來接見「中國科學院革命派組織」代表時，指瞿秋白「出身大官僚資產階級，家庭成份不好，晚年寫了一篇『多餘的話』，表現不好，叛變了。」

民國五十六年二月：周接見「江蘇造反派赴京代表」，指說瞿秋白「死前寫的『多餘的話』，是叛徒的自白書」、「又寫給當局一封求饒信，他是個叛徒。」按共黨紀律，任何黨員被捕後，不得供述黨內任何秘密與機關及同黨人員姓名、地址，否則視為叛徒。除開除黨籍，並處極刑。瞿秋白的「多餘的話」和對「國聞週報」記者所談的「瞿秋白訪問記」，證明已違反了共黨的紀律。四月，紅衛兵到常州瞿秋白故居博物館搜查，搗毀其母之墓。根據前國民黨卅六師師長宋希濂的證詞，判定瞿為叛徒，是「消極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要求剝奪其黨員稱號。同月，俄共在「中國革命英雄們永垂不朽」的廣播中，卻為瞿辯護。並稱毛澤東之所以要這樣做，是爲了剷除「瞿秋白是中共主要領導人之一，是中國馬列主義的主要理論家和宣傳家。而毛澤東本人那時在中國革命許多問題上，採取了非常不明確的和錯誤的政治立場」的事實。以往俄共爲推卸對中共的指導錯誤，而清算瞿秋白，此時，又利用他來打擊毛澤東。

民國六十一年：中共中央「頒發一九七二第十二號文件」判定「瞿秋白被國民黨捉住了，寫了『多餘的話』自首叛變了。」瞿在中共黨史的地位，從此定論。

孫傳芳在津斥日本陰謀，聲明不作傀儡政權首領。

日本人企圖在華北煽動自治運動，建立傀儡政權，自然首先得找個可供其驅策利用的人做傀儡。他們最初想利用吳佩孚，但發現吳佩孚開價過高，且得不到地方軍的支持。六月中，日本人又想利用孫傳芳，於是在北平使領館區，發現了「打倒蔣介石，擁護孫傳芳」的傳單，但孫傳芳隨後卻公開表示他無意於任何政治活動，並指責日本人假借他的名義製造禍亂的陰謀。（註一〇）

註一：「國聞週報」，十二卷二十四期，一週間國內外大事摘要，頁一。

註二：沈雲龍編：「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下冊，頁八八二。

註三：「國民政府公報」，令，第一七七二號。

註四：同註一，頁四。

註五：「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日本的侵略」，頁六八七。

註六：同註五，頁一二五。

註七：（一）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下冊，頁六〇九—六四六。

（二）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冊三，頁四八二。

（三）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編：「中共人名錄」，民國七十二年初版，附二二八。

（四）國聞週報，十二卷二六期，李克長：「瞿秋白訪問記」。

（五）姜新立：「瞿秋白的悲劇」，政大東亞研究所，民國六十七年六月一日。

（六）郭華倫：「中共史論」，冊三，頁三四。

（七）鄭學稼：「瞿秋白的一生」，東亞季刊，四卷四期，頁七。（政大東亞研究所）。

註八：姜新立：「瞿秋白的悲劇」，頁三七八。

註九：同註七。

註一〇：李雲漢：「冀察政委會成立前後的宋哲元」，傳記文學十九卷一期（民國六十年七月一日），頁五三。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十八日

六一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十九日

六一二

十九日 國民政府通令全國遵行禁運白銀出口。

財政部除加強徵銀出口稅，並課平衡稅外，並規定國內運輸現銀請領護照五項辦法，以防止偷運出口。對於內地運輸銀幣或出洋旅客攜帶銀幣，均加以嚴格限制，違者沒收並科罰，以杜走私。尤以北寧路因直達關外，其限制規定更嚴。乃自實施以來，因中外銀價相差過鉅，偷運可得厚利。財部為嚴防起見，特向中央提案，請規定凡偷運銀幣類出洋或前往不行使銀本位地方人犯，一律照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分別情節輕重，處以死刑、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並科價額五倍罰金。已經中政會通過，並由國府核准通飭全國遵行。（註一）

國民政府派秦德純兼代察哈爾省主席。

察哈爾省主席宋哲元為「張北事件」免職。國民政府本日發佈命令，由察省民政廳長秦德純兼代。令文曰：

「察哈爾省政府委員兼主席宋哲元另有任用，宋哲元應免委員兼主席職。此令。」

派察哈爾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廳長秦德純暫行兼代該省政府主席。此令。」（註二）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於同日致電宋哲元，勉其「政事雖卸，正可專整軍事，以為他日報國之地」，並盼來川一晤。原電如下：

「張家口。宋主席鑒：刻接京電，以時間迫促，昨日已改委紹文兄接替察省主席；而仙閣兄今晨飛漢，已不及與之面商此後辦法。竊以紹文與兄本無彼此之分，且兄之政事雖卸，而軍職仍在，正可專整軍事，以為他日報國之地。尚望含羞忍辱，猶須慎重將事，一俟處置完妥，人心安定，切盼來川一會，而詳種切是荷。中正手啟。皓午

機密」(註三)

附錄：大公报社評：察事處理令(註四)

昨日國府命令：察主席宋哲元另有任用，免本職，秦德純代。吾人於此，願贈宋主席及二十九軍諸將士一言。此次府令，尙未任命宋氏新職，於二十九軍是否他調？亦無所聞。意者政府將繼續有第二令。蓋宋所免除者只爲察主席，而宋本兼二十九軍軍長，以其在軍事上之資歷，及該軍之歷史，政府必然將付託以某項新的重要任務，蓋可斷言。

吾人於察省政局更動之際，願宋氏及二十九軍諸將士注意者，爲務自寶重該軍之歷史，繼續忠勤服務，勿失國民多年之厚望！查二十九軍舊本爲第二集團軍之一部，溯而上之，則爲國民軍及西北軍，蓋多年爲馮煥章部隊一部分，而與國家大局，有重要關係之軍隊也。該軍歷史，大抵與現駐山東之第三路軍隊同，其所異者，韓復榘氏自十八年脫離馮氏，宋部則始終從馮，爲其基幹。十九年河南戰終，始得再隸中央。至近年該軍之得名，則以奉命參加守禦長城之任務，爲國犧牲，不辭艱苦。自塘沽停戰，宋遂主察政，以迄於今。吾人就該軍過去言：第一，該軍爲民國來有歷史部隊。第二，訓練有素。第三，多年曾受相當的政治教育。第四，中下級軍官士兵，俱以勇著。第五，近年尤爲國內負有聲望之軍隊之一。

而同時，則宋氏多年於行政上殊未能表現練兵治軍同樣之成績，憶十三年國民軍時代，宋曾主政於熱河，未期年而罷。其從國民革命軍起，西北軍加入，陝西既定，宋主政於陝西，前後數年，時值奇荒，又有兵役，故行政上殊無以得民心。近年在察地時難，亦平平耳。是以局外評斷，宋或者長於治軍，而短於行政。其左右同事者，亦大抵爲軍人，非行政才。

然此固無損於宋氏也。誠以其人本屬軍人，並非文吏；而自原則論，軍人本不宜兼理行政；況從軍人本職之重要而言，長於治軍之軍人，原宜自發揮其所長，以共求國家軍事之進步；是可知不兼行政爲常，兼理行政爲變，今之更迭，就軍人本分論，吾人毋寧願爲宋氏賀也。今者國家大局如此，凡屬國民皆應奮發，軍人責任重大，尤須善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十九日

盡職責。近年以來，全國軍事頗有進步，即軍事行政日趨統一，軍隊之訓練與軍人精神之砥礪，亦正日求進境。二十九軍具如此歷史，有如此聲望，該軍將士勤苦耐勞，素有朝氣，其愛護國家，志存匡濟，更不待論。是則在今日時局顛危之際，更須嚴守本分，鼓舞精神，正可以宋軍長交卸察省行政職務之機會，更開拓該軍前途之新紀元，在全國軍界中，更力求表示模範，其結果，不獨維持歷史且更光大之。吾敢斷言全國之同情與愛護該軍，亦必將有加無已也。

雖然，政府亦有須特加注意者：夫國家大計，皆就全體打算，不能拘於一隅。故如察局之處理，吾人亦無可非議，雖然，外交固緊要，軍心、民心亦為重大問題，不可絲毫忽略。就最近言：河北主席尚在虛懸，近日民心之不安，亟應加以注意。察省理同，或更重要。此後察省府之如何充實？地方治安之如何妥籌？邊界糾紛之如何防範？皆亟須解決者。而於二十九軍數萬將士又如何安慰照料？尤為最亟之務。自大體言之：駐地、餉源、與任務三者，皆賴政府速為親切之指導，詳確之規定，方可以維繫煩悶之軍心，獎勵未來之上氣，此本政府固有職責上應盡之道，想當局早熟慮及之矣！

廣西剿共軍總參謀長葉琪在成都謁蔣委員長。

廣西剿共軍總參謀長兼第四集團軍參謀長葉琪日前代表廣西剿共軍總指揮白崇禧，赴粵與廣州綏靖主任陳濟棠商議後，即飛四川謁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本日已由蓉赴重慶。（註五）

日、偽強行接收察省延慶縣永安堡。

塘沽停戰協定簽訂後，日本以熱河為基地，繼續侵擾察哈爾、綏遠，並片面的以長城為界，強將察省長城外土地劃入偽滿。本年四月，我外交部駐平特派員程錫庚電呈外交部報告。其電文稱：

「南京。外交部部、次長鈞鑒：密。查偽國地圖擅將長城外冀察轄境劃入偽國境內，曾於一月二十九日呈報並附送地圖在案。按照此項地圖，察省長城外獨石口東南均在偽國境內。惟最近日人所印行之地圖，又將獨石口、沽源以西至張北縣之長城外土地劃入偽境。駐屯軍梅津司令、酒井參謀長及其他軍官等屢次前往張北查勘，均非尋常遊歷，殊堪注意。謹電奉陳。敬祈鑒察。錫庚叩。元。」

河北省密雲縣長章維燮電告：日偽武裝警察入境，聲稱「奉令劃邊，凡長城線以外，概劃入熱河省界內」，並栽置界石。原電文如下：

「外交部鈞鑒：密。據密雲縣區股專員報稱，案據密雲縣長章維燮佳代電稱，案據職縣第二區公安局白馬關分駐所巡官吳治平報稱：四月四日下午一時，有熱河省灤平縣河口警察署署長修約三率日籍國際警一名、華籍地方警察五名，由白馬關入境，携步槍七枝，全副武裝來所挂號。面稱奉令劃邊，凡長城線外概劃入熱河省界內，並栽置界石，張貼佈告，以資識別。休息片刻，向由馮家峪出口，職當派警沿途照料，免滋誤會。茲檢得佈告一紙，事關國防地權，未敢遽於上聞，合將鄰境軍警進境、出境日期及詳情佈告，具文呈請鑒核。等情。附呈灤河縣公署第八號佈告一紙，據此。事關國防主權，縣長未敢擅便，理合檢同原佈告，電請核示飭遵。等情。理合鈔同原佈告，電請鑒核訓示祇遵。等情。附抄呈原佈告一紙，據此。除轉呈北平軍政兩會鑒核外，特抄原附件電請查照為荷。河北省政府。麻交秘印。」

日方除「奉令劃邊，凡長城線外，概劃入熱河省界內」外，竟「張貼佈告，以資識別」！其佈告內容如下：

「熱河省灤平縣公署佈告第八號

爲佈告事。照得我滿洲建國以來，三年中，賊匪肅清，道路完成，地方安謐，人民樂業。一切負擔，均皆減輕，苛捐雜稅，悉數蠲免。洵王道之樂土，世外之桃源也。凡我國人，無不歡欣鼓舞，共相慶幸。乃本縣西境永安堡、上廟、大戶莊等處地居長城之北，按照北交協定，當然爲我滿洲國領土，亟應由本縣接收治理，以重主權。當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十九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十九日

六一六

呈奉經熱河省公署指令，飭即迅令警務局前往接收，以清界限，並佈告各該處民衆一體知照勿違，等因奉此。茲特委湯河口警察署署長修灼三趕日馳往分別接收。該署長到時，地方人民務必各安生業，切勿驚疑自擾。須知此次接收係按照北支協定辦理，所有華方官吏限即日退出，聽憑接收，否則加以驅逐。合亟佈告，俾眾週知，其各凜遵勿違。切切此佈。

縣長 陳學裕

參事官 植田正秋

康德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察省電文亦指日偽欲強占察省延慶永安堡：

「南京外交部助鑒：密。據延慶縣長胡乾一報告：略稱最近日人時帶偽軍至縣屬永安堡、岔石口兩鄉，強迫鄉長副等將戶口地畝清冊交出。並聲稱該處係屬偽境，限一星期報由我國官府速來交涉，否則派隊強行侵佔，等語。雖經鄉長副等婉拒，惟民情憤激，咸欲集合連莊會與之抗拒。究應如何應付，請核示。等情。附抄件三紙，據此，除詳情及抄件另文函送，並分電外，特先電請查照核復。察哈爾省政府。覃（十三日）啟。」

我外交部連接數電之後，即派駐平特派員岳開先會晤日使館武官高橋坦交涉。高橋竟妄稱：「土人謂永安堡屬熱河灤平縣。」岳開先據理力爭，高橋乃言再「切實調查」。五月六日，岳開先呈外交部電文敘述交涉經過：

「南京。外交部鈞鑒：密。皓十九電敬悉，職於號午來平，前經電陳在案。當即秉承何委員長往晤高橋武官，按照察省府寧電報告各節，妥向交涉，據云：該處情形渠不甚明瞭，俟電詢明確再行答復。延至微日，據稱：永安堡東方二里許有既短且低城一道，並非長城，西方三里許纔是長城，附近土人咸謂永安堡向歸熱河灤平縣所屬，僅據該堡內一部分居民稱係延慶縣屬境，現在該處調查隊擬口內改爲宣撫隊，等語。職復向據理力爭，不稍讓步，高橋表示好感，始允轉電彼方，互相切實調查，究屬何處管轄，再行妥商辦理，云云。將來結果如何，除與省府接洽

隨時具報，並分電外，謹將交涉經過，先肅電聞。特派員拊開先叩。魚。」

我外交部方與日方交涉期中，日偽軍警對延慶永安堡等地之威脅恫嚇，無日不有，且百計皆出，似有非占領不可之決心。當地人民憤激萬狀，要求一戰，並請增派保安隊駐防鎮攝。延慶縣長乃呈察省主席宋哲元報告近況，並要求飭發安定人心之佈告。原文如下：

「一、頃據第五公安分局巡官李振亞先後報稱：本月五日，有偽方豐寧縣公署警務指導官東仁三郎私信二件，名片二張，派人送交本縣所轄白門井村村正楊書鳴，由楊轉送於後所屯村正李寶田，由李寶田將該原件繳呈查閱，內容措辭荒謬，希圖恐嚇愚民等語。

二、原件內有松樹樓、對白梁等鄉名，查松樹樓爲延慶白河堡之附邨，對白梁爲延慶後所屯之附邨，均在白門井以北，白門井距延慶劉斌堡二十餘里。

三、又本月四日上午十二時，日人一名帶偽軍十餘名，到本縣所屬四海治以南長城各要口拍照像片，並將四海治以東邊牆外我轄區域各地繪圖，旋轉永安堡返回僞境。該日人等到達永安堡時，對於該鄉長副等百般威嚇，催交戶口地畝冊，經該鄉長等婉詞支吾，始悻悻然去。

四、又據該巡官電稱：據永安堡鄉長王寬、岔石口鄉長王立生於本月七日到劉斌堡分局報稱：該管兩村自日僞乘機擾亂後，幾如無日不來，無時不勒索戶口冊、地畝冊等項。且兼每次之來，均有武裝偽軍十數名之多，受一日人帶領，威脅恫嚇，百計皆出。揆其用意似有非佔領永、岔兩村不能甘心。查我永、岔兩村毗連僞境，山道險巇，地勢寬闊，且與冀省之昌平接壤，苟若置之不問，一旦失守，不惟與北平之出入大道隔絕；誠恐發生戰事，彼利而我有害也。加之我永、岔之民皆中國之民，夫中國者，我永、岔之祖國也，永、岔之地抑我中國之地，上峯豈何袖手旁觀？置若罔聞！望求巡官迅速再報，星夜派兵鎮攝。如稍遲誤，則我永、岔民眾之亡國奴即在目前矣等語。查永安堡、岔石口一帶於客歲十月即被日僞派員繪圖劃爲僞界，茲次驟然思圖侵佔，實屬事前有備。究應如何應付？謹此電稟示遵，等語。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十九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十九日

六一八

五、又據該日人等向民眾宣稱：限一星期報由我國官府，速來交涉，否則派隊強行侵佔等語。該處一帶居民均極驚慌，羣相要求我之保安隊分開劉斌堡、四海治駐防，以維人心。

六、本縣東邊一帶之聯莊會組織情形，前經報告。茲處此情勢之下，人民憤激萬狀，咸要求與之一戰。經縣長再三安慰，飭候命令，但伊等表示如再壓迫過甚而仍無辦法時，則不待明令與之一決雌雄。

七、綜據以上各節，理合抄同附件，合併報告，務祈根據前後所報，速向該方提起交涉，並可否增調保安隊開赴劉斌堡、四海治等處駐防，以鎮地方，更盼不時示以機宜，俾資遵守，或飭發安定人心之佈告，向民眾有所表示，是否有當？理合報請鑒核示遵。謹呈

察哈爾省政府主席宋

代理延慶縣縣長 胡乾一

文中第一項所稱偽滿豐寧縣公署警務指導官東仁三郎的私函，內容狂妄荒謬；原函如下：

「諭

千家店鄉，西南四十餘里，稻木井村（即白門井）、松樹樓、確家梁村（即對白梁）村民代表人鑒：自滿洲建國以來，迄今四載，惟長城線以東均是我大滿洲國之領土。近聞該村民對於交納國稅仍向中國方面完納，殊屬不明大義。仰該村民速舉代表人，於本年陽曆四月十五日親來豐寧縣公署有要事面諭。如違誤不到，再照舊辦理，定當去隊討伐，到那時候悔之晚矣，切切此諭。

豐寧縣公署警務指導官 東仁三郎

康德二年四月三日

其中第三項日偽軍到永安堡強迫催繳戶口地畝冊：

「逕覆者：來函已悉。查前令該村填造戶口清冊，限一星期內呈送來所，以憑存查在案。今又討限兩星期，乃與前令不合，實屬有意搪塞，碍難照准。仰仍迅速辦理為要。再：該村已劃歸滿洲國，現在是否承認，務速函達，

以便報告上憲核奪。事關功令，勿延爲要。此致
永安堡村合會殿

湯河口警察署琉璃廟分駐所啟 四月五日」

高橋坦與日本承德特務機關交涉永安堡等地究屬何方？其往來電文如下：

「自北平武官致承德特務機關，五月五日：

永安堡、岔石口附近雖明瞭在長城以東，但望勿由一方的隨意處置。祈依穩便之手段，解決爲盼。

自承德特務機關致北平武官，五月七日：

永安堡附近在長城之東方約三華里，明屬滿洲國領同地方，元來爲延慶縣屬，因灤平當局至今日尚未接收，住民亦自稱非滿洲國，租稅亦係在延慶縣交納，但因在長城以東之故，自應與前興隆縣、青龍縣所屬長城以北之土地同樣，當然屬滿洲國領。

長城以東以北之地區，今更無與中國方面協議決定之必要。但因北平武官之希望，暫不爲宣撫工作只行調查。

高橋之意見

觀以上情形，在本人（高橋自稱）之地位，亦難以協議之結果，捨去我方之主張，並望中國方面相讓爲妥，不必以一小小地致起爭端。

所謂以合議形式之解決或事前調查，望斟酌辦理。」

五月九日，高橋面交上述文件給岳開先。岳開先答覆如下：

「頃閱抄來電文，知承貴武官致電承德特務機關，以永安堡、岔石口勿由一方的隨意處置，祈依穩便之手段解決，等因。具見尊重睦誼矚目遠大，曷勝感佩之至，惟對於此事之意見，有不得不爲貴武官詳細說明者。

一、前承貴武官云，永安堡東方之城並非長城，西方乃是長城一節，惟屢經根據我國公文及地圖，該堡東方之城實係長城。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十九日

六一九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十九日

六二〇

一、承德特務機關來電，亦云永安堡係延慶縣屬云云，且援引興隆、青龍兩縣故事爲比例。查塘沽協定成立以後，已及二年矣，貴我兩國關係，日見好轉，殊不能引當日情形爲比，致因小事而起糾紛。

以上各節爲尊重貴我兩國親善之誼，不得不婉曲述明，倘能轉達貴方，於日下親善提携之際，不議及此類細微而艱難之問題，實爲大局之幸，即使必討論此事，應俟切實調查從長計議，方爲妥善。」

五月二十九日，「河北事件」發生，日方利用交涉期間平津緊張之際，強行占領永安堡、四海治等地。岳開先數晤高橋坦，日方竟以「地已進占，無法挽回」之語搪塞，並堅詞謝絕交涉。岳開先六月十九日上外交部電文如下：

「南京。外交部兼部長、次長鈞鑒：密。案奉軍分會抄交宋主席佳、真兩電，以永安堡、四海治先後被日僞軍佔領等因。職迭晤高橋切實交涉。據云地已進佔，無法挽回等語。昨又向晤談，渠對此案竟堅詞謝絕交涉。職查該處與先被佔去之昌平縣屬大莊戶毗連，日方先用欺騙手段，意欲我方含糊放棄，即經職根據地圖據理力爭，一面將經過情形及詳略各圖，先後電請指示方針在案。地涉冀察兩省邊境，彼竟利用平津事件吃緊之際，特強進據，實已超越地方範圍。高橋理屈詞窮，謝絕交涉，在平即無法進行。除逕電，敬乞鈞部主持辦理訓示祇遵。特派員岳開先叩。皓。」（註六）

華族生存團結救國會向行政院報告日人在東三省情形。

華族生存團結救國會會長、署肇東縣知事張德堃向行政院報告日人在東三省處置情形。

「爲日本現在東省處置情形切實報告書

日本現在將東三省劃分十省區，除奉、吉、黑外，添間島、承德、三江、錦州、黑河、安東、濱江爲省區，揣其用意不過拆整爲散，使不易結合，抑復在東塔、長春、承德、龍沙、安東、黑河、綏中、綏芬等處建機廠，又在

佳木斯大興土木，以三年完成，定名曰新東京。日人在各省區除設官賭外，並售白麵，又添綠、紅、黃三種，毒力尤烈。現移鮮民二百一十餘萬，分發各省區，強租民田種稻，收穫均歸日人。復縱該鮮民欺壓我民族，公然聲稱日本係爺爺，鮮民係爸爸，你們係兒子。又對於各縣追索積欠錢糧甚厲，若不盡繳，即看押。因此，民眾被迫自殺者，層出不窮，欠糧仍不能免，非全家死盡，即將該地出售折糧。又有浪漫日人收買民間荒賬，只要有人就得還錢，否則看押。村中雞、犬、牛、羊均納稅。各商按賬繳營業稅，偷漏即查封。在十省中，共編村兵三十萬，歸日人教練統帶，以備將來驅策。又以東省大豆用賤價勒買一百萬噸，向德國易飛機七百餘架，復購各種化學毒品，更包買棉花、燃製火藥。凡滿屬各機關職員薪在百元以上者，均換日人。各學校均奴化，添日語，增口教員。所有各機關職員均學日語，三月後考試不及格者汰除。近時日人向沿海一帶自由晒鹽，並向舊灘戶勒買舊灘，如不售，限以用機器製，倘不肯購，即將灘收歸日人。更向關內募工修販凌鐵路，欺以月資二十元，及至，工勞資薄，還壓資不付，工人多有不要錢逃回者。又有難民由臨江、韓安一帶逃津聲稱：日本在該處推行人頭稅，男女每月各七角，未成年減半，乏資以工折，否則看押。如遠行除起旅行券二元外，並不准帶行李，如携須納出境稅。會寧鐵路早完成，行人由火車起磅可帶包裹，徒步不准攜帶，見即扣留。中東路已由偽國贖回，將來徒行，必受同一痛苦。奉天日本營設惡狗圈，見街上乞丐即帶交伊設收容所，閉於機室，由外按機即絞死落圈中，聊充狗食。凡在滿國知識份子如稍有抗日嫌疑者，即逮銀狗，如斯失蹤者甚多，無敢究詰。刻下現相，社會中人民困苦，商業蕭條，農村破產，學校荒蕪，賭博繁興，毒物充斥，金融縮緊，盜賊叢滋，此日本處置東省情形，據實呈報鈞鑒。謹呈

行政院

華族生存團結救國會長
署肇東縣知事 張德堃（註七）

英、美密切注意河北事件的發展。

河北事件發生之初，英國已加注意。六月三日以後，曾向日政府密詢兩次，亦得到日政府兩次之保證。第一次在六月三日，保證日本無意將平津劃入停戰區；第二次在六月八日，保證在華日軍不對中國擅用最後通牒。

六月十一日，日方要求書而承諾各項條件被拒後，我外交部於十二日密電英、美使館，告以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已拒絕日方要求，華北情勢嚴重，中國已盡最後努力，請將情況密告各駐在政府。何應欽氏於六月十三日凌晨三時，離平轉保南下。行後，派軍委會北平分會辦公廳主任鮑文樾持片分赴各使館，說明交涉過程。並告高橋：「何代委員長已南下，但其面諾之事，同人均一一使其完成。」美使詹森於晤見鮑氏後，報告華府，證明日本曾有華北用人資格選擇之要求。美政府雖維持冷漠，英政府則見諸行動。於是中日間之協定交涉，乃一度而國際化。

六月十三日，英大使賈德幹訪外交部長汪兆銘。同日英政府得我駐英使館密告：中國拒絕日本最後要求，華北已屆嚴重情勢後，六月十四日，即電飭駐日英使克利弗根據兩次保證，詢問日本曾否對我要求華北用人同意權。如有此要求，英國將認日本違反九國公約，同時又電駐美英使 *Reynold Lindsey* 密詢美國願否與英採取對日一致行動。

六月十七日，日本外相廣田會晤英國駐日大使克利弗，既否認日本對華要求華北用人同意權，又不認日本有撤退華北國民黨部之要求。克利弗因此無法提出九國公約之事。美國也通知英國駐美大使，美國不同意與英國一致對日行動。

英國駐華大使賈德幹於十五日及本日兩訪外交部次長徐謨，探詢冀察事件。（註八）

主義。

日本關東軍發表聲明：「嚴重監視」華方態度，「根本糾正」國民政府之排日

日本關東軍當局以河北問題已告一段落，故命石本第二課長以談話形式，作如下之聲明：

「在長春會議中，已由日駐軍參謀聽取現地狀況報告，並協議今後應採方針。現事態既已如我方所希望方面前進，則我方自不欲出於更使事件擴大或不平地生波之舉。關於察哈爾問題，以華北日駐軍所提要求，殆已完全被華方容納，刻正在著手實行中。故我方擬於今後嚴重監視其實行情形。」

又華北日駐軍參謀長酒井因與關東軍接洽完畢，已於十八晚十時由長春出發赴津，其所携對華根本政策如次：（一）關東軍及華北日駐軍當聯成一體，而在軍事協定範圍內，謀華北問題及察哈爾問題善後對策之萬全，並嚴重監視今後華北態度；（二）軍方當與外務省協力對國民政府之排日主義，施以根本糾正。（註九）

註一：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二十日，三版。

註二：「國民政府公報」，令，第一七七二號。

註三：「仙閣」即蕭振瀛。「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日本的侵略」，頁六八八。

註四：同註一，二版。

註五：「國聞週報」，十二卷二十四期，一週問國內外大事述要，頁五。

註六：上述電文全部見於「中日外交史料叢編」（一），頁二二二—二二三。

註七：同註三，第六編，「傀儡組織」（一），頁二二六。

註八：（一）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十四日，三版；（二）同註五，頁二；（三）梁敬錚：「日本侵略華北史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十九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十九、二十日

六二四

述」，頁四九。又同書頁五一：此段插曲，只足證明一事：即日本當年對中國雖極見驕橫，而對英、美則極露畏怯，一遇英、美稍有表示，即或加否認，或予保證，甚至詭詞作語，以避干涉。此乃日本當年之弱點，惜美國當年孤立派不足以知之。英政府九國公約之質詢，既現曇花，高橋坦之「何梅覺書」，遂別開生面。

註九：同註五，頁二。

二十日 國民政府派商震為津沽保安司令。

國民政府本日派商震為津沽保安司令。（註一）

天津警備司令部改稱為津沽保安司令部後，關於內部之組織，曾由商司令提出意見，電請中央核示。刻於本日奉中央令，准予援照以前警備司令部之組織條例辦理。此間奉令後，商司令已飭專員將組織條例妥為擬定，同時對各處長之人選昨亦分別派定，定日內與組織條例同時公布。另據商氏語記者，津沽保安司令部組織，其所轄範圍為津沽之一部，比省保安處較小，直屬於軍分會。（註二）

蔣委員長召見川軍將領鄧錫侯等。

蔣委員長本日上午在成都行轅召見川軍將領鄧錫侯、劉文輝、唐式遵、潘文華等訓話。謂川省軍人過去之最大缺點，為只知責人不知律己，今後應加切實糾正。並謂軍人最尚服從，嚴守紀律，各將領今後應在劉湘督辦領導之下，切實整頓所部。

蔣委員長於下午五時召見川省主席劉湘，有所訓示。（註三）

我國首任駐日大使蔣作賓遞國書。

中國駐日首任大使蔣作賓於本日午前十時偕同大使館武官蕭少將以下八名館員，坐乘日本宮內省預備之儀裝馬車，在近衛騎兵儀仗之下，由二重橋正門入宮，十時半進入鳳凰間，在廣田外相待立下，晉謁日皇，呈遞國書。日皇受納後，交於廣田外相，然後引見同行之館員，正午並於豐明殿招待蔣大使夫婦。（註四）

前察省主席宋哲元到天津。

前察哈爾省主席兼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免職令發表後，民政廳長秦德純十九日夜乘專車返張垣。宋氏以察省負責有人，於十九日夜離張垣來平。宋、秦二氏曾於康莊站晤面，談約二十分鐘。宋哲元本日晨到平，下午到天津，其所率二十九軍部隊暫出張自忠負責統轄。（註五）

駐平政整會代委員長王克敏自滬過京北上。

新任行政院駐平政整委員會代委員長王克敏本日晚乘車過京北上，主持平政整會。關於北方善後事宜，王在京時已向行政院長汪兆銘請示，並與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內政部長黃郛亦有談商，預料王到平後，將使平津局面愈臻安定。（註六）

日本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到北平交涉「張北事件」。

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本日由天津到北平。日使館武官高橋坦會晤土肥原，就張北問題有所商談。（註七）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令，第一七七三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二十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二十、二十一日

六二六

註二：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三版。

註三：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頁五九。

註四：「國聞週報」，十二卷二四期，一週問國內外大事述要，頁三。

又古屋奎二：「蔣總統秘錄」，臺北中央日報出版，民國六十六年，全譯本，冊十，頁四八：「蔣委員長反省錄」記載：

「倭王昭和當蔣作質呈遞國書時，特提出『此次華北事變，實對不住；對汪、蔣二公之苦心，深表敬佩，頗爲轉達』等語。此國王面示道歉之例，實所罕見。彼或深愧不能制止軍人非法行爲。」

註五：同註四，頁一。

註六：同註二。

註七：同註二，及六月二十一日，三版。

二十一日 立法院通過二十四年度國家總預算。

民國二十四年度總預算，自本年三月成立預算計劃委員會後，由財政部及主計處着手編製。最初因收支不敷，相巨甚鉅，迭經中央開會審查，並議決裁併駢枝機關，緊縮政費，以求收支平衡。五月二十一日經中央預算計劃委員會審查竣事，二十二日中政會通過後，送國民政府令主計處重編，送立法院審議，復於六月十一日經行政院會議通過再移送立法院。經該院財政、法制、外交、經濟、軍事委員會聯合審查，而提出於本日第二十二次院會討論通過。合計九萬萬五千七百餘萬元。

歲入部分

關稅

三四一、三六一、四〇〇元

鹽稅

一八四、二一九、〇四四

煙酒稅	二三、三四九、一八六
印花稅	一二、〇〇〇、〇〇〇
統稅	一一三、二九八、一七七
礦稅	三、八七三、一二四
交易所稅及交易稅	一、九五〇、〇〇〇
所得稅	五、〇〇〇、〇〇〇
銀行稅	一、六〇〇、〇〇〇
國有財產收入	八、八四六、八五〇
國有事業收入	二〇、八五五、〇二二
國家行政收入	一〇、九三一、九八八
國有營業純益	四〇、二六八、八五一
協款收入	三、七六八、〇〇〇
債款收入	七〇、〇〇〇、〇〇〇
其他收入	一一六、八三二、三六三
經臨合計	九五七、一五四、〇〇六元
歲出部分	
黨務費	五、八七〇、八〇〇元
國務費	一二、五七八、六七二
軍務費	三二一、〇〇〇、〇〇〇
內務費	四、三七一、三〇八
外交費	九、四〇一、二九五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二十一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二十一日

六二八

財務費	六六、〇一一、三四三
教育文化費	三七、二一一、六二一
司法費	二、八三四、八〇五
實業費	四、三八九、七八〇
交通費	四、九二九、一二二
蒙藏費	一、七二二、八四四
建設費	三六、三七四、八九〇
補助費	一〇一、九八〇、〇八九
國有營產資本支出	六〇、九七一、一六六
撫卹費	四、九三六、六九九
債務費	二七四、八〇三、二七九
第二預備費	七、七六六、二九三
經臨合計	九五七、一五四、〇〇六元（註一）

蔣委員長致電軍政部長何應欽：今後對日方針在保持獨立民族之人格。

行政院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本日致電軍政部長何應欽，認為冀察既不保，今後對日方針無須徘徊顧瞻矣，應始終保持獨立民族之人格。原電如下：

「限一小時到南京。何部長鑒：近日對方情勢如何，冀于既去，察宋又撤，黨部取消，軍隊南移，華北實已等於滅亡，此後對日再無遷就之必要，祇待其華北偽國之出現，則彼亦別無他技可施，其實此乃時間遲早之問題，而遷就與否，實無關係。故對方如再有要求書而答復之宏願，更應堅決拒絕，察事未起，則尚有維持殘局之必要，



故不惜主張兄委曲求全，隱忍北返，勉任冀府主席。今冀、察亦不保，既無求全之望，復何用其委曲之致，中以為此後無復用其徘徊與顧瞻矣。吾人以國力未充之故，不得不撤兵、喪權、失地、忍辱，此在革命時代實無所謂，即天下後世亦能深諒。惟所求者，乃在始終保持獨立民族之人格，祇要不遺點滴墨跡於對方之手，即使國亡、種滅亦可安心瞑目。務相期以神明無疚，盡其愚忠，誓報黨國而已。請以此意切商汪先生與諸同志，以為今後吾人對日之方鍼，未知兄意如何？尙盼詳復。中正手啟。馬午機蓉。」（註二）

蔣委員長特委西康諾那活佛為西康宣慰使。

川康邊區土司轄境之夷人，崇信喇嘛教不在蒙古之下，大寺有喇嘛數千人，所有夷人，男性均輪番入寺，故活佛權威極大。夷人所居皆碉樓，剽悍善戰，用之剿共，得力必多。蔣委員長特委諾那活佛為西康宣慰使，使之撫慰夷人，宣力剿共。

諾那活佛在成都就職後，即行赴康，將設署於西康巴安，以宣揚教化，指導夷民捍衛邊圍，盡力剿共等事。（註三）

註一：「國聞週報」，十二卷二五期，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頁五。

註二：「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日本的侵略」，頁六八八。

註三：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二、二十六日，三版。

二十二日 蔣委員長指示吳忠信，應速着手修築滇黔公路。

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本日致電駐贛綏靖主任顧祝同，並轉貴州省主席吳忠信，告以湘黔路將於下月完成，指示應速修築滇黔路。原電如下：

「即到貴陽。顧主任並轉吳主席鑒：勘密。湘黔路下月即可完成，則滇黔路應從速著手修築，先成黃草樹至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二十一、二十二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二十二日

六三〇

盤縣一段，至盤縣到平彝一段，已屬滇省負責修築，全路務限本年十一月以前完成。其經費可照綏靖公署之預算，由行營按月補助。但民工、土方皆應由省府與軍隊負責進行，並與養甫兄切商之。前派在黔東路技術專家之西人，可轉令其回川來見。中正。養午機啓。」（註一）

察省主席秦德純、省府委員蕭振瀛到平商「張北事件」。

察省代主席秦德純由張垣來平，將與日方交涉張北事件。

察省府委員蕭振瀛日前曾赴川謁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事畢乘機飛漢，轉搭平漢車北來，已於今晚十時餘到平，秦德純等到車站歡迎。據蕭氏語記者：「本人到川後，曾謁蔣委員長四次，報告華北軍政、外交狀況。蔣委員長因察事急待解決，促余北返。本人原擬赴京一行向中央報告，乃臨時作罷。何部長應欽到京後，蔣委員長亦曾致電催促，希望何氏早日北返主持一切。本人到漢時，曾晤五十一軍長于學忠對冀察問題有所商談。至於察省事件，決稟承中央意旨進行，以求解決。」（註二）

川省主席劉湘發表施政綱要說明書。

四川省政府主席劉湘以二十四年度即將開始，特擬具施政綱要，通飭遵行，並發表說明書，以告全川人士。文云：

「川省政府改組成立以來，忽忽數月，雖政令漸趨於統一，而百孔千瘡，諸待彌補，左支右絀，建樹未遑。顧念今日之川局，已爲全國視線所集中，各方所希望於吾儕者至遠且大。雖未能收功且暮，以副國人之殷期，仍當排除萬難，足踏實地，以求循序漸進，月計有餘。茲特督飭本府各廳、處，各就職責以內之任務，與目前事實所急需，參酌法令擬具綱要，年度以內資爲定程。分類言之：則民政方面，先創立政制，以適應新環境，繼訓練人材，以推行新法令。周年以內，務使地方行政界逐步淨化，滌除過去腐惡凌亂之象，俾民眾觀感一新；財政方面，整理

金融，籌設金庫，守量入爲出之原則，以統收統支爲定程，設財政整理委員會，以謀籌議興革，實行財政公開，本年度內，縱不敢驟望開源，亦當極力節流，務達金融安定，收支適合之目的；建設方面，惟於人力、財力所許之範圍內，改進農業，發展交通，改良土貨，利用民力，至大規模之輕重工業，暫從調查準備入手，不汲汲鋪張門面，以免浪費，而策實效；教育方面，裁併重複學系，整理教育經費，充實學校內容，多設職業學校，實行建教合作，務期學皆有用，用取諸學，力矯過去空疏散漫之弊，務於本年度內，樹立剛健篤實之學風，改善青年不良之性習，收復匪區，更施以特種教育，糾正惡化思想，培養民族意識，以端學子趨向；至保安方面，遵照蔣委員長領示之改進大綱，斟酌四川目前實況，統一經費，緊縮編制，嚴格訓練，清理各縣地方團隊，務使民衆有自衛實益。上述概略本非遠大，規畫果能力行，庶無大過，區區之意，寧以簡陋示至誠，不願以空談示口惠。所以必列舉綱要，公諸大眾者，藉茲息壤純純，加緊同人之自策，非欲膠柱鼓瑟，甘徇小成以自畫。語云層臺起於累土，百里始於跬步。

左列各端，不啻滄海一勺，以言政治，前途遠乎遠矣。湘自服務桑梓，積有歲年，與世浮沈，坐荒歲月，未能積極有所貢獻，福我鄉邦。今逢剝極復返之會，誠不敢因循泄沓，失此良機。姑無論改造四川，應從刷新政治入手，即令專爲完成剿匪工作，亦非發揮政治功能，與軍事平頭並進不爲功。雖自忖棉薄，未必能立回刼運，然捧土塞津之志，迄今未易，耿耿愚誠，當邀共諒。尙望我全川父老昆季，本休戚相關之誼，矢相携共進之誠，日征月邁，阻勉圖功。俾湘今日所言，期年皆著於行，是則鄉邦共有之光榮也。除專案分呈中央外，謹將製定省府本年度施政綱要之旨趣，撮要說明，凡我鄉人，其共鑒之。四川省政府主席劉湘。」（註三）

胡適發表「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

如下：

胡適：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

二十年前，美國「展望週報」(The Outlook) 總編輯阿博特 (Lyman Abbott) 發表了一部自傳，其第一篇裏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二十二日

記他的父親的談話，說：「自古以來，凡哲學上和神學上的爭論，十分之九都只是名詞上的爭論。」阿博特在這句話的後面加上一句評論，他說：「我父親的話是不錯的。但我年紀越大，越感覺到他老人家的算術還有點小錯。其實剩下的那十分之一，也還只是名詞上的爭論。」

這幾個月裏，我讀了各地雜誌報章上討論「中國本位文化」、「全盤西化」的爭論，我常常想起阿博特父子的議論。因此我又聯想到五、六年前我最初討論這個文化問題時，因為用字不小心，引起的一點批評。那一年（一九二九），「中國基督教年鑑」（*Christian Year book*）請我做一篇文章，我的題目是「中國今日的文化衝突」，我指出中國人對於這個問題，曾有三派的主張：一是抵抗西洋文化，二是選擇折衷，三是充分西化。我說，抗拒西化在今日已成過去，沒有人主張了。但所謂「選擇折衷」的議論，看去非常有理，其實骨子裏只是一種變相的保守論。所以我主張全盤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

那部年鑑出版後，潘光旦先生在「中國評論週報」裏寫了一篇英文書評，差不多全文是討論我那篇短文的。他指出我在那短文裏用了兩個意義不全同的字，一個是 *Wholesale westernization*，可譯為「全盤西化」；一個是 *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可譯為「一心一意的現代化」，或「全力的現代化」，或「充分的現代化」。潘先生說，他可以完全贊成後面那個字，而不能接受前面那個字。這就是說，他可以贊成「全力現代化」，而不能贊成「全盤西化」。

陳序經、吳景超諸位先生大概不曾注意到我們在五、六年前的英文討論。「全盤西化」一個口號所以受了不少的批評，引起了不少的辯論，恐怕還是因為這個名詞的確不免有一點語病。這點語病是因為嚴格說來，「全盤」含有百分之一百的意義，而百分之九十九還算不得「全盤」。其實陳序經先生的原意並不是這樣，至少我可以說我自己的原意並不是這樣，我贊成「全盤西化」，原意只是因為這個口號最近于我十幾年來「充分」世界化的主張：我一時忘了潘光旦先生在幾年前指出我用字的疏忽，所以我不曾特別聲明「全盤」的意義不過是「分充」而已，不應該拘泥作百分之百的數量的解釋。

所以我現在很誠懇的向各位文化討論者提議：為免除許多無謂的文字上或名詞上的爭論起見，與其說「全盤西

化」，不如說「充分世界化」。「充分」在數量上即是「儘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

我的提議的理由是這樣的：

第一，避免了「全盤」字樣，可以免除一切瑣碎的爭論。例如我此刻穿著長袍，踏著中國緞鞋子，用的是鋼筆，寫的是中國字，談的是「西化」，究竟我有「全盤西化」的百分之幾，本來可以不生問題。這裏面本來沒有一折衷調和」的存心，只不過是爲了應用上的便利而已。我自信我的長袍和緞鞋和中國字，並沒有違反我主張「充分世界化」的原則。我看了近日各位朋友的討論，頗有太瑣碎的爭論，如「見女人脫帽子」，是否「見男人也應該脫帽子」；如我們「能吃番菜」，是不是我們的飲食也應該全盤西化；這些事我看都不應該成問題。人與人交際，應該「充分」學點禮貌；飲食起居，應該「充分」注意衛生與滋養！這就夠了。

第二，避免了「全盤」的字樣，可以容易得著同情的贊助。例如陳序經先生說：「吳景超先生既能承認了西方文化十二分之十以上，那麼吳先生之所異於全盤西化論者，恐怕是毫釐之間罷。」我卻以爲，與其希望別人犧牲那「毫釐之間」來牽就我們的「全盤」，不如我們自己拋棄那文字上的「全盤」來包羅一切在精神上或原則上贊成「充分西化」或「根本西化」的人們。依我看來，在「充分世界化」的原則之下，吳景超、潘光旦、張佛泉、梁實秋、沈昌晔……諸先生當然都是我們的同志，而不是論敵了。就是那發表「總答覆」的十教授，他們既然提出了「充實人民的生活，發展國民的生計，爭取民族的生存」的三個標準，而這三件事又恰恰都是必須充分採用世界文化的最新工具和方法的，那麼，我們在這三點上邊可以歡迎「總答覆」以後十教授做我們的同志了。

第三，我們不能不承認，數量上的嚴格「全盤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文化只是人民生活的方式，處處都不能不受人民的經濟狀況和歷史習慣的限制，這就是我從前說過的文化惰性。你儘管相信「西菜較合衛生」，但事實上決不能期望人人都吃西菜，都改用刀叉。況且西洋文化確有不少的歷史因襲的成分，我們不但理智上不願採取，事實上也決不會全盤採取。你儘管說基督教比我們的道教、佛教高明的多多，但事實上基督教有一、兩百個宗派，他們自己就互相詆毀，我們要的是那一派？若說，「我們不妨採取其宗教的精神」，那也就不是「全盤」了。這些問題，說「全盤西化」則都成爭論的問題，說「充分世界化」則都可以不成問題了。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二十二、二十三日

六三四

鄙見如此，不知各位文化討論者以爲如何？（註四）

日本參謀本部第一課長喜多誠一到廣州晤李宗仁等。

日本參謀本部第一課長喜多誠一，本日由香港赴廣州，先後會晤軍委會委員李宗仁、廣州綏靖主任陳濟棠等西南要人說明河北問題的真相，並率直陳述日本對華態度。（註五）

註一：「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三），「中國政府之決策與抗日準備」，頁三三八。

註二：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二三日，三版。

註三：周開慶編：「民國川事紀要」，頁五九一。

註四：同註二，二、三版。

註五：同註二。

二十三日 察省代主席秦德純與土肥原等在北平會談「張北事件」。

察事發生時，蔣委員長正巡視四川，北平軍分會何應欽代委員長此時亦已晉京述職，尙未返平。張垣方面自馮玉祥問題獲得解決後，宋哲元回任察哈爾省主席，其所屬之第二十九軍部隊，則仍分駐察省地區。

日軍方面對「張北事件」之解決，天津駐屯軍與關東軍之間初期意見似未一致，依照關東軍主張，必須撤免宋哲元與調開一二三師爲重要條件。認爲原由松井提出之四項條款不能代表關東軍；於是一方面由日本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負責與中國交涉談判，一面令日偽軍隊越境向國軍挑釁射擊，反誣指國軍違反大灘會商。

我中央一本處理河北事件之原則與方式，不待土肥原正面提出要求，於六月十八日行政院會議決

定，將宋哲元免職他調，省主席職務由民政廳長秦德純暫行兼代，另由北平軍分會令宋軍長將第二十二師趙登禹部即調駐察南之陽原、蔚縣等處，該師原防則由察省酌行派隊接替。（註一）

本月十七日，日本關東軍幕僚會議討論「張北事件」對華交涉，制定「對宋哲元交涉要領」。內容如下：

對於宋哲元之交涉要領

甲、方針

宋哲元軍隊，絕對不許再有不法之行爲。

乙、要求

一、塘沽協定延長線之長城東面與北面之地域，應作爲撤退地區，宋軍應移駐長城之西南，所有撤退地域，中國軍隊不得再行侵入。

二、一切排日機關（如國民黨部、東北憲兵隊、藍衣社之類）應悉解散。

三、除宋哲元應向日方謝罪外，張北事件之直接負責人亦應從速實行處罰。

四、前記交涉應於兩週以內辦竣。

丙 交涉

一、土肥原應在天津軍聯絡之下，與宋哲元直接交涉。

二、爲使交涉迅速結束，及確認中國實行起見，關東軍在熱河方面應有一部分之軍事行動。

三、並非直接排日之行爲，如山東移民入察等亦應努力使其停止。

但此案決定日，南京政府已免去宋哲元察哈爾省主席職務（六月十九日），而由秦德純代理。趙登禹之一百三十二師亦已調離察境，於是日方所擬之宋土交涉，一變而爲秦土之交涉。

本日晚，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張家口特務機關長松井源之助等，在北平察省代主席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二十三日

六三六

秦德純家中會談張北事件。我方出席者爲察省府代主席秦德純、省府委員蕭振瀛、張北警備司令張允榮、政整會顧問程克、陳覺生等五人；日方出席者爲日駐瀋特務機關長土肥原、日駐張軍事聯絡員松井、日使館武官高橋等三人。

土肥原提出日方要求詳細內容如下：

一、要求事項

(一) 昌平、延慶、延長線之東，獨石口之北，龍門之西，張家口之北，作爲撤退區域，宋軍部隊應撤至其西南，此後不得侵入。

(二) 宋軍應向日軍表示遺憾之意，並處罰肇事之直接責任人。

(三) 排日機關應予解散。(東北憲兵、藍衣社、國民黨部)

(四) 本事件應自六月廿三日起兩星期內辦結。

(五) 停止山東向察哈爾省移民。

二、要求事項之解釋

(一) 承認日、滿對蒙工作，援助日本特務機關在內蒙之活動，停止中國對於內蒙之壓迫。

(二) 對於日本經濟發展與交通開發之工作，應予協力。(例如張家口與多倫間及滿洲間與華北間之公路、鐵路交通等應予協助)。

(三) 對於日人內蒙之旅行應予便利。

(四) 招聘日人爲軍事、政治各顧問。

(五) 對於日本軍事設備(如建設飛行場，設置無線電臺等)應予協助。

(六) 撤退區域之治安維持準用停戰區之辦法。(註二)

雙方會談三小時，最後決定由秦德純、蕭振瀛聯名上電中央請示，等中央覆訓到後，再與日方會

談。

附錄：秦德純自述其折衝討論的情形（註三）

「土肥原幾次託人來說，要和我見面，均經我拒絕。六月二十三日晚，程克帶了土肥原闖到我在北平府右街的住所。我不得已，只有和土肥原見面。程是日本留學生、老同盟會員，曾任北京政府總長。

土肥原先開口：「看報知道秦將軍代理察省主席，張北事件發生於察省境內，所以來找你談談。」

我說：「代理主席的命令，我也是從報上看到的，但到今天爲止，我並沒有就職。你在報上尚未見我就職的電訊，我不是交涉的對象，不能談這一個問題。」

程見我回答的乾淨，局而僵持著，便一再和我說：「土肥原今天來是拜會性質，在國際禮貌上未便峻拒。」

我覺得和土肥原談談也好，便轉變口氣說：「如果是私人拜會，我可以接待。」

土肥原說：「今天願意用私人關係交換意見。」

我說：「就請你發表意見。」

土肥原趾高氣昂的說：「張北事件有關人員，從軍政首長以至駐守張北縣的趙師長、軍法處長、北門守衛官兵都要向皇軍道歉，並且應該受處分。」

我很生氣，不想和他談下去，便說：「將軍所談的都是交涉問題，我不負交涉的責任，不願再談。」

土肥原的態度蠻橫，我亦不示弱，於是再成僵局。程克又從中斡旋，說道：「大家不妨隨便談談！」

土肥原開始提出總統的要求，他說：「希望以後不再發生此類事件。」

我覺得張北事件的責任不在我方，便說：「如果日本一切照省政府和日本領事所協議的規定辦理，自然不會有此類事件發生。」

土肥原換了一個題目，說：「張北以北地區，希望二十九軍的部隊不要駐在那裏。」

我認爲他這個要求很無理，便答覆他說：「張北以北，察省尚有數縣，是中華民國的國土，中華民國的軍隊當然有自由駐紮的權。」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二十三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二十三日

六三八

土肥原對我的答覆很不滿，又說：「張北以北的地區，希望中國政府不要大量移民。」

我知道實際的情形不完全如此，對他說：「中國政府沒有向張北以北地區大量移民的計畫，可是人民由內地自動遷移，我們政府亦不便阻止。如同東三省的人民，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關內去的，我們政府亦無整個計畫。察省的情形，完全一樣。」

土肥原氣憤憤地說：「希望國民黨和藍衣社不要在察省活動。」我故意避開國民黨，因為我們有黨部，便說：「在察省的政府機關裏並無藍衣社。個人的思想，在不妨礙地方治安的範圍內，政府不便干涉。」

土肥原很不耐煩，態度又突然強硬起來，他向我一字一字的說：「秦將軍，你知外交的後盾是什麼？」

我不能接受他的威脅，十分憤慨，說：「那就由你們派軍隊進占我們的察哈爾！二十九軍就是剩一兵一卒，也要拼戰到底。」

我一時動了火，捲起袖子來想揍他，但我立刻想到，揍了以後無法善後，只有極力按捺，不禁心中一熱，當場吐起血來，我倒在沙發上，他們就走了。

我心中的氣憤一時平息不下來，但我支持著，將土肥原來訪談話的情形，摘要電報中央。中央復電，命令我負責辦理交涉，唯一的指示是：「在不妨害我國領土主權的範圍內，可以酌情辦理。將交涉的情形隨時電告中樞。」

察省代主席秦德純電呈中央請辭。

察哈爾代主席秦德純今日電呈中央請辭省主席職，原電如下：

「南京。國民政府主席林、行政院長汪鈞鑒：頃由張家口轉到電令，派德純暫代察哈爾省政府主席之職，毋任惶悚。竊德純久役軍旅，少習政事，近年追隨宋前主席，責以牧民之任，久辱尸位之譏，重命新頒，反已維谷，誠不敢自忘菲才，妄列高位，隕越失墮，遺國家憂，謹電懇辭。伏祈收回成命，另派賢能，不勝迫切待命之至。秦德純呈。漾（二十三日）。」

秦德純又致電在南京的代委員長何應欽，請即向中央代為陳述苦衷，准辭代主席之職。原電發出

後，秦氏發表書面談話謂：

「國府派余暫代察主席之職，原令昨日始到張家口，轉來北平。個人深感才力不勝，且追隨宋主席有年，義同進退，絕對不敢接受新職，頃已電呈中央，請求收回成命。至於察事交涉，爲求睦隣息事，安定地方，地方當局自應秉承中央，從速以誠意處理了結。」（註四）

註一：「北平軍分會三年」，頁五二。

註二：梁敬錚：「日本侵略華北史述」，頁七七。

註三：秦德純：「海濱談往」，頁六一。

程克字仲漁，年五十八歲，河南開封人。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法學士，歷任內務部參事、參議院議員、陝西漢中道道尹、阿爾泰辦事處處長、司法總長、修訂法律館總裁等職。——見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六日，三版。

註四：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三版。

二十四日 中央對「張北事件」的覆訓到北平，行政院慰留秦德純。

察哈爾問題，中日雙方代表於二十三日在平初步會商，秦德純電呈中央請示後，中央今日已有訓示到北平，令察省府代理主席秦德純就近商洽處理。（註一）

又秦德純於本月二十三日電呈中央請辭察省代主席一事，行政院長汪兆銘本日去電慰留。（註二）

中央亦覆電挽留請其顧念時艱，暫主察政。但秦氏以義與宋哲元氏同進退，且處境困難，決定再電中央懇辭。（註三）

蔣委員長與行政院長汪兆銘等電商冀省主席等人選。

六月二十一日，軍委會蔣委員長擬以商震爲河北省主席；袁良爲天津市長兼警備司令；王克敏爲北平市長；致電行政院長汪兆銘商量。原電如下：

「汪院長尊鑒：馬電敬悉。冀主席問題如敬之不允就，則弟無一定成見。若就現在平津人選而論，如調啟予主冀，則調袁文卿爲津市長兼警備司令，而以王叔魯任北平市長，此乃弟一時之愚見，聊貢參考，請與敬之、膺白兄等再一討論裁決發表何如。中正叩。馬西機蓉。」（註四）

汪兆銘接到電報後，即與內政部長黃郛、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研議，並分別徵詢商震、袁良、王克敏的意見。本日覆電蔣委員長，建議以程克爲天津市長，袁良仍任北平市長，並盼早日發表。其電文如下：

「限卽刻到成都。蔣委員長：馬西機蓉電敬悉。密。奉電後，卽電商膺白，並與敬之晤商，並分電啟予、文卿、叔魯徵求同意，接膺白漾覆電，謂毫無成見，但不便去電勸駕云云。接文卿漾覆電則堅決辭津市長職，並有連平市長職亦辭卻之語。叔魯尙無覆電。惟膺白、文卿覆電如此，則叔魯不就，亦在意中，而啟予漾致敬之電，則托其轉陳允就河北主席，惟擬移治北平，且薦程仲漁爲津市長。敬之與弟商擬覆電移平俟將來兩會收束後再辦，津市長事文卿既不願就，不如仍代長平，而叔魯專任代委員長，至於程仲漁雖係東京時代同盟會員，弟已多年未見，據敬之云與啟予等相善，對日方亦有聯絡，人尙有用。弟思河北主席久懸不決，在在可虞，不如採納敬之意見，早日發表，如尊意爲然，擬於明日提出院議，盼卽示覆，爲荷。弟兆銘。敬已叩。」（註五）

蔣委員長立即覆電，表示同意：

「限卽刻到南京鐵道部宿舍。汪院長尊鑒：敬已電敬悉，弟甚贊成，請照兄來電之意發表爲盼。中正叩。敬成機蓉。」（註六）

北平政整會代委員長王克敏就職。

新任行政院長駐平政整會代委員長王克敏於二十二日由京抵天津，二十三日日上午赴日租界訪問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梅津美治郎，下午赴北平。

王氏本日就職時曾謂：

政整會事務按黃郛前委員長計畫辦理，不輕易更張。河北及察哈爾事件已告一段落。本人就職後之首要任務，即在結束此事件之未了事務。

王代委員長今晨八時到政整會視事正式辦公，到會後首先召集全體職員，在東樓訓話。大意謂：「余與各位同人，共處達二年之久，均蒙眾力扶持，政務得順利進行，黃委員長因病不能北來，派本人代理委員長職，今後仍望各同人繼續努力。」訓話後，即開始批閱公事，並接見北平市市長袁良，由袁良報告北平市政務進行現況，及穩定平市金融經過。十時許，日駐瀋特務長土肥原來訪，由王氏親自接見，土肥原當即申述將來華北中日提携進行意見，對冀察外交進行並未談及，旋即退出。下午，日使館武官高橋亦赴政整會訪問王代委員長有所商談。（註七）

漢口連日倒閉兩銀號。

漢口源裕銀號倒閉，中源銀號亦宣告清理。源裕負債達二百餘萬，經、副理均已離漢，經理王憲卿原兼中國通商銀行漢口分行經理；中源亦與通商銀行有關，因此通商銀行信用頗受影響，其所印行之鈔票在市面多被拒用。本晨起即發生擠兌風潮，幸有警士多名維持，秩序尚好，該行亦無限制兌出。武漢一月來大字號停閉者，有華舉百貨公司、中華鋼品貿易公司等，第一紗廠二十三日亦實行停工，數千工人正謀遣散。加以最近之銀錢業風潮，市面乃益呈蕭索景象。（註八）

日本飛機連日飛平偵察我軍撤退情形。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二十四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二十四、二十五日

六四二

日本飛機兩架於本月十四日由平飛保定，一架沿平漢線南行飛往石家莊，一架在東關上空低飛偵察。十五、十六、十七日，均有日機飛來北平上空偵察，北平軍分會爲安定人心起見，派科長朱式勤赴日本使館訪晤武官高橋垣交涉。據高橋表示：日機可不再來北平。（註九）但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日機仍來平偵察，並沿平漢鐵路南飛，偵察我撤退情形。（註一〇）

註一：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六日，三版。

註二：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三版。

註三：同註一。

註四：「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日本的侵略」，頁六八九。

註五：同註四。

註六：同註四。

註七：（一）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四、二十五日，三版；（二）「國聞週報」，十二卷二五期，一

週聞國內外大事述要，頁三。

註八：同註二。

註九：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十五、十六、十七、十八日，均三版。

註一〇：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五日，均三版。

二十五日 國民政府任命商震為河北省主席，程克為天津市長。

河北省主席雖由民政廳長張厚琬兼任，當此河北局勢緊要之際，自以另委負責人爲宜。行政院本日晨開會，決議任命商震爲河北省政府委員兼主席，程克爲天津市長等，並經國府明令發表。

國民政府令：

「河北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廳長張厚琬著毋庸兼代河北省政府主席。此令。」

任命商震爲河北省政府委員。此令。

任命商震兼河北省政府主席。此令。

天津市市長王克敏呈爲現因代理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職務，不能分身，懇請辭職，王克敏准免天津市市長本職。此令。

商震著毋庸代天津市市長。此令。

任命程克爲天津市市長。此令。」（註一）

蔣委員長致電兵工署長俞大維，各兵工廠未裝成之機器改運川、黔兩廠。

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本日致電軍委會兵工署長俞大維，凡各兵工廠尚未裝成之機器，秘密改運川、黔兩廠。原電如下：

「限卽到南京。兵工署長：凡各兵工廠尚未裝成之機器，應暫停止，盡量設法改運於川、黔兩廠，並須秘密陸續運輸，不露形迹，望速派委員來川、黔籌備整理。中正。有已機密。」（註二）

北平市政府禁運現銀出境。

北平市政府本日發表命令：嚴禁運銀出境，並派員分赴各銀行監視，遇有可疑者卽予盤查。如查有偷運者，卽當場逮捕，解送法院究辦。令文云：

「本府前以本市現洋流出口多，查係奸人偷運出境牟利所致，業經制定禁辦法九條，布告周知在案。雖是利重罰輕，仍不免時有偷運情事，若不嚴予制裁，影響市民生計，全市安寧，至深且鉅。現在本府已奉行政院六月五日第三一四六號訓令，以偷運白銀出洋，足以釀成國民經濟之崩潰，其罪實較其他平常危害民國之行爲尤爲險惡，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二十五日

六四三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二十五日

六四四

應將偷運銀幣、銀類出洋或前往不行使銀本位地方之人犯，一律准照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分別情節輕重，處以死刑、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並得併科幣額或價額五倍罰金，由國民政府通令全國軍警機關，協同各海關認真查緝，一經拿獲，送交司法機關，遵照懲治，以示懲一儆百。函經中央政治會議秘書處呈奉中央政治會議通過轉函國民政府核准，令仰飭屬一體遵照，業經由府轉令公安局遵照辦理。茲查市內交易既可以鈔券行使，而境外貨幣流通亦可由銀行匯兌，原無完全行使或輸運現洋之必要。值此市面金融奇緊之際，此種偷運現銀出境之風，亟應設法嚴查厲懲，以儆奸頑，而安市面。除令公安局自即日起，派警分在本市各銀行監視，遇有形迹可疑者即予盤查。倘查有偷運現洋屬實，定即依照行政院令立即當場逮捕，轉送司法機依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分別輕重，處以死刑、徒刑，決不稍予寬貸外，合亟布告全市商民，一體凜遵勿違，切切此布。」（註三）

共軍毛澤東、朱德之偽第一方面軍與張國燾、徐向前之四方面軍會於川邊懋功；並在撫邊（兩河口）舉行軍事會議。

民國二十一年九月，國軍第四次圍剿，攻破鄂豫皖邊區「蘇維埃政府」所在地的豫南新集。鄂豫皖「蘇維埃」區中央分局書記張國燾、總指揮徐向前、政治委員陳昌浩率領共軍偽第四方面軍一萬六千人自豫南經皖西、鄂東西竄。

共軍第四方面軍初欲在鄂北立足，因國軍追擊，西行經河南西南入陝，越秦嶺入陝南，準備據為基地，期打通西北國際路線，乃以國軍追擊，竄向四川。十二月，過大巴山入川北，師行五千里，所餘不足一萬人。入川後，宣佈廢除苛捐雜稅，減租減息，聲明無敵視川軍之意，希望劃分防地。民國二十二年三月至六月，共軍盡有嘉陵以北之地，兵力三萬人。八月，張國燾成立川、陝「蘇維埃政府」及「西北革命委員會」。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共軍第四方面軍增至五萬人，據有十餘縣。本年三月，西渡嘉陵江，直趨成都西北。

共軍第一方面軍於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國軍第五次圍剿江西中共「中央蘇區」，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秦邦憲、張聞天等中共中央人員與共軍第一方面軍突圍西竄，經湖南、廣西入黔東，所部三萬餘人，本年一月搶渡烏江，佔領黔北遵義，舉行會議，重整共軍。「遵義會議」毛澤東掌握了中共中央，伺機北渡長江，並通知在川北的第四方面軍配合行動。一月至三月，共軍第一方面軍往返黔北，圖入四川，與川軍交戰不勝，又受追剿軍的威脅，折而南走，經貴陽之東，西趨黔西，行動飄忽，國軍追剿軍落後。四月下旬，共軍入雲南，佯攻昆明，實為趨向金沙江北岸。五月初，共軍開始北渡；在西康扼守金沙江北岸的川軍二十四軍劉文輝部既未設防，雲南省主席龍雲但望共軍早日離境，不告以共軍移動實情，共軍遂於七日夜之間，渡過了金沙江，進入西康。該股共軍參謀長劉伯承循七十年前太平軍石達開走過的故道，兼程前進，五月下旬，奪佔大渡河、瀘定橋，北入四川。六月十六日，朱德、張聞天、毛澤東率領的偽第一方面軍與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的第四方面軍會師於川邊懋功。

張國燾的第四方面軍約四萬人，軍容較盛；毛澤東的第一方面軍九個月來疲於奔命，彈藥缺乏，服裝不整，僅剩一萬餘人；相形之下，第四方面軍不免驕矜高傲，而張國燾在中共黨內的資歷又高於毛澤東，無法忍受毛大權獨攬。

本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國燾、張聞天、秦邦憲及參謀長劉伯承，在懋功以北的撫邊（兩河口）舉行軍事會議。

會議中，毛澤東主張北上寧夏，靠近外蒙古，希望獲得蘇俄的援助。張國燾建議三個方案：

- 一、以川、康邊境為根據地，向川、陝、甘邊區發展，以西康為後方。
- 二、進向陝、甘北部，奪取寧夏。（與毛的北進計劃相同）
- 三、進向甘肅河西，以新疆為後方，即西進計劃。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二十五日

六四六

張國燾和毛澤東均欲靠近蘇俄，但毛反對張的第一、三項計劃，最後決定加派張國燾爲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第一、第四方面軍同歸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指揮，繼續北進。

此時國軍第一師胡宗南部及伍誠仁、陳沛、楊步飛三師、鍾松一旅佈防松、潘一帶，阻止共軍北竄。（註四）

附錄一：張國燾：「我的回憶」——「懋功之會」（註五）

我與毛澤東等在懋功初會時，雙方在政治、軍事以及兩軍的關係上，就表現了針鋒相對的看法。這些情形，現在說來，有些似是可笑的，可是確係不折不扣的事實。自然，這些分歧也決不是偶然的，主要是統治著中共中央的王明路線（即中國的斯大林主義）和毛澤駐的游擊英雄主義，與我的實事求是的精神所產生的多年來對中央領導的不滿（特別是對「蘇維埃運動」的政策），彼此碰個正著。人們在患難中總想避免爭端，實際卻適得其反，特別是缺乏民主素養的中共，不善於解決內部爭端。

（二十四日）上午九時，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聞天、秦邦憲和我六個政治局委員以及參謀長劉伯承，齊集在毛澤東的住所舉行軍事會議。首先由毛澤東提出了向甘北、寧夏北進的軍事計畫。他說明共產國際曾來電指示，要我們靠近外蒙古，現在根據我們自身的一切情況，也只有這樣做。我當即發問：「共產國際何時有這個指示？」張聞天起而答覆：在他們沒有離開瑞金以前（約十個月前），共產國際在一個指示的電報中，曾說到中國紅軍在不得已時可以靠近外蒙古。中央離開江西蘇區後，即與共產國際失去聯繫，現在無法通電報。

毛澤東談笑風生的說下去，他說，他打開地圖一看，西北只有寧夏是富庶的區域，防守那裏的馬鴻逵部實力也比較薄弱。莫斯科既有這樣的指示，雖然事隔多時，相信仍會從外蒙古方面來策應我們，那我們也不怕外蒙與寧夏之間那片廣大沙漠的阻隔了。

他自己問自己：「爲什麼我們要到寧夏去？」他自己答覆說：「主要是蔣介石的飛機和大炮厲害，現在蔣介石得意，我們倒楣。他耀武揚威的找我們打，我們不中他的鬼計，偏不和他打，我們不動聲色的跑到寧夏，背靠著外

蒙，看他還有什麼辦法？」他繼續說明：我們的同志們不肯老老實實的承認飛機、大砲的厲害，現在我們只有變個戲法，也到外蒙古去弄點飛機、大砲來回敬蔣介石。如果沒有飛機、大砲那就再不要說「打倒蔣介石」這句話了。

他加重語氣繼續說：「打閉窗子說亮話，我們是有被消滅的危險的。」他說到寧夏去必須由四方面軍擔負掩護的責任，這樣，在最惡劣的情況下，也可以掩護中共中央和多數幹部安全到達寧夏地區。如果在寧夏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和一部份幹部也可以坐汽車通過沙漠到外蒙古去，留下這些革命種籽，將來還可以再起。他還說這是他的冷靜想法，也許被人視為右派，但他請求我們慎重考慮他所提出來的計畫。

毛澤東這篇富於風趣但又非常沉痛的講話，當時給我的印象不是反感，而是同情。他所提出來的計畫，沒有著重說到陝北，沒有說到「北上抗日」，因為當時我們是在被隔離的狀況之下，對於「抗日」一事確實非常茫然；他也沒有說到在陝北可以和劉子丹、高崗以及徐海東兩部會合，因為劉子丹、高崗的名字我們那時都不知道，徐海東部究竟存在與否？也成疑問。自然，後來所發生的中共中央與張學良、楊虎城的合作以及西安事變等，更是沒有料想到。我當時真是慎重的考慮他所說的話，我覺得這個計畫有優點，也有缺點，我的心情是憂喜參半的。

我繼起發言，將我所知的西北情況和我的想法報告出來，供同志們參考。我說我們在西北的活動，可能有三個計畫：一是以現在我們所佔領的地區為起點，向川北、甘南至漢中一帶發展，以西康為後方，可以名之為「川甘康計畫」；二是移到陝、甘北部行動，奪取寧夏為後方，以外蒙古為靠背。也就是毛澤東所提出來的「北進計畫」；三是移到蘭州以西的河西走廊地帶，以新疆為後方，可以名為「西進計畫」。我提出資料，闡釋這三個計畫的優點和缺點，我說著的時候，大家都一邊聽，一邊在翻閱地圖。

關於第一個計畫，我指出：川、陝、甘、康這一帶邊境地區地形險要，軍閥的實力薄弱，又不能一致行動，蔣介石的嫡系部隊亦不能大量用在這個地區，因為地形險要，敵人飛機、大砲的威力也不易發揮。四方面軍的戰士多出生於通、南、巴，對這一帶的情形較為熟悉，同時，這是產大米的區域，生活習慣與我們南方人比較接近；一方面軍經長途遠征，也可以利用這個地區暫時休養生息。但這個計畫也有缺點，萬一情況不利，我們可能被逼退到西康，那裏盡是藏族，人口稀少，糧食不足，與蒙古、蘇聯距離較遠，沒有後退之路。總之，這個計畫，優點是

易於執行，缺點是沒有可靠的後路。

接著我說明第四方面軍的同志們五月間在江油地區時，因不能確知第一方面軍是否會很快的渡過金沙江、大渡河北上，曾制定了一個建立川甘康邊區新根據地的計畫：在政治上，建立一個西北聯邦政府，制訂一個適宜於少數民族的綱領；在軍事上，我軍不難從茂縣、北川，向東面川軍作戰，打回江油富庶之區，向南可以在天全、蘆山一帶活動，北面胡宗南部雖佔據了平武、松潘等重要地區，但敵軍防線空隙甚多，我們不難進入甘南地區，那裏也是人口較多的地方。

關於第二個計畫，我首先追述一年以前徐海東部的的事情。該部由鄂豫皖區西移到陝西地區，其意向顯然是要到川北來與我們會合，我們從情報知道他沿秦嶺到達陝、甘交界的山岳地帶，後來為敵軍所阻而渡過渭水折往北面，從此沒有下落。四方面軍在今年之初，曾進入漢中的寧羌地區，除主要是為打擊胡宗南部，為一、四兩方面軍向北發展做些準備工作外，還想藉此探聽徐海東部的踪跡，當時曾準備派一個支隊到陝北地區去與徐海東部取得聯繫，後因不知徐海東的確實所在而沒有實現。

我們在寧羌地區，曾考察過陝、甘北部和寧夏一帶的情況。從這裏去寧夏，愈往北走，愈是毫無掩蔽的黃土荒山，我軍易於遭受敵機的襲擊。陝、甘北部地廣人稀，糧食情況遠不如川、陝、甘邊遠一帶的豐裕。寧夏南有黃河，東、西、北三面都是大戈壁，我進到那裏，易於被敵封鎖。何況黃河的阻隔，渡越的困難甚於長江。就由於這些情況，紅四方面軍自脫離鄂、皖、豫以來，總是要靠向南方。

接著我指出，我軍若進到川、陝、甘北部和寧夏地區，優點是我們可以南下威脅蘭州、西安、潼關各線，東向可以進到山西、綏遠地區，還可以問鼎中原。可是，缺點是退路不好，西北面是廣大的沙漠。如果莫斯科真能經過外蒙古策應我們，如當年對馮玉祥的西北軍一樣，那末，沙漠也許不足為慮了。

關於第三個計畫，我首先報告，我們從情報中知道，蘇聯的飛機和軍隊曾支持新疆省當局平復馬仲英部的叛亂。從這個消息看來，蘇聯在新疆有相當的力量，新疆當局似持親蘇立場。如果我們移到河西走廊和新疆去，可能有最佳的退路。在不利情形之下，可以保全較多的幹部和軍隊，撤到新疆的安全地區。缺點卻是離中國內地太遠，

如果蔣介石封鎖了河西走廊，蘇維埃的旗幟就只能暫時在崑崙山、阿爾泰山一帶飄揚。

我還說明要實行這個西進計畫，先要做一番準備工作。從這裏到河西走廊去，要渡過黃河，還要與回族的騎兵糾纏。所以我們最好先執行第一個計劃，暫時在川、康地區立下腳來，以便有時間整理我們的部隊，訓練對騎兵作戰的戰術。如果我們經過試驗，能夠實現川康計劃，那又何必北進或西進；如果事實證明我們不能在川、康立足，然後再行北進或西進仍未遲。即使那時北進路線被敵封鎖，仍可西進，因為西進路線是敵人所不易封鎖的。

我所提出這三個可能的計畫，雖包括毛澤東的北進計畫在內，但也沖淡了毛澤東的靠近外蒙的唯一主張，也許這是使他不高興的原因。他批評我的川康計畫，認為事實上會使一、四兩方面軍被逼退到西康地區。據他考察所知，西康地區只有二十萬人口，不能供養紅軍，如果我們被敵人封鎖在這個地區，將成為饑餓中之餓。他認為，新疆倒是紅軍可以得到休養、整理的地方，只是離中國內地太遠。同時他對我的北進到寧夏、陝、甘北部所應顧慮之點，也不能有進一步的解釋。

毛的發言有些節外生枝，也表示出毛澤東太敏感，對我不信任。他對我所敘述的紅四方面軍在今年初北向漢中寧羌地區行動，考查北進可能並企圖策應徐海東部一事，有些懷疑。他說：「可惜了，那時你們已經到了漢中，為何不繼續北進？」他繼續說，如果那時我們真的北進，那我們就不能在懋功相會，中共中央和一方面軍還要多走幾千里路去追尋四方面軍，毛當時說這些話的語氣，顯然是譏諷我並無策應中共中央和一方面軍的誠意。

毛的這些話使我心情上的感覺很不愉快。我覺得他在游擊戰爭中養成了一種疑忌心，所以對我的所作所為，也不用善意去推測。我當時並未戳穿這一點，我只說明我們四方面軍的同志們知道一方面軍將會渡過長江北北上時，即以策應一方面軍為我們的首要任務。我們到寧羌地區，主要是企圖打擊在那裏的胡宗南部，也是策應一方面軍的一個行動，並無遠離一方面軍北進的意思。現在我們終於懋功地區會合了，我和四方面軍的同志們都引以為快。毛聽了我這些解釋，也未再置一詞，談到旁的事去了。

我們的會議一面討論，一面交換情報，側重研討毛所提出的北進主張。我們都覺得如果在陝北地區有些游擊基礎，那將是北進計畫的一個優越條件。但張聞天等卻說，中共中央對徐海東部由鄂、豫、皖西行到陝北地區，是否

依然存在，以及陝北一帶是否有其他的游擊隊等，均毫無所知。即使楊虎城剿共不積極，與四方面軍有過聯絡，他們也是第一次由我口裏聽到的。至於莫斯科的態度，在事隔十個月以後的現在，能否仍照前議，通過外蒙古予以援助，也沒有人能確切說明。會中還有人認為，可能因外交形勢的變動，當時我們約略知道日本侵略內蒙壓迫外蒙的事情，蘇聯透過外蒙古援助我們的可能性，便不能不加以慎重考慮。

參加會議的同志們多表示現在我們的著重點是避開戰爭，找尋一個能有較長時間休養生息的地方，到什麼地方都好，只是不喜歡這個吃糲粳的區域。他們雖然大多數表示支持毛的主張；但也沒有否定我的西進意見。

我表示，現在我們的目的既然是避戰和爭取較長時間的休息，而蘇聯是否能通過外蒙予以有力援助又在未知之數，那我們就不如詳細研究一下西進計畫，也許到新疆去是上策，因為那裏能獲得蘇聯助力的成份較多，而且蔣介石的部隊也不容易開到新疆去。

這就是後來中共記載中所謂北進和西進之爭的主要經過。

會議一連開了三個多鐘頭，並未達成確定的結論。到了吃午飯的時候，毛澤東以主席的身份宣布：「這個問題關係重大，我們再從長研究吧！」不料毛的這句「從長研究」並未兌現，我們以後一直沒有再開會討論這個問題，毛的北進主張便當作多數贊成，開始實施。這樣解決問題的方式，也許就是中國人避免爭端的辦法，不過中共一向不是如此的，歷來會議對重要問題，總是要經過確定決議的。這次違反常例，後來事實說明中共中央在我未到撫邊前，即已決定了北進，可是並沒有告訴我，只作一番形式上的討論，又不好公開否決我的意見，如此而已。

散會後，……周恩來走進來了。……周恩來當時避免談論黨內有爭執的問題，僅以軍事委員會一個實際工作者的身份和我說軍事問題。他拿一份電稿給我看，內容是：中央政治局決定：中央軍事委員會除由毛澤東任主席；朱德、周恩來任副主席外；加派張國燾同志為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所有軍隊，概歸軍委會指揮；原一方面軍改稱左路軍，由彭德懷、林彪任正副總指揮，聶榮臻、鄧小平任正、副政治委員；原四方面軍改稱右路軍，仍由徐向前任總指揮，陳昌浩任政治委員。周恩來說明這個決定在我未到撫邊以前業已作出，現在不過是通令全軍知照。我欣然表示贊成，認為這是我們會師後統一指揮的當然步驟。

當天下午，周恩來又拿著另一電稿來了，電稿內容是指揮軍隊行進的。內稱：左路軍的一、三兩軍由現駐地向毛兒蓋集結；五、十二兩軍暫留大金川的黨壩一帶；右路軍的第三十軍由懋功北進到卓克基地區，仍以一部向懋功警戒；徐向前、陳昌浩即將茂縣、北川部隊撤至岷江以西，暫駐卓克基、毛兒蓋以東一帶地區；第四軍仍駐松潘附近，但以毛兒蓋為後方。各軍均在指定地點待命行動。

我看了這個電稿，當即表示：「上午會議結束時，毛不是說還要從長計議一下嗎？但這個電稿無異是說今天上午的討論已經終結了！」周委婉向我說這個稿子已經毛慎重看過，其他政治局委員不願在西康地區久留，也都贊成早點這樣辦。至於研究北進或西進，到了毛兒蓋還可以從長討論。我聽了周的這些話，覺得如果我反對這個電稿，那就必須堅持留在岷江左右兩岸地區，而我當時是不願使自己與所有政治局委員對立的，因而向周恩來表示，既然大家都贊成，我自然不能獨持異議。

二：郭華倫：「中共史論：兩河口會議」（註六）

當這兩個方面軍會師時，明顯的得出兩個部隊截然不同的寫照：一方面是自稱「叫化軍」（一方面軍）的狼狽相；另一面是四方面軍的威武相。緣因四方面軍由川北到川西，行程短暫，沿途作戰雖有傷亡，但仍保有四萬餘眾，官兵精神飽滿，彈藥充足，裝備齊全，軍容鼎盛。兩軍會合之初，四方面軍熱烈歡迎一方面軍，並予糧秣、裝備之補充，後來還撥三個團（即三十三軍之二九四團、三十軍之一個團、又一個師部及其直屬隊）補充一方面軍；可是，這個不同的對比，就造成了四方面軍幹部的高傲自大及其對中共中央與「中央紅軍」的輕蔑心理。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則以領導者自居，頤指氣使，一意孤行。這種不同的矛盾心理，就是一、四方面軍間；毛澤東與張國燾間鬥爭與分裂的基礎。

兩軍會師後，中共中央於六月二十五日在兩河口（無邊之北）召開一次政治局會議，與會人員除政治局委員（包括張國燾在內）外，四方面軍的中委陳昌浩、候補中委徐向前等也被指定列席會議。會議主題為兩軍會師後的行動方向問題，其間因張國燾、陳昌浩提出邊義會議改組中央是否合法？其決議是否妥適問題？而引起了一場爭論。

本來，陳昌浩原與陳紹禹、秦邦憲、張聞天同為二十八個布爾塞維克的國際派，但自從在鄂、豫、皖邊區追隨

張國燾後，已經成為張國燾的心腹幹部，因而在會議中與張聞天、秦邦憲站在相反的立場展開辯論。同時，張國燾、陳昌浩否定遵義會議改組中央的意見，本可取得秦邦憲、周恩來的同情，甚至轉而聯合反對毛澤東，但因第一，張國燾認為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是錯誤的；第二，陳昌浩主張重新改組中央，並以張國燾為總書記。這樣就使秦邦憲、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等在爭論中聯合一致，形成一方面軍與四方面軍兩方高級幹部鮮明對壘的局面。在爭辯僵持中，由朱德從中調解，要求雙步讓步，才取得了暫時的妥協。

(一) 關於當前紅軍的行動方向，由於對當時國內政治形勢的不同估計：毛澤東以為整個中國革命形勢正在高漲發展，張國燾則認為目前革命形勢是在兩個高潮之間，因而毛澤東力主向北進軍，與陝北劉志丹部會合，以便伺機背靠外蒙，積極發展；張國燾則主張南下，在川、康邊建立根據地，背靠西康，相機圖取成都平原。協調結果，決定各部隊休息整頓一時期，在此期間，以建立川陝甘邊區根據地為目標，留一方面軍之五軍團、四方面軍之第九軍分駐懋功、撫邊一線，掩護創建根據地，主力部隊逐漸北移，向甘、陝邊發展。

(二) 關於蘇維埃制度，張國燾認為不適用於中國，尤其在那邊遠落後地區及少數民族區域，更不宜建立蘇維埃政府，而應以羣眾所喜聞樂道之組織形式建立政權。其他政治局委員則以為此係共產國際及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決議，不應輕加變更，亦無權改變，應從長研究和指示國際。協議結果，在新佔地區或少數民族區域，照「六大」決議，可以先行建立革命委員會或人民政府，作為臨時政權機關。

(三) 關於遵義會議決議認定以往黨的政治路線的正確問題，張國燾提出了否定的意見，認為中央蘇區的失敗，不單純是軍事路線的錯誤，而是整個政治路線錯誤的結果，並強調「六大」以來整個政治方針就錯誤了，尤其在中國建立蘇維埃是政治路線錯誤的總根源。一方面軍的人員則堅持遵義會議決議，並予激烈反駁。朱德以行軍期間，最好暫緩討論此一空泛問題，商得雙方同意，留待以後研究。

(四) 關於遵義會議改組中央問題，張國燾認為違反了黨章，政治局會議無權改組中央，而且出席遵義會議的政治局委員還不到一半，實際是政治局常委會，以常委會變更中央領導機關是絕對非法的。毛澤東等人則以為在行軍作戰的緊急時期，此種變通辦法應為組織所許可，且已派人向共產國際報備中。陳昌浩認為兩大主力紅軍會師

後，情勢已非昔比，中央應再行改組，中央總負責人必須以其歷史和功績作為選擇標準，建議以張國燾出任總書記最為適合。協議結果，中央維持現狀，等待國際指示後再作研究。為應日前軍事需要，決定恢復工農紅軍總政委制度，並以張國燾為紅軍總政委，負責全國紅軍總的領導工作。

(五) 關於中央委員的增補問題，陳昌浩認為紅四方面軍只有兩個中央委員，其餘中委大部係一方面軍幹部，如以目前軍力相比，懸殊太大，有欠公平，既然不改組中央，建議增補四方面軍之中央委員八人，以示公允。協商結果，增補四方面軍之徐向前（原為候補中委）、王樹聲、傅鍾、周純全、曾傳六、李先念、何畏、李特等八人為中央委員。

兩河口會議的結果，一、四方面軍高級幹部間的矛盾，雖然由於雙方的讓步，取得了暫時的妥協，但消息傳出後，反而加深了雙方的裂痕，事實是這樣的：

第一、會議結果，不脛而走，傳遍全軍後，一方面軍幹部對於四方面軍之增補八名中委，極表不滿，認為這無異是武裝脅迫而成，等於搶奪中央的開始，張國燾想當中央總書記，更暴露其篡奪中央的野心。四方面軍幹部則以為中央既然執行了錯誤路線，打了敗仗，而又非法改組，這樣的中央還能領導我們麼？這種非法中央，為什麼不改組？張主席（四方面軍幹部稱張國燾為張主席——因張前任西北軍委主席、川陝省蘇維埃主席）何以不能做中央總書記？率領幾千殘兵的中央還有資格來指揮我們八萬大軍麼？

第二、會議決定創造川陝甘邊區根據地，因而需要建立邊區黨委，但在兩軍會合前，紅四方面軍早已派出大批地方工作幹部至撫邊、懋功等地建立黨委和革命委員會。兩軍會師後，中共中央即派陳然（陳原任中央地方工作團主任）出任邊區黨委書記、李井泉（李原任軍委直屬獨立團政委）任黨委軍事部長，以統一地方黨政軍領導為名，歸併了四方面軍原派之工作幹部和機構，奪取了四方面軍的地方黨的領導權，因而引起四方面軍幹部的不滿和憤恨，到處宣傳說：川西係四方面軍打下的，中央幹部一來，便搶奪權位，坐享其成！

第三、兩河口會議，協議由四方面軍補充一方面軍之彈藥、服裝和糧秣，並撥三個團補充一方面軍；事後，一方面軍嫌四方面軍以人員最少、戰力最弱的部隊撥來充數，四方面軍則認為中央自己太不爭氣，一來便要四方面軍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二十五、二十六日

六五四

補充，是不是想慢慢來吞併四方面軍？

第四、此外，在四方面軍幹部中廣泛流傳這樣的一個說法：中共中央和一方面軍把部隊丟了，把傷患戰士丟了，把槍砲也丟了；可是用擔架抬來了毛澤東和許多高級幹部的老婆，像這樣只愛老婆不要部隊的中央和毛澤東還能領導我們麼？

類此不滿和對立，到處發生，這樣就使一、四方面軍人員由上而下形成尖銳的衝突和鬭爭，終於走上公開的分裂。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令，第一七七七號。

註二：「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中國政府之決策與抗日準備」，頁三三八。

註三：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六日，三版。

註四：(一)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下冊，頁六四一—六四八；(二)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冊三，頁四八四。

註五：張國燾：「我的回憶」，香港明報月刊出版，一九七四年，冊三，頁一一九—一一三七。

註六：郭華倫：「中共史論」，冊三，頁五七。

二十六日 中央對「張北事件」訓令秦德純，斟酌接受日方條件。

中央對「張北事件」的最後訓令到北平，接受日方條件。

中央於二十四日對「張北事件」訓令中，有令察省當局與北平軍分會就地解決之語。二十五日晚，北平軍分會在居仁堂會議，二十人出席，有所決定，會議記錄由出席人員一一親自簽字，以昭鄭重。當夜由察哈爾省代主席秦德純及省府委員蕭振瀛兩氏，赴扶桑館再度晤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從事商洽。因發現枝節問題，當時未能解決，遂由秦氏等當夜急電中央請示，並於今晨派政整會顧問陳覺

生訪晤土肥原，加以解釋磋商。土肥原表示，盼問題應儘二十六日一日內解決，因其欲於二十六日晚離平返長春。經陳氏解釋磋商後，土肥原允暫不離平，候我方接中央覆電後進行解決。秦德純氏因候中央二次訓電，竟日未再進行接洽。

中央對於察哈爾張北事件交涉之最後訓令，本日深夜十一時到達北平，令秦德純照所指示之方針辦理，對以前所商談者，尙有一、二點須加修正。秦當約集政整會參議雷壽榮等在宅會商，斟酌文字，答覆日方。（註一）

中政會決議劉瑞恒為行政院衛生署長。

中央政治會議本日決議，特任劉瑞恒為行政院衛生署長。（註二）

蔣委員長致電軍政部長何應欽，指示對日方針及決心。

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本日致電軍政部長何應欽，指示「對日方針原則可不變，然最後之決心不可不有」。原電如下：

「最急。何部長勛鑒：親譯。兄等此次在京集議，日方當視為軍事幹部最後之決策，故彼不但極其注意，而且必極其威脅、利誘各種剛柔之手段散布空氣，諒兄等集議結果，必不出於一月間，中在京時中央共同決議之方針。但現在時移境遷，原則雖可不變，而最後之決心不可不有，以防萬一。蓋我處被動地位，而彼得寸進尺，漫無止境，決不能照吾人方鍼進行。兄等決議後如可與彼方接洽，則待談有結果，無論其為妥協與決裂，再請岳軍或公使二兄來川面詳，何如？此電請汪先生同閱後即付丙。中正。宥已機蓉。」（註三）

上海「新生週刊」因日本抗議被停刊。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二十六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二十六、二十七日

六五六

本年五月四日，上海「新生週刊」二卷十五期，刊載易水「閒話皇帝」一文，對日本政治制度有所評述，並有涉及日本天皇之處：「日本天皇是一生物學家，因為做了皇帝，使他生活勞於閱兵、接見外賓、種種儀式之工作，變成古董，在學術上是一損失。日本真正的統治者，是軍部和資產階級。」（註四）

駐上海日本總領事認為不敬，於本月二十四日向市政府抗議，要求禁止該刊發行；並禁止轉載；懲辦該刊及該文負責人；市長道歉；並保障將來不再發生同樣事件。上海市長吳鐵城認為該刊文字實有欠妥之處，對於日總領事要求各點已予接受，飭公安局分別辦理。（註五）

本日，「新生週刊」在上海「申報」刊登停刊啟事，原因是「妨碍邦交」：

新生周刊停刊啟事

「奉上海市政府令：本刊文字『妨碍邦交』應禁止發行。為此遵令即日停刊，所有本刊定戶當另函通告，來函請概寄上海郵政信箱一五〇八號為禱。新生周刊社謹啟」（註六）

註一：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七日，三版。

註二：同註一。

註三：「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日本的侵略」，頁六九。

註四：梁敬錚：「日本侵略華北史述」，頁八七。

註五：「國聞週報」，十三卷二十六期，一週問國內外大事述要，頁四。

註六：上海「申報」，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二十七日

「張北事件」解決，簽訂「秦土協定」。

本月二十二日晚，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訪察省代主席秦德純於北平私邸，討論張北事

件，並面交書面要求。

「爲中日親善實行起見，此後察省當局對於日方在察哈爾省內之合法行動，不加妨礙，特約定如次：（一）在昌平、延慶線之延長部分之東側地域，及由獨石口北側經過龍關西北側站，經張家口北側，至張北南側地域內之二十九軍部隊，移駐於其西南地域，其撤退地域內，不能再有中國軍隊進入，該境之治安，由察省保安隊維持。（二）解散一切排日機關（中央東北憲兵、藍衣社、國民黨部）。（三）右二項自商定日起二週內完了。（四）察省

軍民最高當局之道歉及處罰責任者之即時實行。（五）山東人移駐察省，恐惹糾紛，察省當局應努力終止之。」

時宋哲元主席已離職，土肥原等以秦代主席爲交涉對象，糾纏不捨。秦認茲事體大，乃秉承中央意旨負責與敵折衝，於是平、京之間函電往還，日無暇晷。中央每接華北報告必審慎集議研商對策；何者可以讓步，何者應予拒絕，何者不妨見諸文字，何者止於口頭承諾，對秦一一提示，總以不喪權辱國爲原則。

日方對河北事件自始即同意口頭談判，而對察省事卻要求須有書面記錄。因之，既不能避免形諸文字，則除書面之形式而外，其內容文句更須妥爲斟酌。例如：

日方提出在察省內之「合法行動」，我方提議改爲「合乎條約之行動」，最後同意改爲「正當的行動」。解散一切排日機關一項，在括號內指明爲中央東北憲兵、藍衣社、國民黨部；我方提議此事由我自動辦理不必見之文字。而土肥原堅持非有此一段文字不可，並謂此係彼方要求之主眼所在，如果刪去等於無意義，爭執再三，屢瀕於決裂，彼一度允將此條抽去，由我另備函件，文爲：「逕啟者，關於張北事件，閣下所提第二條，解散一切排日機關一項，本省政府業於六月二十五日悉予解散完竣，特此通知，即希查照，此致關東軍代表陸軍少將土肥原賢二閣下。」惟最後彼仍同意採用我方修改之文字，即「本省政府對於貴方所認爲足使邦交發生不良影響之機關」。

不駐兵區域之劃定最爲棘手，日方無疑認此爲本事件談判之中心，亦即其真正希望之所在；我方雖據理力爭，彼不僅堅不讓步，且在談判進行期中，察東之日僞軍已採取行動，在獨石口東北石柱子之僞軍向我猛烈射擊，我方亦予還擊。情勢遽趨緊張，此乃日寇有計劃之配合行動，旨在迫我屈服耳。我方顧慮如事態擴大，將益難收拾，於是軍分會在平委員萬福麟、王樹常、榮臻、胡毓坤、耿翼翹、門致中、魏宗瀚、秦德純、鮑文越等，爲避免衝突期使事件從速解決起見，乃連夜召開常委會議，研討結果，將不駐兵區域擬定修正如次：延慶、赤城、獨石口之線東側地域（即龍門所、趙家庄，雲州堡等地），及由獨石口、大庫倫、白廟灘、張北縣，至康保縣止之線以北、以東地域（即康保、寶昌、沽源三縣）之二十九軍部隊，移駐於其西南地域，其撤出地域之治安由本省保安隊維持，中日兩國及其他方面軍隊，概不進入。經持往與土肥原交涉，彼堅持劃定昌平、延慶線，經龍關東側之大林堡，至長城止之連線以東區域，及由獨石口北側沿長城至張家口北側，至張北縣南側止之線以北地區，在此區域內，中日兩國及任何方面之軍隊不得進入，其治安由察省保安隊維持之，以一千五百人爲準則。土肥原並堅持非有書面答復不可，並且非由秦代主席簽字不可。並限六月二十六日晚以前完全承諾，否則認爲交涉決裂，彼即離平云云。我實逼處此，祇得隱忍。

山東向察境移民之中止問題，此與張北事件並無關連，我方以察省地方政府，尤其軍事單位碍難制止爲由予於拒絕，惟日方堅持，我祇得讓步。

「張北事件」中日交涉兼旬，至本日晨，北平軍分會召開常委會議，遵照中央指示，作成最後結論，並與日方作最後磋商，決定答復二便函，原文如次：

其一

逕啟者，本省政府茲本中日親善之旨，對於土肥原閣下六月二十三日所提事件，奉復如次：

一、本省政府對於六月五日在張北發生事件甚表遺憾，並已將事件責任者予以撤職處分。

二、本省政府對於貴方認為足使邦交發生不良影響之機關，予以撤消。

三、本省政府對於貴國在察哈爾省境內之正當的行爲，予以尊重。

四、本省政府特由河北省之昌平，經本省之延慶、大林堡至長城之連線以東地域，及由獨石口北側，沿長城經張家口北側，至張北縣南側止之線以北之察省地域內之宋軍部隊，移駐於其西南方地域；其撤退地域內之治安，由察省保安隊維持之，軍隊不得進入。上述第二、第四兩項，自六月二十三日起，在兩星期內實行完了。

右致

關東軍代表陸軍少將土肥原賢二閣下

中華民國察哈爾省政府暫代主席 秦德純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其二

逕啟者，本省政府對於山東等移民事，恐惹起中日間之糾紛，當努力使其中止，特此通告，即希查照。此復

關東軍代表陸軍少將土肥原賢二閣下

察哈爾省政府暫代主席 秦德純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七日（註一）

本日上午十時，我方代表秦德純、政整會顧問陳覺生、政整會參議雷壽榮；日方代表土肥原賢二、高橋坦在北平日使館武官室完成書面協議解決張北問題，是爲「秦土協定」，內容與「河北事件」相仿，是要求察東不駐軍隊，卻不干涉二十九軍之駐留察省。（註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二十七日

六五九

蔣委員長電河南省主席劉峙，指示從速秘密籌備黃河北岸重要防線及洛陽防禦計劃。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本日電告河南省主席劉峙，從速秘密籌備黃河北岸重要防線及洛陽防禦計劃；並對日人將在鄭州設領事館事，應特別慎秘防範，適當應付。原電如下：

「有線電。開封。即刻到。劉主席勛鑒：一、黃河北岸以衛河、沁河、洪河三流域皆為重要防線，此時應以徵工濬河為名，從速秘密積極籌備濬河，而以衛河為尤重要，今秋開始，明春完成。將來新鄉為河北岸之惟一據點，全依衛河為屏障也。二、洛陽防禦計畫，應以鞏縣東方之汜水、虎牢關起，南至登封，北至沁陽為範圍，前令視主任切實計畫施行，現在應即分期定期按步實行，不必待中央之批准，即以現在駐豫各部隊及洛陽分校劃分任務，由兄負責主持監督實施，以本年十月止為初步完成之期，千萬勿延，行動並須秘密。凡暴露或交通繁盛之處，最好利用月夜施行，若重要工事之區即應派隊駐防，一概不許閑人進其區域範圍以內為要。此應嚴密設計，並指定各區負責指導與監察人員，方能著手實施，一面電商楊耿光次長派員協助，如何進行？盼詳復。又日人最近必在鄭州設立領事館，此其專為偵察河南一切之動作，故應特別慎秘防範，適當應付，但又不可稍露反日形跡，免其藉口，故不得不與之作相當之周旋，千萬慎之。中正。感中機密。」（註三）

四省主席奉中央電召入京，商對日外交。

湖北省主席張羣於本月二十二日離漢口，二十四日到南京，當日下午謁行政院長汪兆銘；閩省主席陳儀於二十三日離閩，二十七日入京；浙省主席黃紹竑於二十五日到京，二十六日謁汪院長；贛省主席熊式輝於二十四日離贛，二十七日到京。

四省主席奉中央電召入京，商對日外交。（註四）

粵海軍「海圻」、「海琛」二艦離粵北歸。

正當謠傳西南對中央將有軍事行動之際，粵海軍「海圻」、「海琛」二艦突然駛出粵海謀北歸。二艦是三年前由姜西園率「渤海三艦」之二。（另一爲「肇和艦」自青島南來）自廣州綏靖主任陳濟棠於本年四月十八日免姜西園所任廣東海軍司令之職後，二艦對陳自不能完全服從。

本月十五日晚十一時，二艦藉口薪俸改發小洋，突升火啟碇他駛。要塞司令部立電陳濟棠請示，陳令武力制止，兩方遂即開火。結果「海琛」、「肇和」二艦駛離黃埔；「海圻」駛至虎門，空軍星夜奉命追截，與虎門砲台向「海圻」夾攻。省河宣布戒嚴，江海輪渡概禁出入。至十六日夜，「海圻」、「海琛」兩艦因潮水退落，迫在波羅山海面下錨。十七日晨一時潮水高漲，兩艦復鼓輪強駛出海，與虎門砲台防軍鏖戰達一小時，卒駛離黃埔。十八日，已駛至離香港十八里之長洲海面。

姜西園等已被陳濟棠扣留，陳另派方念祖爲「肇和」艦長；李慶文兼「黃埔海軍學校」校長，省河解嚴。

十九日上午「海圻」、「海琛」二艦駛入香港海面，香港海軍派小輪引導，泊中環海軍浮椿，兩艦均無若何損傷。「海圻」艦長唐靜海稱：此次北歸，於發動前，並未有何具體組織，原因：（一）粵陳對員兵任意調動，使不能有所發展；（二）海軍爲國家所有，不能作爲己有。而陳每恐各艦逃走，輒加以壓迫，致增員兵惡感，基此之故，自動北歸。又謂外傳兩艦對粵員兵有虐待事，實屬不確。唐氏曾拜會香港海軍當局。同日，姜西園等在粵恢復自由。（註五）

二十一日下午，「海圻」、「海琛」二艦離開香港。唐靜海臨行發表書面談話云：

「員兵等感覺民族危亡之秋，不奮閭無以圖存；武力不集中，難收指揮之效；國家武器不能供其私人利用。所以決計離粵，歸回中央，以促陳濟棠之覺悟。既無國際背景，亦未受任何方面之運動與利用。員兵純本愛國至誠，

不顧飛機之轟炸，不懼要塞之砲擊，祇求有利於國，任何犧牲，在所不計。此為離粵北返原因。外間所傳種種，均非事實。國家武器，還之中央，何得謂之逃叛，而割據一方不受中央命令者，又謂之何？」

兩艦甫出英界海域，在橫瀾海域忽遇粵海空軍兜截，兩艦且戰且行，折回香港，被炸傷。

中央自得陳濟棠及逃艦報告後，即派現在海上演習之軍艦前往監視，以免發生意外。「海圻」、「海琛」兩艦，將歸還海軍部統制，實現海軍統一。中央「寧海」艦南下，二十一日，「海容」、「海籌」同來香港，但未進港。二十二日，唐靜海派大副謁海軍部次長陳季良，說明離粵北歸的誠意。「海圻」、「海琛」兩艦嗣由香港以北海面電呈蔣委員長，請求駛往南京，聽海軍部調遣。蔣委員長於二十五日覆電照准，並電海軍部長陳紹寬遵辦。二十六日，中央「應瑞」艦抵港，泊大鵬灣，「海容」、「海籌」兩艦亦奉命泊於該處，成鼎字形。「寧海」艦長方瑩稱：「兩艦事件，總有解決辦法，現不便言。」

姜西園等於二十五日被釋放，寓東山，暫不離粵。又「肇和」艦長楊超崙仍押憲兵部特別室。

二十六日，陳濟棠派副官處長曾強到香港謁陳季良，請令「海圻」、「海琛」開釋陳浩及粵籍員兵。

本日，陳季良告新聞界：

「圻、琛事件，現已和平解決。兩艦表示服從中央命令，其真態亦已表明。兄弟將駕『寧海』率同北歸，原欲將兩艦解除武裝，後經多方考慮，彼等亦誠意表示服從，故將此項命令收回。兩艦兵員亦不更動，如兩艦將各事辦竣，則今日可離港。」（註六）

附錄：粵海逸艦記（註七）

渤海三艦自為姜西園率以投粵後，倏忽三年。近數月來，曾波瀾屢起，卒以有艦隊改編、姜西園由主將降為副座及陳濟棠躬自指揮之事。改編之後，暗潮益多，至今遂有六月十五夜之變。白浪滔天，使海不揚波之黃埔虎

門，發生海、陸、空三方混戰之局。而「海圻」、「海琛」兩艦卒以逸出虎門去矣，今詳誌事變起因與經過於下：

南來以後待遇不佳

溯三艦南來，實出於一時之衝動，以爲曩昔程璧光率七艦南下護法，粵中倚如長城，前事可師，是以有此一行。惟抵粵之後，長衫同志雖大表歡迎，實力巨頭則以爲月費十餘萬金，養此外表龐然無當於用之大物，非計之得。而粵省艦隊司令張之英深恐強賓奪主，楊側有人，尤爲不滿。其恣意譴彈，且曾誌之當日報章。是以三艦初至，幾成僵局。其後卒以來者如拒，恐非以廣招徠之道，益以鄒魯力爲奔走疏通，卒爲收留。然於要求餉額，並未如其志。且編爲粵海艦隊，任姜爲司令，與張之英司令之江防艦隊，比肩共事，同隸於第一集團軍，與昔日程璧光之聲勢赫赫，位隆望重者迥殊，已非艦中人南來始意所及。其後悠悠三載，了無建樹，而其間張之英且斥公積百萬，購驅潛艇二，隱以示江防艦隊諸艦雖小，然有二驅潛艇（即輕雷艇）爲用，亦可以抵制有資。旋劉紀文亦斥八十萬，購兩驅潛艇以獻，此四驅潛艇既已購到，陳濟棠自以所以制三艦者有術，禮遇益衰。艦中職員頻被撤換，且藉三艦赴港，載海稅商品返省故，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撤換姜氏親信，而降姜之職爲副司令。姜氏雖已耽心禪機，日夕禮佛，然於此亦不能更爲消極矣。姜氏如是，位下於姜者更可知。而捨寧和一艦仍由姜系舊人爲長外，「海圻」、「海琛」兩艦艦中要員悉已易以粵人矣。此其南來後之經過也。

三艦圖逸傳聞已屢

在最近月內，粵中已兩傳三艦將逸出粵海，陳濟棠亦防範維嚴。駐黃埔教導師陳亭垣團、駐虎門之要塞司令李潔芝久奉嚴令，陰爲監視，本月因餉項問題，又起波瀾。緣三艦月餉悉以小洋折合大洋發給，按之往昔貼水，大洋硬幣與鈔幣相等，大約一元當粵幣一元二角五、六分，惟自上月以來，大洋鈔票之價暴跌，上月底價且出粵幣之下，迨發餉時，以大洋鈔幣計算，而不以大洋硬幣計算折合，於是久謀引去者，思向中央歸隊，遂藉此爲爆發之機，而駛出粵海，釀成戰爭之一幕，遂由此展開矣。

砲聲隆隆烟雨漫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二十七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二十七日

六六四

十五日下午九時，海圻、海琛兩艦上逸去者，突然而起，將新委之粵籍艦長等重要長官拘禁，同時升火開行。駐防黃埔之教導師陳團特務營首先發覺，即以電話報告省垣，一面以迫擊砲向之轟射，然圻、琛兩艦開足速率已駛出迫擊砲射程以外。長洲砲臺雖有二十四生的以下之大砲十餘門，然一時不能施放，僅以探海燈照射，放七生的五小砲送行。省中得報後，立即電令虎門砲臺，嚴握海口，空中派機轟炸，於是昔以炸沉「飛鷹」一役大顯神通之丁紀徐等遂駕轟炸機往追，十六日上午三時，兩艦駛至蓮花山江面，因潮退擱淺，不能逸出虎門。十六日遂發電回省，佯言願歸還艦政，是日飛機盤旋空中，遙為威脅，惟因兩艦自陳濟棠接長司令後，曾為之安設高射砲，飛機不敢低下瞄準，是以仍祇成相持之局，未曾大施轟炸。及十七晨潮水大漲，而風雨大作，飛機不便飛翔，兩艦遂乘勢鼓輪駛出，經威遠沙角上下橫擋諸砲臺，均曾交換砲火，一時十五分至二時半，艦上有四人受重傷，輕傷者數人；要塞之前亦有多數砲彈墮下。以要塞火力之過弱，夜間風雨交加，兩艦遂於砲聲隆隆、滿江煙雨中，竟闖出粵省江防第一重門戶虎門矣。

兩艦逸出已泊長洲

兩艦逸出後，至十七日早已抵長洲，泊於亞洲島側，斯地屬香港領海，中國軍用飛機不能至，兩艦已泊安全地帶，是日下午七時，海圻所用電輪已載傷者四人赴港就醫，而兩艦長官亦多抵港，分寓諸旅店。據一般談話，均謂兩艦之逸，為欲向中央艦隊歸隊。「肇和」因機器損壞，未克偕行云。該兩艦如此而來，又如斯而去，是則兩艦日間行且北歸矣。

關內外通電話協定，在北戴河成立。

中國與偽「滿洲國」間之電話聯絡，本日由日本山海關特務機關長儀我大佐與「滿洲國」電信電話會社、北寧鐵路局、天津電報局、北平電話局代表等，集合於北戴河，關於中「滿」電話聯絡，商定細目協定如下：

通信區域：關外方面瀋陽、大連、安東、營口、錦縣（長春、哈爾濱以後協議）；關內方面天津、北平（只直通瀋陽、天津間，他處由此接線）。

聯絡通話種類通話：普通通話、加急通話、叫出、普通叫出、加急叫出。

交換事務用語：中國語或日本語隨意。

通話時間：以二十四小時辦公為原則。

通話時限：三分鐘。

話費：暫時由兩方各自酌定。

關外方面話費：瀋陽、天津間二元八角，瀋陽、錦縣間六角，瀋陽、安東間九角，瀋陽、大連間一元二角。

叫出費：瀋陽、錦縣間二角五分，瀋陽、安東間二角五分，瀋陽、大連間三角，以上為普通話費，加急通話則

加倍收費。（註八）

註一：「北平軍分會三年」，頁五三〇。秦土協定第一項，受撤職處分的有：張北縣北門守備團長、第二三三

師軍法處長。第二項取消機關有：察省國民黨部，某種機關。（見秦德純：「海瀝談往」，頁六四，

及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冊三，頁四八五）

註二：「國聞週報」，十二卷二五期，一週問國內外大事述要，頁一，及「一週簡評」，頁一。

註三：「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日本的侵略」，頁六九一。

註四：同註二，一週問國內外大事述要，頁三；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冊三，頁四八四。

註五：「國聞週報」，十二卷二四期，一週問國內外大事述要，頁五。

註六：「國聞週報」，十二卷二五期，一週問國內外大事述要，頁四；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二

十八日，三版。

註七：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三版。

註八：「國聞週報」，十二卷二六期，一週問國內外大事述要，頁五；十二卷二七期，大事述要，頁三。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二十七日

六六五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二十八日

六六六

二十八日 國民政府特任施肇基、程天放為駐美國與德國大使；又明令改組河北省政府。

行政院於本月二十五日開第二一八次會議，通過決議，特任駐美公使施肇基為駐美利堅國特命全權大使等多項外交官任命案（註一）。國民政府本日明令公佈。令文曰：

「特任施肇基為中華民國駐美利堅國特命全權大使。此令。」

駐德意志國特命全權公使劉崇傑另有任用，劉崇傑應免本職。此令。

特任程天放為中華民國駐德意志國特命全權大使。此令。

特派顏惠慶、顧維鈞、郭泰祺為出席國際聯合會第十六屆大會代表。此令。」（註二）

又行政院本日臨時會議，決議改組河北省政府，並任命各省府委員及廳長。除已任命商震為該省府府委員兼主席外，所有委員兼民廳長張厚琬、委員兼財廳長魯穆庭、委員兼教廳長鄭道儒、委員兼建廳長胡源匯，應免本兼各職；委員魏鑑、張厲生、張蔭梧、查燿、應免本職。任命李培基、李竟容、呂咸、何基鴻、張蔭梧、南桂馨、劉逸南、梁子青為河北省政府委員；並以李培基兼民政廳長，李竟容兼財政廳廳長，呂咸兼建設廳廳長，何基鴻兼教育廳廳長。決議：冀省府秘書長魏鑑懇請辭職，應予照准；任命劉燧昌為冀省府秘書長。（註三）

國民政府本日明令公布如下：

「河北省政府委員張厚琬、魯穆庭、鄭道儒、胡源匯、魏鑑、張厲生、張蔭梧、查燿均免本職。此令。」

兼河北省政府民政廳廳長張厚琬、兼河北省政府財政廳廳長魯穆庭、兼河北省政府教育廳廳長鄭道儒、兼河北省政府建設廳廳長胡源匯均免兼職。此令。

任命李培基、李竟容、呂威、何基鴻、張蔭梧、南桂馨、劉逸南、梁子青爲河北省政府委員。此令。

任命李培基兼河北省政府民政廳廳長；李竟容兼河北省政府財政廳廳長；呂威兼河北省政府建設廳廳長；何基鴻兼河北省政府教育廳廳長。此令。

河南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廳長李培基另有任用，李培基應免本兼各職。此令。」（註四）

蔣委員長致電追剿軍二路軍總司令龍雲令派營、團長以上之官長分批到峨嵋受訓。

軍委會蔣委員長本日致電追剿軍二路軍總司令龍雲，告以軍官暑期訓練班移至四川峨嵋辦理，並令派遣營、團長以上官員分批受訓。原電如下：

「龍總司令鑒：本年軍官暑期訓練班決移至峨嵋辦理，分爲三期，每期以一個月爲度，自八月一日起至十月底完畢。如兄部亦能參加，以雲南道遠，下級官長不便全來，則派營長或團長以上之官長分兩批受訓，即在八月與十月兩期內前後來川，如此八月受訓完畢之軍官回滇時，再派第二批之軍官來川參加十月間第三期之訓練，則在部隊官長仍可照常訓練，不致因參加受訓而廢棄部隊教育也。並望將參加各官長之名單先行電告，以便籌備，最好軍官分校之官長亦令其來輪流參加，如何？盼復。中正。儉午機蓉。」（註五）

廣州國民黨西南執行部致電中央於對日問題有所討論。

在廣州之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西南執行部爲冀察事件及對日交涉事，二十二日及本日兩次電詢中央有所論列，謠言因此紛起。（註六）

風潮。

日本駐津司令梅津美治郎及駐華大使有吉明分別發表聲明，希望中國禁絕排日

冀、察事件相繼發生，在天津之日本駐屯軍司令梅津美治郎本日發表聲明如下：

「關於華北交涉，幸經中國軍警受諾我之要求，行將見諸實行者，此乃同慶之至。蓋承認其具有誠意，暫行注視締約實行之推移，以期局面之好轉也。抑此次交涉，我軍所要求之主點，嚴乎彼我軍警之誓約，糾明責任，而漸除擾亂之禍根，互相尊重信義，努力和平，以圖華北狀態之寧謐。更以俾便除去中日親善之障礙，苟如徒為擴大事態，或妄行干涉內政，決不在考慮之中矣。惟中日親善關係，即為帝國文武官民所希望者，然純以表面或形式之言辭，非始所以達到所期也。如此次表面化之不祥事件，其所來由之深，可以推想而知，此為頗堪遺憾者也。然而曩日經國府重行發表禁絕全華排外、排日布告，足使上述剷除禍根上能進一步，實屬慶賀。但願勿使其為敷衍一時之辦法，尤其帝國既須完成與承認支持其獨立之滿洲國，協同防衛，且又以在接滿地域之治安維持有重大關心，日本國軍之立場最小限度，對於該地各方面今後一切之抗日、滿行為不能使其絕滅，必不止也。特此聲明。昭和十年六月二十八日，日本軍司令官梅津中將。」（註七）

同日，在上海之日本駐華大使有吉明亦發表聲明如左：

「關於此次河北及察省事件，帝國軍憲向中國軍憲提出之要望，期望中國軍憲能容納該項要望，因之事態日見好轉，誠至可同慶事也。如此駐屯軍司令官之聲明中，亦曾期待該事，殊願華方對於該方面之和平維持，更希望其能努力。此外尚期望中日兩國國交之圓滿，不僅限於地方的，對於全國之排日風潮頗有一掃之必要。然而今日該項風潮尚未達到絕滅之境，吾人藉此機會，切實希望華方能充分運用此次頒布之邦交敦睦令等，對於排日風潮之禁絕，更作進一步之努力。」（註八）

日本陸軍當局對於梅津司令官聲明發表談話如左：

「日本軍當局之聲明，係基於陸軍中央部之指示而發表者，此為表明從來希望全面的打開中日關係之陸軍總意。中日關係之打開，非僅限於華北，全中國均應須照辦者，此為軍部之真意。」（註九）

註一：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六日，三版。

註二：「國民政府公報」令，第一七八〇號。

註三：「國聞週報」，十二卷二十六期，一週問國內外大事述要，頁四。

註四：同註二。

註五：「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二），「中國政府之決策與抗日準備」，頁一五三。

註六：同註三，頁一，及十二卷二十七期，「一週簡評」，頁一。

註七：「中日外交史料叢編」（二），頁二七六。

註八：同註七。

註九：同註三，頁三。

二十九日 國府公佈二十三年度關稅公債條例（一萬萬元）。

現當二十三年度將終，二十四年度正將開始之會，財政當局於千瘡百孔之下，努力彌補，又勉強渡過一年。當去年通過二十三年度總概算時，各機關經費雖減之再三，收支相抵不敷仍達五千萬元。當時以各項開支不能再減，故列債務收入五千萬元，由財部設法，以資彌補。一年以來，不敷之數，皆係由財政當局向滬上各銀行挪移，供應急需。現在二十三年度將告終了，往日所騰挪之款，自須設法歸還，因此不得不仍轉到公債政策方面。

財政當局於本月十八日提出發行二十三年關稅公債一萬萬元案於行政院會議，翌日在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交立法院院審議。查該項公債名雖一萬萬元，而其分配則以一部換回二十三年關稅庫券票面五千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二十八、二十九日

六六九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二十九日

六七〇

萬元銷燬，騰出基金，此外方爲歸還借款之用，故實際增加之數只有五千萬元。

茲錄財政部長孔祥熙提案大意如次：

「查民國二十三年度國家總預算歲入臨時門列債款收入五千萬，註明年度總預算收支不敷，由財政部騰出財源，擔保籌借等語。本應早日籌妥擔保基金，與債彌補，惟以海關稅收，未能如預計之數額，即不應於關稅上加增巨額之負擔，是以遲遲未敢舉辦。所有預算不敷之款，暫由國庫逐月向銀行息借，以資應付。現值年度屆滿，此項借款又均到期，滬上金融緊迫，未便延不歸還，自應發行公債，以爲抵償。而巨額基金仍屬難於籌措，再四籌維，只有就近年所發年期較短之庫券基金設法騰出一部份，作爲財源，擔保新債，俾關稅之負擔，無巨額之增加，而新債亦可發行。茲擬發行二十三年關稅公債一萬萬元，以一部份換回二十三年關稅庫券票面五千萬，銷燬騰出基金，其餘票額充歸還上項借款之用。此項新債雖總額爲一萬萬元，而實際增加之數不過五千萬，於債市或不致有所影響。至二十三年度全年因收入短少及支出超過，實際收支不敷之總數，仍俟年度終了，結算清楚後，再爲專案陳報。」（註一）

國民政府本日公布二十三年關稅公債條例，即日起實施。訓令曰：

「爲令知事，查民國二十三年關稅公債條例，現經制定，明令公布，應即通飭施行。除分令外，合行抄發該條例暨附表，令仰知照，並轉飭所屬一體知照。此令。」

計抄發民國二十三年關稅公債條例暨還本付息表各一份。

民國二十三年關稅公債條例

- 第一條 國民政府爲彌補二十三年度總預算收支不敷，由財政部換回銷燬民國二十三年關稅庫券票面五千萬圓，騰出基金，發行公債，定名爲民國二十三年關稅公債。
- 第二條 本公債定額爲國幣一萬萬圓，於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三十日發行。
- 第三條 本公債按票面九八發行。

第四條 本公債利率定爲年息六釐，每年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之末日，各付息一次。

第五條 本公債債期定爲十年。每年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之末日，各還本一次。第一年還總額百分之四，第二年、第三年各還百分之六，第四年還百分之八，第五年至第八年各還百分之十二，第九年、第十年各還百分之十四，至民國三十四年六月三十日，本息全數清償。前項還本以抽籤行之。

第六條 本公債應還本息基金，以換回銷燬之民國二十三年關稅庫券票面五千萬圓原有基金移充外，其不敷之數，在新增關稅項下照數補足。由財政部命令總稅務司，依照還本付息表所載應還本息數目，按月平均撥存中央銀行，列收國債基金管理委員會戶帳，專款存儲備付。

第七條 本公債票面分五千圓、千圓、百圓三種，均爲無記名式。

第八條 本公債指定中央銀行爲經理還本付息機關。

第九條 本公債債票得自由買賣抵押。凡公務上有須繳納保證金時，得作爲替代品，並得爲銀行之保證準備金。

第十條 對本公債有偽造及毀損信用之行爲者，由司法機關依法懲治。

第十一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註二）

漢奸白堅武勾結日人圖擾北平；軍分會宣布戒嚴，並調馮治安師增防北平。

由於中央軍隊的撤離與國民黨黨部的停止活動，河北遂陷入政治上的真空，於是日、鮮浪人、北洋餘孽、失意政客、漢奸匪賊之類份子乘機活動，擾亂社會治安。

白堅武本吳佩孚舊部，早在民國二十二年四月長城戰役時，日人即有利用白堅武、石友三等人，在華北組織傀儡政權——叫做「華北聯治政府」——之議，後以簽訂塘沽協定而罷。白潛居天津日租界，與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二十九日

六七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二十九日

六七二

日本駐津特務機關長大通通貞及浪人組織「北支青年同盟」會長志村正三勾結，時思蠢動。及中央軍隊南調，于學忠免除河北省主席之令既下，白認為有機可乘，遂得日本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的默許，糾合地方流氓及日本浪人三百餘人，於本月二十七日夜襲豐臺車站，奪得裝甲火車一列，即向北平進發，計劃於佔領北平後，即以東亞同盟軍名義，發表「反蔣倒黨」宣言，組織自治政府。（註三）

二十七日晚，白堅武自稱「正義自治軍總司令」，聲言組織「華北國」，率中日匪徒三百人，由天津赴北平。十一時至豐臺，威脅停在車站的鐵甲車向北平開駛。二十八日凌晨一時，至永定門外，即向北平開礮，礮彈落城內，多未爆炸。又圖在東缺口、南缺口一帶衝入城內。經駐平衛戍部隊五十三軍萬福麟部緜徵流師及保安隊痛擊，匪徒潰散，逃至白河以東戰區地帶。白堅武逃回天津日租界，有十五名日本浪人為我軍捕獲，變亂遂平。（註四）

北平軍分會於二十八日晚八點宣布戒嚴，並成立北平戒嚴司令部，委王樹常為司令，邵文凱、余晉蘇為副司令。本日頒布戒嚴法十九條，令軍民遵行：

「為布告事：案奉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電令內開，『為防止暴徒擾亂平市治安起見，著自即日起，對北平市實施戒嚴，並委王樹常為戒嚴司令，邵文凱、余晉蘇為戒嚴副司令，即以衛戍司令兼辦戒嚴事務，不另組織，仰即遵照辦理具報為要。』等因奉此，本司令、副司令遵於本月二十八日就職，依照戒嚴條例即日宣布戒嚴，除呈報並分行外，合行遵照戒嚴條例第九條之規定詳訂實施辦法，宣布周知，為此仰軍民人等一體遵照。此布。計開：（一）禁止集會、結社、圖書、告白認為有妨害軍事及地方治安者；（二）禁止無故罷工罷市，或新聞、雜誌、圖書、印刷品類有宣洩軍機及違反治安者；（三）禁止民有物品可供軍需之用而輸出者；（四）禁止造言蜚語淆亂觀聽者；（五）檢查私有槍砲、彈藥、兵器及其他危險物品，因時機之必要得收押或收沒之；（六）禁止無照携槍或隨便放槍或燃放鞭炮者；（七）禁止收容來往不明之人，或無正當職業者；（八）禁止刺探軍情或妄談軍事者；（九）禁止游勇散兵；（一〇）嚴查匪徒亂黨；（一一）檢查郵信、電報；（一二）檢查各路火車往來旅客及

運輸品；（一三）檢查出入關汽車及其他可疑之車馬行人；（一四）檢查各旅店、公寓、娼寮及認可疑之宅第、居室與集聚之場所；（一五）在所轄區內之街市，每晚自九時至翌早六時，除持有本部通行證者一概不准通行，遇必要時，得提前戒嚴時間；（一六）公共娛樂場所，在晚九時前一律停止營業，各妓館不准留往來歷不明之客人；（一七）關於公共電氣電線及交通上重要物品之負責人等，須一律加意保護，如有意破壞或故意使發生障礙者，依法究辦之；（一八）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或於必要時，得於戒嚴條例範圍內補充變更之；（一九）本辦法自公布日施行，宣告解嚴時廢止之。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司令王樹常、副司令邵文凱、余普蘇。」（註五）

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以匪首白堅武竟敢聚眾圖擾平市，危害民國，特分電冀、察、平、津等省、市及該境內駐軍負責長官，着即飭屬一體嚴緝。如有抓獲者賞洋兩萬元；擊斃證明者賞洋一萬元。各機關奉令後，已分別轉飭所屬，一體嚴緝。殘匪東竄，過運河入香河縣，經團警堵剿，於本日全部繳械。（註六）

北平駐軍本少，然治安重要，經此事件，北平軍分會乃調二十九軍宋哲元部三十七師馮治安部前來駐防。馮部於本日由察省張垣開到北平，分駐南苑、西苑等地。（註七）

日駐南京總領事須磨彌吉郎訪外次唐有壬。

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須磨彌吉郎本日到外交部訪唐有壬次長，對中日睦交案件有所洽商。（註八）

註一：「國聞週報」，十二卷二十六期，一週問國內外大事述要，頁七。

註二：「國民政府公報」，訓令，第一七八二號。

註三：李雲漢：「冀察政委會成立前後的宋哲元」，刊「傳記文學」十九卷一期，頁五十二，民國六十年七月一日出版。白堅武的叛變，是日本駐華軍事當局策動所謂「華北自治」的嘗試。日本駐津總領事館以顏面所關，遂於七月六日下令解散「北支青年同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二十九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二十九、三十日

註四：同註一，頁三。

註五：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三十日，三版。

註六：同註一，頁四。

註七：同註五。

註八：同註五。

六七四

三十日 國民政府公佈四川善後公債條例。

國民政府本日明令公佈川省善後公債條例。令文曰：

「爲令知事，查民國二十四年四川善後公債條例，現經制定，明令公布，應即通飭施行。除分令外，合行抄發該條例暨附表，令仰知照，並轉飭所屬一體知照。法令。」

計抄發民國二十四年四川善後公債條例暨還本付息表各一份。」（註一）

民國二十四年四川善後公債條例

第一條 國民政府爲督促四川剿匪，辦理善後建設事業及整理債務，發行公債，定名爲民國二十四年四川善後公債。

第二條 本公債定額爲國幣七千萬圓。

第三條 本公債定於民國二十四年七月一日按票面十足發行。

第四條 本公債利率定爲年息六釐，每年六月及十二月末日各付息一次。

第五條 本公債還本期限定爲九年。自發行日起，最初半年祇付利息，以後每半年還本一次。第一次還總額百分之二，第二次至第五次各還總額百分之五，第六次至第十一次各還總額百分之六，第十二次至第十七次各還總額百分之七，至民國三十三年六月三十日本息全數償清。

前項還本在重慶以抽籤行之。

第六條 本公債應還本息，以中央徵收四川部分鹽稅項下所撥給補助金，第一年每月四十七萬圓，第二年起每月九十三萬圓爲基金。由財政部令行稽核總所，轉飭四川鹽務徵收機關，按月照數撥交中央銀行重慶分行收入本公債基金保管委員會戶帳，專款存儲備付。

前項基金保管委員會組織規程由財政部擬訂，呈請行政院核準備案。

第七條 本公債票面分十圓、百圓、千圓、萬圓四種，均爲無記名式。

第八條 本公債指定中央銀行爲經理還本付息機關。

第九條 本公債債票得自由買賣抵押，凡公務上須繳納保證金時，得作爲替代品，並得爲銀行之保證準備金。

第十條 對於本公債有偽造及毀損信用之行爲者，由司法機關依法懲治。

第十一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註二）

蔣委員長電令各追剿部隊趕築碉堡。

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爲鞏固川、康邊境，經先後電令追剿軍第二路軍各部隊修築機場及增建碉線，其要旨如左：

一、第一縱隊吳奇偉部自六月二十三日起擴闊雅安機場，限七月十日以前完成。

二、第十三師萬耀煌部到達漢源後，即以主力推進榮經，一旅駐漢源，在未奉命開動以前，應協榮經、漢源一帶碉線。

三、第二縱隊周渾元部之第三十六軍，自六月二十四日起趕築自邛崃（不含）經名山至雅安沿公路兩側碉線，限六月底完成。

時朱毛共軍一部竄向崇化、撫邊一帶，徐向前股主力亦陸續由理番北移豫、陝邊境維南一帶，徐海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三十日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三十日

六七六

東股經第九十五師唐俊德部痛擊後，利用崇山小徑，遂漸向陝南逃竄，有與陝北、川北股共軍遙相呼應分途肆擾之企圖。

蔣委員長爲鞏固川中，相機向陝、甘方面截擊，電令薛總指揮除第五縱隊李韞珩部暫駐康定、瀘定，第十三師暫駐榮經、漢源各建碉守備待命外，其餘第一縱隊、第二縱隊主力及第二路軍前敵指揮部與第九十九師之第二九五旅、第五十九師第三四九團即移綿陽待命。

薛岳總指揮奉令後，以雅安機場尙未構築完成，邛崃、雅安、瀘定、康定之線碉堡亦在構築中，乃一面策定向綿陽推進計畫，一面督促第一縱隊迅速完成雅安機場擴建任務，第二縱隊速築邛、雅間公路兩側碉堡封鎖線，並呈報蔣委員長核准，餘定七月上旬向綿陽東移。

六月二十七日迄二十九日，蔣委員長感於贛南勦匪時期碉堡封鎖之重要，先後以有、艷兩電規定各部隊構築碉堡注意事項如左：

一、此後軍隊不論大小，行動不拘前線後方，停止不問久暫，無論何時何地，一遇停止，應即起築碉堡，時間稍長，尤應逐漸加強，違者定將該地高級長官以縱匪論罪。

二、封鎖線各碉堡之選定時，務使斜交成口字形，或品字線，或十字形，俾互相側防，最忌平列爲一字形，已經完成之碉堡，可照此原則增築改善，經始之碉務按照此原則構築。

本日，蔣委員長鑒於此次朱、毛共軍經天全北竄，深感天全、瀘定碉線極關重要，又爲趕速完成雅安機場，經以蓉參戰電令薛總指揮如左：

一、查天全至瀘定碉線極關重要，著第十三師萬耀煌部完成榮經碉堡後，即赴雅安，派隊進駐天全向瀘定大道兩側築碉；第五縱隊李韞珩在瀘定部隊，趕速完成瀘定堅固碉堡羣及橋頭堡；一面向天全與第十三師對築碉線，該兩部應築之碉線區域，以黃泥崗（不含）以東屬第十三師；黃泥崗（不含）以西屬第五縱隊。

二、雅安機場限七月十日構築完成，茲爲迅速完成計，著第二縱隊暫駐名山，即派一師馳赴雅安協修機場，其

餘部隊仍在邛、雅公路線，補築線上碉堡密度及增築前後重疊碉線。（註三）

行政院長兼外長汪兆銘赴滬就醫。

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汪兆銘平時每月必須赴滬一次，就諸爾醫士診視舊疾。數週以來，因冀察問題緊張，無暇赴滬，因而辛勞過度，發熱至三十八度以上，特召諸爾醫士來京診視。本日上午詳細檢查，發現膽石有上昇之象，致頭目暈眩，非繼續治療不可，遵醫囑於本日晚上赴滬診治。（註四）

鄂、贛、浙、閩四省主席分別離京。黃紹竑奉命入川謁蔣委員長。

鄂省主席張羣、贛省主席熊式輝、浙省主席黃紹竑、閩省主席陳儀等到南京後，與中樞各首長協商要政公畢，分別離京。浙省主席黃紹竑則奉命入川，謁軍委會蔣委員長報告。（註五）

察省代主席秦德純訪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

自五月二十九日日軍代表向我方提出要求後，我方一一承認，河北問題方了，而察省張北事件繼起。經察省主席秦德純與日軍代表土肥原賢二數度折衝，亦於本月二十七日了結。一月來之冀察問題，遂告完全結束，日本關東軍對華北政策之企圖初步達成。察省代主席秦德純於本日由平來津，訪二十九軍軍長、察省前主席宋哲元，報告交涉經過；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亦返長春向關東軍復命。（註六）

註一：「國民政府公報」，訓令，第一七八二號。

註二：「國民政府公報」，法規，第一七八一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三十日

註三：史政局編：「剿匪戰史」，冊十，頁九〇八。

註四：「國聞週報」，十二卷二十六期，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頁一。

註五：同註四，頁二。

註六：同註四，頁二。

六七八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六月出版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一至六月份

定價：平裝 新臺幣四〇〇元 美金一二·五元
精裝 新臺幣四五〇元 美金一四元

主編者：朱

匯

執行編纂：賴

編纂者：王

校對者：鍾

印行者：國

史 望 婷

館 錢 婷 賢 森



經銷處：中

央 文 物 供 應 社

地址：臺北縣新店市北宜路二段四〇六號
電話：九 一 一 一 五 六 八

地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一〇六號
電話：三 八 一 五 五 五 〇

承印者：永

裕 印 刷 廠

地址：臺北市西昌街一六八號
電話：三〇六八〇六四·三〇六六七八一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